

聊

齋

誌

異

序

誌而曰異

聖賢

不同於常

也

聖人曰君子以同而異何耶其

義廣矣大笑夫聖人之言雖

多主於人事而吾謂三才之理亦

經之文諸聖之象可一以貫之

則謂異之為義即易之冒道無

不可也友人但知居仁由義克己

復禮立為善人君子矣而陟降而
在帝左右禱祝而感召風雷乃
近於巫祝之說者何耶神禹
創鑄九鼎而山海一經復垂萬
世豈上古聖人而喜語怪乎抑
爭子虛烏有之賦以預為子
道揚鑣者地乎後世拘墟之
士僕矐如豆一葉迷山目所不

見率以仲尼不語為辭不知
鷓鴣石墮是何人載筆尔
也倘概以左氏之誣蔽之無
掩耳者高語無雷矣引而
伸之即闔闔九天衣別萬國之句
深山窮谷中人亦以為欺哉
疑也余謂欲讀天下之奇書
須明天下之大術蓋以人倫
大道

洪世者聖人之所以爲不鐸也
然而天下有解人則解言孔子
之不語者皆是輔功令教化之
所不及而諾卑夷堅亦可與
六經同功焉非其人則雖日述
孔子之所常言而皆是似左慝
如讀荀子之書見則以爲儒辟
皆可周旋汪佛胙之往則以爲

叛逆不妨共事不心讀書背塚
周官資篡已也彼拘墟之士
多矜者其言則未嘗不近於正
也一則程曰歐教自堪治世因
果無乃渺茫乎曰是也然而
陰陽上帝幽有鬼神亦聖人
之言否乎彼蠢生覲面中生語
巫武照官中田時槐畔九也斧

錢嚴於王章多矣而世人往往
多疑者以報應之或與誠有
可疑即如聖門之士墮隼無
多德行四人二者天亡一厄健母
幾乎同於伯奇天道惜之一至
此乎是非遠潤三世不足消釋
羣憾釋迦馬麥袁盎人瘡世亦
安能知之故非天道憤之人自

憤以故之或再疑曰報應示戒可
矣妖邪不宜黜乎曰是也然而
天地大美無所不有古今變矣
未可舟膠人世不皆君子陰曹
反皆小人乎豈夏姬謝世便儕
共姜蔡公撤瑟可秦孤竹乎
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
人鬼頗同不則幽冥之中反是

聖蹟道場曰：唐虞三代有是
理乎？或又疑而且規之曰：世固
間有之矣。或亦不妨拉掌而竟
馳想天外，幻跡人區，無乃為齊
諧濫觴乎？曰：是也。然子長列傳
不歎滑稽，卮言寓言，蒙莊噉矢
且二十一史，果皆實錄乎？仙人之
議李郭也，固有遺憾久矣。而

况勅宰文心筆補造化不止坐
花且全煉石佳狐隄鬼之奇俊
也降福既以孔皆敦倫更復無
數人中大隕猶有愧焉是在解
人不為法縛不死白下可也夫
中郎帳座應饒子家之異味
鄴侯架上何須鬼丹之常注
願為婁婁執林者職調人之役

爲古人著書其正也則以天常
民彛爲則使天下之人聽一事
如聞雷霆奉一言如親日月外
此而書或奇也則新鬼故鬼魯
廟依稀內蛇外蛇鄭門鄉獨非
畫矯誣也倘畫以不語二字奉爲
金科則萍實商羊獺羊楷矢
但當搖首閉目而謝之足矣然

乎否耶吾願讀書之士攬此奇
文須深慧業眼光如電牆壁皆
通能知作者之意並能知聖人
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語之故則
六經之象三才之統諸聖之衡
一貫之異而同者忘其異焉
可矣不然癡人每苦情深耳
便多儒首一字視私心月之精

靈丹之三至夢渺牡丹之亭下
依之檀板動而忽來桃前這而
不忒君將為魍魎曾丘生僕何
辭齊諧魯仲連乎

康熙己未春日穀旦紫霞道人
高珩題

序

諺有之云見索馳謂馬腫背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夫人於目
所見者為有所不見者為無曰
此其常也倏有而倏無則恠之
至於草木之榮落昆虫之變化
倏有倏無又不之恠而獨於神
龍則恠之彼萬竅之刀刀百川

之活上無所持之而動無所激
之而鳴豈非恠乎又習而安焉
獨至於鬼狐則怪之至於人則
又不恠夫人則亦誰持之而動
誰激之而鳴者乎莫不曰我實
為之夫我之所以為我者目能
視而不能視其所以眎耳能聞
而不能聞其所以聞而况於見

聞所不及者乎夫見聞所及以
為有所不及以為無其為見聞
也幾何矣人之言曰有形者
有物者而不知有以無形為
形無物為物者夫無形無物則
耳目窮矣而不可謂之無也有
見蚊睫者有覓泰山者有聞蟻
聞者有不聞雷鳴者見聞之不

同者聾聵未可妄論也自小儒
為人死如風火散之說而原始
要終之道不明於天下於是所
見者愈少所恠者愈多而馬腫
背之說昌行於天下無可如何
輒以孔子不語之辭了之而齊
諧誌恠虞初記異之編疑信之
者恭半矣不知孔子所不語者

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聞者耳
而謂春秋書刪裊恠哉留仙蒲
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
起雲湧能為記載之言於制藝
舉業之暇凡所見聞輒為筆記
大要皆鬼狐恠異之事向得其
一卷輒為人取去今再得其一
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

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
而與夏虫語冰也予謂事無論
常恆但以有害於人者為妖故
日蝕星隕鸛飛鵠巢石言龍聞
不可謂異惟土木甲兵之不時
與亂臣賊子乃為妖異耳今觀
留仙所著其論斷大義皆本於
賞善罰淫與安義命之旨足以

開物而成務正如揚雲法言桓
譚謂其必傳矣

康熙壬戌仲秋既望豹嵒樵史
唐夢賚題

自序

披蘿帶蕩三閭民感而為騷牛
鬼蛇神長不郎吟而成癖自鳴
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吳松落
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
馬之塵魍魎見笑于寶雅
歲按神情額黃州喜人談鬼聞
則命筆遂以戎篇久之四方同

人又以鄙蒿相寄因亦物以好
弱所積益夥甚者人非此外事
或哥于斷鼓之鄉曉在眼前怪
有過于飛頭之國迷飛逸興狂
固難辭永託曠懷藏且不諱屢
如之人得勿向戎胡盧耶然五
父鬻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上
頻悟前因放縱之言有未可繫

以入癘者松懸孤時先大人夢
一病瘡瞿曇祖入室藥膏如
錢圓粘乳際容而松生果符墨
誌且亡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
庭之棲窠則冷淡如僧筆墨之
耕耘則蕭條似鉢每撈頭自念
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蓋有
漏根因未結入天之果而隨風

蕩蹟竟成藩溷之茫茫六道
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之焚
焚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
久集腋爲裘安緒幽冥之錄浮
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
此亦足悲矣嗟予驚霜寒雀把
盞乘溫弔月秋蟲攬欄自契將
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

柳泉自題

題辭

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而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
聽秋墳鬼唱時

漁洋老人題

冥搜鎮日一編中多少幽魂曉夢通五夜燃犀探秘錄十
年縱博借神叢董狐豈獨人倫鑑于寶真傳造化功常笑
阮家無鬼論愁雲颯颯起悲風

虛家宴會自依稀金盞千年有是非莫向酉陽稱雜俎還
從禹穴問靈威臨風木葉山魃下研露空庭獨宿飛君自
閒人堪說鬼季龍鵬鳥日相依

擲管蕭上冷月斜漆燈射影走金蛇
蟬環洞裏傳千載嵩岳雲中迸九華
但使後庭歌玉樹無勞前席問長沙
莊周漫說徐無鬼惠子書成已滿車

戊子崑崙外史張篤慶題

冥搜研北隱牆東腹笥言泉試不窮
秋樹根傍一披讀燈昏風急雨濛濛

香節結就新亭小睡覺桐陰一丈伸
君試妄言余妄聽不妨孤窟號詩人

捃捃成編載一車詎諧玩世意何如山
精野鬼絲絲是不見先生誌異書

丙戌橡村居士題于濟上

埋頭學幾化人祛，掌落文園賦子虛。
忽地竊從天際發，披襟快讀帳中書。

于寶當年鬼董狐，巢居穴處總模糊。
而今重煉溫嶠犀，把鬼蛇神果有無。

一生遭盡揶揄笑，伸手還生五色煙。
但學青牛真秘訣，不須更問野狐禪。

眼界從教大地寬，柳媒洞裏見青天。
寶生前席還應接，盡人間括異編。

乾隆辛未九秋線塘漁人題

莊語難諧世排殘編搜神傳物談仙說鬼一盃客
燈紗雨夜風飄窓牕破紙彷彿聽楓根端珮石
上三生夢盡無一縷春蠶死勸破者唯
君耳

寓言九達場戲毒角幽淋漓載筆
吾家良史鬼唱狐鳴並風賦不止槐安穴蟻真
面目誰非誰是我形來風天外去者鷄豕得失
原如世須記耶家莊子 寄調貨紉涼

平原董元度寄廬氏題

聊齋誌異目次

般陽蒲松齡柳泉

第一卷

考城隍

耳中人

尸變

噴水

瞳人語

画壁

山魈

咬鬼

捉狐

菽中怪

宅妖

王六郎

偷桃

種梨

勞山道士

長清僧

蛇人

斫蟒

犬奸

雹神

狐嫁女

嬌娜

僧孽

妖術

野狗

三生

狐入瓶

鬼哭

真定女

焦螟

蔡生

四十千

成仙

新郎

靈官

王蘭

鷹虎神

王成

青鳳

面皮

賈光

蛇癖

第二卷

金世成

董生

斲石

廟鬼

陸判

嬰寧

蕭小猜

義乳

地震

海公子

丁前溪

張老相公

水莽草

造畜

鳳陽士人

耿十八

珠兒

小官人

胡四姐

祝翁

豬婆龍

某公

快刀

俠女

酒友

蓮香

阿寶

九山王

蓮化署狐

張誠

汾州狐

巧娘

吳令

口技

狐聯

灘水狐

紅玉

龍

林四娘

第三卷

江中

魯公女

道士

胡氏

戲術

丐僧

伏狐

蟄龍

藕仙

李伯言

黃九郎

金陵女子

湯公

閻羅

連瑣

單道士

白于玉

夜叉國

小髻

西僧

老猿

連城

霍生

汪士秀

商三官

于江

小二

庚娘

官夢弼

鵲鵲

劉海石

諭鬼

泥鬼

夢別

犬燈

番僧

狐妻

雷曹

賭符

阿霞

李司鑑

五殺大夫

毛狐

翻亡

黑獸

第四卷

余德

楊千總

瓜異

青梅

羅刹海市

田七郎

產龍

保住

公孫九娘

從織

柳秀才

水灾

諸城某甲

庫官

鄧都御史

龍無目

狐諧

而錢

妄杖擊賊

秀才驅妖

姊妹易嫁

續黃梁

龍取水

小獵犬

碁鬼

辛十四娘

白蓮教

雙燈

捉鬼射狐

塞憤債

頭滾

鬼作筵

胡相公

念秧

蚌曲

鼠戲

泥書生

土地夫人

寒月笑蘂

酒狂

第五卷

陽武侯

趙城虎

螳螂捕蛇

武技

小人

秦生

碼頭

酒虫

木雕人

封三娘

狐夢

布客

農人

章阿端

餽龍媼

金永年

花姑子

武孝廉

西湖主

孝子

獅子

閻王

土偶

長治女子

義犬

鄱陽神

伍秋月

蓮花公主

綠衣女

黎氏

荷花三娘子

罵鴨

柳氏子

上仙

猴靜山

錢流

郭生

金生色

彭海秋

堪輿

竇氏

梁彥

龍肉

第六卷

潞令

馬介甫

魁星

庫將軍

絳妃

河間生

雲翠仙

跳神

鉄布衫法

大力將軍

白蓮教

顏氏

杜翁

小謝

縵鬼

吳門画工

林氏

胡大姑

細侯

狼

美人首

劉亮采

蕙芳

山神

蕭七

亂離

蔡蛇

雷公

菱莆

餓鬼

考弊司

閻羅

大人

向杲

董公子

周三

鵠異

聶政

冷生

孫總管

山市

江城

孫生

八大王

戲繼

第七卷

羅祖

劉姓

卽九娘

華仙

二商

沂水秀才

梅女

郭秀才

死僧

阿英

橘樹

赤字

牛成章

青娥

鏡聰

牛壇

金姑夫

梓潼令

鬼津

仙人島

閻羅堂

顏道人

胡四娘

僧術

祿數

柳生

冤獄

鬼令

甄后

官娘

阿繡

楊疤眼

小翠

金和尚

龍戲珠

商婦

閻羅宴

役鬼

細柳

第八卷

画馬

局詐

放蝶

男生子

鍾生

鬼妻

黃將軍

三朝元老

醫術

藏蟲

夢狼

夜明

夏雪

化男

禽狹

鴻

象

負尸

紫花和尚

周克昌

嫦娥

鞠樂如

褚生

盜戶

某乙

霍女

司文郎

醜狐

呂無病

錢卜巫

姚安

采薇翁

崔猛

詩讖

鹿啣草

小棺

邢子儀

李生

陸押官

蔣太史

邵士梅

顧生

陳錫九

第九卷

卽臨淄

于去惡

狂生

徵俗

鳳仙

佟客

遼陽軍

張貢士

愛奴

單父宰

孫必振

邑人

元寶

研石

武夷

大鼠

張不量

牧豎

富翁

王司馬

岳神

小梅

藥僧

于中丞

皂隸

續女

紅毛毡

抽腸

張鴻漸

太醫

牛飛

王子安

刁姓

農婦

金陵乙

郭安

折獄

義犬

楊大洪

查牙山洞

安期島

沅俗

雲蘿公主

鳥語

天宮

喬女

蛤

劉夫人

陵縣狐

第十卷

王貨郎

罷龍

真生

布商

彭二掙

何仙

神女

湘裙

三生

長亭

席方平

素秋

賈奉雉

臘脂

阿纖

瑞雲

仇大娘

曹操塚

龍飛相公

珊瑚

五通

申氏

恒娘

葛巾

第十一卷

馮木匠

黃英

書痴

齊天大聖

青蛙神

任秀

晚霞

白秋練

王者

某甲

衢州三恠

拆樓人

大蝎

陳雲棲

司札吏

蚰蜒

司剖

黑鬼

織成

竹青

段氏

狐女

張氏婦

于子游

男妾

汪可受

牛犢

王大

樂仲

香玉

三仙

鬼隸

王十

大男

外國人

韋公子

石清虛

曾友于

嘉平公子

二班

車夫

孔仙

苗生

蝎客

杜小雷

毛大福

電神

李八缸

老龍船戶

青城婦

鴉鳥

古瓶

元少先生

薛慰娘

田子成

王桂庵

寄生附

周生

褚遂良

劉全

王化兔

烏使

姬生

果報

公孫夏

韓方

紉針

桓侯

粉蝶

李檀斯

錦瑟

太原獄

新鄭訟

李象先

房文淑

秦檜

浙東生

博興女

一員官

聊齋誌異卷一

船隱菴松齡柳泉甫著

○考城隍

宋公諱燾，邑庠生。一日病卧，見吏人持牒，牽白顛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病乘馬，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閔壯繆可識，簪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

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者。像。即。命。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冊。翻。閱。一。過。白。有。陽。筭。九。年。共。籌。躋。間。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端。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

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浣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裡。忽見公鏤膺朱轡。與馬甚張。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為神。奔詢鄉中。則已歿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畧耳。

耳中人

譚晉玄。邑諸生也。篤信導引之術。寒暑不輟。行之數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趺坐。聞耳中小語如蠅。曰。可以見矣。開目。即不復聞。合眸定息。又聞如故。謂是丹將成。竊喜。自是每坐輒聞。因俟其再言。當應以覘之。一日又言。乃微應曰。可以見矣。俄覺耳中習々然。似有物出。微視之。小人長三

寸許貌猙獰如夜叉狀旋轉地上心竊異之姑凝神以觀其變忽有鄰人假物扣門而呼小人聞之意張皇遽至而轉如崑失窟譚覺神魂俱失復不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顛疾號叫不休醫藥半年始漸愈

尸變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十里父子設賭路店宿行商有車夫數人往來負販輒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偕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即滿四人計無復之堅請客納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當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厦宇更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購材木

未歸翁以靈所室寐遂穿衢導客往入其廬灯昏案上
案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觀寢所則複室中有
連榻四客奔波頗困甫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尚朦朧
忽聞牀上察有聲急開目則靈前灯火焰視甚了女
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臥室面淡金色生絹抹額俯
近榻前徧吹卧客者三客大惧恐將及已潛引被覆首
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來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
即聞紙衾聲出首微窺見僵卧猶初矣客惧甚不敢作聲
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無計不如着衣
以窺絕起振衣而察亡之聲又作客惧復伏縮首衾中

覺女復來連續吹數、始去。少間聞靈球作响。知其復卧。乃從被底漸、出手得袴。遽就着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客已拔關出矣。尸馳從之。客且奔且號。村中人無有警者。欲扣主人之門。又恐遲為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瞥見蘭若。聞木魚聲。乃急趨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即納。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障。彼右則左之。彼左則右之。尸益怒。然各寢倦矣。尸頓立。客汗促氣逆。底樹間尸暴起。伸兩臂隔樹撲之。客驚仆。尸捉之不得。抱樹而僵。道人竊聽良久無聲。始漸出。見客卧地上。燭之死。

然心下終有動氣負入。終夜始甦。飲以湯水而問之。
客具以狀對。時晨鐘已盡。曉色迷濛。道人覘樹上果見。
僵女大駭。報邑宰。親詣質驗。使人拔女手。牢不可開。
審諦之。則左右四指並撻如鉤。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
乃得下。視指穴如鑿孔。然遣役探翁家。則以尸止。客號。
紛正譁。役告之故。翁乃從往。舁尸歸。客泣告宰曰。身四
人出。今一人歸。此情何以信鄉里。宰與之牒。齎送以歸。

噴水

萊陽宋王叔先生為部曹時。所僦第甚荒落。一夜二婢奉
太夫人宿廳上。聞院內撲撲有聲。如縫工之噴水者。太

夫人促婢起穴窺視見一老嫗身駝背白髮如帝冠一
髻長二尺許周院環走踈急作竊行且噴水出不窮婢
愕返白太夫人亦驚起兩婢扶窓下衆觀之嫗忽還窓
直噴棉內窓紙破裂三人俱仆而家人不之知也東曦既
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僮僮扉入見一主二婢駢死
一室一婢膈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述所見先生
至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深三尺許餘漸露白髮又
掘之得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令鑿之骨肉皆爛
皮肉盡清水

王阮亭云玉叔襁褓失恃此事屬傳聞之說

。瞳人語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不持儀節、每陌上見遊女、輒輕薄尾綴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第繡幃、青衣數輩、款段以從、內一婢乘小駟、容光絕美、稍近覘之、見車幔洞開、內坐二女郎、紅妝艷麗、尤生年所未睹、目炫神奪、瞻戀弗舍、或先或後、馳數里、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為我垂簾下、何處風狂、見即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寧、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觀、言已、掬轍土颺生、目不可開、緣一拭視、而車馬已渺、驚疑而返、覺目終不快、倩人啓瞼、攢視

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汨簌簌不得止。翳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百藥無効。懊悶欲絕，頗思自懺悔，聞光明經能解厄。持一卷，沈人教誦，初猶煩燥，久漸自安。旦晚無事，惟跌坐捻珠，持之一年，萬緣俱淨。忽聞左目中小語如蠅，曰：「黑漆似，耐耐殺人。」右目中應曰：「可同小遨遊。」出此悶氣，漸覺兩鼻中蠕蠕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去。久之，迺返復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許時不窺園亭，珍珠蘭遽枯瘠死。」生素喜香蘭，園中多種植，日常自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此言，遽問妻：「蘭花何使憔悴死？」妻詰其所自知，因告之故。妻趨驗之，花果稿矣。大異之，靜匿房中以俟之。見

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々然竟出門去。漸遠
遂迷所在。俄連臂歸。飛上面如蜂蟻之投穴者。如
此二三。小又聞左言曰。墜道迂。還往甚非所便。不如自
啓門。右應曰。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闢得與而俱
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少頃開視。豁見几物。喜告妻。
妻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睛突出。繞如劈枿。越一宿。
障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左目旋螺如故。乃知兩瞳人
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眇。而較之双目者。殊便了。由是
益自檢束。鄉中稱盛德焉。

異史氏曰。鄉有士人。偕二友於途。遙見少婦控驢。

出其前戲而吟曰有美人兮。顧二友曰。驅之。相與笑。騷俄追及。乃其子婦。心報氣喪。默不復語。友偽為不知也者。誚騷殊。士人怛怛。吃。而言曰。此長男婦也。各隱笑而罷。輕薄者往。自悔。良可笑也。至于瞽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豈菩薩現身耶。然小郎君生闢門戶。鬼神雖惡。亦何嘗不誅人自新哉。

○○畫壁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見客入，甫衣出迓，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畫繪精妙，人物如生，東壁面散花天女，內一鬚髯者，拈花微笑，櫻唇欲動，眼波將流，朱注目久，不覺神搖目奪，恍然凝思，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上，非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回顧則垂髫兒，輾然竟去，履即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朱次且不敢前，女回首，搖手中花，遙作招狀，乃趨之，舍

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而閉戶去。囑勿咳。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伴共覺之。共搜得生。戲謂女曰。腹內小。即已許大。尚髮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上姊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惜。羣笑而去。生視女。髻雲高簇。鬟鳳低垂。比垂髫時尤艷絕也。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薰心。樂方未艾。忽聞吉莫靴鏗。上甚厲。綰鎖鏘然。旋有絳幘騰鞭之聲。女驚起。與生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綰鎖擎棍。衆女環繞之。使者曰。金末。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使者反身鶚顧。

似將搜匿。女大惧。面如死灰。張皇謂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啓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聞靴聲至房內。復出。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弱踏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心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遊不歸。旋見壁間画有朱像。傾耳佇立。若有聽察。僧又呼曰。遊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而下。度心木立目瞪。足栗。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下。聞扣聲如雷。故出房窺。

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髻矣。朱鷲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貧道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通心駭嘆而無主。即起歷階而出。

山魃

孫太白嘗言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麥秋旋里。經旬始返。啓齋門。則案上塵生。窓間絃滿。命僕糞除。至晚始覺清爽可坐。乃拂榻陳卧具。高扉就枕。月色已滿窓矣。輾轉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隆。山門忽然作响。竊謂寺僧失高注念間。風聲漸近。居虛敞而房門闔矣。大疑之。思未定。聲已入屋。又有靴聲。鏗。然。漸傍寢。

門心始怖。俄而寢門闢矣。急視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
立榻前。殆與樛齊。面似老鴉皮色。目光睒閃。繞室四顧。
張巨口如盆。齒踈々長三寸許。舌動嗟鳴。呵喇之聲。响
連四壁。公惧極。又念咫尺之地。勢無所逃。不如因而刺之。
乃陰抽枕下佩刀。遽拔而斫之中腹。作石在聲。鬼大怒。
伸巨爪攫公。公少縮。鬼攫得衾。猝之。忽々而去。公墮墜。
伏地號呼。家人持火奔集。則門閉如故。排窻入。見公狀大
醜。扶曳登床。始言其故。共驗之。則衾夾於寢門之隙。啟
扉驗。檢始見有爪痕如箕。五指著處皆穿。既明。不敢
復留。負笈而歸。後問僧人。無復他異。

咬鬼

沈麟生云、其友某翁者、夏月晝寢、朦朧間、見一女子寒簾入、以白布裹首、縲服麻裙、向內室去、疑鄰婦訪內人者、又轉念何遽以凶服入人家、正自皇惑、女子已出、細審之、年可三十餘、顏色黃腫、眉目蹙然、神情可畏、又逡巡不去、漸逼近榻、遂偽睡以觀其變、無何、女子攝衣登床、壓腹上、覺如百鈞重心、雖了了、而舉其手、如縛、舉其足、如痠、也急欲號救、而苦不能聲、女子以喙咬翁面額、鼻、眉、額、殆徧、覺喙冷如冰、氣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計、待嗅至頤頰、當即肉而嚙之、未幾果及頤、翁棄勢力、斃其額、齒

沒於肉。女負痛身離。且掙且啼。翁斂益力。但覺血液交頤。
淚流枕畔。相持正苦。庭外忽聞夫人聲。急呼有鬼。一縷縹
而女子已飄忽遁去。夫人奔入。無所見。笑其魔夢之誣。
翁述其異。且言有血証焉。相與檢視。如屋漏之水流。淡枕
席。伏而嗅之。腥臭異常。翁乃大吐。過數日。口中尚有餘
臭云。

捉狐

孫翁素有胆。一日晝卧。彷彿有物登床。遂覺身搖。如
駕雲霧。竊意無乃壓狐耶。微窺之物。如猫黃毛。兩碧睛。
自足邊來。蠕蠕伏行。如恐翁寤。逡巡附體。着足一痒。着

股上突甫及腹，翁驟起，按而捉之，握其項，物鳴急，莫能脫。翁亟呼夫人，以帶繫其腰，乃執帶之兩端，笑曰：「聞善化，今注目在此，看作如何化法。」言次，物忽縮其腹，細如管，幾脫去。翁乃大愕，急力縛之，則又鼓其腹，粗于桡，堅不可下，力稍懈，又縮之。翁恐其脫，命夫人急殺之。夫人張皇四顧，不知刀之所在。翁左顧示以處，比回首，則帶在手，如環然，物已渺矣。

救中怪

長山安翁者，性喜操農功，秋間蕎熟，刈堆隴畔，時近村有盜稼者，因命佃人，乘月輦運登場，俟其裝載歸，而自留。

還守，遂枕戈露卧，目稍暝。忽聞有人踐葭根，咋舌作响。心疑暴客，急舉首，則一大鬼，高丈餘，赤髮鬚鬚，去身已近。大怖，不遑他計，踴身暴起，狠刺之。鬼鳴如雷而逝。臨其復來，荷戈而歸。迎佃人於途，告以所見，且戒勿往。張未深信，越日曝麥於場，忽聞空際有聲。翁駭曰：「鬼物來矣。」乃奔。衆亦奔，移時復聚。命翁多設弓弩以俟之。無日果復來，數矢齊發，物惧而遁。二三日竟不復來。麥既登倉，禾藁相運，翁命收積為垛，而親登踐實之。高至數尺，忽遙望駭曰：「鬼物至矣。」衆急覓弓矢，物已奔公上仆，斃其額而去。共登視，則去額骨如掌，昏不知人。負至家中，遂卒。後

不復見不知其為何怪也

宅妖

長山李公大司寇之侄也宅多妖異嘗見厦有春橙肉紅色甚修潤李以故無此物近撫按之隨手而曲殆如肉亞駭而却走旋回視則四足移動漸入壁中又見壁間倚一槌潔澤脩長近扶之膩然而倒毒蛇入壁移時始沒康熙十七年王生浚昇升設帳其家日暮灯火初張生著履臥榻上忽見小人長三寸許自外入畧一盤旋即復去少頃荷二小甕來設堂中宛如小兒輩用梁燕心所製者又頃之二人舁一棺入長四寸許停置甕上安厝未已

一女子率廝婢數人來，率細小如前狀。女子衰衣麻練束腰際，布裹首，以袖掩口嚔，而哭聲類巨蠅，生睥睨良久，毛森立如霜被於體，因大呼遽走，顛衣下搖戰，莫能起。館中人聞聲畢集，堂中人物杳然矣。

○○王六郎

許姓家，淄之北郭，業漁。每夜携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酌酒於地，祝云：河中溺鬼，得飲以為常。他人漁，迄無所獲，而許獨滿筐。一夕方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讓之飲，慨與同酌。既而終夜不獲一魚，意頗失。少年起曰：請於下流為君殿之。遂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大至矣。果聞嗟呬有聲。

舉綱而得數頭皆盈尺。喜極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叨重臨。區區何足云報。如不棄。要當以為常耳。許曰。方共一。何言屢也。如肯永顧。誠所甚願。但愧無媒為情。詢其姓字。曰。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別。明日許貨魚。益利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與歡飲。數杯輒為許。戲魚如是。卒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楊。情逾骨肉。然相別有日矣。語甚悽楚。驚問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之。或勿訝耶。今將別。無妨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數年於此矣。前君之獲魚。獨勝於他人者。皆僕之暗助。以報酬冀耳。明日業漁。當有代者。將往投。

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許初聞甚駭。執親狎既久。
不復恐怖。因亦款款酌而言曰。六郎飲此。勿戚也。相見遲
違。良足悲惻。然業滿超脫。正宜相賀。悲乃不倫。遂舉觴飲。
因問代者何人。曰。兄於河畔視之。亭中有女子。渡河而溺。
者是也。曉村雞既唱。洒涕而別。明日。教伺河邊。以覘其果。
有婦人抱嬰兒來。及河而墮。兒拋岸上。揚手擲足而啼。
婦沉浮者屢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
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尋救。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
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言不驗。抵暮漁川處。少年復
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矣。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

僕憐其抱中兒。代第一人。遂殘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感嘆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數日又來告別。許疑其復有代者。曰。非也。前念慙隱果達。帝天。今授為招遠縣鄆鎮土地。來日赴任。倘不忘故交。當一往探。勿憚修阻。許賀曰。君正直為神。甚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即不憚脩阻。將復如何。少年曰。但往勿慮。再三叮嚀而去。許岫即欲裝束東下。妻笑曰。此去數百里。即有其地。恐土偶不可以共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人。果有鄆鎮。尋至其處。息肩逆旅。問祠所在。主人驚曰。得無客姓為許。曰。然。何見。知。又曰。得勿

客邑為濶曰然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丈夫抱子媿
女窺門雜宿而來環如墻堵許亦驚衆乃告曰數夜前
夢神言涪川許友當即來可助一資命祗候已久許亦
異之乃往祭于祠而祝曰別君後寤寐不去心遠踐業
約又蒙夢示居人感蒙中懷愧無腴物僅有卮酒如不棄
當如河山之飲祝畢焚錢紙俄見風起塵後旋轉移時始
散至夜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謝曰遠勞顧問
喜泪交並但任微職不便會面咫尺河山甚愴於懷居
人薄有所贈聊贈夙好歸如有期尚當走送居數日許
欲歸衆留殷勤朝請暮邀日更數主許堅辭欲行衆

乃折柬抱襆爭來致贐不終朝餽遺盈室蒼頭稚子畢集祖送出村歛有羊角風起隨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勞遠涉君心仁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人囑也風盤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喟訝而返許歸家稍裕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應如嚮云或言即章邱石坑庄未知孰是

真史氏曰置身青雲無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車中貴介寧復識戴笠人哉余鄉有林下者家甚貧有童稚文任肥袂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奔涉千里殊失所望馮囊貨騎始得歸其族弟甚

諧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亡至。強解傘。蓋不
張。馬化為驢。靴始收聲。念此可為一笑。

偷桃

童時赴郡試。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
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人戲。瞞是日。遊人如堵。堂上
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
人語。齊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担而上。
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其為何語。但視堂上作笑
聲。即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問作何
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顛倒生物。

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應諾解衣覆笥上。故作愁狀曰。官長珠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為南直者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曰。我等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惟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啓笥出繩一團。約數十丈。埋其端。望空中擲去。繩即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掛之。未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僊。体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怒曰。阿翁亦大憤。如此一綫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

仍之高天。倘中道漸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鳴拍之曰。我已失口。追悔無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得來。必有百金賞。當爲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蹤起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鉅大。術人喜持敲公堂。上傳示良久。亦不知其真偽。忽而繩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墜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爲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漸墜。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筍中。而問之曰。老夫止此兒。日從我南北遊。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

跪曰為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歸草以圖報耳。坐官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袒胸而呼曰。八七兒不出謝資。將何待。忽一蓬頭童首抵筭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復聞白蓮教能為此術。意此其苗裔耶。

○○種梨

有鄉人賃梨於市。頗甘芳。價勝貴。有道士破巾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咄之。亦不去。鄉人怒。加以叱罵。道士曰。一車數百顆。老袖止丐其一。於居士亦無大損。何怒為。觀者勸置劣者一枚全去。鄉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

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衆曰：「出家人不鮮
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我特
需此核作種。於是掬梨嚼且盡。把核於手。解肩上鉢坎地
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
路店索得沸瀝。道士接浸坎上。萬目攢視。見有勾萌出
漸大。俄成樹。枝葉扶蘇。倏而花條而實。碩大芳馥。累
滿樹。道士乃即樹頭摘。賜觀者。頃刻向盡。已乃以鉢伐樹。
丁巳良久方斷。帶葉荷肩頭。從客徐步而去。初道士作
法時。鄉人亦聚立衆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道士既去。
始顧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俵散。皆已物也。又細

視車上一乾土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看急跡之轉過。墻隅則斷乾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聚然。

吳史氏曰。鄉人情。悲狀可掬。其見笑于市人有以哉。每見鄉中稱素豐者。良用乞米。則怫然。且計曰。是數日之資也。或功濟一危難。飯一餐獨則又忿然。又計曰。此十人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盡鉅鉢。及至海博。迷心則頃囊不吝。力鋸臨頭。則賄命不遑。謂如此類。正不勝道。蠢爾鄉人。又何足怪。

。勞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多仙人自度往遊
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頰而神光
奕遽叩而與語理甚玄妙請師之道士曰恐僇情不能作
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衆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觀
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一斧使隨衆採樵王謹受教過月
餘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
酌日已暮尚無燈燭師乃剪紙如鏡粘壁間俄頃月明輝
室光鑑毫芒諸門人環聽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
同乃於案上取酒壺分資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

壺酒何能徧給。遂各見盞盃。既飲先醺。惟恐樽盡而往。復
挹注。竟不少減。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酌。乃不寂
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拂月中。見一美人。自月中出。初
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綉項。翩跹作霓裳舞。已而歌
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列如簫管。
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上。顰顰之間。已復為著。三人大笑。
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戲我於月宮可乎。
三人移席。漸入月中。衆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
之在鏡中。移時月漸暗。門人燃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
矣。几上有核尚故。璧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衆飲足

乎曰足矣。旦宜早寢。勿誤樵薪。衆諾而退。王竊欣慕。歸念
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
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
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
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
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畧授小技。此來為不負
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
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一訣。令自咒畢。呼曰。入
之。俯首輒入。勿遽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
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緊持。否則不

遂取資斧建歸抵家自謂遇仙。堅辭所不能阻。妻不信。
王傲其作為。去牆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蹶然而踣。妻扶
視之。頭上墳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慚怒。罵老道士之
無良也已。

異史氏曰。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為王生
者。正復不少。今有憺父喜痰毒。而畏藥石。遂有說癰疽
痔者。進宣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結之曰。執此術也。以
往。可以橫行而無碍。初試未嘗不小效。遂謂天下之大。
舉可以如是行矣。終不至於破壁而顛蹙不止也。

○長清僧

長清僧道行高潔年七十餘猶健一日顛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圓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南界河南有故紳子率餘騎樓鷹獵兔馬逸墜斃僧魂適值禽然而合遂漸蘇廝僕環問之張目曰胡至此衆扶歸入門則衫白黛綠者然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為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閉目不復有言餉以脫粟則食酒肉則拒夜獨宿不受妻妾奉數日後忽思少步衆皆喜既出少定即有諸僕舁來錢簿各籍雜諸會誅公子托以病倦志却絕之惟問山東長清縣知之否共答知之曰我嘗

無聊賴欲往避暖宜即治任衆謂新瘳未應遽涉不昧冀
日遂發抵長清視風物如昨無煩別途竟至蘭若弟子
數人見貴客至伏謁甚恭乃問老僧爲往答云吾師棄已
物化問基所處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艸猶未合也衆僧
不知何意既而戒馬欲歸喟曰汝師戒行之僧所遁乎澤
宜恪守勿俾損壞衆唯上乃行既歸灰心木坐了不勾當
家務居數月出門自遁直抵福壽寺謂弟子曰我即汝師衆
疑其謬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爲悉符衆
乃信居以故榻更事之如平日後公子家屬以與馬來哀
請之略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紀綱至多所餽遺金帛

皆却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鄉，敬造之，見其人默然，誠爲年僅三十，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余于僧不異之乎？其再生而異之乎？其入於莽、靡、荒之鄉，而能絕人以逃世也。眼睛一閃，而蘭麝薰心，有求死而不得者矣。況僧乎哉。

○蛇人

東郡某甲，以弄蛇爲業，嘗蓄馴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大青，小曰二青。二青額有赤點，尤靈馴，盤旋無不如意。蛇人愛之，異於他蛇。期年大青死，思補其缺，未暇遑也。一夜

寄宿山寺。既明啟筭。二青亦渺。蛇人悵悵欲死。冥搜亟呼。迄無影兆。然每至置林淺水。輒縱之去。俾得自適。尋復返。以此故。真其自至。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絕望。快上遂行。出門數武。聞叢新錯楚中。憲宰作响。停趾愕顧。則二青來也。大喜如獲拱璧。息肩路隅。蛇亦頓止。視其後。小蛇從焉。撫之曰。我以汝為逝矣。小侶而所薦耶。出餅餌之。兼飼小蛇。小蛇雖不去。然瑟縮不敢食。二青含哺之。宛似主人之謙客者。蛇人又飼之。乃食。已。隨二青俱入筭中。荷去。教之。旋折輒中規矩。與二青無少異。因名之小青。銜技四方。獲利無算。大抵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為率。大則過重。輒

便更易緣二青馴故未遽棄又二三年長三尺餘卧則箕
為之滿遂決去之一日至淄邑東山間飼以美餌視而縱
之既去頃之復來蜿蜒筍外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
散之筍從此隱身大谷且為神龍筍中何可以久居也
蛇乃去已而復返揮之不去以首觸筍小青在中亦震上
而動蛇人悟曰得毋欲別小青也乃發筍小青逕出因與
交首吐舌似相告語已而委蛇並去方意小青不還俄而
蹢躅獨來竟入筍卧由此隨在物色迄無佳者而小青亦
漸大不可美獲得一頭亦頗馴然終不如小青良而小青
粗于兒臂矣先是二青在山中樵人多見之又數年長數

尺圍如盤漸出逐人因而行旅相戒因敢出其迹一日蛇
人經其處蛇暴出如風蛇人大怖而奔蛇逐益急回顧已
將及矣而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為二青下塘呼曰二青
二青蛇頓止昂首久之縱身繞蛇人如昔美狀覺其意殊
不惡但軀巨重不勝其遠仆地呼禱乃釋之又以首觸筭
蛇人悟其意開筭出小青二蛇相見交纏如飽糖狀久之
始開蛇人乃視小青曰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伴矣謂二青
曰原君引之來可還引之去更囑一言深山不更飲食勿
擾行人以犯天譴二蛇垂頭似相領受遽起大者前小者
後過處林木為之中分蛇人時立望之不見乃去此後行

人如常不知二蛇何往也

異史氏曰蛇蠢然物耳乃戀上有故人之意且其從諒也如轉圜獨怪儼然而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數世蒙恩之主轉思下井復投石焉又不然則藥石相投悍然不顧且怒而仇焉者不且出斯蛇下哉

○斫蟒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殊相深入幽谷遇巨蟒兄在前為所吞弟初駭欲奔見兄被噬遂怒出樵斧斫蛇首上傷而吞不已然頭雖已沒幸肩際不能下弟急極無計乃兩手持兄足力與蟒爭竟曳兄出蟒亦負痛去視兄則鼻耳俱

化養時氣盡肩負以行途中凡十餘息始至家醫養半年方愈至今面目皆癰痕鼻耳惟孔存焉噫衆人中乃有弟如此哉。或言蟻不為害乃德義所感信然。

○真定女

真定界有孤女方六七歲。北養於夫家。相居二三年。夫誘與交而孕。腹膨脹而以為病也。告之母。母曰。動否。曰。動又益異。然以其盛太穉。不敢決。未幾生男。母嘆曰。不圖奉此竟生錦兒。

犬姦

青州賈某客於外。恒經歲不歸家。畜一白犬。妻引與交。習

為常一日夫歸與妻共卧大突入登榻噓賈人竟死後里
舍稍聞之共為不平嗚於官械婦不肯伏收之命縛
大來始取婦出大忽見婦直前碎衣作交狀婦始無詞使
兩役解卸院一解人而一解犬有欲觀其合者共歛錢賂
役乃章聚令交所止處觀者常百人役以此網利焉後
人大俱寸磔以死嗚呼天地之大真無所不有矣然人面
而獸交者獨一婦也乎哉

異史氏為之判曰會於濫上古所交讎約於桑中而且
不蓋乃某者不堪鳩守之苦浪思苟合之惟夜叉伏床
竟是家中北獸捷婦入竇遂為被底情郎堂而室前

亂搖續貂之尾。溫柔鄉裡。頻歎戛象之腰。銳錐處於皮
囊。一縱股而脫頸。留情結於鋌項。甫飲羽而生根。忽思
異類之交。真屬匪夷之想。虎吠奸而為奸。妬殘光殺。律
難治以蕭曹。人非獸而實獸。奸穢淫腥。由不食于豺虎。
嗚呼。人姦殺則女擬以副。至於犬姦殺。陽世遂無其刑。
人不良則罰人作犬。至於犬不良。陰曹應窮於法。宜支
解以追繞魂。請押赴以問閻羅。

電神

王公筠倉莅任楚中擬登龍虎山謁天師及湖南登舟即
有一人駕小艇來使舟中人為通公見之貌侑偉懷中出
天師刺曰聞騶從將臨先遣負弩公訝其預知益神之誠
意而往天師治具相款其服役者衣冠鬚鬣多不類常人
前使者亦侍其側少間向天師細語天師謂公曰此先生
同鄉不之識耶公問之曰此卽世所傳電神李左軍也公
愕然改容天師曰適言奉旨西電故告辭耳公問何處曰
章邱公以棲壞闕切離席乞免天師曰此上帝玉敕電有
額數何能相徇公哀不已天師垂思良久乃顧而囑曰其

多降山谷易傷禾稼可也又囑貴客在坐文去勿武神出
至庭中忽及下生煙氤氳匝地俄延踰刻極力騰起總高
於庭樹又起高於樓閣霹靂一聲向北飛去屋宇震動
筵器擺簸公駭曰去乃作雷霆耶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
遲不然平地一聲便逝去矣公別縣誌其月以道人問章
卸是日果大雨雹溝渠皆滿而田中僅數枚耳

○狐嫁女

歷城殷天官少貧有胆畧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亘常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亦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驀為蓮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携一席往衆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抵証耳遂入見長莎蔽徑蒿艾如麻時值上弦辛月色昏黃門戶可辨摩挲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遂止焉西望月明惟啣山一綫耳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地枕石卧看斗女一更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藉藉而上假

寐曉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碎見公驚而却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何。答云。不識。俄一老翁上。就公諦視曰。此殷尚書。其睡已酣。但辦吾事。相公憫僕。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上門盡闌。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嚏咳。翁聞公醒。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帚女。今值于歸。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怒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即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之。入視樓中。陳設綺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拙荆。公揖之。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至矣。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間。籠紗一簇。導新

卽入年可十七八、丰采韶秀、翁命先與貴客為禮、少年目
公、若為儀、執子主禮、次翁婿交拜已、乃卽席、少間、初然
室從酒、藏霧滄、玉碗金甌、光映几案、酒數行、翁喚女奴請
小姐來、女奴詣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舉憐從之、俄婢媼
輩擁新人出、環珮琅然、麝蘭散馥、翁命向上拜、送卽坐、母
側微目之、翠鳳明璫、容華絕世、既而酌以金爵、大客數斗、
公思此物可以持贖、同人陰內袖中、偽醉隱几、鼾然而寢、
皆曰、相公醉矣、居無何、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絲竹下樓而
去、已而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冥搜不得、或竊疑卧客、翁急
戒勿語、惟恐公聞、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

香酒氣光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
在。及門。則諸人先候。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之。衆駭
聞。公以狀告。共思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後公舉進士。
任肥邱。有世家朱姓宴公。命取巨觥。久之不至。有細奴掩
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諦視之。款式
雖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疑。問所從。製者云。爵凡八隻。大
人爲京師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物。什襲已久。緣明府辱
臨。適取諸箱篋。僅存其七。疑衆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
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盃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
有一具。頗近似之。當以奉贈。終是歸者。揀爵持送之。主人

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為歷陳巔末始知千里之物狀能攝致而不敢終留也

○○嬌娜

孔生雪室聖裔也為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今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善院寺傭為寺僧鈔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春日寒移而鄉居宅遠曠焉一日大雪崩騰寢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為禮畧敘慰問即屈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之悉懸錦幕壁上下古今書畫筆頭畫一冊籤曰瑯環瑣記翻閱一過皆

目所未覩。生以居單第。以為第主。即亦不審官闕。少年細
語行踪。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常邸
者。少年曰。倘不以駕駟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
為友。便問宅何久。綱答曰。此為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
久曠。僕皇南氏祖居。陝以家宅焚于楚火。暫借安頓。生始
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歡。即留共榻。昧爽。即有童子燭炭火
于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尚擁被坐。僮入白。太翁來。生驚起。
一叟入。鬚髮皓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
小子初學。望懇勿以友輩行。輩視之也。已而進錦衣一襲。
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豐穠已。乃呼酒為饌。几榻叢衣。

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更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業、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云、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喚看奴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婢入、紅妝艷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風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慧過目成咏、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相約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乃為老父所秦養、兄曠邇無家、我夙夜代書、久矣、行當為君謀一佳耦、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

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為佳。君願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翱翔郊郭。至門則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無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盛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瘡起如桃。一夜如盤。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俱廢。又數日。創劇益絕食飲。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消息。嬌娜妹子能療之。遣人於外祖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入曰。娜姑至。姊與松姑同來。父子即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艷色。頓呻頓忘。精神為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同胞也。妹子好醫之。女乃歛羞容。揄長。

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
脉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凝。非伐皮削肉。不可。乃
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創外。
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如似前如盤。潤矣。乃一手啓羅
衿。解佩刀。刃薄於紙。把釧握刃。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
沾染床席。生食近燭。妾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假
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圍然如樹上削下之癭。又呼水
來。為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着肉上。按令旋轉。總一周。
覺熱火蒸騰。再一周。習習作痒。三周已遍體清涼。沁入骨
髓。女收刀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走走謝。沉痾若失。而

懸想容輝若不自已。自是廢餐茹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為物色得一佳耦。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久。但云勿須也。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旨。曰。家君仰慕鴻不常欲附為婚姻。但止一少妹。蓋太稱有姨女阿松年十八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畫黛學蛾。蓮鈎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至大悅。求公子作伐。公子異日自內出。賀曰。諧矣。乃降別院為生成禮。是夕鼓吹闐咽。塵落漫飛。以望中仙人。忽同余惺迷。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卺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

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聞公子解訟歸家。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去。公子勸還鄉閭。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即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翼生。夫婦相把握。囑閉目勿視。飄然履空。但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啓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則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艷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携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生一男。名小宜。生以迂直指罷官。星時不得歸。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頻瞻視。細看則

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
昏，蒼翳天日，入其家，則金匱浮鉤，宛然世家。問妹子已嫁
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
子，掇提而弄，曰：「甥工亂，吾種矣。」生拜謝。叢德笑曰：「姊夫嘗
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拜謁。信宿乃去。一
日，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
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入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
子曰：「余非人類，孤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一身赴難，一門
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共生死，乃使仗
鉞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盡

昏黑如磐。回視舊居。無復開闔。惟見高塚巋然。巨穴無底。
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攔輓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為拔。生目
眩耳聾。此不少動。忽于繁烟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
爪。自穴搜一人出。隨煙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
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崩雷暴作。生仆。遂斃。少間
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于旁。大哭曰。孔郎為我而死。
我何生矣。松娘亦出。共舁生。踰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
金簪撥其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
紅丸隨氣入喉。格口作响。移時豁然。而蘇。見眷口恍如夢
悟。于是一門團圓。講定而喜。生以幽晦不可久居。議同旋

里浦堂交質惟嬌婦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媼不肯
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
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一門俱沒嬌婦頓足悲傷涕
不可止其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旬當數日遂
連夜趨裝既歸以閒園寓公子恒返閨之生及松娘至始
發爲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讌若一家然小宦長咸貌韶
秀有孤意出遊都市共知爲孤兒也

異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美其得艷妻而美其得膩友也
觀其容可以瘡飢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
宴則色授魂與尤勝于顛倒衣裳矣

僧孽

張某暴卒。隨鬼使去。見冥王。七稽首。怒鬼使。慢捉責令送歸。張下。私洩鬼使。求觀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一一指點。末至一處。有一僧。孔股穿絕。而倒懸之。號痛欲絕。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問何罪至此。鬼曰。是為僧廣募金錢。悉供飲博行淫。故罰之。欲脫此厄。須其自懺。張既甦。疑兄已死。時其兄居興福寺。因往探之。入門。便聞其號痛聲。入室。見瘡生股間。膿血崩潰。挂足壁上。宛然冥司倒懸狀。駭問其故。曰。挂之稍可。不則痛徹心腹。張因告以所見。僧大駭。乃戒葷酒。虔誦經咒。半月。尋愈。遂為戒僧。

異史氏曰。鬼獄茫茫。惡人每以自解。而不知昭天之禍。即冥土之罰也。可勿惧哉。

。妖術

于公者。少任俠。喜拳勇。力能持高壺。作旋風舞。崇禎間。殿試在都。僕疲不起。患之。會市上有善卜者。能決人生死。將代問之。既至。未言卜者曰。君莫欲問僕病乎。公駭。應之曰。病者無害。君可危。公乃自卜。卜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當死。公驚。訖良久。卜者從容曰。鄙人有小術。報我十金。當代禳之。公自念生死一定。術豈能解。不應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皆為公惧。勸聲橐以哀。

之公不聽候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靜以規之終日無恙
至夜閤戶挑燈倚劍危坐一漏向盡更無先法意欲就枕
忽聞窓隙窸窣有聲急視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則高如
人公捉劍起急擊之輒忽未中遂遽小復尋窓隙意欲遁
去公疾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紙人已腰斷矣公不敢卧
又坐待之漏時一物穿牕入怪擗如鬼絕及地急擊之斷
而為兩皆蠕動恐其復起又連擊之劍已皆中其聲不戛
審視則玉偶片已碎於是移坐牕下目注漏中久之聞
窓外如斗喘有物推窓櫺房壁震搖其勢欲傾公俱覆
塵計不如出而鬪遂剋然脫屣奔而出見一巨鬼高與簷

齊昏月中見其面黑如煤。眼閃爍有黃光。上無衣下無履。
手弓而腰矢。公方駭鬼則擊笑。公以劍撲矢。墜欲擊之。
則又閉矣。公急躍避。矢貫于壁。戰上有聲。鬼怒甚。拔佩刀。
揮如風。望公力劈。公排進。刀中庭石。立斷。公出其股間。
削鬼中踝。鏗然有聲。鬼益怒。吼如雷。轉身復剝。公又伏身。
入刀落斷。公裙公已及腸下。猛斫之。亦鏗然有聲。鬼仆而。
僵。公亂擊之。聲硬如斬。燭之則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尚。
纏腰際。刻畫狎狎。劍擊處皆有血出。公因秉燭待旦。方悟。
鬼物皆卜人遣之。欲欺人于先。以神其術也。次日徧告交。
知。與其詣卜所。卜人遙見公。瞥不可見。或曰。皆翳形術也。

犬血可破公如其言戒備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皆為犬血模糊目灼如鬼立乃執付有司而殺之。

異史氏曰嘗謂買卜為一癡世之講此道而不棄于生死者幾人卜之而與猶不卜也且即明亡告我以死期之至將復如何况借人命以神其術者其可畏尤甚耶

野狗

于七之亂殺人如麻鄉民李化龍自山中竄歸值大兵宵進恐罹炎焜之禍急無所匿僵卧於死人之叢詐作尸兵過既盡未敢遽出忽聞闕頭斷臂之尸起立如林內一尸

斷首猶連肩上、口中作語曰、野狗子來、奈何、羣尸參差而
應曰、奈何、俄頃踉蹌盡倒、遂無聲、李方驚顛欲起、有一物
來、獸首人身、伏齧人首、徧吸其腦、李惧、匿首尸下、物來撥
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俾不可得、物乃推覆尸而移之首
見、李大惧、手索腰下、得巨石如椀、握之物、即俯身欲斃、李
驟起大呼、擊其首中、噉物、噉如鵠、掩口負痛而奔、吐血道
上、就視之、於血中得二蓋、中曲而錫、銳長四寸餘、懷歸以
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〇〇三生

劉孝廉能記前身事、自言一世為樞帥、行多玷、六十二歲

而歿初見冥王待如御先生禮賜坐飲以茶觀冥王琰中
茶色清徹已琰中濁如膠暗疑迷魂湯得勿此乎乘冥王
他顧以琰就案角隅之偽為畫者俄頃稽前生惡錄怒命
羣鬼碎下罰作馬即有厲鬼繫去行至一家門限甚高不
可踰方趑趄間鬼力楚下痛甚而蹶自顧則身已在檻下
矣但聞人曰驪馬生駒矣壯也心甚明了但不能言覺大
餒不得已就牝馬求乳逾四五年間體脩偉甚畏楚見
鞭則惧而逸主人騎必覆幘泥緩轡徐行猶不甚苦惟奴
僕圉人不加羈繫以行兩蹠夾擊痛徹心腑於是憤甚三
日不食遂死至冥司冥王查其罰限未滿責其規避罰其

皮革罰為犬意。懼長不欲行。羣鬼亂撻之。痛極而寢於野。自念不如死。憤投絕壁。顛莫能起。自顧則身伏窰中。此犬舐而舐字之。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稍長。見便溺亦知穢。然嗅之而香。但立念不食耳。為犬經年。常念欲死。又恐罪其規避。而主人又養養不肯戮。乃故嚙主人脫股肉。主人怒。杖殺之。冥王鞠狀。怒其狂獬。笞數百。俾作蛇。囚於幽室。暗不見天。悶甚。緣壁而上。穴屋而出。自視則身伏茂草。居然蛇矣。遂矢志不殘生類。饑吞木食實。積年餘。每思自盡。不可害人而死。又不可欲求一善死之法。而未得也。一日卧草中。聞車過。遽出當路。車馳壓之。斷為兩。冥王訝其

速至因蒲伏自剖。吳王以無罪見殺。原之。准其泐限。復為
人。是為劉公。亡生而能言。文章書史。過輒成誦。辛酉舉孝
廉。每勸人。羣馬必厚其障泥。股夾之。刑勝于鞭楚也。

異史氏曰。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
王公大人之內。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故賤者為
善。如求花而種其樹。貴者為善。如已花而培其本。種者
可大。培者可久。不然。其將負盛名。受羈馭。與之為馬。
不然。且將啗便溺。受烹割。與之為犬。不然。且將披鱗介。
弄鸛鵲。與之為蛇。

狐入統

萬村石氏之婦，祟於狐，患之而不能遣。扉後有瓶，每聞婦
翁來，狐輒遁匿其中。婦窺之，熟暗計而不言。一日窺入，婦
急以絮塞瓶口，置釜中，煑湯而沸之。狐熟，狐呷曰：「歟，甚勿
惡作劇。」婦不語。號益急，久之無聲。拔塞而視之，毛一堆，血
數點而已。

蛇癖

王蒲令之僕呂奉寧，性嗜蛇。每得小蛇，則全吞之，如噉葱。
狀大者，以刀寸寸斷之，始掬以食。嚼之，鍾上血水沾頰，且
善嗅。嘗隔牆聞蛇香，急奔牆外，果得蛇盈尺。時無佩刀，先
嚙其頭，尾尚蜿蜒于口際。

鬼哭

謝遷之變，宦第皆為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盜聚尤衆。城破，兵入，掃蕩羣醜，尸填塹，血至充門，而流公入城，扛尸滌血而居。往往白晝見鬼，夜則床下燐飛，牆角鬼哭。一日，王生皞迪寄宿公家，聞床底小聲連呼，皞迪已而聲漸大，曰：「我先得苦，因哭滿庭，皆哭。」公聞，仗劍而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聲聞百聲，啞亡。笑之以鼻。公于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燐火焚，隨地皆出。先是，閩人王姓疾篤，昏不知人事者數日矣。是夕忽欠伸，若醒，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

衆啗歟。食已方歸。故不饑耳。由此鬼恠遂絕。豈致饒鍾歟。
頤口瑜。如果有益耶。

異史氏曰。邪恠之物。惟德可以已之。當陷城之時。王公
勢正烜赫。聞聲者皆股栗。而鬼且擲榆之。想鬼物逆知
其不令終取。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猶不可以嚇
鬼。顧無出鬼面以嚇人也。

焦螟

董侍讀。隱庵家。爲狐所擾。瓦礫磚石。忽如雹落。家人相率
奔匿。待其閒歇。乃敢出操作。公患之。假忤庭孫司馬第移
避之。而狐擾猶故。一日朝中侍漏。適言其異。大臣或言開

東道士急煤居內城、提持勅勒之術、頗有效。公造廬而請之。道士朱書符、使歸粘壁上。狐竟不惧。拋擲有加焉。公復告道士。道士怒、親詣公家、築壇作法。俄見一巨狐伏壇下。家人受虐已久、啣恨甚。一婢近擊之。婢忽仆地、氣絕。道士曰：「此物猖獗、我尚不能遽服之。女子何輕犯爾？」既而曰：「可借鞠狐詞、亦得。」執指咒移時。婢忽起、長跪。道士詰其里居。婢作珍言。我西域產、入都者十八輩。道士曰：「輦轂下何容爾輩久居、可速去。」狐不答。道士擊案怒曰：「汝欲梗吾令耶？」再若迂延、法不汝宥。狐乃蹙怖作色、願謹奉教。道士又逮之。婢又仆。純良久始甦。俄見白塊四五團、深如毬。

附簷際而行次第追逐頃刻俱去由是遂安

。葉生

淮陽葉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遇不偶困於名場曾聞東丁萊鶴來會是邑見其文奇之召與語大悅使即官署受燈火時賜錢穀卹其家值科試公遊揚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甚切聞後索文讀之擊節稱嘆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憎命及放榜時依然黜落生嗒喪而歸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痴若木偶公聞召之來面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憐之相期考滿入都携與俱北生甚感佩歸而歸杜門不出無何寢疾公遺問不絕而服藥百裹殊罔

所效公通以忤上官免將辭任去函致之其畧云僕東歸
有日所以遲上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之
卧榻生持書啜泣寄語來使疾革難遽應請先發使人返
白公不悉谷徐待之踰數日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迎而
問之生曰以大馬疲勞夫子久待萬慮不寧今幸可從杖
履公乃束裝戒旦抵里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再
昌時年十六尚不能文然聰慧凡文藝三兩過輒無遺忘
居之期歲便能落筆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
所擬舉業悉錄授諸闈中七題並無脫漏中亞魁公一日
謂生曰君出餘緒遂使孺子成名然黃鍾長素若何生曰

是殆有命。惜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
戰之罪也。願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己。可無憾。何必施却
白紵。乃謂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恐誤歲試。勸令歸省。生
慘然不樂。公不忍強。囑公子至柳。為之納粟。公子又援南
宮。授部中主政。携生赴監。與其晨夕。踰歲。生入北闕。竟領
鄉薦。會公子差南河典務。因謂生曰。此去離貴鄉不遠。先
生奮跡雲霄。錦還為快。生亦喜。擇吉就道。抵淮陽界。命僕
馬送生歸。見門戶蕭條。意甚悲惋。逡巡至庭中。妻拊歎其
以出。見生。擲其骸。走生。凄然曰。今我貴矣。三四年不覩。何
遂頓不相識。妻遙謂曰。君死已久。何復言貴。所以久淹。君

柩者以家貧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將卜窆。勿作怪異。嚇生人。生聞之。憮然惆悵。逡巡入室。見靈柩儼然。撲地而滅。妻驚視之。衣冠履舄如脫。妻爲大慟。抱衣悲哭。子自塾中歸。見結紼于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母揮涕告訴。又細詢從者。始得顛末。從者返。公子聞之。涕墮垂膺。即命駕哭諸其室。出柩爲營喪葬。以孝廉禮。又厚道其子。爲延師教讀。言于學使。逾年游泮。

異史氏曰。魂從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登離枕上之魂。千里良砵。猶識夢中之路。而况蘭絲繩跡。吐學士之心。肺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

哉。嗟乎。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踪落。對影長愁。傲骨
嶙。橫頭自愛。嘆面目之酸澁。來鬼物之揶揄。居康
了之中。則鬚髮之條。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
處。皆痴。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爾。顛倒遼群之物。伯
樂伊誰。抱刺于懷。三年滅字。側身以望。四海無家。人生
世上。祇須合眼放步。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
藏淪落如葉生者。亦復不少。顧安得全。咸復來。而生死
從之也哉。噫。

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馬有主計僕家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還矣。問之。不答。徑入內去。既醒。妻產男。知為夙孽。遂以四十千。相置一室。凡兒衣食病藥。皆取給焉。過三四歲。視室中錢。僅存七百。適乳媼抱兒至。調笑於側。僕呼之曰。四十千將盡。汝宜行矣。言已。兒忽顏色盛變。項折目張。再撫之。氣已絕矣。乃以餘貲置葬具而瘞之。此可為負欠者戒也。昔有老而無子者。問諸高僧。曰。汝不欠人者。人又不欠汝者。烏得子。蓋生自兒。所以報我之緣。生頑兒。所以取我之債。生者勿喜。死者勿悲也。

○○○成仙

又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硯遂訂為稭臼交而成貧故終歲依周論益則周為長呼周妻以嫂節序登堂如一家焉周妻生子產後暴卒繼聘王氏成以少故未嘗請見之一日王氏弟來有姊宴於內寢成適至家人通曰周坐命邀成亡不入辭去周追之而還移席外舍甫坐即有人白別業之僕為邑宰重笞者先是黃吏部家收傭牛與周田以是相詬牧傭奔告王捉僕送官遂被笞責周因詰得其故大怒曰黃家牧猪奴何敢爾其先世為大父服役促得志乃無人耶氣填吭臆怒而起欲往尋黃成捺而止之曰強

果世界原無皂白。況今日官宰，羊強魁，不操矛弧者耶。周不聽，成諫止再三，至泣下，周乃止。怒終不釋，轉側達旦，謂家人曰：「黃家欺我，仇也。」姑置之。邑令朝廷官，非勢家官，縱有互爭，亦須兩造，何至如狗之隨噬者。我亦呈治其僞，視彼將何處分。家人悉懲之，計遂決，以狀赴宰。上裂而擲之。周怒語倏宰，上慚，意因遽繁之。辰後成往訪周，始知入城訟理，急奔勸止，則已在囹圄矣。頓足無所為計。時獲海寇三名，宰與黃賂囑之，使袒周黨。據詞甲黨頂衣榜掠，酷慘成入獄，相顧悽酸。謀叩殿，周曰：「身繫重犴，如鳥在籠，雖有弱弟，止堪供囚飯耳。成銳身自任，曰：『是予責也。』難而

不急爲用友也。乃行。周弟璵之則去已久矣。至都。無門入
校。相傳。駕將出獵。成預隱木市中。俄駕過。伏舞哀號。遂得
准驛送而下。看部院審奏。時閱十月餘。周已誣服論罪。院
接御批大駭。復提躬誠。黃亦懷謀殺周。因賂監其純。其飲
食弟來謁。問苦禁拒之。咸又爲赴院聲屈。始蒙提問。業已
餓餓不起。院臺怒。杖斃監者。黃大怖。納數千金。囑爲營脫。
以是得脫。臆趙免辜。以枉法擬流。周放歸。益肝胆成。上自經。
訟繫。世情灰冷。招周偕隱。周溺少婦。輒迂笑之。咸雖不言。
而意甚決。別後數日不至。周使探諸其家。亡人方疑其在。
周所。而無所見。始疑周心知其異。遣人跡跡之。寺觀岩壑。

物色殆徧時以金帛卹其子。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黃中覽服。岸然道貌。周喜。把臂曰。君何往。使我尋欲編。成笑曰。孤雲野鶴。棲無定所。別後幸復頑健。周命置酒。畧通問。淵欲爲變易道裝。成笑不語。周曰。惡哉。何棄妻孥猶數履也。成笑曰。不然。人將棄予。其何人之能棄。問所棲止。答在勞山上清宮。既而抵足寢。夢成裸伏甬上。氣不得息。訝問何爲。殊不答。怒驚而寤。呼成不應。坐而索之。杳然不知所往。定移始覺。在成榻。駭曰。昨不醉。何顛倒至此耶。乃呼家人。家人火之。儼然成也。周固多髯。以手自捋。則疎髯幾並。取鏡自照。訝曰。成生在此。我何往。已而大悟。知成以幻術招隱。

意欲歸。內弟以其貌異。禁不聽。前周亦無以自明。即命僕馬往尋。或數日入勞山。馬行疾。僕不能及。休止樹下。見羽客往來甚衆。內一道人。目周。因以成問。道士笑曰。耳其名矣。似在上清言。已逕去。周目送之。見一矢之外。又與一人語。亦不數言而去。與言者漸至。乃同社生。見周愕曰。數年不晤人。以君學道名山。今常游戲人間耶。周述其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爲君也。去無幾時。或亦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自己面目。覩而不識。僕尋至。急馳之。竟無踪兆。一望寥濶。遠退難。以自主。自念無家可歸。遂決意窮追。而怪險不復可闢。遂以馬付僕。歸。迤邐自往。遙見一童獨立。

趨近問程且告以故童自言為成弟子代荷衣糧導與俱行三日始至又非世之所謂上清時十月中山花油路不類初冬童入報成即出始忍已形執手而入置酒燕語見異彩之禽則人不謫聲如笙簧時來鳴于座上心甚異之然塵俗念切無意留連地下有蒲團二曳與並坐至二更後萬慮俱寂忽似瞥然一眈身覺與成易位疑之自將領下則于思者如故矣既曙浩然思返成固留之越三日乃曰迄少寐息早送君行甫交睫聞成呼曰行裝已具矣遂起從之所行殊非舊迹覺無幾時里居已在望中成坐候路側俾自歸周強之不得因蹠已至家門叩不能應思

秋越牆覺身飄似葉一躍已過允踰數重垣始抵臥室燈
燭發然內人未寢。噉_レ與人語。舐窗一窺則妻與一廝僕
同杯飲。狀甚狎褻。於是怒火如焚。計將掩執。又恐孤力難
勝。遂潛身脫局而出。奔告成。且乞為助。成慨然從之。直抵
內寢。周舉石撾門。內張皇甚。搢愈急。內閉益堅。成撥以劍。
剄然頓闢。周奔入。僕衝戶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之。斷其
肩臂。周執妻拷訊。乃知被收時。即與僕私。周借劍決其首。
冒腸庭樹間。乃從成出。尋途而返。驚然忽醒。則身在卧榻。
驚而言曰。怪夢參差。使人駭惧。成笑曰。夢者兄以為真。_レ
者乃以為夢。周愕而問之。成出劍示之。滅血猶存。周驚惶

欲絕竊疑成請張為幻。成知其意，乃促裝送之歸。往尊里門，乃曰：「疇昔之夜，倚劍而相待者，非此處耶？」吾厭見惡濁，請還待君子。此如過晡不來，予自去。周至家，門戶蕭索，似無居人。還入弟家，弟見兄，雙淚交墜，曰：「兄去後，盜夜殺嫂，剗腸去，酷慘可悼。於今官捕未獲，周如夢醒，因以情告戒，勿寬。」弟錯愕良久。周問其子，乃命老嫗抱至。周曰：「此襁褓物，宗緒所關，弟善視之。」兄欲辭人世矣，遂起徑去。弟涕泗追挽，笑行不顧。至野外，見成與俱行，遙迴顧曰：「忍事。」竊樂。弟欲有言，成捫袖一舉，即不可見。悵立移時，痛哭而返。周弟朴拙，不善治家人生產，居數年，家益貧。周子漸長。

不能延師因自教讀一日早至齋見案頭有函書紙封甚固蓋題仲氏啟審之為兄述開視則虛無所有祇見爪甲一枚長二指許心怪之以甲置硯上出問家人所自來並無知者回視則硯石壞以此為黃金大驚以試銅鐵皆然由此大富以千金賜成氏子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

。新郎

江南梅孝廉耦長言其鄉孫公為德宰鞠一奇案初村人有為子娶婦者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通之見新婦渡橋徑去益疑呼之不應遙以手招婿曰急趨之相

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謂婿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即暫居妻家數日便同歸省言已抽簪叩扉輒然有女童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婿曰我女少嬌慣未嘗一刻離膝下一旦去故里心輒戚也今同即來甚慰繫念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為除室牀褥備具遂居之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共索之室中惟新婦在不知婿之何往由是遐通訪問並無耗息翁嫗零涕謂其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女村人父益悲曰骸骨衣裝無所驗証何知吾兒遂為異物縱其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為

如是急耶。婦父益御之。訟於庭。孫公怪疑。無所措力。漸令
待以三年。存案遣去。村人子居女家。亡人亦大相忻待。每
與婦議歸。婦亦諾之。而因循不即行。積半年餘。中心徘徊。
萬慮不安。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遑遽。似有急難。
倉卒謂婦曰。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
忽遭閔凶。不得已先送。即還。於是送出門。旋踵即返。周旋
言動。頗甚草率。方欲覓途回視院宇無存。但見高塚大樹。
尋路急歸。至家。歷述端末。因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父諭
之。送女于歸。使令駕馬。

靈官

朝天觀道士某喜吐納之術有翁假寓觀中適同所好遂
爲至友居數年每至郊祭時輒先旬日而去郊後乃返道
士疑而問之翁曰我兩人莫逆可以實告我孤也郊期至
則諸神清穢我無所容故行遯耳又一年及期而去久不
復返疑之一日忽至因問其故答曰我幾不復見子矣曩
欲遠避心頗怠視陰溝甚隱遂潛伏卷簾下不意靈官葉
除至此瞥為所睹情欲加鞭余惧而逃靈官追逐甚急至
黃河上瀕將及矣大窘無計竄伏湍中神惡其穢始還身
去既出臭惡沾染不可復遊人世乃投水自濯訖又蟄穴

中幾百日、垢濁始淨、今來相別、無以致祝、君亦宜隱身他
去、大劫將來、此非福地也、言已辭去、道士依言別徙、未幾
而有甲申之變、

○王蘭

利津王蘭、暴病元閏、王覆勘乃鬼卒之誤勾也、責送還生、
則尸已敗、鬼惧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
苟樂矣、何必生、王以爲然、鬼曰、此處一孤金丹成矣、竊其
丹吞之、則鬼不散、可以長存、但憑所之、罔不如意、子願之
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聞其無人、有
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月

中一吸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掇于手付王吞之。狐驚勝氣相尚見二人在恐不敵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快却走王告以故乃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某者聞而省之相見語溫涼因謂張曰我與家世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唯王曰我能不藥而醫不卜而斷我欲現身恐識我者相驚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于是即日趨裝至山西界遇富室有女得暴疾眩然瞋瞑前後藥襍既窮張道其廬以術自炫富翁止此文甚珍惜之能醫者願以千金相酬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瞑

卧啓其衾撫其體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鬼亡也當為
覓之張乃告翁病雖危可救問需何藥俱言不須女公子
魂離他所業遣神覓之矣約一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
乃請公再入又撫之少頃女大伸目遽張公大喜撫問女
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即挾彈匕雀數人奔駿馬從諸其
後急欲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方羞訶之
便携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里入
山中我馬上蹏且罵少年怒推墮路旁欲歸無路適有一
人捉兒臂疾若馳瞬息至家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千金
王宿與張謀留二百金作路用餘盡攝去歛門而付其子

又命以三百餽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奇之。厚禮而送之。踰數日，張於郊外遇同鄉人，賀其已飲賭不事生業，其貧如丐。聞張得異術，獲金無算，因奔尋之。王勸薄贈金歸，才不改故行。旬日，湯盡，將復尋張。王已知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縱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我固知汝復來，日事賄賂，千金何能滿無底甕？誠改若所為，我百金相贈。」才諾之。張鴻囊授之才去，以百金在囊。賄益豪，益之狹邪，遊揮洒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隸押才抵張，創劇斃于途。鬼不忘於張，復往依之，因與

王會一日聚飲于烟臺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仁俱以實告御史怒笞而謀于神夜夢金甲人告曰查王蘭無辜而死今為鬼仙賢亦神術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為清道使負才邪蕩已罰竄鐵圍山張某無罪當宥之御史醒而異之乃釋張仁製裳旋里囊中存數百金敬以一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數間與妻
卧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盛夏燠熱村外故有周氏園牆宇
盡傾惟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
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
錫有細字云儀賓府製王祖為衙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
款式因把釵躊躇歎一姬來尋釵王雖貧然性介遽出授
之姬喜極贊盛德曰釵值幾何先夫之道澤也問夫君伊
誰答云故儀賓王東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姬亦
驚曰汝即王東之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結緣

君祖歿，老身遂隱。過此清釵，適入子手，非天数耶？王亦嘗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臨顧。嫗從之，王呼妻出，見負敗絮菜色，黥焉。嫗嘆曰：「嘻，王東之之孫，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灶無煙，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歔泣。嫗以釵授婦，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外，請復相見。王枕笛之。嫗曰：「汝妻猶不能存活，我在仲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為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糴粟麥各一石。夜與婦宿短榻，婦初惧之，然察其意殊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貲，嫗曰：「汝祖在時，金帛悉

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以貯亦無所用可將去走以市焉刻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姬命趨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勿惰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貨就路中途遇雨如氾過宿渚益甚見往來行人蹙蹙沒腹心畏苦之待至停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而又滂沱信宿乃行將近京傳聞為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為至熱少見勦府購致甚急價頓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方購足後來者并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曰辭之不樂越日為至愈多價

亦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煩多，悟並憂悶。主人勸令賤賣，改而他圖。從之，虧資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起視囊中則金止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為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于主人何？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無以見祖母，踰腰內外，進退維谷。適見聞鵝者，一賭數千，每市一鵝，恒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資僅足販鵝，乃歸市販鵝而反。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雨，徹曙天明，僮仆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鵝漸死，王大恨，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

往窺則一鵝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為扼腕。王自度金盡。固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鵝。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鵝之死。未必非此之開殺之也。君暇亦無事。請祀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既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食。鵝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勝。半金蓄。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鵝如命。先是。大親王好鵝。每值上元。輒放民間。祀鵝省入。即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厲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鵝開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待首。

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卽，則鷄人肩摩于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聞者。上卽有一人把鷄趨而進。王命放鷄。客亦放。畧一騰蹕。客鷄已敗。王大咲。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晴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鈇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鷄銳羽更選其良。王急命取宮中王鷄。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求罷。王咲曰：總之脫閉而死。當厚尔償。成乃縱之。王鷄直奔之。而王鷄方來。則伏如怒鷄以待之。王鷄健喙。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王鷄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閉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

觀者千人。罔不嘆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喙至爪。審周
一過。問成曰。鷄可貨否。答曰。小人無恒產。與相依為命。不
願售也。王曰。賜而重值。中人之產可致。願顧之手。感僕思
良久曰。今不樂置。顧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
又何求。王問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痴男子。此何珍寶。而千
金直也。成曰。大王不以爲寶。臣以爲連城之壁。不過也。王
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中。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
食指。無凍餒。是何寶如之。王曰。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
搔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
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鷄者。成囊鷄欲行。

王呼曰。鵲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自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願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寔快。快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即如王命。王喜。即稱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慙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為。出金相慶。嫗命置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惜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婦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遂止。旭旦候之。已杳然矣。

○○○青鳳

太原郭氏故大家第宅弘潤後凌夷樓舍連亘半曠廢之
因生怪異堂門輒自閉掩家人恒中夜駭譁耿患之移居
別墅留一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吹聲耿
有從子去癡狂放不羈囑翁有所聞見奔告之至夜見樓
上燈光明滅走報生生欲入覘其異止之不聽門戶素所
習識竟撥蒿蓬曲折而入登樓初無少異穿樓而過聞人
語切下潛窺之見巨燭數炷其明如晝一叟儒冠南面坐
一媼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右一女即
媼及笄耳酒酣滿案圍坐笑語生笑入笑呼曰有不速之

客一人來。群鷄奔匿。獨叟詭問誰何。入人閨。叟曰。此我家也。君占之。旨酒自飲。不邀主人。母刀太怙。叟審諦之。曰。非主人也。叟曰。我狂生。耽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生入。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叟乃酌客。生曰。吾葺通家座。客撫庸見避。還祈招飲。叟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豚兒也。揖而坐。客審門閭。叟自言義君姓胡。生素豪。談論風生。孝兒亦倜儻。傾吐間。雅相愛悅。生二十一。長孝兒二歲。因弟之。叟曰。聞君祖墓。塗山外。傳知之乎。叟曰。知之。叟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譜系猶能憶之。五代而上。無傳焉。韋公子一垂教也。生畧述塗山女。

佐禹之功粉飾多詞如緇泉湯夏大喜謂子曰今幸得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母及青鳳來共聽之亦令知我祖德也孝兒入幃中少時婦媼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叟指媼曰此為老荆又指女郎此青鳳卻人之猶女也嬭慧所聞見輒記不忘故喚令聽之生談竟而飲瞻顧女郎停眙不轉女覺之促其首坐隱躡蓮鉤女急歛足亦無愠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媼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去生失望乃辭叟出而心繫之不能忘情于青鳳也至夜復往則蘭麝猶芳凝待終宵寂無聲歎歸與妻謀

欲携家而居之，冀得一遇妻不從。生乃自往，讀於樓下。夜
凭几，一鬼披髮入，面黑如漆，張目視生，上笑撫指，研墨，自
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次夜更深，滅燭欲寢，聞樓
後發高闌之闐然，急起窺覘，則扉半啟，俄聞履聲細碎，有
燭光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驟見生，駭而却退，遽閉雙
扉。生長晚，而致詞曰：「小生不避險惡，實以卿故，幸無他人
得一握手為笑，死不憾耳。」女遙語曰：「憐上深情，妾豈不知
但吾叔閨訓嚴謹，不敢奉命。生固哀之曰：「亦不敢望肌膚
之親，但一見顏色足矣。」女似肯可，啓閤出，捉之臂而曳之。
生狂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幸有夙分，過此一

夕即相思無益矣。問何故。曰阿叔畏君狂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而妾留守。明日即發矣。言已欲去。云恐叔歸。生強止之。欲與為懽。方持論問。更掩入。女羞惧。無以自容。俛首依床。粘帶不語。更怒曰。賤輩辱我門戶。不速去。鞭撻且從其後。女低頭急去。更亦出生尾而聽之。訶詈萬端。聞青鳳嚶。已啜泣。生心意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與青鳳何與。倘宥青鳳。刀鋸鉄鍼。願身受之。良久寐然。乃歸寢。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生叔聞而奇之。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捐家口而遷焉。居逾年。甚適。而未嘗煩更。忌青鳳也。會清明上墓。婦見

小狐二、爲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皇急道上望見生
依亡哀啼窮耳輯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啓裳衿提抱以歸
閉門置牀上則青鳳也大喜慰問女曰適與婢子戲講此
大厄脫非郎君必非犬腹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日切懷
思繫於寃夢見卿如得異寢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教也不
因顛覆何得相從然幸矣婢子必言妾已死可與君堅永
約耳生喜另舍居之積二年餘生方夜讀孝兒忽入生輟
讀訝詰所來孝兒伏地愴然曰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救將
自詣懸恐不見納故以某來問何事曰公子識莫三郎否
曰此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有携獲狐望君留

之也。生曰：樓下之差取亡在念他事，不敢預聞。必欲僕効綿薄，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顧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耳耳。婦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米至，餒膚虎齧僕，從甚赫。生門逆之，見獲禽甚多，由一黑狐、血殷毛茸，撫之皮肉猶溫。便托裘漱，乞得綴補。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于懷。三日

而延展轉復化為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固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祈以樓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考克時共談。燕生媼出。子漸長。遂使傳之。蓋循上善教有師範焉。

○○画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即抱襖獨奔，甚艱于步，急走赴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問何風夜踞，獨行。女曰：竹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効力，不辭也。女默然曰：父母貪賂，鬻妾朱門，嫡妬甚，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遂遁耳。問何之？曰：在此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携襖物，導與同歸。女顧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為大家賊，妻勸遣之。

生不聽。偶適市。遇一道士。顧生而愕。問何所遇。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紫繞何言無。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之。轉思明。明麗人何至為妖。意道士借魔。褻以獵食者。無何至。齋門。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堦垣。則室門已闌。躡足而。窺之。見一猱鬼。面翠色。齒巉。如鋸。鋪人皮于榻上。執。采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于身。遂化為女。子。睹此狀。大懼。獸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跡之。遇。于野。長跪求教。道士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寬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蠅拂授生。令挂寢門。臨別約會于。

青帝廟。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門外
戢戢有聲。自不敢窺。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望拂子。不敢
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來。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
寧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床。裂生
腹。搗生心而去。妻弭婢入。燭之。生已死。腔血狼籍。陳駭涕
不敢聲。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國憐之鬼。
子乃敢爾。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
幸遁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
君所。二郎愕然。以為未有道士。問曰。嘗否有不識者一人。
來答曰。僕早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去少頃而返曰。

果有之。晨間一姬來。欲僞為僕家搥作室人止之。尚在也。
道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孽鬼。僕
我拂子來。姬在室。惶遽無色。出門欲遁。道士逐擊之。姬仆
人皮剝然而脫。化為厲鬼。卧嗥如猪。道士以木劍梟其首。
身變作濃煙。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蘆。拔其塞。置烟中。颺
颺然如口吸氣。瞬息烟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眉目
手足。無不備具。道士卷之如卷面軸。聲亦囊之。乃別欲去。
陳氏拜迎于門。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
不起。道士沉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
問何人。曰。市上有瘋者。時卧糞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

夫人夫人勿怒之。二即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嫂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咲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以故。又大咲曰。人盡夫也。活之何為。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于我。我閻羅耶。怒以杖擊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乞人咯痰滌盈。把拳向陳。叻曰。食之。陳紅漲于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雖強啖焉。覺入喉中。硬如團絮。格上而下。停結脅間。乞人大咲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之入于廟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冥搜。殊無端倪。慙恨而歸。既悼夫亡之慘。又悔食啖之羞。使仰哀啼。但願即死。方欲展血歃尸。家人

竚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腸。且理且哭。上極聲嘶。頻欲嘔。覺鼻中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中突々猶躍。熱氣騰蒸如燄然。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力抱擠。少懈則氣氤氲自縫中出。乃裂繒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裯。中夜啟視。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為言恍惚若夢。但覺隱痛耳。親破處痂結如錢。尋愈。

異史氏曰。愚哉世人。明也。妖也。而以為美。迷哉愚人。明也。忠也。而以為妄。然愛人之色而漁之。妻亦將食人之。活而甘之矣。天道好還。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哀哉。

○○○賈兒

楚客有賈於外者。婦獨居。常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為狐。未幾下牀去。門未開而已逝矣。入暮。邀庖媼伴。馬有子十歲。素別榻卧。亦招與俱。夜既深。媼兒皆寐。狐復來。婦哺之。如夢語。媼覺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亡。若有寇。至夜遂不敢息。煩戒子睡勿熟。夜闌兒及媼倚鐸少寐。既醒。夫婦意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媼懼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照之。至他室。則母裸卧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縮。自是則狂歌哭叫。晷日萬狀。夜厭與人居。另榻眠。兒媼亦遣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父之母返。怒訶兒。亦不

為意。因共壯兒胆。然嬉戲節日。教朽者。以磚石疊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滾地作嬌啼。人無敢氣觸之。過數日。窗皆盡塞。無少明。已乃令泥塗罅孔。終日營營不憚其勞。塗已無所作。遂把厨刀。割上磨之。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兒宵分。隱刀於懷。以紙覆燈。伺母嚔語。急啟燈。杜門聲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搜狀。獻有一物。如狸突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濕血猶滴。初挑燈起。母便詬罵。兒若弗聞。擊之不中。懊恨而寢。自念雖不即戮。可以幸其不來。及明視血迹。踰垣而去。跡之。入何氏園中。至夜果絕。兒竊喜。但母痴卧如死。未幾實人歸。就

榻間訊婦設罵視若仇見以狀對翁爲延醫藥之婦渴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一夜睡醒失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由是復願不欲與夫同室處而父竟奔他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倚他扉婦奔去則門自闔翁慮之驅穰備至殊無少驗兒薄暮潛入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升乍聞人語暗撥蓬科見二人來飲一長鬣奴捧壺衣老襖色衣俱細隱不甚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瓶來頃之俱去惟長鬣獨留脫衣卧石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後部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嘿亡

入竹叢中兒乃歸翁問所往答宿阿伯家通從父入市見
帽肆掛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牽父衣嬌語之翁不忍
過拂市馬父貿易屋中兒戲弄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沽
白酒寄肆廂有舅氏城居素業獵兒奔其家舅他出姪詰
母疾荅云連日稍可又以耗子噬衣怒涕不解故遣我乞
獵藥耳姪擒捕出錢許暴付兒上少之姪欲作湯餅啖兒
兒戲室無人自發藥裹踴躍捕而懷之乃趨告姪俾勿舉
火父待市中不遑食也遂去隱以藥置酒中逡巡市上抵
暮方歸父問所在托在舅家兒自是日遊屋肆間一日見
長鬚雜在人中兒審之確陰綴繫之漸與論詰其里居

荅言北村亦詢兒亡偽云山洞長鬚怪其洞居兒笑曰我
世居洞府君固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兒曰我胡氏子
曾在何處見君從兩郎顧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
兒微啓下裳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跡人中但此物猶
在為可恨耳其人問在市欲何為兒曰父遣我沽其人亦
以沽告兒問沽未曰吾儕多貧故常竊時多兒曰此後亦
良苦耽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
曰即囊所見兩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婢一宿東村某
翁家翁家兒大惡被斷尾十日始瘥今復往矣言已欲別
曰勿候我事兒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

以相贈。我囊中尚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無以報，見曰：我本同類，何靳此須？暇時尚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乃歸。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斃於亭上。一狐死于草中，喙津亡，尚有血出。酒瓶猶在，持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告，見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翁喜曰：我見詩狐之陳乎也。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禿半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婦瘡殊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嘔痰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婦向崇於狐，至是問之，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見，教

後貴至總戎。

原缺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二

般陽雜錄
泉
卷之二

金世成

金世成長山人素不檢忽出家作頭陀類顛僧不潔以為
美犬羊遺穢於前輒伏啜之自號為佛愚民頗異其所為
執弟子禮者以萬千計金訶使食矣無敢違者創殿閣所
費不貲人或樂輸之邑令南公惡其恠執而笞之使修聖
廟門人競相告曰佛遭難爭募救之宮殿旬月而成其金
錢之集尤捷於酷吏之追呼也

異史氏曰予聞金道人皆就其名而呼之謂為金世

成佛品至咽喉極笑。皆之不足辱罰之。適有濟南金公康法何喪也。然學宮圯而煩妖道。亦士大夫之差矣。

董生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焉。方將篝燈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坐有醫人善太素脉。徧診諸客。求顧王生九思。及董曰。余聞人多笑脉之無如兩君者。貴脉而有賤兆。壽脉而有促徵。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共驚問之。曰。某至此亦窮於術。未敢臆決。願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既以稟獲語。置不為意。半夜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燭中自憶。兄

去時忙促，故忘扁鍵，入室未遑，爇火先以手入，余中探其
溫否，緣一探入，賦有卧人，大驚，欲手急火之，竟為蛛麗，詔
顏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体，則毛尾慘然大惧，欲遁。
女已醒，出手捉生臂，問君何往，董益惧，戰栗哀求，願乞憐
恕。女笑曰：何所見而畏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
曰：君誤矣，尾於何有？引董手強使渡探，則解肉如脂，尻骨
童。笑曰：何如？醉態矇眊，不知伊何遂，詎妄若此？董固喜
其麗，至此益惑，反自咎通人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曰：
君不憶東隣之黃髮女乎？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爾時我
未笄，君書碧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阿瑣耶？女曰：是矣。董

曰卿言之我彷彿憶之十年不見遂苗條如此然何能來
女曰妻適嘉郎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為文君刺妻
一身氣無所依憶孩時相識者惟君故來相見就入門已
暮邈飲者始至遂潛隱以待君歸待之既久足冰肌栗故
借被以自溫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寢意殊自得月餘
漸羸瘦家人怪問報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離乃惧復
造善脉者診之警曰此妖脉也前日之祝徵驗矣疾不可
為也董大哭不去警不得已為之針手後臍而贈以藥囑
曰如有所遇力絕之董亦自危既歸女笑要之怫然曰勿
復相糾纏我行且死夫不顧女大慙亦怒曰汝尚欲生也

聊至夜董服藥獨寢甫交曉夢與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於內妻子夾守之夢如故窺女子已失所在積數日董吐血斗餘而死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之詰所自曰妻適思之隣也渠舊與妻善不意爲狐惑而死此日妖氣可畏讀書人宜慎相防王益佩之遂相懽得居數日迷罔病瘳忽夢董曰與君好者狐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之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勿忘却醒而異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生不壽勿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暮插香戶上女來

援棄之夜。又夢董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後。潛
炷香室外。女在榻上忽驚曰。又置香也。王言不知。女急起
得香。又折滅之。入曰。誰教君為此者。王曰。或室人憂病。聽
巫家鑿稜耳。女傍徨不樂。家人潛窺香疾。又炷之。女忽嘆
曰。君福澤良厚。我悞害過。忍而奔子。誠我之過。我將與彼
就質於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皮囊也。遂巡下榻。仆
地而死。燭之。孤也。猶恐其活。遽呼家人剝其革而懸焉。王
病甚。見孤來曰。我所詣法曹。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死當
其罪。但答我不當惑人。迨金丹去。復令還生。皮囊何在。曰。
家人不知。已脫之矣。孤慘然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

忽哉君乎恨恨而去王病而幾危半年乃瘥

乾石

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園人王姓初入勞山學道久之不
火食惟啖松子及白石徧體生毛既數年念母老歸里漸
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即知石之甘苦酸鹹如啖
芋然母死復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猪婆龍

猪婆龍產於江西形似龍而短能橫飛常出沿江岸撲食
鰲鴨或獵得之則貨其肉於陳柯此二姓皆友諒之裔世
食婆龍肉他族不敢食也一客自江右來得一頭繫舟中

一日泊舟錢塘，縛梢懶怠，躍入江，俄頃波濤大作，估舟傾沉。

某公

陝右某公，辛丑進士，能記前身，嘗言前生為士人，中年而死，後見冥王判事，召鑑油鐃，一如世傳。殿東隅設數架，上搭猪羊犬馬諸皮簿，吏呼名，或罰作馬，或罰作猪，皆裸之於架上，取皮被之。俄至，公問冥王曰：「是宜作羊，見取一白羊皮來，捺覆公體。」吏曰：「是曾極一人死，王檢籍覆視，示曰：『免之。』惡雖多，此善可贖。」鬼又褫其毛筆，已粘體，不可復動，兩鬼捉臂按胃，力脫之，痛苦不可名狀。皮片斷裂，不

得盡淨。既脫。近肩。痕猶粘羊皮。大如掌。公既生。背上有羊毛叢生。剪去復出。

廟鬼

新城諸生王啟復者。方伯中。字公象。坤曾孫。見一美人入室。貌肥黑。不揚笑。近坐榻。意甚褻。王拒之不去。由此坐卧輒見之。而意堅定。終不搖。婦怒。批其頰有痕。而亦甚痛。嬖以帶懸梁上。摔與並縊。王不覺自投梁下。引頸作縊狀。人見其足離地。挺然立當中。即亦不能死。自是病顛。忽曰。彼將與我投河矣。望河狂奔。曳之乃止。如此百端。日常數作。術業罔効。一日忽見有武士鎗鎖而入。怒叱曰。朴誠者汝

何敢擾。即繫項自櫺中出。繞至窗外。嬾不復入。形目電
爛。口血赤如血。憶城隍廟中有泥鬼四。絕類其一焉。於是
病若失。

○○陸判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鈍。學雖篤。尚未知名。一
日文社衆飲。或戲之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負十王殿。左廟
下判官來。衆當醺作筵。蓋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不離於
飾。如生。東廡有立判。綠面赤鬚。貌尤悍惡。或夜聞兩廊下
拷訊聲。入者毛皆森豎。故衆以此難朱。一咲起。遂去。居無
何。門外大呼曰。我請髻宗師至矣。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

奉觴酌之三。衆睹之。瑟縮不安於坐。仍請負去。朱又把酒
灌地。祝曰。門生狂率不文。大宗師諒不為怪。荒舍匪遙。合
衆興來覓飲。幸勿為吟哇。乃負之去。次日衆果招飲。抵暮
半醉而歸。興未闌。挑燈獨酌。忽有人牽簾入。視之。則判官
也。起曰。噫。吾殆將死矣。前夕冒雪。今來加斧鑕耶。判啟濃
鬢微笑曰。非也。昨蒙高義相託。夜偶暇。敬踐達人之約。朱
大悅。弄衣促坐。自起滌器。藝火判曰。天道溫和。可以冷飲。
朱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治肴果。要聞大駭。戒勿出。朱
不聽。王侯治具以出。易殘交酌。始詢姓氏。曰。我陸姓。無名。
字典談典。應答如响。問知制蓀否。曰。姪姪亦頗辨之。陰司

誦讀與陽世亦畧同。陸豪飲一舉十觥。朱困竟日飲。遂不
覺玉山傾頽。伏几睡。醒則殘燭昏黃。鬼客已去。自是
三兩日輒一來。情益洽。時抵足卧。朱獻窗稿。陸輒紅勒之。
都言不佳。一夜朱醉先寢。陸猶自酌。忽醉夢中。腸腹微痛。
醒而視之。則陸危坐床前。破腔出。腸胃條々。整理。愕曰。夙
無仇怨。何以見投。陸笑云。勿悞。我與君易。慧心耳。從容納
腸。已復合之。末以羹足布束生脰。作用畢。視榻上亦無血
跡。腹間覺少麻木。見陸置肉塊几上。問之。此心也。作文不
快。知君之毛竅塞耳。適在冥間。於千萬心中。揀得作者一
枚。為君易之。留此以補缺數。乃起。掩扉去。天明解視。則創

已合有。綖而赤者存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日又
出示陸。曰。可矣。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鄉科而已。問何
時。曰。今歲必魁。未幾科試冠軍。秋闈果中魁元。同社中諸
生素揶揄之。及見閔墨相視而驚。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
先容。願納交陸。諾之。衆大設以待之。更初陸至。赤髯生
動。目炯如電。衆茫乎無色。齒欲相擊。漸引去。朱乃携陸
歸飲。既醺。朱曰。滿腹代胃。受賜已多。尚有一事相煩。不知
可否。陸便請命。朱曰。山荆子結髮人。下體頗亦不惡。但頭
面不甚佳。欲煩君刀斧。如何。陸笑曰。諾。容徐以圖之。過數
日。半夜來叩門。朱急起。延入。燭之。見襟裏一物。詰之。曰。君

叢所屬。向艱物色。適得夫人首。敬報君命。朱攬視頸血。猶
濕。陸力促急入。勿驚禽犬。朱扃門戶。夜扃。陸至。以手推扉。
扉自開。引至卧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頸授朱。抱之。自于
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項。着刀如切膚。狀迎刃而解。
首落枕畔。急于生懷。取夫人首。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後按
捺。已而移枕塞肩隙。命朱瘞首。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頭悶。
微麻。面頰甲錯。搓之得血片。甚駭。呼婢汲盥。婢見面血痕。
籍驚絕。濯之盆水。盡赤。舉首則面目全非。又駭極。夫人引
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覆細視。則長眉掩
髮。咲唇承頤。畫中人也。解領驗之。有紅綫一周。上下肉色。

判然而異。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
猶未醮也。上元遊十王殿時。遊人甚穢。內有無賴賊。窺而
覲之。遂陰訪居里。乘夜梯入穴。寢門殺一婢于床下。逼女
與淫。女力拒。殺賊。怒而殺之。吳夫人微聞。闔殺。叫婢往
視。見尸駭絕。舉家盡起。停尸堂上。置首項側。一門啼號。紛
騰終夜。詰旦啟衾。則身在而失其首。徧搜女。謂所守不堅。
致羞犬腹。侍御告郡。已嚴限捕賊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
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吳疑之。遣媼探諸其家。入見
夫人。駭走以告吳公。已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猶朱
以左道殺女。往詰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實不解其何故。

謂僕殺之則寃也。吳不信訟之。收家人鞠之。一如主言。即守不能決。朱婦求計于陸。曰。不難。當使伊女自言之。吳夜夢女曰。兒為蕪溪楊大年所殺。無與朱孝廉。彼不斃其妻。陸判官取兒頭與之易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夫人所夢同。乃言于官。問之。果有楊大年執而械之。遂伏其罪。吳乃詣朱請見夫人。由此為翁壻。乃以朱妻合女尸而葬焉。朱三禮闈。皆以場規被放。于是灰心仕進。積三十年。一夕陸曰。君壽不永矣。問其期。對以五日。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違人。觀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為樂。死之為悲。朱以為然。即製余棺槨。既竟。盛服

服而歿。翌日夫人方扶柩哭。朱忽冉亡自外至。夫人惧。朱曰：「我誠鬼不異生時。」慮有寡母孤兒。殊戀亡耳。夫人大慟。涕盡。膚朱依亡慰解之。夫人曰：「古有還魂之說。君既有愛。何不再生？」朱曰：「天數不可違也。」問陰司作何務。陸判爲我督業務。受有官爵。亦無所苦。夫人欲再語。朱曰：「陸判與我同來。可設酒饌。」趨而出。夫人依營傭。但聞室中笑語。亮氣高。聲宛若生前。半夜窺之。窗然已逝。自是三教日輒一來。時而留宿。縫紉家中事。就便經紀。子璵方五歲。來輒提抱。至七八歲。則燈下教讀。子亦慧。九歲能文。十五入邑庠。竟不知無父也。從此來漸疎。日月至焉而已。又一夕來。謂夫

人曰。今與卿永訣矣。問何往。曰。承命為太華卿。行將達
赴事。煩途隔。故不能來。母子持之哭曰。勿有兒已成。立家
計。尚可存活。豈有百歲不拆之驚。鳳耶。碩子曰。好為人勿
隨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耳。遂出門去。于是遂絕。後瑞二十
五舉進士。官行人。奉命祭西岳。道經華陰。忽有輿從羽葆
馳衝。由簿訴之。審視車中人。其父也。下車哭伏道左。父停
輿曰。官轂好。我瞑目矣。瑞伏不起。朱促與行。父馳不顧。去
數步。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贈。還語曰。佩之則貴。瑞歛足從。
見輿馬人從。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恨良久。抽刀視之。製
在精工。鐫字一行曰。胆。歛。大。而。心。微。小。智。敬。圓。而。行。微。方。

瑞後官至司馬。生五子。曰沉。曰潛。曰沕。曰澤。曰深。一夕夢父曰。佩刀宜贈澤也。從之。澤仕為總憲。有政殺。

異史氏曰。斷鶴續鳬。矯作者妄。移花接木。創始者奇。而況加鑿削于心肝。施刀錐於頸項者哉。陸公者可謂嫚皮暴姍骨矣。明李至今為歲不達。陸陽陸公猶存乎。尚有靈焉否也。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嬰寧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會上元有舅氏子。與生。邀同眺矚。方至村外。舅家僕來招。去。生見

遊女如雲。乘興獨遊。有女郎携婢。撚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頽忌。女過。去數武。頽婢子咲曰。个兒。郎目灼灼。似賊。逡巡花地上。笑語自去。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快亡還反。至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醺釀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視。投劑發表。忽忽若迷。毋撫問所由。嘿然不答。適其生來。囑叔詰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泪下。吳就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吳咲曰。君意亦痴此。願有何難。遂當代訪之。使步于野。必背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諧矣。不然。拚以重賂。計必先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頽。吳出告母。物色

女子居里而探訪_既竅並無踪蹟。母大憂。無所為計。然自去
後。顏頓開食亦畧進。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紿之曰。已
得之矣。我以為誰何人。乃我姑之女。即君姨妹。今尚待聘。
雖內戚有婚姻之嫌。寔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
何里。吳說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囑再四。吳
銳身自任而去。生由是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
雖枯未便彫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
吳支托不肯赴招。生志怒怏怏。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為謀
姻。畧與黃樵。輒推首不願。惟日盼吳。已迄無耗。益怨恨之。
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中。負氣自往。而

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然柳，牆內挑杏尤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意其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坐少憩。俄聞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即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掄花而入，審視之，即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願從無還往，俱有訛誤，門內無人可問，坐卧徘徊，自朝至于日昃，望斷

並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忽一老
媼扶杖出顧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來以至於今意將
為得勿飢也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助親媼聲聒不聞又
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媼笑曰奇哉姓名自不
知何親可探我親即君亦書痴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
家有短榻可卧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訪生方腹餒
思啗又從此漸近麗人大喜從媼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
道紅花片已墜階上曲折而西又啟一闌豆棚花架滿庭
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鏡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藉
几榻罔不潔澤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媼喚小榮

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嗽穀而應坐次具展宗閣。媼曰：「即昌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媼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以家窶貧，又無三尺之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尚不相識。生曰：「此來即爲姨也。」匆遽遂忘姓氏。媼曰：「老身素姓，並無誕育，弱息亦爲庶產。渠母改醮，遺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雞尾盈握。媼勸餐已，婢來飲具。媼曰：「喚姑來，婢應去。」良久，聞戶外隱有笑聲。媼又喚曰：「嬰寧汝姨兄在此。」戶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媼瞋目曰：「有客在，吃吃。」景象何堪。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媼曰：「此玉郎，汝姨

子一家尚不相識可笑人也。問妹子年幾何矣。媼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媼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矣。年已十六。呆痴如嬰兒。生曰。小生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嬭阿誰。荅曰。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甥寧亦無姑家。枉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兒。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以賊脰求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親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殺始縱。媼亦起喚。襖被為生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已送汝歸。如嫌幽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

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毡。楊花糝逕。有草舍三楹。花木
四合其前。穿花小步。聞樹頭鶯。已有數。仰視則嬰寧在上。
見生來。狂笑欲隨。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
方將及地。失手而墜。笑乃止。生扶之。陰按其腕。女笑又作。
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
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
何益。曰。以示相愛不忘。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病。自分化為
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戚何所
靳惜。待郎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綑。負送之。生
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愛花。愛撚花之人。

耳。女曰：葭莩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為愛，非爪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俛首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荅以園中共話。媼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周遮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瞠之。女微笑而止。幸媼不聞，猶絮絮寃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曰：適此語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痴，無術可悟之。食方竟，家人捉獲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已遍，竟無踪兆，因往尋其。憶曩言，因救

於西南山村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通相值。便入告媼。且請偕女同歸。媼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殘軀不能遠涉。得甥携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寧。笑至。媼曰。大哥欲同汝去。可裝束。又餉家人酒食。始送之出。曰。姨家田產豐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少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即煩阿姨。擇一良匹與汝。二人遂發。至山坳。回顧猶依稀。見媼倚門北望也。抵家。母親妹。驚問為誰。生以姨妹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曰。我非母出。父為秦氏。沒時。兒在柩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殂謝已久。那得復存。因審詰。面

龐誌贊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疑慮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明嬰寧耶？生然之。吳極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素家姑去後，姑丈繆居巢於孤，病瘠死。孤生女名嬰寧，繆臥床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沒，孤猶時來，後求天師符粘壁上，孤遂携女去。將勿此耶？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嗤嗤皆嬰寧笑聲。母曰：此女亦太憨。吳生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總一展拜，翩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為之粲然。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舊處，彷彿不遠，然墳壠湮沒。

莫可辨識說嘆而返母疑其為鬼入告吳言女畧無駭意
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收心愁笑而已衆莫之測母令
與少女同寢止昧爽即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
禁之亦不可止然笑處嬌狀狂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隣
女少嫻爭承迎之母擇言為之合鬢而終恐為鬼物竊於
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至日使華裝行新婦禮女笑極
不能俯仰遂罷生以愁添恐洩漏房中隱事而女殊密秘
不肯道一語每至母憂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過恐遭
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恒得免而愛花成癖物色
偏賦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數月增砌藩圃無非花者迨後

有木香一架。故隣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日西人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人子謂女意屬己。心益蕩。女指牆底笑而下。西人子謂示約。歡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於心。大號而踣。細視非女。則一枯木卧牆邊。所接乃水淋竅也。隣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爇火燭窺。見中有巨蝎。如小蟬然。翁碎木投殺之。負子至家。半夜尋卒。隣人訟生。訐發嬰寧妖異。邑宰素仰生才。掩知其篤行士。謂隣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為乞免。遂釋而出。母謂女曰。慙狂爾。蚤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

幸不牽累。設鵲笑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我見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之。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乎。妾本狐產。臨去。以妻托兔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為悼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諾之。然慮墳塚迷于荒艸。方言無處。刻日夫婦輿櫬而往。女於荒烟錯楚中。指示墓處。果得婦尸。膚革猶存。

女撫哭哀痛，昇歸，尋秦氏墓合塋焉。是夜生夢媼來稱謝，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見之，囑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視妾，每攝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心。昨問母云：已嫁之。由是歲至寒食，夫婦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慈笑，似全無心肝者，而墻下惡作劇，其黠甚焉。至懷志鬼母，反笑為哭，我晏寧何常，悲耶？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

態耳。

○○○聶小倩

甯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適赴金華，至北郭，解裝蘭若寺。中殿塔壯麗，然蓬蒿沒人，似絕行踪。東西僧舍，雙扉虛掩，惟一小舍，扇鏤如新。又顧殿東隅，修竹拱把，階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甚樂其幽香。會學使案臨，城舍價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歸。日暮，有士人來啟南扉，窺趨為禮，且告以意。士人曰：「此間無房主，僕亦僑居，能甘荒落，旦暮惠教，幸甚。」窺其藉藁代床，支板作几，為久客計。是月明高，清光似水，二人促膝殿廊。

各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字赤霞。竊疑爲赴試者。而聽其
音聲。殊不類浙。詰之。自言秦人。語甚朴誠。既而相對詞竭。
遂拱別歸。寢寧以新居。久不成寐。聞舍北喁喁。如有家口。
起伏北壁石窗下。微窺之。見短牆外一小院落。有婦可四
十餘。又一媼。永照。緋。挿蓬。皆鮑背龍鍾。偶語月下。媼曰。小
倩何久不來。媼曰。殆好至矣。婦曰。將無向姃。有怨言否。
曰。不聞。但意似感。婦曰。婢子不宜好相識。言未已。有十
七八女子來。彷彿艷絕。媼笑曰。齊地不言人。我兩個正道。
小妖婢。悄來無跡。响。幸不啻着短處。又曰。小娘子端好。是
畫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相克去。女曰。姃。不相譽。

更阿誰道好嬾人。女子又不知何言。寤意其隣人。眷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寢無聲。方將睡去。覺有人至寢所。急起。審視。則北院女子也。驚問之。女笑曰。月夜不寐。願修燕好。審正容曰。卿防物議。我畏人言。各一失足。廉恥道喪。女云。恒無知者。審又咄之。女逡巡若復有詞。審叱逐去。不然。當呼南舍生知。女懼乃退。至戶外忽返。以黃金一錠置褥上。審投擲道。嗚呼。非義之物。汚我囊橐。女慙。出拾金。自言曰。此漢當是鉄石詰旦。有蘭溪生携一僕來候試。寓于東廂。至夜暴亡。足心有小孔如錐刺者。細心有血出。毋莫知故。經宿一僕死。死亦如之。向曉蘭生歸。審質之。前以為魅。審

素抗直。頗不在意。宵分女子復至。謂審曰。妾聞人多矣。未
有則賜如君者。君誠聖賢。妾不敢欺。情姓翻氏十八妖姐。
並於寺中。被妖物威脅。歷役賤務。願顏向人。實非所樂。今
寺中無可殺者。恐當以在。又來。駭求計。女曰。與顏生同室。
可免。問何不惑。曰。彼奇人也。固不敢近。又問何以迷人。曰。
狎昵我者。隱以銀刺其足。彼即茫若迷。因捫血以供妖飲。
又惑以金。非金也。乃羅雜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
凡以投時好耳。審感謝。問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泣曰。
妾墮玄海。求岸不得。即君義氣干雲。必能援生救苦。倘肯
棄妾朽骨。歸壘安宅。不啻再造。審毅然諾之。因問壘處。曰。

但記白楊之上有烏巢者是也。言已出門紛然而滅。明日恐燕他出。早詣邀致。夜后具酒饌。留急察燕。既約同宿。辭以性癖。耽寢。審不聽。強搗卧具來。燕不得已。移榻從之。罵曰。僕知足。下丈夫。傾風良規。要有微長。難以遽白。幸勿翻窺。篋樓達之。而俱不利。審謹受教。既各寢。燕以箱篋置窓上。就枕移時。訥如雷吼。審不能寐。近一更許。窓外隱々有人影。俄而近窓來。窺目光睽閃。審惧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耀若匹練。觸折窓上石檣。颺然一缺。即遽歛入。宛如電滅。燕覺而起。審偽睡以覘之。燕捧篋檢微。取一物對月嗅視。白晶瑩。長可二寸。徑半葉許。已而數重包回。仍置

破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直爾大胆。致壞篋子。遂復卧。寤大呼之。因起問之。且告以所見。燕曰。既相知愛。何敢深隱。我餽客也。若非石槨。妖當立斃。雖然亦傷。問所緘何物。曰劍也。適嗅之有妖氣。寤欲觀之。慨出相示。燕曰。然一小劍也。於是益尊重燕。明日視窗外有血跡。遂出寺北。見荒墳累累。果有白楊。烏巢其顛。迨營謀既就。趣裝欲歸。燕生設祖帳。情義殷渥。以破革囊贈寤。曰。此劍袋也。實藏可遠魑魅。寤欲從受其術。曰。如君信義剛直。可以為此。然君猶富貴中人。非此道中人也。寤托有妹。葬此。發掘女骨。飲以水。余賃舟而歸。寤臨野。因營墳並諸營外。祭而祝曰。憐卿孤

竟。遂近蝎居。歌哭相聞。庶不見凌於雄鬼。一甌漿水飲。殊
不清音。幸不為嫌。祝畢而返。後有人呼曰。緩待同行。回顧
則小倩也。懽喜謝曰。君信義。十死不足以報。請從歸。拜識
姑嫜。腰御無悔。審請之。肌映流霞。足翹細笋。白晝端相。嬌
尤絕。遂與俱至齋中。囑坐少待。先入白母。亡愕然。時寡妻
久病。母戒勿言。恐所駭驚。言次。女已翩然入。拜伏地下。審
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遑。女謂母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
兄弟。蒙公子露覆。澤被髮膚。願執箕箒。以報高義。母見其
綽約可愛。始敢與言。曰。小娘子惠顧吾光。老身喜不可已。
但生平止此兒。用承桃結。不敢令有鬼耦。女曰。兒實無二。

心泉下人既不見信於老嫗。請以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
何。母憐其誠。允之。即欲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即入厨下。
代母尸爨。入房穿榻。似熟居者。日暮。母畏懼之。辭使歸寢。
不爲設床。婦女窺知。母意即竟去。過齋欲入。却退。徘徊戶
外。似有所惧。生呼之。女曰。室有創氣。畏人。向道途中。不奉
見者。良以此故。寧悟而革囊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
移時。殊不一語。久之。問夜讀否。妾少誦。撈羅經。今強半道。
忘。浼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寧諾。又坐嘿然。二更向盡。不
言去。寧促之。慙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寧曰。齋中別無
床。寢與兄妹亦宜。達嫌。女起。舉感欲啼。足偃僕而懶步。從

容出門涉階而沒。寡竊憐之。欲留宿別榻。又惧母。與女朝旦朝母。捧匜沃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成。母志黃昏告退。輒過齋頭。就燭誦經。覺寡將寢。始慘然出。先是寡妻病廢。母幼不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親。愛如己出。竟忘其為鬼。不忍晚舍去。留於同卧起。女初來。未嘗飲食。半年漸啜菽飽。母子皆溺愛之。諱言其鬼。人亦不知。辨也。無何寡妻亡。母隱有納女意。然恐於子不利。女微知之。素間告曰。居年餘。當知肝膈。為不敬稱行人。故從即居來。區已無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為天人所欽。曷實欲依贍三數年。借博封誥。以光泉壤。母亦知無惡。懼不能延宗嗣。女曰。子

女惟天所授。即君証福籍。有九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毋信之。與子議。審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新婦。女慨然。華妝出。一堂盡怡。反不疑其鬼。疑為仙。由是五黨諸內眷咸執贄以賀。爭拜識之。女善畫蘭梅。輒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襲以為榮。一日。晚。頸窗前。怡悵若失。忽問華囊何在。曰。以卿畏之。故緘致他所。曰。妾受生氣已久。當不復畏。宜取掛床頭。審詰其意。曰。三日來。心怔忡無停息。意金華妖物。恨妾遠遁。恐旦晚尋及也。審果携華囊來。女返覆審視。曰。此劍仙將威人頭者也。樊敗至此。不知殺人幾何許。妾今日視之。肌膚粟慄。乃懸之。次日。又命移懸戶上。夜對燭。

坐敬有一物如飛鳥至。女驚匿夾幙間。審視之物如夜叉狀。電目血舌。睜閃攫擊而前。至門却步。逡巡久之。漸近華囊。以爪摘取。似將抓裂。囊忽格然一响。大可合簣。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揪衣。又入。聲遂寂然。囊亦頓索如故。審駭訖。女亦出。大喜曰。無恙矣。共視囊中。清水數斗而已。後數年。審果登進士。舉一男。納妻後。又各生一男。皆仕進有數。

義鼠

揚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為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意似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奔來力嚙其尾。蛇怒退出身。鼠故便捷。欣然遁去。蛇追不而及。

遂及入穴。鼠又來嚼。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于地上。鼠來嗅之。噉之如悼息。啣之而去。友人張歷友作義鼠行。

小官人

太史某翁。忘其姓氏。晝卧齋中。忽有小鹵簿。出自堂陬。馬大如蛙。人細如指。小儀仗以數十隊。官冠皂紗。着繡襪。乘肩輿。紛已出門而去。公心異之。竊疑睡眼之訛。頓見一小人。逕入舍。携一毡包。大如拳。竟造床下。白言。家主人有不腆之儀。敬獻太史。言已對主。即又不陳其物。少間又自笑曰。妾已微物。想太史亦無所用。不如即賜小人。太史領之。

欣然携之而去後不復見惜太史中饋不曾話所來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時地大震余適客稷下方與表兄李篤之對燭飲忽聞有聲如雷自南來向西北去衆駭異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振簸酒盃傾覆屋梁振柱錯折有殺相顧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趨出見棧閣房舍仆而復起牆傾屋揭之殺與先啼女號喧如沸沸人眩暈不能立坐地上隨地轉側河水傾發丈餘鵝鳴犬吠滿城中踰一時許始稍定視街上則男女裸體相聚競相告語並忘其未衣也後聞某處井傾側不可汲某家棧臺南北易向

棲霞山裂沂水陷穴廣數畝此真非常之奇變也

有邑人婦夜起溲溺回則狼啣其婦急與狼爭狼一縷頰婦奪兒出携抱中狼蹲不去婦大號鄰人奔集狼乃去頰驚定作喜指天畫地述狼啣兒狀已奪兒狀良久忽悟一身未着寸縷乃奔此當與地震時男女兩忘同一情狀也人之惶急無謀一何可笑

海公子

東海古蹟島有五色耐冬花四時不凋而島中古無居人亦罕到之登州張生好奇喜遊獵聞其佳勝備酒食自掉扁舟而往至則花正繁香聞數里樹有大至十餘圍者

及復留連甚慊所好。開尊自酌。恨無同遊。忽花中一麗人來。紅裳眩目。畧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興致不凡。不圖先有同調。張驚問何人。曰。我膠倡也。通從海公子來。彼尋勝翱翔。妾以艱於步履。故留此耳。張方苦寂。得美人大悅。招坐共飲。女言辭溫婉。蕩人心志。張愛好之。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歡。因挽與亂。女忻從之。相狎未已。忽聞風蕭蕭。草木偃折有聲。女急推張起曰。海公子至矣。張束衣愕視。女已失去。旋見一大蛇自叢樹中出。粗於巨桶。張惧障身大樹後。真蛇不睹。蛇近前以身繞人。並樹糾纏數匝。兩臂直束膝間。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張鼻。血下注。流地上。

成寢乃俯就飲之張自必死忽憶腰中佩荷內有毒藥因以二指夾出破棗堆掌上又側頭自顧其掌令血滴葉上頃刻盈把蛇果就掌吸飲亡未及盡遽伸其体擺尾若霹靂殺觸樹亡半体崩落蛇卧地如梁而斃矣張亦眩莫能起移時方獲載蛇而歸大病月餘疑女子亦蛇精也

○丁前溪

丁前溪諸城人富有錢穀游俠好義慕郭解之為人御史行臺按訪之丁亡去至安邱遇雨避身逆旅雨日中不止有少年來館穀豐隆既而昏暮止宿其家莖豆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其內姪也主人好交

進通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厚客給幸能垂諒問主人
何業則家貧無產惟日設博場以謀升斗火日雨仍不止供
給弗懈至暮則窮東溫頗極參差丁怪之少年曰寔告
客家貧無以飼畜通娘子撤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
在得直天明付之金不受強付少年持入仍以及客云娘
子言我非業此獵食者主人在外嘗數日不携一錢客至
吾家何遂索償乎丁贊嘆而別囑曰我諸城丁某主人歸
宜告之暇幸見顧數年無耗值歲大飢楊固甚無所為計
妻漫勸詣丁從之至諸通姓名於門者丁茫不憶申言始
憶之跣履而出揖客入見其衣屢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

款寵禮異常。明日為製冠服。表裏溫煖。揚義之。而內顧增憂。稿心不能無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揚意甚亟。告丁曰。願不敢隱。僕來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固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無煩慮。已代經紀矣。幸舒意。少留。當助資斧。走伴招諸博徒。使楊坐而乞頭。終夜得百金。乃送之還。歸見室人。衣履鮮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言自君去後。次日即有車徒。賫送布帛米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婢一指為妻。驅使揚威不自己。由此小康。不屑舊業矣。

異史氏曰。貧而好客。飲博浮蕩者。優為之。異者獨其妻耳。受之施而不報。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有

焉

張老相公

張老相公，晉人，適將嫁女，携眷至江南，躬而盥妝，舟抵金山，張先渡江，囑家人在舟，勿煇羶腥，蓋江中有鼃怪，聞香輒出，壞舟，吞行人，為害已久。張去，家人忘之，爰向舟中，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沒。張迴棹，悼恨歎死，因登金山，謁寺僧，詢鼃之異，將以仇鼃。僧聞之，駭言：吾儕日與習近，俱為禍殃，惟神明奉之，祈勿怒。時斬牲牢，投以半俸，則躍吞而去。誰復能相仇哉！張聞，頗思得計，便招鉄工，起爐山半，冶赤鉄，重百餘觔，審知所常伏處，使二三健男子，以大箱舉投。

之鼃躍出疾走而下少時波涌如山頃之浪息則鼃死已
浮水上矣行旅寺僧並快之建張老相公祠肖像其中以
為水神禱之輒應

○○水莽草

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類扁豆俗名之立死即為水
莽鬼俗傳此鬼不得輪迴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
中沅花江一帶此鬼攔多云楚人以同歲生者為同年投
刺相謁呼庚兄庚弟子姪呼庚伯習俗然也有親生造其
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飲俄見道傍一媪張棚施飲趙之媪
承迎入棚給奉甚殷嗅之有異味不類茶茗置不飲起而

出、媼止客急喚三娘、可將好茶一杯來。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後出、年約十四五、姿容艷絕、指環臂釧、晶瑩鑑影。生受瓊神馳、嗅其茶芳烈無倫、吸盡復索。媼出、戲捉纖腕、脫指環一枚、女頰頰微笑、生益惑。畧詰門戶、女云、卽暮來妻猶在此也。生求茶葉一撮、並藏指環而去。至同年家、覺心頭作惡、疑茶爲患、以情告某。某曰、殆矣。此水莽鬼也。先君死於是、已不可救。奈何。生大惧、出茶葉驗之、真水莽草也。又出指環、兼述女子情狀。某懸想曰、此必鬼三娘也。生以其名確符、問何故。知曰、南村富室、鬼氏女、夙有艷名。數年前、悞食水莽而死。必此爲魅。或言受魅者、若知鬼之姓

氏求其故。稽責服可痊。某詣寇所。實告以故。長跪哀懇。寇
以其將代女死。故靳不與。某忿而返。以告生。亦切齒恨
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脫生。某昇之。歸。將至家門。而卒。母
號啼塋之。遺一子。甫周歲。妻不能守。半年改醮去。母留孤
自哺。幼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光哭室中。生悄然忽
入。母大駭。揮啼問之。答云。光地下聞母哭。甚愴於懷。故來
奉晨昏耳。光雖死。已有家室。即同來分母勞。母其勿悲。母
問。光婦何人。曰。寇氏。坐聽光死。光深恨之。死後欲尋三娘
而不知其處。近遇鄭伯。始相指示。光往。則三娘已投生。任
侍郎家。光馳去。強捉之來。今為光婦。亦相得。頗無苦。移時

門外一女子入，華妝艷麗，伏地拜母。生曰：「此冠三娘也。雖非生人，母視之，情懷差慰。」生更遣三娘操作。三娘雅不習，慣然承順，殊憐人。由此居故室，遂留不去。女請母告諸家，生憐意勿告，而承女意，卒告之。冠家媼翁聞而大駭，命車疾至，視之，果三娘。相向哭失聲。女勸止之。媼視生家良貧，意甚悼。女曰：「人已鬼，又何厭貧？祝即母子情意。」媼曰：「已安之矣。」因問茶媼誰也。曰：「彼倪姓，自慚不能惑行人，故求見助之耳。今已生於即城賣漿者之家。」因頓生曰：「既婿笑而不拜岳，妾復何心？」生乃投拜。女更入厨下，代母執炊，供客。翁媼視之，愴心。既歸，即遣婢來為之服役。金百兩，布帛。

數十疋酒載不時跪送小阜祝母矣。鬼亦時招歸寧居數日。輒曰：「家中無人宜早送。」鬼還或故搢之，則飄自歸。翁乃代生起夏屋，營脩臻至。然生終未嘗至翁家。一日村中有中水莽草毒者死而復甦，傳為異。生曰：「是我活之也。」彼為李九所害，我為之驅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光深恨此等輩，方將盡驅除之，何屑為此！」且見事母最樂，不顧生也。由是中毒者往亡，具豐筵禱祝其庭，輒有效。積十年，母死，生夫婦哀毀，但不對客。惟命兒饌麻餅，踊教以禮義而已。墓母後又二年，餘為兒娶婦，任侍即之。孫女也。先是任公妾生女數月而殤，後聞祝生之異，遂命

駕其家訂翁婿焉至是遂以孫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笑一
日謂子曰上帝以我有功人世策為四清牧龍君今行矣
俄見庭下有四馬駕黃轡車馬四股皆麟甲夫妻盛裝出
同登一輿子及婦皆泣拜瞬息而渺是日寇家見女來拜
別翁媼亦如生言媼泣挽女曰祝郎先去矣出門遂不
復見其子名弭字離塵請寇翁以三娘骸骨與生合葬焉

○造畜

魘昧之術術不一其道或投美餌給之食之則人迷罔相從
而去俗名曰打絮巴江南謂之扯絮小兒無知輒受其害
又有變人為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猶少河以南輒有

之揚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五頭暫繫楹下云我少旋即
返兼囑勿令飲嗽遂去驢暴日中蹄齧殊喧主人牽着於
廐驢見水奔之遂縱飲之一滾塵化為婦人怪之詰其所
由舌強而不能答乃匿諸室中既而驢主至繫五羊於院
中驚問驢之所在主人曳客坐便進餐飲且云客姑飯驢
即至矣主人出悉飲五羊報轉為童子陰報郡遣役捕獲
遂械殺之

鳳陽士人

鳳陽一士人負笈遠遊謂其妻曰半斗當歸十餘月竟無
耗問妻起時茶切一夜繞就枕紗月搖影離思縈懷方反

側間有一麗人、珠環絳暖、穿帷而入、笑問姊、得無欲見
郎君乎、妻急起應之、麗人邀與共往、妻憚修阻、麗人但請
無慮、即挽女手出、並踏月色、約行一矢之遠、覺麗人行迅
速、女步履艱澁、呼麗人少待、將歸、着復履、麗人牽坐路側、
自乃捉足、脫履相假、女喜着之、幸不鑿枘、復起從行、徒步
如飛、移時見士人跨白驢來、見妻大驚、急下騎問何往、女
曰、將以探君、又顧問麗人伊誰、女未及答、麗人掩口笑曰、
且勿問訊、娘奔渡非易、郎君星馳夜半、人畜想當俱殆、妻
家不遠、且請息駕、早旦而行、不晚也、頷教武之外、即有村
落、遂同行入一鹿院、麗人捉睡婢起、供客曰、今夜月色皎

然不必命燭。小台石榻可坐。士人繫簾檐梧乃即坐。麗人曰。履大不適於体。途中頗累贅。否歸有代步乞賜還也。女稱謝付之。俄頃設酒果。麗人酌曰。鸞鳳久乘園在今夕。濁醪一觴。敬以為賀。士人亦執琖。再報主客笑言。履為交錯。士人注視麗者。屢以游詞相挑。夫妻乍聚。並不寒暄。一語麗人亦眉目流情。而妖言隱謎。女惟嘿坐。偽為愚者。久之漸醺。二人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以醉辭。勸之益苦。士人笑曰。卿為我度一曲。即當飲。麗人不拒。即以牙杖撫提琴而歌曰。黃昏卸却殘妝罷。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敲。一陣一陣細雨下。何處典人聞。嗟和望穿秋水。不見還家。

潛已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擎着紅綉鞋兒。占鬼
卦。歌竟笑曰。此市井之譏。有污君聽。然因流俗所尚。效顰
耳。者。殺靡已。風度狎褻。士人搖惑。若不自禁。少間。麗人倚
醉。離席。士人亦起從之而去。久之。不至。婢子走疲。伏睡。廊下。
女獨坐無侶。頭雖自堪。散思遁歸。而夜色微茫。不憶道路。
輾轉無以自主。因起而覘之。甫近窗。則斷雲零雨之殺。隱
約可聞。又聽之。聞良人與己素常猥褻之狀。盡情傾吐。女
至此。手顫心搖。殆不可遏。念不如出門竄溝壑。以死。憤然
方行。忽見弟三郎乘馬而至。遽便下問。女具以告。三郎大
怒。立與姊回。直入其家。則室門局閉。枕上之語。猶囑已也。

三郎舉巨石拋擲、窗櫺三五碎斷、內大呼曰、郎君腦破矣、奈何、女聞之大哭、謂弟曰、我不謀殺郎君、今且若何、三郎撐目曰、汝噤口、我來甫能消此、胃中惡、又護男兒起、弟兄我不慣于婢子、供指使、這身欲去、女頻驚悟、始知其夢、越日士人果歸、素白驪、女異之、而未言、士人是夜亦夢、所見遭逢、述之悉符、互相駭怪、既而三郎聞姊夫自遠歸、亦來省問、語次、問士人曰、昨宵夢君、今果然亦大異、士人笑曰、幸不為巨石所斃、三郎愕然、問故、士以夢告、三郎大異之、蓋是夜三郎亦夢與姊泣訴、憤激投石也、三夢相符、但不知麗人何許耳、

○耿十八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之後嫁守由汝請言所志妻嘿不語耿固問之且云守固佳嫁亦恒情明言之行與子訣子守我心慰子嫁我意斷也妻乃慘然曰家無儋石君在猶不給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投妻臂作恨聲曰忍哉言已而沒手握不可開妻號家人至兩人撲指力摩之始開耿不自知死出門見小車十餘輛各一人即以方幅書名子貼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已有九人並已而亡又視粘車上己名最後車行咋亡响震耳際亦不知何往俄至一處聞人言曰此思鄉地也聞

聞其名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剗三人。耿又駭。及細聽其言。悉陰間事。乃自悟曰。我豈作鬼物耶。賴念家中無復可懸。惟老母。勝高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涕漣。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多。囊頭楮足之輩。嗚咽而下。上聞人言。為望鄉臺。諸人至此。俱躊躇下。紛然競登。御人或撻之。或止之。獨至耿。則促令登。登數十級。始至顛頂。翹首一望。則門閭庭院。宛在目前。但內室隱隱。如籠烟霧。悽惻不自勝。回顧一短衣人。立肩下。即以姓氏問耿。耿俱以告。其人亦自言為東匠人。見耿零涕。問何事不了于心。耿又告之。匠人謀與越台而遁。耿惧。冥追匠人。固言無妖。

耿又慮台高傾跌、匠人但令從己、遂先躍、耿果從之、及地、
竟喜無覺者、視所乘車、猶在臺下、二人急奔數武、忽自
念名字粘車上、恐不免執名之追、遂反身返車、以手指塗
去己名、始復奔、哆口岔息、不敢少停、少間入里門、匠人送
諸其室、暮時已尸醒然而寤、覺乏疲、踈渴、驟呼水、家人大
駭、與之水飲、至石餘、乃驟起、作揖拜伏、既而出門共謝、方
歸、則僵卧不轉、家人以其行異、疑非真活、然漸覘之、殊
無他、稍亡近問、始歷亡言、本末問、出門何故、曰、別匠人也、
飲水多、曰、初為我飲、後乃直人飲也、投之湯羹、數日而瘥、
由此厭薄其妻、不復共枕席、

○珠兒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產年五十餘無子一女名小惠容質秀美夫妻最憐愛之十四歲暴病夭殂冷落庭幃益少生趣始納婢經年餘生一子視如拱壁名之珠兒已漸長魁梧可愛然性絕癡五六歲尚不辨菽麥言語塞流李亦好而不知其愚會有眇僧募緣於市輒知人閨闔於是相驚以神且云能生死禍福人幾十百千執名一索無敢違者詣李募百緣李難之給十金不受漸至三金僧厲色曰凡百金缺一文不可李怒收金而去僧忿然起曰勿悔勿悔無何珠兒心暴痛已刮床席色如土灰李惧將八十金詣

僧求救僧笑曰多金大不易然山僧何能為李回而兒已死李慟甚以狀訴邑宰二拘僧訊鞠亦辨給無情詞答之似擊鞫革令搜其身得木人二小棺一小旗箴五字怒以手疊訣舉示之僧乃惧自投無數字不聽杖殺之李叩謝而歸時已醺暮與妻床上忽一小兒框懷入室曰阿翁行何疾極力不能得追視其體貌嘗得七八歲李驚万將往問則見其若隱若現恍惚如烟霧宛轉間已登榻李推下之墮地無殺曰阿翁何乃爾瞥然復登李怙與妻俱奔身呼阿父阿母啞啞不休李入妻室急聞其聲還顧兒已在膝下李詰問何為答曰我蘇州人嬌氏六歲失怙恃不在

兒嫂所容。遂居外祖家。偶戲門外。為妖僧迷殺。桑樹下驅使如傀儡。冤閉窮泉。不得脫化。幸賴阿翁昭雪。願得為子。李曰。人鬼殊途。何能相依。兒除斗室。為兒設床褥。日洗一杯冷漿粥。餘都無事。李從之。兒喜。遂獨卧室中。晨來出入戶庭如家。生聞妻哭。子殺。問珠兒死幾日矣。答以七日。曰。天羅嚴尸。當不腐。試發塚起視。如未損壞。兒當活之。李喜。與兒去。開穴驗之。軀殼如故。方此。惻怛回視。兒失所在。異之。解尸歸。方置榻上。目已皆動。少頃呼湯。已遂起。辟喜珠兒復生。又加之慧黠便利。迥異平昔。但夜間僅卧。毫無氣息。共轉側之。冥然若死。衆大愕。謂其復死。天將明。始若

夢醒群就問之。答云：昔從妖僧時，有鬼等二人，其一名呼哥子，昨追我父不及，蓋在後，與哥子作別耳。今在冥司，與姜員外作美祿，夜分因來邀鬼戲，適以白鼻騾，鬼歸母。因問在陰司見珠兒否？曰：珠兒已轉生矣。渠與阿翁無父子緣，不過金陵，顧子方來討百十千債，負取初李，敗於金陵，欠嚴貨價未償，而嚴翁死，此事無人者。李聞之大駭，母問兒見惠婢否？兒曰：不知，再去當訪之。又二三日，謂母曰：婢在陰司大好，嫁得楚江王小郎子，珠翠滿頭髻，一出門便千百作呵殿，觀母曰：何不一歸寧？曰：人既死，與骨肉無關切，倘有人細述前生，方釋然動念耳。昨托姜員外當緣見。

姊便與言父母懸念渠都如眠睡。兄云：姊在時喜綉並簪花，剪刀刺手，爪血浣綾子上。姊就刺作赤水雲。今母猶挂床頭壁，顧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悽感云：會須白即君歸省阿母。已問其期，答言不知。一日謂母：姊行且至，僕從大繁當多備漿酒。少間奔入室曰：姊來矣。移榻中堂曰：姊姊且憩坐。少悲啼，諸人悉無所見。兄率人焚紙盃飲於門外。友曰：騶從暫令去矣。姊言：昔日所覆綠被曾為燭花燒一点如豆大尚在否？母曰在。即啟窗出之。兄曰：姊命我陳舊閨中，乏瘦且小。卧。明日再與阿母言。東隣趙氏女故與兄為綉閨交，是夜忽夢，覓幃頭紫帳來相望，言笑猶如平

生且言我今異物父母覲面不啻河山將偕姊與家人共語勿須驚恐質明方與母言忽仆地悶絕踰刻方醒向母曰小意與我婚別幾年矣頓鬚白髮生母駭曰兒病狂耶女拜別即出母知其異從之直達李所抱母哀啼母驚不知所謂女曰兒昨歸頗委頓未遑一言兒不孝中途棄高堂勞父母哀念罪莫大焉母頓悟乃哭已而問曰聞兒今貴甚慰母心但汝棲身王家何遂能來女曰郎君與兒壺燕好姑舅亦相撫愛頗不謂妬醜惠生時好以手支頤女言次輒作故態神情宛似未幾珠兒奔入口接姊者至矣女乃起拜別泣下曰兒去矣言訖復踣移時乃醒後數月

李病劇醫藥無效。鬼曰：旦夕恐不救也。二鬼坐床頭，一執鉄杖，一挽苧麻繩，長四五尺許。鬼晝夜哀之不去。母哭乃備衾衾。既暮而趨入，曰：「襟人嬾且退去。」姊夫來視阿翁，俄頃鼓掌大笑。母問之，曰：「我笑二鬼見姊夫來，俱匿床下，如龜驚。」又少時，望空道寒暄，問姊起居。既而拍手曰：「二鬼奴家之不公，至此大快，乃出之門外。」却回曰：「姊夫去矣。」二鬼被鎖馬鞅，阿父當即無恙。姊夫言歸，白大王為父母乞百年壽也。一家俱喜。至夜病良已，數日尋瘥。延師教兒讀，兒甚慧。十八歲入邑庠，猶能言冥間事。見里中病輒指鬼祟所在，以火焚之，往往得瘳。後暴病，体膚青紫，自言

鬼神責我洩露由是不復言

○○胡四姐

尚生太山人獨居清齋會值秋夜銀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
花陰頗存遐想忽一女子踰垣來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
視容華若仙驚喜擁入窮極押昵自言胡氏名三姐問其
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復置問惟相期永好而已自此臨無虛
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矚眙不轉女笑曰耽亡視妾
何為曰我視卿如紅葉碧苑雖竟夜視勿厭也三姐曰妾
陋質遂蒙青睞如跪哀請踰夕當偕四姐來明日果至年
方及笄荷粉露垂杏花烟潤嫣然含笑媚態欲絕生狂

喜引生。三姐與生笑語。四姐惟手引繡帶。俛首而已。未幾三姐起別。妹欲從行。生曳之不釋。顧三姐曰。卿二煩一致聲。三姐乃笑曰。狂郎情急矣。妹子一為少留。四姐無語。姊遂去。二人脩晝歡好。既而引臂替枕。傾吐生平。無復隱諱。四姐自言為狐。生依戀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言阿姊狠毒。業殺三人矣。惑之無不斃者。妻幸承溺愛。不忍見滅亡。當早絕之。生惧求所以。處。四姐曰。妾雖狐。得仙人正法。當書一符粘寢門。可以却之。遂書之。既曉。三姐來見符。却退曰。婢子負心。傾意新郎。不憶引線人矣。汝兩人合有夙分。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經去。數日。四姐他適。約一隔夜。

是日偶出門眺望山下故有胡林蒼莽中出一少嫺亦頗風韻近謂生曰秀才何必日沾沾忘胡家姊妹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贈卽以一貫授生曰先持歸貫良醞我卽携小肴解來此君爲懽生懷錢歸果如所教少間婦果至置几上燭雖融羃肩各一卽抽刀子綳切爲醬醃酒調醢燻冷異常繼而滅燭登床押情蕩甚既明始起方坐床頭捉足易烏忽聞人聲傾聽已失幃幕則胡姊妹也頗作暗倉惶而適直寫于床二女遂叱曰騷狐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奔移時始返四姐怨生曰君不長進與騷狐相匹偶不可復近遂悍乞欲各生惶自投情詞哀懇三姊從旁解免四姐

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曰。吾尋妖物。匪伊朝夕。乃今始得之。生父以其言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日泛烟波。遊四方。終歲十餘月。常八九離桑梓。被妖物。盡殺吾弟。歸甚悵恨。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千里。殊無跡兆。今在君家。不剪。當有繼吾弟而亡者。時生與女密。父母微察之。聞客言大懼。延入。令作漆。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父。有黑霧四圍。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猪脰裹瓶口。緘封甚固。生父亦喜。堅留飯。生心惻然。近瓶竊聽。聞四姐在瓶中。言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意感動。急啟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曰。勿須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針

刺將作室。予即出笑。生如其言。果見白氣一絲。自孔中出。凌霄而去。客出見旗垂地。大驚曰。遁矣。此必公子所為。搖瓶俯聽曰。幸止。亡其一。此物合不死。猶可救。乃携瓶別。公後生在野。督傭刈麥。遙見四姐坐樹下。生就近之。執手慰問。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丹已成。但思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問。生欲與偕歸。女曰。妾今非昔比。不可以塵情染。後當復見耳。言已。不知所往。又二十年餘。生適獨居。見四姐自外至。坐喜與語。女曰。我今名列仙籍。不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特報撒瑟之期。可早處分。後事亦勿悲憂。妾當度君為鬼仙。亦無苦也。乃別而去。至日生果卒。尚生乃友。

人李又王之戚好嘗親見之

○祝翁

濟陽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餘病卒家人入室理殮經忽聞翁呼甚急群奔集靈寢則見翁已復活群喜慰問翁但謂媼曰我通去拚不復還行數里轉思拋汝一幅老皮骨在兄輩手寒熱仰人亦無復生趣不如從我去故復歸歆偕爾同行也咸以其新獲妄語殊未深信翁又言之媼云如此亦善但方生如何便死翁揮之曰是不難家中僮務可速料理媼笑不答翁又促之乃出戶外延數刻而入紹之曰處置安妥矣翁命速妝媼不答翁惟益急媼不忍拂

其意遂裙妝以出。媼女皆匿笑。翁移首于枕。手拍令卧。媼曰：「子女皆在，僕已捱卧，是何景像？」翁趨床曰：「並死有何可笑？」子女見翁，燦急共勸媼姑從其言。媼如言，並枕僅卧。家人又共笑之。俄時媼笑容忽斂，又漸而兩眸俱合。久之無聲，儼如睡。公衆始近視，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試翁亦然。始共驚怛。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婦傭于單刺史之家，言之甚悉。

異史氏曰：翁其夙有奇行與？泉路茫茫，去來由爾，奇矣。且白頭者欲其去，抑何其暇也。人當屬壙之時，所最不忍訣者，牀頭之暱人耳。苟廣其術，則賣履分香，可以事。

矣。

快刀

明末濟屬多盜。邑各置兵捕得輒殺之。章邱盜尤多。有一兵佩刀甚利。殺輒導竄。一日捕盜十餘名。押赴市曹。內一盜識兵。逡巡告曰。聞君刀最快。斬首無二割。求殺我。兵曰。諾。其謹依我無離也。盜從之。刑處出刀揮之。豁然頸落。教步之外。猶圓轉而大贊曰。好快刀。

孤聯

焦生章邱石虹先生之叔弟也。讀書園中。宵分有二美人來。顏色雙絕。一可十七八。一約十四五。撫几展笑。焦知其

狐正色拒之。長者曰：君髯如戟，何無丈夫氣？焦曰：僕生平不敢二色。女笑曰：迂哉！子由守腐局，取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為白，况床第間瑣事乎？焦又咄之。女知不可動，乃云：君名下士，豈有一聯請為屬對？能對我自公成，成同體腹中止欠一點，焦凝思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對之，可笑已已。連踪足下，不雙挑一笑而去。

○○○俠女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而家素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為人書畫，受費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對戶舊有室第，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

未問其誰何。一日偶自外入。見女郎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吾乞刀尺。通言其家。亦止一母。此女不似貧家產。問其何為不字。則以母老為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便風以意。倘所望不奢。先可代養其母。明日造其室。其母一聲媼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十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媼意似納。而轉商其女。曰。嘿然。意殊不樂。母乃歸。詳其狀而疑之。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為人不言。亦不笑。艷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母子猜嘆而罷。一日生坐齋頭。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意頗倜儻。

詰所自。以隣村對。嗣後三兩日報一至。稍已稔熟。漸以嘲
謔。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晤甚會。女即過。
少年日送之。問為誰。對以隣女。少年曰。艷麗如此。神情何
可畏。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舉火者經日
矣。此女至孝。貧極可憫。宜少周卹之。生從母言。負斗米款
門。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日常至生家。見母作木屨。便
代縫紉。出入堂中。操作如婦。生益德之。每獲餽餌。必分給
其母。女亦畧不置齒頰。母適疽生隱處。宵旦號咷。女時就
榻省視。為之洗創敷藥。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安。而女厭
其穢。母曰。誤安得新婦如兒。而奉老身以死也。言訖。悲哽。

女慰之曰。郎子大孝。勝我寡母。孤女什伯矣。母曰。牀頭跣
踐之役。豈孝子所能為者。且身已向暮。旦夕犯霧露。深以
桃續為憂耳。言間。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
生伏拜之。女曰。君敬我姊。我勿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
愛之。然其舉止。生哽毫不可干。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
忽回首。嫣然而笑。生喜出意外。趨而從。詣其家。挑之亦不
拒。欣然交懽。已戒生曰。事可一。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明
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日頻來。時相遇。並不假以詞
色。少游戲之。則冷語冰人。忽於空處問生曰。來少年誰也。
生告之。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妻。頻矣。以君之暇。惟故

置之請更寄語再復爾是不欲生也已。生至夕以告少且
曰。子必慎之。是不可犯。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生白
其無。曰。如其無。則撰棄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答。少
年曰。亦煩寄告。假惺惺勿作態。不然。我將徧播揚。生甚惡
之情。見于色。少年乃去。一夕方獨坐。女忽至。笑曰。我與君
情緣未斷。寧非天數。生狂喜而抱于懷。故聞履聲。藉而
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胡為都。笑曰。我來觀
貞潔人耳。顧女曰。今日不怪人耶。女眉豎。頰紅。嘿不一語。
急翻上衣。露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尺許品寶七首也。少年
見之。駭而却走。追出戶外。四顧渺然。女以匕首望空拋擲。

晏然有殺。燦若長虹。俄一物墮地作响。生急燭之。則一白
狐。身首異處。笑大駭。女曰。此君之妾童也。我國怒之。奈渠
定欲生何。收及入囊。生曳令入。曰。適妖物敗意。請來宵出
門。逢太次夕。女果至。遂共綢繆。詰其術。女曰。此非君所知。
宜須慎秘。洩恐不為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焉提汲焉。
非煩伊何也。業夫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生曰。將勿憎吾
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別。囑
曰。苟且之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來。相強無益。後
相值。每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未絕炊薪。悉為紀理。不
啻婦也。積數月。其母死。生竭塗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孤寢。

可亂踰垣入。隔窗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室室局焉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越日相遇于母所。既出而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烏得可。然一事煩急為謀。問之曰。妻辭孕已八月矣。恐旦晚臨盆。妾身未分明。能為君生之。不能為君育之。可密告母。覓乳媪。偽為討螟蛉者。勿言妾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願私于我。兒喜從其謀以待之。又月餘。女數日不至。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閉寂。叩良久。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啟而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床上矣。母驚問誕幾時。

矣。答云：三日捉綳席而視之，則男也。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已為老身育孫子，伶仃一身，將焉所托？女曰：區區隱衷，不敢拘示老母。俟夜無人，可即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異之。夜往抱子歸，更數夕，夜將半，女忽款門入，手提革囊，笑曰：我大事已了。請從此別。急尋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已不公。諸懷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報，不在牀第也。為君貧不能婚，將為君延一綫之續。本期一索而得，不意信水復來，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醇，妾志亦遂，無憾矣。問囊中何物，曰：仇人頭耳。檢而窺之，鬚髮交而血模糊，駭絕。復至研詰曰：向不與君言者，以機事不密，惧有宣洩。今事

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陷于仇。彼籍吾家。妾負
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頃已三年矣。所以不即報者。徒以有
母在。母公又一塊肉。累腹中。因而遲之又久。曩夜出。非他
道路門戶未穩。恐有訛怪耳。言已出。門父囑曰。所生兒善
視之。君福薄無壽。此兒可光門閭。夜深不得驚。老母我去
矣。方悽然欲詢所之女。一炯如電。瞥爾間。遂不復見。生嘆
惋不立。若喪魂魄。明以告母。相為嘆異而已。後三年。生果
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祖以終老云。

異史氏曰。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畜學童也。不然。不
愛其父報。彼愛不妾。穢矣。

○○○酒友

車生者家不中貲而耽飲夜非浮三白不能寢也以故床頭樽常不空一夜睡醒轉側間似有人共卧者意是覆裳墮耳摸之則茸茸有物似猫而巨燭之狐也酣醉而大臥視其瓶則空矣因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驚覆衣加臂與之共寢留燭以觀其變半夜狐欠伸生笑曰美哉睡乎啟覆視之儒冠之俊人也起拜榻前謝不殺之恩生曰我癖於麴蘖而人以為痴卿我親叔也如不見疑當為糟丘之良友也登榻復寢且言卿可常臨無相猜狐諾之生既醒則狐已去乃治旨酒一盛端伺狐抵夕果至促膝歡飲狐

量豪善諧。於是恨相得晚。狐曰：「屢叨良醞，何以報德？」生曰：「斗酒之懽，何置頭？」狐曰：「雖然，君貪士，技頭錢大不易。」當爲君少謀酒。貲明夕來告曰：「於此東南七里，道側有遺金，可早取之。」詰旦而往，果得二金，乃市佳肴以佐夜飲。狐又告曰：「院後有窖藏，宜發之。」如其言，果得錢百餘千。喜曰：「囊中已自有其漫愁沽矣。」狐曰：「不然，轍中水，胡可以久拘？」合更謀之。異日，謂生曰：「市上菽價廉，此奇貨可居。」從之，收菽四十餘石，人咸非笑之。未幾大旱，禾豆盡枯，惟菽可種，售種忽十倍。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畝，但問狐，多種麥則麥收，多種黍則黍收，一切種植之早晚，皆取決於狐。日稔，密呼

生妻以嫂。視子猶子焉。後生卒。狐遂不復來。

王阮亭云。車君洒脫可喜。

○○蓮香

桑生名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為人靜穆。自喜。日再出。就食東隣。餘時堅坐而已。東隣壁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笑荅曰。丈夫何畏鬼狐。雄來吾有利劍。雌者。尚當開門納之。鄰生歸。與友謀。拂妓於垣而過之。彈指叩扉。生窺問其誰。妓自言為鬼。生大惧。齒震。有數妓。遂巡自忖。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納之。生頓悟其假。遂安居如初。積半年。一女子

夜來叩齋生。意友人之後戲也。啟門延入。則傾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妻適香。西家鼓女。埤上青樓。故多信之。息燭登床。綢繆甚至。自此三五宿輒一至。一夕獨生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蓮承。逆興語。觀面殊非。年僅十五六。髀袖垂髻。風流秀曼。行步之間。若還若往。大愕。疑為狐女。曰。妻良家女。姓李氏。慕君高雅。幸能垂睞。生喜握其手。冷如冰。問何涼也。曰。幼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既而羅襦衿解。儼然處子。女曰。妻為情緣。歲筵之質。一朝失守。不嫌鄙陋。願常侍枕席。房中得母有人否。生云。無他。止一隣娼。顧不常。女曰。當謹避之。妻不與阮中人等。君秘勿洩。彼來我。

往彼往我來可耳。雞鳴散去，贈綉履一鈎曰：「此妾下體所著，美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勿弄也。」受而視之，翹如解結，雖心甚愛悅，越夕無人，便出審玩。女飄然忽至，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履，則女必應念而至。異而詰之，笑曰：「適當其時耳。」一夜蓮來驚曰：「即何神氣？」蕭索生言，不覺蓮便告別，相約十日。去後，李來恒無虛夕，問君情人何久不至，因以相約告。李笑曰：「君視妾何如？」蓮香美曰：「可稱兩絕，但蓮卿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雙美對云爾。」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慊，乃屈指計十日之期已滿，囑勿滿，將竊窺之。次夜蓮香果至，笑語甚洽，及寢，大駭曰：「殆矣！」十日

不見何益。億損保無有他過否。生詢其故。曰。妾以神氣駘之。脈拆。如亂絲。鬼竄也。次夜李來生。問窺蓮香何似。曰。美矣。妾固世間無此佳人。果狐也。去吾尾之。而穴居。生疑其妬。漫應之。踰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卿狐者。蓮至。問是誰。卿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於人。曰。惑之者。病甚則死。是以可惧。蓮香曰。不然。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復。縱狐害。設旦亡而伐之人。有甚於狐者矣。天下病尸。瘞鬼。寧皆狐蠱死耶。雖然。必有議我者。生力白其無。蓮詰益力。生不得已。洩之。蓮曰。我國怪君。億也。然何遽至此。得勿非人乎。君勿言。明宵當如渠窺妾者。是夜李至。

裁三教語聞窗外救救急亡去。蓮入曰：君殆矣，是其鬼物
曜其美而不遠絕冥路近矣。生意其妬，嘿不語。蓮曰：固知
君不忘情，然不忍視君死。明日當携藥餌為君以除陰毒。
幸病蒂尤淺，十日恙當已。請同榻以視痊可。次夜果出刀
圭藥啖生，頃刻洞下三兩行，覺臟腑清虛，精神頓爽。心雖
德之，然終不信為鬼。連者夜，同衾偃生，生欲與合，輒之
數日後，膚革充盈，欲別殷。喁絕。李生謬應之，及開戶挑
燈，輒捉履傾想。李忽至，數日隔絕，頗有怨色。生曰：彼連宵
為我作巫醫，請勿為慙。情好在我。李稍懌，生枕上私語曰：
我愛卿甚，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良久，罵曰：尤淫狐之惑。

君聽也。若不絕之，妻不來矣。遂鳴亡飲泣。生百詞慰解，乃罷。隔宿蓮香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妬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妻為若除之，不妬者將復何如？」生托詞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病，為狐崇耳。蓮乃嘆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一不虞，妻百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卧榻中，留之不可，怫然遂去。由是於李夙夜必偕，約而月餘，覺大困頓，初猶自寬解，日漸羸瘠，惟飲醴粥一甌，欲歸就奉養，尚惡之，不忍遽去。因循數日，沉綿不可復起。鄰生見其病憊，日遣館僮餽給食飲。生至是疑李，因謂李曰：「吾悔不聽蓮香之言，以至於此。」言訖而

瞑移時復甦張目四顧則李已去自是絕生羸卧空齋思
蓮香如往歲一日方凝想間忽有寒簾入者則蓮香也臨
榻哂曰田舍郎我豈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極
救蓮曰病入膏肓實無救濟姑永訣以明非妬生大悲曰
枕底一物煩代碎之蓮搜得履持就燈前反復展玩李女
歆入卒見蓮香逐身歆遁蓮以身閉門李窘急不知所出
生責數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今始得與阿姨面相廝昔
謂郎君舊疾未必非要致今竟何如李挽首謝過蓮曰佳
麗如此乃以愛結仇耶李即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遂扶
起細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早夭瘞於牆外已死春蚕遺

思未盡與即偕好。妻之願也。致即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
利人死。以死後可常聚。然否。曰。不然。兩鬼相逢。並無樂處。
如聚也。泉下少年。即盡少哉。蓮曰。癡哉。夜亡為之人。且不
堪。而况與鬼。李問。孤能死人。何術獨否。蓮曰。是採補者流。
妻非其類。故世有不害人之孤。斷無不害人之鬼。以陰氣
盛也。生聞其語。始知孤鬼皆真。李習常見慣。頗不為駭。但
念殘息如絲。不覺失聲大痛。蓮顧問。何以處。即君者。李報
然。避謝。蓮笑。恐即強健。醋娘子要食。楊梅也。李欬社曰。如
有醫國手。使妻得無貧。即君便當埋首地下。敢復覩然于
人世耶。蓮解囊出藥。曰。妻早知有今。別後採藥三山。九

三閱月物料始脩。瘵盡至死。投之無不獲者。然症何由得。仍以何邪。不得不轉求効力。問何需。曰。樓口中。中一點香。淫耳。我一丸進。煩接口而嚙之。李暈生顛類。俛首轉側。而視其履。蓮戲曰。妹所得意。惟履耳。李益慚。俯仰若無所容。蓮曰。此平時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納生吻。轉促逼之。李不得已嚙之。蓮曰。再。又嚙之。凡三四嚙。丸已下咽。少間腹殷然如雷鳴。復納一丸。自乃接唇。而布以氣。生覺丹田火熾。精神煥發。蓮曰。愈矣。李聽鷄鳴。傍徨別去。蓮以新瘥尚須調攝。就食非計。因將戶外反閤。偽示生歸。以絕交情。日夜守候之。李亦每夕必至。給奉殷勤。事蓮猶姊。蓮亦深憐。

受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數夕不至偶至一望即去相對時亦愧亡不樂蓮常留與共寢尤不肯生追出提抱以歸身輕若翳靈女不得遁遂著衣偃卧蹠其體不盈二尺蓮益憐之陰使生狎抱之而撼推亦不得醒生睡太覺而索之已杳後十餘日更不復至生懷思殊切恒出履共美蓮曰窈娜如此妾見猶憐何況男子生曰昔日美履則至心固疑之然終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實所愴惻因而泣下先是富室張姓有女子燕兒年十五不汙而死終夜復獲起顧欲奔張扃戶不得出女自言我通女魂感桑郎眷注遂留猶存彼處我真鬼耳鉅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語其

至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歸者、女
執辨其誣、家人大疑、東鄰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美
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問己夫所在、鄰生駭詰、生笑曰、向
固與君言、雌者則納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生乃啟閤、將
往偵探、苦無由、張母聞生果未歸、益奇之、故使傭媼索履、
生遂出以授、燕兒見之、喜試着之、鞋小、于足者盈寸、大駭、攬
鏡自照、忽恍然悟己之借軀以生也、者因陳所由、母始信
之、女鏡面大哭曰、當日形貌、顏堪自信、每見蓮妹、猶增慚
怍、今返若此人、也不如其兒也、把履號咷、勸之不解、蒙衾
僵卧、食之亦不食、辭膚盡腫、凡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

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徧體瘡癢皮盡脫晨起睡覺遺隨索着之則顧大無朋友。因試前肥瘦臍合乃喜復自鏡則眉目頗頽宛肖生平益喜。盥櫛見母見者盡怡。蓮香聞其異勸生媒通之而以貧富懸絕不敢遽進。會媼初度因從其子婿行往為壽媼睹生名故使燕兒窺簾誌客生最後至女驟出捉袂欲從與俱歸母訶譙之始慚而入生審視宛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媼扶之不以為侮生出况女舅執柯媼議擇吉贅生。亡歸告蓮香且商所處蓮悵然良久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於人家妾從而往亦何形顏生謀先與後里而後迎燕蓮乃從之生

以情白張。問其有室。怒加詰議。燕光力白之。乃如所請。至
日生往親迎。家中備具。頗甚草。父歸。則自門達堂。悉以
蜀磁貼地。百千籠燭。燦列如錦。蓮香扶新婦入青廬。搭面
既揭。歡若生平。蓮陪餐飲。因細詰還克之異。燕曰。爾日柳
鬢無聊。後以身為異物。自覺形穢。別後憤不歸。墓隨風漾
泊。每見生人。則美之。晝憑艸木。夜則信足浮沉。偶至張家。
見少女卧床上。近附之。未知遂能活也。蓮聞之。嘿。若有
所思。逾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日就沉綿。拉燕臂曰。敢
以尊種相累。我兒即若兒。燕泣下。拈慰籍之。為召巫醫。報
却之。況痼痼留氣。如懸絲生。及燕先皆哭。忽張目曰。勿爾。

子果生。我果死。如有緣。十年後可復得見。言訖而卒。啟衾將斂。尸化為狐。生不忍異視。厚葬之。子名狐兒。燕撫如己。出每清明。必抱兒哭諸其墓。後生舉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狐兒頗慧。然卑弱多疾。燕每欲生置。滕一日婢忽白門外一姬携女求售。燕呼入。卒見大驚曰。蓮姊復出耶。生視之。真似亦歎。問年幾。何答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塊肉。但婢得所。妾亦得暇。飯處。後日老肯不至委溝壑足矣。生優價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撮其頤而笑曰。汝識我否。答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南姓。父徐城賣漿者。死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蓮死恰有四載。又審視女儀容態度。

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曰。蓮姊蓮姊。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嗟。我視燕兒生笑曰。此似曾相識。燕飛來也。女泣然曰。是矣。聞母言。妻生時便能言。以為不祥。犬血飲之。遂昧宿因。今日始如夢寤。娘子其恥於為鬼之妻妹耶。共話前生悲喜。交至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妻與郎君哭姊日也。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女亦太息。燕謂生曰。妻與蓮姊。而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生從其言。啟李冢。得骸昇歸。而合葬之。親朋聞其異。言服臨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余庚戌南遊。至沂阻雨。休於旅舍。有劉生子。敬其中表親。出同社。五

王子章所撰桑生傳約萬餘言得卒讀此其崖畧耳
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亡者又求其死天下所
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徃亡而置之遂至規
然而生如狐貍然而死不如鬼

王阮亭云賢哉蓮娘巾幗中吾見亦罕况狐耶

○○○阿寶

粵西孫子楚名士也生有技指性迂訥人誑之輒信為真
或值座有歌妓則必遙望却走或知然誘之來使妓押逼
之則頰頰徹頸汗珠下滴因共為笑遂觀其呆狀相詬
傳作醜語而名之孫痴邑大賈某翁與王侯埒富姻戚皆

貴冑有女阿寶絕色也。日擇良匹。大家兒爭為禽。故皆不
當翁意。生時失儷。有戲之者。勸其通媒。生殊不自揣。果從
其教。翁素耳其名而貧之。媒媼將出。適遇寶。問之以告。女
戲曰。渠去其枝指。余當歸之。媼告生。曰。難。媒去。生以斧
自斷其指。大痛徹心。血益傾注。瀕死。過數日。始能起。往見
媒而示之。媼驚奔告女。女亦奇之。戲請再吞其痴。生聞而
詳辨。自謂不痴。然無由見。而自刳。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
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累念頓於會。值清明。偕於是
日。婦女出遊。輕薄少年。亦結隊隨行。恣其月旦。有同社
數人。強邀生去。或嘲之曰。莫欲一觀可人否。生亦知其戲。

已。然以受女椰榆。故亦思一見其人。忻然隨衆物色之。遙見有女子憇樹下。惡少年環如墻堵。衆曰。此必阿寶也。趨之果寶也。審諦之。娟麗無雙。少傾人益稠。女起遽去。衆情顛倒。品頭題足。紛々若狂。生獨嘿然。及衆他回。視生猶病。主故所呼之不應。羣曳之曰。竟隨阿寶去耶。亦不答。衆以其素叻。故不為怪。或推之。或挽之以歸。至家直上床卧。終日不起。冥如醉。喚之不醒。家人疑其失魂。招於曠野。莫能強拍問之。則朦朧應云。我在阿寶家。及細詰之。又嘿不語。家人惶惑莫解。初生見女去。意不忍舍。覺身已從之行。漸傍其衿帶間。人無阿者。遂從女歸。坐卧依之。夜輒與狎。

甚相得。然覺腹中奇饒。思欲一逐家門而迷不知路。女每夢與人交。問其名曰我孫子楚也。心異之。而不可以告人。生卧三日。氣體亡。若將漸滅。家人大恐。托人婉告翁。欲一招魂其家。翁笑曰。平昔不相往還。何由遣魂吾家。二人固哀之。翁始允。巫執故服草薦以往。女詰得其故。駭極不聽。他往。直導入室。任招呼而去。巫歸至門。生榻上已呻。既醒。女室之香奩什具。何色何名。歷言不與。女聞之益駭。陰感其情之深。生既離床寢坐。立凝思。忽亡若忘。每伺察阿寶希幸。一再遺之。浴佛節。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旦往候道左。目眩睛勞。日涉午。女始至。自車中窺見生。以搵手擻簾。

凝睇不轉。生益動尾從之。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生殷勤
自展。魂益搖。車去始歸。已復病。冥然絕食。夢中輒呼實名。
每自恨魂不復靈。家舊養一鷓鴣。忽斃。小兒持哭於床。生
自念。倘得身為鷓鴣。振翼可達女室。心乃妄想。身已翩然。
鷓鴣遽飛而去。直達實所。女喜而撲之。鎖其肘。飼以麻子。
大呼曰。姐。勿鎖我。孫楚也。女大駭。解其縛。亦不去。女祝
曰。深情已篆中心。今已人禽異類。姻好何可復圓。烏云。得
近芳澤。於願足。他人飼之不食。女自飼之則食。女坐則集
其膝。卧則依其床。如是三日。女甚憐之。陰使人囑生。生則
僵卧。氣絕已三日。但心頭未冰耳。女又祝曰。君能復為人。

當誓死相從。烏云：誑我。女乃自矢。烏側目。若有所思。少間。女束雙彎。解履。床下鸚鵡驟下。卽履飛去。女急呼之。飛已遠矣。女使姬往探。則生已寤。家人見鸚鵡啣繡履來。隨地死。方共異之。生既獲。卽索履。衆莫知故。適姬至。入視生。問履所在。生曰：是阿寶信誓物。惜口相覆。小生不忘金諾也。姬反命。女益奇之。故使婢泄其情於母。母審之確。乃曰：此子才名亦不惡。但有相如之負。擇數年得婿。若此。恐得顯者笑。女以履故。矢不他。翁媼從之。馳報生。生喜。疾頓瘳。翁議贅諸家。女曰：婿不可久處岳家。况卽入貧。久益為人賤。見既諾之。處遂茹而甘。藜藿不怨也。生乃親迎。成禮。相逢。

如隔世歎。自是家得養。壯小阜。頗增物產。而生痴於畜。不知理家。人生業女。善居積。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富。生忽病消渴卒。女哭之痛。泪眼不晴。至絕眠食。勸之不納。乘夜自經。婢覺之。急救而醒。終亦不食。三日。集親黨。將以飲生。聞棺中呻以息。啟之。已復活。自言見冥王。以生平朴誠。命作部曹。忽有人白。孫部曹之妻將至。王稽鬼錄。言此未應便死。又白不食三日矣。王頽謂。感汝妻節義。姑賜再生。因使馭卒控馬送余還。由此弊漸平。值歲大比。入闈之前。諸少年玩美之。共擬隱僻之題七。引生僻處與語。言此某家閨節。敬秘相授。生信之。晝夜揣摩。制成七藝。衆隱笑。

之時典試者慮熟題有蹈襲弊力反常經題紙下七藝皆符生以是掄魁明年舉進士授詞林上聞異召問之生具啟奏上大嘉悅后召見阿寶賞賚有加焉

異史氏曰性癡則其志癡故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癡者也且如粉花蕩產盧雉傾家顧知人事哉以是知慧點而過乃是真痴彼孫子何癡乎

○九山王

曹州李姓者邑諸生家素饒而居宅故不甚廣舍後有園數畝荒置之一日有叟來稅屋出直百金李以無屋為辭

史曰請受之。但無煩慮。李不喻其意。姑受之以覘其異。越日。村人見與焉巷口入李家。紛已甚夥。共疑李第無安頓所。問之李。殊不自知。歸而察之。並無跡响。過數日。史忽來。謁且云。底字下已數晨夕。事已都草創。起爐作灶。未暇一修客子禮。今遣小女輩作黍。葦一垂頓。李從之。則入園中。款見舍宇華好。新然一新。入室陳設芳麗。酒鬻沸于廊下。茶烟裊於厨中。俄而行酒薦饌。脩極甘旨。時見庭下少年人往來甚衆。又聞兒女喁喁。籌中作笑語。家人婢僕似有數十百口。李心知其孤。席終而歸。陰懷殺心。每入市。市硝硫積數百斤。暗布園中。殆滿驟火之。焰亘霄漢。如黑。

靈芝燔矣灰燼不可近但聞鳴啼嗥動之聲嘈雜聒耳既
熄入視則死狐滿地焦頭爛額者不可勝計方開視間吏
自外來顏色慘動責李曰夙無嫌怨荒園報歲百金非少
何忍遂相族滅此奇慘之仇無不報者忿然而去疑其擲
礫為殃而年餘無少怪異時順治初年山中群盜竄發甯
聚萬餘人官莫能捕生以家口多日憂離亂適村中來一
星者自號南山翁言人休咎了若目暗名大譟李台至家
求推甲子翁愕然起敬曰此真主也李聞大駭以為妄翁
正容固言之李疑信半焉乃曰豈有白手受命而帝者乎
翁謂不然自古帝王類多起于匹夫誰是生而天子者生

惑之、前希而請翁毅然以卧龍自任、請先脩甲冑、數千具、弓弩數千事、李慮人莫之疑、翁曰、臣請為大王連諸山、深相結、使諱言者謂大王真天子、山中士卒宜必響應、李喜、遣翁行發藏、掘造甲冑、翁數日始還、曰、借大王虎窟、加臣三寸舌、諸山莫不願執鞭勒、從戰下、決白之間、果歸命者數千人、於是拜翁為軍建大纛、設旗、若林、據山立柵、散勢震動、邑令率兵來討、翁指揮群寇大破之、令懼、告急於充、兵遠涉而至、翁又伏寇進擊、無大潰、將士殺傷者甚衆、勢益震、黨以萬計、因自立為九王、翁患馬少、會都中解馬赴江南、遣一旅要路篡取之、由是九山王之名大譟

加翁為護國大將軍高卧山巢公然自負以為黃袍之加
指可俟矣東撫以奪馬故方將進剿又得充報乃發精兵
數千與六道合圍而進軍旅旌旗彌滿山谷尤山王大懼
召翁謀之則不知所往九山王窘急無計登山而望曰今
而知朝廷之勢大矣山破被擒妻孥戮之始悟翁即老狐
蓋以族滅報李也

異史氏曰夫人擁妻子閉門科頭何處得殺即殺亦何
由族哉狐之謀亦巧矣而壞無其種者雖既不生彼其
殺狐之殘方寸已有盜根故狐得長其萌而施之報今
試執途人而告之曰汝為天子未有不駭而走者明也

導以族滅之為而猶樂聽之妻子為戮又何足云然人
聽匪言也始聞之而怒繼而疑又既而信迨至身名俱
殞而始知其候也大率類此矣

遵化署狐

諸城邱公為遵化道署中故多狐最後一樓綏亡者族
而居之以為家時出殃人遺之益熾官此者惟設牲禱之
無敢近邱公莅任聞怒之狐亦畏公剛烈化一姬告家人
曰幸白大人勿相仇容我三日將携細小避公公聞亦嘿
不言次日聞兵已戒勿散使盡扛諸營巨炮驟入環發千
座并焚數仞之樓頃刻摧為平地革肉毛血自天而而下

但見濃塵毒霧之中。有白氣一縷。冒烟冲空而去。衆望之
曰。逃一狐矣。而署中自此平安。後二年。公遣幹僕賁銀如
千數。赴都。將謀遷擢。事未就。姑密藏于班役之家。忽有一
吏詣關。嚴屈言。妻子橫被殺戮。又許公剋削軍糧。緣當
路。現頓某家。可以驗証。奉旨押驗。至班役家。冥搜不得。第
惟以一足點地。悟其意。發之。果得金。上鐫有某郎鮮字。
已而覓吏。則失所在。執鄉里鄉名。以求其人。竟亦無之。公
由此罹難。乃知吏即逃狐也。

異史氏曰。狐之崇人。可誅甚矣。然服而金之。亦以金吾
仁公。可云疾之已甚者矣。抑使閔西為此。豈百狐所能

仇哉。

○○張誠

豫人張氏者其先齊人明末齊大亂妻為北兵掠去張常
客豫遂家焉娶子豫生子誠無何妻卒又娶繼室生子誠
繼室中氏悍每嫉誠奴畜之啖以惡草且使樵日責柴一
肩無則撻楚詬詛不可堪隱言甘脫餌誠使從塾師讀誠
漸長性孝友不忍兄飢陰勸母已弗聽一日勸入山樵未
終值大風雨避身岩下雨止而日已暮腹中大饑遂剪薪
饋母驗之火怒不與食飢火燒心入室僵卧誠自塾中來
見兄嗒然問病乎曰餓耳問其故以情告誠愀然便去移

時懷餅來餌兄。問其所自來。曰余竊麵倩鄰婦為之。但食勿言也。訥食之。囑弟曰。後勿復然。事泄累弟。且日一喘。飢當不死。誠曰。兄故弱。烏能多樵。次日食後。竊赴山。至兄樵處。兄見之。驚問將何作。荅曰。將助樵。採問誰之遣。曰。我自來耳。兄曰。無論弟不能樵。縱或能之。且猶不可。于是速之歸。誠不聽。以手足斷柴助兄。且云。明日當以斧來。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履已穿。悲曰。汝不速歸。我即以斧自刎。死。誠乃歸兄。送之半途。方復回樵。既歸。詣塾。囑其師曰。吾弟年幼。宜閑之。山中虎狼多。師曰。午前不知何往。業夏楚之。歸謂誠曰。不聽吾言。遭笞責矣。誠笑曰。無之。明日懷斧。

又去。兄駭曰：我國謂子勿來，何復爾？誠不應刈薪且急汗交頤不少休。約足一束，不辭而返。師又責之，乃實告之。師嘆其賢，遂不之禁。兄屢止之，終不聽。一日與數人樵山中，猼有虎至，衆懼而伏。虎竟卻，誠去。虎負人行，緩為勑，追及，勑力斧之，中膊，虎痛狂奔，莫可尋逐，痛哭而返。衆慰解之，哭益悲，曰：吾弟非猶夫人之弟，况為我死，我何生焉？遂以斧自刎其項。衆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許，血溢如湧，眩瞶殞絕。衆駭裂衣而紉之，群衆而歸。母哭罵曰：汝殺吾兒，歎剗頸以塞責耶？訥呻云：母勿煩惱，弟死我定不生，置榻上，瘡痛不能眠。惟晝夜依壁坐哭，父恐其亦死，時就榻。

少哺之牛輒詬責。訥遂不食三日而斃。村中有巫走無常者。訥途遇之。緬訴曩苦。因詢弟所。巫言不聞。遂反身導訥去。至一都會。見一皂衫人自城中出。巫要遮代問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掄牒。審額男婦百餘。並無犯而張者。巫疑在佗牒。皂衫人曰。此路屬我。何得差逮。訥不信。強巫入內城。城中新鬼故鬼往來憧憧。亦有故識。就問迄無知者。忽共詳言菩薩至。仰見雲中有偉人。毫光徹上下。頓覺世界通明。巫賀曰。大郎有福哉。菩薩幾十年一入冥司。拔諸苦惱。今適值之。便捥訥跪。衆鬼因紛乞籍。合掌齊誦慈悲救苦之教。閻騰震地。菩薩以楊柳枝徧洒甘露。其細如塵。俄

而霧收光歛遂失所在訥覺頸上沾露斧處不復作痛正
仍導與俱歸望見里門始別而去訥死二日豁然竟甦迷
迷所遇謂誠不死母以為撰造之誣反詬罵之訥負屈無
以自伸而摸創痕良瘡自力起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往
尋弟如不可見終此身勿望返也願父指以兄為死翁引
空屨與注無敢留之訥乃公每於衝衢訪弟耗途中資斧
斷絕弓而行逾年達金陵懸鵲百結偃倭道上偶見十餘
騎過走避道側內一人如官長年四十已來健卒怒馬騰
蹕前後一少年乘小駒屢視訥以其貴公子未敢仰視
少年停鞭少駐忽下馬呼曰沛吾兄耶訥舉首審視誠也

握手大痛失聲。誠亦哭曰：兄何漂落以至於此！訥言其情。誠益悲。騎者並下問故。以白官長。官命脫騎載訥。連轡歸諸家。始詳詰之。初虎啣誠。本不知何時置路側。臥途中。經宿。適張別駕自都中來過之。見其貌文。憐而撫之。漸蘇。言其里居。則相去已遠。因載與俱歸。又藥敷傷處。數日始痊。別駕無長居子之。蓋適從游。囑也。誠具為兄告。言次別駕入。訥拜謝不已。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兄。乃置酒。敘別駕問貴族在豫。幾何丁壯。訥曰：無有。父少。齊人流寓於豫。別駕曰：僕亦齊人。貴里何屬。荅曰：曾聞父言。屬東昌轄。驚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訥曰：明季清兵入境。掠前母去。

父遭兵燹。蕩無家室。先賣于西道。往來頗穩。故止焉。又驚
君家尊何名。訥告之。別駕瞠而視。俛首若疑。疾趨入內。無
何太夫人出。共羅拜之。問訥曰。汝是張炳之。孫耶。曰。然。
太夫人大哭。謂別駕曰。此汝弟。曰。訥兄弟莫能解。太夫人
曰。我通汝父三年。流離北去。身屬黑固山。半年。生汝兄。又
半年。固山死。汝兄補秩旗下。遷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已念
鄉井。遂出籍。復故譜。屢遣人至齊。殊無所資耗。何知汝
父西徙哉。乃謂別駕曰。汝以弟為子。折福死矣。別駕曰。曩
問誠。未嘗言齊人。想幼稚不憶耳。乃以齒序。別駕四十
有一。為長。誠十六。最少。訥二十二。則伯而仲矣。別駕得

而弟甚歡。與同卧處。盡悉離散。瑞由將作歸計。太夫人恐
不見容。別駕曰。能容則共之。否則析之。天下豈有無父之
國。於是駕宅辨裝。刻日西發。既抵里。訥及誠先馳報父。
自訥去。妻亦尋卒。塊然一老。鰥形。影自弔。忽見訥入。暴喜
悅。心以驚。又睹誠。喜極不復作言。潛以涕告。以別駕
母子至。翁輟泣。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坐以立。未幾別
駕入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見婢媼廝卒。內外盈塞。
坐立不知所爲。誠不見妹。問之方知已死。號嘶氣絕。食頃
始甦。別駕出貲。建樓閣。延師教兩弟。馬騰於槽。人喧於室。
居然大家矣。

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凡數墜。十餘歲童子。斧薪
助兄。慨然曰。王覽固再見乎。於是一墜。至虎即誠去。不
禁狂呼曰。天道憤如此。於是一墜。及兄弟猝遇。則喜
而亦墜。轉增一兄。又益一悲。則為別。駕墜一門。國國驚
出不意。喜出不意。無從之涕。則為翁也。不知後世亦有
善涕如某者乎。

汾州狐

汾州判朱公者。居廨多狐。公夜坐。有女子往來燈下。初謂
是家人婦。未遑顧瞻。及舉目。竟不相識。而容光艷絕。心知
其狐而愛好之。遽呼之來。女倚履笑曰。屬殺加入。誰是汝

婢媼耶。朱笑而起。曳坐謝過。遂與款密。久如夫妻之好。忽謂曰。君秩當遷。別有日矣。問何時。答曰。目前。但賀者在門。弔者即在閤。不能官也。三日遷報果至。次日即得太夫人訃音。公解任。欲與偕旋。狐不可送之河上。強之登舟。女曰。君自不知。狐不能過河也。朱不忍別。慙亡河畔。女忽出言。將一謁故舊。移時歸。即有客來答拜。女別室與語。客本乃來曰。請便登舟。妾送君渡。朱曰。向言不能渡。今何以渡。曰。曩所謁非他。河神也。妾以君故。特請之。彼限我十天往復。故可暫依耳。遂同濟。至十日。果別而去。

○○○巧娘

廣東有搢紳傅氏年六十餘生一子名廉甚慧而天閔十
七歲陰裁如蚕迺通聞知無以女亡者自分宗緒已絕晝
夜憂怛而無如何廉從師偶他出適門外猴戲者廉視
之廢學焉度師將至而惧遂亡去離家數里見一衣女郎
偕小婢出其前女一回首妖麗無比蓮步蹇緩廉趨過之
女回顧婢曰試問即君得無欲如瓊乎婢果呼問廉詰
其為女曰倘之瓊也有又一書煩便道寄里門老母在家
亦可為東道主廉出本無定向念浮海亦得因諾之女出
書付婢轉付生問其姓名居里云華姓居秦女村亦北
界三四里生附舟便至瓊州北郭日已曛暮問秦女村

迄無知者。望北行四五里。星月已燦。芳草迷目。曠無逆旅。
害甚。見道側墓。思欲傍墳棲止。大惧兇狼。因攀樹採升。蹲
踞其上。聽松穀謾。宵虫哀奏。中心忐忑。悔至如燒。忽聞
穀在下。俯瞰之。庭院宛然。一麗人坐石上。雙環挑盡燭。分
侍左右。麗人左顧曰。今夜月白星疎。華姑所贈團茶可煮。
一瓊。賞此良夜。生意其鬼魅。毛髮直豎。不敢少息。忽婢子
仰視曰。樹上有人。女驚起曰。何處大胆兒。暗來窺人。生大
惧。無所逃隱。遂盤旋下。伏地乞宥。女近臨一睇。反恚為喜。
曳席並坐。曉之年可十七八。姿態艷絕。聽其言亦土音。問
卽何之。答云。為人作寄書郵。女曰。野多客露宿可虞。不嫌

蓬萊顧就稅駕邀生入室惟一榻命婢展兩被其上生自
慚形穢願在下床女笑曰佳客相逢女元龍何敢高卧生
不得已遂與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幾女暗中以纖手
探入鞋捻胫股生偽寐若不覺知又未幾啟衾入搯生這
不動女便下探隱處乃停手悵然悄已出衾去俄聞哭聲
生惶愧無以自容恨天公之隸陷而已女呼婢篝燈婢見
帝痕驚問所苦女搖首曰我嘆吾命耳婢立榻前耽望顏
色女曰可喚即醒遣汝去生聞之倍益慚怍且惧宵半茫
茫無復之籌念間一婦人排闥入婢曰華姑來微窺之年
約五十餘猶風格見女未睡便致詰問女未答又視榻上

有卧者遂問共榻何人婢代答夜一少年即寄此夜婦笑
曰不知巧娘諧花燭見女啼泪未乾驚曰合卺之夕悲啼
不倫將勿即君粗暴也女不言蓋悲婦欲將衣視生一振
衣書落榻上婦取視駭曰我女筆意也拆讀嘆咤女問之
婦云是三姐家報言吳郎已死笑無所依且為奈何女曰
後園云為人寄書幸未遺之去婦呼生起究詢書所自來
生備述之婦曰遠煩寄書當何以報又焚視生笑問何迂
巧娘生言不自知罪又詰女曰嘆曰自憐生適園寺沒奔
稼人是以悲耳婦顧生曰慧點兒因雁而雌者耶是我之
客不可以涸他人遂導生入東廂探手于褥而驗之笑曰

無怪巧娘寒涕。然幸有根蒂。猶可為力。挑燈徧翻箱簾。得黑丸投生。令即吞下。秘囑勿吐。乃出生。獨卧箒思。不知藥醫何症。將比五更初醒。覺膈下發氣一綫。直冲隱處。蠕蠕然。似有物蠢發際。自探之。身已偉男。心驚喜。如乍膺九錫。搖色才分。婦入以炊餅納生室。叮囑耐坐。及闌其戶。出語巧娘曰。郎有寄書勞。將留招三娘來。與訂姊妹交。且復閉置。免人厭憎。乃出門去。生回旋無聊。時近門隙。如鳥窺籠。望見巧娘。輒欲招呼。自呈。漸納而止。迨及夜分。婦始携女歸。發扉曰。悶煞郎君矣。三娘可來拜謝。途中人遠。巡入。向生歛衽。婦命相呼。以兄妹。巧娘笑曰。姊妹亦可。並出室中。

園坐置飲。次巧娘戲問。新人亦動心。佳麗否。生曰。跛者
不忘履。盲者不忘視。相與笑然。巧娘以三娘勞頓。迫令安
置。婦顧三娘。婢與生俱。三娘羞暈不行。婦曰。此丈夫而巾
幘者。何畏之。敦促偕去。私囑生曰。陰為吾督。陽為吾子。可
也。生喜。捉臂登床。發。試其快。可知。既以枕上問女。巧
娘何人。曰。鬼也。才色無匹。而時命蹇落。適耳家小郎子病
闌。十八歲而不能人。因色。不暢。貴如冥。生驚疑。三娘亦
亦鬼。女曰。實告君。妾非鬼。狐耳。巧娘獨居無耦。我母子無
家。惜虛情。止生大慄。女云。無惧。雖故鬼狐。非相稱者。由此
日共談讌。雖知巧娘非人。而心愛其媚好。獨恨自無聊。生

藉藉善說。頗得巧娘憐。一日華氏母子將他往復閣生
室中。生悶氣繞室。隔扉呼巧娘。巧娘命婢歷試數鑰。乃得
啟。生附耳請間。巧娘遣婢去。生挽就寢榻。偎向之。女戲搗
臍下。曰。惜可兒。此處闕然。語未竟。觸手盈握。驚曰。何前之
澀。而遽繁然。生笑曰。前羞見客。故縮。今以謂談難堪。聊
作蛙怒耳。遂相綢繆。已而悉曰。今乃知閉戶有因。昔母子
流蕩。棲無所。假廬居之。三娘從李刺繡。妻曾不少私惜。乃
妬忌如此。生勸慰之。且以情告。巧娘終啣之。生曰。密之。華
姑囑我。嚴語未及已。華姑掩入。二人望遽方起。華姑嘆目。
問誰啟扉。巧娘笑逆自承。華益怒。恬絮不已。乃故哂曰。阿

姚亦大笑。人是丈夫而輟者，何能為三娘見母與巧娘苦相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調停兩間，始各抑為喜。巧娘言雖憤烈，然自是屈意事三娘。但華姑晝夜閑防，兩情不得自展，眉目含情而已。一日華姑謂生曰：「吾兄姊妹皆已奉事君，念居此非計，君宜歸告父母，早訂永約，即治裝促生行。」二女相向容顏悲惻，而巧娘尤不可堪，淚滾一如斷貫珠。殊無已時。華姑排止之，便曳生出，至門外，則院宇無存，但見荒塚華姑至舟上曰：「君行後，老身攜西女，偕屋於黃邑。倘不忘夙好，李氏廢園中可待親迎。」生乃歸。時傳父覓子不待，正切焦慮，見子歸，喜出非望。生畧述崖末，兼致華氏。

之訂。父曰：妖言何足聽信？汝尚能生還者，徒以閹廢故，不
然死矣。生曰：彼雖異物，情亦猶人。況又慧麗，娶之亦不為
戚黨笑。父不言，但嗤之。生乃退而技癢，不安其分，輒私婢
漸至白晝宣淫。意欲駭聞翁媼，一日為婢所覩，奔告母。
不信，薄觀之。始駭呼婢研究，盡得其狀，喜極。逢人宣暴，以
示子不閹。將論婚于世族，生私白母，非華氏不娶。母曰：世
不乏美婦人，何先鬼物？生曰：先華姑，無以知人道，非之不
祥。傳父從之。遣一僕一姬往覘之，出東郭四五里，尋李氏
園，見敗垣竹樹中，姪有炊烟。姬下乘，直造其閨，則母子
拭几濯漑，似有所伺。姬拜致主命，見三娘，驚曰：此即吾家

小主婦耶。我見猶憐。何怪子魂思而夢繞之。便問阿姊。華姑嘆曰。是我假如三日前忽殞謝公。因以酒食餉嫗及僕。嫗歸脩道。三娘客止。父母皆喜。未陳巧娘耗。生惻然歔涕。至親迎之夜。見華姑親問之。答云。已投生北地矣。生歎。久之。迎三娘歸。而終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瓊來者。必召見問之。或言秦女墓。夜聞鬼哭。生詫其異。入告三娘。三娘沉吟良久。注下曰。妾負姊笑。詰之。答云。妾母子來時。實未使聞。茲之怨殞。將無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即命輿宵盡兼程。馳詣其墓。呼墓木而呼曰。巧娘巧娘。某在斯。俄見女郎捧嬰兒自穴中出。舉首酸嘶。怨望無

已生亦涕下探懷問誰氏子巧娘曰是君之遺孀也誕三
月矣生嘆曰保聽華姑言使母子埋憂地下罪將安辭乃
與同與航海而歸抱子告母母視之體貌豐偉不類凡物
益喜二女諧和事姑孝後傳父病延醫來巧娘曰疾不可
為魂已離舍皆治冥具既竣而卒兒長絕育父尤慧十四
游泮高郵翁紫霞客於廣而聞之地名道脫亦未知所
終矣

吳令

吳令某公忘其姓字剛介有毅吳俗最重城隍之神木角
之錦囊機如生值神壽節則居民飲資為會輩逐通衢

建諸旗幟、雜鹵簿、森々部列、鼓吹行且作、聞之咽々然、一
道相屬也。習以為俗、歲無敢懈。公出通相值、止而問之。居
民以告。又詰知所費頗奢。公怒、指神而責之曰：「城隍實主
一邑。如冥頑無靈、則淫昏之鬼、無足奉事。其有靈、則物力
宜惜。何得以無益之費、耗民脂膏？」言已、曳神於地、笞之二
十。從此習俗頓革。業公清正無私。惟少年好戲。居年餘、偶於
廨中、梯簷探雀穀、失足而墮折股。尋卒。人聞城隍祠中公
大聲喧怒、似與神爭。數日不止。異人不忘公德。群集祝而
解之。別建一祠。公聲乃息。祠亦以城隍名。春秋祀之較
故神尤著。異至今有二城隍云。

口技

村中來一女子，年二十有四，五携一藥囊，售其醫。有問病者，女不能自為方，俟暮夜，諸神問晚潔斗室，閉置其中。衆逃問窗，傾耳竊聽，但竊聽語，莫敢故。內外動息，至夜許，忽聞簾敝，女在內曰：九姑來耶！一女子答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刺刺不休。梅從九姑耶？似一婢答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刺刺不休。俄聞簾鉤復動，女曰：六姑至矣。亂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一女曰：拗哥子鳴，不睡，定要娘從子來，身如百鈞重，負累煞人。旋聞女子殷勤教九姑問訊，教六姑寒暄，教二婢慰勞，教小兒喜笑，教一齊嘈雜。即聞女子笑曰：小郎君

亦大好安遠迨。抱猫光來。既而穀漸疎。簾又响。滿室俱
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教答曰。路有千里且
溢。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阿姑行且緩。遂各。道溫京穀。
並移作穀。喚添坐穀。參差並作。喧繁滿室。食頃始定。即聞
女子問病。九姑以為宜得參。六姑以為宜得芪。四姑以為
宜得朮。恭酌移時。即聞九姑喚筆硯。無何折紙裁。然。投
筆擲帽丁。然。磨墨隆。然。既而投筆觸几。震筆作响。便
聞撮藥包裏蘇。然。頃之女子推簾呼病者授藥。並方
反身入室。即聞三姑作別。三婢作別。小光啞。猫光唔。
又一時並起。九姑之教清以越。六姑之教緩以蒼。四姑之

殺嬌以婉。以及三婢之殺。各有態响。聽之了了。可辨。群訝
以為真神。而試其方。亦不甚効。此即所謂口技。特借之以
售其數耳。然亦奇矣。

昔王心逸嘗言在都。偶過市廛。聞絃歌殺。觀者堵。近窺之。
則見一少年。曼殺度曲。並無樂器。惟以一指捺頰際。且捺
且謳。聽之鏗々。其絃索無異。亦口技之苗裔也。

○○灘水狐

灘邑李氏有別第。忽一翁來稅居。歲出直金五十。諾之。既
去。李囑家人別租。翌日翁至。曰。租宅已有。聞說何欲更僦。
他人。李白所疑。翁曰。我將久居。是所以遲々者。以涓言在。

十日之后耳。因先納一歲之直曰：終歲空之勿問也。李遂出問期。翁告之過期數日，亦竟渺然。及往覘之，則雙扉內閉，收烟起而人散雜矣。訝之，投刺往謁。翁趨出，逆而入笑語可親，即歸遣人餽遺其家。翁犒賜豐隆。又數日，李設筵邀翁，款洽甚歡。問其居里，以秦中對。李訝其遠，翁曰：貴鄉福地也，秦中不可居，大難將作。時方承平，置未深問。越日，翁折柬報居停之禮，供帳飲食，倍極侈麗。李益驚疑為貴官，翁以交好，因自言為狐。李駭絕。逢人輒道，邑指紳聞其異，日結駟於門，願納交。翁一無不從，倏接見，漸而驛官。其時還往，獨邑令求通報辭以故，令又托主人先客。翁辭李

詰其故。翁雖席近卷而私語曰。君自不知。彼前身爲驢。今雖懷然。上民乃飲糲而亦醉者也。僕固異類。羞與伍。李力托詞告令。謂畏其神明。故不敢見。令信之而止。此康熙十一年事。未幾桑胤兵焚狐能。前知信矣。

異史氏曰。驢之爲物。龐然也。一怒則踉蹌。嗥嘶。眼大於盞。氣粗於牛。不惟聲難聞。狀亦難見。倘執末畬而誘之。則帖耳轉首。喜受羈勒矣。以此居民上。宜其飲糲而亦醉也。願臨民者。以驢爲戒。而求齒于龍。則德日進矣。

○○○紅玉

廣平馮翁有一子。字相如。父子俱諸生。翁年近六旬。性方

鯁而家屢空。數年間。媼與子婦又相繼逝。并自操之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見東隣女自牆上來窺視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來而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遂共寢處。問其姓名。曰。妾隣女紅玉也。生大愛悅。與訂永好。女諾之。夜亡往來。約半年許。翁夜起。聞女子含笑語。窺之。見女怒。嘆出罵曰。畜產所為何事。如此落寞。尚不刻苦。乃孽浮蕩耶。人知之。喪汝德。人不知。促汝壽。生跪自投。泣言知悔。翁叱女曰。女子不守閨戒。既自玷而又以玷人。倘事一發。當不僅貽笑。余羞罵已憤然歸寢。女流涕曰。親庭罪責。良足愧辱。我二人緣分盡矣。生曰。父在不得自吊。卿如有情。尚當舍

瑋為好。女言辭決絕。生乃洒涕。女止之曰。妾與君無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踰牆鑽隙。何能白首。此處有一佳耦可聘也。告以貧。女曰。來宵相俟。妾為君謀之。次夜女果至。出白金四十兩。贈生曰。奈此六十里。有吳村衛氏。年十八矣。高其價。故未售也。君重啗之。必合諧允。言已。別去。生乘間語父。欲往相之。而隱餽金。不敢告翁。自度無資。以是故止之。生又婉言。試可乃已。翁領之。生遂假僕馬詣衛氏。衛故田舍翁。生呼出。引與間語。衛知生望族。又見儀采軒輅。心許之。而慮其靳于資。生聽其詞意。吞吐會其音。傾囊陳几上。衛乃喜。挽解生居間。書紅箋而盟焉。生入拜媼。居室偏側。女

依母自幃微眈之。雖荆布之飾而神情光艷。心竊喜。衛偕金歙璫。便言公子無須親迎。待少作衣妝。即合昇送。公生與期而歸。詭告翁。言衛愛清門。不責貲。翁亦喜。至日衛果送女至。女勤儉有順德。琴瑟甚篤。踰二年。舉一男。名福兒。會清明。抱子登墓。遇邑紳宋氏。官御史。坐行賕。免居林下。大婦威重。是日亦上墓歸。見女艷之。問村人知爲生配。料爲貧士。誘以重賂。真可搖。使家人風示之。生驟聞恚。勝於色。既思勢不敵。欽怒爲笑。歸。翁大怒。奔出。對其家人指天盡地詬罵。萬端。家人以寵而去。宋氏亦怒。竟遣數人入生家。毆翁及子。洵若沸鼎。士聞之。棄兒於床。披髮號。

救羣寡昇之。開然使公父子傷殘，吟呻在地，光呱一嘯。室中鄰人共憐之，扶之榻上。經日生杖而能起，翁忿不食，嘔血尋斃。生大哭，抱子興詞上至督撫，訟幾遍，卒不得直。后聞婦不屈死，益悲，竟塞冑吭，無路可伸。每思要路利殺宋而慮其危，從繁兒又罔托，日夜思雙腹為不交，忽一丈夫弔諸其室，乳髯潤頰，曾與無素。挽坐，欲問邦族，客遽曰：「君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而忘報乎？」生疑為宋人之偵，姑偽應之。客怒叱欲裂，遽出曰：「僕以君人也，今乃知不足齒之。」生察其異，跪而挽之，曰：「誠恐宋人誑我，今實佈腹心。」僕之卧薪嘗胆者固自日矣，但憐此楮中物，恐墜宋桃，君

義士能與我許曰否客曰此婦人女子之事非所能君所欲托諸人者請自任之所欲自任者願得而代庖焉生聞崩角在地客不顧而出生追問姓字曰不濟不任受怨潯亦不任受德遂去生惧禍及抱子亡去至夜宋家一門俱寢有人越重垣入殺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婢官家具狀告官曰大駭宋執謂相如於是遣役捕生亡適不知所之於是情益真宋僕同官役諸處冥搜夜至南山聞先啼踪得之縈繯而行先啼愈真群奪先拋棄之生冤憤欲絕見邑令問何殺人生曰冤哉某以夜死我以畫出且抱呱呱者何能喻垣殺人令曰不殺人何逃子生詞窮不能直

辨乃拔諸獄。生泣曰：我死無足惜，孤兒何罪？令曰：汝殺人子多矣，殺汝子何怨？生既褫革屢受拷慘，卒無詞。令是夜方卧，聞有物擊床震，有殺大惧而號。舉家驚起，集而燭之一短刀，鋒利如霜。剖床入木者寸餘，牢不可拔。令睹之魂魄喪失，荷戈徧索，竟無踪跡。心竊餒，又以床入死，無可畏懼。乃詳諸憲，代生解免。竟釋生，亡歸。魂無升斗，孤影對四壁。幸隣人憐餽食飲，苟且自度。念大仇已報，則輟然喜。思慘酷之禍，幾於滅門，則泪潛亡墮。及思半生貧傲骨，宗支不續，則於無人處大哭失聲，不復能自禁。如此半年，捕禁益懈，乃哀邑令求判還衛氏之骨，及塋而歸。悲怛欲死。

輾轉空床。竟無生路。忽有款門者。疑神寂聽。聞一人在門外。濃々與小兒語。生急起窺覘。似一女子。扉初啟。便問大寃昭雪。可幸無恙。其教稔熟。而倉卒不能追憶。燭之則紅玉也。挽一小兒。嬉笑跨下。生不暇問。抱女鳴哭。女亦慘然。既而推兒曰。汝忘爾父耶。兒韋女衣。目灼々視生。細審之。福兒也。大驚。泣問兒那得來。女曰。實告君。昔言隣女者。妾也。妾實孤適宵行。見光啼谷口。抱養於秦。聞大難既息。故携來與君團聚耳。生揮涕拜謝。兒在女懷。如依其母。竟不復能識父矣。天未明。女即遽起。問之。答曰。奴欲去。生裸跣床頭。涕不能仰。女笑曰。妾誑君耳。今家道新創。非夙興

夜寐不可。乃剪薪椎筭。類男子操作。生憂貧乏。不自給。女曰。但請下帷讀。勿問盈歉。或當不殍餓死。遂出金治織具。租田數十畝。僱傭耕作。荷鋤誅茅。葺蘿補屋。日以為常。里黨聞頗賢。孟舉資助之。約半年。人烟騰茂。類素封家。生曰。灰燼之餘。卿白手再造矣。然一事未就。安安如何。詰之。荅曰。試期已迫。巾服尚未復也。女笑曰。妾前以四金寄廣文。已復名在業。若持君言。俟之已久。生益神之。是科遂領鄉荐。時年三十六。腴田連阡。夏屋渠仁矣。女孀如隨風。欲飄衣而造作。過農家婦。雖嚴冬自苦。而手膩如脂。自言二十八歲。人視之。常若二十許人。

異史氏曰：其子賢，其父德，故其報之也俠。非特人俠，狐亦俠也。遇亦奇矣。然官宰虐，豎人毛髮，刀震亡入木，何惜不畧移床上，半死許哉？使蘇子美讀之，必浮白曰：惜乎擊之不中。

王阮亭云：程嬰杵臼，未嘗聞諸巾幗，况狐耶？

龍

北直界有墮龍入村，其行重拙，入某紳家，其戶僅可容軀，塞而入，家人盡奔，登樓詳謀。銃砲轟然，龍乃出門外，停貯潦水淺不盈尺，龍入轉側中，身盡泥塗，極力騰躍，尺餘輒墮。泥蟠三日，蛇集鱗甲，忽大雨，乃霹靂擊空而去。

房生與友人登牛山入寺遊。曠忽移間一黃鵠上盤一小蛇細裁如蚓忽旋一周如指又一周已如帶共驚知爲龍群起而下方至山半聞寺中霹靂一聲天上黑雲如蓋一巨龍天矯其中移時而沒

章邱小相公庄有民婦適野值大風塵沙撲面覺一目眩如含麥芒揉之吹之迄不愈啟而審視之睛固無恙但有赤綫蜿蜒於內分或曰此蜃龍也婦憂懼待死積三月餘天暴雨忽巨震一聲裂眦而吞婦無少損

袁宣四言在蘇州值陰晦霹靂大作衆見龍垂雲際鱗甲張動瓜中捧一人頭鬚眉見移時入雲而沒亦未聞有失

其頭者

○○林四娘

青州道陳公賓鐸閩人夜獨坐有女子奪幃入視之不識而艷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夜兀坐得勿寂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隣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投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願曰他無人耶公急闔戶曰無復其緩裳意殊羞怯公代為殷勤女曰妾言二十猶處子也狂將不堪狎褻既竟流丹浹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為君輕薄殆盡矣有心愛妾但圖永好可耳妾亡何為無何鷄鳴遂起而去由此

夜。兄至。每與閉戶雅飲。談及音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
意其工於度曲。曰。兒時之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
矣。托於音。卽奏。強半遺忘。恐為知笑耳。再強之。乃俯首擊
節。唱伊涼之調。其聲婉歌已泣下。公亦為酸惻。抱而慰之。
曰。卿勿為亡國之音。使人悵亡。女曰。教以宣意。哀者不能
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於琴瑟。既久。家人
竊聽之。聞其歌者無流涕。夫人窺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
麗。非鬼。兄狐惧。為厭。盡勸公絕之。公固能聽。但固詰之。女
愀然曰。妾衡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托
為燕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疑畏。卽從此辭。公曰。我不為

嫌但燕好著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緬述津
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
輒起誦準提金剛諸誑咒公問九原能自懺耶曰一也妻
思終身淪落歡度來生耳又每與公評陰陽詩詞瑕輒疵
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
曰生時亦偶為之公索其贈笑曰先女之語高足為高人
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答云冥王以妻生
前無罪死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
已愴然公亦泪下乃置酒相與痛飲士慷慨而歌為哀曼
之音一字百轉輒便鳴咽數傳數起而后終曲飲不能暢

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難殺忽唱乃曰是不
可以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當率成一
章索筆構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飲聲音錯亂慎勿出以
示人掩袖而公送諸門外湮然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
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曰靜鎮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
青天閒看殿宇封喬木注望君王化杜鵑海國波濤斜
夕照漢家簫鼓靜烽煙紅顏力弱難為厲忠貞心悲只
問禱日誦善提千百句閒看貝葉兩三篇高唱梨園歌
代哭諸君獨聽亦潸然詩中重複脫却疑有附錄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三

松齡柳泉甫著

江中

王聖俞南游泊舟江心既寢視月明如練未能寐使童僕爲之按摩忽聞舟頂如小兒行踏蘆蓆作响遠自舟尾來漸近艙戶慮爲盜急起問童曰亦聞之問答間見一伏舟頂上童首窺艙內大愕按劍呼諸僕一舟俱醒告以所見或疑錯悞俄响聲又作羣起四顧渺然無人惟疎星皎月漫江波而已眾望舟中旋見青火如燈狀出水面隨水浮游漸近舟則火頓滅即有黑人驟起屹立水上以手攀舟而行眾譟曰此必物也欲射

之方開弓則遽伏水中不可見矣。問舟人舟人曰此古戰場鬼時出沒其無足怪。

○○○魯公女

招遠張子旦性疎狂不羈讀書蕭寺時邑令魯公三韓人有女好獵生適過諸野見其風姿媚秀着錦貂裘騎小驪駒翩然若画歸憶容華極意欽想后聞女暴卒悼嘆絕魯以家遠寄靈寺中即生讀而生散礼如神明朝夕香食必祭每醉而祝曰賭卿半面長繫夢魂不國玉人奄然物化今近在咫尺而遊石河山恨如何也然生有拘束死無禁忌九泉有靈當珥而來慰我傾慕日夜祝之幾半月一夕挑燈夜讀忽舉

首則女子含笑立燈下。生驚起致問。女自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私奔之嫌。生大喜。遂共歡好。自此無虛夜。謂生曰。妾性好馬。以射鷹殺虎為快。罪孽深重。死無歸所。如誠心愛妾。煩代誦金剛經一藏數。生世世不忘也。生敬受教。每夜起。即柩前捻珠誦。偶值節序。欲與偕歸。女憂足弱。不能跋履。生請抱負以行。女笑從之。如抱嬰兒。殊不重累。遂以為常。考試亦載。俱然行。必以夜生將赴秋闈。女曰。君福薄。徒勞馳驅。遂聽其言而止。積四五年。魯罷官。貧不能覩。將就窆之。苦無葬地。生乃自陳。某有薄壤近寺。願葬女公子。魯公喜。生又力為營葬。魯德之。而莫解其故。魯公二人綢繆如平日。一夜側倚。生懷泪。

落如豆曰五年之好。于今別矣。受君恩義。數世不足以酬。生驚問之曰。蒙惠及泉下人。徑咒藏滿。今得生河北盧戶部家。如不忌今日。過此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煩一往會。生泣下曰。生三十餘年矣。又十五年。將就水馬。會將何為。女亦泣曰。願為奴婢。一報少聞。曰。君送妾六七里。此去多荆棘。妾衣長難度。乃抱生項。生送至通衢。見諸傍車馬一簇。馬上或一人。或二人。車上或三人。四人。十數人不等。獨一銅車。綉縷朱隱。僅一老嫗在焉。見女至。呼曰。來乎。女應曰。來矣。乃回顧生云。盡此且去。勿忘所言。生諾。女行近車。嫗引手上之。展軔即發。車馬闐咽而去。生悵然而歸。誌時。日于壁。因思經咒之數。持誦益虔。夢神人告曰。汝志

良嘉但須要到南海去問南海多遠曰近在方寸地醒而會其肯念切菩提修行倍潔三年后次子明長子政相繼擢高科生雖暴貴而善行不替夜夢青衣人邀去見宮殿中坐一人如菩薩狀逆之曰子為善可喜惜無修齡幸得請于上帝矣生伏地稽首喚起賜坐飲以茶味芳如蘭又令童子去使浴于池池水清潔游魚可數入之而溫掬之有荷葉香移時漸入深處失足而陷過涉滅頂驚寤異之由此身益健目益明自捋其鬚白者盡黦落又久之黑者益落面紋亦漸舒至數月後頷无童面宛如十五六時輒魚好遊戲事亦猶童過歸過幅二子輒匡救之未幾夫人以孝病卒子

欲為求繼室于朱門生曰待吾至河北來而後娶屈指已
及約期遂命僕馬至河北訪之果有盧戶部先是盧公
生一女生而能言長益慧美父母最鍾愛之貴家妻禽女
輒不欲怪問之具述生前約共計其年大哭曰痴婢張郎
計今年已半百人事變遷其骨已朽縱其尚在髮童而齒
墜矣女不聽母見其志不搖與盧公謀戒閹人勿通客過
期以絕其望未幾生至閹人拒之退返旅舍悵悵無所為計
間遊郊郭因循而暗訪之女謂生負約涕不食母言渠不
來必已殂謝即不然皆盟之罪亦不在汝女不語但終日
盧患之亦思一見生之為人乃托游教遇生于野視之少

年也。評之班荆畧談甚個儻。公喜邀至其家。方將探問。盧即遽起。屬客暫獨坐。忽入內告女。女喜自力起。窺審其狀不符。零涕而返。怨歎罔公。力白其是女。無言。但泣不止。公出。意緒懊喪。對客殊不款曲。生問貴族有為戶部者乎。公漫應之。首他顧。似不屬客。生覺其慢。辭出。女啼數日而卒。生夜夢女來。曰。下顧者果君耶。年貌舛異。覲面遂致違隔。妾已憂憤死。煩向土地祠速招我魂。可得活。遲則無及矣。既醒。急探盧氏之門。果有女亡三日矣。生大慟。進而弔諸其室。已而以夢告盧。盧從其言。招魂而歸。啟其衾。撫其尸。呼而祝之。俄聞啖中略有聲。忽見朱櫻乍起。墜痰塊如冰。扶移榻上。漸復吟呻。盧公悅。肅客出。置酒宴會。細展官牘。知其巨家。益喜。擇吉成礼。居半月。携女而歸。盧

送至家半年乃去。夫婦居室儼如耦。不知者多誤以子婦為姑
嫗者焉。盧公適年卒。子最幼。為豪強所中傷。家產幾盡。生迎
養之。遂家焉。

○道士

韓生吾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于其座。會宴集。有道士托鉢門
上。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人怒。歸不顧。韓聞擊刺之。戲
甚。久詢之。家人以情告。言未已。道士竟入。韓招之坐。道士向主客皆
一舉手。即望畧致研詰。始知其初居村東破廟中。韓曰。何日棲鶴
東觀。竟不聞知。殊缺地主之礼。荅曰。野人新至。無文遊。聞居士揮
霍。深願求飲焉。韓命奉觴。道士能豪飲。徐見其衣服垢敝。

頗淹蹇不甚為礼。韓亦海客過之。道士傾飲二十餘杯。乃辭而去。自是每宴會。道士輒至。遇食則食。遇飲則飲。韓亦稍厭其頻飲。次徐朔之曰。道長日為客。寧不一作主。道士笑曰。道人相居寺等。惟獲肩承一啄耳。徐慚不能對。道士告。雖然。道人懷誠久矣。會當竭力作杯水之酬。飲畢。囑曰。望于幸賜光寵。次日相邀同住。疑其不設行次。道士已候于途。且語且步。已至寺門。入門則院落一新。連閣雲蔓。大奇之。曰。久不至。創建何時。道士荅。竣工未久。比入其室。陳設華麗。世家所無。二人肅然起敬。甫坐。行酒下食。皆二八孩童。錦衣朱履。酒餅芳美。餽極豐渥。飯已。另有小進。珍果多不可名。貯以水。

晶玉石之苑。光焰几榻。酌以玻璃琖。圍尺許。道士曰。喚石家姊妹來。童去少時。二美人入。一細長。一弱柳。一身短。齒晬稚。媚曼雙絕。道士即使歌。以侑酒。少者拍板而歌。長者和以洞簫。其步清細。既闌。道士懸爵促酌。又命偏酌。顧問美人。久不舞。尚能之否。遂有僮僕展羅瑜於筵下。西女對舞。長衣亂拂。香塵四散。舞罷。斜倚画屏。二人心曠神飛。不覺醺醉。道士亦不顧客。舉杯飲盡。起謂客曰。姑煩自酌。我稍憩。即復來。即去。南屋壁下。設一螺鈿之床。女子為施錦褥。扶道士臥。道士乃曳長者共寢。命少者立床下。為之爬搔。二人睹此狀。頗不平。徐乃大呼。道士不得無礼。往將枕。

之道士急起而遁。見少女猶立床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擁臥。
視床上美人尚眠繡榻。顧韓曰。君何太迂。韓乃遂登南榻。欲
與狎褻。而美人睡去。搖之。不轉。因抱與俱寢。天明酒夢俱醒。恍
懷中冷物冰人。視之。則抱長石臥青堦下。急徐上。尚未醒。見
其枕遺屏之右。酣寢敗廁中。遽起。互相駭異。四顧則一
庭荒艸。兩間破屋而已。

○○○胡氏

直隸有巨冢。欲延師。忽一秀才踵門自薦。主人延之。詞語
閑熟。遂相知悅。秀才自言胡氏。遂納贄館之。胡課業良
勤。淹洽非下士等。然時出遊。輒昏夜始歸。局閉候然。不聞款

叩而已在室中矣。遂相驚以狐。然察胡意固不惡。優重之。不以怪異廢。禮。胡知有主人有女。求為姻好。屢示意。主人徧不解。一日胡假而去。次日有客來謁。繫黑帶于門。主人逆而入。年五十餘。衣履鮮潔。意甚恬雅。既坐。自達。始知為胡氏作冰。主人嘿然良久曰。僕與胡先生交已莫逆。何必婚姻。且息女已許字矣。煩代謝先生。客曰。確知今媛待聘。何拒之深。再三言之而主人不可。客有慙色曰。胡亦世族。何遽不如先生。主人直告曰。實無他意。但惡非其類耳。客聞之怒。主人亦怒。相侵益亟。客起。抓主人。主人命家人杖逐之。客乃遁。遺其駟。視之毛黑色。批耳修尾。大物也。牽之不動。驅之則隨手而蹶。噉然草蟲耳。主人

以其言急，知必相伏，戒備之。次日果有孤兵大至，或騎或步，或戈或
弩，馬嘶人沸，聲勢涵_上。主人不敢出，孤教言入屋。主人益惧，有
健者率家人譟出，飛石施箭，而相冲擊，互有重傷。孤漸靡，
終_上引去，遺刀地上，亮如霜雪，近拾之，則高粱葉也。眾悉曰：
技止此耳。然恐其復至，益備之。明日衆方聚語，忽一巨人自天而
降，高丈餘，身橫數尺，揮大刀如門，逐人而殺，羣撼矢石亂擊之。
顛踣而斃，則芻靈耳。衆益易之。孤三日不復來，衆亦少懈。主
人適登廁，俄見孤兵張弓挾矢而至，亂射之，集矢于屬，大惧，急
喊衆奔闕，孤方去，拔矢視之，皆蒿梗。如此月餘，去來不常，雖不
甚害，而日上戒戾，主人患苦之。一日胡生率衆至，主人身出，胡望

見避于衆中。主人呼之，不得已乃出。主人曰：僕自謂無失礼于先生，何故興我羣狐欲射？胡止之？主人近極其手，邀入故齋，置酒相款。從容曰：先生達人，當相見諒。以我情好，寧不樂附婚姻？但先生車馬宮室，多不與人同。孫女相從，即先生當知其不可。且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適于口。先生何取焉？胡大慚。主人曰：無傷，舊好故在。如不以塵濁見棄，在門牆之幼子。年十五矣，願得坦腹床下，不知有相若者否？胡喜曰：僕有弱妹，少公子一歲，頗不陋。方以奉箕帚如何？主人起拜胡，答拜。于是酹酢甚歡。前卻俱忘。命羅酒漿，徧牆從者，上下歡慰。乃詳問居里，將以奠雁。胡辭之。日暮，繼燭，醺醉乃去。由是遂安年。

餘胡不至，或疑其約安，而主人堅待之。又半年，胡忽至，既道溫涼，已乃曰：「妹子長成矣。」請卜良辰，遣事翁姑。主人喜，即同定期而去。至夜果有輿馬，送新婦至。奩妝豐盛，設室中幾滿。新婦見姑嫜，溫麗常^果。主人大喜。胡生兩弟來送女，談吐俱風雅。又善飲。天明乃去。新婦且能預知年豐凶，故謀生之計，皆取則焉。胡生兄弟以及胡媼，時來望女人，皆見之。

戲術

有桶戲者，桶可容升，無底中空，亦如俗戲。人以二席置街上，待一升入桶中，旋出，即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又取又傾，頃刻而席皆滿。然後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奇在多也。

利津李見田在額鎮閒遊閭場欲市巨甕而陶人爭直不成而卒至夜室中未出者六十餘甕啟視一空陶人大驚疑李踵門求之李謝不知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室一甕不損在魁星樓下非典如言往視果一俱在樓在鎮之南山去場三里餘傭工運之三日乃盡

閻羅

策蕪秀才李中之性直諒不阿每數日輒死去儼然如尸三四日始醒或問所見則隱秘不洩時邑有強主者亦數日死語人曰李中之閻羅也余至陰司亦其屬曹其門殿對朕俱能述之或問李昨赴陰司何事張曰不能其述

惟提勣曹恭答二十

異史氏曰阿瞞一案想更數十閻羅矣畜道劍山種具在宜得何罪不勞挹取乃數千年不決何也豈以臨刑之因快于連割故使之求死不得也異已

王阮亭云中州有生而為河神者曰黃大王鬼神以生人為之理不可曉

馬僧

濟南一僧不知何許人赤足衣白被日于芙蓉明湖諸館誦經抄募而以酒食錢粟皆弗受叩所需又不答終日未嘗見其餐飯或勸之曰師既不茹葷酒當募山村僻巷中何日往

來於壇闌之場。僧合眸誦誦。毛長指許。若不聞。少選又語之。僧遽張目厲聲曰。要如此化。又誦不已。久之自出而去。或從其后。固詰其必如此之故。走不應。叩之數四。又厲聲曰。非汝所知。老僧要如此化。積數日。忽出南城。卧道側如僵。三日不動。居民恐其餓死。貽累近郭。因集初他徒。欲餒之。欲錢之。僧冥然不動。羣搖而語之。僧怒。于袖中出短刀。自剖其腹。以手入。內理腸于道。而氣随絕。衆駭告郡。葉堊之。異日為大所穴。席見蹈之。似空。發視之。席封如故。猶空爾然。

。伏狐

太史某為狐所魅。病瘡符禳既窮。乃乞假歸。異可逃避。

太史行而狐從之。大惧。無所爲謀。一日止于冰門外。有鈴醫自言能伏狐。太史延之入。投以藥。則房中術也。促令服訖。入與狐交。銳不可當。狐辟易。哀而求罷。不聽。進益勇。狐展轉營脫。苦不得去。移時無聲。視之。現狐形而斃矣。

昔余鄉某生者。素有嫪毒之目。自言生平未得一快意。夜宿狐館。四無鄰。忽有奔女。靡未啟而已入。心知其狐。亦欣然樂就。狎之。衿襦甫解。貫草直入。狐驚痛。啼聲咬然。如鷹脫韝。穿窬而出。去。某猶望窬外。作狎暱聲。哀喚之。冀其復回而已。寂然矣。此真討狐之猛將也。宜榜門驅狐。可以爲業。

○○蘿仙

高公明園。知郴州時。有民女蘿氏。浣衣于河。中有巨石。女
踞其上。有苔一綫。綠滑可愛。浮水漾動。遠石三面。女視之心動。
既歸而娠。腹漸大。母私詰之。女以情告。母不能解。數月竟奉一
子。欲寘隘巷。女不忍也。藏諸積而養之。遂矢志不嫁。以明其
不二也。然不夫而孕。終以為羞。兒至七歲。未嘗出。見人。兒忽謂
母曰。兒漸長。出禁何可長也。去之不為母累。問所之。曰。我非人種。行
將騰霄。昂壑耳。女泣詢歸期。答曰。待母屬纊。兒始來。去後
倘有所需。可啟藏兒積。索之。必能如願。言已。拜母竟去。出而望之
已杳矣。女告母。母大奇之。女堅守旧志。與母相依。而家益落。偶

缺晨炊、仰屋無計。忽憶兒言，往啟櫝，果得米，賴以舉火。是
有求輒應，逾三年，母病卒，一切葬具皆取給于櫝。既葬，女獨
居三十年，未嘗窺戶。一日鄰婦乞火者，見其兀坐空閨，語移時
始去。居無何，忽見彩雲繞女舍，亭上如蓋，中有一人盛服立，審
視則蘓女也。迴翔久之，漸高不見。鄰人共疑之，窺諸其室，見
女靚莊凝坐，氣則已絕。衆以其無歸，議為殯殮。忽一少年
入，丰姿俊偉，向衆申謝。鄰人向亦竊知女有子，故不之疑。少年
出金藏母植二朮于墓，乃別而去。數步之外，足下生雲，不可復
見。后桃結實甘芳，居人謂之蘓仙桃樹。年上華茂，更不衰
朽，官是地者每携實以餽親友。

李伯言

李生伯言，沂水人，抗直有肝胆，忽暴病，家人進藥，却之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陰司閻羅欲吾暫攝其篆耳，死勿埋，我宜待之。」是日果死，駒從導去，入一宮殿，進冕服，隸胥祇候甚肅，案上簿書叢脞，一宗江南某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十二人鞠之，佐証不誣，按冥律宜炮烙，堂下有銅柱，高八九尺，圍可二抱，空其中而熾炭焉，表裡通赤，羣鬼以鉄蒺藜撻驅，便登手移足盤而上，甫至頂，則烟氣飛騰，崩然一响如爆竹，人乃墮，團伏移時，始復蘇，又撻之，爆裂如前，三墮則匝地如烟而散，不復能成形矣，又一起為同邑王某，被婢父訟盜，占生女，王即

生姻家。先是不賣婢。王知其所來非道。而利其直。廉遂購之。
至是王暴卒。越日其友周生過于途。知為鬼。奔避。齋中王亦
從入。周惧。而祝問所欲為。王曰。煩作見証于冥司耳。驚問何事。
曰。余婢寔價購之。今被誤控。此事君親見之。惟借李諾一言。無
他說也。周固拒之。王出口。恐不由君耳。未幾周果死。同赴閻羅。
質審。李見王。隱存左袒意。忽見殿上火生。酸燒梁棟。李大
駭。側足立。吏急道曰。陰曹不與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
他念。則大自愧。李斂神審憲。火頓滅。已而鞠狀。王與婢父及復
相苦。問周。以寔對。王以故犯論答。訖。遣人俱送。回生。周
與王皆三日而甦。李視事畢。輿馬而返。中途見鬬頭。斷足者。

數百輩伏地哀鳴。停車研詰。則異鄉之鬼。思踐故土。恐關隘阻。隔乞求路引。李曰。余攝任三日。已解任矣。何能爲力。衆曰。南村胡生。將建道場。代爲可致。李諾之。至家。驛役都去。李乃甦。胡生字水心。與李善。聞李再生。便詣探省。李遷向清醮。何時。胡評曰。兵燹之后。妻孥瓦全。向與室人作此願心。未入道也。何知之。李具以告。胡嘆曰。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可恨哉。乃敬諾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猶憶卧。見李肅然起。敬申謝。佑庇。李曰。法律不能寬假。今幸無恙乎。王云。已無他症。但臂瘡濃潰耳。又二十餘日始痊。臂肉腐落。癰痕如杖者。

異史氏曰。陰司之刑。慘于陽世。責亦苛于陽世。然閻說不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誰謂直白無天日。式革恨無火燒。臨民之堂。解耳。

○○○黃九郎

何師參字子蕭。齋于茗溪之東門。臨墻野薄。暮偶出。婦人跨驢來。少年從其后。婦約五十許。意越清越。轉視少年。上可十五六。丰采過于姝麗。何生素有斷袖之癖。睹之神出于舍。翹足目送。影滅方歸。次日早伺之。落日冥濛。少年始過。生曲意承迎。笑問所來。答以外祖家。生請過齋。少憩。辭以不暇。因曳之乃入。略坐與辭。堅不可挽。生挽手送之。殷囑便道。

相遇少年唯_レ而去。生由是凝思如渴。往來耽注。足無停趾。一日却半規。少年歛衽大喜。要入命館。童行酒。問其姓字。荅曰。黃姓。第九童子。無字。問過往何頻。曰。家慈在外祖家。常多病故。數省之。酒數行。欲辭去。生掉臂遮面。下管鑰。九郎無如何。頰頰復坐。挑燈共語。溫若處子。而詞涉游戲。便舍羞面向壁。未幾引與同衾。九郎不許。堅以睡惡為辭。強之再三。乃解上下衣。着袴卧床上。何滅燭。少時移與同枕。曲肘加臂。而狎抱之。苦求私暱。九郎怒曰。以君風雅士。故與流連。乃此之為。是禽處而獸愛之也。未幾晨星熒々。九郎遽去。生恐其遂絕。復伺之。蹀躞凝睇。目穿北斗。過數日。九郎始至。喜逆謝過。強曳

入齋促望笑語。竊幸其不念旧惡。無何解屨登床。又撫衣之。九即曰。纏綿之意。已鏤肺腑。然親愛何必在此。生甘言糾繆。但求一親玉肌。九即從之。生俟其睡寐。潛就輕薄。九即醒。攬衣遽起。秉夜遁去。生邑邑。若有所失。忘毀廢枕。日漸委悴。惟可使齋童運偵焉。一日九即過門。即欲運去。童牽衣入之。見生清癯。大駭慰問。生寔告以情。涓涓隨聲零落。九即細語曰。區區之意。實以相愛。無益子弟。而有害于兄。故不為也。君既樂之。僕何惜焉。生大悅。九即去。后病頓減。數日平復。九即果至。遂相繼。倦曰。今免承君意。幸勿以此為常。既而曰。欲有所求。肯為力乎。問之。答曰。母惡心痛。惟太醫藥齊野王先天丹可療。君与善。當能求之。生諾之。臨去又囑生入。

城求藥及暮付之。九郎喜上手稱謝。又強與合。九郎曰：勿相糾纏。謹為君圖一佳。勝第萬。生問誰。九郎曰：有表妹美無倫。倘能重意當報柯斧。生微笑不答。九郎懷藥便去。三日乃來復求藥。生恨其遲。詞多諛讓。九郎曰：本不忍禍君。故踈之。既不蒙見諒。請勿悔焉。由是燕會無虛夕。九三日必以一乞藥。齊怪其頻。曰：此藥未有過三服者。胡久不瘳。因累三劑並受之。又顧生曰：君神色黯然而病乎。曰：無脉之驚。曰：君有鬼脉。病在少陰。不自慎者殆矣。婦語九郎曰：嘆曰：良醫也。我實孤久恐不為君福。生疑其誑。藏其藥。不以盡予。憲其弗至也。居無何果病延。齊診視曰：晷不寔言。今鬼氣已遊墟莽。泰緩何能為。九

即日承省侍曰不聽吾言果至于此生尋死九郎痛哭而去先是
邑有某太史少與生共筆硯十七歲擢翰林時秦藩貪暴而賂
通朝士無有言者公抗疏劾其惡以越俎免藩陞是省中五日
伺公隙公少有英稱曾邀叛王青睞因購得旧所往來札脅公
公惧自投夫人亦投懷死公越宿忽醒曰我何子蕭也詰之所言皆
何家事方悟其借軀還魂留之不可出奔旧舍撫疑其詐必欲排
陷之使人索千金于公公偽諾而憂悶欲絕忽通九郎至喜甚語
悲歡交集既欲復狎九郎曰君有三命為公曰余恤生勞不如
死逸因訴冤苦九郎悠憂以思少間曰幸復生聚君曷無偶前
言表妹慧麗多謀必能分憂公欲一見顏色曰不難明日將

取伴老母。此道所經。君偽爲弟也。兄者。我假渴而求飲焉。君曰。驢子亡。則諾也。計已而別。明日傳午。九郎果從女郎徑門外過。拱手絮語。略晚女郎蛾眉秀曼。誠仙人也。九郎索茶。公請入飲。九郎曰。三妹勿訝。此兄盟好。不妨少休止。扶之而下。繫驢于門而入。公自起瀹茗。因目九郎曰。君前言不足以盡。今得死所矣。女似悟其言之爲已者。離榻起立嚶嚶而言曰。去休。公外顧曰。驢子其亡。九郎火急馳出。公擁女求合。女顏色紫變。寗若囚拘。大呼兄不應曰。君自有婦。何喪人廉恥也。公自陳無室。女曰。能失山河。勿令秋扇見捐。則惟命是聽。公乃誓以皦日。女不復拒事。已。九郎至。女色然怒讓之。九郎曰。此何子蕭昔之名女。今之太史。与兄

最善其人可依。即聞諸姪氏當不相見罪。日向晚公邀遮不聽去。
女恐姑母駭怪。九郎親身自任。跨馱送至。居數日。有婦携婢過。
四十年許。神情意致。雅似三娘。公呼女出窺。果母也。瞥睹女。怪問。
何得在此。女慚不能對。公邀入。拜而告之。母笑曰。九郎稚氣。胡再。
不謀。女自入厨下。設食供母。食已乃去。公得原偶。頗快心期。而惡緒。
縈懷。恒覺有憂色。女問之。公緬述顛末。女笑曰。此九兄一入可得。
解。君何憂。公詰其故。女曰。聞撫公溺。言敬而比頑童。此皆九兄所長。
也。校所好而獻之。怨可消。仇亦可復。公慮九郎不肯。女曰。但請哀之。
越日。公見九郎來。肘行而逆之。九郎驚曰。兩世之交。但可自效。
頂踵。所不敢惜。何忽作此態。向人。公具以謀告。九郎有難色。

女曰妻矣身于郎誰賣為之脫令中途虧喪焉置妾也九郎不得已諾之公族與謀馳書與所善之王太史而致九郎焉王會其意大設招撫公飲命九郎歸女郎作天魔舞窈窕美女撫慰之亟請于王欲以重金購九郎惟恐不得當王故沉思秘難之遲之又久始將公命以進撫喜前卻頓釋自得九郎動息不相離侍妾十餘視同塵土九郎飲食供具如王者賜金萬計半年撫公病九郎知其去冥殆近也遂釐金帛假歸公家既而撫公薨九郎出貲起屋置產畜婢僕母子及姪并家焉九郎出興馬甚都人不知其孤也余有笑判并志之

男女居室。為夫婦之大倫。燥濕互通。乃陰陽之正氣。迎風待月。尚有蕩檢之訕。斷袖分飛。難免掩鼻之醜。人必分。鳥道乃敢。生開洞。非龍源。漁笛寧。訴誤入。今未從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雲雨未興。輒爾上下其手。陰陽反背。居然表裡。為奸。華池置。無用之鄉。謬說。老僧入定。靈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眇稱戈。繫赤兔于轅門。如將射戟。標大弓于國庫。直欲斬關。或是監內黃鯁。訪和文于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鑽報于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頻來。固相安矣。設黃龍府。潮水忽至。何以禦之。宜斷其鑽刺之根。並塞。送迎之路。

金陵女子

沂水居民趙某以故自城中歸見女子白衣哭路側甚哀晚之
美悅之凝注不去女垂涕曰夫也路不行而顧我趙曰我以曠
野無人而子哭之慟寔愴于心女曰夫死無路是以哀耳趙勸
其復擇良匹曰渺此一身其何能擇如其所托勝之可也趙忻
然自薦女從之趙以去家遠將覓代步女曰無庸乃先行飄若
仙奔至家搥井臼甚勤積二年餘年謂趙曰感君慈仁猥相
從忽已三年今宜且去趙曰曩言無家今焉往曰彼時慢為
是言耳何得無家身父貨葉金陵倘欲再晤可載葉往可助
資斧趙經營為贊輿馬女辭之出門遂去追之不及瞬息遂

香居久之頗涉懷想因市藥詣金陵寄貨旅邸訪諸衡市忽
藥肆翁望見曰婿至矣延之入女方浣裳庭中見之不言亦不
笑浣不輟趙啣恨遽出翁又曳之返女不顧如初翁命治具作飯
謀厚贈之女止之曰渠福薄多將不任宜少慰其苦辛再撫
子數賢方与之便吃著不盡夫翁問所載藥女云已售之矣
直在此翁乃出方付金送趙歸試其方有奇驗沂水尚有能知
其方者以蘇白接茅簷雨水洗瘕贅其方之一也良效
王沈亭云女子大哭凡

湯公

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抱病彌留忽覺下部熱氣漸升而上至

收則足死。至腹則股又死。至心之死最難。九自童稚以及瑣屑
久忘之事。都隨心血來。一朝過。如一善。則心中清淨寧帖。一惡。則
熾懷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六
歲時。曾探雀雛而斃之。只此一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
待平生所為。一朝盡。乃覺熱氣倏然穿喉入腦。自頂顛
出。騰上如炊。踰數十刻期。魂乃離竅。忘軀殼矣。而渺然無歸。漂
泊如蹈閭。巨人來。高丈盈尋。掇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疊
股。其人甚夥。薄脰悶氣。殆不可過。公頓思。惟佛能解厄。因宣稱號。
恍三四聲。飄隨袖外。巨人復納之。三納三墮。巨人乃去之。公獨立惶惶。
未知何往之善。憶佛在堂。乃遂西。無何見諸側。一僧趺坐。趨拜問。

遠僧曰：凡孝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兩處銷名，乃可他通公問其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面坐，俾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得帝君，因指以牓。公又趨之，見一殿閣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像，伏祝之。帝君掩名曰：汝心誠正，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非菩薩莫能為。因指示，令急往公從其教。俄見茂林修竹，殿宇華好，入見螺髻莊嚴，金容滿月，瓶浸楊柳，翠碧重烟。公肅然稽首，拜述帝君言。菩薩雖之，公哀禱不已，傍有尊者白言：菩薩施大法力，撮土可以為肉，折柳可以為骨。菩薩即如所請，手斷柳枝，傾瓶中水，合淨土為泥，拍附公體，使童子携送靈所，推而合之。棺中呻動，霍然病已家。

人駭然集扶而出之計氣絕已徃七矣

○○連瑣

楊子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牆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
聲如濤湧夜闌秉燭方復悽斷忽牆外有人吟曰玄夜淒風却
倒吹流螢惹艸復沾帷反復吟誦其聲哀楚聽之細婉似享
疑之明日視牆外並無人跡惟有紫帶一條遺荆棘中拾歸置諸
窗上向夜三更許又吟如昨楊移枕登望吟頻輟悟其為鬼然恁
慕之次夜伏伺牆頭二更向盡有女子珊珊自艸中出手扶小樹低首
哀吟楊微嚙女忽入荒艸而沒楊由是伺諸牆下聽其吟畢乃
隔壁而讀之曰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單寒月上時久之寂然

楊乃入室方望忽見麗者自外來歛衽曰君子固風雅士妾乃多
所畏避楊喜拉坐瘦怯疑寒若不勝衣問何居里久寄此間答
曰妾隴西人隨父流寓十七暴疾殂謝今二十餘年矣九泉荒
野孤寂如鷺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思久不屬蒙晨
續權生泉壤楊欲與歡感然曰夜台朽骨不比生人如有此情
促令壽數妾不忍禍君子也楊乃止戲以手探鼻則鷄頭之內
依然處子又欲視其裙下雙鈎女俯首笑曰狂生太囉哩矣楊
把玩之則見月色錦襪約綵線一縷更視其一則紫帶繫之問
何不俱帶曰昨宵畏君而避不知遺落何所楊曰為卿易之
遂即忘上取以授女女驚問何來因以實告女乃去綫束帶

既翻桌上書。忽見連昌宮詞。慨然曰。妾生時最愛讀此。今視之。殆如夢寐。與談詩文。慧黠可愛。剪燭西窗。如得良友。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頃即至。輟囑曰。君秘勿宣。妾少胆怯。恐有惡客見。侵楊諾之。兩人惟同魚水。雖不至乱。而閨閣之中。誠有甚于畫眉者。女每於燈下。為楊寫書。字態端媚。又自選宮詞百首。錄頌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每夜教楊手談。不則挑弄絃索。作蕉窓零雨之曲。酸入胸臆。楊不忍卒聽。則為曉苑鶯聲之調。頓覺心懷暢適。挑燈作劇。樂輒忘曉。視窗上有曙色。則張白晝遁去。一日薛生造訪。值楊晝寢。視其室。琵琶棋枰具在。知非所善。又翻書得宮詞。見字跡端好。蓋疑之。楊醒。

薛問戲具何來。答欲學之。又問詩卷。托以假諸友人。薛反復檢玩。見最後一葉。細字一行云。某月日。連瑣書笑曰。此是女郎小字。何相欺之甚。楊大窘。不能置詞。薛詰之益苦。楊不以告。薛寒挾楊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見。楊因述所爲。薛仰慕殷切。楊不得已。諾之夜。分女主爲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喋向人。楊以實情自白。女曰。與君緣盡矣。楊百詞慰解。終不惟起而別去。曰。妾暫避之。明日薛來。楊代致其不可。薛疑支托。暮與窗友二人來。淹留不去。故抗之。恒終夜譁。大爲楊主白眼。而無如何。衆見數夜杳然。浸有去志。喧囂漸息。忽聞吟聲。共聽之。凄婉欲絕。薛方傾耳。神注。內一民生王某。振巨石投之。大呼曰。作態不見客。豈得好句。嗚呼。

側使人阿損吟頓止衆甚怒之楊恚憤見于詞色次日始共引去
楊獨宿空齋異女復來而殊無影跡踰二日女忽至泣曰君致
惡賓兒嚇煞妾楊謝過不遑女遽出曰妾固謂緣分盡也
從此別矣挽之已激由是月餘更不復至楊思之形銷骨立
可追挽一夕方獨酌忽女子褰幃入楊喜極曰卿見客耶女
涕重膺默不言亟問之欲言復忍曰負氣去又急而求人
未免愧怨楊再三研詰乃曰不知何處來一齷齪隸逼充媵
妾顧念清白裔豈屈身與臺之鬼然一錢弱質烏能抗拒
君如幽妾在琴瑟之數必不聽自為生活楊大怒憤將致死
但慮人鬼殊途不能為力女曰來夜早眠妾邀君夢中耳于

是復共傾談。翌以連曙。女臨去。囑勿晝眠。畱待夜約。楊諾之。因于午後薄飲。乘暝登榻。蒙衣偃卧。忽見女來。授以佩刀。引手去。至一院宇。方闔門語。聞有人拮石搥門。女驚曰。仇人至矣。楊啟戶。驟出。見一人赤帽青衣。蜩毛述喙。怒咄之。隸橫目相仇。言詞兇謾。楊大怒。奔之。隸投石以投。驟如急雨。中楊腕。不能握刃。方危急所。遙見一入腰天野射。審視之。王生也。大號乞救。王生張弓。急至。射之中股。再射之。墮。楊喜感。謝王。同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贖。遂與共入女室。女戰惕。羞縮。遙立。不作一語。案上有小刀。長僅尺餘。而裝以金玉。出諸匣。光芒耀影。王嘆贊。不釋手。與楊畧語。見女慚。俱可憐。乃出分手去。楊亦自歸。越牆而仆。於是驚為寤。聽村鷄。

已亂鳴夫覺腕中痛甚。曉而視之。則皮面赤腫。停時王生來。便言
夜夢之奇。楊曰。未夢射名。王恠其先知。楊出手示之。且告以故。王
憶夢中顏色。恨不真見。自幸有功于女。復請先容。夜間女來稱
謝。楊歸功王生。遂達誠懇。女曰。將伯之助。豈我不散忘。然彼料上。妾
實畏之。既而曰。彼愛妾佩刀。寔妾父出使粵中。百金購之。妾
愛而有之。纏以金線。緋以明珠。大人憐妾天亡。用以殉葬。今願割
愛相贈。見刀如見妾也。次日楊致此意。王大悅。至夜女果携刀來
曰。願伊珍重。此非中華物也。由是往來如初。積數月。忽于燈下笑
而向楊。似有所語。面紅而止者三。生抱問之。答曰。父蒙眷愛。妾受生
人氣。日食烟火。白骨頓有生意。但須主人精血。可以復活。楊咲曰。

卿自不肯，豈我故惜之？女去，交接后，君必有念，餘日大病，然葉之可愈，遂與為歡，既而着衣起，又曰：尚須生血一點，能拚痛以相愛乎？楊取利刃刺臂出血，女即榻上，便滴臍中，乃起曰：妾不采矣。君記取百日之期，視妻墳，前有青鳥鳴于樹頭，即速發塚。楊謹受教，出門又囑曰：慎記勿忘，遲速皆不可。乃去。越十餘日，楊果病腹脹欲死，醫師投藥，下惡物如泥，浹辰而愈。計善日，使家僮挿以待，日既夕，果見青鳥雙鳴，楊喜曰：可矣。乃斬荆發塋，見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摩之微溫，蒙衣舁歸，置煖處，氣休然，細于屬絲，漸進湯醢，半夜而蘇。每謂楊曰：二十餘年如一夢耳。

王阮亭曰：結盡而不盡，甚妙。

○單道士

韓公子。邑世家。有單道士。工作劖。公子愛其術。以為座上客。單
与人行。望輒忽不見。公子欲傳其法。單不宣。公子固懇之。單曰。非
恠吾術惡。壞吾道也。所傳而君子則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竄者矣。
公子固無慮。此然。或出見美麗而悅。隱身入人閨闥。是濟惡而宣
淫也。不敢從命。公子不能強。而心怒之。陰与僕輩謀。擅辱之。恠
其道匿。因以細灰布麦塲上。思左道能隱形。而履處必有印迹。
可隨。印處急擊之。于是誘單往。使人執牛鞭立捷之。單忽不見。
灰上果有履跡。左右亂擊。頃刻已迷。公子歸。單亦至。謂諸僕曰。
吾不可復居矣。向勞服役。今且別當有以報。袖中出青圓。盛又探。

得青一簋。并陳几上。陳已復探九十餘探。按上已滿。遂邀衆飲俱醉。
二仍內袖中。韓聞其異。使復作劄單于壁上。画一城。以手推搥城門。
頓闕。因將囊衣篋物。悉擲門內。乃拱別曰。我去矣。躍身入城。月
遂合。道士頓首。後間在青州市上。教兒童画墨圈于掌。逢人戲
拋之。隨所拋處。或面或衣。團輒脫去。落即其上。又聞其善方中術。能
令下却吸燒酒盡一甌。公子嘗面試之。

○○○白于玉

吳郡廢筠。少知名。葛太史見其文。每嘉嘆之。託相善者。邀至其家。
傾其言論。夙未曰。爲有才如吳生。而長貧賤者乎。因俾鄰好致之曰。便
青麋奮志雲霄。當以息女奉巾櫛。時太史有女。絕美。生聞大喜。

確自信。既而秋闈被黜。使人謂太史富貴所固有。不可知者。遲早耳。請
待我三年。不成而後嫁。于是刻志益苦。一夜月明之下。有秀才造詣。白
晳短鬚。細腰長爪。詰所來。自言白氏。字升玉。略于傾談。豁人心胸。
悅之。而中止宿。遲明欲去。生囑便道。頻過。白感其情殷。願即假館。
約期而別。至日。先一蒼頭送炊具。未少間。白至。乘駿馬如龍。生另舍
舍之。白命奴牽馬去。遂共晨夕。忻然相得。生視所讀書。并非常所
見聞。亦絕無時藝。訝而問之。白笑曰。士各有志。僕非功名中人。也。夜
每招生飲。出卷授生。皆吐納之術。多所不解。因以迂緩置之。他日謂
生曰。曩所授。乃黃庭之要道。仙人之梯航。生笑曰。僕所急。不在此。且求
仙者。又斷絕情緣。使萬念俱寂。僕病未能也。白問何故。生以宗嗣

為慮。白曰：胡久不娶？笑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亦笑曰：王請無嫌色。所好何如？生具以情告。白疑未必真，笑曰：此遇適所共聞，非小生之目賊也。白微哂而罷。次日，忽復裝言別，生凄然與語，刺不能休。白乃命童子先負裝行，兩相依戀。俄見一青蟬鳴落案間，白辭曰：興已駕矣。請自此別。如相憶，拂我榻而臥之。方欲再問，轉瞬間，白如指，翩然跨蟬背上，朝浙而飛，杳入雲中。生乃知其非常人，錯愕良久，悵然自失。踰數日，細雨忽集，思白素田，視所卧榻，蟲跡碎瑣，慨然掃除，設席即寢，無何見白。家童來相招，忻然從之。俄有桐鳳翔集，童捉謂生曰：黑徑難行，可乘此代步。生慮細小不能勝任，童曰：試乘之。生如所請，寬然殊有餘地。童亦附其尾上，戛然一聲，凌升空際。未幾見一朱門，童先下扶生。

亦下問此何所曰此天门也門邊有巨犀蹲伏生駭惧童一身幢之見
處上風景与世殊異童導入廣寒宮內以水晶為階行人如在鏡
中桂樹兩章參差合花氣隨風香無斷際亭宇皆紅窗時有
美人出入治容秀骨瑤世并無其侍童言王母宮崔嵬猶然
思主人伺人不暇由連導与趨出移時見白主候于門握手入見
外清水白沙涓流溢玉砌雕闌殆疑桂樹甫望即有二八妖鬟
來薦香茗少間命酌有四僮人歛衽鳴璫給事左右後覺
皆上徹簾僮人即俄指長甲探衣代搔生覺心神搖曳固所
安頓既而微醺漸不自持笑顧僮人兜搭与語美人輒笑避白
令度曲侑觴一衣絳綃者引爵向客便即筵前宛轉清歌

諸麗者笙管教曹鳴。雜和既闌。一衣翠裳者亦酌亦歌。
尚有一紫衣人。与一淡白軟俏者。吃笑暗中。主讓不肯前。白全酌。
一唱紫衣人便来把盞。生托接杯。戲撓纖腕。女笑失手。酒杯傾覆。
白譙訶之。女拾杯含笑。俛首細語云。冷如鬼手。釐強来把。人臂白。
大笑。罰令自歌。且舉。上已衣淡白者。又覓一觥。生辞不能。醵女捧酒。
有瑰色乃強飲之。細視四女。夙致翩。無一非絕世者。遽謂主白。合間。
尤物僕求一而難之。君集羣芳。能令我真箇銷魂否。白笑曰。足。
下意中自有佳人。此何足當巨眼之顧。生曰。吾今乃知所見之。不。
廣也。白乃盡招諸女。俾自擇。生顛倒不能自決。白以紫衣人有。
把臂之好。遂使襖被奉客。既而衾枕之愛。極盡綢繆。生索贈。

女脫金腕釧付之。忽童入曰：仙九路殊，君宜即去。女急起遁去。生問主人，僮曰：早詣待漏，去時囑送客尋。生悵然從之，復尋旧迹。將及門，回視童子，不知何時已去。厖喙驟起，生驚竄而去，望之無底，而足已奔墮，一驚而寤。則朝暾已紅，方將振衣，有物觸然墜褥間，視之釧也。心益異之。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尋赤松遊，而尚以胤續為憂，過十餘月，晝寢方酣，夢紫衣姬自外至，懷中綳嬰兒曰：此君骨肉。天上雖有此物，敬持送君。乃寢諸床，牽衣覆之。每欲去，生強與為歡，乃曰：前一度為合卺，今一度為永訣。百年夫婦，盡于此矣。君倘有志，或有見期。生醒，見嬰兒，即縻綳間，綳以告母，上喜。傭媪哺之，取名夢仙。主于是使告。

太史自巳將隱令別擇良匹太史不官生固以為辭太史告女
曰遠近無不知兒身許吳郎矣今改之是二天也因以此意告
生曰我不但無志于功名兼體情于燕好所以不即入山者徒以有老
母在太史又以商女曰吳郎負我其慕慕吳郎去我其
如婢定不他適使人三四送之無成謀遂諏日備車馬收奩嬪手
生家室感其賢敬愛臻至女事姑孝曲意承順過貧家女踰二
年母亡女質奩作具固不盡礼生曰得卿如此吾何憂顧念一得
道援宅飛升余將遠遊一切付之于卿女坦然殊不挽留生遂去
女外理生誦內訓孤兒并有法夢仙漸長聰慧絕倫十歲
以神童領鄉薦十五入翰林每褒封不知母姓氏封母一人

而已。值霜露之長，輒問父所。母具告之。遂欲棄官往尋。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想已仙去，何處可尋？后奉旨祭南帝，途遇寇害，急中一道人仗劍入寇，盡披靡，圍始解。德之，餽以金，不受。出書一函，付囑曰：余有故人与大人同里，煩一致寒暄，問何姓名。荅曰：王林。因憶村中無此名。道士曰：草野微賤，貴官自不識耳。臨行出一金釧曰：此閨閣物，道人拾此，無所用處，即以奉報。視之，簪鏤精絕，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造，終不及其精巧。徧問村中，并無王林其人者，私夸其函上云：三年舊鳳，分拆各天。藥母教子，賴卿賢。無以報德，奉藥一丸，剖而食之，可成仙。後書琳娘夫人粒次，讀畢，不解何人，持以告母。母執書以泣。

曰此汝父家報也。琳我小字。始恍然悟王林為折白誕也。悔恨不已。又以釧示母。曰此汝母遺物。而翁在家時。嘗以相示。又視丸如豆。太史曰我父仙人。啖此必能長生。母不遽吞。受而藏之。會葛太史來視甥女。誦吳生書。便進丹藥為壽。太史剖而分食之。頃刻精神煥發。太史時年七旬。龍鍾頗甚。忽覺筋力溢于膚草。遂棄輿而步。其行健速。家人至息。始能及焉。邇年都城有回祿之灾。火終日不熄。夜不敢寐。畢集庭。見火勢拉雜。侵及鄰舍。一家徊徨。不知所計。忽夫人臂上金釧。戛然有声。脫臂飛去。望之大可數畝。團聚宅上。形如月。開口降東南隅。歷三可見。眾大愕。俄頃火自西來。近闌則斜越而東。迨火勢既遠。竄意釧亡。不可復得。忽見紅光乍歛。釧鏗然墮足下。

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左右前后并為灰燼獨吳第無恙惟東南小閣化為烏有即釧口漏震處也嘗母年五十餘或見之猶似二十許人

○○夜叉國

交州徐姓泛海為賈忽被大風吹去開眼至一處深山蒼莽巖巖有居人遂纜船而登負糗腊焉方入見兩崖皆洞口密如蜂房內隱有人聲至洞外佇足一窺中有夜叉三牙森列戟目閃雙燈瓜臂生鹿而食驚散魂魄急欲奔下則夜叉已預見之輟食執入二物相語如鳥獸鳴爭裂徐衣似欲啗噉徐大惧取囊中糗糒并牛脯進之分啗甚美復翻徐索徐搖手以示其無夜叉怒又執之

徐哀之曰釋我。舟中有釜甑可烹飪。夜又不解其語。仍懇徐再
與手語。夜又似微解。從至舟。取身入洞。束薪燃火煮其殘鹿。熟而
獻之。二物噉之喜。夜以巨石杜門。似恐徐遁。徐曲体遙卧。深惧不
免。天明二物出。又杜之。少頃携一鹿來付徐。剥草于深洞處。流
水汲煮。數釜。俄有數夜又至。群集吞噉訖。共指釜似嫌其不
過。三四日一夜又負一大釜來。似人所常用者。于是羣夜又各致狼麋
既熟。呼徐同噉。居數日。夜又漸與徐熟。出亦不施禁錮。聚處如
家人。徐漸能察聲和意。輒效其音。為夜又語。夜又益悅。携一雌來
妻徐。初畏怯。莫敢伸。雌自開其股就徐。上乃與交。雌大懼。悅每
由肉餌徐。若琴瑟之好。一日諸夜又早起。項下各挂明珠一串。更番

出門若伺貴客狀。命徐多煮肉。徐以問雌。雌云。此天壽節。雌出謂衆。夜叉曰。徐郎無骨突子。衆各摘其五。并付雌。雌又自解十枚。共得五十之數。以野芋為餽。穿挂徐項。徐視之。珠可直百十金。俄頃俱出。徐煮肉畢。雌來邀去。云。接天王至一大洞。廣闊數畝。中有石滑平如几。圍俱有石坐。上一座蒙一豹草。餘皆以鹿。夜叉三十輩列坐滿中。少頃大風揚塵。張皇都出。見一巨物來。亦類夜叉狀。竟奔入洞。踞坐鶚額。羣隨入。東西列立。悉仰其首。以双臂作十字文。大夜叉按頭點視。問臥眉山衆盡于此乎。羣問應之。顧徐曰。此何來雌。以婿對。衆又讚其烹調。即有三夜叉奔取熟肉陳几上。大夜叉掬啗盡飽。極贊喜美。且責常供。又顧徐云。骨

突乎何短。衆白：初來未脩物于項上，摘取珠串，脫十枚付之。俱大如
指頂圓如彈丸。雌急接代，徐穿挂。徐亦交臂作夜叉語謝之物。
乃去，躡風而行。其疾如飛。衆始享其餘食而散。居四年餘，雌忽
產一胎而生二雄一雌，皆人形，不類其母。衆夜叉皆喜其子，輒共撫弄。
一日皆出搜食，惟徐獨望，忽別洞來一雌，欲與徐私。徐不官，夜叉怒，
撲徐踏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齧斷其耳。少頃，其二亦歸。
解釋令去。自此雌每守徐，動息不相離。又三年，子女俱能行
步。徐輒教以人言，漸能語。嘯獸之中有人氣焉。雖童也而奔山
如履坦途，依止有父子意。一日雌與一子一女出，半日不歸，而北風大
作。徐惻然念故鄉，携子至海岸，見故舟猶存，謀與同歸。子

欲告母徐止之。父子登舟。晝夜達交。至家妻已醮。出珠二枚。售金營兆。家頗豐。子取名應。十四五歲。能舉百鈞。粗莽好鬥。交帥見而奇之。以為千提。值辺亂。所向有功。十八為副將。時一商泛海。亦遭風飄。墜卧眉方登岸。見一少年。視之而驚。知為中國人。便問居里。商以告。少年曳入此谷。小石洞。上外皆叢棘。是囑勿出。去移時。挾鹿肉來。笑商。自言父亦文人。商問之。而知為徐商。在客中。嘗識之。因曰。我故人也。今其子為副將。少年不解何名。商曰。此中國之官名。又問何以為官。曰。出則輿馬。入則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為官。少年甚歡動。商曰。既尊君在交。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商勸南旋。曰。余亦常作是。

念但母非中國人言貌殊異且同類覺之必見殘害用是輾轉乃
出曰待北風起我來送汝行煩于父兄處寄一耗問商伏洞中幾
半年時自棘中外窺見山中輒有夜父往還大怖不敢少動一旦北
風策少年忽至引与急竄囑曰所言勿忘却商應之又以南置
几上商乃歸敬抵交連副總府備述所見鬼聞而悲欲往尋之父慮
海濤妖藪險惡難犯力阻之鬼撫膺痛哭父不能止乃告交帥
構西兵至海內逆風阻舟擢簞海中者半月四望無涯咫尺
迷罔無從辨其南北忽而湧波接漠乘舟傾覆鬼落海中遂
浪浮沉久之被一物曳去至一處竟有舍宇鬼視之一物如夜叉狀
鬼乃作夜叉語夜叉驚訊之鬼乃告以所往夜叉喜曰臥肩我

故里也。唐突可罪。君離故道已八千里。此去為毒龍國。向臥眉非路。乃覓舟來送徐。奄入在水中。推行如矢。瞬息千里。過一宵已達北岸。見一少年。臨流瞻望。虜知山無人類。疑是弟。近之。果弟。因執手哭。既而問母及妹。并云健安。虜欲偕往。弟止之。倉忙便去。回謝夜叉。則已去。未幾。母妹俱至。見虜俱哭。虜告其意。母曰。恐去為人所笑。虜曰。免在中國甚榮貴。人不敢欺。歸計已決。苦逆風難渡。母子方徊徨間。忽見布帆南動。其聲瑟瑟。虜喜曰。天助吾也。相繼登舟。波如箭激。三日抵岸。見者皆奔。虜向三人脫分袍袴。抵家。母夜叉見翁怒罵。恨其不謀徐。謝過不遑。家人拜見。家主母無不戰慄。虜勸母學子作華言。衣錦厭梁。

由乃大欣慰。母女皆男兒裝類。滿制教月稍辨語言。弟妹亦漸白晢。弟曰豹。妹曰夜兒。俱強有力。彪恥不知書。教弟讀。豹最慧。徑史一遍輒了。又不欲操儒業。仍使挽強弩。馳怒馬。武進士第。聘阿遊擊女。夜兒以異種。無與為婚。會標下袁守脩失偶。強妻之。夜兒閉百石弓。百餘步。射小鳥無虛落。袁每征輒與妻俱。歷任同知將軍。奇勲半出于閨門。豹三十四歲挂印。母嘗從之南征。每臨巨敵輒擐甲執銳。為子接應。見者莫不辟易。詔封男爵。豹代母疏辭。封夫人。

墨吏氏曰。夜兒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而不罕也。家床頭有個夜兒在。

小髻

長山居民某暇居輒有短客來久與扳談素識其生平頗注
疑念客曰三數日將便徙居與君比鄰矣過四五日又曰今已同
里旦晚可以承教問喬居何所亦不詳告但以手北指自是日
輒一來時向人假器具或各不與則自失之羣疑其狐村北
有古塚陷不可測意必居此共操兵杖往伏聽之久無少
異一更向盡聞穴中戢戢然似數十百人作耳語衆竊不
動俄而尺許小人連蓬而出至不可數衆譟起并輟手之杖
杖皆火瞬息四散惟遺小髻如胡髻壳然紗飾而金絛
嗅之騷臭不可言

泥鬼

余鄉唐太史濟武數歲時有表親某相携戲寺中太史童年
居落胆即最豪見廡中泥鬼睜琉璃眼甚光而巨愛之陰以指
挾取懷之而歸既抵家某暴病不語移時忽起厲聲曰何故
掘吾睛諫呼不休衆莫之知太史始言所作家人乃視臥童子
無知戲傷鼻目行奉還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當去言訖仆地
遂絕良久而甦問其所言茫不自覺乃送睛仍安鬼眶中

異史氏曰登堂索賄土偶何其靈也顧太史挾睛而何所遷
怒于同遊蓋以玉堂之貴而且至性能上覲其上書北闕拂
袖南山神且憚之而況鬼乎

西僧

西僧自西域來一赴五台一卓錫太山其服色言貌俱與中國殊異自言歷火嶺山山重重氣熏騰若爐灶九行必於雨后天凝目注輕跡步履之候蹠山石則飛鰲騰灼焉又經流沙河河中有水晶山嶺辟掃天際四面瑩徹似無所隔又有隘可容單車二龍交角對口把守之過者先拜龍上許過則口角自開龍色白鱗鬣皆如日明然僧言途中歷十八寒暑矣離西土者十有二人至中國僅存其二西土傳中國名山四一太山一華山一普陀一落伽也相傳山上偏地皆黃金觀音文殊猶生能至其處則身便是佛長生不死聽其所言收亦猶世人之慕望也倘

有西游人與東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當必相視失笑而免跋涉矣。

○○○老饕

邢德澤州人綠林之傑也。能挽強發連矢稱一時絕技。而生平落拓不利營謀。出門輒虧其貲。而京大賈往往喜與邢俱。途中恃以無恐。會冬初有二三估客薄假以貲。邀同販鬻。邢復自罄其囊。將并居貨。有友善卜因詣之。友占曰。此爻為悔。所播之業。即不母而子亦有損焉。邢不樂。欲中止。而諸客強連之行。至都果符所占。臘將半。匹馬出都門。自念新歲無貲。倍益快悶。時晨霧濛濛。暫趨臨路店。解裝覓飲。見一頌白叟。共而少酌。

北牖下一僮僮黃髮蓬然。邢于南座對叟休止。僮行臨俛。翻梓具污吏衣。少年怒立摘其耳。捧巾持帨代叟揩拭。既見僮手拇俱有鉄箭鏤。厚半寸。每一鏤約重三兩餘。食已。叟命少年于草囊中探出鏤物。堆累几上。梅秤握筭。可數數杯。時始絨裘完好。少年于槐中牽一黑跛驢來。扶叟乘之。僮亦跨羸馬相從出門去。兩少年各腰弓矢。捉馬售出。邢窺多金。窮時旁晚饑。燭若炙。輟飲。急尾之視叟。與僮猶款段于前。乃下道斜馳出叟前。緊啣鬚弓。怒相向。叟俯脫左足靴。微笑云。而不識得老癯食也。邢滿引一盃去。叟仰臥褥上。伸其足。問兩指如箱。天天佳笑曰。技但止此。何須而翁手敵。邢怒出其絕技。

一天剛發後矢繼至。叟手撥一似未防其連珠。後天直貫其心。黯然而墮。啣天僵眠。僮亦下。邢喜謂其已斃。近臨之。叟吐天躍起。鼓掌曰。初會面。何便作此惡劇。邢大驚。馬亦駭逸。以此初叟異。不敢復逐。走三四十里。值方面網紀。囊物赴都要。取之。略可千金。意氣始得揚。方疾駕聞。聞后有蹄音。回首則僮易跛驟來。駛若飛。叱曰。男子勿行。攘取之貨。宜少分。邢曰。汝識連珠箭。邢某否。僮云。適已承教矣。邢以僮貌不揚。又無弓矢。易之一發。三天連達。不斷如羣隼飛翔。僮殊不忙。追手接。却一笑曰。如此技藝。尋冥煞人。乃爾。何遽未暇。尋得了采。此物亦無用處。請即擲還。遂於指上脫鐵鐲。

穿矢其中。以手力擲。鳴。風。鳴。邢急撥以弓弦。適觸鐵鏤。鏖然斷絕。弓亦綻裂。衣。邢驚絕。未及覩避。矢過貫耳。不覺翻墜。僮下駭。便將搜括。邢以弓卧撻之。僮奪弓去。拗折為兩。又折為四。拋置之。已乃一手握邢兩臂。一足踏邢兩股。臂若傳股。若壓極力。不能少動。腰中束帶。雙疊可駢三指許。僮以一手捏之。隨手斷如灰燼。取金已。乃起。束作一舉。矛致。聲。孟浪。霍然。遂去。邢歸。卒為善士。每向人述往事。不諱。此與劉東山事。蓋彷彿焉。

○○○連城

喬生晉寧人。少負才名。年二十餘。猶淹蹇。為人有肝胆。與

領主子。領卒時。卹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终于任。家口淹滯。不能歸。生破產扶柩。往返二千餘里。以故士林益重。而家由此益替。史孝廉有女。字連城。工刺繡。知書。父嬌保之。出所刺繡。繡圖。徵少年題咏。意在擇婿。生獻詩云。慵鬟高髻綠羅裳。早向蒲窗綉碧荷。刺到鴛鴦竟欲斷。暗停針綫感双蛾。又贊挑綉之工云。繡綫挑來似寫生。幅中花鳥自天成。當年織錦非長技。倖挹迴文感聖明。女得詩。喜對父稱賞。父貧之女。逢人輒稱道。又遣媼嬌父命。贈金以助燈火。生嘆曰。連城我知己也。傾懷結想。如飢思哺。無何女許字于醴。賈之子王化。成。生始絕望。然夢魂中。猶佩戴之。未幾女病瘵。沉痾不起。

有西城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子膺肉一錢搗合藥屑更使人詣王家告壻。笑曰痴老翁欲我剗心頭肉也使返史乃言于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聞而往自出白刃剗膺授僧。無滯袍袴僧敷藥始止合藥三九三日服盡疾若失史將踐其言先告王王怒欲訟官吏乃設筵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負大德請以相報因具白背盟之由生佛然曰僕所以不愛膺肉者聊以報知己耳豈貨肉哉拂袖而歸女聞之意良不忍託媼慰諭之且云以彼才華當不久落天下何患無佳人我夢不祥三年必死不必與人多事此泉下物也生告媼曰吾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誠恐連城未必真知我不諧何害媼代女即天

誠自剖生曰果爾相逢時當為我一笑死無憾媼既去踰數
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晚之女秋波轉顧啟齒嫣然生喜
曰連城真知我者會王氏來議吉期女前症又作數月尋
死生佳臨弔一痛而絕史昇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無所處出
村去猶冀一見連城遙望南北一道行人連緒如蟻因亦混
身雜迹其中俄頃入一解署值顧主驚問君何得來即把
手將送令歸生太息言事殊未了顧曰僕在此典牘願得
委任倘可效力不惜也生問連城顧即導生旋轉多所見連
城與一白衣女郎相曉慘黛藉坐廊隅見生至驟起似喜略
問所來生曰鄉死僕何敢生連城泣曰如此負義人尚不吐

棄之。身殉何為。然已不能許君。今生願天來世耳。生告頤曰。有事君自去。僕樂死不顧生矣。但煩藉連城托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頤諾而去。白衣女郎問生何人。連城為徇迷之女。即聞之。若不勝悲。連城告生曰。此妾同姓。小字賓娘。長沙吏太守女。一路同來。遂相憐愛。生視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頤已反。向賓娘曰。我為君平章已確。即教小娘子從君返魂。好否。兩人各喜。方將拜別。賓娘大哭曰。婢去我安歸。乞重憐妹。妾為婢捧帨耳。連城凄然。無所為計。轉謀生。生又哀頤。上難之。峻辭以為不可。生固強之。乃曰。試妄為之。去食頃而返。搖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為力矣。賓娘聞之。宛轉嬌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即去。慄慄

無術相對嘿。而睹其愁艷威容。使人肺腹酸柔。願生憤然。請
携賓娘去。脫有愆尤。小生拚身受之。賓娘乃喜。從生出。生憂其
道遠無侶。賓娘曰。妾從君去。不願歸也。生曰。卿大痴矣。不歸何
以得活也。他日至湖南。勿復去避。為幸多矣。適有面媪攝牒赴
長沙。生屬賓娘泣別而去。途中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
十餘息。始見里門。連城曰。重生后。將有反覆。請索妾骸骨來。
妾以居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惕上。若不能步。生
侍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搖上。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審謀。不
然。生后何能自由。相將入側牕中。嘿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
耶。生驚問其故。報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鬼報也。

生喜極盡懽。因徘徊不敢遽生。寄箱中者三日。連城曰。諺有之。醜婦終須見姑嫜。戚于。此終非久計。乃促生入。俛至靈寢。詰然頓藉。家人驚異。進以湯水。生乃使人要史來。請得連城之尸。自言能活之。史喜從其言。方昇入室。視之已醒。告父。兒已委身焉。即矣。更無歸理。如有變動。但仍一死。史歸。遣婢往役給奉。王聞其詞。申理。官受賂判歸王。生憤懣欲死。亦無之奈。連城至王家。恣不飲食。惟乞連死室。無人則帶懸梁上。越日益憊。殆將奄逝。王憐其歸。史亡復昇。歸生。王知之亦無如何。遂安焉。連城起。每念賔娘。欲遣信奉之。以道遠而艱乎。往。一日家人進曰。門有車馬。夫婦出視。則賔娘已至庭中矣。

相見悲喜。太守親詣送女生。延入太守曰。小女子賴君復生。誓不他適。今從其志。生叩謝如礼。孝廉亦至。叙宗好焉。生名年字大年。

○○霍生

文登霍生與嚴生少相狎。長相譖也。口給交御。惟恐不霍。有鄰嫗曾與嚴妻導產。偶與霍婦語。言其私家有贅疣。婦以告霍。與同黨者謀。窺嚴將至。故竊語云。某妻與我最昵。衆不信。霍因捏造端末。且云。如不信。其陰側有隻疣。嚴止窗外聽之。既悉。不入。遂去。至家苦掠其妻。不伏。榜益殘。妻不堪虐。自經死。霍始大悔。然亦不敢向嚴而白其誣矣。嚴妻既死。其鬼夜

哭聲家不得寧焉。無何嚴暴卒。鬼乃不哭。霍婦夢女子披髮大叫曰。我死得良苦。汝夫妻何得惟樂耶。既醒而病。數日尋卒。霍亦夢女子指數姑罵。以掌批其吻。驚而寤。覺唇際隱痛。捫之高起。三日而成瘻。遂為瘡疾。不敢大言笑。啟吻太驟則痛不可忍。

異史氏曰。死能為厲。其氣寃也。私病加于唇吻。神而近于戲矣。

邑王氏與同窓某狎。其妻歸寧。生知其驕善。驚先伏叢莽中。伺婦至。暴出。駭婦墮。惟一僮從。不能扶婦東。王乃殷勤抱控。甚至婦亦不識誰何。王揚言以此得意。謂僮逐

馬去因得私其婦于莽中。述袒袴履甚悉。某聞大慚而去。
少間自窗隙中見某一手握刃一手捉妻來。意甚怒惡。大
惧踰垣而逃。某從之追二三里地。不及始返。王壽極奔。肺
葉開張。以是得吼疾。數年不愈。急。

○汪士秀

汪士秀。廬州人。剛勇有力。能舉石春。父子善蹴踘。父四十餘遇
錢塘沒焉。積八九年。汪以故詣湖南。夜泊洞庭。時望月東升。
澄江如練。方眺矚間。忽有五人自湖中出。携大席。平鋪水面。略可
半畝。紛陳酒饌。上器磨礪作响。然聲溫厚。不類陶瓦。已而三人
殘席望。二人侍飲。望者一衣黃。二衣白。頭上巾皆皂色。裁上然。

下連肩背。制絕奇古。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晰。侍者俱褐衣。其
一似童。其一似叟也。但聞黃衣人曰。今夜月色大佳。足供快飲。
白衣者曰。此夕風景。大似廣利王宴梨花島時。三人互勸引
酌。競浮淺。但語畧小。即不可聞。舟人隱伏。不敢動息。汪細審
侍者。更酷類父。而聽其言。又非父聲。二漏將殘。忽一人曰。起。此明
月。宜一擊毬為樂。即見僅汲水中。取一圓出。大可盈抱。中如
水銀滿貯。表裡通明。望者盡起。黃衣人呼叟共蹴之。蹴起
丈餘。光搖七射。人眼俄而矅然遠起。飛墮舟中。汪枝簷極力
踏去。覺異帝輕突。蹣跚似破騰。尋丈中有漏光下射。如
虹。雖然疾落。又如徑天之勢。直投水中。滾上作沸泡聲。而威席中

共怒曰何物生人敗我清興。更笑曰不惡不惡。此吾家流星拐也。白衣人嗔其語。戲怒曰。都方歡。箇老奴何得作歡。便同小烏皮捉得狂子來。不然。脰股當有椎喫也。汪計無所逃。即亦不畏。捉刀立舟中。倏見僮叟操兵來。汪注視。真其父也。疾呼阿翁。兒在堂。大駭。相顧。悽斷。僮即反身去。叟曰。兒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于榴。搜叟出。汪力与奪。相舟斷纜。汪以力截其臂落。黃衣者乃逃。一白衣人奔汪。剝其額。墮水有声。聞然。併沒。方謀夜渡。旋見巨喙出水。面深若井。四面湖水奔注。砰砰作響。俄一噴湧。則浪接星斗。萬舟簸盪。湖人大恐。舟上有石鼓二。皆重百觔。汪舉一以投。激水雷鳴。浪

漸消又投其二風波悲平注疑父為鬼。叟曰我固未嘗死也。溺江者十九人皆為妖物所食。我以黿黿得金物得罪于錢塘君。故移避洞庭耳。三人魚精所蹴魚胞也。父子聚喜中夜擊棹而去。天明見舟中有魚翅。徑四五尺許。乃悟是夜間所斷臂也。

王阮亭云此條亦怪說

○○○商三官

故諸葛城有商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譴忤邑豪。嗾家奴亂捶之。舁歸而死。禹二子長曰國次曰和。一女曰三官。三官年未出閨有期。以父故不果。兩兄出訟。終歲不得結。婿家遣人參

母請從權畢姻事。母將許之。女進曰。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彼獨無父母乎。壻家聞之。慙而止。無何而兄訟不得直。負屈歸。舉家悲憤。兄弟謀由父尸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為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即骨骸暴露。于心何忍矣。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不知所往。母慚怍。惟恐婿家知。不敢告族黨。但囑二子。冥偵察之。幾半年。竟不可尋。會袁誕辰。招優為戲。優人彌淨。携二弟子往執役。其玉成。宴客平等。而音詞清徹。羣贊賞焉。其一李玉貌韶秀。如好女。呼令歌。辭以不稔。強之所度。曲半雜兒女俚謠。合座為之鼓掌。孫大慚。白主人。此子從學未

人祇解行觴耳。幸勿罪責。即命行酒。玉往來給奉。善觀主人意。
何豪悅之。酒闌人散。曲共同寢。玉代豪拂榻解履。殷勤周至。
醉語狎之。但有展笑。豪惑益甚。盡遣諸僕去。獨留玉。玉伺諸
僕去。闔扉下提焉。諸僕就別室飲。移時聞廳事中格格有聲。
一僕往覘之。見室內冥黑。寂不聞聲。行將旋踵。忽有响声甚
厲。如懸重物而斷其索。亟問之。并無應者。呼衆排闥入。則主
人身首兩斷。玉自經死。繩絕隨地上。梁間頸際殘梗。巖然衆大
駭。傳告內園。群集莫解。衆移玉尸于庭。覺其襖履虛者
無足解之。則素帛如鈎。蓋女子也。益駭。呼孫淳詰之。淳駭
極。不知所對。但云玉月前投作弟子。願從壽主人。寔不知從來。

以其服凶疑是商家刺客。暫以二人還守之。女貌如生。撫之肢體溫
與二人竊謀。淫之一人抱尸轉側。方將綴其結束。忽腦如物擊。口血
暴注。頃刻已死。其一大驚告衆。衆若神明焉。且以告郡。官問
臣及礼昇言不知。但妹亡去已半載矣。俾往驗視。果三官。官奇
之。判二兄領塋。勅商家勿仇。

異史氏曰。家有女。豫讓而不知。則兄之為丈夫者可知矣。然三
官之為人。即蕭子易水。亦將羞而不流。况碌碌與世浮沉者
耶。願天下閨中人。買絲繡之。其功德當不減于奉壯繆也。
王阮亭云。顧娥謝小娥。得此鼎足矣。

。于江

鄉民于江父宿田間。爲狼所食。江時年十六。得父遺履。悲恨
歔死。夜俟母寢。潛持鉄槌去。眠父所。冀報父仇。少間一狼
來。逡巡嗅之。江不動。無何搖尾掃其額。又漸俯首舐其股。江
迄不動。既而掀躍直前。將齧其領。江急以錘擊狼腦。立斃。起
置草中。少間又一狼來。如前狀。又斃。以至中夜。杳無至者。忽小睡。
夢父曰。殺二物足洩我恨。然首殺我者。其鼻白。此都非是。江醒。堅
臥以伺之。既明。無所復得。欲曳狼歸。恐驚母。遂投諸盤井。而歸。至
夜復往。亦無至者。如此三四夜。忽一狼來。齧其足。曳之以行。行數
步。棘刺由石傷膚。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將齧腹。江驟起。
鍾之仆。又連鍾之斃。細視之。真白鼻也。大喜。負之以歸。始告母。上泣。

從去探盤井得二狼焉

異史氏曰：農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義烈發于血誠，

勇也；智亦異焉。

〇〇〇、二

滕邑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血。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小有一女，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兄長春并從師讀。九年而熟五經焉。同窓丁生字熱頂，長于女三歲，文采風流，頗相傾愛。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于白蓮教，徐鴻儒既反，一家俱陷焉。賊小二知書善解，九紙兵豆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年，惟二稱最，因得盡傳其

術趙以女故大得委任。時丁年十八游滕澤矣而不肯論婚。意不
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礼逾于常格。女以徐
高足主軍務。晝夜出入。父母不得聞。丁每宵見。嘗斥絕諸役。輒
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來。卿知區區之意否。女云不知。丁曰。我
非妄意攀龍。所以故實為卿耳。左道無濟。止取滅亡。卿慧
人不念此乎。能從我亡。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慨然為問。豁然夢
覺曰。背親而行不義。請告二人。入陳利害。趙不悟曰。我師神人。
豈有舛錯。女初不可諫。乃易髻而髻出。二紙為典。丁各跨其
一。為肅比展翼。似鷦鷯之鳥。比翼而飛。質明抵萊蕪界。女
以指撚蒿項。忽即斂墮。遂收蒿。更以隻衛馳至山陰里。托

爲避亂者僦屋而居。三灶出。番手裝薪。儲不給。丁甚憂之。假粟北舍。莫肯貸。以升斗。女無愁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猜燈謎。憶亡書。以是自低昂。負者駢三指。擊腕臂爲。西鄰。鄉姓。綠林之雄也。一日獵歸。女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假千金。其典我乎。丁以爲難。女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剪紙作判官狀。置地下。覆以雞籠。然後握丁登榻。煮藏酒。掄周礼爲觴。政任言。是某冊第幾葉。第幾人。即共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自傍者飲。得酒部者倍之。既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釀。女乃祝曰。若借得金米。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驚。人女大笑曰。事已諧矣。滴澁授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族。宜作蟹飲。方啞。

競所聞籠中憂。女起曰。至矣。啟籠驗視。則布囊中有巨金。累充滿。丁不勝懽喜。后翁家媼抱兒來戲。密言主人初歸。篝燈夜坐。地忽暴裂。深不可底。判官自內出。言我地府司隸也。太山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客惡錄。頃銀灯千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惧。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荏苒而入。地亦遂合。夫妻聽其言。故噴詭異之。而從此漸購牛馬。蓄廝婢。自營宅第。里無賴子。窺其富。糾諸不逞。踰垣劫丁。夫婦始自夢中醒。則編管熬炷。寇集滿屋。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而呵曰。止止。盜十三人皆吐舌呆立。痴若木偶。女始着袴下。獨呼集家人。一二反接其臂。逼令耕。吐明。

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澗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告。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本合盡誅。但吾所不忍。姑釋去。再犯不宥。諸盜叩謝而去。居無何。鴻儒就擒。趙夫頌妻子俱被重誅。生責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免時三歲。養為己出。使從姓丁。名之承祧。于是里中人漸和為白蓮教。威脅遠蝗。害稼。女以低為數百。翼放田中。蝗遠避不入其隴。以是得無恙。里人共嫉之。群首于官。以為鴻儒餘黨。官瞰其富。肉視之。收丁。以重賂。令始得免。女曰。貨殖之來也。苟固宜有散亡。然蛇蝎之鄉。不可久居。因賤售其業而去之。止于益都之西鄙。女為人靈巧。善居積。經

紀過于男子常開琉璃廠每進工人而指點之一切碁燈其奇
式幻米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連售居數年財益稱雄
而女督課婢僕嚴食指數百無冗暇輒與丁烹茗着棋
或觀書史為樂錢谷出入以及婢僕業凡五日一課女自持筆
丁為之點撥唱名數為勤者賞賚有差惰者鞭撻罰膝
立是日給假不夜作夫妻設肴酒呼婢輩度俚曲為笑女
明察如神人無敢欺而賞輒浮于其勞故事易辦村中二
百餘家凡貧者俱量給賞本鄉以此無游惰值大旱女令
村人設壇于野秉輿野出禹步作法甘霖傾注五里內悉
獲霑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嘗障面村人皆見之或少年厚居

私議其美及覲面逢之俱肅上無敢仰視者。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授以錢使采茶蘄幾二十年積滿樓屋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飢人相食女乃出菜菹粟贍飢者近村賴以全活無逃亡焉。

里吏氏曰二所爲殆天授非人力也。然非一言之悟駢死已久由是觀之世抱非常之才而候匪僻以死者當亦不少焉。知同此子六人遂無其人乎。使人恨不爲丁生耳。其人

○○○唐娘

金大用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唐娘。麗而賢。速好甚敦。以流寇之亂。家人離邊。金携家南竄。途遇少年亦

偕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人頗為前驅、金喜行止與俱、至河安隱告金曰、勿與少年同舟、彼屢顧我、目動而色變、中叵測也、金諾之、王殷勤覓巨舟、代金運裝、劬勞臻至、金不忍却又念其携有少婦、應亦無他、嬾與廣娘同居、意度亦頗溫婉、王望艤頭上、與魯人傾語、似甚熟識、戚好、未幾日落、水程迢遞、漫不辨南北、金四顧幽陰、頗涉疑怪、頃之皎月初升、見彌望皆蘆葦、既泊、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豁、乃秉間櫂、入水、金有老父、見之欲弭舟、人以篙築之、亦溺、生母聞声出窺、又築溺之、王始喊救、母出時、廣娘在后、已微窺之、既聞一家盡溺、即亦不驚、但哭曰、翁姑俱沒、我安適歸、王入勸娘子勿

夏請從我至金陵家中田廬頗足賒給保無虞也女將
曰得如此願亦足矣王大悅給奉良殷既暮曳女求歡女
托體婢王乃就婦宿初更既盡夫婦喧競不知何由但聞
婦曰若所爲雷霆碎汝顛矣王乃捉婦上呼云便死休
誠不願爲殺人賊婦王吼怒摔嬖出便聞骨董一敲遂譴言
婦溺矣未幾抵金陵導唐娘至家登堂見媼上評非故
婦王言婦墮水死新娶此耳歸房又欲犯唐娘笑曰三十許
男子尚未經人道耶市兒初合豈亦須一杯薄漿酒汝家沃饒
當即不難清醒相對是何禮段王喜且酒對酌唐娘執爵勸
酌殷懃王漸醉辭不飲唐娘引巨觥強媚勸之王不忍拒又

飲之。于是酣醉。裸脫促寢。唐娘撤器燭。托言溲溺。出房以刀入臂中。以手索玉項。王猶捉臂作昵戲。唐娘力切之不死。踊而起。又揮之始墮。媼彷彿有聞。趨問之。女亦殺之。王弟十九。覺為唐娘。知不免。急自刎。刀鈍缺不可入。啟戶而奔。十九逐之。已投池中矣。呼告居人救之。已死。色麗如生。共驗王尸。見窗上一函。開視則女備述其冤狀。群以為烈。謀歛質作姪。天明集親者數千人。見其容。皆朝拜之。終日間得金百。于是莫諸南郊好事者。為之珠冠袍服。瘞藏豐滿焉。初金生之溺也。浮片板上。得不死。將曉。至淮上。為小舟所救。舟主孟富民。乃翁。而設以拯溺者。金既蘓。詣翁申謝。翁優厚之。而教其子。金以不知親耗。將往。

探訪故不決。俄白撈得死叟及媼。金疑是父。奔驗果然。翁代
營棺木。生方哀慟。又白拯一溺媼。自言金生其夫。生揮涕
驚出。女子已至。殊非唐娘。乃十八媼也。向金大哭。請勿相棄。金
曰。我方寸已亂。何暇謀人。媼益悲。乃審其故。喜為天報。勸金納
媼。金以居喪爲辭。且將復仇。惧細弱作累。媼曰。如君言脫
唐娘猶在。將以執仇。居喪去之耶。翁以其言善。請暫代收
養。金乃許之。下塋。翁媼縵經哭泣如喪翁姑。既塋。金懷
刃托鉢。將越廣陵。媼止之曰。妾唐氏。祖居金陵。與豺子同
鄉。前言廣陵者。詐也。且江湖水寇。半伊同黨。仇不能復。祇
取禍耳。金徘徊不知所謀。忽傳女子誅讐事。洋溢河渠。姓

名甚悉。金聞之一快。然益悲。辭婦曰。幸不污辱。家有烈婦如
此。何忍負心再娶。婦以業有成說。不肯中離。願自居于媵。妾
會有副將軍表公。與尹有旧。適將西發。過君。見主。大相親愛。
請為記室。無何。流寇犯順。表有大勲。金以叅机務。叙勞。授
遊擊。以歸。夫婦始成合卺之礼。居數日。携婦詣金陵。將以
展庠娘之墓。暫過鎮江。欲登金山。漾舟中流。欲一艇過。中有
一媼及少婦。怪少媼顏類庠娘。舟疾過。媼自窓中窺金。神
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急呼曰。看。羣鴨兒飛上天耶。少媼
聞之。亦呼云。餓獨兒欲喫猫子腥耶。盖當年閨中之隱
諢也。金大驚。為反棹近之。真庠娘。青衣扶過舟。相抱哀哭。

傷感行旅。唐氏以嫡禮見。唐娘。唐娘驚問。金始備述其
由。唐娘執手曰。同舟一話。心常不忘。不圖吳越一家矣。蒙
代。堇翁姑所當首謝。何以此札相向。乃以齒序。唐少唐娘二
歲。妹之先是唐娘既葬。自不知歷幾春秋。忽一人呼曰。唐娘。
汝夫不死。尚當重圓。遂如夢醒。捫之四面。皆壁。始悟身死已葬。
祇覺悶。亦無所苦。有少惡窺其葬具。豐美。發塚破棺。方
將搜括。見唐娘猶活。相共駭惧。唐娘恐其害已。哀之曰。幸汝
輩來。使我得覩天。頭上簪珥悉將去。願鬻我為尼。更可少
得直。我亦不洩也。盜稽首曰。娘子貞烈。神人共歛。小人輩不過
貧乏無計。作此不仁。但無漏言。幸矣。何敢鬻作尼。唐娘曰。我

自樂之。又一盜曰鎮江耿夫人寡而無子。若見娘子必大喜。唐娘謝之。自拔珠飾悉付盜。盜不敢受。固與之。乃共伴受。遂載去。至耿夫人家。托言舟風所迷。耿夫人巨家寡媳。自度見唐娘大喜。以為己出。適母子自金山歸也。唐娘細述其故。金乃登舟。昨母之欺之若婿。邀至家。由數日始歸。後往來不絕焉。

異史氏曰。大變當前。淫者生之。貞者死焉。生者裂人背。死者雪人涕耳。至如談笑不驚。手刃仇讐。千古烈丈夫中。豈多匹儔哉。誰謂女子。遂不可比踪彥雲也。

○○宮夢卿

柳芳華保定人財雄一鄉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急人之急于金不靳賓友假貸嘗不還惟一客宮夢弼決生平無所乞請每至輒經歲詞旨清洒柳與寢處時最多柳子名和時總角叔之宮亦喜與和戲每和自塾歸輒與發貼地磚埋石子偽作埋金為災屋五架掘藏幾徧眾笑其行稚而和獨悅愛之尤較諸客昭后十餘年家漸虛不能供多客之求于是客漸稀然十數人徹宵談讌猶是常也年既暮日益落尚割醵得直以脩雞黍和亦揮霍學父結小友柳不之禁無何柳病卒至無以治凶其宮乃自出囊金為柳經紀和並德之事無大小悉委宮叔宮時自外入必袖瓦礫

至室則拋擲暗殿更不解其何意和每對宮憂貧宮曰
子不知作苦之難無論無金即授汝千金可立盡也男子思
不自立何患貧一日辭欲歸和泣囑速返官諾之遂去和
貧不自給典質漸空日望宮至以爲經理而宮滅迹匿
影去如黃鶴矣先是柳生時爲和論親于先極黃氏素
封也后聞柳貧陰有恚心柳卒訃告之即亦不弔猶以道
遠曲原之和服除母遣自詣岳所定婚期黃憐顏
比至黃聞其衣履穿敝斥門者不納寄語云歸謀百金
可復來不然請自此絕和聞言痛哭對門劉媪憐而進
之食贈錢叁佰慰令歸母亦哀憤無策因念旧客負欠

者十常八九。俾富貴者求助焉。和曰。昔之交我者。爲我財耳。使兒駟馬高車。假千金。亦即匪難。如此景象。誰猶念曩恩憶故好耶。且父與人金貨。曾無契保。責負亦難覓也。母固強之。和從教。凡二十餘日。不能致一文。惟優人李四。因受恩如間。其義贈一金。母子痛哭。自此絕望矣。黃女年已及笄。聞父絕和。竊不直之。黃欲女別適。女泣曰。柳郎非生而負者也。使富倍他日。豈仇我者所能奪乎。今負而棄之不仁。黃不悅。曲諭百端。女終不搖。翁嫗并怒。且夕唾罵之。女亦安焉。无何。遭寇劫。黃夫婦炮烙幾死。家中席捲一空。往募三載家。盡零替。有西賈聞女美。願以五十金。

致諄黃利而許之。將強奪其志。女察知其謀。毀裝塗面。乘夜遁去。丐食于途。閱兩月始達保定。訪和居趾。直造其家。母以為乞人。婦故咄之。女嗚咽自陳。母抱手泣曰。見何形骸至此。即女又憐然而告。以故。母子俱哭。便爲盥沐。顏色光澤。眉目煥映。母子俱喜。然家三口。日僅一啜。母泣曰。吾母子固應爾。所憐者。吾賢婦。女笑慰之曰。新婦在乞人中。稔其况味。今日視之。覺有天堂地獄之別。母爲解頤。女日入閨舍中。見斷草叢上。無隙地。漸入內室。塵埃積中。暗隙有物堆積。蹴之。迂足拾視。皆未提。驚走告和。和同往驗視。則宮娃日所拋瓦礫。盡爲白金。因念兒時。常與瘞石室中。得母皆金。而故地已曲于東。

家急贖歸斷碑殘缺所藏石子儼然露焉頗覺失望及發他碑則燦爛皆白鐵也頃刻間數巨萬矣由是贖田產市奴僕門庭華好過昔日因自奮曰若不自立負我宮叔刻志下帷三年中鄉選乃躬貢白金往酬劉媪鮮衣射目僕十餘輩皆騎怒馬如龍媪僅一屋和便坐榻上人譁馬騰充溢里巷黃翁自女失亡西貢逼退聘財業已耗去殆半售居宅始得償以故困窘如和曩日聞旧壻恒耀閨戶自傷而已媪沽酒餽饌和因述女賢且惜女遁問和娶否和曰娶矣食已強媪往視新婦載與俱歸至家女華妝出群婢簇擁若仙相見大駭遂叙往日殷問

父母起居上教日款洽優厚製好衣上下一新始送令返媼
詣黃許報女耗兼致存問夫婦大驚媼勸往投女黃有難
色既而凍餒難堪不得已如保定既到門見門閭峻麗聞
人怒目張終日不得通一婦人出黃溫色卑詞告以姓氏求暗達
女知少聞婦出導入耳舍曰娘子極欲一覲然恐郎君知尚候隙
也翁幾時來此得毋飢否黃因訴所苦婦人以酒一盛饌二
盞出置黃前又贈五金曰郎君宴房中娘子恐不得來明
旦宜早去勿為郎聞黃諾之早起趨裝則管鑰未啟止于
門中坐襜褕以待忽譚主人出黃將斂避和已睹之怪問誰
何家人悉無以應和怒曰是必奸宄可執赴有司眾應聲

出短綆網繫樹間。黃漸俱不知置詞。未幾。昨夕婦出。跪曰。是某舅氏。以前夕來。晚故未告主人。和命釋縛。婦送出門。曰。忘屬門者。遂致參差。娘子言相思時。可使老夫人偽為賣花者。同劉媪來。黃諾歸。迷于媪。念女若渴。以告劉媪。果共俱至和家。九啟十餘闕。始達女所。女著披頂髻。珠翠綺紈。散香氣撲人。嚶嚶一戲。大小婢媪奔入。滿側移金椅床。置雙夾膝。慧婢滄茗。各以隱語道寒暄。相視。泪笑至晚。除室安二媪。綈褥溫奧。并昔年富時所未經。居三五日。女義殷渥。媪輒引空處。泣白前非。女曰。我子母有何過不忘。但卽忘不解。妨他閒也。每和至。便走匿。一日方促。

滕和遽入見之。怒詬曰：「何物村嫗，敢引身與娘子接？望宜撮鬚毛令盡。」劉嫗急進曰：「此老身瓜葛。王嫂賣花者，幸勿罪責。」和乃上手謝過。即望曰：「姥來數日，我大忙，未得展敘。黃家老畜產尚在否？」哭云：「都佳，但是貧不可過。官人大富貴，何不念翁婿情也？」和擊桌曰：「曩年非姥憐賜一甌粥，更何得旋鄉土？今欲得而寢處之，何念焉？」言至忿際，輒頓足起罵女。志曰：「彼即不仁，是我父母，我過上遠來，手皴瘃，足趾皆穿，亦自謂無負郎君，何乃對子罵父，使人難堪？」和始飲怒起身去。黃嫗愧喪無色，辭欲歸。女以二十金私付之，既歸，嫗絕音問。女深以為念。和乃遣人招之。夫妻至，慙怍無以自容。

和謝曰。舊歲辱臨。又不明告。遂是開罪良多。黃但唯之。和為更易衣履。由月餘。黃心終不自安。數告歸。和遺白金百兩。曰。西實五十金。我今倍之。黃汗顏受之。和以輿馬送還。暮歲稱小豐焉。

異史氏曰。雍州泣後。未履香然。令人憤氣杜門。不欲復交一客。然良朋莫骨。化為成金。不可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閨中人坐享高奉。儼然如嬪嬙。非貞異如黃卿。孰克當此而無愧者乎。造物之不安降福澤也如是。

卿有富者。居積取盈。搜笑入骨。窖錫數百。惟恐

人知故衣敗絮啗糠粃以示貧親友偶來亦曾無作雞
黍之事或言其家不貧便瞋目作怒其仇如不戴天暮
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相重一寸長而所害終不肯
發後漸尪羸瀕死而子環問之猶未遽告迨覺果危
急欲告子已至已舌塞不能聲惟爬抓心頭呵已而已
死後子孫不能具棺木遂藁葬焉嗚呼若害金
而以為富則大帶數千萬何不可指為我有哉愚已

○○○ 鵠鵠

王汾濱言其鄉有養八哥者教以語言甚狎習出必
與之俱相呼數年矣一日將過絳州而資斧已罄其人愁

無策鳥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當得善價不愁歸路無費也其人云我安忍鳥言不妨主人得價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樹下其人從之携至城相問答觀者漸衆有中貴見之問諸王王召入欲買之其人曰小人相依為命不願賣王問鳥汝願住否答言願住王喜鳥又言給價十金勿多了王蓋喜立畀十金其人故作悞恨狀而去王與鳥言應對便捷呼肉啖之食已鳥曰臣要浴王命金盃貯水開籠令浴已飛簷間尚與王喋不休頃之羽燥翩跹而起搖尾聲曰臣去呀願盼已失所在王及內侍仰面咨嗟急覓其人則已渺矣后有往秦中者見其人携鳥在西安市上畢載積光

生記

王沈亭云可與鸚鵡秦吉了同傳。

○○○劉海石

劉海石蒲台人避亂于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
巫丈因相善訂為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養而歸音問遂
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諱十七歲為邑名士次子
亦慧滄客又內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半年長子患腦痛
卒夫妻大慟無幾何妻病又卒踰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
之喪亡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間忽
聞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

海石忽驚曰。凡有滅門之禍。不知耶。滄客愕然莫解。所以
海石曰。久失聞問。竊疑近況。未必佳也。滄客泫然。因以對狀。
海石歎歎。既而笑曰。突映未艾。余初為兄弟也。然幸而遇僕。
請為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
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
徧觀之。已而請睹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
堂。滄客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眾方譁疑。
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于
其首。作石正聲。海石撮其髮。掄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援
之。女縮項跪啼。言即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尚未死耶。

就項后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如狸。衆大駭。海石概納袖中。顧子婦曰。媿受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強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去。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赦。又顧劉子。亦有毛。纔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婢僕。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噍類矣。問此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為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如此。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仙。問其師。答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不能死之。將歸。獻俘于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駭曰。忘之矣。尼末有大毛未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頰毛已盡。不能作人。止能化。

獸通當不遠于是入室而相其猶出門而嗾其犬皆曰無之啟
園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敢動。
提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掄拔而豕轉側哀
鳴不聽拔。海石曰汝造孽既多拔一毛猶不肖耶。執而拔
之隨手復化爲狸。納袖欲出滄客苦啗乃爲一飯。問后會
曰此難預定我師立願宏常使我寄邀世上。拔故衆生未必
無再見時。及別後后細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山石合
一字。蓋呂祖諱也。

謝鬼

青州石尚書茂華爲諸生時。郡門外有大淵。不雨亦不涸。

邑中獲大寇數十名刑于洲上。鬼聚為祟。經過者輒曳入。一日有某甲正遭困厄。忽聞群鬼愧寃曰。石尚書至矣。未幾公至。甲以狀告。公以墨灰題壁示云。石某為禁約事。始得厥念無良。致撻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鈇鉞之誅。只宜遂固陋之心。爭相懺悔。庶幾洗滌殘孽之血。脫此沉淪。乃生已極刑。死猶聚惡。跳踉而至。披髮成羣。躑躅以前。搏膺作厲。黃泥塞耳。輒逞鬼子之凶。白晝為妖。幾斷行人之路。彼邱陵三尺外。管轄由人。豈乾坤兩大中。兇頑任爾。論後各宜潛踪。勿猶怙鬼。無定河邊之骨。靜待輪迴。金閨夢裡之魂。還踐鄉土。如蹈前愆。必貽後悔。自此鬼患遂絕。淵亦

尋乾。

犬燈

韓光祿大升之僕，夜宿厦間，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熒飄落及地，化爲犬，睨之，轉舍后去。急起潛尾之，入院中，化爲女子，心知其狐，還卧故所。俄女子自後來，僕陽寐以觀其變。女俯而撼之，僕僞作醒狀，問其爲誰。女不荅。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共宿之。晝別，宵會，以爲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卧。二人既醒，則身卧床下，亦不覺。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曰：「來時當捉之，來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念捉之難，不捉，惧罪，展轉無策。忽憶女子一小紅衫，密

着其体未嘗暫脫必其要害執此可以脅之夜來女至問
主人爲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害此爲及寢
陰掬其衫女急啼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
遙見女子哭道周至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
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好矣既戀上有故人意情尚
可原前事出于主命亦不汝怪也但緣分已盡今設小酌請
入爲別時秋初高粱正茂女携与俱入則中有巨巢繫
馬而入廳堂中酒肴已列甫坐群婢行炙日將暮僕有事
欲覆主命遂別既出則依然田隴耳

○○○孤妾

某薰劉洞九官汾州。獨望署中。聞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
女子。一四十許。二可三十一。三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髻者。並立
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顧。少間。垂髻者
出一紅巾。戲拋面上。劉拾擲窗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年
長者來。謂劉曰。舍妹与君有緣。願無棄。對非劉漫應之。
女遂去。俄偕一婢。擁重髻兒來。俾与劉並肩坐。曰。一對好鳳
侶。今夜諧花燭。勉事劉郎。我去矣。劉諦視。光艷無俦。遂与
燕好。詰其行跡。女曰。妾固非人而實人也。妾前官之女。盡其
孤。奄忽以死。寔國內衆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以

手探尻際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
捫之自此遂面不去每行望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小婢
媼參謁賞賁甚豐值劉壽辰賓客煩多共三十餘巡
須庖人甚衆先期牒拘僅一二到者劉不勝羞女知之便言勿
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並其來者遣之妾固短于才然三千席
亦不難辦劉喜命以魚肉薑椒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
砧聲繁不絕門內設以几行炙者置枰其上轉視則肴俎
已滿托去復來十餘人絡繹于道取之不絕末后行炙人來
索湯餅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囑咄嗟何以辦既而曰無已其假
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碗蒸騰人上客既去乃謂劉

曰可出金貲償某家湯餅劉使人將直去則其家失湯餅
方共驚疑使至疑姑解一夕夜酌偶思山東苦醪女請取之
遂出門去移時返曰門外一甕可供數日飲劉視之果得酒
真家中甕頭春也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汾途中一僕曰聞狐
夫人搗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劉
曰家中人將至可恨僮奴無礼必報之僕甫入城頭大痛至
署抱首蹄呼共擬進醫藥劉笑曰勿須療時至當自瘥
衆疑其獲罪小君僕自思初未未解裝罪何由得無所告
訴漫膝行而哀之簾中語曰爾謂夫人則已耳何謂狐也
僕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裘何得復無礼已而曰汝愈美

言已僕病若失僕拜欲出忽自簾中擲一裹出曰此一羔
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視得五金劉問家中消息僕言都
無事惟夜失藏酒一甕稽其時日即取酒夜也群憚其神
呼之聖仙劉為繪小像時張道一為提學使聞其異以
桑梓誼詣劉欲乞一面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攜而去歸
塵右朝夕祝之云以卿麗質何之不可乃托身于莽土之老下
殊不惡于洞九何不一惠顧女在署忽謂劉曰張公無礼
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痛大
惧反卷劉詰之使隱其故而詭對劉笑曰主人額上得毋
痛否使不能欺以實告無何婿亦生來請觀之女固辭

之。元請之堅。劉曰。婿非他人。何拒之深。女曰。婿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奢。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適不欲見耳。既固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期。元入。隔簾揖之。少致存問。儀客隱約。不敢審諦。即退。數步之外。輒回眸注盼。但聞女言曰。阿婿回首矣。言已大笑。烈口如鶉鳴。元聞之。脰股皆軟。搖然如喪魂鬼。既出。至移時。始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霹靂。竟不覺身為己有。少頃。婢以女命。贈元二十金。元受之。謂婢曰。聖仙日与丈人居。寧不知我素性揮霍。不慣使小錢耶。女聞之曰。我固知其然。囊底適罄。向結伴至汴梁。其城為河伯據。占庫藏皆沒水中。入水各得些須。何能

飽無饜之求。且我縱能孚餽彼福薄亦不能任。女九事先知。遇有疑難與議。無不剖一日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劫將至。為之奈何。劉驚問家口。曰。餘悉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家不久將為戰場。君當求差遠去。庶免于難。劉從之。乞于上官得解餉雲貴間。道里遼遠。聞者弔之。而女獨賀。無何姜瓖叛汾州。沒為賊窟。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被其害。城陷。官僚比目罹于難。惟劉以公出。得免。盜平。劉始歸。尋以大案累候。貪至齎殮。食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窘。憂欲死。女曰。勿憂。床下三千金。可資用度。劉大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

劉借謀得脫歸女從之後數年忽去紙裹數事留贈中有喪家掛門之小幡長二寸許羣以爲不祥劉尋卒

○○雷曹

樂雲宦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文莫逆十歲知名樂虛心事之夏相規不勸樂文思日進由是名益著而潦倒場屋戰輒北無何夏邁疫而卒家貧不能塋樂脫身自任之遺襁褓及未亡人樂以時恤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于是士大夫益賢樂恒產無多又代夏生憂內顧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沒而死于我人主富貴賁及時哉冬歲迄先向焉真丹各員七上上上

早自圖也。于是去讀而賣採葉半年。家資以泰。一日客金陵。休于旅舍。見一頎然而長。筋骨隆起。傍徨座側。色黯淡。有戚容。樂問欲得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之。則以手掬。頃刻已盡。樂又益以蕪人之饌。食復盡。遂命主人割水脅堆以蒸餅。又盡。數人之餐。始果腹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既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若此。曰。罪戾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曰。陸無屋。水無舟。朝村而暮郭也。樂整裝欲行。其人相從。悉不去。樂辭之。告曰。君有大難。吾不忍忘一飯之德。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曳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孟奇之。次日渡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員樂躍

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舟至。扶樂入。囑樂卽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執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狂罵爲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見舍咲而出。以簪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罔不駭異。樂與婦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則咲嚼無筭。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晝晦。欲雨。聞雷聲。樂曰。雷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乃可解。其人咲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俟甚。伏榻假寐。時既醒。覺身搖。

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
踏之。突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間。遂疑是夢。細視星箱天
上如老蓮實之在蓬也。大者如瓊次如瓠小如盞盂以手撼之
大者堅不可動。小星搖動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抵
雲下視則銀河蒼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
何可復問。俄見二龍天矯駕縵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
麗圍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麗欄水。偏洒雲間。忽見樂
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衆云。是吾友也。因取一麗授樂。令洒
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曰。我本
雷曹。前誤行雨。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

繩萬丈擲前便握端繩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颺然瞬息及地。視之則墮立村外。繩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暮。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溝澮皆滿。歸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黯黯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照四壁。孟寶之什簪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照飲。正視之。條々射目。一夜妻坐對。握髮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入口。中咯之不出。竟已下咽。懷奔告樂。亦奇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因先君失一德。促余壽齡。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上元携歸。可云有緣。今為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蓐。光輝滿室。如星在几上時。因名星。

兒和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晁氏曰樂子文章名一世忽覺蒼上之位置我者不在是遂棄毛錐如脫屣此與燕領投筆何以少異至雷曹感一飯之德少微時良朋之知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

○賭符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多幻術共名之仙先子與最善每通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提訪韓適遇諸遂韓起鑄目請先往啟門望少旋我即至乃如其言詣廟發局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先是有敝族人嗜博賭因先子亦識韓

值大佛寺來一僧，常事樗蒲，賭甚豪。族人見而悅之，營實往賭。大虧，心益熱，典質田產，復往。終夜盡喪，邑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慘淡。言語失次，韓問之，具以實告。韓笑曰：「常賭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為汝覈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花骨頭當鉄杆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間，厲曰：「但得故物，即已勿得隴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喜而往。僧驗其貲，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一擲為期。僧笑而從之，乃以千錢為孤注。僧擲之，無所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采，僧復以兩千為注。又敗，僧漸增至十餘千。明日晨色，呵之皆成盧雉。計前所輸，頃刻盡覆。陰念再贏數千為更佳，乃覆博，則色漸

苦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亡矣大驚而罷載錢歸而除償
韓外追而計之並未后所失適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失符之
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爲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
甚于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夫商農之人
俱有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買求橫經固成象之正
路清談薄飲猶寄興之主涯爾乃狎比淫服纏綿永夜
傾囊倒篋懸金于金帳之天呼雉呵盧乞靈于淫昏之
骨盤旋五木似走圓珠手握多韋如擊團扇左觀人和
右顧己望穿鬼子之睛陽示弱而陰用強費盡題題之

不雅乃理致
有停舍

校門前賓客侍。猶恋于場頭。舍上火烟生。尚眺于盆裏。忘
餐廢寢。則久入成迷。舌敝唇焦。則相看似鬼。迨夫金軍盡
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叫號濃烏。枝爍英雄之膽。傾囊底
而買索空矣。灰寒壯士之心。引頸徘徊。覺白手之無濟。垂頭
蕭索。始玄夜以方歸。幸交識之人。眠恐驚。大吐苦。心虛之腹
餓。敢怒。既而幣于質田。異珠還于合浦。不意火灼毛
燼。終枋月于滄江。及遭敗后。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試問
賭中誰最善。群指無袴之公。甚而枵腹難堪。遂棲身于
暴客。慘頭莫度。至仰給于香奩。嗚呼。敗德喪行。傾財亡
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阿霞

文登景皇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鄰而居齊隔一短垣一日陳暮過荒落之墟聞女子啼松柏間近臨則賣橫枝有懸帶苦將自經陳詰之揮涕而對曰母遠出托妾于外兄不畜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不如死言已復泣陳解帶勸令適人女慮無可託者陳請暫寄其家女從之既歸挑燈審視丰韻殊絕大悅欲亂之女厲声抗拒紛紜之聲達于間壁景生踰垣來窺陳乃釋女見景生疑目停睇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景歸闔戶欲寢則女子盈自房中出驚問之答曰彼德薄福淺不可終托景大喜詰其姓氏曰妾祖居于齊以齊為姓小字阿

震入以避詞笑不甚拒遂與寢處齋中多友人來往女恒隱閉
深房過數日曰妾姑去此處煩雜困人甚繼令請以夜卜問家何
所曰正不遠耳遂早去夜果復來惟愛暴罵又數日謂景曰我
西人情好雖佳終屬苟合家君宦游西疆明日將從母去客即
乘閒稟命而相從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齋
居不可常移諸內又慮妻妬計不如出妻志既決妻至輒語罵妻
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恐見累請早歸遂促妻行妻啼曰從
子十年未嘗失德何決絕如此景不聽遂愈急妻乃出門去自
是壁壁清塵引領翹待不意信杳青鸞如石沉海妻大歸后
數浼知交請復于景上不納遂適夏侯氏夏侯里居與景接壤

以田畔之故世有却景聞之益大志恨然猶冀阿霞復來差足
自慰越年餘並無繫緒會海神壽祠内外士女雲集景亦在遙
見一女甚似阿霞景近之入于人中從之出于門外又從之飄然竟
去景追之不及恨悵而返後半載適行于途見一女即着朱衣
從蒼頭輜黑衛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為誰答言南村鄭
公子繼室又問娶幾時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悞耶女即開語
回眸一睇景視真阿霞也見其已適他姓憤填胸臆大呼霞娘
何忘舊約從人聞呼主嬭欲奮老拳女急止之啟幃紗謂景曰
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自負僕何常負卿女曰負夫人甚于
負我結髮者如是而況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委身相從

今以棄妻改。冥中削爾祿秩。今科亞解王昌。即替汝名者也。我已
歸鄭姓。無勞復念。景俯首帖耳。口不能道一詞。視女子策
蹇去如飛。悵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氏昌名。景寔
薄幸名。四十無偶。家益替。恒起食于親友家。偶詣鄭。款之
宿焉。女窺客。見而憐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景慶雲耶。問
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恭敬。彼行雖
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為故人。亦宜有締袍之義。鄭然之。易
其敗絮。而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金二十餘兩。贈景。女在
窗外言曰。此私賂。卿時風好。可將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
尚足及子孫。無復喪檢。以促餘齡。景感謝之。既歸。以十餘

金買縉紳家婢甚醜悍舉一子後登西樓鄭官至吏部
郎既沒女送葬歸啟輿則虛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
無良舍其舊而新是謀卒之卵覆而鳥亦飛天之所報亦
慘矣

○毛狐

農子馬天崇年二十餘喪偶貧不能娶芸田間見少嬾盛妝踐
禾越陌而過貌亦色致亦風流馬疑其迷途顧四野無人戲挑之
嬾亦微納欲與野合笑曰青天白日寧宜爲此子歸掩門相侵
夜我當至馬不信婦天之馬乃以門戶向背俱告之嬾乃去夜分
果至遂相悅愛覺其膚肌嫩甚火之膚亦薄如嬰兒細毛徧

休異之又疑其踪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戲相詰。嬭亦自認不諱。馬曰。既為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既蒙繾綣。寧不以數金濟我貧。嬭諾之。次夜來。嬭故愕曰。適忘之。將去。馬又踰至夜間。所乞或勿忘也。嬭笑請以異日。踰數日。馬復索。嬭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錠。約五六金。趨過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于積。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曰。是錫也。以齒齧之。應而落。馬大駭。收藏而歸。至夜嬭至。憤致請讓。嬭笑曰。子命薄。真金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嬭曰。吾等皆隨人現化。子且無一金之福。落雁沉魚。何能消受。以我陋質。固不足以奉上流。然較之大足駝背者。即為國色。過數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

藏金。今媒聘有期。請以一嬖之資相餽。亦借以贈別。馬自白無瞋。嬖之說。嬖曰。二日。自當有媒來。馬問所言姿貌何如。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馬曰。此即不敢望。但三金何能買嬖。嬖曰。此月老註定。非人力也。馬問何處言別。曰。戴月披星。終非了局。使君自有嬖。唐塞何爲。天明而去。授黃末一力。主曰。別後恐病。服此可療。次日果有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妍媸之間。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不難其價。而必欲一親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街衢既而約與俱去。相機便。既至其村。媒先往。使馬候諸村外。久之來。曰。諧矣。余表親與同院居。適佳。見女望室中。請即僞爲謁表親者而過之。恐足可相窺也。馬從之。果見女子望室中。休于床。倩人爬背。馬趨過。

掠之以自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直但求一二金裝女出閣
而益廉之乃納金并酬媒氏及書券者計三兩已盡亦未多費
一文擇吉迎女歸入門則督背皆駟項繒如龜下視裙底蓮船
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異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狐女之自為解嘲然其言福澤良可
深信余每謂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數
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又不以我言河漢也

○ ○ 翩翩

羅子浮邵人父母俱早世八九歲依叔大業上為園子左廂富有
金繒而無子愛羅若己出十四歲為匪人誘去作狹邪遊會有金

陵娼僑寓郡中。生悅而惑之。娼返金陵。生竊從遁去。居娼半年。床頭金盡。大為娼妹行齒冷。然猶未遽絕之。無何。廣瘡潰。晷沾染床席。遂而去。丐于市。人見輒逃避。自恐死異域。乞食西行。日三四里。漸至邵界。又念敗絮膿穢。無顏入里門。尚趑趄近邑閭。日就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問何適。生以實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畏虎狼。生喜從去。入深山中。見一洞府。入則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有石室二。光明徹然。無煩燈燭。命生解懸鶉。浴于溪流。曰。濯之瘡當愈。又開幃拂褥。促寢。曰。請即眠。當為即作袴。乃取大葉類芭蕉。剪綴作衣。生臥視之。製無幾時。摺疊床頭。曰。曉取着之。乃與對榻寢。生浴後。覺

瘡瘍無苦、既醒摸之、則痂厚結矣。詰旦將興、心疑蕉葉不可着、取而審視、則綠錦滑絕、少間具餐、女取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剪作雜魚烹烹之、皆如真者。室隅一甕貯佳醪、輒復取飲、少減、則以溪水灌盞、蓋之、數日瘡痂盡脫、就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便生妄想。生云、聊以報德、遂同卧處、大相懽愛。一日有少婦笑入曰、補曰、小鬼頭快活死。薛婧子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吹送也。小哥哥子抱得來。曰、有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窰哉。那弗將來曰、方鳴之、睡却矣。于是望以款飲、又顧生曰、小郎君杖好香也。生視之、年二十有三、綽有餘妍、心好之、剥果俟落案下、俯地假拾果、陰捻翹鳳、花城他

顧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恍然。神奪頓覺袍袴無溫。自顧所服。悉成秋葉。幾駭絕。危坐移時。漸變如故。竊幸二女之弗見也。少頃。醉間。又以指搔纖掌。花城坦然笑。謔殊不覺知。突。怔忡間。衣已化葉。移時始復變。由是慚。類息慮。不敢妄想。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迹入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倖兒。便值得寒凍殺。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滯腸斷矣。女亦起曰。貪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花城既去。悵遺請責。女卒晤對如平居。上無何。秋老風寒。霜零木脫。女乃收落葉。蓄旨御冬。願生肅縮。乃持襖。擬拾洞口白雲。為絮複衣著之。溫煖如綿。且輕鬆常如新錦。逾年生子。極惠。

美日在洞中弄兒為樂。然每念故里。乞與同歸。女曰。妾不能從。不然。君自去。因循二三年。兒漸長。遂與花城訂為姻好。生每以叔老為念。女曰。阿叔臘故大高。幸復強健。無勞懸耿。待保兒婚後。去住由君。女在洞中。輒取葉寫書。教兒讀。兒過目即了。畜此兒福相。故教入塵寰。無憂至。臺閣未幾。兒年而花城親詣送。女華收至。容光煥人。夫妻大悅。舉家譙集。翻扣釵而歌曰。我有佳兒。不最貴官。我有佳婦。不最綺紈。今夕聚首。皆當喜懽。為君行酒。勸君加餐。既而花城去。與兒夫婦對室居。新嬾孝依。膝下兒如所生。又言歸。女曰。子有佳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中人。可携去。我不俟兒生。和新婦思別其母。花城已至。兒女悲涕各。

滿眶而母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翻乃剪葉為駒令三人跨之以
歸大業已歸老林下意姪已死忽携佳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入
門各視所衣悉蕉葉破之絮蕉葉騰去乃並易之後生思翻偕兒
往探之則黃葉滿途洞口路迷零涕而返

異史氏曰翻之花城殆仙者耶餐葉衣雲何其怪也然雖怪
誹謗狎寢生雖亦復何殊于人世山中十五載雖無人民城郭
之異而空迷洞口無迹可尋睹其景况真劉阮反棹時矣

黑獸

聞李太公敬一言其公在瀋陽宴集山巔俯瞰山下有虎啣物
來以爪穴地瘞之而去使人探所瘞得死鹿乃取鹿而掩其穴

少間席導一黑獸至。毛長數寸。虎前驅若邀尊客。既至穴獸眈眈。導伺虎探穴。失鹿戰伏不敢少動。獸怒其誑。以爪擊席額。席立斃。獸亦逐去。

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問其形。殊不大于席。而何延頸受死。惧之如此。其甚哉。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獮最畏鼯。鼯見之則百十成羣。羅而跪。無敢遁者。凝睛定息。聽鼯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顛頂。猶戴石而伏。懷若木雞。惟恐墮落。獮揣誌已。乃次第按石取食。餘始開散。余嘗謂貪吏似鼯。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裂衣食之。而民之戰耳。聽食。莫敢喘息。蚩之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

番僧

釋体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像貌奇古耳綴隻環被黃布鬚髮
鬢如自言從西域來問太守重仰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叢林和
尚齋齋不甚礼之執事者見其人異松款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
異人羅漢得母有奇樹舌其一輾然笑出手于袖掌中托小塔高
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有小龕僧擲塔其中龕然端立
無少偏倚視塔上有舍利放光炫耀一室少間以手招之仍落
掌中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有末
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李司鑑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于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報廣平。行永年查審。司鑑在府前忽于內架上奪屠刀奔入城隍廟。登戲台上對神而跪。自言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堂顛倒是非。着我割耳。遂呼左耳割落拋台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錢財。着我割指。遂將左指奪去。又言神責我不當姦淫婦女。使我割腎。遂自闔昏迷僵仆。時總督朱雲門題恭草稟究擬已奉俞旨。而司鑑已伏冥誅矣。

抵校

五殺大夫

河澤暢體元字汝玉為諸生時夢人呼為五穀大夫喜為佳兆及遇流寇之亂盡剝其衣夜閉置窻室時冬月寒甚暗中摸索得數羊皮護體僅不至死質明視之恰符五數啞然自笑神之戲已也後以明經授雒南知縣畢載績先生志

夢別

王春李先生之祖與先叔祖王田公文最好一夜夢公至其家黯然相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來別耳問何之曰遠矣遂出送至谷中見石壁有裂罅便拱手作別以背向罅逡巡倒行而入呼之不應因而驚悟及明以告太公敬一旦使備吊具曰王田公捐舍矣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吊之不聽竟以素

服往至門則提籥掛矣。嗚呼！古人于友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與待巨卿而行豈妄哉。

蟄龍

於陵曲銀臺公讀書樓上。值陰雨晦暝。見一小物有光如螢。蠕而上行。過處則黑如蚰跡。漸盤卷上。卷亦焦意為龍。乃捧卷送之。至門外持立良久。蠖曲不少動。公曰。將無謂我不恭。執卷送。仍置案上。冠帶長揖送之。方至簷下。但見昂首乍伸。離卷橫飛。其声咄然。光一道如綫。數步外面首向公。則頭大乎軀身數十圍矣。又一折反。霹靂震驚。騰霄而去。回視所行處。蓋曲上自書笥中出焉。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四

般陽書院藏
松齡初景甫著

○余德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為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過諸其門，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却又蘊藉可愛，昇之歸語妻。遣婢托遺問以窺其室，有麗妹，美艷逾于仙人。一切花茗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翼日却來拜答，展其刺呼，始知余姓德名。語次細審官閥，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寇竊逋逃者，何須必知來歷。尹謝之，命酒款晏，言笑甚歡。向

暮有崑崙捉馬批燈迎導以去。明日折簡報主人。尹至其家。見
屋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金狻猊。蕤異香。一碧玉瓶。挿鳳尾
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瓶。浸粉花一爵。不知何名。亦高
二尺許。垂枝覆几外。素疎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濕蝶。歛翼。蒂
即如鬚。筵間不過八簋。豐美異常。即命童手擊鼓。催花為令。
鼓聲既動。則瓶中花顫。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淵然
一聲。蒂鬚頓落。即為一蝶。飛落尹衣。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
滿。蝶亦揚去。頃之鼓又作。兩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斃矣。
亦引二觥。三鼓既終。花亂墮。闌而下。惹袖沾粉。鼓童笑來指
數。尹得九等。余得四等。尹已薄醉。不能盡等。強引三等。離席

亡去。由是益奇之。然其為人寡交與。每闔門居。不與國人通。弔
慶尹逢人輒宣。聞其異者爭交驩。余門外冠蓋相望。余頗不耐。
忽辭主人去。後尹入其家。空庭洒掃無纖塵。燭泪堆擲青堦
下。窻間零帛斷綿。指印宛然。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
尹携歸貯水養朱魚。經年水清如初。貯后為傭保移石。悞碎之。
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粟。手入其中。水隨手沁出。
其手剛復合。冬月不冰。一晝忽結為晶。魚遊如故。尹畏入。常
置密室。非子婿不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者紛錯于門。臘月忽
解為水。蔭濕滿地。魚亦泐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
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

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可得永壽。予一片，唯謝而去。

楊千總

畢民部公即家起備兵洮岷時，有千總楊花麟來迎，冠蓋在途，偶見一人遺便路側，楊閉弓欲射之。公急呵止曰：此奴無禮，合小怖之。乃遙呼曰：遺屑者，奉贈一般會稽藤簪，綰髻子，即飛失去。正中其髻，其人急奔，便洩污地。

瓜異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園中，黃瓜上復生蔓，結西瓜一枚，大如碗。

○○青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為畛畦。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沉，若有物墮，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甚。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懼。而況于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為君生子。程遂不娶。親友共誚，程志奪，聘湘東王氏。狐聞之，怒，就女乳之。委于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之殺之俱由尔。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出門逕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于堂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于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使

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候伺。能以目聽。以昔語。由是一家俱怜愛之。邑有張生。字介受。家屢貧。無恒產。稅居王第。性純孝。制行不苟。又篤于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啗糠粥。入室與生母絮語。見案上具豚蹄。時翁卧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洩污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跡。急出自濯。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為可。妾潛告使求伐焉。夫人必呂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女恐終貧。為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誤。明日往告張媼。大驚。謂其言。

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為言。冰人往我兩人袒焉，計合允遂，縱其否也。于公子何辱乎？媼曰：諾。乃托候氏賣花者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喚女至，述候氏意。女未及答，青梅至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百年事，如能啜糠覈也，即為汝允之。女俛首久之，頓辭而答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錫者，豈少哉？是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適張氏耶？女不答。再問，再答，怒曰：賤骨子，不長進，欲携筐作乞人婦，寧不羞死？女漲紅氣，結含涕引去。媒亦遂奔。青梅見不諧，欲自謀，過數日，在諸生

生方讀驚問所來詞涉吞吐。生正色却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賢。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夫始亂之而終成之。君子猶曰不可。況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即樂之。而卿之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倘君有意。乞共圖之。生諾。梅歸。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朴責。梅泣曰。無他。因以實告。女嘆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輕然諾信也。

有此三德。天必祐之。其無患貧也已。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
女笑曰。痴婢能自主乎。曰。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
緒首而拜之。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耶。果
尔。尚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四生不能致聘。婢又
無力。可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
為力矣。我曰。嫁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
亦余所不敢言也。梅聞泣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
蓄數金。當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共
得如千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年
已長。今將蒞任。不如遣之。夫人因以青梅太黠。恐導女不義。每

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兩日有傭保婦白張氏
意王笑曰是只合搗婢子前此何妄也。然爾勝高門價當倍
于曩音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賣為妾良不忍。王乃傳與張
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嬪于生。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遇
于生而搯作更勤。厭嫌靴不為苦。由是家中無不愛重青梅。
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質稍
可御窮。且勸勿以內顧誤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別
阿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
忘之。然以為不如婢子。是促婢子寿。遂泣相別。王如晉羊載。夫
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賕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

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卒。惟一媼從女。未几媼亦卒。女伶行益苦。有鄰媼勸之嫁。女曰。能為我葬。馭親者從之。媼憐之。贈以斗米而去。半月復來曰。我為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為葬。富者又嫌子為凌夷嗣。奈何。尚有一策。但恐不能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即遣厚葬。女大哭曰。我播紳裔而為人妾耶。媼無言遂去。日僅一餐。延息待賈。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媼至。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自盡。猶戀。而苟活者。後以有兩柩在。已將轉溝壑。誰以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言也。媼即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即出金營葬。復指其舉已。乃載女去。入李家室。冢室故悍妬。李初未敢言妾。

但托買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出。不听入門。女披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割從之。至庵中。拜求祝髮。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卧風塵者。庵中陶器脫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子自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每打門將語。為戲。尼不能止。女號泣欲自盡。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斂迹。後有夜穴寺壁者。尼驚呼始去。因復告吏部。捉得首惡者。送即皆責。始漸安。又年餘。有貴公子過。見女驚絕。強尼通殷勤。又以厚賂啗尼。婉語之曰。渠簪纓宵不甘。媵御公子且歸遲。當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藥死。夜夢父來疾首曰。我不從女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緩頰更勿死。風願尚

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驚曰。睹子面濁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禍且至。勿忘老身語。未既。聞扣戶聲。女失色。意必貴家奴。尼啟扉果然。驟問所謀。尼笑語承迎。但請緩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無成。俾尼自復命。尼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女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概自當之。次日方曉。暴雨翻盆。忽聞數人。趨戶大譁。女意亦作。驚怯不知所為。尼冒雨啟閤。見有肩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丽人出。僕從煊赫。尉蓋甚都。驚問之。云。是司李內眷。暫避風雨。導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嬾群奔禪房。各尋休憩。入室見女。艷之。走告夫人。無何。雨息。夫人起。請窺禪室。尼引入。睹女艷絕。疑肆。

不瞬。女亦頷盼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各失聲哭。因道行踪。蓋張翁病故。生起復後。連捷授司李。生先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嘆曰。今日相看。何嘗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兩。何以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俛首徘徊。尼從中贊歡。女意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妝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顏見母。笑慰之。因謀涓吉合卺。女曰。庵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尚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拖艷妝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聞樂鼓大作。女亦無以

自主梅率婢媼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覺盈。而自拜也。梅曳入洞房曰。靈此位以待君必矣。又傾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為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裾。梅笑曰。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脫去。青梅事女謹。莫敢當。而女終慙。沮不自安。于是母命相呼以夫人。梅終執婢妾礼。罔敢懈。三年。張行取入都。過庵。以五百金為尼壽。尼不受。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為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張工書。陳情。俱封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贈執轡。此造物所必棄也。而離七奇七。致作合者。無限經營。

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曾儼然而對。蒙也者。顧棄德行而求豪傑。何智出婢子下哉。

○○○羅刹海市

馬驪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儻。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倭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庠。即知名。父袁老罷貢而歸。誦生曰。數卷書。飢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貢。由是稍。權子母。從人浮海。為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為妖。群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惧。迨知國中。之駭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啖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禮讓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噬人者。始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大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

村人喜。徧告鄰里。客非能博噓者。然奇醜者望之。即去。終不敢
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尚皆與中國同。共羅槃酒奉焉。問其相
駐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
象。率執異。但耳余之。今始信。問其何實。曰。我國取重。不在文章
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為上卿。次任民社。下為者。上邀貴人寵
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為不祥。往置
棄之。其不忍遺棄者。皆為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大羅剎國。都
城在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于是鷄鳴而與。引與俱去。天
明。始達都。以黑石為牆。色如墨。接闕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
石。拾其殘塊。磨甲上。魚黑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蓋士。村人

指曰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尉職。率髣髴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譟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語。市人始敢遙立。既歸國中。咸知有異人。于是搢紳大夫爭欲一廣見聞。遂令村人要馬。每至一家。聞人輒闔戶。丈夫女子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郎。曾為先王出使異國。所聞人多。或不以子為惧。造即門。即果喜。揖為上客。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蠅。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見王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于天子。然臣卧

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旦為君一行。乃具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夜叉。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拈唱。不知何詞。腔拍恢詭。主人頽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卓為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從未曾聞。翼日趨朝。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夫言其怪狀。恐驚腥。王乃止。即出告馬深。為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張飛主人以為美。曰。請君以張飛見宰相。厚祿不難致。馬曰。游戲就可。何能易面目。苟榮顯。主人強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令馬繪面以待客。至呼馬出見客。訝曰。異哉。何前強而今妍也。

遂與共飲甚歡。馬婆娑歌弋陽曲。一座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工陳。大蒙嘉嘆。賜晏高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即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之音。王大悅。即日拜下大夫。時與私晏。思寵殊異。久而官僚知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至是孤立。惘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于是棄傳載金寶復歸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貨分給舊所與交好者。懷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海市。當求珍玩以報。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蛟人集貨珠宝。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游戲。雲霞。

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知，曰：每見海工朱鳥往來，七日即市。馬問行期，歎同游。矚村人勸使自費。馬曰：我願滄海客，何畏風濤？未有幾，果有踵門寄貨者，遂與裝貨入船。客數十人，平底高櫓，十人搖櫓，激水如箭。九三日，遙見水雲靄漾之中，樓閣層疊，貿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牆上碑，皆長與人等。舡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工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目，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世人盡奔避，云是東洋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即有前馬者來，詰鄉籍。生揮道左具展却族。世子喜曰：既蒙辱臨，緣分不淺。于是授生騎，請與連。

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
中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為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鑑
影矚目下馬揖入仰視龍君在上世子殿奏臣游市廛得中華
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文學士必能衛官屈
宋欲煩極筆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水晶之
硯龍鬚之毫紙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十餘言獻殿工龍
君擊節曰先生雄乎有光水國矣遂集諸龍族謔集米霞宮
酒笑數行龍君執爵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
生先生倘有意乎生离席愧荷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
無何宮女數人扶女郎出瑤環聲動鼓吹果作拜竟睨之

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復鬟批画燈。導生入副宮。
女濃妝坐間。珊瑚之床。飾以八寶。帳外流蘊。綴明珠如斗大。
衾褥皆香。更。天方曙。雖女妖鬟。奔入滿側。生起趨出朝謝。拜
為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嵩員來賀。爭折
簡招駙馬飲。生衣繡裳。坐青虬殿。而武士數十騎。背雕弧。
荷白楮。晃耀填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間。遍歷諸海。
由是龍媒之名。譟于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本瑩澈
如白瑤璃。中有心淡黃色。稍細于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
碎有濃陰。常與女嘯咏其下。花開滿樹。狀類簪萸。每一瓣
落。鏘然作响。拾視之。如赤瑤雕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來鳴。

毛金碧色。尾長于身。聲等哀玉。惻人肺腑。生聞之。輒念故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思愁間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涕不自禁。女亦嘆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王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趨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叩報之思。結于肺腑。容暫歸省。當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為君貞。君為妾義。兩地同心。即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此盟。昏固不吉。倘雲中

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衣裳。似有雀朕。煩君命
名。生曰。女耶。可名龍宮。男耶。可名檀海。女乞一物為信。生在羅
刹國。所得赤玉蓮花一隻。出以授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
當泛舟南島。還君侍衛。女以魚革為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
藏之。數世契著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餞。遺甚豐。生拜別
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諸海濱。生上岸下馬。女致辭珍重。回車便
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自浮海去。家人無不
謂其已死。及至家。人皆詫異。幸翁嫗無恙。獨妻已去。帷乃悟
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為生再婚。生不可。納婢馬。謹
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兒坐在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

沉近引之兒啞然投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啼似嗔生之不援
已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俊秀額上花符綴玉則
赤蓮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俱無恙忽三年紅
塵永隔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為夢引領成勞茫藍蔚
有恨如何也顧念奔月姮娥且靈桂府投梭織女猶悵銀河
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與思及此輒復破涕為笑別後兩月竟
得學子生今已啁啾怀抱頗解言笑竟來抓梨不母可活敬
以還君所贈赤玉蓮花飾尉作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
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
不蓄蘭膏鏡裡新妝久辭粉黛君似主征人妾作蕩婦即

置而不觀亦何得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曾未一
觀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誠後阿姑寃。當往臨穴。一盡
婦職。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
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覆省書。攢涕。兩兄抱頸曰。歸
休乎。生益慟。撫之曰。兒知家。在何許。兒啼啞。言歸。生視海
水茫。極天無際。霧影襲人。烟波路窮。抱兒返棹。悵然遂歸。生
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為預具。墓中植松。積百餘逾。然媼果亡。
靈輦至。兵宮有女子。纓絰臨穴。衆驚顧。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
雨。轉瞬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思其
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

晝暝龍宮急入止之曰兒自成家哭泣何為乃賜八尺珊瑚一株龍腦香一帖明珠百粒八寶嵌金合一凌為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啜泣俄頃迅雷破屋女已無矣

異史氏曰花面遙迎世情如鬼嗜痴之癖舉世一轍小慙小好大慙大好若公然帶鬚眉以游都市其不駭而走幾希矣彼陵陽痴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于蜃樓海市中秋求之耳

○○○田七郎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游。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之曰：子交游徧海內，皆濫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問何人，曰：田七郎。非與醒而異之。詰朝見所游，報問七郎。客或識為東村黃獵者。武敬謁諸家，以馬密過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顴目，駢腰，着膩哈衣，皂帽，鼻多白補綴，拱手于顴而問所自。武展姓，代且托途中不快，借廬憩息。問七郎，荅曰：我即是也。遂延客入，見破屋數椽，木岐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狽懸布，盤間更無杭楸可坐。七郎就地設氍毹，比焉。武與語言詞朴質，大悅之。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固辭不受。武

強之舟四。母龍鍾而至。厲色曰。老身止此也。不欲令事貴客。武
慙而退。歸途展轉。不解其意。適從人于室後。聞母言。因以告武。
先是。七郎持金白母。曰。我適睹公子有晦紋。必罹奇禍。聞之。受
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
無故而得重賂。不祥。恐將貶死。報于子矣。武聞之。深嘆母賢。然
益傾慕七郎。翼日設筵招之。辞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飲。七郎
自行酒。陳鹿脯。殊盡情禮。越日武邀酌之。乃至。款洽甚歡。贈以
金。即不受。武托購虎皮。乃受之。歸視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
后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會妻病。守視湯藥。不遑搯柴。決
旬妻淹忽以死。為營齋塋。所受金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

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探得其故。輒勸勿亟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七郎終以負責為憾。不肯至。武因先索舊藏。以速其來。七郎檢視故革。則蠹蝕映敗。毛盡脫。懊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庭。極意慰解之。又視敗革曰。此亦復自僕所歆得。原不以毛。遂軸轉出。兼邀同往。七郎不可。乃自歸。七郎終以不足報武為念。裹糧入山。凡數夜得一虎。全而餽之。武喜。治具請三日。而七郎辭之堅。武鍵扉戶。使不得出。賓客見七郎朴陋。竊謂公子妄交。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為易新服。却不受。承其寐而潛易之。不得已而受。既去。其手奉媪命返新衣。索其敗綴。武笑曰。歸語老嫗。故衣已拆作履襯矣。自是七郎以兔鹿

相服召之。即不復至。武一日詣七。即值出獵。未返。媼出倚閭而語曰：「再見，引致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敬禮之，慚而退。半年許，家人忽曰：「七郎為爭獵豹，斃死人命，捉將官裡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械收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毋恤老母。」武慘然，以重金賂邑宰。又以百金賂佐主。月餘無事，釋七。即歸母。慨然曰：「子鬻鬻受之武公子耳。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但祝公子百無災患。」取塊福。七即欲詣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七即見武，溫言慰解。藉七即唯。家戚怪其疎。武喜其誠。為存遇之。由是恒數日。苗公子家，魏遣輒受，不復諱。亦不言報。會武初度，賓從頗多。夜舍履滿，武偕七

即卧斗室中。三僕即床下卧。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刺刺語。七即背劍挂壁間。忽自騰出。匍匐數寸。鈴作响。光燭爍如電。武驚起。七即亦起。問床下卧者何人。武答皆廝僕。七即曰。此中必有鬼人。武問故。七即曰。此乃購諸異國。殺人未嘗濡綏。迄俾三世矣。夫首至千計。尚如新發。子剛見惡人。則鳴躍當去。殺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領之。七即終不樂。輾轉床席。武曰。灾祥數耳。何憂之深。七即曰。我別無恐怖。徒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即曰。無則便產。蓋床下三人。一為林兒。是老弥子。能得主懷。一僮僕。年十二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拙。每因細事。與公子袞眼爭。武恒怒之。當夜

嘿念疑此人詰旦曉至。善言絕今去。武長子紳娶王氏。一日武出。面林見。居守齋中。菊花方燦。新婦意猶出。齋庭當寂。自詣摘菊。林見。笑出。勾戲。婦故遁。林見。強接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厲。紳奔入。林見。始釋手。逃去。武歸。閱之。怒。覓林見。竟已不知所之。過二三日。始知其技。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官務皆委決于某。武以同袍義。致書索林見。某弟竟置不發。武益志。質詞邑宰。勾牒雖出。而隸不補官。亦不問。武方憤怒。達七郎主。武曰。君言駭矣。曰。與告愬。七郎顏色怩。終無一語。即逕去。武喟然。僕置察林見。林見夜歸。為邏者所獲。執見武。亡掠楚之。林見語侵武。叔恒故長者。恐至暴怒。致禍。初不知治以官法。武從之。挾赴公庭。而

御史家刺書即至，宰釋林兒，付紀綱以去。林兒意益肆，倡言冀
眾中誣主人，媚與私。武無奈之，忿塞訟，死。馳登街吏門，俯仰叫
罵，望令慰勸歸。令逡巡，忽有人家白林兒被人鬻割，拋尸曠野。
間武驚喜，意稍得伸。俄聞御史家訟其叔侄，遂偕叔赴質。宰不
聽辨，歎咎恆。武抗聲曰：「殺人莫須有，至辱詈搢紳，則生實為之。」
無與叔事，宰置不問。武裂皆歆上，群役禁梓之，操杖隸皆紳家。
走狗恆又老耄，籤數未半，奄然已死。宰見武叔垂斃，亦不復究。
武號且罵，宰亦若弗聞者。遂舁叔歸，哀憤無所為計。因思欲得
七郎謀而七郎終不一吊問。竊自念待伊不薄，何遽如行路人？
亦疑殺林兒必七郎，轉念果尔，胡得不謀？于是遣人探索其家。

至則局幄寂然。鄰人并不知耗。一日某弟方在內屏。與宰閑說。值晨遶薪水。忽一樵人至前。釋擔抽利刃直奔之。某惶急以手格刃。落斷腕。又一刀始決其首。宰大驚竄去。樵人猶張皇四顧。諸役更急闔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刎死。紛々集認。識者知為田七郎也。宰驚定始出驗。見七郎僵卧血泊中。手犹握刃。方停蓋審視。尸忽突然躍起。竟將宰首已而復踣。衛官捕其母子。則亡去已數日矣。武聞七郎死。馳哭盡哀。咸謂其主使七郎武破產實緣當路始得免。七郎尸棄原野月餘。禽犬環守之。武厚葬之。其子流寓于登。變姓為伶。起行伍以功至同知。將軍歸途。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焉。

異史氏曰。一錢不輕受。正一飯不敢忘者也。賢哉。母乎。子。即
者。憤未盡雪。死猶伸之。抑其何神。使荆卿能爾。則千載無遺
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補天網之漏。世道。忘。恨。七。即。少。也。悲
夫。

公孫九娘

于七一案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百人盡
戮于演武場中碧血滿地白骨撐天工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
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東鬼多墓南郊甲寅間有萊陽生至
縵下有親友二三人亦在誅數因市楮帛酹奠憐愴就稅舍
于下院之僧明日入城營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
生不在脫帽登床着履仰卧僕人問其誰合眸不對既而生歸
則暮色朦朧不甚可辨自詣床下問之瞠目曰我侯汝主人
絮絮逼問我豈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即起着冠揖而
坐極道寒暄听其音似曾相識急呼燈至則同邑鄉生亦死于

七之唯者大駭却走未幾之云僕與君文字之交何_事于情我雖
思故人之念朕：不忘今有所讀願無以異物猜薄之生乃坐請
所命曰令女甥寡居無耦僕欲得主中饋屢通媒妁輒以無
尊長命為辭幸無惜齒牙餘惠先是生有女甥早失恃遺
生鞠養十五始歸其家停至濟南聞父校刑驚而絕生曰渠
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為猶子啟視去今不在此問女甥
向依阿誰曰與鄰媼同居生覓生人不解作鬼媒朱曰如蒙金
諾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問何之曰弟行勉從與去北
行里許有大村落約數十百家至一第宅朱表以指彈扉即有
出諮問兩扉問朱何為曰煩達娘子云阿舅至媼旋反頃復出

邀生入。顧朱曰：「西祿茅舍，子大隘。」公子門外少坐，候生從之。入，見半畝荒庭，列小室二。女甥迎門，啜泣。生亦泣。室中燈火熒然，女貌秀潔如生，疑目含涕，徧問姪姑。生曰：「具各無恙，但荆人物故矣。」女又嗚咽曰：「兒少受舅妗撫育，尚無寸報，不啻先葬溝瀆，殊為恨。」舊年伯家大哥遷父去，置兒不一念，數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得之矣。生以素言告。女俛首無語。媼曰：「公子曩托楊姥三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聘，得舅為政。方此意慊得，言次一十七八女，即從一青衣遽掩入，瞥見生，轉身欲遁。女牽其裾曰：『勿須，尔是阿舅，生揖之。』女即亦歛衽，甥曰：『九娘棲霞公孫氏阿爹故家。」

子今亦窮波斯落、不稱意。旦晚與兒還往生脫之。笑彎秋月、羞暈朝霞。實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蝸廬人焉得如此媚好。甥笑曰：且得女學士詩詞俱大高作。兒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人教。阿舅雷冷也。甥又笑曰：舅新絃未續。若個小娘子、頗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顛瘋作也。遂去。言雖近戲、而生妹愛將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無雙、舅尚不以羹娘致猜。兒嘗請諸其母、主大悅。然慮人鬼難匹。女曰：魚傷彼與舅有瓜分。主乃出女送之。曰：五更後、月明人靜、當遣人往相迎。生至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啣半規、寄黃中枕。認回徑、見南窗一第。朱坐門石上。起迎曰：相待已久。寢舍即勞垂顧。遂攜

手入。設一展謝。出金爵一。晉珠百枚。曰。他無長物。聊代禽儀。既而曰。家有濁膠。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主搗謝而退。米送至中途。始別。生歸。僧僕集問。隱之曰。言鬼者妄也。適友人飲耳。后五日。朱果來。整履搖箴。意甚欣方。至戶。望塵即拜。笑曰。君嘉禮既成。慶在旦夕。便煩枉步。生曰。以無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生深感荷。從與俱去。直達卧所。則女甥華妝迎笑。生問何時于歸。女曰。三日矣。生乃出所贈珠為甥助妝。女三辭乃受。謂生曰。兒以舅意。白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懼喜。但言老耄無他骨內。不欲九娘。故遠嫁。期今夜冒往贅諸其家。伊家無男子。便可同卽往也。朱乃導。

去村將盡一第門開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
姬升階主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龍鍾不能為禮當即脫過幅指
畫青衣進酒高會未乃喚家人另出肴俎列置主前六別設一
壺為客行觴楚中進饌無異人世然主人自舉殊不勸進既而
席罷未歸青衣導主去入室則九娘華燭凝待邂逅含情極盡
歡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六自到
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兩絕云昔日羅裳化作塵
空將紫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畫閣春白楊風
雨遠孤墳誰想陽臺更作雲忽啟錢金箱裡看血腥猶染回羅
裙天將明君從司君宜且去勿驚所僕自此晝來宵往雙雙珠

甚一夕問九娘此村何名曰某霞里。中多兩處新鬼。因以爲名。生聞之歎歎。女悲曰。千里柔魂。蓬遊無底。母子零孤。言之愴惻。幸念一夕恩義。收兒骨歸。墓側使百得所依棲。死且不朽。生諾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不宜久滯。乃以羅襪贈生。揮淚托別。生凄然出。怛不忍歸。因過拍朱氏之門。朱白足出逆。甥亦起。雲髻鬢鬆。驚來省問。生惆悵移時。始述九娘語。女曰。姊妹不言兒亦夙夜省之。此非人宜世。不可久居。于是生含涕而別。叩寓歸寢。展轉申旦。欲覓九娘之墓。則忘問誌表。及夜復往。則千墳累累。竟迷村路。嘆恨而返。展視羅襪。着風寸斷。腐如灰燼。遂治裝東旋。半載不能自釋。復如樓門。莫有所

遇及抵南郊日勢已晚息樹下趨詣叢莽所但見墳兆萬接
迷目榛荒鬼火孤鳴駭人心目驚悼歸失意遑遑返轡遂東
行里許遙見一女立邱墓上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揮鞭就視
果九娘下與語女逕走若不相識再逼近之色作怒舉袖
自障顧呼九娘則烟然滅矣

異史氏曰。香草沉羅血滿胸臆。東山俤玦。泪漬泥沙。古有
孝子忠臣。至死不諒于君父者。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之
託。而怨懟不釋于中耶。睥睨間物。不能拘以相示。冤乎哉。

○○○促織

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賦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
款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聞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
中游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直。居為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
歛丁口。每貴一頭。輒傾數家之產。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久不
售。為人迂訥。遂為猾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
薄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歛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
死。妻曰。死何益。不如自行挾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
歸。提竹筒銅絲籠。于敗堵叢草中。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
即捕即三兩頭。又劣弱不中于款。宰嚴限追比。旬餘。至百兩股。

間膿血流離、并出不能行、捉矣、轉側床頭、惟思自盡、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資詣問、見紅女白婆、填塞門戶、入其室、則密密垂簾、外設香几、問者焚香于鼎、再拜、巫從傍望空代祝、唇吻翕闔、不知何詞、谷之竦立以听、少間、簾內擲一紙出、即道人意中事、無毫髮舛、成妻紉錢索工、焚香以拜、食頃、簾動、片紙拋落、拾視之、非字、而函中繒殿閣額、蘭若、后、小山、下、怪石、龍卧、針、業、棘、青麻、頭、伏、焉、旁一蟻、若將跳舞、展玩不可曉然、暗促織、隱中胃、呼、摺、蕺之、歸以示成、反覆自念、得無教我獵虫所耶、細瞻景狀、與村東大佛閣真逼似、乃強起、扶杖、執齋詣寺、后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鱗、儼然、額面、遂於焉

菜中側听徐行似尋針芥尋之多時絕無踪响冥搜未已一癩
頭蕪猝然躍去成益愕急逐之蕪入草間踞跡披求見有出伏
棘根遽撲之入石穴中搦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
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大喜歸舉家慶賀
于是土于盆而芥之蠟白粟黃脩極護愛留待限期以責塞
官責成之子竊發益視之虫徑躍去及撲入手已脫落腹裂
斯須就斃兒惧啼告母聞之面色灰死大罵曰業根死矣矣
翁歸自與汝覆笑耳未幾成入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
已投入井中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烟相
對嘿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藁葬近撫之氣息惛然喜真

榻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蟋蟀籠靈。碩之則氣斷。聲吞。亦不敢復窺兒。自守達曙。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僵卧長愁。忽聞門外虫鳴。驚起。覘視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靈。覆之以掌。靈若無物。手裁舉。則又起而躍。急赴之。折過牆隅。迷其所往。徘徊無四顧。見虫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類非前物。成以其小。方之。惟傍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躍落襟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腮。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公堂。臨已恐不當。意思試之。聞以視之。村中少年好事者。剽養一虫。自名蟬殼音。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為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逡巡虛訪。成視

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虫。納比籠中。成視之。靡然
脩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為物。終無所
用。不如研搏一笑。因合納閉蓋。小虫伏不動。蠢若木雞。少年
又大笑。試以指觸毛。擦擦虫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擦之。
虫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虫躍起。張尾伸
鬚。直齧敵額。少年大駭。解令休止。虫翹然矜鳴。似報主知。成
大喜。方共瞻玩。一雞臂來。逕進一啄。成駭立愕呼。幸啄不中。
虫躍去尺有咫。雞健追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知
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擇。臨視則虫集雞上。力叮
不釋。成益驚喜。捉置籠中。翼日進宰。其小怒訶成。述其

異宰不信試與他虫聞虫主麻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賞
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訊其能既入宮中舉
天下所貢蝴蝶煙烟油利捷青然額一切異狀備試之無出其
右者母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
撫名馬衣緞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
又囑學使俾入邑庠由此以善養虫名屢得撫軍殊寵
不數載田百頃樓閣萬楹牛羊蹄蹤各千計一出門求馬
過世家焉

異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有即
為定例加之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

跼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第成氏子以嘉賓以促織富。來
馬揚。常其為里正受朴責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
耐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聞之一人飛
昇。仙及難犬信夫。

○保佳

吳藩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廩祿。號打虎將。中一人名保佳，健捷如猿，即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佳沿樓角而登，頃刻至頂，立脊標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踴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煖玉為牙柱，抱之一室生溫。姬寶藏，非王手諭，不出示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適脩期以翼日，時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能取之。」王使人馳告府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佳踰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扃，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保乃作猫子叫。既而鸚鵡鳴，疾呼猫來。擺撲之聲且急。

聞姬云。繡女可急視。鵲鵲被撲殺矣。住隱身暗處。俄一女
子挑燈出。身甫離門。佳已塞入。見姬守琵琶在几上。佳携趨
出。姬愕呼冠至。防者直起。見佳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攬矢
如雨。佳雖登樹上。墻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佳穿樹行。杪如鳥彩
枝。樹盡登屋。盡登樓。飛弄殿閣。不啻翔翅。杳然不知所在。客方
飲。佳抱琵琶飛落簷前。門高如故。雞犬無聲。

蛙曲

王子與言。在都時。嘗見一人作劇于市。携木盒作格。凡十
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
則亂擊蛙頂。如拊雲錦之樂。宮商詞曲。了不可辨。

○庫官

鄒平張華東奉旨祭南岳道出江淮間將宿驛亭前驅白驛中有怪異不可宿張弗聽宵衣剋劍而坐俄聞鞞聲入則一領白吏皂紗黑帶怪而問之吏稽首曰我庫官也為大人典藏有日矣幸節鉞遙臨下官釋此重負問庫存幾何答云二萬三千五百金公慮多金累微約歸時盤驗吏唯之而退張至南中餽遺頗豐及還宿驛亭吏復出謁及問庫物曰已撥遼東兵餉矣深訝其前後之乖吏曰人世祿命皆有額數錙銖不能增損大人此行應得之數已得矣又何求言已竟去張乃計其所獲與庫數適相脗合方嘆飲啄有定不可妄求也

土地夫人

寫橋王炳者出村見土地祠中出一美人顧形甚殷試挑之惓然
樂受狎昵無所遂期夜奔炳因告以居址至夜果至極相悅愛
問其姓名固不以告由此往來不絕時炳與妻共榻美人亦必來
與交妻亦不覺其有人炳訝問之美人曰我土地夫人也炳大駭
亟欲絕之而百計不能阻因循半載病憊不起夫人來更頻家
人都見之未幾病果卒美人猶日一至炳妻叱之曰淫鬼不自羞
人已先矣復來何為美人遂去不返

土地雖小亦神也豈有任婦自奔者不知何物淫昏遂使千
古下謂此村有污賤不謹之神竟哉

○○○狐諧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幼業儒家貧而運蹇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振一第鄉中浼俗多報富戶役長孺者至碎破其家萬適報充役悞而逃如濟南稅居逆旅夜有奔女顏色頗麗萬悅而私之問姓氏女自言實狐然不為君崇萬喜而不疑女屬勿與客共遂日至與共卧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于狐居無何二三相識漸來造訪恒信宿不去萬厭之而不忍拒不得已以實告客客顧一睹仙容萬白于狐狐曰見我何為哉我亦猶人耳聞其聲不見其人客有狐得言者善謔因請見且曰得聽嬌音魂魄飛越何客客幸使人聞聲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為

高曾誤作行樂圖耶。衆大笑。狐曰：我為狐，請與客言狐典。願聞之否。衆唯唯。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崇行客。客知之，相戒不宿其舍。半年門戶蕭索。主人大憂甚，諄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邀入門，即有淫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惧，白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卧，見群鼠出于牀下。客大駭，驟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怒曰：狐巢於此，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客曰：我今所見細。公麼？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言罷，塵客粲然。孫曰：既不賜見，我輩皆勿去。阻尔陽臺。狐笑曰：寄宿無妨，倘有小近犯，幸勿介懷。客恐其惡作劇，乃共散去。然數日必一來索。

狐笑罵狐語甚。每一語，即顛倒賓客滑稽者不能屈也。群戲呼為狐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居士入位，膝與二客分，左右上設一榻待狐。狐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衆擲骰為瓜蔓之令。客值瓜色會，當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太清醒，暫借一杯。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孫梅耳不樂聞。客皆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何如？衆曰：可。于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著狐腋冠。見國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尔。大臣以狐對。王曰：此物生平未曾得聞。狐字畫何等？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瓜，左邊是一小瓜。王客又復開堂，二客陳氏兄弟，一名所見，一名所聞，見

孫大憲乃曰：雄狐何在？而縱鳴狐流毒若此？狐曰：適一典談，猶未終，遂為群吠所亂。諸終之國王見使臣乘一騾，甚異之，使且告曰：此馬之所生，又大異之。使臣曰：中國馬生騾，騾生駒，王細問其狀，使臣曰：馬生騾，是臣所見；騾生駒，是所聞。舉生又大笑，衆知不敵，乃相約后有開謔端者，罰作東道主。頃之酒酣，孫戲謂萬曰：一聯請君屬之。萬曰：何如？孫曰：妓者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衆屬思未對。狐笑曰：我有之矣。對曰：龍王下詔求直諫，鯨也。得言龜也。得言衆絕倒。孫大憲曰：適與尔盟，何復犯我？狐笑曰：誰誠在我，但非此不能確對耳。明日設席以贖吾過，相笑而罷。狐之詼諧，不可殫述。

居數月與萬偕歸及博興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葦親往
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
詢其處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
一庄生平所未歷狐往叩閤一倉頭出應門入則重門疊閣宛然
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媼揖萬而坐列進豐盛待萬以姻婭
遂宿焉狐早謂曰我遽偕君歸恐駭聞聽君宜先往我將
繼至萬從其言先至預白於家人未幾狐至與萬言笑人盡
聞之不見其人逾年萬復事於濟狐又與俱忽有數人來
狐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語萬曰我本陝中人與君有夙因遂從
許時今我兄弟來時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

○○姊妹易嫁

掖縣相國毛公家素微其父常為人牧牛時邑世族張姓有新阡在東山之陽咸經其側聞墓中以咤聲曰若等速避去勿久涸首人宅張聞亦未深信既又頻得夢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由是家數不利客勸徙葬吉張乃徙焉一日相國父牧出張家故墓猝遇雨匿身廢壙中已而雨益甚潦水奔穴崩潰湛注遂溺以死相國時尚孩童母自詣張丐咫尺地掩兒父張問其姓氏大異之往視溺死所儼當置棺處更駭乃使就故壙窆焉且令携若兒來葬已母偕兒詣張謝張一見輒喜即留其家教之誦以齒子弟行又請以長女妻兒

母謝不敢張妻卒許之然其女甚薄毛家慙之意時形
言色且曰我死不從收牛兒及親迎新郎入宴彩輿在門
女方掩袂向隅而哭催之妝不妝勸亦不解比新郎告行鼓樂
大作女猶眼零雨而首飛蓬也父入勸女不聽怒逼之哭益厲
父無奈家人報新郎欲行父出口衣妝未竟煩郎少待又奔
入視女往復數番女終無回意其父周張欲死皇急無計其女
在側因非其姊苦逼勸之姊怒曰小妮子亦學人喋聒爾何不從
他去妹曰呵爺原不曾以妹子屬毛郎若以妹子屬毛郎何煩
姊勸駕耶父聽其言惓惓目與伊妹竊議以次易長母即向
次女曰迨送婢不遵父母命今欲以兄代姊兄肯行否女慨然曰

父母之命。即乞丐不敢辭。何以見毛家。即便終身。餓殍死乎。
父母大喜。即以婦妝妝女。登車徑去。入門夫婦雅敦。好述弟女。
素病赤鬚。毛即稍介意。及知易嫁之說。益以知己德女。無何毛。
即補博士弟子。往應御試。經王舍人莊店。主先一夕焚神曰。旦夕。
有毛解元來。後且脫汝于厄。可善待之。以故晨起。專伺察東來。
客及得公甚喜。供具甚豐。且不索直。公問故。特以夢兆告。公頗自。
負。私計女髮髻。慮為顧者笑。富貴後當易之。及試竟落第。
偃蹇喪志。報見主人不敢復由王舍。迂道歸家。逾三年再赴試。
店主人延候如前。公曰。爾言不驗。殊慚祇奉。主人曰。秀才以陸欲。
易妻。故徼冥司默佑。豈吾夢不足踐耶。公愕然問故。主人曰。別。

後復夢神告。故知之。公聞而惕然。悔快木立若偶。主人又曰。秀才
自有愛終富作解首。入試果舉賢書第一。夫人髮亦再長。雲
鬟妻綠。倍增嫵媚。其姊適里中富兒。意氣自高。大蕩情。家漸
陵替。負無煙火。聞妹為孝廉婦。彌增愧怍。姊妹輒避路而行。
未幾良人又卒。家落毛公又擢進士。女聞刻骨自恨。遂怒將廢
身為尼。及公以宰相歸。強進女行者。詣府謁問。真有所貽。
比至。夫人餽以綺縠羅綃若干足。以金納其中。行者携歸。見
師。失所望。恚曰。與我金錢。尚可作新米費。此物我何所須。
遽令送回。公與夫人疑之。啓視。則金具在。方悟見却之意。笑
曰。汝師百金。尚不能任。焉有福澤。從我老尚書也。遂以五

千金付尼去且囑曰將去作尔師用度但恐福薄人難承受耳行者歸告其師啞然自嘆松念生平所為率自顛倒美惡遊就繫豈由人耶後王舍店主人以人命速繫困囹公乃為力解釋罪

異史氏曰張家故墓毛氏隄城斯已奇矣余聞時人有大姊夫作小姊夫前解元為後解元之戲此豈慧黠者所能較計耶嗚呼彼蒼者天久已夢亡何至毛公其應如響耶

○○績黃梁

福建曾孝廉提南宮時與二三同年遊遊郭外聞毘盧禪院第一星者往詣問卜入揖而坐星者見其意氣揚已稍佞諛之曾從筮微笑便問有蟬玉否星者曰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悅氣益高值小雨乃與遊侶避雨僧舍上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團上淹蹇不為禮眾一舉手登榻自話君年以宰相賀曾心氣殊高便指同遊曰某為宰相時推張年文作南樵家表為參遊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余頗足矣一座大咲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曾倦伏榻間忽見有二中使賁天子手詔召曾太師決國計曾得意於寵亦馬知其非有也疾

趨入朝。天子前席溫語良久。命三品以下聽其黜陟。不必奏聞。即賜蟒服一襲。玉帶一圍。名馬二匹。曾被服稽拜以出。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榱。窮極壯麗。自亦不解何以遽至于此。然撫髯微呼。則應諾雷俄。而公卿贈海物。偃倭足恭者。叠出其門。公卿來。倒屣而迎。侍郎輩揖與語。下此者。領之而已。吾撫髯士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為嬭。為山。二人尤蒙寵顧。科頭沐沐。日事聲歌。一日念微時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我。今置身青雲。渠尚踉蹌仕路。何不一引手。早旦一疏。薦為諫議。即奉俞旨。立行權用。又念郭太僕嘗睚眦我。即傳呂綰諫。及侍御陳昌等。授以意旨。

越日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恩怒了，頗快心意。偶出郊外，醉人造觸鹵簿，即遣人縛付京尹，立斃杖下。接第連所者皆畏勢，猷沃產自此富可埒國，無何而嬖亡，以次殂謝。朝夕遐想，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每思購充媵御，輒以綿薄遺宿願。今日寧可適志，乃使幹僕數輩強納質于其家，俄頃膝與昇堂，則較之昔望見時尤艷絕也。自顧生平于願斯足，又逾年朝士竊亡，似有腹非之者，然揣其意各恐為立仗馬，曾亦高情盛氣，不以置懷。有龍圖學士包拯上疏，其畧曰：竊以曾某原一飲賭無賴市井小人，一言之合，榮膺聖眷，父紫兄朱，恩寵為極，不思捐軀庫項以報萬一，反恣胸臆，擅作威福，可死之罪。

擢髮難數。朝廷名器。居為奇貨。量缺肥瘠。為價重輕。因而公卿將士。盡奔走于門下。估計當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或有保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閑散。重則視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輒逢鷹犬之奸。片語不和。連累豺狼之地。朝士為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冷氣冤氛。暗無天日。奴僕一鈞。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或有廝養之見。爪齒之烈。出則秉鞭。風行雷動。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荼毒人民。奴隸官府。竟從所臨。野無青草。而某方炎赫。怯懦無悔。石對方承于膝下。羞非輒進。于吾前。委蛇不退。于自公。聲歌已起。于後。托聲色拘馬。直夜

荒淫圖計民生圖存念慮世上寧有此宰相乎內外駭訛人情洶
洶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勢必釀成採薪之禍臣拯夙夜祇懼
不敢寧處冒死列款仰達宸聰伏祈斷奸佞之頭籍貪冒
之產上回天怒下快輿情如果臣言虛謬刀鋸鼎鑊即加臣身
云云疏上曾聞之氣魄悚服如飲冰水幸而皇上優容留中不
發又繼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旨之拜門牆稱做父者亦反
顏相向奉旨籍家充雲南軍子任平陽太守已差員前往提
問曾方聞旨驚惶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操戈直抵內寢褫其衣
冠與妻并繫俄見數夫運貨于庭金銀鈔以數百萬珠翠
瑤玉數百斛帷幕簾榻之屬又數千事以至兒穉女婦道墜

度階。曾一一視之。酸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披髮嬌啼。玉容無主。悲火燒心。含憤不敢言。俄樓閣倉庫。並已封誌。立以曾出。監者牽羅曳而出。夫妻吞聲就道。求一下馬。為車。少作代步。亦不可得。十里外。妻足弱。欲傾跌。曾時以一手相攀引。又十餘里。已亦困憊。欲見高山。直挿雲漢。自愛不能登越。時挽妻相對泣。而監者奪目來窺。不容稍停駐。又顧斜日已墜。無何投止。不得已。參差盤旋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盡。泣坐路隅。曾亦憩止。任監者以罵。忽聞百聲齊譟。有群盜各操利刃。踰梁而前。監者大駭。逸去。曾長號告曰。孤身遠謫。囊中無長物。哀求宥免。群盜裂衣。批宣言。我輩皆被害寬民。祇乞得佞賊頭。他無索取。曾怒叱曰。

我雖待罪乃朝廷命官賊子何敢尔賊亦怒以巨斧揮曾頃覺
頭墮地作聲魂方駭疑即有二鬼來反接其手驅之行一踰數刻
入一都會頃之觀宮殿上一醜形王者憑几決罪福曾前匍伏請
命王者閱奏統數行即震怒曰此欺君悞國之罪宜置油鼎萬
鬼群和聲如雷雲即有巨鬼捧至墀下見鼎高七尺已未四圍
熾炭鼎足盡赤曾竅竅哀啼竄跡無路鬼以左手抓髮右手
握踝拋置鼎中覺塊然一身隨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徹于心
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萬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方以
巨叉取曾復伏堂下王又檢冊籍怒曰倚勢凌人合受刀山鐵
鬼復捧去見一山不甚廣濶而峻削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

筭先有數人冒腸刺腹于其上呼號之聲慘絕心目鬼促曾上
曾大哭退縮鬼以毒錐刺腦曾負痛乞憐鬼怒捉曾起望空
力擲覺身在雲霄之上暈然一落乃交于胸痛苦不可言狀又
移時身軀重贅刀孔漸潤忽焉脫落四支燹屈鬼又逐以見王
王命會計生平賞爵帶名枉法霸產所得金錢幾何即有髻
鬚人持籌握算曰二百二十一萬王曰彼既積來遂令飲却少間
取金錢堆堦上如邱陵漸入鉄釜銘以烈火鬼使數輩更相以杓
灌其口流膈則皮膚是裂入喉則臟腑騰沸生時惡此物之如是
時惡此物之多也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為女行教黃見架
上鉄梁圓可數尺綰一大輪其大不知幾伯由舂槌生五采光耿

雲霄鬼捷使登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覺傾墜。通體
生涼。開目自顧。身已嬰兒。而又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鵲敗絮。
土室之中。瓢杖猶存。心知為乞人子。日隨乞兒。托鉢腹餓。不
得一飽。着敗衣。風常刺骨。十四歲。常與顧秀才儔。膝炙衣食。
粗足自給。而家室悍甚。日以鞭箠從事。輒用赤鐵烙胸乳。幸
良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惡少年。忽踰牆來逼與私。乃
自念前身惡孽。已被鬼責。今那得復爾。于是大聲疾呼。良
人與婦婦盡起。少年始竄去。一日秀才宿諸其室。枕上嘆曰。
方自訴冤苦。忽震厲一聲。室門大闢。有兩賊持刀入。竟決秀
才首。囊括衣物。圍伏被底。不敢作聲。既而賊去。乃喊奔婦室。

墮大驚相與泣驗遂疑妾以奸夫殺良人收白刺史刺史嚴鞠
竟以酷刑誣服律擬凌遲處死繫赴刑所曾中寬氣扼塞
踴躍聲屈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點也正悲號間聞遊者
呼曰兄魔耶豁然悟見老僧踞趺座上同侶競相謂曰
目暮腹枵何久酣睡曾乃慷慨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驗否
曾益驚異拜而請教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也山僧
何知焉曾勝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臺閣之想由此淡焉後
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夢固為妄想亦非真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
梁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邯鄲之後

○○辛十四娘

廣平遇生少輕脫縱酒跡與偶行過一少女著紅幘客色媚
好從小奚奴踰露奔波履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
側故有蘭若久蕪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生
來即轉身入陰隱麗者何得在禪院中繫驢于門往覘其
異入則斷垣零落堦上細草如毯徬徨間一斑白叟出衣帽
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過古剎欲一瞻仰因問翁何至此
叟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既承羅降山茶可
以當酒乃肅賓入見殿后一院石路光明無復榛莽入其室則
簾幌永暮香霧噴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生乘醉遽問

曰聞有女公子未遭良匹。竊下自揣願以鏡台自獻。辛笑曰。容
謀之荊人。生即索筆為詩曰。千金覓玉杵。殷勤手自將。雲
英如有意。親為擣元霜。主人笑付左右。少間有婢與辛耳
語。辛起慰客耐坐。辛奉大隱約教語。即趨出。生意必有佳
報。而辛乃坐與啜噉。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意
旨。辛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
言耳。生因請辛曰。弱息十九人。嫁於十二。有無命任之荊
人。老夫不與焉。生曰。小生祇求得今朝。鎮小異。奴常露行
首。辛不應。相對默然。聞房內嬰兒賦語。生乘醉寒慙曰。仇
讎既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懷。內聞鈎索。群立愕。頗果

有紅衣人振袖袖繫亭上粘帶望見生入偏室張皇幸忽命數人梓生出酒愈湧上倒捧燕中瓦石亂落如雨幸不着體因移時聽驢子猶戲草路側乃起跨驢踉蹌而行夜色迷惘誤入澗谷狼奔鴟叫豎毛寒心踟躕四顧並不知其何所遙望蒼林中燈火明滅疑必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閣以策趨門內問曰何人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內曰待達主人坐累足謁談忽聞振管闌扉一健僕出代客捉驢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人出問客姓氏生以告踰刻青衣數人扶一老姬出曰即君至生起立肅身欲拜姬止之坐謂生曰爾非馮雲子之孫耶曰然姬曰子當是我彌甥老身鍾馗并歿殘年向盡骨

由之間。殊多乖濶。生曰。見少失怙。與我祖父處者。十不識一焉。
素未拜省。乞便指示。姬自曰。子自知之。生不敢復問。坐對燈。想
姬曰。甥深夜何得來此。生以胆力自矜。謂遂歷陳所遇。姬笑曰。
此大好事。况甥名士。殊不玷于姻婭。野狐精何得強自高。甥勿
慮。我能為若致之。生謝唯唯。姬顧左右曰。我不知辛家女兒。遂如
此。端好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甜。有風格。不知官人所聘。行幾
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曰。此是十四娘。三月間。曾從阿母壽。
郡若何忘却。姬笑曰。是非刻道。翻為高履。實以香肩。蒙紗
而步者乎。青衣曰。是也。姬曰。此婢大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
窕阿嬌。實鑒不謬。即謂青衣曰。可遣小鬟。以喚之來。青

衣應諾去。移時入白。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見紅衣女子望
姬俯拜。姬曰。后為我家甥婦。勿得惜婢子禮。女子起。甥曰。而立
紅袖低垂。姬理其髮。髮捻其耳環曰。十四娘近在閨中。作麼
生。女低應曰。閒來只挑繡。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姬曰。此吾甥
也。盛意與兒作姻好。何便教迷途。終夜窺豁谷。女俯首無語。
姬曰。我與汝非他。欲為吾甥作伐耳。女默而已。姬命掃榻展袖
褥。即為合卺。女頻然曰。遂以告之父母。姬曰。我為汝作冰。有何舛
謬。女曰。郡君之命。父母當不敢違。然如此草土。婢子即死。不敢奉
命。姬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奪。真吾甥婦也。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
付生收之。命歸家。撫厓以良辰為定。乃使青衣送女去。聽遠。

雞已鳴。遣人持驢送生出數步外。歎一回顧。則村舍已失。但見松楸叢黑。遂顛微塚而已。定想移時。乃悟其處為薛尚書墓。薛乃生故祖母弟。故相呼以甥。心知遇鬼。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咨嗟而歸。沒櫛屑以侍之。而心恐鬼約難恃。再往蘭若。則殿宇荒涼。問之居人。則寺中住。見狐狸云。陰念若得麗人。狐亦自雋。至日除舍掃迹。更僕眺望。夜半猶寂。生已無望。項之門外譁然。踟躕出窺。則綉幃已駐于庭。雙鬟扶女坐青簾中。妝奩亦無長物。惟兩長鬟奴扛一襖。油大如瓊。息肩置坐隅。生喜得佳麗偶。並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書。今作五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皆備。屋

從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養情。翼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
衣持貝錦為賀。竟委兒上而去。生以告女。曰：此郡名物也。
邑有楚銅台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頗相狎。聞生得狐婦。饒
遺為餽。即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簡來招飲。女聞謂生曰：業
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肱鷹爪。不可與久居也。宜勿往。生
諾之。翼日公子造門。負約之罪。且獻新什。生評涉嘲笑。公子大
慚。不懂而散。生歸笑述于房。女慘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
不聽吾言。將及于難。生笑謝之。後與公子輒相使喚。前却漸
釋。會提學試。公子第一。生第二。公子沾沾自喜。走偁來邀。生飲
生辭。頻招乃往。至則知為公子初度。客從滿室。列筵甚盛。公

子出試卷示生親友。友看嘆賞。酒數行。樂奏于堂。鼓吹。伶
停賓主甚樂。公子忽謂生曰。謗云。場中莫論文。此言。今知
其謬。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以起處數語。畧高一籌耳。公子言
已。一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到于今。尚以為文章主。是耶。
生言已。一座失色。公子慚念氣結。客漸去。生亦遁。醒而悔之。因
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鄉曲之傑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
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
落。請從此辭。生惧而涕。且告之。女曰。如欲我留。與君約。
從今閉戶絕交遊。勿浪飲。生謹受教。十四娘為人勤儉。細
脫日以紡織為事。時自歸寧。未嘗踰夜。又時出金帛作生

計日有贏餘輒投撲滿日杜門戶有造訪者輒囑蒼頭謝去一日楚公子馳函來女焚焚不以聞翼日出吊於城遇公子于喪者之家捉臂苦約生辭以故公子使園人挽轡擁梓以行至家立命洗膳繼得風退公子要遮無已出家姬彈箏為樂生素不羈向閉置庭中頗覺悶損忽逢劇飲與頗豪無復索念因而醉酣顏卧席間公子妻阮氏最悍妬婢妾不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為阮掩執以杖擊首腦裂立斃公予以生朝慢故卿生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寐扛尸床間合扉匿去生立更醒解始覺身卧几上起尋枕榻則有物賦然絳絳步履摸之人

也。意主人遣僮伴。又整之不動。舉之而墮。大駭。出門。怪
呼。廝役。盡起。執之。見尸。執生。怒。問公子。出驗之。証生逼奸
殺婢。執送廣平。隔日。十四娘始知。潛泣曰。早知今日。失因
按日。以金錢遺生。見府尹。無理可伸。朝夕。榜掠。皮肉。盡
脫。女自詣。問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說女知。陷阱已深。勸
令。証服。以免刑惡。生泣。聽命。女遂往之間。人咫尺。不相親。歸家。咨
惋。遽遣婢子去。獨居數日。又花媒。蠅。購良家女。名。顏兒。年
及笄。容華。所。麗。與。同。宿食。撫愛。異于。群小。生。認。誤。殺。擬。終。
蒼頭。得信。歸。暢述。不成。聲。女聞。坦。然。若。不。介意。既而。秋。決。有
日。女。始。望。踪。動。畫。去。夕。來。無。傳。履。每。于。寂。所。于。邑。悲。哀。

至損眠食。一日日晡。狐婢忽來。女頻起。相引屏語。出則笑色
滿容。料理門戶如平時。翼日蒼頭至獄。生寄語娘子。一任
永訣。蒼頭復命。女漫應之。亦不愴惻。殊落口置之。家人竊議
其忍。忽道路傳楚銀台革職。平陽觀察奉特旨治。則生已出獄。
棄蒼頭聞之。喜告主奴。女亦喜。即遣入府探親。則生已出獄。
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鞠盡得其情。生立釋寧家。歸見女
泫然流涕。女亦相對愴楚。悲已而喜。然終不知何以得達工
聽。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先是女遣婢赴
燕都。欲達宮闈。為生陳冤。婢至則宮中有神守護。徘徊
御溝。閱數月不得入。婢懼悞事。方欲歸謀。忽聞今上將幸

大同婢乃預往偽作流妓。上至拘欄極蒙寵眷。疑婢不似風塵人。婢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對曰。妾原籍直隸廣平生員馮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拘欄中。上憐然賜金百兩。聽行細問。賴不。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共富貴。婢言。但得父子團聚。不願華服也。上領之乃去。婢以此情告生。生急起拜。泪皆雙熒。居無幾何。女忽謂生曰。妾不為惜緣。何處得煩惱。君被逮時。妾奔走戚眷間。并無一人代一謀者。爾時酸表誠不可以告慰。今視塵俗益厭苦。我已為君蓄良偶。可從此別。生聞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婦兒侍生寢。生拒不納。朝視十四娘容光殆滅。又月餘。漸以衰老。半

戴點黑如村媼。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且曰。君自有佳侶。安用此鴛鴦為。生哀泣如前日。又踰月。女暴疾絕飲食。羸卧閨闥。生侍湯藥如奉父母。巫醫無靈。竟以遠逝。生悲慟欲絕。即以婢賜金為營齋室。數日婢亦去。遂以福兒為室。逾年生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夫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前撲滿。常見十四娘投錢于中。不知尚在否。近臨之。則鼓其盆。盡羅列殆滿。頭上置去箸。擇其中堅不可入。撲而碎之。金錢溢出。由此頓大充裕。後蒼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驢。婢子跨蹇。以從。問馮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

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于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余嘗冒不韙之名，言寃則已迂，然未嘗不刻苦自厲，以勉附于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以再生于當世耶？可懼哉！

○雙燈

魏運旺，益都鉅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讀，年二十餘廢學，就岳家酤一夕，獨卧酒樓上，忽聞樓下踏蹴聲，驚起悚聽，聲漸近，循梯而上，步上繁响，無何，奴婢挑燈已至榻下。後一年，少書生導一女，即近榻微笑，魏大愕怪，轉知為狐，髮毛森豎，俯首不敢睨。書生笑曰：「君勿見猜，舍妹與有前因，便合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目，自慚形穢，不知所對。書生率婢，遣燈竟去。魏細視女，即楚王若仙，心甚悅之。然慚作不能作游語，女顧笑曰：「君非抱本頭者，何作惜大氣？」遽近枕席，援手于懷。魏始為之破顏，將稀相嘲，遂與狎昵。曉鐘未發，雙鬟即來引去，復訂夜約。至晚，女

果至笑曰痴即何福不費一錢得如此佳婦夜已自投到也魏
喜無人置酒與飲賭藏枝女子十有九贏乃咲曰不如妾握
枝子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妾猜君當無贏時遂
如其言通文為樂既而將寢曰昨宵余得潘冷令人不可耐
遂喚婢襖被來展布榻間綺縠香奩頃之緩帶交腰口脂
濃射真不數漢家溫柔鄉也自此遂以為常後半年魏歸
家適月夜與妻話窓間忽見女郎華妝坐牆頭以手相招魏
近就之女援之踰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別矣請送我數
武以表半載綢繆之愛魏驚叩其故女曰姻緣自有定數
何待說也語次至村外前婢挑雙燈以待竟赴南山登高

處乃辭魏言別留之不得遂去魏佇立傍徨遇見双燈明滅漸遠不可觀快也而反是夜山頭燈火村人悉望見之

○胡相公

萊蕪張虛一者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某宅為狐狸所居敬懷刺往謁冀一見之投刺隙中移時扉自開僕大愕却走張肅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閒寂無人揖而祝曰小生竊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何不竟賜光霽忽聞空中有人言以勞君枉駕可謂聾然足音矣請坐賜教即見兩坐自移相向甫坐即有饌漆硃盤貯雙茗醅懸目前各取對飲吸噀有聲而終不見其人茶已繼之以酒細審官職

曰弟姓胡行四曰相公從人所呼也于是斟酢議論意氣頗
洽、驚麋鹿脯雜以薤菜進酒行炙者似小輩甚夥、酒後思茶
意緣動香茗已置几上、凡有所思、應念即至、張大悅盡醉而
歸、首是三數日必一往、胡亦時至張家、俱如主客往來禮、一日
張問胡曰南城中巫媼、日托狐神、強利、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
曰妄耳、實無狐、少間張起溲、潑聞小語曰適所言南城狐巫、
未知何如人、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煩一言請于主人、張知為小
狐、乃應曰諾、即席請于狐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往探
狐巫、敬請君命、狐固言不必、張言之再三、不許之、既而張出、馬自
至、如有控者、既騎而行、狐相詰于途曰、今後先生于道途間、與

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入城。至平家。平見張生。笑迎曰。貴人何忽降臨。張曰。聞尔家孤子大靈應。果否。至正答曰。若箇踈蹢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言孤子。恐吾家花婢不慣。言未已。空中發半磚來。中正臂。踉蹌欲跌。驚謂張曰。官人何得拋擊老身也。張笑曰。婆子盲也。幾曾見自己額顱破。竟誣袖手者。至錯愕。不知所出。正回感問。又一石子落。中正顛蹙。穢泥亂墜。至面如鬼。惟哀號乞命。張請起之。乃止。至急起奔遁。房中閤戶不敢出。張呼與語曰。爾孤如我孤否。至惟謝過。張招之。且仰首望空中。戒勿傷至。始暢言而出。張笑諭之。乃還。自此獨行于途。覺塵沙漸然。則呼孤語。

輒應不訛。虎狼暴客恃以無恐。如是年餘。愈與莫逆。嘗問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見黃巢反。猶如昨日。一夕共話。忽牆頭蘇然作响。其聲甚厲。張異之。胡曰。此必家兄。張云。何不邀來共坐。曰。伊道業頗淺。祇好攪得西頭雞鴨。便了足耳。張謂狐曰。交情之妙。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一見顏色。大是恨事。胡曰。但得交好足矣。見面何為。一日置酒邀張。且告別。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產。將歸去矣。君每以對面不覩為憾。今請一識數載之交。他日可相認耳。張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開後堂門。則弟在焉。張即推扉一覲。則內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眉目如畫。轉瞬之間。不復覩矣。張反身而行。即有

履聲藉_レ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別孤曰離合自有數何容介_レ乃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明日往探則空屋冷落而已後道一先生為西州學使張請_レ晉因往視弟願望頗奢比歸甚違初意咨嗟馬上嗒喪若偶忽一少年騎青驢蹕其後張回顧見衆馬甚衆意亦駭雅遂與閒話少年累張不豫詰之張告以故少年亦為憊藉同行里許至岐路中少年拱手而別且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_レ笑納之復欲詢之馳馬徑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持小篋子獻于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張詰然頓悟啓視則白鏹滿中及顧蒼頭不知所往

秀才驅怪

長山徐遠公，胡故明諸生。弱年後棄儒訪道，精學於勒之術。遠近多耳其名，甚邑一鉅公，其幣致誠，歛書招之以臍。徐問召某何意，僕曰：不知，但囑小人務屈降臨。徐乃行，至則中亭宴饌，禮遇甚恭，然終不道其相迎之旨。徐因問曰：實欲何為？幸祛疑抱。主人輒曰：無事，但勸酒談話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頗佳勝，而竹樹蒙翳，景物陰森，襟花叢上，半沒草萊，抵一閣覆板之上，懸蛛錯綴，似久無人住者。酒數行，天色黯暗，命燭復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即罷酒呼茶，諸僕倉皇撤肴器，盡納閣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托故竟去，僕人持燭引宿。

左室燭置案上。遽返身去。頗甚草。徐疑或携襪被來伴。久之
人聲杳然。乃自起。高戶就寢。窓外皎月入室。侵床。夜鳥秋蟲一時
啾唧。心中怛然。寢不成寐。頃之板上索索似踣踣聲甚厲。俄下護
梯。俄近廈門。徐駭毛髮。蠕立。急引被蒙首。而門已豁然。頻開。徐
展被角微伺之。見一物獸首人身。毛周徧體。長如馬鬣。深黑色。
牙齜群萃。目炯炯然。及几伏。館器中刺者。舌一過。數器輒淨。如
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幕。怪頭按之狂吠。怪出其
不意。驚脫。啓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則園門外寂。不可得出。
緣牆而走。躍踰短垣。則主人馬廐。七人驚。徐告以故。即就乞宿。將
旦。主人使伺徐。不見。大駭。已而出自廐中。徐大怒曰。我不慣作驅怪。

術君遣我又秘不言。我索中蓄有如意鉤，又不送達腹所，是欲死我也。主人謝曰：「擬即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索有藏鉤。卒宥十死，徐終快下，索歸，自是怪絕。後主人宴集團中，輒笑向客曰：「我終不忘徐生功也。」

異史氏曰：黃狸黑狸，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吠之後，隱其駭惧，公然以怪之絕為己能，則人將謂徐生真神人，不可及矣。

○柳秀才

明季蝗生，青兗間漸集于沂。七金憂之，退卧署幕，夢一秀才來謁，衣冠綠衣，狀貌備偉，自言樂蝗有策，詢之。荅云：「明日西

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蝗神也。哀之可免。金異之治具
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婦。烏髻褐帽。獨控老蒼衛。緩塞北度。即
焚香捧卮酒。迎拜道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夫將何為。金便哀
求。區區小治。幸憫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舌。洩我密機。當
即以其身受。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卮。暫不復見。後蝗來飛
蔽天日。竟不落禾田。盡集楊柳。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
柳神也。或云是宰官憂民所感。誠然哉。

王阮亭云。柳秀才有大功德于斯。雖百世祀可也。

○○○念秋

異史氏曰：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衙衛，其害尤烈。如強弓怒馬，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剽業刺索，搜貨于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蜮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快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資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辭漫潤，名曰念秋。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衆。余鄉王子吳者，邑諸生，有族先生在都，為旗籍太史，將往探訊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馳與同行。時以閒語相引，王頗與問答。其人自言張姓，為棲霞隸，被令公差赴都，稱謂撫卑，祇奉殷勤。

相從數十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祇促道左
僕疑之因厲色拒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慙揮鞭遂去既暮休于
旅舍偶步門庭則見張就外舍飲方為疑問張望見王垂手
拱立譙若所僕稍上問訊王亦以泛上適相值不為疑然王僕終
夜戒備之難既唱張來呼與同行僕咄絕之乃去朝暾已上王
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跨白衛約四十許衣帽整潔垂首
蹇小耽寐欲墮或先或後回循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迷頻乃
尔其人聞之猛然欠伸言青苑人許姓臨淄金高第是我中表
家兄設帳于官署我往探省少後龍胎今夜旅舍誤同念秧者
宿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問念秧何說許曰君

客時少未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希緣與同休止。因而乘機騙贖。昨有葭蓼親。以此畏資奇。吾等宜警備。王領之。先是臨淄宰與王有舊。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因道寒溫。兼詢其兄况。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偽。陰與主謀。遲留不進。相失。遂杳。翼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騾。冠服修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交一言。日既夕。少年忽曰。前去曲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少年因咨嗟歎歎。如不自勝。王畧致詰。少年嘆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圖竟落孫山。家兄為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得排遣。生平不曾跋涉。撲面塵沙。使人難堪。因取紅巾拭面。嘆

吃不已。聽其語，操南音，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為慰藉。少年曰：適先馳出，眷口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下一床，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即有一人入，携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即移他所。王視之，則許。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携裝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少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少年又以途中言為許告。俄頃解囊出資，相饗頗重，秤西餘付主人，囑治肴酒，以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并陳，遂聞少年論文甚風雅。王問江南園題。

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共挽脫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園。王因命僕代捫坐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平寥滯。出門亦無好況。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散呼呶。聒耳沸心。使人不眠。而音呼散為堯。許不解。因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于囊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色為金。相款飲。酒既闌。許請共擲。巖一東道主。王解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曰。君勿漏言。巖公子頗充裕。年又雜。未必深解五木訣。我巖此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車轡賭甚鬧。王潛窺之。見樓霞綵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臥。

又移時衆共拉王賭。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辦集賭。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幾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審語明。噉首者言。侍姓為旗。下逆捉賭者。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於大聲嚇王。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終怒辭與王叔同籍。笑請復博為戲。衆果復賭。終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碼。王負欠頗多。終遂搜王囊索取償。王憤起相爭。金投王臂。陰告曰。彼鄙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遠局中我贏得如千數。可相抵。此當許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終。君償我。不過暫掩人。

耳目過此仍以相還終不然以道義之交遂實取君償耶
王故長厚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佟乃對衆發王裝
物估入已橐佟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褰被來與王連
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人卧榻上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
故作轉側以下體暱就僕已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着
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殷勤甚至衾息鳴
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終不疑其有他也昧爽少年即起
促與早行且云君寒疲殆夜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尚
無言少年已加裝整騎王不得已從之駢行戲去漸遠王
料其前途相持初不為意因以夜間所聞問僕已以實告

王始驚曰。今被念秧者騙矣。焉有宦室名士而毛遂于圉
僕。又轉念其談詞風雅。非念秧所能。急追數十里。蹤跡殊
杳。始悟張許伋皆其一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
也。饋債易裝。已伏一圓額之機。設其携裝之計不行。亦必
執前說。篡奪而去。為數十金。委綴數百里。恐僕發其事。而
以身交難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又有為生之事。邑有吳
生字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
從一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僅朝夕。善。久而知其為狐。吳遠
避。必與俱同室之中。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
遭念秧之禍。因戒誨警。海狐笑曰。勿預此行。無不利。至涿

一人繫馬坐烟肆。裘服齊楚。見吳過亦起。超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東歸。且喜同途。不孤寂。于是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償值。吳陽感而陰疑之。私以問狐。狐曰。不妨。吳急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為禮。喜問。少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遂拉與共寓。向吳曰。此吏部我中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詔當不寥落。乃出金資。治具共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鴈顰眉。黃強使顰。鼓掌作笑。吳益悅之。既而更與黃謀賭博。共牽吳。遂各出囊金為質。狐罵報。咒暗鎖板扉。罵曰。倘聞人喧。但寐無叱。吳諾。吳每擲。

小注則輸大注則贏更餘計得二百金史黃錯囊垂聲議
質其馬忽聞樞門聲甚厲吳急起投色于火衆被假卧
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扉啓閣有數人洶入搜捉博者
史黃并言無有一人竟將吳被指為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強
檢吳裝方不能與之撓拒忽聞門外輿馬呵殺聲吳急
出嗚呼衆始惧曳之入但求無聲吳乃從苞苴付主人
國簿既遠衆乃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黃
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囊置枕頭方伸被而睡無何史啓
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愛兄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
然計亦良得遂相偎抱史極力周奉不料吳因偉男大為

鑿杙嘖呻殆不可任。竊哀免。吳固求訖事。手捫之血流
漂林矣。乃釋令歸。及明。史德不能起。托言暴病。請吳黃先
發。吳臨別。贈金為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夜來幽隱皆
狐所為。黃于途益語事吳。暮復同舍。畢室甚隘。僅容一
榻。類暖潔。吳以為狹。黃曰。此卧兩人則隘。君自卧則寬。何
妨。食已徑去。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至。候聞
聲上小扉。有指彈之聲。吳拔閤探視。一少女艷妝遽入。自
扁門戶。向吳展笑。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
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潛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敢
隱匿。妾寔主人遣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即被掩執。不知今

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傾心于君。乞垂援救。吳聞駭惧。計無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搥關沸沸。但聞黃曰。我一路祇奉。謂汝為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惧。逼女令去。聞聲扉外。亦有騰聲聲。吳倉卒汗流如灌。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何為。如欲殺耶。有我等客數輩。必不坐視。况暴如兩虎。中有一逆者。抵罪安所歸。如欲質之公庭耶。惟簿不備。適以取辱。且尔宿行旅。明亡臨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主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佩。而不知何人。初肆門將閉。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携有

香醞通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起。秀才牽裾苦不会。後秉燭得遁。搥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窓窺之。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黑。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為人驅後賤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爾輩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跪而請。吳亦啓戶出。頓大起誓。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女子又啼。寧死不歸。內奔出姬婢。梓女令入。女子卧地哭。益哀。秀才勸重償貸吳生。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棚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貨。秀才

調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入財交付後。晨鐘已動。乃共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顛殆。半間稍息。慰將行。喚報兒不知所往。日已夕。尚無踪响。頗懷疑訝。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咲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僞。宥所不平。適與鬼頭託。反身索得。遂以金置几上。吳驚問其故。蓋鬼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餘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狀。使報兒冒弟行。入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詭托病歿。二僮欲質富。主人益惧。啗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具述其狀。吳即賜之。吳婦琴瑟甚篤。家益富。細詰女子。曩奚少年。即其夫。蓋史即金也。

製一櫺細帳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堂羽甚衆遂
旅主人皆其一類何意吳生所遇即王子與連天呼苦
之人不亦快哉旨哉古言驕者善墮

水災

康熙二十一年山東旱自春徂夏赤地千里六月十三日小雨始霽。十八日大雨後乃種豈一日石門左有老叟暮見二羊聞山上告村人曰大水至矣遂携家攜遠村人共哭之。無何雨暴注平地水深數尺。居廬盡沒一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視村中。唯為澤國并不復念及兩兒。水落歸家一村盡成墟墓。入已門則一屋獨存。見兩兒尚並坐牀頭。嬉笑無恙。咸笑謂夫婦孝感所致。此六月二十二日事也。

康熙二十四年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有七八。城郭盡壞。僅存一屋。則孝子家也。茫茫大劫中。惟孝嗣無恙。誰謂天公

無皂白耶

○諸城某甲

諸城孫景夏學師。言其邑中某甲。值流寇亂。被殺。首墜胸前。寇退。家人得尸。將昇殮之。聞其氣絕。亡然審視之。咽不斷者。盈指。遂扶其頭。荷之以歸。經一晝夜。能呻。以匕箸稍哺飲食。半年竟愈。又十餘年。與二三人聚談。或作一解頤語。衆為開堂。甲亦鼓掌。一俯仰間。刀痕暴裂。頭墮血流。共視之。已死。父訟笑者。衆歛金賂之。乃莖甲。

異史氏曰。一笑頭落。此千古第一大笑也。頭連一絨而不死。直待十年後。成一笑獄。豈非二三鄙人。負債前生者耶。

○鄴都御史

鄴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相傳閻羅署其中一切獄具皆借人工桎梏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即以新者易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支載之經制明有御史行臺董公按臨鄴都聞之不以爲信欲入洞以決其惑衆云不可公弗聽乃秉燭入以二役從入里許燭暴滅視之階道澗朗有廣殿十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儼然惟東首處一座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矣乎別乘撫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退尊官指虛座曰此爲君坐那可復還公益懼固請寬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檢一卷示公上注云某月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

慄如濯冰水。念母老子幼。淚然流涕。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群拜舞啓讀已。乃賀公曰。君有回陽之機矣。公喜致問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可為君妻祈原例耳。乃示公速而出。數武之外。冥黑如漆。不辨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赤面長髯。光射數尺。公迎拜而哀之。神人曰。誦佛經可出。言已而去。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曾習之。乃合掌而誦。頓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偶有遺忘。則目前頓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役則不可問矣。

產龍

壬戌間。邑邢村李氏婦。夫死有遺腹。忽脹如甕。忽束如握。

臨蓐一晝夜不能產視之見龍首一見輒縮太家人惧有王媪者焚香禹步且禱且咒未幾胞墜不復見龍唯數鱗大如錢縫下一女肉瑩徹如晶臟腑可數

龍無目

沂水大雨忽墮一龍雙睛俱無奄有氣息邑令以八十席覆之未能周身為設野祭猶反覆以尾擊地其聲竭然

龍取水

徐東痴夜南遊泊舟江岸見一蒼龍自空垂下以尾攬江水波浪湧起隨龍身而上遙望水光熒熒燭燭燭于三尺練移時龍尾收去水亦頓息俄而大雨傾注渠道皆平

。○兩錢

濱州一秀才讀書齋中。有款門者。啓視。則一老翁。形貌甚古。延入。通姓氏。翁自言養真。姓胡。實狐仙。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生故曠達。亦不為怪。相與評駁。今古殊博洽。鏤花雕績。聚于牙齦。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出人意外。生驚服。留之甚久。一日密祈翁曰。君愛我良厚。顧我貧若此。君但一舉手。金錢自可立致。何不小周給。翁嘿然。少間笑曰。此大易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生如其請。翁乃與共入密室中。禹步作咒。俄頃。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鏽而下。勢如驟雨。轉瞬沒膝。援足而立。又沒踝。廣丈之舍。約深三四尺餘。

乃顧生曰。頗厭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揮。錢盡然而止。乃相與
扃戶出。生竊喜暴富矣。頃之入室取用。則阿堵化為烏有。惟
母錢十餘枚尚在。生大失望。盛氣向翁。頗懣其誚。翁怒曰。
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便如素不意。只合尋梁
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遂拂衣去。

○○妾杖擊賊

益都西鄙有貴家某。巨富。蓄一妾。頗妖麗。而家室浸析之。
鞭撻橫施。妾奉事惟謹。其情之常私語慰撫。妾殊無怨言。
一夜。數人踰垣入。撞其屋門幾壞。某與妻惶恐慌慄。不知
所為。妾起。嘿無聲息。摸屋中得挑水木杖。拔閤遽出。群賊

亂如蓬麻。妻舞杖。動風鳴鈞。响立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
駭愕。亂奔。牆急不得上。傾跌。呼咷。亡魂失命。妻拄杖于地。顧
笑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打得。亦學作賊。我不殺汝。口嫌辱
我。悲縱之。遂去。某大驚。問曰。何自能爾。則妻父故槍棒師。妻
得盡傳其術。殆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懷向之迷于物色。
由是善視女。遇之反如嫡然。而妻則終無纖毫失禮。鄰婦謂
妻曰。嫂擊賊若狀犬。顧奈何使肯受撻楚。妻曰。是為他
仰。敢言聞者益賢之。

黑史氏曰。身懷絕技。居數年而人莫知之。一旦得遇禦災。化
屬為城。嗚呼。射雉既獲。內人震嘆。握槊方勝。貴主同車。

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小獵犬

山石衛中堂為諸生時假齋僧院苦室中蜚虫蚊蚋甚多夜不成寐食後偃息在牀忽見一小武士首揷雉尾身高二寸許騎馬大如蜡臂上青鞵有鷹如鵞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且歌公方疑注忽又一人入裝亦如之腰束小弓矢牽獵犬如巨蟻又俄頃步者騎者紛來以數百軍鷹犬皆自見有蚊蚋飛起縱鷹鴈擊盡撲殺之獵犬登牀緣壁搔噬虱蚤凡罅有所伏藏嗅之無不出者頃刻之間決殺殆盡公偽牀畔之鷹集犬竄于其身既而一黃衣人看平天冠如王者登別榻繫鞵

幾聞從騎皆下。賊飛報走。紆集盈側。亦不知作何語。無何
王者登小輦。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蹄攢奔。絳如撒放。烟
飛霧騰。斯須散盡。公歷々在目。駭詫不知所由。躍履外窺。
渺無跡响。返身周視。都無所見。忙辭磚道。一細犬。公急捉之。
且馴置視匣中。反復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一小環。飼以飯。
顆一嗅輒去。躍登床榻。尋不經齒。殺蚊虱。旋復求伏。臥逾
宿。公疑其已往。視之則盤伏如故。公卧則登床。箕過。亟輒嗽。
幾死。蚊蛇無敢落者。公愛之甚。于拱壁。一日畫卧犬。潛伏身
畔。公醒。轉側。登于膝底。公覺有物。因疑是犬。急起視之。已
一區而死。如絨剪或著然。自自是壁虫無照類矣。

碁鬼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解組鄉居。日携碁酒游林邱間。會九日
登高與客奕。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耽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儻。煙
鵝結焉。然意態溫雅。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樸讌。公指碁謂
曰。先生當必善此。何不與客對壘。其人遜謝。移時始即局。已然而負。
神情愜熟。若不自已。又着又負。益憤懣。酌之以酒。亦不飲。惟曳客奕。
自晨至于日昃。不遑浹溺。方以一子爭路。而互喋聒。忽書生離席
悚立。神色慘沮。少間屈膝而公座。敗類乞救。公駭疑。起扶之曰。
戲耳。何至是。書生曰。乞囑付園人。勿縛小生頸。公又異之。問園
人。誰曰。馬成。先是公園役馬成者。走無常十數日。入幽冥。搨

牒作勾役公以書生言異遂使人往視成則已僵卧三日矣公乃叱成不得無禮暫見畜生即地而滅公嘆咤良久乃悟其鬼越日馬賊寢公台詰之成曰渠湖襄人癖嗜乘產蕩盡父憂之閒置齋中輒踰垣出竄引空處與爽者狎父聞詰詈終不可制止父責恨死閔王以書生不德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于今七年矣會東嶽鳳樓成下牒諸府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召自贖不意中道遽延大愆限期獄帝使直曹問罪于王王怒使小人輩羅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繫之公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公嘆曰癖之誤人也如是夫

異史氏曰。見夷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夷又忘其生。非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尚未獲一高著。徒令九泉下有長死不生之夷鬼也。哀哉。

白蓮教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衆。墮其術者甚衆。一日。將他往。堂中置一盃。又一盃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啓視。去後。門人啓之。見盃貯清水。上編草為舟。帆櫓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曰。何違吾命。門人立自其無。師曰。這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于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三下。師不至。儼然而殆。

就床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爇之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
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遣使我暗行十餘里尚復
云云耶門人大駭奇行種上不可勝書後有愛妻與門人通
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伺豕門人入園立地化為豕某即呼
屠人殺之貨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以子不歸過問之辭以久
弗至門人家各處探訪杳無消息有同師者隱知其事洩諸
門人之父上告之邑宰上怒其逆不敢捕治詳請官兵千人圍
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將以解都途經太行山山中
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盞口如盞牙長尺許兵士愕立不
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却之甲士脫妻縛妻荷戈壯巨人

怒吸吞之衆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復出其子巨人
又吞之衆相覷莫知所爲某泣且怒曰既殺吾妻又殺吾子
情何以甘非某自往不可也衆果出諸籠授之乃而遣之
巨人盛氣而迎格鬪移時巨人抓攫入口伸頸咽下從容
竟去。

塞債債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鄉人王卓儒居公家其人少游惰不
能操農務家屢貧然小有技能常爲役務每資之厚時無
晨炊向公哀乞公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學恤三四
口尚不餓得然何可以久乞主人貸我菜豆一百作資本公忻

然授之車馬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賢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置不索。公讀書蕭寺。后三年餘。忽夢卓來曰。小人負主人。足直。今來投債。公慰之曰。若索爾債。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算。數年然。曰。固然。凡人少有所為。而受人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貲。升斗且不容時。況其多哉。言已竟去。公愈疑。既而家人曰。公曰。夜北驢產一駒。且脩偉。公忽悟曰。得毋駒乃王卓耶。越數日。歸見駒。戲呼王卓。駒奔赴。若有知識。自此遂以為名。公乘赴青州。衙府內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購之。議直未定。遣公以家務急不可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捥。斃折跽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付小人。朝夕療養。

需以歲月萬一得瘥得直與公子剖分之公如所請后數月牛醫書驢得錢千八百以半公受錢頓悟其數適符豆價也噫昭亡之憤而明亡之償此足以勸矣

頭滾

蘇李廉貞下太封公晝卧見一人頭從地中出其大如斛正來下旋轉不已驚而中疾死後其次公就湯婦宿懼殺身之禍其兆于此耶

鬼作筵

杜生九峽內人病會重陽為友人招作茱萸會早起鹽已告妻所往冠服歛出忽見妻昏憤索亡若與人言杜果之就問卧

撮妻輒呼之。家人心知其異。時杜有母。極未臻。疑其靈爽所
憑。杜稅曰。得毋吾母耶。妻罵曰。畜生何不識爾父。杜曰。既為吾
父。不勝他人也。何乃歸家。索兒婦。妻呼小字曰。我弟為兒婦來。
何反怨恨。兒婦應曰。死有四人來勾致。首者張慚王。我為瑞哀乞。
甫能允遂。我許小饒送。便宜付之。杜即于門外焚紙錢。妻又曰。
四人去矣。彼不忍違吾面目。三日後當治具酌之。爾母年老能
鍾。不能料理中饋。及期。尚煩兒婦一往。杜曰。此其殊速。安能
代庖。望恕宥。妻曰。兒勿懼去。即復返。此為渠事。當發憐芳言。
已曰。吾且去。妻即具饌。良久乃甦。杜問所言。茫不記憶。但曰。適
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囊贖之。始去。我見阿翁

鑑祇尚餘二錠欲竊取一錠來作餬口計翁窺見叱曰爾從何為
此物豈爾所可用耶我乃歛手未敢動杜以妻革疑信相半越
三日方咲語間忽睜目久之語曰爾婦茶食裏見我白金便生
覬覦然大要以貧故亦不足怪將以婦去為我敦庖務勿慮也
言甫畢奄然竟斃約半日許始醒告杜曰適阿翁呼我去謂
曰不用爾操作我烹調自有人祇須堅坐指揮足矣我冥中喜
豐滿諸物饌都獲器外切宜記之我諾至厨下見二婦操刀
砧于中俱紺帔而綠緣之呼我以嫂每盛炙于簋必請覘視
曩四人都在這中進饌既畢酒具已列器中翁乃命我還杜
大愕異每語同人

鼠戲

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于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憤悉合劇中關目

泥書生

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婿不如人鬱鬱不得志然貞潔婆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巾就婦共寢婦駭惧苦拒而肌膚瑣瑣聽其狎褻而去自是夜無虛夕月餘形容枯瘁毋怪問之初慚忤不欲言

固問始以情告。女駭曰：此奴也。百術禁咒，終不能絕。乃使陳代
伏匿室中，操杖以伺。夜分，書生復來，置冠几上，又脫袍服，搭
槌架上。線欲登榻，忽驚曰：咄！有生人氣。急復披衣，代暗中
暴起，擊中腰脇。塔然作聲。四壁張顧，書生已杳。東新養姑
泥衣一片墮地上，素頭泥巾猶存。

○寒月芙蕖

濟南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着一單，恰衣繫黃
絛，無褲襠，每用半梳上髮，即以齒啣髻如冠狀。日赤脚行市上，
夜卧街頭，離身數尺外，冰雲直結。初來輒對人作幻劇，市人爭
貼之。有并曲無賴子，遺以酒，求傳其術，不許。遇道人浴于河津，驟

抱其衣以脅之。道人揖曰：請以賜還。當不吝術。無賴者恐其結。固不肯釋。道人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嘿不與語。俄見黃繼化為蛇。圓可數握。繞其身六七匝。怒目昂首。吐舌相向。某大愕。長跪。色青氣促。惟言乞命。道人乃竟取繼。上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縉紳家聞其異。招與游。從此往來。鄉先生門司道俱耳其名。每宴集必以道人從。一日道人詣于水面亭。報諸憲之飲。至期各于案頭得道人連帖。亦不知所由。至。諸官赴宴所。道人偃僂出迎。既入。則空亭寂然。几榻未設。或疑其妄。道人啓官署曰：負道無僮僕。煩借諸憲從。少代奔走。官共諾之。道人于屏上繪雙扉。以手搥之。內有應門者。振

管而啓共趨規望則見憧憧者往來于中屏慢床几亦復都有
即有人一傳送門外道人命吏胥輩接列亭中且囑勿與內
人文語面相授受惟顧而笑頃刻陳設滿亭窮極奢麗既而
旨酒散馥熱炙騰芳皆自鐸中傳遞而出座客無不駭異亭
故背湖水每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宴時方凌冬寒外
茫茫惟有烟綠一官偶嘆曰此日負集可惜無蓮花點綴衆俱
唯唯少頃一青衣吏奔白荷葉滿塘矣一座皆驚推窓眺覽果
見滿望蒼蒼間以幽菰轉瞬間萬枝千朵一齊都開朔風
吹面荷香沁腦群以為異遣吏入蕩舟采蓮遙見吏人入花
深處少間返棹素手來見官詰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

遠際漸至北岸又轉遙上在南蕩中道人嘆曰此幻夢之空花
耳無何酒闌荷亦凋謝北風驟起摧折荷蓋無復存矣濟東
觀察公甚悅之携歸署日與狎玩一日公與客飲公故有傳家
美酒每以一年為率不肯供浪飲是日客飲而甘之固索傾釀
公豎以既盡為辭道人笑謂客曰君必欲滿老嫗食索之負道
而可客謂道人以豎入袖中少刻出遍斟座上與公所藏無異豎
慍而罷公疑入視酒瓶封固然瓶之蓋矣心切愧怒執以為妖
杖之杖終加公覺腹暴痛再九留肉欲裂道人雖聲嘶喘下
視察已死殷座上乃止不答遂令去道人遂離濟不知所往後
有人過于金陵衣裝如故問之嘆不語

酒狂

繆永定江西拔貢生素恥于酒成黨多畏避之偶適族叔家與客滑稽諧謔遂共酣飲繆醉使酒罵坐忤客怒一座大譁叔為排解繆為左袒客益遷怒叔無計奔告其家家人來扶掖以歸繆置牀上四肢盡厥撫之奄然氣絕繆見有皂帽人繫已去移時至一府署縹碧為瓦世間無其壯麗至墀下似欲伺見官宰自思無罪當是客訟開毆回顧皂帽人怒目如牛丈不敢問忽堂上一吏宣言使訟獄者莫日早候于是堂下人紛紛散去繆亦隨皂帽人出更無歸著縮首立肄蒼下皂帽人怒曰斯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爾何

往繆戰懷曰我且不知何事並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唐將
焉歸皂帽人曰顧酒賊若酷自啗便有用度再支吾老拳
碎龜骨子繆垂首不敢則聲忽一人自戶內出見繆說異曰爾
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王賈氏死已數載繆見之始悟已死心
益悲怆向舅涕零曰阿舅救我賈顧皂帽人曰東靈非他
屈臨寒舍二人乃入賈重緝皂帽人且屬青眼俄頃出酒食
圍坐相飲賈問舍甥何事遂傾勾致皂帽人曰大王駕詣浮
羅君遇舍甥醉言使我捉得來賈問見王未曰得羅君會花
子索駕未歸又問阿甥將得何罪答曰未可知也然大王頗
恕此等人繆在側聞二人言酸淚汗下蓋著不能舉無何

皂帽人起謝曰。四感酌已經醉矣。即以令甥相付託。駕端再客。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無兄弟。父母愛如掌上珠。常不忍一訶。十六七歲。三杯後。嘔上尋人疵。小不合。輒搥門捩罵。猶謂齒穉。不意別十餘年。甥了不長進。今且奈何。繆伏地哭。懊悔無及。賈曳之曰。舅在此。業酣。頗有小聲望。必合極力適飲者。乃東還。使者舅常飲之酒。與舅頗相善。大王日萬幾。亦未必便能記憶。我委曲與言。免以私意釋甥去。或可久從。又轉念曰。此事擔負頗重。非十萬不能了也。繆謝諾。即就舅氏宿。資皂帽人早來覘望。賈請間語。移時來謂繆曰。諧矣。少頃即復來。我先罄所有。用壘契。餘待甥歸。從容湊致之。繆喜曰。共

得幾何。曰：十萬。曰：甥何處得如許？貢曰：只金帶錢紙百提足矣。繆喜曰：此易辦耳。待將停午，皂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進，囑貢囑勿遠蕩，諾而出。見街里賣販一如人間。至一所棘垣峻絕，似是囹圄，對門一酒肆，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潦湧動，深不見底。方佇足窺探，聞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繆急視之，則鄰村翁生。乃十年前文字交，趨出握手，懼若平生。即就肆內小酌，各道契濶。繆屢言中又逢故知，傾懷盡醺。大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漸絮叨瑕疵。翁曰：數年不見，君復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聞言益恣，擊楫大罵。翁晚之拂袖竟出。繆又追至溪頭，將翁帽，翁怒曰：是真妄人，乃

推繆顛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刺骨穿踵。臣雖搖動，痛徹骨髓，黑水雜波穢，隨吸入喉，更不可耐。岸上人觀哭如堵，絕不一為援手。時方危急，賈忽至，望見大驚，提携以歸曰：「爾不可為也。」死猶弗悟，不足復為人。請仍從東靈受斧鑕，終天恨泣，拜知罪賈乃曰：「適東靈至，候汝立券，汝乃飲蕩不歸，渠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子，爾念去。」餘以自盡為期，子歸宜急措置。夜于村外曠莽中，呼舅名焚之。此案可結如繆，悉如命。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無益。」乃示途令歸。時繆已僵卧三日，家人謂其醉死，而鼻息隱隱如懸絲。是日雞犬嘔口出黑瀉數寸。

其不可聞也。已汗濕相搏。氣味薰騰。其吐物無異身初涼
與。告家人以異。旋覺刺處痛腫。隔夜成瘡。猶幸不大潰。而
十日漸能枕行。家人共乞償冥負。解計所費。非數金不能
辦。頗生吝惜。曰。業或辟邪之幻境耳。縱其不然。伊以私釋
我。何敢復使冥王知。家人勸之不聽。然心惕息。不敢復
縱。然里黨咸喜其道德。稍與共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
肆。故狀漸萌。一日飲于子姓之家。又罵座。主人擯斥出。闔
戶。迺去。繆噪踰時。其子方知。扶持歸家入室。面壁長號。自
投無數。曰。便償爾負。便償爾負。言已仆地。視之氣已絕矣。

捉鬼射狐

李公著明雅字令禔卓先生公子也為人豪爽無餒怯為
新城王季良內弟季良家多樓閣往往見怪異公常暑月
寄宿愛閣上晚涼或告之異公笑不聽固命設榻主人如
言囑僕單伴公宿公辭曰生平愛獨宿不解怖主人乃使
炷香于爐請社何趾始息燭覆扉而去公就枕移時于月
色中見几上茗椀傾側旋轉不墜亦不休公咤之蹙然立
止又若有人拔香炷炫搖空際縱橫作花綬公起叱曰何
物鬼魅敢爾裸裎下榻欲就捉之以足覓床下僅得一履
不暇冥搜赤足撻搖處炷頭挿爐竟寂無光公俯身通

摸暗隙忽一物騰擊頰上覺似履狀索之亦殊不得乃啓
覆下接呼從人藝火燭之空無一物乃復就寢既明使數
人搜索翻箱倒櫥不知所在主人為公易褥越日偶一仰
首見一履夾塞棧間挑櫥而下則公履也公益都人僑居
于淄川孫氏第茶園皆置閑曠公僅居其半南院臨高
閣止陽一堵時見閣扉自啓閉公亦不置念偶手與家人
話于庭閣門開忽有一小人面北而坐身不滿三尺綠袍
白襪衆指顧之亦不動公曰此狐也急取弓矢對閣欲射
小人見之啞作揶揄之聲遂不復見公捉刀登閣再覓
且搜竟無所覩乃返異遂絕公居數年平安無恙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五

解題
清江雜錄
卷之五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祿。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兔。聞竹葉中。以爲異。因請于主。人爲宅兆。構茅而居。后數年。太夫人臨蓐。值而驟至。遣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而戶中。見舍上鴉鵲群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適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愕。曰。尤是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咎嗟而去。侯既長。垢面垂鼻。殊不聰穎。

島中薛姓故隸軍籍是年應募家出一丁口戍遼陽翁長子
深以為憂時侯十八歲人以太憨生無與爲婚忽自謂兄曰
大哥啾唧得無以遣戍無人耶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
當汪此役兄喜即配婢侯遂携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
忽集途側有危崖夫妻奔避其下少間而止始復行纔及數
武崖石崩墜居人遙望而虎踞出逼附而人而沒侯自此勇
健非常矣年來頗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卅許至積啟間
襲侯某公薨無子公有遺腹曰暫以寄支代凡世封侯進御者
有娠即以此聞官遣媼守之既產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產後腹膈
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媼又生男應以嫡派賜爵寄支譟之以爲

非薛產官收諸媼械梏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趙城常

趙城媼年七十餘上子一日入山爲常所噬媼悲痛幾不欲活歸啼而訴之宰曰常何可以官法制之乎媼愈號咷不能制之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以威怒遂給之諾捉虎媼伏不去先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即問諸役誰能注之一隸名李能醺醉詣座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媼始公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爲局姑以解媼憂耳因亦不甚爲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隸公宰從之隸集隸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索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冤苦同控遂詣東郭獄

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被噬。常入
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者。爾也。其俯聽吾縛。遂
出縲索繫常項。常貼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常曰。某子爾噬
之耶。常頷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嫗止子。而爾殺之。彼殘
年垂盡。何以生活。倘不能爲若子也。我將赦之。常又頷之。乃釋縛令
去。嫗方怨宰之不殺常以償子也。遂旦啓扉。則有死鹿。嫗貸其
肉。鹿用以資度。自是以爲常時啣金帛擲庭中。嫗從此致
豐裕。奉養過于其子。心竊德常。來時卧簷下。竟日不入。常相安
各無猜忌。數年嫗死。常來吼于堂中。嫗素所積縛。可營嫗族
人共產之。墳壘成。方常驟奔來。賓客盡逝。常直赴塚前。嗥

鳴雷動移時始去。上人主義常祠于東郭。至今猶存。

螳螂捕蛇

張姓者偶行谿谷間。崖上有聲甚厲。尋途登現。見巨蛇圍如碗。擺撲叢樹中。以尾擊柳。柳枝崩折。反側傾跌之狀。以有制之然。審視殊無所見。大疑。漸近臨之。則一螳螂據頂上。以刺刀攫其首。攔不可去。久之蛇竟死。視額上革肉已破裂云。

○武技

李超字姓。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偶一僧來托鉢。李飽啗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意豁之。客舍。豐置其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甚得。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

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嘆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謂然笑入而立。僧又嘆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文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上踏僧環。僧忽一脚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因此以名。遨遊南北。固有其對。偶逢屋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于場。觀者填溢。尼告衆客曰。願一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一撲。為戲。如是三言。衆相視。這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展。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縱之交手。尼便呵斥。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尼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愍和尚汝師也。若爾。不先交手。足願拜。

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求遂。尼之。乃曰。既是慈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戲。但兩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年少。喜勝。思欲敗之。以雪一日之名。方領頑。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為怯。固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勝一課。去。尼辭。五指下劑其股。李覺膝下如刀斧。雖仆不能起。尼笑謝曰。孟浪迂客。幸勿罪。李與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為述往事。僧驚曰。汝大鹵莽。惹他何為。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阮亭先生云。此尼亦殊踪跡詭異不可測。又云。拳勇之技。少林為外家。武當張三峯為內家。三峯之後。有關中人王宗岳傳溫州陳州同州嘉靖間人。故今兩家之傳。盛于浙東。順治中王來

咸字征南其最著者斬人也兩窓無事靖李超事始末因識
千後號亭書征南之徒又有僧耳僧尼者皆僧也

小人

康熙間有街人携一楹藏小人長尺許投一錢則啟楹令出唱曲而
退至掖掖穿索楹入署細審小人身處初不敢言因詰之始自述
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塾中歸為街人所逐復投以藥四體暴
綻遂携之以為戲具宰怒杖殺街人

秦生

萊州秦生製藥酒悞投毒味未忍傾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遺
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啟封嗅之芳烈噴溢腸痺涎流不可

制止取錢將嘗妻苦勸諫生咲曰快飲而死勝於饒渴而死多矣
一錢既盡倒瓶再解妻覆其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斗飲之少
時腹痛口噤中夜而卒妻號泣爲陷棺木行入殮次夜忽有
美人入身不滿三尺逕就寢以甌水灌之豁然頓甌詰之曰我
狐仙也適丈夫陳承勗酒醉死往救而歸偶過君家彼怜君子
與之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邱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法輾轉不可復
忍因思代之以醋謀諸婦啗之邱周強之乃喂醯以進壺既盡始
解衣甘寢次日壺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襄宸詰知其
故因疑嫂不肯爲兄謀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蓄醋無多昨

夜已盡其半。恐再一盞。則醋極酸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
與初濃。即毒藥甘之。況醋乎。此亦可以傳矣。

○○○ 錯頭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遊于楚。過六河。休于旅舍。乃步
門外。遇里戚趙東樓。大賁也。常數年不歸。見王相執甚歡。便邀
臨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怔却步。趙曳之。又隔窓呼娘子去。王
乃入。趙具酒饌。話溫涼。王問此何處所。答云。此是小構欄。余固久客。
暫假牀寢。話間。娘子頻來出入。王跼促不安。離席告別。趙強
捉令坐。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頻頻。眉目含情。儀
容嫵婉。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麗者何人。趙

曰此媼次女小字頭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啗媼。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捍。哀免。今尚待聘耳。王聞言。俛首嘿然。痴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倘垂意。當作冰簪。王撫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盡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拜謝。趙出。罄資而至。得五數。強趙致媼。果少之。頭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作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却財神去。媼以女性拘執。但得允從。即甚歡喜。遂諾之。使婢邀王。即趙難中悔。加金付媼。王與女歡愛甚至。既謂王曰。妾

烟花下流不堪匹敵。旣蒙縫紉。義即至重。君傾囊傳此一宵。惟明日如何。王泫然悲哽。女曰。勿悲。妾委風塵。實非所願。顧未有敦篤如君可託者。請以宵遁。王喜。遽起。女亦起。聽譙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草屨偕出。叩主人扉。王故從雙衛。托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肢。並驢耳上。縱轡極馳。目不容啓。耳後但聞風鳴。平明至漢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無悞乎。妾非人。狐耳。母貪淫。日遭虐遇。心所積懣。今穿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恙。王畧無疑。王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曰。何必此慮。今市貨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

可自給。可鬻驢子作貲。王如言。即門前設小肆。王與僕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顧贍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媼。王自是不著犢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自至耳。夜已央。自度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媼子排闥入。女笑逆之。媼子罵曰。婢子不羞。隨人逃匿。老母令我解去。即出索子繫女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媼子益怒。捽女斷衿。家中婢媼皆集。媼子惧。奔出。女曰。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乃急辦裝。將更播遷。媼忽掩入。怒容可掬。

曰我國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啼。嫗不言。揪髮提去。王徘徊愴惻。既食都廢。急詣六河。冀得賄贖。至則門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悼喪而返。於是俵散客旅。囊資東歸。后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凝注之。王問看見何說。僕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之嗣。因其肖已。愛而贖之。詰其名。自稱耳孜。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曾前有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即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姓。召者心竊喜。甚愛惜之。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子。孜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

不務生產樂開好殺王亦不能箝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
悉不失信會里有患狐者請殺往覘之至則指狐隱處
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血交落自是遂安由是
人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
黯驚問所來趙慘然請問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媼得鴟頭
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志女夫死不二因因置之生
一男棄之曲巷聞在有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體也王出
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嘆曰今
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認真也夫何言先是媼北徙趙以
負販從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脚直供億煩費不

紫因大虧損。妮子索取尤奢。數年萬金蕩然。媼見狀。頭金盡。旦夕加白眼。妮子漸寄貴家宿。恒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耐。然亦無可如何。適媼他出。鴟頭自牕中呼趙曰。柵柵中原無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依戀不去。將投奇禍。趙懼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已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此此情為王述之。即出鴟頭書。云。知致兒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函悉。前世之孽。夫何可言。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饑火煎心。易一衣昏。如歷年歲。君如不忘漢上。雪夜車食。迭互煖抱。時常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母姊雖忍。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

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時夜年十八矣。王為述前後。因示母書。夜怒皆欲裂。即日赴都。詢吳媼。則車馬方盈。夜直入。媼子方與湖客飲。望見夜。愕立變色。夜驟進殺之。賓客大駭。以為寇。及視女尸。已化為狐。夜持刀逕入。見媼。婢作夢。夜奔近室門。媼忽不見。夜四顧。急抽矢。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墮。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投石破窗。母子各失聲。母問媼曰。已誅之。母怒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髮郊野。夜偽諾之。剥其皮而藏之。檢媼箱篋。盡搜金帛。奉母而歸。夫婦重諧。悲喜交至。既問吳媼。夜言在吾囊中。驚問之。出而革。以獻。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此。為。號痛自扼。轉側。

欲死王極力撫慰此見瘞革。孜怒曰。今得安樂所。頓忘檀
楚耶。母益怒。啼不止。孜塗炭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家。益
盛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母子皆孤也。孜承奉甚孝。然
悞觸之。則惡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叔。筋不刺去。終當殺
身傾產。夜伺孜睡。潛繫其手足。孜醒曰。我無罪。母曰。將醫
爾。虐其勿苦。孜大叫。轉側不可。開女以巨針。刺骨側三四
分許。用力掘斷。崩然有聲。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已乃釋
縛。拍令安。即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
非人類。父母大喜。從此溫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妓盡狐也。不謂有孤而妓者。至孤而鵠則獸

而禽矣。滅理傷倫。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于狐也得之乎。唐太宗謂魏徵。旣更斌媚。吾於鸚鵡頭亦云。

酒虫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而家豪富。不以飲為累也。一番僧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荅言無。僧曰。君飲嘗不醉否。曰。有之。曰。此酒虫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需。但全于日中俯臥。繫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醞一器。移時燥渴思飲。為極。酒香入鼻。饒火上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咽中暴痒。

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解縛視之赤肉長二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脩劉驚謝酌以金不受但乞其虫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甕中貯水入虫攪之即成佳釀劉使試之果然劉自是惡酒如仇體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至不能給異史氏曰日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半適以益貧豈飲豕固有數乎哉或言虫是針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成其術然歟否歟

木雕人

商人白有功言在灤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簾傘巨大二於簾中出木雕美人高尺餘手自轉動艷妝如生又以小錦

韞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學解馬
作諸劇鏗而腹藏腰而尾翬跪拜起立靈變不訛又作昭
君出塞別取一本雕兒棒雉尾披羊裘跨犬從之昭君頻
頻回顧羊裘兒揚鞭追逐真如生者

○○○封三娘

范十一娘曉城祭酒之女少豔美驪雅尤絕父母鍾愛之
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恒少所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
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間一女
子步趨相從盈盈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妹也
悅而好之轉用盼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荅曰

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一娘亦審里居女
笑曰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臂歡笑詞致溫婉於是大
相愛悅依戀不捨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早逝家中
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得來十一娘將歸封凝眸欲涕
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妾素無葭
莩親慮致譏嫌十一娘回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
釵一股贈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為報十一娘既歸傾想殊
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不之識甚異之曰望其來
帳然遂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訪並無知者時值
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樽東籬下

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覷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力侍見從之驀然遂下十一娘驚喜頓起曳坐褥間責其負約且問所來答云妾家去此尚遠時來舅家作耍前言近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懸思頗苦然貧賤者與貴人交足未登門先懷慚作恐為婢僕下眼覷是以不果來適經牆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望冀是小姐今果如願十一娘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因曰妾來常預秘密造言生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哭與傾懷病尋愈訂為姊妹衣服履舄輒互易着見人來則隱匿夾幙間積五六日公及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奕夫人

掩入諦視驚曰真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我
兩人所歡胡不早言十一娘因達封意夫人顧謂三娘曰
伴吾兒極所忻慰何昧之封羞暈滿頰嘿然指帶而已夫
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匆忙奔
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留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
衣一少年丈夫橫來相干幸而得逃如此復何面目十一
娘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妾痴兄會告夫人杖責之封
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一棹
度我過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踰牆送之行半里
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扶牀悲惋如失伉儷后數月婢

以故至東村暮歸遇封女從老嫗來婢喜拜問封亦愧
訊十一娘與居婢捉袂曰三姑過我我家姑亡時欲死封
曰我亦思之但不樂使家人知歸啓園門我自至婢歸告
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矣相見各道間
綿亡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
固知娘子未字以才色門第何患無貴介婿然執殮兒教
不足數如欲得佳偶請無以貧富論十一娘然之封曰舊
年邂逅處今復作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即
君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差昧與封即去約俟蘭若十一
娘果往封已先在眺覽一週十一娘便邀同車攜手出門

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略睨之封別曰娘子先歸我即繼至入暮果至曰我適物色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為可封曰娘子何墮世情哉此人苟長貧賤者予當挾眸子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為奈何曰願得一物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姊何草草父母在不遂如何封曰妾此為正恐其不遂耳若堅生死何可奪也十一娘必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來報前好耳請即別即以所贈金鳳釵簪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生貧而多才意將擇耦故十

八猶未聘也是日忽覩兩艷婦涉冥想一更向盡封三娘
款門而入燭之識為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范十
一娘之女伴也生大悅不暇細審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
毛遂乃曹邱生十一娘顧歸永好請倩冰也生愕然不信
封乃以釵示生喜不自己矢曰勞眷注如此僕不得十
一娘寧終鰥耳封遂去生詰旦覓鄰媼詣范夫人夫人負
之竟不商女立便却去十一娘知之心失所望深恨封之
誤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某紳為子
求婚恐不諧覓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
問十一娘十一娘不樂母詰之嘿不言但有涕洟使人

潛告夫人非孟生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遂謂吉速成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耽卧。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妝。夫人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縊死。舉家驚涕。痛悔無所復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媼反命。憤恨欲絕。然遙亡探訪。安莫復枕。察知佳人有主。恚火中燒。萬慮俱斷矣。未幾聞玉葬香埋。惘然悲喪。恨不從麗人俱死。向晚出門。意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歛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娘。向生道喜曰。妾姻好可就矣。生泫然曰。卿不知十一娘止耶。封曰。我所謂就者。正以其亡。可急喚家人發塚。我有異藥。能令蘇生。從之。發墓破棺。

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三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藥。踰時而蘇。顧見三娘。問此何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知復生。封懼漏洩。相將去五十里。避匿山村。封欲辭去。十一娘乞留作伴。使別院居。因賃殉葬之餘。用為資度。亦稱小有。封每遇生來。輒避去。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妾少得異訣。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淋汗。牛充棟行。而效者誰也。封曰。妾所得非人世所知。世傳並非真訣。惟華陀五禽圖。差為不妥。凡修煉家。無非欲血氣流通耳。若得尾逆症。作虎形立止。非其驗耶。十一娘陰

與生謀使偽為出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入汚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第一天。今墮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封曰實相昔我乃狐也。緣將麗容。忽生愛慕。如繭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閨人力。再留則魔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嘆。久之。逾年生鄉會果捷。官翰林。授刺謁范公。愧悔不見。因請之。乃見生入執子婿禮。伏拜甚恭。公愧怒。疑生儼薄。生請問其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陰戒勿宣。其有禍變。又二年某紳以閨節發覺。父子充逐海軍。十一娘始歸寧焉。

孤夢

余友畢惟庵，惆悵不群，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山林知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狐，畢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遇，因於樓上攝想，凝思既而歸齋，日已沒暮，時暑月燠，熱當戶而寢，睡中有人搖之醒，而却視則一婦人，年逾四十，而風韻猶存，畢驚起問爲誰，笑曰：我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授以嘲謔，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見惡，先自慚沮，有小女及笄，可侍巾櫛，明宵無寓人於室，當即來，言已而去，至夜焚香坐伺，婦果携女至，態度嫺婉，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即

與有風緣。即須留止。明旦蚤歸。勿貪睡也。畢乃握手入幃。
歎曲脩至。事已笑曰。肥郎痴重。使人不堪。未明即去。既夕
自來。曰。姊妹輩將為我賀新郎。明日即屈同去。問何所。曰。
大姊作筵主。此去不遠也。畢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
鮪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矣。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
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熒熒。耀若星照。俄而主人
至。年近二旬。淡妝絕美。歛衽稱賀。已將踐席。婢入白。二娘
子至。見一女子入。年可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
新郎頗如意否。女以角擊背。白眼視之。二娘曰。記光時與
妹相撲為戲。妹畏人數脇骨。迷呵手指。即笑不可耐。便怒。

謂我常嫁俱悅國小王子我謂嫁子他日嫁多艷郎刺破
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三娘子怒詛也新即在側
直爾懸跳頃之合尊促坐晏笑甚懽忽一少女抱一猫至
年可十二三雜髮未燥而艷媚入骨大娘曰四妹也亦要
見姊丈耶此無坐處因提抱膝頭取肴果餽之移時轉置
二娘懷中曰壓我脛肢酸痛二姊曰婢子許大身如百鈞
重我脆弱不堪既欲見姊丈姊丈故壯偉肥膝而坐乃捉
置畢懷入懷香矣輕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
勿過飲醉失儀客怨為姊丈所笑少女投匕展笑以手弄
猫嘒嘒鳴大娘曰尚不拋却抱走蚤蟲矣二娘曰請以

狸奴為令執箸交傳。嚙處則飲。眾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
豪飲。連舉數觥。乃知小女子故捉令鳴也。因大啜笑。二姊
曰。小妹子歸。休壓殺郎君。恐三姊怨人。小女即乃抱猫去。
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髻子貯酒以勸。視髻僅容升許。然飲
之覺有數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荷盞也。二娘亦欲相酹。畢
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大於彈丸。酌曰。既不勝酒。
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
以小蓮杯易合子去。曰。勿為奸人所算。置合案上。則一巨
罍。二娘曰。何預汝事。三日即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杯向
口立盡。把之賦歌。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鈎。襯飾工絕。二娘

奪罵曰。猶婢何時盜人履子去。怪足冰冷也。遂起入室。易
婦女。約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使畢自歸。瞥然醒。寤。竟。是
夢景。而鼻口醺。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未醉
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譟。故托之夢。實非
夢也。女每與畢奕。畢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謂必大高
着。今視之。只平耳。畢求指誨。女曰。奕之為術。在人自悟。
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當有益。居數月。畢覺稍進。女試
之。笑曰。尚未尚未。畢出與所嘗共奕者游。則人覺其異。稍
感奇之。畢為人坦直。曾無宿物微涉之。女已知。責曰。無惑
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屢囑甚密。何爾爾。怫然欲去。畢

謝過不遑。女乃稍解。然由此來。寢寐積年餘。一多來。兀坐相向。與之妾不棄。與之寢不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猶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弗如。然聊藉與君文字交。情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曰。夙有此志。遂連舊囑。故秘之。女曰。向為是囑。今已將別。復何諱。問何往。曰。妾與四妹。為西王母。徵作花鳥使。不復得來矣。最有姊行。與君家叔兄臨別。已產二女。今尚未醮。妾與君幸無所累。畢求贈言曰。盛氣平過。自寡。遂起。捉手曰。君送我行。至里許。洒涕分手。曰。彼此有志。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細述其異。因為誌之。

○布客

長清某販布為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問
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某惧囊賫北下途中
遇一短衣人似是隸胥漸漬與語遂相知悅屢市餐飲呼
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營幹答曰將適長清有所
勾致問為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審第一即已姓名駭
曰何事見勾短衣人曰我乃蒿里人東四司隸役想子壽
數盡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然牒上名多拘集尚需時
日子速歸處置後事我最后相招此即所以報交好耳無
何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

不去。請即建橋。利行人。雖頗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某
然之。歸告妻子。作周身具。尅日鳩工建橋。久之。鬼竟不至。
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曰。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轉達
冥司矣。請此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敬以報命。某喜
感謝。后再至泰山。不忘鬼德。敬賁楮錠。呼名酹奠。既出。見
短衣人匆遽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君方莅事。幸不聞之。
不然。奈何。送之數武。曰。後勿復來。倘有事北往。自當迂道
過訪。遂別而去。

○農人

有農人耕於山下。婦以陶器為餽。食已置器壠畔。向暮視之。器中餘粥盡空。如是者屢。心疑之。因晚往以覘之。有狐來探首器中。農人荷鋤潛往力擊之。狐驚竄走。器囊頭苦不得脫。狐顛壓觸器碎。落出首。見農人竄益急。越山而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苦狐纏祟。勅勒無靈。狐謂女曰。紙山符咒能奈何。女貽之曰。汝道術良深。可幸永好。願不知生早。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國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竊食田畔。被一人戴澗笠。持曲項。幾為所戮。至今猶悸。女告父。父思投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無從問。

孰會僕以故至山村。向人偶道。旁一人驚曰。此予曩年事。適相符。將無向所逐狐。今能為怪耶。僕異之。歸告主人。主人喜。即命僕馬招農人來。敬曰。所求農人笑曰。曩所遇賊。有之。顧未必即為此物。且既能怪變。豈復畏一農人。貴家固強之。使披戴如爾。日狀入室。以鋤卓地。咤曰。我日覓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決殺不宥。言已。即聞狐鳴於室。農人益作威怒。狐即哀告乞命。農人叱曰。速去。釋汝。女見執棒頭。鼠竄而去。自是遂安。

○○章阿端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濶人稀，東院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譖以鬼。西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得疾，數日尋斃。家人益惧，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憤懣自傷。婢懷葷，又時以怪異相聒。生怒，盛氣褻被，獨卧荒亭中，留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復捫搦。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顰耳蓬頭，擁瘡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慙斂手，蹀躞而去。少頃，一女即

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婉。闐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
高卧。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地主。候卿討房。我耳遂起。裸
而捉之。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
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
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而自白曰。妾章氏。
小字阿端。悵適蕩子。剛愎不仁。橫加折辱。憤懣天逝。瘞此
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塚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
從妾服役。上有生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令驅君耳。問
捫據何為。笑曰。此婢三十年未經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
不自量矣。要之。餒怯者鬼。蓋侮美之。剛腸者不敢犯也。聽

鄰鐘響。漸著衣下牀。曰。如不見。猶夜當復至。入夕果至。綢繆益歡。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為我致之否。女聞之。益戚。曰。妾死二十年。誰一置念。憶者君誠多情。妾當極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前生失環。趕婢亡。自縊先。此業未結。以故遲留。今尚寄藥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卿何閒散。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閻摩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盡。老婢果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濶。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行結矣。上牀偎抱。款若平生。

之歡由此遂以為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乖離苦長，奈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暫聚，共收涕洟之。」女請以錢紙十提，焚南堂香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至夕，妻至，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與連牀。暮以盪晚，惟恐歡盡，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夫妻終夜哭問計於女。女曰：『勢難再謀，然試為之。』非冥資百萬不可。生焚之如數。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聞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搖。今已以他鬼代生矣。』自此白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女忽病，聲聞慄慄，懷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

曰此為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不然。人死為鬼，亡死為孽。鬼之畏孽，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為聘，至醫曰：鬼何可以人療？鄰媼氏今行術於冥間，可往召之。然去此十餘里，妻足弱不能行，煩君焚畱馬，生從之。馬方藝，即見婢女，牽赤牝授綏庭下。轉瞬已杳。少間，與一老媼疊騎而來，繫馬廊柱。嫗入，切女十指，既而端坐，首偃，倏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太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孽鬼為殃，不妨不妨。但是病有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錠，錢百貫，盛筵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數應。嫗又仆而禱，向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

之以馬欣然而去。入視女郎似稍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歟。見冤鬼命也。因泣下。越宿病益沈。殆曲體戰慄。妾有所睹。拉生同卧。以首入懷。似畏撲捉。生一起。則驚呼不寧。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為計。會生他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問。則端娘已斃牀上。妾蛻猶存。啓之。白骨儼然。生大慟。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為鬻鬼。怒其改節。泉下卸恨。索命去。亡我作道場。生早起。即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

日方落。僧衆畢集。金鏡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聒耳。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瑞娘來謝。言寃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煩為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惧。久之漸習。生不在。則隔窓啓扉。一夜向生啼曰。前押生者。今情契漏洩。按責甚急。恐不能久。散矣。數日果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乎。生皇遽求策。曰。是不可為也。問受責者。曰。簿有所責。然偷生之罪大。偷死之罪小。言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漸滅矣。生每獨宿亭中。莫有他遇。終亦寂然。人心遂安。

餽阮媼

韓生居別墅半載臘盡始返一夜妻方卧聞人行聲視之
爐中煤火熾燿甚明見一媼可八九十歲鵝皮索背髮
可數向女曰食餽既否女惧不敢應媼遂以鐵箸撥火加
釜其上又注以水俄聞湯沸媼撩襟啓腰索出餽既數十
枚投湯中歷有聲自言曰待尋箸來遂出門去女秉媼
去急起捉金餽後蒙被而卧少刻媼至遙問金湯所在
女大惧而號家人盡醒媼始去啓簾照視則土盤中數十
堆累其中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媼亦七十八歲自分絕望忽

夢神告曰。本應絕嗣。念汝貧賤平準。予一子。醒以告媼。媼曰。此真妄想。兩人皆將就木。何由生子。無何。媼腹震動。十月。竟舉一男。

○○○花姑子

安幼與陝之拔貢生。為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葬。往助執紼。暮歸。路經華岳。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數武中。款見一叟。偃僕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問。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茅廬可以下榻。

安大悅。從行里許。睹小村。吏扣荆扉。一姬出啓閤曰。卽子來耶。叟曰。諾。旣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便命隨事具食。又謂姬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婆子不能行步。可喚花姑子來。醢酒。俄女卽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眄。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叟顧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爐。女卽入房撥火。安問此女公何人。答云。老夫章姓。七十年止有此女。田家少婢僕。以君非他人。遂敢出妻見子。幸勿哂也。安問婿何家里。答言。嵩永。安贊其惠麗。稱不容口。叟方譙詈。忽聞女卽驚號。叟奔入。則酒沸火騰。叟乃救止。訶曰。老大婢。漏柱不知耶。回首見爐傍有蒿心槲葉。姑未竟。又訶曰。髮。

蓬。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貪此生涯。致酒騰沸。蒙君子
獎譽。豈不羞死。安審諦之。眉目袍服。製甚精工。贊曰。雖近
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女頻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
。當要注目情動。忽聞嫗呼。要便去。安覩無人。謂女曰。睹仙
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抱壺向火。嘿若
不聞。屢問不對。生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閨。將何為。
生長跪哀之。女奪門欲去。安暴起要遮。狎接腰脰。女顛聲
疾呼。曳忽遽入。問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恨。女從容向父曰。
酒復湧沸。非郎君來。壺子融化了。安聞女言。心始安妥。益
德之魂魄顛倒。喪所懷來。於是偽醉離席。女亦遂去。曳設

相礪園非乃出。妾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即浼交好者造虛
求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居里。妾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
則絕壁屹岩。竟無村落。訪諸近里。此姓絕少。失望而歸。並
忘寢食。由此得昏瞽之疾。強啖湯粥。則唾喀欲吐。潰亂中
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貼危。一夜守
者困憊並寐。生矇矓中。覺有人拂而枕之。略開眸。則花姑
子立床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潛、涕墮。女傾頭笑
曰。痴兒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以西手為按太陽穴。安
覺腦府奇香。穿鼻沁骨。按數刻。忽覺汗滿天庭。漸達支
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當復相望。又於繡榻

中出數蒸餅置床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捫餅
嚼之。不知所苞何料。甘美非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
惜憐酣睡。辰分始醒。如釋重負。潛出齋庭。悉脫扁鍵。未幾
女果至。咲曰。痴郎子不謝。正耶。安喜極。抱與綢繆。恩愛甚
至。已而曰。妾冒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
琴瑟。幸早別圖。安嘿良久。乃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
家有舊。實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
曰。屢亡夜奔。固不可常。諧伉儷亦不能安。聞言。愴亡而悲。
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安乃收悲。以忻。問曰。道路
遠遠。卿繼亡之步。何還能來。曰。妾固未歸。東頭。龍耳。姐。我

嬖行爲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食。但覺氣息肌膚無處不香。問曰。熏何薝蔔。致侵肌膚。女曰。妾生來便爾。非由熏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候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伺待。偕至舊所。安媼歡迎。酒肴無佳品。雜具藜藿。既而請安寢。女子殊不瞻顧。頗涉疑念。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不寢。致勞久待。泠然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答曰。父以小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合好。盡此夜耳。安不忍釋。俯仰悲愴。依戀之間。夜色漸曙。史忽闖然入。罵曰。婢子玷我清門。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卓卓奔出。史亦出。且行且罵。安驚屏

愕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數日徘徊心景，殆不可過。因思
夜往，踰牆以觀其便。史固言有恩，即令事洩，當無大譴。遂
乘夜竄往，擇楫山中，迷悶不知所往。大惧，方覓歸途，見谷
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柴閭高壯，似是世家。重門尚未扃
也。安向門者，訊章氏之居。有青衣人出，問昏夜何人。詢章
氏，安曰：是吾親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
渠姪家。花姑即今在此。安傳白之，入未幾，即出邀安。終登
廊舍，花姑趨出，迎謂青衣曰：安即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
伺床寢。少間，携手入幃。晏問姪家何別無人。女曰：姪他出。
留妾代守。幸與郎遇，豈非夙昔宿。然偎傍之際，覺甚羶。

腥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遽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絕。急欲逃脫。而身若巨纜之縛。少時捫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逐者窮人跡。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裸死危崖下。驚怪莫察其由。舁歸。衆方聚哭。一女卽來吊。自門外嚙啣而入。撫尸捺鼻涕洟其甲。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以七日。勿殮也。衆不知何人。方將啓問。女傲不為禮。含涕逗出。留之不顧。尾其後。轉瞬已渺。群疑為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晏忽甦。反側以呻。家人盡駭。女子入相向鳴咽。安舉手揮衆令去。女出青草一束。燂湯升許。卽床頭進之。頃刻能言。嘆

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此蛻精
冒妾也。前迷道時。所見燈光。即是物也。妾曰。卿何能起死
人而肉白骨也。母乃仙乎。曰。久欲言之。恐致驚怪。君五年
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獐而放之否。曰。然。其有之。曰。是即
妾父也。前言大德。蓋以此。故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
妾與父訟諸閻摩王。閻摩王弗善也。父願壞道代。即死。哀
之七日。始得當今之邂逅幸耳。然君雖生。必且痿痺不仁。
得蛇血合酒飲之。病乃除。生啣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
擒之。女曰。不難。但多殘生命。累我百年。不得飛昇。其穴在
老崖。可於晴時。聚茅焚之。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言

已別曰妾不能終事實所哀慘然為君故業行已損其七
幸憫宥也月來覺腹中微動恐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
寄耳流涕而去安經宿覺腰下盡死爬搔無所痛癢乃以
女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熾火穴中有巨白蛇冲燭而
出數弩聲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魚且死
家人歸以蛇血進安服三日而腹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
獨行谷中遇老媪以綳席抱嬰兒授之曰吾女致意即君
方欲問訊腎不復見啓襁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娶

○武孝廉

武孝廉石某，嘗資赴都，將求銓叙。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長卧舟中，僕某金亡去。石大恚，病益加，資糧斷絕。榜人謀委棄之。會有女子乘船夜來，臨泊聞之，自願以身載石。榜人悅，扶石登女舟。石視之，婦四十餘，被服燦麗，神采猶都。呻以感謝。婦臨審曰：「君夙有療根，今魂魄已遊壙墓。石聞之，噉然哀哭。婦曰：『我有丸藥，能起死。』苗病瘳，勿相忘。石洒泣大盟。婦乃以藥餌石。半日覺少痊。婦即榻供甘旨，殷勤過于夫婦。石益德之。月餘，病良已。石膝行而前，敬之如母。婦曰：『妾焚獨無依，如不以色衰見憎，願侍巾櫛。』時石三十。

餘喪偶經年聞之喜慍過望遂相燕好婦乃出藏金使入都營幹相約返與同歸石赴都希緣遇得本省司閫餘金市鞍馬冠蓋赫奕因念婦臘已高終非良偶因以百金聘王氏女為繼室心中悚怯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獲任年餘不通音耗有石中表偶至德州與婦為鄰婦知之詣問石况某以實對婦大罵因告以憤某亦代為不平慰解曰或署中務兄尚未暇遑乞修尺一書為嫂寄之婦如其言某欲以達石七珠不置意又年餘婦自往歸石止於旅舍託官署司賓者通姓氏石令絕之一日方燕飲聞喧訐聲粹杯凝聽則婦已褰簾入矣石大駭面色如土婦指

罵曰薄情郎安樂耶試思富若貴何所自來我與汝情分
不薄即欲置婢妾相謀何妨石累足屏氣不能復作聲久
之長跪自投說辭求宥婦氣稍平石與王氏謀使以妹禮
見婦王氏雖不欲石固哀之乃往王拜婦亦答拜曰妹勿
懼我非悍妬者曩事實人情所不堪即妹亦不當顧有是
郎遂為王緇述李末王亦憤恨因與交詈石亡不能自為
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初婦之未入也石戒閨人勿通至
此怒閨人陳詰讓之閨人回言管鑰未發無入者不服石
疑之而不敢問婦兩雖言笑而終非所好也幸婦嫻婉不
爭夕三餐后掩閨早眠並不問良人夜宿何所王初猶

自危見其如此益敬之。厥旦往朝如事姑嫜。婦御下寬和有體而明察若神。一日石失印綬合署沸騰胥吏還往無所為計。婦笑言勿憂。竭井可得。石從之。果得。叩其故。輒笑不言。隱約間似知盜者之姓名。然終不肯洩。居之終歲。察其行多異。石疑其非人。常於寢後使人闚聽之。但聞床上終夜作振衣聲。亦不知其何為。婦與王極相憐愛。一夕石以赴臬司未歸。婦與王飲不覺醉。就卧席間。化而為狐。王憐之。覆以錦褥。未幾石入。王告以異。石欲殺之。王曰。即狐何負於君。石不聽。急覓佩刀。而婦已醒。罵曰。虺蜥之行。而豺狼之性。必不可以久居。還。曩時啖藥乞賜還也。即唾。

石面、石覺森寒如澆冰水。喉中習作癢。嘔出則丸藥如
故。婦拾之。忿然還出。追之已杳。石中夜舊症復作。血嗽不
止。半載而卒。

○○○西湖主

陳生弼。數字明允。越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繼作記室。泊
舟洞庭。適猪婆龍浮水面。賈射之中背。有魚脚龍尾不去。
並獲之。鎖置梔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翕似求援拯。生惻
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携有金創藥。戲敷患處。縱之水中。
浮沉踰刻而沒。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風覆舟。幸板
一竹簾。漂泊終夜。維木而止。援岸方升。有浮尸繼至。則其

僮僕力引出之。已就斃矣。怵惶無聊。坐對憇息。但見小山
聳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遲明以至辰後。悵
悵靡之。忽僮僕肢體微動。喜而捫之。無何。嘔水數斗。豁然
頓蘇。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可著。而枵腸轉饑。不可
堪。於是越山疾行。異有村落。繞至半山。聞鳴鑼聲。方疑聽
聞。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騁如撒菽。各以紅綃抹額。髻挿雉
尾。著小袖紫衣。腰束綠錦。一挾彈。一臂青韉。度過嶺頭。則
數十騎獵於榛莽。並皆姝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
步馳。似是馭卒。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述
所來。且告之饑。馭卒解裹糧授之。囑云。宜即速避。犯駕當

先生惧疾趣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近臨之料
垣園甃溪水橫流朱門半啓石橋通馬攀扉一望則臺榭
環雲擬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亭逡巡而入橫簾碍路香
花撲人過數折曲欄又是別一院宇垂楊數十株高拂朱
簷山鳥一鳴則花片亂飛深巷微風則榆錢自落怡目快
心殆非人世穿過小亭有鞦韆一架上與雲齊而眉索沉
沉杳無人迹因疑地近閨閣惟怯未敢深入俄聞馬騰打
門似有女子笑語生與僮潛伏叢花中未幾笑聲漸近聞
一女子曰今日獵興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王
射得雁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妝數輩擁一女卽至亭

上坐。禿袖戎裝。年可十四五。髮多猷霧。腰細驚風。玉蓋瓊
英。未足方喻。諸女子獻茗熏香。燦如堆錦。移時。七起。歷階
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勞頓。尚能鞞遠否。公主笑諾。遂有
駕肩者。捉臂者。褰裙者。挽扶而上。公主舒皓腕。矚利屐。輕
如飛燕。蹴入雲霄。已而扶下。羣曰。公主真仙人也。嘻。笑而
去。生睨良久。神志飛揚。迨人聲既寂。出詣鞞轡下。徘徊凝
想。見籬下有紅巾。知為群美所遺。喜納袖中。登其亭。見紫
上設有文具。遂題巾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
蓮。廣寒隊裏恐相妬。莫信凌波上九天。題已。吟誦而出。復
尋故迹。則重門扃鎖矣。踟躕無計。反而棲閣亭臺。涉歷幾

盡一女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幸能垂
救女問拾得紅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
大驚曰汝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御望鴉若此何能為地
生失色哀求脫免女曰竊窺宮儀罪已不赦念汝儒冠欲
以私意相全今尊乃自作將何為計遂皇曰持巾去生心
悸肌慄恨無翅翎惟延頸俟死迂久女復來潛賀曰子有
生望矣公主看巾三四過輒然無怒容或當放君去宜姑
耐守勿得驚樹鑽垣發覺不宥矣日已投暮凶祥不能自
必而餓焰中燒憂煎欲死無何女子挑燈至一婢提壺盪
出酒食餉生上急問消息女云適我來聞言園中秀才可

起則放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沉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命
餽君食。此非惡耗也。生伺俛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
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頰。女曰。公主不言放。誰敢私放。我輩
下人何敢屑。漬告。既而斜日西轉。眺望方殿。女子空身
急奔而入。曰。殆矣。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展中抵地大
罵狂僮。禍不遠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跪請教。忽聞人語
紛拏。女握手避去。數步持索。洵入戶內。一婢燕視曰。將
謂何人。陳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返
身急去。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經數十門
戶。至一宮殿。碧箔銀鈎。即有美姬揭簾唱陳生至。上一麗

者袍服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恕生命妃急起
拽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違佳客罪何
可贖即設筵酌以錢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造之恩
恨無所報息女蒙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夕即遣奉侍生
意出非望神惴惴而無着日方暮一婢前白公主已嚴妝
訖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數嘈階上悉踐花燭門當蒲溷
處二皆籠燭數十妖姬扶公至交拜麝蘭之氣充溢殿庭
既而相將入幃兩相傾愛生曰羈旅之臣生平不有拜侍
點汚芳巾得免斧鑕幸矣反賜姻好實非所望公主曰妾
母湖君妃子乃揚江王女舊歲歸寧偶游湖上為流矢所

中蒙君脫免。又賜刀圭之藥。一門戴帽。常不去心。卽勿以
非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生訣。願與卽共之。生乃悟為神
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爾日洞庭舟上。曾有小魚啣尾
卽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遲。不賜縱脫。笑曰。實憐君
才。但不得自主。顛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嘆曰。抑我鮑
叔也。鮑食者。詭曰。阿念亦妾腹心。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
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問大王何在。曰。從閨聖征蚩尤
未歸。居數日。生慮家中無耗。慙念慕切。乃先以平安書遣
僕歸。家中聞洞庭舟覆。妻子縲絏。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
死。而音聞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半載生忽至。裘馬甚都。

囊中寶玉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華。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間。生子五人。日七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豐盛。或問所遇言之。無少諱。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宦游南服。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畫舫。雕檻朱窗。笙歌幽細。緩蕩烟波。時有美人。推牕憑眺。梁目注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傍有二八姝麗。接莎交摩。念必楚襄貴官。而駒從殊少。凝眸審諦。則陳明兒也。不覺凭欄酣呼。生聞罷棹。出臨鵲首。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頃之。美婢三五。進酒烹茗。山海珍錯。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嘆曰。君小覷窮措大。不能

發迹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荆耳。梁又異之。問携家何往。答將西渡。梁欲再詰。生遽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掌雷聒耳。由竹嘈雜。不復可聞言。笑。梁見佳麗。洲前秉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真個銷魂否。生笑云。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資。可贈故人。遂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綠珠不難購。明我非吝惜。乃趣別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遂罷歸舟。開纜逕去。梁婦探諸其家。則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歸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座盡駭。生笑曰。君誤矣。僕豈有分身術耶。衆異之。而寔莫解其故。後八十一歲而終。遺殯訝其棺輕。開視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竹簾不沉。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要之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則又不可解矣。昔有願嬌妻美妾貴子賢孫而無長生不老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汾陽季倫耶。

孝子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巨疽。痛不可忍。晝夜呻吟。周撫肌進藥。至忘寢食。數月不痊。周憂煎無以為計。夢父告曰。母疾賴汝孝。然此瘡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焦惻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刀割脇肉。上脫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持是烹肉持膏敷。

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靈效如此。周說對之
母瘡尋愈。周每掩護割處。即妻子亦不知也。既痊有巨
疤如掌。妻詰之始得其詳。

異史氏曰。刳股傷生。君子不貴。然愚夫婦何知傷生為
不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己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
子之真。猶在天壤耳。

獅子

暹國貢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所傳繡畫者
迥異。毛黑黃色。長數寸。或投以雞。先以爪搏而吹之。一吹
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〇〇〇 閨王

李常久。臨胸人。壺掩于野。見旋風蓬。而來。敬酌奠之。後以故他適。路傍有廣第。殿閣弘麗。一青衣人自內出。邀李。李固辭。青衣人要遮甚殷。李曰。素不相識。得無誤耶。青衣云。不誤。便言李姓字。問此誰家第。云。入自知之。入進一層。見一女子。手足釘扉上。近視之。其嫂也。大駭。李有嫂。臂生惡疽。不起者年餘矣。因自念。何得至此。轉疑招致。意惡。畏沮却步。青衣促之。乃入。至殿下。上一人冠帶如王者。氣象威猛。李跪伏。莫敢仰視。王者命曳起之。慰之曰。勿懼。我以曩昔。樓子杯酌。欲一見相謝。無他故也。李心始安。然終不

知故王者又曰汝不憶田野酹奠時乎李頌悟知其為神
頓首曰適見嫂氏受此嚴刑骨肉之情實愴于懷乞王憐
宥王者曰此甚悍妬宜得是罰三年前汝兄妾墮腸而產
彼陰以針刺腸上俾至今臍膈常痛此豈有人理者李固
哀之乃曰便以子故宥之歸當勸得婦改行李謝而出則
扉上無人矣歸視嫂上卧榻上創血殷席時以妾拂意故
方致詬罵李遽勸曰嫂勿復爾今日惡苦皆平日忌嫉所
致嫂怒曰小郎若個好男兒又房中娘子賢似直姑上任
郎君東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乾綱到
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嫗李微哂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悲欲

哭不暇矣。嫂曰：「便肯不盜得王母簾中綈？」又未與王皇案前吏一眨眼。中懷坦坦。何處可用哭者？李小語曰：「針刺人腸，宜何罪？」嫂勃然色變，問此言之因。李告之故。嫂戰惕不已。涕泗流離而哀鳴曰：「吾不敢矣。」啼淚未乾，覺疼頓止。旬日而瘡由是立改前轍。遂稱賢淑。後妾再產，腸復墮。針宛然在焉。拔去之，腸痛乃瘳。

異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妬如某者，正復不少。恨陰綱之漏多也。」余曰：「不然。冥司之罰，未必無甚於釘扉者。但無回信耳。」

○土偶

沂水馬姓娶妻王氏琴瑟甚敦馬早逝王父母欲奪其志
王天不他姑憐其少亦勸之王不聽母曰汝志良佳然齒
太幼兒又無出每見勉強于初而貽羞于後者固不如早
嫁猶恒情也王正容以死自誓母乃任之女命塑工肖夫
像每日酌酌如生時一夕將寢忽見土偶人欠伸而下駭
心愕顧即已暴長如人真其夫也女惧呼母鬼止之曰勿
爾感卿情好幽壤酸辛一門有忠貞敬世祖宗皆有光榮
吾父生有損德應無嗣遂至促我茂齡冥司念爾苦節故
令我歸與汝生一子承祧緒女亦沾襟遂燕好如平生雞
鳴即下榻去如此月餘覺腹微動鬼乃泣曰限期已滿從

此永訣矣。遂絕。女初不言。既而腹漸大。不能隱。告其母。母疑涉妄。然窺女無他。大惑不解。十月果舉一男。向人言之。聞者無不匿笑。女亦無以自伸。有里正故與馬有隙。告諸邑令。拘訊鄰人。並無異言。令曰。聞鬼手無影。有影者。僞也。抱兒日中。影淡。如輕烟。然。又刺兒指血。付土偶上。立入無痕。取他偶塗之。一拭便去。以此信之。長數歲。口鼻言動。無一不肖馬者。群疑始解。

長治女子

陳歡樂路之長治人。有女慧美。一道士行乞。晚之而去。由是日持鉢近廬間。適一婦人自陳家出。道士追與同行。問

何來、贅云適從陳家推造命道士曰、聞其家有女、即我中表親、欲求姻好、但未知其甲子、贅為述之、道士乃別而去、居數日、女繡于房、忽覺足麻痺、漸至股、又漸至腰腹、俄而暈然、傾仆定、踰刻始恍惚能立、將尋告母、及出門、則見茫茫黑波中、一路如綫、駭而却、還門舍、居廬已被黑水湮沒、又視路上行人、絕少、惟道士緩步于前、遂遙尾之、冀見同鄉、已以相告、詰走數里、忽暗里舍視之、則已家門、大駭曰、奔馳如許、固猶在村中、何向來迷惘若此、欣然入門、父母尚未歸、復仍至己房、所繡孝履猶在榻上、自覺奔波殆極、就榻懸坐、道士忽入、女大驚、欲遁、道士捉而捺之、女欲號

則瘡不能聲。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女覺魂飄。離殼而
立。四顧家舍全非。惟有崩崖若覆。視道士以已心血點木
人上。又復疊指詛咒。女覺木人遂覺已合。道士罵曰。自茲
當聽差遣。勿得違誤。遂佩戴之。陳氏失女。舉家惶惑。尋至
牛頭山。始聞村人傳言。嶺下一女子剖心而死。陳奔馳。果
其女也。泣以懇軍。上拘嶺下居人。拷掠幾徧。迄無端緒。姑
叔羣犯以待覆勘。道士去數里外。坐路傍柳樹下。忽謂女
曰。今遣汝第一差。往偵邑中審獄狀。去當隱身。爇閣上。倘
見官宰用印。即當趨趨。切記。忽忘。限汝辰去。已來。遲一刻。
則以一針刺汝心中。令作急痛。二刻刺二針。至三針。則使

汝魂魄銷滅矣。女聞之，四體驚悚，飄然遂去。瞬息至官廳，如言伏閣下。一時竊下人羅跪堂下，尚未訊詰，適將鈐印公牒，女未及避，而印已出匣。女覺身軀重異，紙格似不能勝，嘿然作啞，滿堂愕顧。宰命再舉，啞如前。三舉翻墜地下，衆悉聞之。宰起祝曰：如是冤鬼，當便直陳。為汝昭雪。女啞咽而前，歷言道士殺已狀、道已狀。宰差役馳去，至柳樹下，道士果在，捉還一鞠而服。人犯乃釋。宰問女冤雪何由，女曰：將從大人。宰曰：我署中無處可容，不如暫歸汝家。女良久曰：官署即吾家，我將入矣。宰又問：音啞已寂，退入宅中，則夫人生女矣。

○義犬

潞安某甲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閤說跨驛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亡始奔去某既行則犬歛然復來嚙驛尾某怒鞭之犬鳴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齕驛首似欲阻其去路某以為不得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乃捫腰囊金止其半潞亡汗下魂魄都失張轉絲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關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寧有存理遂巡至下騎所見犬斃州間毛汗濕如洗提耳起

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為義大塚云

鄱陽神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上有神祠停蓋游暇內
離木普即死節神像翟姓一神最居末坐翟曰吾家宗人
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斷桅檣傾一家
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翟登小舟於是
家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
杳

○○○伍秋月

秦郵王鼎字仙洲為人慷慨有力廣交游年十八未娶妻

殞每遠遊恒經歲不返。兄劄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勿
進。將為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因稅居于
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
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五。容華端
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為偶然。入夜又夢之。如
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卧。惕然自警。終交睫
皆不復來。方俾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女如仙儼然猶在
抱也。見生醒。頓自愧怯。生雖知非人意。亦甚得。無暇問訊。
直與馳騁。女苦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怪人不取。明告也。生
始詰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邃于易數。常珍愛妾。

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夭歿。即攢瘞閣東。
令與地平。亦無塚誌。惟立片石于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塚。
三十年。塚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適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
羞怯。故假之雙寐耳。王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欲
求復生。實不禁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
去。次日復至。坐對咲誑。惟若平生。滅燭登牀。無異生人。但
女既起。則遺洩流離。沾染茵褥。一夕月明。整微小步庭中。
問女冥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
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為晝。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
請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歎至一

處女言不遠矣。生瞻望殊無所見。女以唾塗其兩臂。啓之
明。倍于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頃見堆堞在香霧中。路上行
人如趨墟市。俄二皂繫三四人過。末一人恠類其兄。趨近
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潸然零涕。言自不知何事。
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紲如此。便請二
皂。幸且寬釋。皂不肯。殊大傲睨。生恚欲與爭。兄止之曰。此
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用度。索賄良苦。弟歸宜措置。生
把兄臂。哭失聲。皂怒。猛擣項索。兄頓顛蹙。生見之。忿火填
胸。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決皂首。一皂喊嘶。生又決之。女
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則禍及。請即寬舟北發。歸家勿

摘提旛。扣門絕出入。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弔客在門。知兄果死。開門下鎗。始入視。兄已溺。入室則兄者已蘇。便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厥生。乃信言其故。七日啓閤去喪旛。人始知其復甦。親友集問。但徧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南下。至舊閤。秉燭久待。女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小娘子致意。即君前以公後被殺。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見在監押。後遇之。日。貽郎君。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從婦去。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入見房舍頗繁。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

小扉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以窺。則秋月。在榻上。掩袖鳴泣。二役在側。撮頤捉履。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挽頸曰。既罪犯。尚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刃。權斬如麻。暴取女郎而逃。幸無覺者。裁至旅舍。驚然即醒。方悟幻夢之凶。見秋月會睇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以夢女曰。真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女嘆曰。此有定數。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瘞。處載妾同歸。日頻喚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瘦足弱。不能為君任井臼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妾幾忘之。冥追若何。生時父傳我符書。言三十年后可佩夫婦。乃索筆夜書兩

符一君自仰一粘妾皆送之出志其沒處掘尺許即見棺木亦已敗腐側有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化粘符已以被褥嚴裹負至江濱呼擺泊舟僞言妹急病將送歸其家幸南風大競甫晚已達里門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啓衾長呼裊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煖溫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上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為身有此病轉更增媚每勸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壽恐不永也生素不佞佛至此皈依甚虔後亦無恙

○○○蓮花公主

膠州竇旭字晚暉方晝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顧
似欲有言空問之答云相公奉屈生問相公何人曰近在
鄰境從之而出轉過墻屋導至一處疊閣重樓萬椽相接
曲折而行覺萬戶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往來甚
夥都向褐衣人問曰竇郎來乎褐衣人諾俄一貴官出迎
見生甚恭既登堂生啓問曰素既不叙遂踈叅謁過蒙愛
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深
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何人答云少間自悉無何二女官
至以雙旌導生行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入降階

而迎執賓主禮。已踐席。列筵豐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
府。生踞蹙不能致辭。王曰。忝近芳鄰。緣即至深。便當暢懷。
勿致疑畏。生唯。酒數行。笙歌作於下。鉦鼓不鳴。音聲幽
細。稍間。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煩卿等屬對。未人登桂府。
四座方思。生即應云。君子愛蓮花。王大悅曰。奇哉。蓮花乃
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事非夙。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
晤君子。移時。珮環聲近。蘭麝香濃。則公主至矣。年十六
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即蓮花小女也。拜已而
忝。生睹之。神情搖動。未坐。凝思。王舉觴飲。目竟罔睹。王似
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

若痴。即又不聞。近坐者譏之曰。王揖君來見。王言君未聞耶。生茫乎若失。懷懼自慚。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垂宥。然日旰君勤。即告出也。王起曰。既見君子。實慍心。好何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既不住。亦無敢于強。若煩縈念。更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為可匹敵。似欲附為婚姻。何嘿不一言。生頓足而悔。步亡追恨。遂至己家。忽然醒寤。則返始已殘。冥坐觀想。歷歷在目。晚齋滅燭。莫舊夢可以復尋。而邯鄲路渺。悔嘆而已。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止隅坐。曰。別知勞恩。養諺以小女

子奉裳衣想不過嬖也。生即拜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宴飲。酒闌。宮人前白。公主妝竟。俄見數十宮人擁公主出。以紅綿覆首。凌波微步。挽上繡輪。與生交拜成禮。已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膩。生曰。有卿在。真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公主掩口曰。明王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為公主勻鉛黃。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咲問曰。君願耶。曰。臣屢為夢悟。故細志。倘是夢時。亦足動懸想耳。詞咲未已。一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趨見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好。詎期尊降自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

何說。王以案上一章授生。啟讀章曰。含香殿大學士。臣黑翼。為非常怪異。祈早遷都。以存國脉事。據皇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來一千丈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所過宮殿。盡鹹邱墟等因。臣奮勇前覓。確見妖蟒。頭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閣聯吞。伸腰則樓垣盡覆。其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云云。生覽畢。面如灰土。即有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閣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遽不知所為。但泣頤曰。小女已累先生。乞息而返。公主方與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入。牽袵曰。郎焉置妾。生愴惻欲絕。乃

捉腕思曰。小生貧賤。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姑同竄匿。
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携速往。生乃挽扶而出。未
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喜從君來。父母
何依。請別築一室。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曰。不能急
人之急。安用即也。生略慰解。即已入室。公主伏床悲啼。不
可勸止。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也。而耳畔啼聲。嚶々
未能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二三頭。飛鳴枕上。大叫怪
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說為異。共起視蜂。依衣裳
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為營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豎
兩堵。而群蜂自牆外來。絡繹如蟬。頂尖未合。飛集盈斗。冰

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圃也。圃中蜂一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翁視之。蜂戶寂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文許。捉而殺之。乃知巨蜂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無他異。

○綠衣女

于環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夜方披誦。忽一女子在窗外贊曰。于相公。勤讀哉。因念深山。何處得女子。方疑是間。女子已推扉入。笑曰。勤讀哉。于驚起視之。綠衣長裙。婉妙無比。于知非人。因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非能吟嗟者。何勞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處。羅襦既解。綰細珣不盈掬。

更籌方盡。翩然遂出。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酌。談吐間妙解音律。于曰。卿聲嬌細。倘度一曲。必能消魂。女咲曰。不敢度曲。恐銷君魂耳。于固請之。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聞。君必欲之。請便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鉤輕點。床足歌云。樹上烏白鳥。賺奴中夜散。不怨繡鞋濕。祇恐郎無佛聲細如蠅。裁可辨認。而靜聽之。宛轉滑烈。動耳搖心。歌已。啟門窺曰。防窗外有人。速屋周視。乃入。生曰。卿何疑懼之深。咲曰。諺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謂矣。既而就寢。惕然不喜。曰。生乎之分。殆止此乎。于急問之。女曰。妾心動。妾祿盡矣。于慰之曰。心動眼睜。蓋是常也。何遽此云。女稍釋。

復相綢繆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將啟閤徘徊復返曰不知何故提撕心怯乞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諸門外女曰君盍望我上踰垣去君方歸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寂不復見方欲歸寢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回顧無跡聲在幃間攀首細視則一蛛大如彈搏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挑下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停蘇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沐出伏几上走作謝字頻展雙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絕

。○黎氏

龍門謝中條者徙遼無行三十餘喪妻道二子一女晨夕

啼號。紫累甚苦。謀聘繼室。低昂未就。暫僱傭媼撫之。一日翔步山途。忽一婦人出其後。待以窺覷。是好女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婦走不對。又曰。娘子織步山徑。殊艱。婦仍不顧。謝四望無人。近身側遽牽其腕。曳入幽谷。將以強合。婦怒呼曰。何處強人。橫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婦步履蹣跚。困窘無計。乃曰。燕婉之求。乃如此耶。緩我當相就耳。謝從之。偕入靜壑。野合既已。遂相欣愛。婦問其里居姓氏。謝以實告。既亦問婦。言妾黎氏。不幸早寡。姑又殞歿。塊然一身。無所依倚。故常至母家耳。謝曰。我亦嫠也。能相從乎。婦問君有子女無也。謝

曰賢不相欺若論枕席之事交好者亦頗不乏祇是兒啼
女哭令人不耐婦躊躇曰此大難事觀君衣服屨屐
樣亦只平耳我自謂能辦但繼母難作恐不勝諄諫也謝
曰諸母疑阻我自不言人何干與婦亦微納轉而慮曰肌
膚已沾有何不從但有悍伯每以我為奇貨恐不允諧將
復如何謝亦憂皇謀與逃竄婦曰我亦思之爛熟所慮家
人一洩西非可便謝云此即細事家中惟一孤孀立便遣
去婦喜遂與同歸先匿外舍即入道塢訖掃榻迎婦倍極
歡好婦使操作無為兒女補綴辛勤甚至謝得婦雙愛異
常日對惟閉門相對更不通客月餘適公事出反問乃去

及歸則中門嚴閉扣之不應排闥而入渺無人跡方至寢室一巨狼衝門躍出幾驚絕入視子女皆無鮮血殷地惟三頭存焉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士則無行報亦慘矣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況將於野合逃竄中求賢婦哉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禾稼茂密處振聲甚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咲將返即見男子靦然結帶草廨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心悅之欲就綢繆實惡鄙惡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游樂乎女

咲不語。宗近身啓衣。膚膩如脂。於是接莎上下幾遍。女咲曰。庸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為。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即別東西。何勞審究。豈將畱名字。作貞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山村牧猪奴所為。我不習慣。以卿麗質。即私約亦當自重。何至屑。如此。女聞言極意嘉納。宗言荒齋不遠。請過留連。女曰。我出已久。恐人所疑。夜分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趨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至宗齋。瑞雨尤霽。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密無知者。會有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答曰。無之。過數日。稍然忽病。女每夕携佳菓餌之。殷勤撫問。如夫妻之好。然

卧后必强宗與合。宗抱病頗不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暫能便去。因曰。業和尚謂我妖惑。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來。便求符咒。女慘然色變。宗益疑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僧曰。此狐也。其技尚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甘囑曰。歸以淨壇一事置榻前。即以一符貼壇口。待狐竄入。急覆以盆。再以一符貼盆上。投釜湯。烈火烹煮。少頃斃矣。家人歸。並如僧教。夜深女始至。探袖中金橘。方將就榻。聞訛忽壇口颼颼一聲。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貼符。方將欲就煮。宗見金橘散滿地上。追念情好。愴然感動。遂命釋之。揭符去。覆女子自壇中出。狼狽顛殆。稽首曰。大道將成。

一旦幾為灰土。君仁人也。誓必相報。遂去。數日。宗益沉綿。若將隕墜。家人趨市為購材木。途中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湘若紀細否。答云。是。女曰。宗即是我表兄。聞病沉篤。將便省視。適有故。不得去。靈藥一裹。勞寄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迄無姊妹。知是狐報。服其藥。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願一再覩。一夜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窓。拔闥出視。則狐女也。大悅。把手稱謝。延止共飲。女曰。別來取。思無以報高厚。今為君覓一良匹。聊足塞責。否。宗問何人。曰。非君所知。明日辰刻。早越南湖。如見有采菱女。着冰縠。懷者。當急趨之。苟迷所往。即視堤邊有短幹蓮花。

隱葉底。便采歸。以蠟火熬其蒂。常得美婦。兼致情。齡宗
謹受教。既而告別。宗回挽之。女曰。自遭厄劫。頓悟大道。奈
何以衾袖之愛。取人仇怨。厲色辭去。宗如言。至南湖。見荷
蕩佳麗。願多。中一垂髫人。衣冰縠。絕代也。促舟劇進。忽迷
所往。即撥荷叢。果有紅蓮一枝。幹不盈尺。折之而歸。入
門。置几上。削蠟於旁。將以熬火。一回頭。化為姝麗。宗驚喜
伏拜。女曰。痴生。我是妖狐。將為君祟矣。宗不聽。女曰。誰教
子者。答曰。小生自能識卿。何待教。捉臂牽之。隨手而下。化
為怪石。高尺許。面玲瓏。乃携供案上。焚香再拜而視之。
入夜。柱門塞竇。惟恐其亡。平旦視之。即又非石。紗帳一

龍遙聞薨澤展視額衿猶存餘臙宗覆衾擁之而即暮
起挑燈既返則垂髫人在枕上喜極恐其復化哀祝而後
就之女咲曰孽障哉不知何人饒舌遂致風狂兒輩碎死
乃不復拒而款洽間若不勝任屢乞休止宗不聽女曰如
此我便化去宗惧而罷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
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喑上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
異懷孕十餘月奇日當產入室囑宗杜門禁款者自乃以
刀割臍下取子出令宗裂帛束之過宿而愈又六七年謂
宗曰夙業償滿請告別也宗聞泣下曰卿歸我時貧苦
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忍遽離邊且卿又無邦族他日見不

知娘亦一恨事。女亦悵悵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兄福極。君亦期願。更何求。妾本何氏。偶蒙恩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間。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履。脫及地。化為石燕。色紅於丹朱。內外瑩徹。若水精然。拾而藏之。檢視箱中。初來時所著冰縠帳。尚在。每一憶念。抱呀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懽容咲然。並肖生平。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故翁佳句。可為此傳寫始。

罵鴨

白家庄民某，造鄰鴨烹之。至夜覺膚癢，天明視之，茸生鴨毛，觸之則痛。大惧，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鄰翁素雅量，每失物，未嘗徵於聲色。氏詭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彼甚長罵之，亦可警將來。翁笑曰：誰有閒氣罵惡人？卒不罵。某益窘，因實告鄰翁。翁乃罵，其病良已。

異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恨也。一攘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可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滅，然為善有術，彼鄰翁者，是以罵行其慈也。

○柳氏子

膠州柳西川內史之主計僕也年四十餘生一子溺愛甚至縱任之惟恐拂既長蕩侈踰檢窮囊積為空無何子病甯故蓄善騾子曰騾肥可嚼殺啖我病可愈柳謀殺騾方者子聞之大怒罵疾益甚柳惧殺騾以進子乃喜然常一嚼便棄去疾卒不減尋死柳悼嘆欲絕後三四年村人以香社登岱至山半見一人乘騾駛行而來怪似柳子比至果是下驛徧揖各道寒暄村人共駭亦不敢詰其死但問在此何作答云亦無甚事東西奔馳而已便問逆旅主人姓名衆具告之柳子拱手曰適有小故不暇叙問誠明

日當相謁。上驛遂去。衆既歸寓。亦謂其未必即來。祇旦伺之。子果至。繫驢廐柱。趨進。笑言。衆曰。尊大人日切思慕。何不一歸省侍。子訝問。言者何人。衆以柳對。子神色俱變。久之曰。彼既見思。請歸傳語。我於四月七日。在此相候。言訖。別去。衆歸。以情致。爾。大哭。如期而往。自以其故告主人。主人止之曰。曩見公子。情神冷落。似未必有嘉意。以我卜之。殆不可見。柳啼泣不信。主人曰。我非阻君。神鬼無常。恐遭不善。如必欲見。請伏櫺中。察其詞色。可見則出。柳如其言。既而子來。問曰。柳某來否。主人曰。無子。盛氣罵曰。老畜產。那便不來。主人驚曰。何罵父。答曰。彼是我何父。初與義。

為客侶不意包藏禍心。隱我血。將悍不還。今願得而甘心。何父之有。言已出門。曰。便宜他。柳在積中。盡亡。聞之。汗流接踵。不敢出氣。主人呼之出。狼狽而歸。

異史氏曰。慕得多金。何如其樂。所難堪者。償耳。蕩費殆盡。尚不忘於夜臺。怨毒之於人。甚矣。

上仙

癸亥三月。與高季文赴稷下。同告逆旅。季文忽病。會藏。探美亦從。念東先生至郡。因謀醫藥。開衣。鱗公言。南郭梁氏家有狐仙。善長桑之術。遂共詣之。梁四十以來女子也。致接。有狐意。入其舍。視室中。挂紅幕。探蒂一窺。壁間懸觀。

音像又兩三軸跨馬採采騁從紛豎北壁下有案上頭小
座高不盈尺貼小錦褥云仙人至則居此焚香列輝婦
擊磬三口中隱約有詞祝已甫客就外榻坐婦立簾下理
髮走顧興客語其道仙人靈蹟久之日漸曛衆恐碍夜難
歸頌再祝諸婦乃擊磬重禱轉身復立曰上仙最愛夜談
他時往不得遇昨宵有候試秀才携酒前來與上仙飲
上仙亦出良醪酌諸客賦詩懽咲散時更漏向盡矣言未
已聞空中悉細繁响如蝙蝠飛鳴方變聽聞忽案上若墮
巨石聲甚厲婦轉身曰幾驚怖煞人便聞案上作嘆咤
聲似一健叟婦以蕉扇隔小屋上上大言曰有緣哉有緣

哉抗聲誦生又似拱手為禮已而問客何所諭教高揭美
尊念東先生意問見菩薩否答云南海是我熟徑如何不
見閻羅亦更代否曰與陽世等耳閻羅何姓曰姓曹已乃
為季文求藥歸當夜祀茶水我與大士處討藥奉贈何恙
不已衆各有問悉為剖決乃辭而歸過宿季文少愈余與
振美治裝先歸遂不暇追訪矣

猴靜山

高少宰念東先生云崇禎間有猴號靜山托神於河間之
史興人談詩文決休咎娓娓不倦以奇核置案上嚼飲狼
藉但不能見之耳時先生祖殿疾或致書云猴靜山百年

人也。不可不晤。遂以僕馬往。召叟。上至經日。仙猶未來。焚香祠之。忽聞屋上大聲嘆贊曰。好人家。衆驚顧。俄簷間又言之。叟起曰。大仙至矣。群從曳屨憤出迎。又聞作拱致聲。既入室。遂大咲縱談。時少宰兄弟尚諸生。方入闈。歸仙言。二公闌奏亦佳。但經不熟。再須勤勉。雲路亦不遠矣。二公敬問祖病曰。生死事大。其理難明。因共知其不祥。無何。太先生謝世。

舊有猴人弄猴於村。猴斷鎖而逸。不可追。入山中數十年。人猶見之。其走飄忽。見人則竄。后漸入村中竊食果餌。人皆莫之見。一日為村人所睹。逮諸野射而殺之。而

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但覺身輕如葉，一息百里，遂往依河間叟。曰：汝能奉我，我為汝致富。因自號靜山云。

錢流

沂水劉宗玉云：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驚喜，以兩手滿掬，復偃仰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尚存。

郭生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但山村無所就正，年二十餘，字畫多訛。先是家中患狐，服食器用輒多亡失，深患苦之。一夜讀卷置案頭，狐窺顰甚狼籍，不辨行墨。因揮其

稍繁者輯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恚憤而無如何。又積窓課二十餘篇。待質名流。晨起見翻攤案上。墨汁滾泚殆盡。恨甚。會王生者以故至山。素與郭善。登門造訪。見汚本問之。郭具言所苦。且出殘課示王。王歸玩之。其所塗留似有春秋。又復視浣卷。類冗雜可刪。訝曰。孤似有意。不惟勿患。當即以為師。過數月。回視舊作。頓覺所塗良確。於是改作兩題。置案上以觀其異。比晚又塗之。積年餘不復塗。但以濃墨洒作巨點。淋漓泔紙。郭異之。持以白王。王閱之曰。孤真爾師也。佳幅可售矣。是歲果入邑庠。郭以是德孤。恒置鷄黍餽孤。啗飲。每市房書名稿。不自選擇。但決於孤。由是

兩試俱列前名。入闈中副車。時彙修諸公稿。風雅絕麗。家
絃而戶誦之。郭有抄本。愛惜臻至。忽被傾囊墨。杭詩于上。
汚蔭幾無餘字。又擬題構作。自覺快意。悉浪塗之。於是漸
不信狐。無何葉公以正文體被收。又稍服其見。然每
作一文。經營慘澹。輒被塗污。自以屢拔前茅。心氣頗高。以
是益疑狐妄。乃錄向之洒點煩多者試之。狐又盡泚之。乃
笑曰。是真妄矣。何前是而今非也。遂不為狐設醴。取讀本
鎖箱篋中。但見封緘儼然。啓視則卷面塗四畫。粗於指。第
一章畫五。二章亦畫五。後即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后郭
一次四等。兩次五等。始知其非已寓意於畫也。

○○○金生色

金生色晉寧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
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詞厚誓
期以必死金握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
應之既而金果死木媼來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婿遽
遭殞命女太幼弱將何為計母悲悼中聞媼言不勝憤激
盛氣對曰必以守媼慙而罷夜伴女寢私謂女曰人盡夫
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早作人家耽亡守
此襁褓物寧非痴乎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母
過頻聞絮語益恚明日謂媼曰亡人有遺囑卒不教婦守

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媼怒而去。母夜替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孫，後聽婦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墓向不利，婦思自刎以售，縊經之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妝，一歸寧則巋然新艷。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為他人婦，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賁者，見而好之，以金啗金鄰。媼求通殷勤於婦，夜分由媼家踰牆以達婦所，因與會合，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塞，所不知者惟媼耳。婦室夜惟一小婢，婦腹心也。一夕兩情方洽，聞棺木震响，聲如暴竹。婢在外榻見亡者自幃后出，戴劍入寢室去。俄聞二人駭詫聲，少頃董稔奔出，無何金婢婦髮亦

出婦大噪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去方將啓閤問之不答出
門追視寂不聞聲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見男子履
呼婢亡始戰惕而出具言其異相與駭怪而已董竄過鄰
家園伏牆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戰甚
將假衣於媼視院中一室雙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上
觸女子足知為鄰子婦頓生淫心乘其寤潛就私之婦醒
問汝來乎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褻備至先是鄰子以故赴
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歸既返聞室內有聲疑而審聽音
態絕穢大怒操戈入室董惧竄於牀下子就殺之又欲殺
妻亡泣而告以狀乃釋之但不解床下何人呼母起共火

之僅能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詰其所來猶自供吐而必傷
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絕姬倉皇失措謂子曰捉奸而卑
殺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是夜木翁方寢聞戶
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於簷而縱火人猶徬徨未去翁
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燃尚易撲滅命人操弓弩遂搜縱
丈莽見一人趨提如猿竟越垣去垣外乃公家桃園上中
四條周牆皆峻固數人梯登以望踪跡殊杳惟墻下塊然
微動問之不應射之而更啓扉往驗則女子白身卧矢貫
脅腦細燭之則窮女而金婦也駭告主人翁媼驚惕欲絕
不解其故女合眸面色灰敗口氣沁於屬然使人拔腦矢

不可出足踏頂而后出之。女嚶然一聲血暴注氣亦遽絕。翁大恨計無所出既曙以實情白金母長跪哀祈而金母殊不怨怒但告以故令自營葬金有叔兄出先怒登翁門詰數前非翁慚沮賠令罷歸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人。俄鄰子以執姦自首既薄責釋訖鄰婦兄馬彪素健訟具詞控妹冤官拘姦亡俱悉供類末又與金母亡托疾令生光候代質具陳底裏于是前冰並發牽木翁夫婦盡出一切廉得其情木以誨女嫁坐縱淫答使自審贖家產蕩焉鄰婦導淫杖之兇業乃絕。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諄囑雌婦抑何明也一人不

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鄰姬誘人婦而反淫已婦
木姬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
報更速於來生矣

○○彭海秋

萊州諸生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岑鼎無
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邱生是邑名士而素有隱惡彭常
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邱飲次有剝啄者
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肅客入相揖環
坐使詢族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字海秋值此良
宵旅邸倍苦聞君高雅遂乃不介而見視其人布衣潔整

談咲風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何夕，遣此嘉客。即命酌。歎若風好，察其意，似甚鄙。卽上仰與彭談，輒傲不為禮。彭代為之慙，因挽亂其辭，請先以俚歌侑飲。乃仰天再咳，歌扶風豪之曲，相與惟咲。客曰：僕不能韻，莫報陽春。請代者可乎？彭言如教。客問萊城有名妓無也？彭曰：無。客嘿良久，謂齋僮曰：適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果見一女。子遂巡戶外，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完然若仙。彭驚絕，掖坐衣杪，黃帳香溢四座。客便憇問千里顛煩跋涉也。女含咲唯上。彭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鄉若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喚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即曲大佳。請再反之。

女歌云。薄倖郎。牽馬洗春泥。人聲逐馬聲。香江天高山月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空自晚。不怨別離多。但愁歡會少。眠何處。勿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邛去。客于穢中。出玉笛。隨聲使曲。曲終笛止。彭驚嘆不已。曰。西湖至此。何止千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萬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風月。尤盛曩時。不可不一觀也。能從遊否。彭留心以覘其異。諾曰。幸甚。客問舟乎。騎乎。彭思舟坐為逸。答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中當有渡者。乃以手向空中招曰。船來。我等要西湖去。不吝價也。無何。彩船一隻。自空飄落。烟雲繞之。衆俱登。見一人持短棹。上末密排。

修鎖形類羽扇一握則清風習上舟漸上入雲霄望南游
行其駛如箭踰刻舟落水中但聞絃管鼓嘈鳴聲哩咍出
舟一望月印烟波游船成市榜人罷棹任其自流細視真
西湖也客於艙后取異肴佳釀欹然對酌少間一樓船漸
近相傍而行隔窻以窺中有三西人圍棋喧笑客飛一觥
向女曰引此送君極女飲間彭依戀徘徊惟恐其去蹶之
以及女斜波送盼彭益動請要后期女曰如相見愛但問
娟娘名字無不知者客即以彭綾巾授女曰我為若代訂
三年之約即起托女子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板鄰寔捉
女入窻目如盤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隘俄聞鄰母曰

媚娘醒矣。舟即遽去。遙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終已並去。游興頓消。遂與客言。欲一登岸。略同眺矚。終作商確。舟已自攏。因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后至。牽一馬來。金彭捉之。即復去。曰。待再假兩騎來。久之不至。行人亦稀。仰視斜月西轉。天色向曙。卽亦不知何往。捉馬營。進退無主。振轡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晉東空匱。倍益憂皇。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買食擬待。不覺而午計不如。暫訪媚娘。可以徐察卽耗。比詢媚娘名字。並無知者。興轉蕭索。次日遂行。馬調良。幸不塞劣。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齊僊歸白主人已仙去。舉家哀啼。謂其

不返彭歸繫馬而入家人驚喜集問彭始具白其異因念
獨還御井恐邱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所由
來衆以仙人所遺便悉詣底驗視及至則馬頓渺但有邱
生以草韁繫樅樅邊駭極呼彭出視見邱垂首棧下面色
灰死問之不言兩眸啓閉而已彭大不忍解扶榻上若喪
魂魄灌以湯醺稍能咽中夜少蘇急欲登厠扶掖而往
下馬輦數枝更少飲啜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邱云下船
后彼引我閒語至空處戲相項頸遂迷悶顛路決定少刻
自顧已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辱耻誠不可以告
妻子乞勿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能忘情

於娟娘又三年以姪文判揚州因往省視州有梁公子與彭通家開筵邀飲即席有歌姬數輩俱來抵謁公子問娟娘家人白以疾公子怒曰婢子聲價自高可將索子繫之來彭聞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倡女廣陵第一人綠有微名遂倨而無禮彭疑名字偶同然哭亡自急極欲一見之無何娟娘至公子盛氣排數彭諦視真中秋所見者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章叢原怨娟娘向彭審顧似亦錯愕公子未遑深問即命行觴彭問薄倖即曲猶記之否娟娘更駭目注移時始度舊曲聽其聲宛似當年中秋時酒闌公子命侍客妓彭捉手曰三年之約今始踐耶娟娘

曰昔日從人泛西湖飲不數卮忽若醉朦朧間被一人携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三客君其一焉后乘船至西湖送妾自窓櫺歸把手殷三每所凝念謂是幻夢而綾巾宛在今猶什襲藏之彭告以故相共嘆咤嬌娘縱體入懷哽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棄遂捨念此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約未嘗一日去心卿倘有意則瀉囊貸馬所不惜耳詰旦告公子又稱貸於別駕千金削其籍携之以歸偶至別業猶能識當年飲處云

異史氏云馬而人必其為人而馬者也使為馬正恨其不為人耳獅象鶴鵬悉受鞭策何可謂非神人之仁

愛乎即訂三年約亦度苦海也

堪輿

沂州宋侍郎君楚家素尚堪輿即閨閣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兩公子各立門戶為公卜兆聞能善青烏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術士召致盈百日日連騎徧郊野東西分道出入如兩旅經月餘各得牛眠地此言封侯彼言拜相兄弟兩不相下因負氣不為謀並營壽域錦棚彩幢西處俱備輿輦至岐路兄弟各率其屬以爭自晨至於日昃不能決賓客盡引去昇天九十易肩用憊不舉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鳩工構廬以蔽風雨

兄建舍于索留役居守弟亦建舍如兄。兄再建之三年而
成村焉。積多年。兄弟繼逝。嫂與弟始合謀。力破前人水火
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擇兩地。並言不佳。遂同修聘。贅請術
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具圖呈閭閻。判其可否。日進數圖。
悉疵摘之。旬餘始卜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弟。弟曰。是
地當先發一武孝廟。墓后三年公長孫果以武生領鄉薦。
異史氏曰。青島之術。或有其理。而癖而信之。則痴矣。况
負氣相爭。委極路側。其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異以
地理福兇孫哉。如閭中。宛若真雅。而可傳者矣。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餘里每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固皆威重南少頃主人出邀踟躕甚恭入其舍斗如客既坐主人始操篲殷勤浹婦既而潑蜜為茶命之坐始啟坐問其姓名自言趙章姓實未幾進酒烹雞給奉周至有筭女行次時止戶外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兩股既歸繫念茶垠越日具栗帛往酌借此階進是後常一過實時携肴酒相與留連女漸稔不甚避忌輒奔走其前視之則低鬟微咲南益惑焉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值實不在坐良久女出應客南捉臂狎之

女慙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肯倨凌人也時南失偶便
揖之曰倘獲情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天日以堅永
約女乃允之自此為始暇竇他出即過繼繼女促之曰桑
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悵懷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
以為榮當無不諧宜速為計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耦
姑假其詞以因循之會媒來議婚于大家初尚躊躇既聞
貌美財豐志遂決女以體孕催併益急南遂絕跡不往
無何女臨產產一男父怒榜女亡以情告且言南要我矣
竇乃釋女使人問南亡立却不承竇乃棄兒益扑女女暗
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置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遂抱

以奔南、歎閉而告閨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即不念我，寧不念兒耶？閨人具以達南，戒勿入。女倚戶悲啼，五更始不復聞。至明視之，女抱兒坐殯矣。竇念訟之上官，悉以南不義，欲罪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其大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負心郎。若許我，必殺之。」大家貪南富，卒許之。既親迎，奩妝豐盛，新人亦娟好，然喜悲終日未嘗覩歡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洟。問之，亦不言。過數日，婦病至，入門便溺。南未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曰：「適於后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女聞言，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竇女。急至后園，新婦果自縊死。駭

極往報審。發女塚棺啓尸。前念未滅。倍益慘怒。復訟於官。因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餽。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賕。噫。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禮。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悉送歸夫家。去一日。有姬導一輿至。自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嬪之事已急。倉卒不能如禮。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客。曰。薄有奩妝。相從在右耳。姬草上。逡去。南視亦風致。遂與諧笑。女悅。頸引帶。神情酷類。審念心中作惡。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幃首而眠。亦謂新人常態。弗為意。日飲。

昏曹人不至始疑將被問女而女亦奄然冰絕驚怪莫知其故馳傳告曹上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為異時有姚孝廉女新葬隔宿為盜所發破棺失尸聞其異詣南所徵之果其女啓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上因南屢行無理免之坐發塚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況誓于初而絕于後乎。瞽於室聽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梁彥

徐州梁彥患鼾嚏久而不已一日方卧覺鼻奇痒遽起大嚏有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約指頂大又嚏又一枚落四嚏九落四枚蠢然而動相聚互嗅俄而强者鬻弱者以食上一枚則身頓長瞬息吞併止存其一。大於鼾鼾矣伸舌周匝自舐其吻梁大愕踏之物緣穢而上漸至股際捉衣而撼擺之粘據不可下頃入衿底爬搔膏肓大恠急解衣擲地捫之物已貼伏腰間推之不動指之則痛竟成贅疣口眼已合如伏鼠然。

龍肉

姜太史王璠言龍堆之下掘地數尺有龍肉充牣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龍字或言此龍肉也則霹靂震作擊人而死太史曾食其肉實不謬也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六

松蘿村泉南著

潞令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潞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杖下者狼藉於庭。余卿徐白山適過之，見其橫，諷曰：「為民父母，威福固至此乎？」宋洋作得意之詞曰：「皓不敢言，雖小蒞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矣。後半年，方據案視事，忽瞪目而起，手足攙亂，似與人撐拒狀。自言曰：『我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踰時尋卒。嗚呼！幸陰曹兼拒陽政，不然，顛越貨多，則卓異聲起矣。流毒安窮哉！」

異史氏曰。路子故區。其人繩繩毅毅。故其為鬼雄。今有一官。握篆於上。必有一二鄙流。風承而痔詆之。其方盛也。則竭攫未盡之膏脂。為之具錦屏。其將敗也。則驅誅未盡之肢体。為之乞保。官無貪廉。每蒞一任。必有此兩事。赫赫者。一日未去。則蚩蚩者不敢不從。積習相傳。沿為成規。其亦取笑於潞城之鬼也已。

馬介甫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李常之惧。妻尹氏。奇悍。少迂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鐘。常竊餌。不敢令嬾知。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

十無子、納妾王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客服却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馬姓、由此交日密、焚香為昆季之盟、既別、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值楊翁在門外曝陽、捫虱、疑為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曰、此即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促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飲盡、坐伺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頓頃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米失粒、殊不甘旨、食已、萬石草一便去、萬鍾僕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泣然曰、在

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寒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催殘，非
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
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請假閒舍，就便自炊。萬鍾從其教，
即除室為馬安頓。夜深窈窕，詭詭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却之。
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為易袍袴。父子兄弟皆
感泣。萬鍾有子，善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
於其父。但少年孤苦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為強顏人。
家事初惡，聲尚在閨闥，漸近焉。居以示暴歌之意。楊兄弟汗体
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妾王体妊五月，婦始知之。枕
衣慘掠，已可喚萬石跪受中憫。搥鞭迷出，值馬在外，慚慙不前。

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隨出。又手頓足。現者填溢。馬指婦叱曰。去。婦即反奔。若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纏縈繞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進。襪履着已。噉啣大哭。家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為鮮巾。憫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強脫之。而坐立不寧。猶惧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次旦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竒焉。家人皆以為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益怒。偶撻奴婢。呼妻。創創不能起。婦以為偽。就榻傍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饌。更籌耳唱。不放萬石去。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撻扉聲。急呼婢則空。門已闔。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爭停如。

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刀刺頸曰號便殺却。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耳。婦益惧自投敗類。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即以畫凡一切凶悍之事。責數治盡。刀畫膚草不啻數十。未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啟。閉曰楊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赤身綳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迷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歛。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

懼之既得好合、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挽由萬石作侶、惟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遽遭之、覺坐立皆無可所。婦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能悔、遂實告之。婦勃然大罵。萬石懼、長跪床下。婦不顧、哀至漏三下、欲得我怒、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千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厨刀。萬石大惧而奔。婦逐之。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兄。婦乃詬詈。忽見翁來、暗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々割裂批頰、而摘翁髭。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額。顛覆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復蘇。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殯。

弟婦戀兒天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離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
俟家人食訖始啗以冷塊積半歲兒尫羸僅存氣息一日馬忽
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慙縷如故大駭又聞萬鍾頌
謝頓足悲哀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頌始
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躡嚙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
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一綫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
惟伏首帖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
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
能斷出耶毆父殺弟安然忍之何以為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
馬又激之曰如渠不去理須殺即便殺却勿悞僕有三知吏

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虧也。萬石喏。負氣疾行。奔而入。連與婦遇。叱問何為。萬石皇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益恚。顧尋刀杖。萬石惧而却步。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輒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念氣填胃。如烈焰冲燒。刻不容忍。直抵閨臚。叫喊雷動。婦未及詰。萬石以足騰起。婦顛去數尺。有咫。即復握石成拳。擲擊無算。婦倖免無完膚。嘲咄猶晉。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下。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克狂。相集力死。救出。馬迎去。捉

臂相用慰勞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少間藥力消。嗒
若喪馬。囑曰。兄勿綏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
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之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
新。再一餒則不可為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懼。倩婢扶起。
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
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遇。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
賓事良人。久覺黔驢無技。漸狎。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
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
其狀。怫然責穀已立。忽見至。置驢子上。驅策還去。由此鄉皆不
齒萬石。學使來臨。以勞行黜名。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悉

為煨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錢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相戒。無以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為。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偕妻南渡。至河南界。資斧已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遂有屠而嫁者。以錢三百貨去。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關人訶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一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為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為攜喜兒至此。數日。即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邑庠。次年領鄉荐。始為完婚。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為曰。我非人。實

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遂以與馬賣金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為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大怒。以屠刀孔其股。穿以毛。縛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縋。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果則骨毛皆豎。後脰創雖愈。而斷芒遺肉內。終不利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小懈。屠既橫暴。每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改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嬖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欲

自經。縋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
行。泪下如麻。萬石擬僕。未通一言。婦告姪。欲謀珠還。姪固不肯。
婦為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群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廢寺
中。臣以為玷陰教。群乞窘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
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悞內。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楊郎。
寧非變異。余常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錄以博一哂。

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同
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濕移乾。苦矣三年頻笑。此顧宗桃
而勤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臼而懷思。古人所以有

魚水之愛也。第陰教之旗幟日立。遂乾綱之體統無存。始而不避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教。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光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床上夜叉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烟生。即鉄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掬。不擣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輕試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礼。婆婆跪擲。停覩滿道行人。嘲啗鳴嘶。撲落一群嬌鳥。惡乎哉。呼天籲地。忽爾披髮向銀床。醜矣夫。轉目搖頭。擬欲投繯延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胆。天外更有驚魂。北宮幽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惧。將軍氣同雷電。一入中庭。頃刻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

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駢
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翹鬟來月下。何妨俯伏皈依。
最冤枉者。鳩盤蓬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聞怒獅之吼。則
雙孔掩天。聽牝雞之鳴。則五髀投地。登徒子淫而忘眛。迴波
詞憐而成嘲。設為汾陽之婿。立致尊榮。媚卿。良有故。若贅
外黃之家。不免奴役。拜僕。將何求。彼窮鬼自覺無顏。任其
斫樹摧花。止求色荒於悍婦。如錢神可云有勢。乃亦嬰鱗犯
制。不能借助於方兄。豈縛游子之心。惟茲鳥道。抑消霸王之
氣。恃此鴻溝。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教吟白首。而朝行雲暮
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煞池水清。空按紅牙玉板。憐尔妾命。

薄。獨支永夜寒更。蟬亮驚雞。喜驪龍之方睡。犢車塵尾。恨驚
馬之不奔。榻上共卧之人。撻去方知為舅。床前久繫之客。牽
來已化為羊。需之殷者。僅俄頃。壽之流者。無盡藏。買笑醒頭
而咸自作之孽。太甲必曰。唯違。俯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
陽亦謂不可。暖風凜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
之月。又或盛會忽逢。良朋即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出。逐
客之書。故人疎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雁影分飛。
涕空沾於荆樹。驚膠再覓。變遂起於蘆花。故飲酒陽城。一堂
中。惟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餘。並無室家。古人為此。有隱痛
矣。嗚呼。百年驚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或置剝床之瘤。

髯如戟者如是。胆似斗者何人。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
又誰能向蚕室中斬除孽本。娘子軍肆其橫暴。善療妬之無。
加。胭脂虎噉盡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夜熱。全澄湯燠之。
波。花雨晨飛。盡滅劍輪之火。極樂之境。彩翼復樓。長舌之端。
青蓮並蒂。拔苦惱於優婆之國。立道場於受河之濱。嘆願此。
几章貝葉文。洒為一滴楊枝水。馬介甫

魁星

鄆城張濟字。臥而未寐。忽見光明滿室。驚視之一鬼執筆立。若
魁星狀。急起拜叩。光亦尋滅。由此自負。以為元魁之先兆也。后
竟落拓無成。家亦凋落。骨肉相繼死。惟生一人存焉。彼魁星者。

何以不為禍而為禍也。

庫將軍

庫大有字君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隸祖述，拜麾下。祖厚遇之，屢蒙拔擢，遷偏周總戎。後覺大勢既去，潛以兵東祖，格拒傷手，因就縛之。納款於總督蔡至都，夢至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澆其足。既醒，足痛不可忍，後腫潰，指盡墮，又益之瘡，輒呼曰：「我誠負義，遂死！」

異史氏曰：事偽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固知為報賢豪自命宜尔也。是誠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舍、與隣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松節脫處、穴如
錢、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衆駭其妖
欲捉已縮去、少頃又至、但隔壁不見其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
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溅塵土、衆驚告主人
主人惧、以其首、爲、遂諸商鞠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詞、
亦未有一人送官者、乃釋商、瘞女首、美人首

○絳妃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從公
杖履、得恣游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屣登床、夢二女郎
被服艷麗、近請曰、有所奉託、敢屈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

曰絳妃耳。恍惚不辨所謂。遽從之去。俄睹殿閣高接雲漢。下石階層。而上約畫百餘級。始至顙頭。見朱門洞敞。又有二三麗者。趨入通客。無何詣一殿外。金鉤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婦人降階出。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思展拜。妃便先言。敬屈先生。理湏首謝。呼左右以毡貼地。若將行礼。余惶然無以為地。因啟曰。草莽微賤。得辱寵召。已有餘榮。况敢分庭抗礼。益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撤毡設宴。對宴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飲少輒醉。惧有愆儀。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乃言妾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女子。橫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余惶然起奏。臣學陋不文。恐負重

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鬲之愚妃喜即殿上賜筆札諸姬者拭
案拂坐磨墨濡毫又一畫髻人折紙為乾置腕下略寫一兩句
便二三輩疊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若湧少間稿脫爭
持去啟呈絳妃展開一過頗謂不疵遂復送余歸醒而憶之
情事宛然但檄詞強半遺忘因足而成之

謹按封氏飛揚成性忌妬為心濟惡以才妬同醉骨射人於
暗奸類含沙昔虞帝受其狐媚英皇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
慍楚王蒙其蠱惑賢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
雲飛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佳人從此怙寵日恣因
而肆狂無忌怒號萬竅響碎玉於王宮溷中宵美寒聲於

秋樹。倏向山林叢裡。假虎之威。時於灝瀕堆中。生江之浪。且
也。簾鉤頻動。發高閣之清商。簪鈇忽猷。破離人之幽夢。尋惟
下榻。反同入幕之賓。排闥登堂。竟作翻書之客。不曾於生平
識面。直開門戶而來。若非是掌上曲裾。幾掠妃子而去。吐紅
絲於碧落。乃敢同月成闌。翻柳浪于青如。謬說為花寄信。賦
歸田者。歸途線就。飄飄吹薜荔之衣。登高臺者。高興方濃。輕
輕落茱萸之帽。蓬梗卷兮上下。三秋之羊角搏空。箏聲入乎
雲霄。百尺之鳶絲斷繫。不奉太后之召。欲連花開。未絕坐客
之纒。竟吹燈滅。甚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叫雨呼雲。捲
破杜陵之屋。馮夷起而擊鼓。少女進而吹笙。蕩漾以來。草皆

成偃。吼奔而至。尾欲為飛。未施搏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拜。
陡出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行。助馬當之輕帆。彼有取尔。
牽瑤台之翠帳。於意云何。至于海鳥有靈。尚依曹門以避。但
使行人無恙。願喚尤郎以歸。古有賢豪。乘而破者萬里。世無
高士。御以行者幾人。駕礮車之狂雲。遂以夜郎自大。恃貪狼
之逆氣。漫以河伯為尊。姊妹俱受其摧殘。蒙族悉為其蹂躪。
紛紅駭綠。掩萼何窮。劈柳鳴條。蕭瑟無際。雨零金谷。緩為藉
客之裯。露冷華林。空作沾泥之絮。埋香瘞玉。殘妝却而翻飛。
朱謝離間。雜珮紛其零落。賦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愁。覓殘
紅於西東。五更非錯恨。翩翻江漢女。弓鞋漫踏春風。寂寞玉

接人珠勒徒嘶芳草。斯時也。傷春者有難乎為情之怨。尋勝者作可奈何之歌。爾乃趾高氣揚。發無端之黷。屢催蒙振落。動不已之攔珊。傷哉綠樹猶存。斂者繞牆自落。久矣朱旗不豈。惜者賈涕誰憐。隨園沾離。單芳魂於一日。朝容夕悴。免荼毒於何年。怨羅裳之易閒。罵空閨於子夜。詎狂伯之肆虐。章未報於天庭。詎告芳鄰。學作蛾眉之障。凡屬同氣。群與草木之共。莫言蒲柳無能。但須蒲離有志。且看鷺倚燕侶。公覆奪愛之。請與蝶友蜂媒。共發同心之誓。蘭橈桂楫。可教戰於昆明。桑蓋柳旌。用觀兵于上苑。東籬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懷義憤。殺其氣焰。洗千年粉黛之冤。颺爾豪強。

銷萬古風流之恨。

河間生

河間某生，場中積勞，孱如丘。家人日取為薪，洞之有狐。居其中，常與主人相見。老翁也。一日，屈主人飲，拱生入洞。生難之，強而后入。則廊舍華好，即坐茶酒香烈。但日色蒼皇，不辨中夕。逡罷，既出，景物俱杳。翁每夜往，夙歸，人莫能跡。問之，則言友朋招飲，生請與俱。翁不可，固請之，翁始諾。挽生臂，疾如乘風，可炊黍時。至一城市，入酒肆，見坐客良多，聚飲破咩，乃引生登樓上，下視飲者，几案拌餐，可以指數。翁自下樓，任意取案上酒果杯，來供生。筵中人曾莫之

禁移時生視一朱衣人前烈金摘命翁取之翁曰此正人
不可近生嘿念狐與我遊此我邪也自今以往我方正方
一注想覺身不自主眩墮樓下飲者大駭相譁以妖生仰
視竟非接乃梁間耳以實告衆衆審其情確贈而遣之問
其處乃魚臺去河間千里云

○○○雲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
登岱當四月交香侶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男子以百十
雜跪神座下視香炷為度名曰跪香才視衆有女郎年十
七八而美悅之詐為香客近女郎即跪又偽為膝困無力狀

故以手據女即足。女回首似嗔。膝行而遠之。才亦膝行而近之。少間又據之。女即覺遽起不跪出門去。才亦起亦出。履其迹不知其往。心無望。快而行之。途中見女即從。媼似為女也。母者才益之。媼女行且語。媼云。汝能參禮娘。大好事。汝又無弟妹。但獲娘。冥加護。汝得快婿。但能相孝順。都不必貴公。子富王孫也。才竊喜。漸漬詰媼。自言為雲氏。小女名翠仙。其出也。家西山四十里。才曰。山路遙。母如此。踣。妹如此。纖。何能便至。曰。日已晚。將寄舅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婿。不以貧嫌。不以賤鄙。我又未婚。頗當母意否。媼以問女。女不應。媼數問。女曰。渠寡福。又蕩無行。

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兒不能為過。使兒作婦。才聞朴誠。自表切矢。數日。媼喜充諾。之女不樂。粹然而口。母又強拍哄之。才殷勤手于案。覓出堯二。昇媼及女。已步從。若為僕。過隘。輒訶堯夫不得顧。桂意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舅家。舅出翁。於出媼也。雲兄之嫂之謂才。吾婿曰。適良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有餽才。既罷。妝翠仙出。拂榻促眠。女曰。我國知郎不義。迫母命。漫相隨。即若人也。當不須憂。偕活。才唯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縫至。才歸掃戶圍。媼果送女至。入視室中。虛無有。便云。似此何能自給。老身速歸。當小助汝辛苦。遂去。次日即有舅。

女數輩各携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才由此作溫飽惟日引里無賴朋飲竟賭漸盜女郎簪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奩如妨寇一日博黨歟門訪才窺見女適亡然驚戲謂才曰子大富貴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真仙人也適與子家道不相稱實為勝金可得百為妓可得千亡金在室而聽飲博無貨耶才不言而心然之歸輒向女款款時亡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亡擊卓拋箸罵婢作諸態一夕女沽酒與飲忽曰即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貧分即憂來豈不愧怍但無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亡佐經營才搖首曰其

值。幾何。又飲火時。女曰。妾於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苦。有何發跡。不如以妾鬻貴家。兩所便益。值或較婢多。才故憫。言何得至此。女固言之。色作莊才喜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貨諫樂籍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悅。恐不能即得。立券八百緡。事湊就矣。女曰。母以婿家貧。常亡繫念。今意斷矣。我將暫歸省。且即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顧自樂之。保無差憾。才從之。夜將半。始抵母家。趨闥入。見棲舍華好。婢僕輩往來。憧憧。才日與女居。每詣母。女輒止之。故為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至此大駭。以其家巨。恐勝妓所不甘。

從也。女引才登樓上。媼驚問夫婦何來。女怨曰。我國道渠不義。今果然。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錠。置几上曰。幸不為小人賺脫。今仍以還母。媼問故。女曰。渠將鬻我。故藏金無用。爰乃指才罵曰。豹鼠子。曩日負肩擔面。沾塵如鬼。初近我。熏作汗腥。膚垢欲傾。搨足手皸一寸厚。使人終夜惡。自我歸汝家。安座餐飯。鬼皮始脫。母在前。我豈誣耶。才垂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顧無傾城姿。不堪奉貴人。似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有何虧負。遂無一念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念汝儼薄。肯乞丐相終。不是白頭侶。言次。婢姬連袂旋。圍遶之。聞女責數。便都唾罵。共言。

不如殺却何須復云云才大惧據地自投但言自悔女又
盛氣曰鬻妻子已大惡猶未便是劇何忍以同舍人贖作
倡言未已衆皆聚老以銳簪剪刀股攢刺脇腠才號悲乞
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却渠便不仁義我不忍殺釵乃率衆
下樓去才坐聽移時聲語俱寂思欲潛遁忽仰視見星漢
東方已白野色蒼莽燈亦尋滅並無屋宇身坐削壁上俯
瞰絕壑深無底駭絕惧墮以枯受腹手足無着下視茫亡
不知能何尋丈不敢轉側嗥怖殺嘶一身盡瘁眼耳鼻舌
身力俱竭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縋來縋而下取置
崖上奄將溘斃舁歸其家至則門洞敞家荒亡如敗寺牀

簾什器俱者。惟有繩牀敗絮。是已家旧物。零落猶存。嗒然自卧。飢時日一乞食於鄰。既而腫潰為瘡。里黨薄其行。悉唾棄之。才無計。賃屋而穴居。行乞於道。以刀自隨。武勸以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衛耳。后遇向勸鬻妻者於途。近而哀語。遽出刀。擊而殺之。遂被收。官廉得其情。亦未忍酷虐之。繫獄中。尋瘞死。

異史氏曰。得遠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之南面王豈易哉。已則非人。而悲逢患之友。故為友者。不可不知戒也。凡狹邪子。誘人淫博。為諸不義。其事不敗。雖則不怨。亦不德。迫於身無襦。婦無袴。干人所指。無疾將死。窮敗之念。

無時不繫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加於齒。清夜半衣中。輾轉不寐。夫然後歷々想未落時。厯々想將落時。又歷々想致落之故。而因以及發端致落之人。至於此弱者。起擁絮坐。想強者。忍凍裸行。簪父索刀。霍々磨之。不待終夜矣。故以善規人。如贈橄欖。以惡誅人。如餽漏釜也。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戒哉。

跳神

濟俗民間有病者。閨中以神卜。倩老巫。繫鐵環單面鼓。婆娑作態。名曰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自為之。堂中肉於菜。酒於盆。甚設几上。燒巨燭。明於晝。婦束短

幅裙屈一足作箇羊舞。兩人投臂左右扶掖之。婦刺刺瑣絮似敬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腔。盡數鼓亂。搥如雷蓬。聒人耳。婦吻鬪。翕雜鼓聲。不甚辨了。既而首垂目斜。眊立。全須人失扶則卧。旋忽伸頸巨躍。離地又有尺。室中諸女子凜凜愕。顧曰。祖宗來喫食矣。便一嚙吹燈滅。內外冥。黑人慄息。主暗中無敢交一語。亦不得聞鼓教亂也。食頃間。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共焚燭。偃倭間休咎。視搏中。盡中案中。都空。望顏色。察嗔喜。肅。羅問之。答若響。中有腹誅者。神已知。便指某姍笑我。大不敬。將褫汝袴。誅者自顧。豈然已裸。輒于門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婦女

奉事无度、小有疑忌、以决時嚴、放騎假虎、假馬、執長兵、舞
榻上、名跳虎神馬、虎勢作成怒、尸者殺、僞憚、或言關張元
壇不一、號赫氣、緊凜、尤能畏怖人、有丈夫、穴憲來、窺、輒被
長兵破窓、刺帽挑入去、一家嫗媳、姊若妹、森、踊、履行
立、無岐念、無懈骨、

○○○大力將軍

查伊璜、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大於兩石甕、
而上下土痕、手迹、滑然如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
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数人、掘耳、力掀舉之、無少動、蓋駭、
乃坐飲、以伺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携所得糗糲、堆、繫、鐘、

下乃以一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篋內、往返數回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輕若啟櫝、一座盡駭、查問若個男兒、胡行乞、答以啗噉多、無傭者、查以其健勸投行伍、乞人愀然慮無階、查遂歸餌之、計其食略倍伍六人為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后十餘年、查猶子令於閭、有異將軍六一者、忽來通謁、款談間、問伊璜是君何人、答言為諸父行、與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應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即命僕馬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

之殊昧生平。竊疑將軍候而將軍偃倭益恭。肅客入深。
啟三四闌。忽見女子往來。知為私解。屏足立。將軍又揖之。
少間登堂。則捧簾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擬展問。將
軍顧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為。
衆姬袒袖衿訖。先命數人捺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
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坐。笑曰。先生不
憶舉鏐之乞人耶。查乃悟。既而華筵高列。家樂坐於下。酒
闌。群姬列侍。將軍入室。請枉何趾。乃去。查醉起。遲將軍已
於寢門三問矣。查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下鑰。錮閉之。
見將軍日無別作。惟點數姬婢養所辛。及驪馬服用器具。

督造記籍戒無虧漏查以將軍家政故亦深叩一日執籍
謂查曰不可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
私敢以半奉先生查愕然不受將軍不所出藏鏹數萬亦
兩置之按籍點照古玩牀几堂內外羅列充滿查因止之
將軍不顧稽婢僕姓名已即令男為治裝女為歛罷且囑
敬事先生百穀悚應人親視姬婢登輿廐卒投馬驟闐咽
並發乃送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
軍力也

異史氏曰厚施而不問其名真俠烈古丈夫哉而將軍
之報其慷慨豪爽猶千古所僅見如此胸襟自不應先

於溝瀆。以是知兩賢之相遇。非偶然也。

白蓮教

白蓮盜首徐鴻儒得左道之書。能役鬼神。小試之。觀者盡駭走。門下者如鶩。於是陰懷不軌。因出一鏡。言能鑑人終身。懸於庭。令人自照。或撲頭。或紗帽。繡衣貂蟬。現形不一。人益恠愕。由是道路遙播。踵門求見者。揮汗相屬。徐乃宣言。凡鏡中文武貴官。皆如來佛註定。龍華會中人。各宜努力。勿得退縮。因以對衆。自照。則冕旒龍袞。儼然王者。衆相視而驚。大衆齊伏。徐乃建旗秉鉞。罔不歡躍相從。萬符所照。不數月。聚黨以萬計。滕嶧一帶。望風而靡。后大兵進剿。有

都司者、長山人、藝勇絕倫、冠出二雷、營女與戰、女俱雙、
利如霜、騎大馬、噴嘶甚怒、飄忽盤旋、自晨達暮、彼不能傷
彭、亦不能獲也、如此三日、彭覺筋力俱竭、哮喘卒、迨鴻
儒既誅、捉賊黨、械問之、始知刀乃木刀、騎乃木橙也、假兵
馬死、真將軍亦奇矣。

○○○顏氏

順天某生、家貧、值歲飢、從父之洛、性鈍、年十七、裁不能成
幅、而丰儀秀美、能雅謔、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
止何父母、繼歿、子然一身、受童蒙於洛、洎時村中顏氏有
孤女、名士齋也、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

學父吟咏。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并耳。鍾愛之期。擇貴壻。父卒。母執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然之。而未就也。適鄰婦踰垣來就。與攀談。以字紙裏繡綫。女啟視。則其手翰寄鄰生者。反復之。似愛好。為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也。倘能垂意。妾囑渠僕。聊合之。女嘿。不語。婦以意授夫。鄰生故與生善。告之大悅。有母遺金鷄環。託妾致焉。刻日成禮。魚水甚歡。及晤生。生笑曰。文與卿似是而人。如此何日可成。朝夕勸生讀書。嚴如師友。飲昏。先挑燭據案自哦。為丈夫率听漏三下。乃已。如是年餘。生制義頗通。而再試再黜。身名蹇

落囊殮不給撫情寂寞。嗷悲泣。女訶之曰。君非丈夫。負此弁耳。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視之。生方懼喪。聞妻言。睨眄而怒曰。閨中人身不到塲屋。便以功名富貴。似在厨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頂。恐亦猶人耳。女笑曰。君勿起俟試期。妾請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藥苦。直宜使請嘗試之。但恐綻露為卿鄰笑耳。女曰。妾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廬。請舅裝從君歸。偽為弟。君以襁褓出。誰得辨其非生之。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舅。兄否。生視之。儼然一少年也。生喜。偏辭里社交好者。薄有貲道。買一羸蹇。御妻而歸。生

叔兄尚在見兩弟如冠玉甚喜晨夕卹頤之又見甯旻政
苦倍益愛敬僱一剪髮雖奴為供給使暮後輒遣去之鄉
中弟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帷讀居半年罕有睹其面者
客或請見兄輒代辭讀其文精然駭異或排闥入而迫之
一揖便去客見丰采又共傾慕由此名大噪世家爭顧
贅焉叔兄商之惟輒然笑再強之則言矢志青雲不及第
不婚也會學使案臨兩人並出兄又落弟以冠軍應試
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授桐城令有吏游尋遷河南道
掌印御史富將王族因托疾乞骸骨賜歸田里賓客填
門迄謝不納又自諸生以及顯貴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

者歸后。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殊無苟且。無何。明明為
革。天下大亂。乃告嫂曰。竄相告我。小郎婦也。以男子為首。
不能自立。負氣自為。以深恐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
耳。嫂不信。脫靴而示之足。始愕。視靴中則絮滿焉。於是使
生承其衝。仍閉門而雌伏矣。而生平不孕。遂出資購妾。謂
生曰。九人置身通顯。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宦跡十年。猶一
身耳。君何福澤。坐享佳麗。生曰。回首三十人。請卿自置耳。
相傳為笑。是時生父母屢受辜恩矣。搢紳拜往。尊生
以侍御禮。生羞繫閨銜。惟以諸王自安。終身未嘗與蓋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失人也者。何勝無之。但夫人而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帶冠稱丈夫者。皆愧死矣。

杜翁

杜翁。沂水人。偶自市中出生。墻下。以候同游。覺少倦。忽若夢。見一人持牒攝去。至一府署。從來所未經。一人戴尾龍冠。自內出。則青州張某其故人也。見杜驚曰。杜大爺何至此。杜言不知何事。但有勾牒。張疑其候將為查驗。乃厲曰。謹立此。勿他適。恐一迷失。將難救挽。遂去。久之不出。惟持牒人來自。認其候。釋令歸。別杜而行。途中遇六七女郎。

容色美好、悅而尾之、下道趨小徑行、數十步、聞張在後大呼曰、杜大哥汝將何往、杜迷惑不已、俄見諸女人入一圭竇、心識為王氏賣酒之家、不覺探身門內、略一窺瞻、即覺身在筊中、與諸小猥同伏、豁然自悟、已化豕矣、而耳中猶聞張呼、大惧、急以首觸壁、聞人言曰、小豕癩癩矣、還顧已復為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曰、固囑勿他往、何不聽言、幾至壞事、遂把手送至市門、乃去、杜忽醒、則身猶壁間、詣王氏問之、果有一豕自觸死云。

○○○小謝

渭南姜部部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番蒼頭門之而死。

數易皆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而寔終夜無所沾染。常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郎以是契重之。家蒸食。又有鼓盆之戚。茆屋數椽。溽暑不堪其熱。因請部郎假廢第。部郎以其凶故却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郎。且曰。鬼何能為。部郎以其請之堅。諾之。生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遂取他物。則書已亡。怪之。仰卧榻上。靜息以伺其變。食頃。聞步履聲。睨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亡書送還案上。一約二十一。可十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生榻下。相視而笑。生寂不動。長者翹一足踞生腹。少者掩口。

匿笑生覺心惶亡、苦不自持、即急肅然端坐、卒不顧女、近以左手持髭、右手輕批頤頰、作小响、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奔而散、生恐夜為所苦、欲移歸、又恥其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鬼影憧憧、晷不瞻顧、夜將半、燭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細物穿鼻、奇痒大嚏、但聞暗處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以俟之、俄見少女、以紙條撫細股、鶴行鷺伏而至、生暴起、呵之、飄竄而去、既寢、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雞而鳴、乃寂無聲、生姑酣眠、終日、無所睹聞、既日下、恍惚出現、生遂夜炊、將以達旦、長者漸曲肱几上、觀生讀、既而掩生奉、生怒、視之、即以飄散、少間、又撫之、生以手

按孝讀少者潛於腦后交兩手掩生目瞢然去遠生以哂
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使都殺却女子即又不惧因戲之
曰房中縱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身向灶折
薪渡米為生執爨生頷而笑之曰兩卿此為不勝慙恥耶
俄頃粥熟爭以匕箸陶碗置几上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
德女笑云飯中渡合砒醵矣生曰與卿夙無嫌怨何至以
此相加噉已復盛爭為奔走生樂之習以為常日漸稔接
坐傾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妾秋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
又研問所由果小謝笑曰痴郎尚不敢一呈身誰要汝問
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對麝臍寧獨無情但陰

冥之氣中人死不死與居者行可耳樂與居者安可耳
如不見愛何死玷而佳。人如果見愛何死一狂生。二女相
顧動容自此不甚虐弄之。然時而探手於懷特袴於地亦
置不為怪。一日錄書未卒業而出。遂則小謝伏案頭。操管
代錄。見生擲筆晚笑。近視之。雖劣不成書而行列疎整。
生贊曰。卿雅人也。荀梁此僕教卿為之。乃排諸懷。把腕而
教之。畫秋容自外入。色乍變。意似妬。小謝笑曰。童時嘗從
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秋容不語。生喻其意。偽為不
覺者。遂托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否。作數字而起曰。秋
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生於是折兩紙為範。俾共臨摹。生

另一燈讀。竊喜其各有所事。不相侵擾。傲畢。祇立几前。
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塗鴉不可辨。認花判己。自顧不
如小謝。有慙色。生獎慰之。顏露二女。由此師事生。坐為孤
背。卧為按股。不惟不敢侮。爭媚之。踰月。小謝書居然端
好。生偶贊之。秋容大慙。粉黛淫已。泪痕如綫。生百端慰
解之。乃已。因教之讀。顏悟非常。指示一過。無再問者。與
生競讀。常至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郎來。拜生門下。
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鈎為贄。生令與秋
容執一炬。滿堂吟晤。生於此設思。帳焉。卽卽聞之。喜以
時給其薪水。積數月。秋容與三郎皆詩。時相斟酌。小

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諾之。秋陰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生將赴試。二女涕泪相別。三郎曰。此行可以托疾免。不然。恐履不吉。生以告疾為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訊切時事。獲罪於邑貴介。口思中傷之。陰賂學使。誣以行簡淹禁獄中。資斧絕。食于囚人。自分已無生理。忽一人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饌具餽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吉。今果不謬。三郎與妾同來。赴院申理矣。數語而出。人不之睹。越日卻院出。三郎遮道殷屈。收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愁餓無聊。度日如年。忽小謝愴惋歎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捉攝去。逼充御

膝秋容不屈。今亦幽囚。妾馳百里奔波。頗殆。至北郭。被老
棘刺吾足。心痛徹骨髓。恐不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凌
波焉。出金三兩。跛躄而沒。都院勘三郎素非爪齒。無端
代控。將杖之。撲地遂滅。異之。覽其狀。情詞悲惻。提生面鞠
問三郎何人生。偽為不知。都院悟其冤。釋之。既歸。竟夕無
一人。更闌。小謝始至。憮然曰。三郎在都院。被解神押赴冥
司。冥王因三郎義。令托生富貴家。秋容久錮。妾以狀投城
隍。又被按閣不得入。且復奈何。生忿然曰。黑老魅。何敢如
此。明日仆其像。踐踏為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暴橫如
此。渠在醉夢中耶。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

至。兩人驚喜。急問秋容。泣下曰。今為郎萬苦矣。判日以刀相逼。今夕忽放妾歸。曰。我無他意。君亦愛故。既不願。固亦不。曾汚玷。煩告陶秋曹。勿見譴責。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今日願與卿死。二女戚然曰。向受開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君者殺君子。孰不可。然挽頭傾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遭難故。妬念全消。會一道士。望遇生。願謂有鬼氣。生以其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不宜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歸授兩鬼。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道者可活。生拜受歸。隔二女。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作急。忘吞其符。見有喪輦過。秋容直出入棺。

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孀其女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乃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息肩發驗。女已頓蘇。因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開目問陶生。郝氏研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告。郝未深信。數日歸。女不從。遂入生齋。偃卧不起。郝乃識婿而去。生就視之。面龐雖異。而光艷不減秋容。喜愜過望。殷叙平生。忽聞嗚亡然鬼泣。則小謝哭于暗隙。心甚憐之。即移燈往。寬譬哀情。而衿袖淋漓。痛不可解。近曉始去。天明郝以婢媼齋送香奩。居然翁婿矣。暮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七夜。夫婦為慘動。不能成合卺之礼。生憂思無策。秋容

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跡道士所在。叩伏
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不已。道士笑曰。癡生好纏人。
合與有緣。請竭吾術。乃從生求。索靜室掩扉坐。戒勿相問。
几十餘日。不飲不食。潛窺之。瞑若睡。一日晨興。有少女。擽
簾入。明眸皓齒。光艷灼人。微笑曰。跋履終日。德極矣。被
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遇好廬舍。道人載興俱
來矣。得見其人。便相交付耳。歛昏小。謝至。女遽起。迎抱
之。翕然合為一。仆地而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逗去。拜而送
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牀上。氣體漸舒。但把足呻言。趾股
痠痛。數日始能起。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與同

語以事過生。留教日。小謝自隣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踵。小謝側身欲避。心竊怒其輕薄。蔡告生曰。事深駭物。听可相告否。詰之。答曰。三年前。少妹夭殞。經兩夜而失其尸。至今疑念適見夫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荆陋族。何足以方君妹。然既係同譜。義即至切。何妨一獻妻孥。乃入內室。使小謝次狗裝出。蔡大驚曰。直吾妹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其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用慰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至。後往來如鄰焉。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遽得兩哉。事千古而一見。惟不初奔女者。能遇之也。道士其仙耶。何術之神也。為

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縊鬼

苑生者宿於旅舍。後燭而假寐。忽一婢來。襖衣置榻上。又有鏡奩。拂簪篋。一列素頭。乃公。俄一少婦。自房中出發。篋開。奩對鏡。擲掠已而髻已而簪。顧影徘徊甚久。前婢來進區沃盥。已捧帨。既持沐湯。公婦解襖。出裙幅。炫然新製。就着之。掩衿提領。結束周至。苑不語。中心疑怪。謂兄奔婦。將嚴裝以就客也。婦裝訖。出長帶。垂諸櫺而結焉。訝之。婦從容歧嚮。引頸受縊。方一着帶。目即合。眉即豎。舌出。吻二寸許。顏色慘變。如鬼。大駭。奔出呼告主人驗之。已歺。

主人曰曩子婦經於是女乃此乎異哉既先猶作其狀此何說也

異史氏曰寬之極而至於自盡苦矣然前為人而不知後為鬼而不覺所最難堪者束裝結帶時耳故死後猶忘其他而獨於此際此境猶歷一作是其所極不忘者也

吳門畫工

吳門一畫工喜繪呂祖每想像神會希幸一遇度結在念靡刻不存一日有辟丐飲郊郭間內一敝衣露肘而神采軒豁心疑呂祖諦視愈覺其確遂捉其臂曰君呂祖也丐者大笑某堅執為是伏拜不起丐者曰我即呂祖汝將奈何某叩頭求指教丐者曰汝能相識可謂有緣然此處非語所夜間當相見也轉盼遂杳駭嘆而歸至夜果夢呂祖來曰念子志慮專凝將來一見但汝骨氣貪吝不能為仙我使見一人可也即向空一招遂有一麗人躡空而下服飾如貴嬪容光袒儀煥映一室呂祖曰此乃華娘也子謹誌之既而又問記得否答曰已記之又曰忽忘却俄

而麗者去。呂祖亦去。醒而異之。即夢中所見肖像而歎之。後數年偶遊都會。董祀卒。上念其賢。將為肖像。諸工羣集。口授心擬。終不能似。某忽憶念夢中麗者得無是耶。以圖呈進。官中傳覽。俱謂神肖。上大悅。授官中書。辭不受。賜黃金。名大諫。貴戚家爭貴重幣。求為先人傳影。比懸空摹寫。無不曲肖。決辰之間。累數萬金。某無所挹。金曾見其人。

○○○林氏

濟南尉安期。素佻達。喜狎妓。妻沈氏。戒之不能。妻林氏。美而賢。會北兵入。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偽許之。適兵佩刀繫牀頭。急抽刀自刎死。兵舉而妻諸野。次日投舍去。有人傳林死。戚痛悼。往

視之有微息。負而歸。目漸動。稍呻吟。輕扶其項。以竹管滴漉漉。飲能咽。戚撫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遭五折。半年林平復如故。惟首為頸痕所牽。常若左顧。戚不為醜。愛戀逾於平昔。曲巷之游。從此絕迹。林自覺形穢。將為置勝。戚執不可。居數年。林不育。因勸納婢。戚曰。紫誓不二鬼神。鑒之。即嗣續不承。亦吾命耳。若不應卿。豈老而不能生耶。林乃托疾。使戚獨宿。遣婢海棠。臥其床下。既久。陰以情告。婢曰。並無林。不信。至夜。戒婢勿往。自詣婢所。卧少間。聞林床上息已動。潛起。登牀。捫之。戚問誰。林耳語曰。我海棠也。戚拒却曰。我有盟誓。不敢更也。若似曩年。尚須汝奔就耶。林乃下牀去。戚仍孤眠。林又使婢托已往就之。戚念

妻生平從不肯作不速之客。疑而摸其項無痕。知為婢。又叱之。婢慙而退。及明以情告。林使速嫁婢。林笑曰。君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子。豈不韋甚。戚曰。倘背盟誓。鬼責將及。尚望延宗嗣乎。林曰。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苗與秀。不可知。播種常例。不可違。晚間耕耨之期至矣。戚笑會之。既夕。林滅燭呼婢使卧。已衾中。戚入就榻。戲曰。但人來矣。深愧錢鏐不利。登此良田。婢不語。婢及舉事。小語戚曰。私處小腫。頭強不任。戚體意溫卹之。事已。婢偽起溺。以林易之。從此時值落紅。輒一為之。而戚不知也。未幾。婢腹震。林氏每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謂戚曰。妾勸內婢而君弗聽。設爾日冒妾時。君悞信之。交而得孕。時復如何。戚曰。

留情帶母。林不言。無何婢舉一子。林暗買乳媪抱養。母家積
四五年。又產一男一女。長名長生。已七歲。就外祖家讀書。林半月
輒托歸寧。一往看視。婢年益長。戚時已促遣之。林輒諾。婢日思
兒女。林乃竊為上鬟。送至母所。林謂戚曰。日謂我不嫁海棠。
母家有一義男。業配之。又數年。子女俱長成。值戚初度。林先期
治具。為候賓客。戚嘆曰。歲月為過。忽已半世。幸各強健。家亦
不至凍餒。所關者膝下一點耳。林曰。君執拗不從妻言。夫誰怨
然欲得男。而亦甚易。何況乎。戚解顏曰。既言不難。明日使索
而男。林曰。易耳。易耳。早起命駕至母家。嚴妝子女。載與俱歸。
入門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拜已而起。相顧嬉笑。戚駭怪。不辨

林曰君索兩男妾添一女始為詳述本末戚喜曰何不早告曰早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尚可絕其母乎戚感極涕泣遂迎婢歸偕老焉

異史氏曰女有存心如林氏者可謂賢德矣

胡大姑

益都岳於九家有狐崇布帛器具輒被拋擲鄰堵蓄蓄而萬將取作服見捆裹如故解視則遺寶而中盛悉被剪去諸如此類不堪其苦亂詆罵之岳解止曰恐狐聞狐在梁上曰我已聞之矣崇益甚一日夫妻卧未起狐攜衾服去各自身躡床上望空哀祝之忽見好女子自窗入擲衣床頭視之不甚脩長衣絳紅

外襲雪花比甲。岳着衣攝之曰：「上仙有意垂顧，幸勿相擾。」請以爲女。何如？狐曰：「我輩較汝長，何得妄自尊？又請爲姊妹。」乃許之。於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時顏鎮張八公子家有狐居樓上，恒與人語。岳問識之否？答云：「是吾家喜姨，何得不識？」岳曰：「彼喜姨曾不擾人，汝何不效之？」狐不聽，擾如故，猶不甚崇他人而專崇其子婦。履襪簪珥，往亡彙道上，每食輒於粥碗中埋死鼠，或糞穢端，輒擲詬罵。歷狐並不稍克。岳祝曰：「兒女輩皆呼汝姑，何事無尊長體耶？」狐曰：「教汝子出若婦，我爲汝媳，便相安矣。」子婦罵曰：「淫狐不自羞，敢與人爭？」淫子耶？時婦坐衣筒上，忽見濃烟出尻下，熏熱如籠，啟視藏裳俱燼，剩一二事皆姑服也。又使岳子

出其婦子不應。過數日，又促之，仍不應。狐怒，以石擊之，額破，血流幾鬢。岳益惡之。西山李成文善得水，因帶膠之。李以泥金寫紅綃作符，三日始成。又以鏡縛槌上，擬作柄，備貼宅中。使童子隨視有所見，即急告。至一處，童曰：「牆若穴，伏。」李即執手書符其處。既而步庭中，咒移時，即見家中犬豕並來，帖耳戢尾，若聽教誨。李揮曰：「去。」即紛然魚貫而去。又咒，羣鳴又來。又揮去之，已而雞至。李指一雞大叱之，他雞俱去。此雞獨伏，交翼長鳴曰：「余不敢矣。」李曰：「此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家人並言不曾作。」李曰：「紫姑今尚在，固共憶三年前曾為此戲，怪異即自爾日始矣。」徧搜之，見烏偶在廐梁上。李取投火中，乃出。

一酒甕三兒三叱雞起徑去聞甕口作人言曰。哥四弟哉。數年後當復來。岳乞付之湯火。李不可携去。或見其壁間掛數十瓶塞口者皆狐也。言具以次縱之出為祟。因此獲聘金。居為奇貨云。

○○細侯

昌化蒲生設帳餘杭。偶涉塵市。經臨街閣下。忽有嘉穀墜肩頭。仰視一離姬凭闌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入詢之。知為倡樓賁氏女細侯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齊真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托故假貸同人。敲金如干。携以赴女。款洽臻至。即枕上口占一絕贈之云。膏

賦銅盤夜未央。床頭小語麝蘭香。新裝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
亭楚王。細侯盛無曰。妾雖污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若既無婦。視
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即叮嚀堅相約。細侯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
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微作一首。恐未能使佳。為觀聽所譏。尚
得相從。幸以教妾。因問生家田產幾何。荅曰。薄田半頃。破屋數
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當常相守。勿復設帳為也。四十畝
聊足自給。十畝可以種桑。織足綰。細侯太平之稅有餘矣。閉戶
相對。君讀妾織。暇則詩酒。可遣千夕。侯何足貴。生曰。卿身價
約可幾多。曰。依嫠貧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
豈穉。不知重貨。時得輒歸。故所私者。臣。無多。君能辦百金。

過此即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窶，卿所知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于湖南，屢相見，招僕因道遠，故憚於行。今為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復歸，幸耐相候。細侯曰：諾。生即棄館南遊。至則令已充官，以墨悞居民，舍官囊空虛，不能為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三年莫能歸，偶答弟子，弟子自溺死。東翁痛子而訟師，因被逮。國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餽遺，得以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毋語知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慕細侯名，託媒於媼，不靳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詣湖南，誠偵生耗時，獄已將解，賈以金賂吏，使久錮之。歸告媼，云生已瘞死。細侯不信，媼曰：無論溺生已死，縱或

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終也。何如衣錦而厭梁肉乎。細
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齋歎商誠非所願。且道路之
言。何足憑信。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
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朝夕哀哭。媼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
劬。汝成人二三年。得報日亦無多。既不願離籍。又不肯嫁。何
以能活生。細侯不得已。遂嫁賈。衣服簪環。供給豐侈。年
餘生一子。無何。主得門人。乃昭雪出獄。始知賈之誣已也。然念素
無嫌隙。反覆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得歸。既聞細侯已
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託市娼賣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
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乘賈他出。殺抱中。見携所有。

以歸滿。凡買家服飾一無所取。賈歸。怒訟于官。原其情。竟置不問。嘻。破鏡重歸。盟心不改。義實可嘉。然必殺子而行。未免太忍矣。

○狼

有屠人貨肉歸。日已暮。歛一狼來。瞰擔上肉。似甚垂涎。隨屠尾行數里。屠惧。示以刃。少却。及走。又從之。屠思狼所欲者肉。不如懸諸樹。而蚤取之。遂鉤肉。懸于樹間。示以空擔。狼乃止。屠歸。昧爽往取肉。遙望樹上懸巨物。似人。繼死狀。大駭。逡巡近視。則死狼也。仰首細審。見狼口中含肉。鉤刺狼。腭如魚吞餌。時狼皮價昂。直十餘金。屠小裕焉。緣木求魚。是可笑也。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剩骨、途遇兩狼、綴行甚遠、屠懼、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又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而兩狼並驅如故、屠大窘、恐前後受其敵、顧野有麥場、以薪積其中、苫蔽成丘、屠乃奔倚其下、弛担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少時、一狼徑去、其一犬坐於前、久之、目似暝、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數刀斃之、轉視積薪後、一狼洞其中、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身已半入、露其尾、屠自后斷其股、亦斃之、方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狼亦黠矣、而頃刻而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一屠暮行、為狼所逼、道傍有夜耕者所遺行室、奔入伏焉、

狼自山中探爪入屠急捉之。令出不去。但思無計可以死之。惟
有小刀不盈寸。遂割破狼爪下皮。以吹豕之法吹之。极力吹移
時。覺狼不甚動。方縛以帶。出視則狼脹如牛。股直不能屈。
口張不得合。遂負之以歸。非屠烏能此謀也。三事皆出於屠。
則屠人之殺殺狼亦可用也。

劉亮采

濟南懷利仁曰。劉公亮采。狐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南山。有叟
造其廬。自言胡姓。問所居。曰。只在此山中。閒處人少。惟我
兩人可與數晨夕。故來相拜識。因與接談。詞旨便利。悅之。治
酒相歡。釀而去。越日復來。更加款厚。劉云。自蒙下交。分即最

深但不識家何里。馬所問與居胡曰。不敢諱。某實山中之老
狐也。與若有夙因。故敢內交門下。固不能為君福。亦不敢為
君禍。幸相信勿疑。劉亦不疑。更相契重。即叙年齒。胡作兄。
往來如昆季。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乏嗣。史怨云。公勿憂。
我當為君後。劉訝其言怪。胡曰。僅算數已盡。投生有期
矣。與其他適。何如生故人家。劉曰。仙壽萬年。何遂及此。
史搔首曰。非汝所知。遂去。夜果夢史來曰。我今至矣。既
醒。夫人生男。是為劉公。既長。身短。言詞敏。識絕類。
胡少有才名。士辰咸進士。為人任俠。急人之急。故以秦楚
燕趙之客。趾踏於門。貨酒膏餅者。門前成市焉。

○○蕙芳

馬三兒居青州東門內賣麵為業家貧無婦與母共作苦
一日媼獨居忽有美人來年可十六七稚而甚朴光華照人媼
驚詰之女笑曰我以賢郎誠篤願委身於家媼益驚曰娘子
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之媼拒益力女去越
三日復來留連不去問其姓氏曰妾肯納我乃言不然無庸
問媼曰貧賤庸保骨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女笑坐床頭戀
忘殊殷媼曰娘子宜速去勿相禍女出門媼窺之西去又數日
西巷中呂媼來謂母曰鄰女董蕙芳孤而無依自願為賢
郎婦胡勿納母以所疑為逃止具白之呂曰烏有是如少垂憐

客在老身。女大喜諾之。呂去。媼掃室布席。將待子歸。往娶之。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恭妹起。拜盡禮。告媼曰。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進也。媼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解役婢僕。日得繩頭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尚恐不充飽。益之二婢。豈吸風所能活耶。女笑曰。婢來。亦不費母度支。皆能自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月聲未及已。忽如飛鳥墮。二婢已在手前。即令伏地叩。妹既而馬歸。母迎告之。馬喜入室。見翠棟雕梁。侔于宮殿。几屏簾幙。光耀奪目。驚極不敢入。女下床迎笑。睹之若仙。益駭却退。女挽之坐。與溫語。馬喜出非分形神。蕩漾。即起。欲出行。法女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出一

革袋執向扉後楷上擺擺之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杯盛炙
觸類更勝。飲已而寢。則花燭錦裯。溫膩非常。天明出門。則
茅廬依舊。母子共尋之。媼詣呂所。將跡所由。入門先謝其
媒合之德。呂訝云。久不拜訪。何鄰女之曹托乎。媼益疑其言
端委。呂大駭。即同媼來視新婦。女笑迎之。極適作合之義。呂見
其惠麗。愕貽良久。即亦不辭。唯上而已。女贈白木槿。共一事曰。
無以報德。姑奉此為堦上爬背耳。呂受以歸。審視則化為白金。
馬自得婦。顏更奮業。門戶一新。箇中錦繡無數。任馬取着。而出
室門。則為布素。但輕暖耳。女所自衣亦然。積四五年。忽曰。我請降
人間。十餘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今別矣。馬苦留之。女曰。請

別擇良耦以承廬墓。我歲月當一至焉。忽不見焉。乃娶秦氏。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女忽入笑曰。新耦良歡。不念故人耶。馬驚起。惶然曳坐。便道裏曲。女曰。我適送織女渡河。乘間一相望耳。兩相依。語勿休止。忽空際有人呼。惠芳。女急起作別。馬問其誰。曰。余適同龔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女曰。子壽八旬。至期我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朴訥。並無他長。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張蕙。若奚取哉。於此見人之貴朴訥誠篤也。余嘗謂友人曰。若我與爾。鬼狐且棄之矣。所差於愧於仙人者。惟混耳。

蕭七

徐繼長，臨淄人居城東之磨房庄。業儒未成，去而為吏。偶適姻家，道出于氏殯宮，薄暮醉歸，過其處，見樓閣繁麗，一吏當戶坐。徐酒渴思飲，揖吏求漿。吏起邀客入升堂授飲。已，吏曰：「煦暮難行，姑留宿。何如？」徐亦疲殆，遂止宿焉。吏命家人具酒奉客，且謂徐曰：「老夫一言，勿嫌孟浪。君清門令望，可附昏姻。有幼女未字，欲充下陳，幸垂援拾。徐淑踏不知所對，吏即遣伴告其親族，又傳語令女郎妝束。頃之，戎冠博帶者四五輩先後而至，女郎亦炫妝出，姿容絕俗。於是交坐宴會，徐神魂眩亂，但欲速寢，酒數行，堅辭不任，乃使小鬟引天婦入幃館，同爰止棲。」

問其族姓。女曰蕭姓。行七。又細審門閥。女曰身雖陋賤。配更胥。當不辱。實何苦研窮。徐溺其色。歎曜備至。不復他疑。女曰。此虛不可為家。審知汝家姊甚平善。或不拘阻。歸除一舍。行將自至耳。徐應之。既而加臂於身。奄忽就寐。及覺。則抱中已空。天色大明。松陰翳曉。身下藉木棖。尺許厚。駭嘆而歸。告妻。戲為除館。設榻其中。閤門出曰。新娘子今夜至矣。相與共笑。日既暮。妻戲曳徐啓門曰。新人得毋已在室耶。及入。則美人華妝坐榻上。見二人入。橋起逆之。夫妻大愕。女掩口局而笑。恭拜恭謹。妻乃治具。為之合歡。女早起。搨作不待驅使。一日曰。姊姨輩俱欲來吾家。一望徐慮倉卒無以應客。女曰。知吾家不饒。將先膏饌具來。但煩

吾家姊上烹飪而已。徐告妻云：諾之晨炊後，果有人荷酒，載來釋担而去。妻為職庖人之役。晡後六七女郎至，長者不過四十，以來圍坐並飲。喧笑盈室。徐妻伏窓一窺，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他客皆不可睹。北斗掛屋角，譙然始去。女送客未返，妻入視案上杯，皆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飲，遂如狗舐砧。少間女還，殷相勞，奪器自滌，促嬌安眠。妻曰：客臨吾家，使自備飲饌，亦大笑諾。明日合另邀致逾數日。徐從妻言，使女復召客。客至，恣意飲噉，惟留四盞，不加匕箸。羣笑曰：夫人為吾輩惡，故留以待調人。座間一女年十八九，素弱，顰蹙云：是新寡女，呼為六姊，情態妖艷，善笑能口。與徐漸洽，輒以諧語相嘲，行觴政。徐為錄事，禁笑謔。六姊

頻起連引十餘爵。既而逕醉。芳體嬌懶。荏弱難持。無何止去。徐燭而覓之。則酣寢暗幃中。近接其吻。亦不覺。以手探袴。私處墳起。心旌方搖。席中紛與徐卽。乃急理其衣。見袖中有綾巾。竊之而出。迨於夜半。衆客離席。六姊未醒。七姐入搖之。始呵欠而起。繫裙理髮。從衆去。徐拳已懷念不釋。將於空處展玩遺巾。而覓之已渺。疑送客時遺落。遂問執燈細姑。厝除都復烏有。意不自得。女問之。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誑語。巾子人已將去。徒勞心目。徐驚以實告。其言懷思。女曰。彼與君無宿分。緣止此耳。問其故。曰。彼前身曲中女。君爲士人。見而悅之。爲兩親所阻。志不得遂。感疾貼危。使人語之曰。我已不起。但將若來。獲一捫其肌膚。死

無憾彼感此意允其所請適以兄羈未遽往過夕而至則病者
已殞是前世與君有一柁之緣也過此即非所望後設筵再詔
諸女惟六女不至徐疑女妬頗有怨懟女一日謂徐曰君以六姊
之故妄相見罪彼寔是不肯至於我何尤今八年之好行相別笑請
為君極力一謀用解前之惑彼雖不來寧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
人定勝天不可知徐喜從之女握手飄然履虛頃刻至其家黃
鸞廣堂門戶曲折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曰拙女久蒙
溫煦老年以殘年衰憫有疎省問或當不怪耶即張筵作會
女便問諸姊妹母云各歸其家惟六姊在耳即喚婢請六娘
子來父之不出女入曳之以至俯首蘭麝不似前此之諧少時更媼

辭去。女謂六姊曰：姐已高自重，使人怨我。六姊微哂曰：輕薄，即何宜相近？女執西人殘帛，強使易飲，曰：叻已接矣。作態何為？少時，七姐已去。室中止餘二人。徐遽起相逼。六姊宛轉撐拒。徐牽衣長跪而哀之，色漸和，相携入室，裁緩襦結，忽聞喊嘶動地，火光射闥。六姊大驚，推徐起曰：禍事忽臨，奈何？徐惶迫不知所為，而女郎已竄無迹矣。徐悵然少坐，屋宇並失，獵者十餘人，按鷹獵犬而至，驚問何人，夜伏於此。徐托言迷途，因告姓字。一人曰：適逐一狐，見之否？答曰：不見。細認其處，乃于氏舊宮也。快而歸，尤異。七姊復至，晨占雀喜，夕下燈花，而竟無消息矣。董玉珏談。

○亂離二則

學師劉芳輝，京都人有妹許聘戴生，出閣有日矣。值北兵入境，父兄恐細弱為累，謀妝送戴家，修飾未竟，亂兵紛入。父子分奔，女為牛录俘去，從之數日，殊不少狎。夜則卧之別榻，飲食供奉甚殷。又掠一少年來，年與女相上下，儀采都雅。牛录謂之曰：「我無子，將以汝繼統緒，肯否？」少年唯唯。又指女謂曰：「如肯，即以此女為汝婦。」少年喜，願從所命。牛录乃使同榻，浹洽甚樂。及枕上各道姓氏，則少年即戴生也。

陝西某公，仕鹽秩，家累不徙，值姜瓖之變，故里陷為盜藪。音信隔絕，後亂平，遣人探問，則百里絕烟，無處可詢消息。會以

復命入都有老班役喪偶貧不能娶公賚數金使買婦時大
兵凱旋俘獲婦口無算揀擇市上如賣牛馬遂携金就擇之自
分金少不敢問少艾中一媼甚整潔遂賻以歸媼坐床上細認
曰汝非某班役耶驚問所知曰汝從我兒服役胡不識後大駭
急告公公認之果母也因而痛哭倍償之班役以金多不屑謀媼
見一婦年三十餘風範超脫因賻之既行婦且走且顧曰汝非某
班役耶又驚問之曰汝從我夫服役如何不識班役愈駭導見
公公視之真其夫人又悲失聲一日而母妻重聚喜極乃以百金
為班役娶美婦焉此必公有大德故鬼神為之感應惜言者忘
其姓字秦中或有能道之者

吳史氏曰：災異之禍，玉石不分，誠然。若公一門，是以聚而傳者，傳也。董思白之後，僅有一孫，今亦不得奉其祭祀，亦朝士之責也。悲夫。

養蛇

泗水山中舊有禪院，四無村落，人跡罕到。有道士棲止其中，或言內多毒蛇，故遊人絕跡。一少年入山羅鷹，入既深，夜無歸宿，遇見蘭若，趨投之。道士驚曰：居士何來？幸不為兒輩所見。即命坐，具饘粥食。未已，一巨蛇入，粗十餘圍，昂首向客，怒目電睨。客大惧，道士以掌擊其額，呵曰：去。蛇乃俯首入東室。蜿蜒移時，其軀始盡，盤旋其中。一室盡洒，客大惧。道士曰：此平時所養，養有

我在不妨所。患客自遇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較前略小。約可五六圓。見客遽止。駭咽吐舌如前狀。道士又叱之。亦入室去。室無卧處。半繞梁間。壁上土搖落有聲。客益惧。終夜不眠。早起欲歸。道士送之出屋門。見牆上階下。大如螽蟴者。行卧不一。見主人皆有吞噬狀。客依道士肘腋而行。使送出谷口乃歸。

余鄉有客中州者。寄居蛇佛寺。寺中僧人具晚餐。肉湯甚美。而段段皆圓。類鷄項。疑問寺僧。殺鷄何乃得多。頂僧曰。此蛇殿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寢。覺胸上蠕蠕。摸之。蛇也。頻起駭呼。僧起曰。此常事。奚足怪。因以火炷壁間。大小滿牆。榻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座下。有巨井。中

一有蛇粗如巨鼃，探首井邊而不出。蘇大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其中。僧云：昔蛇出為害，佛坐其上，以類之，其患始平云。

○○○菱角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從塾師讀，道由觀音祠，母屬過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兄邀戲其中。髮裁掩頸而風致娟然。時成年十四，心好之，問其姓氏。女笑云：我是祠西焦画工女菱角也。問將何為。成又問有婿家否。女醜然曰：無也。成曰：我為若婿好否。女慚云：我不能自主，而眉目澄已。上下睨成，意似欣屬焉。成乃出，女追而還，告曰：崔爾誠吾父所善用為。

媒無不諧。成曰諾。歸向母實白心願。母止此兒。恐拂其意。遂
浼崔作冰。焦責聘財。棄事。幾不就。崔極言。成清族美才。
焦始許之。成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卒。任所
母遣成往奔其喪。數月將歸。伯父病卒。淹留既久。適大寇據
湖南。家耗遂隔。成竄民間。弔影孤惶。一日有媼。年四十八九。紫
迴村中。日是不去。自言亂無歸。將以自鬻。或問其價。言不
屑為人奴。亦不願為人婦。但有母我者。則從之。不較直。聞者
皆笑。成往視之。面目黧有一二頰。肖其母。觸懷大悲。自念其身
無縫紉者。遂邀歸。執子禮焉。媼喜。便為炊飯織屨。功勞若
母。拂意輒謹之。少有疾苦。則濡煦過於所生。忽謂曰。此處太

平。幸可無虞。然兒長矣。雖在羈旅。大倫不可廢。三兩日當為
兒娶之。成泣曰。兒自有婦。但間阻南北耳。媼曰。大亂時。人事翻
覆。何可株待。成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嬌女
付萍梗人。媼不答。但為治簾幌。衾枕甚周備。亦不識所自來。
一日。既夕。戒成曰。獨坐勿寐。我往視新婦來也。未遂出門。公
三更既盡。媼不返。心大疑。俄聞門外喧譁。出視。則一女子坐
庭中。蓬首哭泣。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來。即
亦非福。但有死耳。成大驚。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於胡大
成。不意湖北去。音信斷絕。父母強以我歸汝家。身可致志。
不可奪也。成聞而哭曰。我便即是胡某。卿妾。角耶。女收涕而

駭不信。相將入室。就燈審顧曰。得無夢耶。乃轉悲為喜。相道離苦。先是亂後。湖南百里。滌地無類。焦移家窺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禮。期是夕。遂詣其家。女泣不鹽梅。家中炷置車上。途次。女顛墮其下。遂有四人荷肩輿至。云是周家迎女者。即扶升輿。疾行若飛。至是始停。一老嫗曳入曰。此汝夫家。但入勿哭。汝家謬。旦晚將至矣。乃去。咸詰知情事。始悟媼神人也。夫妻焚香共膝願得母子復聚。毋自戎馬戒嚴。同儕人婦奔伏澗谷。一夜譟言寇至。即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母。上急不暇問。扶肩而上。輕迅剽逝。瞬息至湖上。馬踏水奔騰。蹄下

不波無何扶下指一戶云此中可居母將啓謝曰視其馬
化為金毛吼高丈餘童子超乘而去母以手搥門豁然
啟扉有人出問怪其音熟視之成也母子抱哭婦亦驚
起一門歡慰媼是觀音大士現身由此特觀音經咒益
虔遂流寓湖北治田廬焉

○餓鬼

齊人馬永貧而無賴鄉人戲名為餓鬼年三十餘日益窶衣
百結鵝兩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遺棄之不以齒邑有朱
叟者少携妻居於五都之市操業不雅暮歲歸其鄉大
為士類所口而朱潔行為善人始稍亡禮貌之一日值馬

攫食不償為肆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歸。厝以數百。俾作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資復置。仍蹈故轍。常恨與朱邕去之臨邑。暮宿學宮。冬夜凜寒。輒摘聖賢頭上旒而煨其板。學官知之。怒欲加刑。馬哀免。願為先生。亡財。學官喜。縱之去。馬探某生殷富。登門強索。資故挑其怒。乃以刀自斃。証而控諸學。亡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黜。諸生公憤。質于縣尹。亡廉得實。笞四十。梏其頸。三日斃焉。是夜朱叟夢馬冠帶而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既寤。妻生子。嬰知為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經紀。得入邑庠。後考試寓旅。即晝卧床上。見壁間志。糊舊紙。視之。

有犬之性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志之。入場通遇此題錄之
得優等。食餼馬六十餘補臨邑訓導。數年曾無一道義交
惟袖中出青蛟。則作齟齬笑。不則睫毛一寸長。稜々若不
相識。偶大全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輒酷烈如治盜賊。有
訟士子者。即富來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而年
近七旬。臄腫聲嘶。每向人物色鳥。羈藥有其生素狂倒
苗根。俗之天明其親如廟中所塑靈官狀。大怒拘生。已
早夜亡去。因此憤氣中結。數月而死。

○○考弊司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經日。見一秀才入伏謁。臥下。譙柳盡體。

已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刺之。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行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求。」生問之。荅云：「吾輩悉屬考弊司轄。司主名虐，肚鬼王。初見之，例應割髀肉。沈君一緩頰耳。生鵲問何罪而至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豎子賄者可贖也。然而我貧，生曰：『我素不稔鬼王，何能效力？』曰：『君前世是伊大父，行宜可聽從。』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扉宇不甚弘敞，惟一堂高廣，堂下兩榻，東西各一，綠書大，手榜棹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禮義廉耻。』歷階而進，見堂上一匾，大書『獎司樞問板』，雕翠色。一聯云：『校曰序曰庠，兩字德行陰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

官已出、髮髮黠肯、若數百年人、而鼻孔捺天唇外傾、不承其齒、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有十餘人列侍、平聲惡若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退、却鬼王已瞋、階階揖生上、便問與居、生但諾、又何事見臨、生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敢言、驟起告別、鬼王側行送之、至門外始返、生不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檄、檄中一獐人持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呼、欲啖、生少年負義憤、不自持、大呼曰、慘毒如此、成何世界。鬼王驚起、暫命止割、橋腹迎生、忿然已出、徧告市人、將控

上帝或笑曰。迂哉。藍蔚蒼。何處覓上帝而訴之。鬼也。此輩
閻羅近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陞威赫。閻羅
方坐。伏階號屈。王召訴已。立命諸鬼。綰綬提鉞而去。少頃。鬼
王及秀才並至。審其情確。大怒曰。憐爾夙世攻苦。暫委此任。
候生貴家。今乃敢爾。其去若善。筋增若惡。骨罰令生。世
不得發迹也。鬼乃蓄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端。抽筋出。
亮白如練。鬼王呼痛。聲類斬豕。手足並抽。託有二鬼押去。
生稽首而出。秀才從其後。感荷殷。挽逆過市。見一戶垂朱
簾。內一女子露半面。容妝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
也。既過。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才。秀才曰。君為僕來。而令

踴上而去。心何忍。生固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遠。急趨入簾內。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曰。柳氏。小字秋華。一壚出為具。肴酒酒闌。入帷歡愛。殊濃切。訂昏嫁。壚入曰。薪水告竭。要耗卽君金貲。奈何。生頓念腰囊空虛。愧惶無聲。久之曰。我實不曾携得一文。宜署券保歸。卽奉贖。壚變色曰。曾聞夜度娘索逋欠耶。秋華頻蹙。不作一語。生暫解衣為質。壚持笑曰。此尚不能償酒值耳。嗽。不滿志。與女俱入。生慚。移時猶鼻。女出。展別再訂前約。候久無音。潛入窺之。見壚與女自肩以上化為牛鬼。目眦相對。立大惧。趨出欲歸。則百道岐出。莫知所從。問之市人。並無知其村名者。徘徊屋肆之間。歷兩昏曉。淒

意含酸、香腸爲餓、進退不能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曰、何尚未歸而簡褻若此。生頓頭莫對。秀才曰、有之矣。得毋爲花夜叉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遽不少施面目耶。去少時、即以衣來付生曰、淫婢無禮、已叱罵之矣。送生至家、乃別而去。生暴斃。三日而甦。歷亡爲家人言之。

閻羅

沂州徐公星、自言夜作閻羅王、州有馬生、亦然。徐聞之、訪諸其家、問馬昨夕冥中處分何事。馬曰、無他事、但送左羅石升天、上墮蓮花、朵大如屋云。

大人

長山李孝廉質君詣青州途中遇六七人語音類燕審視
面頰俱有癥大如錢異之因問何病之同客曰舊歲客雲南
日暮失道入大山中絕徑崕巖不可得出因共繫馬解裝傍樹
棲止夜深虎豹鵲鳴次第舉動諸客抱膝相向不能寐忽見
一大人來高以丈許客圍伏莫敢息大人至以手攬馬而食六七匹
頃刻都盡既而折樹上長條捉人首穿頤如貫魚狀貫訖提行
數步條纔折有聲大人似恐墜落乃屈條之兩端壓以巨石
而去客覺其去遠出解刀自斷貫條負痛疾走見大人又導
一人俱來客俱伏叢莽中見後來者更巨至樹下往來巡視

似有所求而不得。已乃聲咽。啾似巨鳥鳴。意甚怒。蓋怒大
人之紿已也。因以掌批其頰。大人偃僕順受。不敢少爭。俄而
俱去。諸客始倉皇出。荒竄良久。遙見嶺頭有燈火。羣趨
之。至則一男子居石室中。客入環拜。兼告所苦。男子曳金坐曰。
此物殊可恨。然我亦不能捕制。待舍珠歸。可與謀也。無何
一女子荷兩虎自外入。問客何來。諸客叩伏而告。以故。女子曰。久
知兩個為孽。不圖凶頑若此。當即除之。於石室中出銅鏈重
三四百觔。出門遂追。男子焚虎肉餉客。肉未熟。女子已返。曰。
彼見我欲遁。追之數十里。斷其一指而還。因以指擲地。大於
脛骨焉。衆駭極。問其姓氏。不答。少間肉熟。客創痛不食。女

以藥屑徧糝之痛頓止天明女子送客至樹下行李俱在各
負裝行十餘里經昨夜開處女子指示之石窪中殘血尚
存益許出山女子始別而返

○○○向杲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與庶兄嚴友于最敦歲狎一妓名波斯有
割臂之盟以其母取直奢所約不遂適其母欲從良願先遣
波斯有莊公子者素善波斯請贖為妾波斯謂母曰既願
同離水火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也若妾媵之相去幾何矣肯
從奴志向生其可母諾之以愈達歲時歲表偶未婚喜端紫
聘波斯以歸莊聞怒奪所好途中偶逢大加詬罵歲不服遂

噫從人折齒皆之盡斃乃去。果聞奔視則兄已死。不勝哀慟。具造赴郡。莊廣行賄賂。使其理不得伸。果隱念中結。莫可控制。惟思要路刺殺莊。日懷利刃伏於山徑之莽。久之機漸洩。莊知其謀。出則戒備甚嚴。聞汾州有烏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為衛。果無計可施。然猶日伺之。一日方伏而暴作。上下沾濡。寒戰頗苦。既而烈風四塞。冰雹繼至。身忽然痛痺不能復覺。顛上舊有山神祠。強起奔赴。既入廟。則所識道士在內。惡先是道士嘗行乞村中。果輒飯之。道士以故識果。見果衣服濡濕。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果易衣。忍凍躄若犬。自視則毛革頓生。身化為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驚恨。轉念得仇人。

而食其肉。計亦良得。下山伏舊處。見已屍卧叢莽中。始悟前
身已死。猶恐葬於烏窠。時適守之。越日。莊始經此。虎暴出。
於馬上撲莊落。斃其首。咽之。焦桐返馬而射。中虎腹。斃然。
遂斃。果在錯楚中。恍若夢醒。又經宵。始能行步。厥之以歸。
家人以其連夕不返。方共駭疑。見之。喜相慰問。果但臥。寒濕不
能語。少間。聞莊信。爭即床頭慶告之。果乃自言虎即我也。
遂述其異。由此傳播。莊子痛父之死甚慘。聞而惡之。因訟
果官。以其誕而無據。置不理焉。

異史氏曰。壯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借人
之殺以為生。仙人之術亦神哉。然天下事足髮指者多。

矣使君常為人恨。不令暫作虎。

董公子

青州董尚書可畏。家庭嚴肅。內外男女。不敢通一語。一日有婢僕調笑於中門之外。公子見而怒叱之。各奔去。及夜公子偕僮卧齋中。時方盛暑。室門洞啟。更深時。僮開床上有聲甚厲。驚醒。月影中。見前僕提一物出門去。以其家人。故弗深怪。遂復寐。忽聞靴聲剝剝。一偉丈夫。赤面脣髯。似壽亭侯像。提一人頭入。僮懼。蛇行入床下。聞床上支榻。如振衣如摩腹。移時始罷。靴聲又响。乃去。僮伸頸漸出。見窗櫺上有晚暈色。以手捫床上。着手沾濕。嗅之血腥。大呼公子。公子方醒。告而久之。血盈枕席。

大駭不知其故。忽有官役叩門。公子出見。役愕然。但言怪事。詰之。告曰。適樹前一人。神色迷惘。大聲曰。我殺主人矣。衆見其衣有血污。執而白之。宦審知為公子家人。渠言已殺公子。埋首於閨廟之側。往驗之。穴土猶新。而首則並無。公子駭異。趨赴公庭。見其人。即前狎婢者也。因述其異。官甚惶惑。重責而釋之。公子不欲結怨于小人。以首婢既之。令去。積數日。其鄰堵者。夜聞僕房中。一聲震响。若崩裂。急起呼之。不應。排闥入視。見夫婦及寢床。皆截然斷而為兩。木由上俱有削痕。似一刀所漸者。閨公之靈蹟最多。未有奇於此者也。

周三

泰安張太華富吏也家有孤嫂遺制因致陳其狀於州尹尹亦不能為力時州之東亦有孤居村民家人共見為一白髮吏上與居人通弔問如世人禮自云行二都呼為胡三爺適有諸生謁尹間道其異尹為吏策使往問吏時東村人有作隸者吏訪之果不誣因與俱往即隸家設筵招胡三至揖讓酢酢無異常人吏告所求胡曰我國患之但不能為君効力僕友人周三僑居岳廟宜可降伏當代求之吏喜申謝胡臨別與吏約明日張筵於岳廟之東吏領教胡果導周至周既髻鐵面服袴褶飲數行向吏曰適胡二弟致尊意事已盡悉但此輩實繁有徒不可善諭難先用武請即假館君家微勞所

不敢辭。吏轉念去一狐得一狐。是以暴易暴也。游移不敢即應。周
已知之曰。無畏。我非他比。且與君有喜緣。請勿疑。吏諾之。周又
罵明日。偕家人。闔戶坐室中。章勿譁。吏歸。悉遵所教。俄聞
庭中攻擊刺闢之聲。踰時始定。啓闥出視。血點盈堦。上墀
中有小狐首數枚。大如椀。殘焉。又視所除舍。則周危坐其中。
拱手笑曰。蒙重托。妖類已蕩滅矣。自是館於其家。相見
如主客焉。

○○○ 鵲異

鵲類甚繁。晉有坤星。曾有鵲秀。黔有鵲。梁有鵲。越有
諸夷。皆異種也。又有鵲頭。點子。大白。黑石。夫婦。雀花。狗眼。

之類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鄒平張公子幼量
癖好之按經而求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嬰兒冷則療
以新草熱則投以蘆顆鵠善睡上太甚有病麻痺而死者
張在廣覆陵以千金購一鵠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
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驚諸鵠
可以免痺股之病是名夜遊齊魯養鵠家無如公子最公
子亦以鵠自詡一夜坐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
問之各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遇聞畜鵠最盛此亦生平
所好願得寓目張乃盡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
笑曰人言果不虛公子可謂養鵠之能事矣僕亦携有一

而頭頗顧觀之否。張喜從少年去。月色冥漠。野塘蕭條。心竊
疑惧。少年指曰。請勉行。寓屋不遠矣。又數武。見一道院。僅兩
楹。少年握手入。昧無燈火。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鵲鳴。忽有兩
鵲出。狀類常鵲。而毛純白。飛與鶻齊。且鳴且開。每一撲必作
觔斗。少年揮之以肱。連翼而去。復撮口作異聲。又有兩鵲出。大
者如鵲。小者如拳。集階上。學鵲舞。大者延頸立。張翼作
聲。屏穴轉鳴。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飛鳴。時集其頂。翼翻。如
燕子落蒲葉上。聲細碎。類鼓。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
聲變如磬。兩鵲相和。間雜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
更張嘉嘆不已。自覺望洋可愧。遂揖少年。乞次分爰。少年

不許。又固求之。少年乃叱鵲去。仍作前聲。招二白鵲來。以手把之。曰。如不堪憎。以此塞責。接而玩之。睛映月作琥珀色。兩目通透。若無隔。闕中黑珠圓於椒粒。啓其翼。脇肉晶瑩。臟腑可數。張甚奇之。而意猶未足。詭求不已。少年曰。尚有兩種未獻。今不敢復請觀矣。方競論間。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回顧少年。化白鵲。大如鷄。冲霄而去。又目前院宇都渺。蓋小墓樹二栢焉。與家人抱鵲駭嘆而歸。試使飛馴。異如初。雖非其尤。人世亦絕少矣。於是愛惜臻至。積二年。育鵲雄各三。雖咸好求之不得也。有父執某公為貴官。一日見公子。問畜鵲幾許。公子唯以退疑。某意愛好之也。思所以報而割。

愛良難。又念長者之求不可重拂。且不敢以常鵠應。遂二白鵠籠送之。自以千金之贈不啻也。他日見某公頗有德色。而某殊無一申謝語。心不能忍。問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張驚曰。烹之乎。曰然。張大驚曰。此非常鵠。乃俗所言靺鞨者也。某因思曰。味亦殊無異處。張嘆恨而返。至夜夢白衣少年至。責之曰。我以君能愛之。故遂託以子孫。何以明珠暗投。致殘鼎鑊。今寧見草去矣。言已化為鵠。所養白鵠皆從之。飛鳴遶去。天明視之。果俱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贈知交。數日而盡。

異史氏曰。物莫不聚於所好。故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而呪學士之於良友。賢君之於良臣乎。而獨阿堵之物。好者更多。

而聚者特少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痴也

向有友人饋朱鯽於孫公子禹年家無慧僕以老傭往及門傾水出魚索糒而進之及達主所魚已枯斃公子笑而不言以酒痛傭即烹魚以饗既歸主人問公子得魚頗歡慰否答曰歡甚問何以知曰公子見魚便欣然有笑容立命賜酒且烹數尾以糒小人主人駭甚自念所贈頗不粗劣何至烹賜下人因責之曰必汝蠢頑無禮故公子遷怒耳傭揚手力辯曰我國陋拙遂以為非人也登公子門小心如許猶恐簞斗不文故索糒出二勺排而後進之有何不周詳也主人罵而遣之

靈隱寺僧某以茶得名。鑄曰皆精。然所蓄茶有數等。恒視客之貴賤。以為烹獻。其最上者。非貴客及知味者。不一奉也。一日有貴官至。僧伏謁甚恭。出佳茶。手自烹進。冀得稱譽。貴官默然。僧惑甚。又以最上一等烹而進之。飲已將盡。並無贊語。僧急不能待。鞠躬曰。茶何如。貴官執瓊一拱曰。甚熱。此兩事可與張公子之贈鵲同一笑也。

○耳聾政

懷慶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窺有好女子。輒奪之。有王生妻。為王所覩。遣與馬直入其家。女子號泣不伏。強舁而出。王亡去。隱身耳聾政之墓。冀妻經過。得一遲訣。無何妻至。望見夫。大哭投地。王

惻動心懷不覺失聲。從人知其王生執之。將加榜掠。忽墓中一丈夫出。手握白刃。氣象威猛。厲聲曰。我冢中政也。良家子豈強占。念汝輩不能自由。姑且有恕。寄語無道王。若不改行。不日將抉其首。衆大駭。棄車而走。丈夫亦入墓中而沒。夫妻叩墓歸。猶惧王命復臨。過十餘日。竟無消息。心始安。王自是淫威亦少殺云。

異史氏曰。余讀刺客傳。而獨服膺于軫。深井里也。其銳身而報知己也。有豫之義。白晝而屠卿相。有解之勇。皮面自刑。不累骨肉。有骨之智。至于荊軻。力不足以謀無道秦。遂使絕裾而去。自取滅亡。輕惜樊將軍之頭。何日可能還也。

此千古之所恨。而聶政之所強者矣。聞之野史。其墳見掘于羊左之鬼。果爾。則生不成名。死猶喪義。其視聶之抱義憤而懲荒淫者。為人之賢。不肖何如哉。噫。聶之賢於此益信。

冷生

平城冷生。少最鈍。年二十餘。未能通一經。忽有狐來。與之燕處。每聞其終夜語。即兄弟詰之。亦不肯洩。如是多日。忽得狂易病。每得為題為文。則閉門枯坐。少時諱然大笑。窺之。則手不停草。而一紙成矣。脫稿又文思精妙。是年入泮。明年食餼。每逢場作笑。响徹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譁。幸學使退休。不聞。後值某學使。規矩嚴肅。終日危坐堂上。忽聞

笑聲。怒執之。將以加責。執事官代白其顛。學使怒稍息。釋之。而爲其名從此存。狂詩酒著。有期草四卷。趙拔可誦。

吳史氏曰。閉門一笑。與佛家頓悟時何殊。間哉大笑成文。亦一快事。何至以此褻華。如此主司。寧非悠。

學師孫景夏往訪友人。至其窓外。不聞人語。但聞笑聲。嗔然頃刻。數作。意其與人戲耳。入視。則居之獨也。怪之。始大笑曰。適無事。默然笑談耳。邑宮生家畜一驢。性甚劣。每途中遇徒步客。拱手謝曰。適忙不遑下驢。勿罪。言未已。驢已蹶然伏道上。屢試不興。宮大慚。恨因與妻謀。使醵作客。已乃跨驢周於庭。向妻拱手作過客語。驢果伏。便以利。

鉅毒刺之適有友人相訪方欲款關聞言書於內曰不遵下
騎勿罪少頃人言之心大怪異叩扉問其故以實告相與捧
腹此二則可附冷生之笑是傳矣

○狐懲嫗

某生購新第常患狐一切服物多為所毀且時以塵土置
湯餅中一日有友過訪值生出至暮不歸生妻備饌供客已
而偕婢啜食餘餅生素不羈好蓄媚藥不知何時狐以藥
置粥中婦食之覺有腥腐氣問婢云不知食訖覺慙慙
上熾不可暫忍強自按抑燥渴愈急待思家中無可奔者
惟有客在遂往叩齋客問其誰實告之問何作不答客謝曰

我與若夫道義交。不敢為此歟。行婦高流連。各比罵曰。某兄
文章品行。被汝喪盡矣。隔窓嚙之。婦大慚。乃退。因自念。我何
為若此。忽憶枕中香。得母媚藥也。檢包中藥。果狼藉滿案。
葢瑗中皆是也。稔知吟水可解。因就飲之。頃刻心下清醒。愧耻
無以自容。展轉既久。更漏已殘。愈恐天曉。難以見人。乃解帶
自經。婢覺救之。氣已漸絕。辰後始有微息。客夜間已遁。生
晡後方歸。見妻卧。問之不語。但溼清涕。婢以狀告。大驚。苦
詰之。妻道婢去。始以實告。生嘆曰。此我之淫報也。於卿何
尤。幸有良友。不然。何以為人。遂從此痛改往行。孤亦遂絕。
異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鴆。從無有相戒不蓄媚

藥者亦猶人之異兵。而狎床第也。寧知其毒有甚于鴆
鴆者哉。顧蓄之不過以媚內耳。乃至見族於鬼神。况人之
縱淫有過於蓄藥者乎。

某生赴試自郡中歸。携有蓮實菱藕入室。并置几上。又有
藤津偽器一事。水浸盎中。諸鄰人以生新歸。携酒登堂。
生倉卒置床下而出。全內子經營供饌。與客薄飲。已入內。
急燭牀下。盎水已空。問婦。曰。適與菱藕並出供客。何
尚尋也。生憶者中有黑條雜錯。舉座不知何物。乃失笑。
曰。痴婆子。此何物事。可供客耶。婦亦疑曰。我尚怨子不
言烹法。其狀可醜。又不知何名。只得糊塗醬切耳。生

乃告之相與大笑。今某生貴矣。相狎者猶以為戲。

山市

與山山市、邑景之一也。數年恒不一見。孫公子禹年與同人飲樓上。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高棟青冥。相顧驚疑。念近中無此禪院。無何見宮殿數十所。碧瓦飛甍。始悟為山市。未幾高垣睥睨。連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歷歷在目。以億萬計。忽大風起。塵氣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風定天清。一切烏有。唯危樓一座。直接霄漢。五架窗扉皆洞開。一行有五點明處。樓外天也。層層指數。樓愈高。則明愈小。數至八層。裁如星點。又其上則

默然縹緲不可計其層次矣而樓上人往來屑或凭或立不一狀踰時樓漸低可見其頂又漸如常樓又漸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見又聞有早行者見山上人烟市肆與世無別故又名鬼市云

○○○江城

臨江高蓄少慧儀容秀美十四歲入邑庠富室爭女之生選擇良奇屢稟父命父仲淵年六十止此子能惜之不忍少拂東村有樊翁者授童蒙於市肆携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與生同甲時皆八九歲兩小無猜日共嬉戲後翁徙去積四五年不復聞問一日生於隘巷中見一女即艷美絕俗從小環僅

六七歲不敢傾顧但斜視之女停睇若欲有言細視之江城也
頗大驚喜各無所言相視良久移時始別而情戀之生故以
紅巾遺地而去小鬟拾之喜以授女入袖中易以己巾僞謂嫖
曰高秀才非他人分得諱其道物可追還之小鬟果追付生
生得巾大喜歸見母請與論婚母曰家無半間屋南北流
寓何足匹偶生曰我自欲之固當無悔母不能決以商仲鴻
鴻執不可生聞之悶以盜不容粒母憂之謂高曰樊氏雖貧
亦非粗儻無賴者比我請過其家倘其女可偶當亦無害
高以語母托燒香黑帝祠詣之見女明眸秀齒居然娟
好心大愛悅遂以金帛厚贈之實告以意樊姪諫抑而后

受盟歸述其情生始解顏為笑逾歲擇吉迎女歸夫妻
相得甚歡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識詞舌嘲啁常聒於
耳生以愛故悉含忍之翁媼聞之心弗聞也潛責其子為
女所聞大志詬罵彌加生稍反其惡聲女益怒棰逐出
戶闔其扉生啜門外不敢叩關抱膝宿簷下女從此視
若仇其初長跪猶可以解漸至屈膝無靈而丈夫益苦矣
翁姑薄讓之女牴牾不可言狀翁姑忿怒逼令大歸樊慚
懼晚交好者諳於仲鴻仲鴻不許年餘生出遇岳上邀歸
其家謝罪不遑妝女出見夫婦相看不覺惻楚樊乃沽酒
款婿酬歡甚殷日暮堅止宿留掃別榻使夫婦並寢既

曙辭歸不敢以情告父母。掩飾彌縫。自此三五日暫一寄
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樊一日自詣仲鴻。初不見。迫而後見之。
樊膝行而請。高不承。謾語其子。樊曰。婿昨夜宿僕家。不聞
有異言。高驚問何時寄宿。樊具以告。高赧謝曰。我固不知。
彼愛之。我獨何仇乎。樊既去。高呼子而罵。生但俛首。不少出
氣。言間樊已送女至。高曰。我不能為兒女任過。不如各立門
戶。即煩主析爨之盟。樊勸之不聽。遂別院居之。遣一婢給役。
焉。月餘頗相安。翁嫗竊慰。未幾女漸肆。生面上時有指爪
痕。父母明知之。亦忍不置問。一日生不堪撻楚。奔避父所。苦
然如鳥雀之被鷂毆者。翁嫗方怪問。女已橫挺進入。竟即

翁側視而審之翁姑涕淚略不顧瞻推至數十始悻悻以去
高遜子曰我惟避賢故枿爾固樂此又焉逃乎生被逐
徙倚無所歸母悲其析姓行死今獨居而給之食又召樊來
使殷其文樊入室開諭萬端女終不聽反以惡言相苦樊枿
衣去誓相絕無何樊翁憤生病與娘相繼死女恨之亦不臨
弔惟日隔壁噪罵故使翁姑聞高悉置不知生自獨居若
離湯火但覺凄寂暗以金啗媒媼李氏納妓齋中往來皆
以夜父之女微聞之詣齋嫚罵生力白其誣笑以天日女始
歸自此日同生隙李姬自齋中出適相遇急呼之姬神色變
異女愈疑謂姬曰明告所作或可宥免若有隱秘撮毛盡矣

媼戰而告曰半月來惟拘欄李雲娘過此兩度耳適公子言曾於玉筍山見陶家婦愛其雙翹囑奴招致之渠雖不貞亦未便作夜度娘成否故未心也女以其言誠姑從寬恕媼欲去又強止之日既昏呵之曰可先往滅其燭使言陶家至矣媼如其言女即遽入生喜極挽臂促坐其道饑渴女默不語生曰暗中索其足曰山上一覲仙容介獨戀是耳女終不語生曰夙昔之願今始得遂何可觀面而不識也躬自促火一炷則江城也大惧失色墮燭於地長跪殷懃若兵在頸女摘耳提歸以鍼刺兩股殆徧乃卧以下床醒則罵之生以此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顏色枕席之上亦囊帽不能為人女批頰而叱去之

益厭棄不以入。蓋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犴狴中人，仰獄吏之尊也。女有兩姊，俱通諸生長。姊平善，訥於口，常與女不相洽。二姊適葛氏，為人狡黠善辨，顧影弄姿，貌不及江城而悍妬，與姊姊妹相逢，無他語，惟各以閨戚自鳴得意，以故二人最善。生適戚友女，輒嗔，惟適葛所知而不禁。一日，飲葛所，既醉，葛嘲曰：子何畏之甚？生笑曰：天下事顧多不解，我之畏畏其美也，乃有美不及內人，而畏甚於僕者，惑不滋甚哉？葛大慚，不能對。婢聞以告二姊，二姊怒，操杖遽出，生見其光，踣地欲走，杖起已中腰脊，三杖三蹶而不能起。恨中顙血流如瀉，二姊去，生蹒跚而歸。妻驚問之初，以逆姨故，不敢遽告，再三

研詰始具陳之女以帛束生首忿然曰人家男子何煩他縫楚
耶更短袖裳懷木杵携婢還去抵葛家二婢笑語承迎女不
語以杵繫之仆裂袴而痛楚焉蓋落唇紗遺失渡使女返
二婢羞憤遣夫赴愬於高生趨出極意溫卹葛私語曰僕此
來不得不爾婢婦不仁幸假手而懲創之我兩人何嫌焉女已
聞之遽出指罵曰齷齪賊妻子野合反竊亡與外人交好此等
男豈不宜打然耶疾呼覓杖葛大窘奪門竄去生由此往來全
無一所同窗王子雅過之宛轉留飲間以閨閣相譏頗涉狎
褻女適窺客伏聽盡悉暗以巴豆投湯中而進之未幾以利不
可堪奄存氣息女使婢問之曰再敢無禮否始悟病之所自來

呻吟而哀之。則羹豆湯已儲待矣。飲之乃止。從此同人相戒不敢
飲於其家。王有酣肆。中多紅梅。設宴招其曹侶。生托文社
稟白而往。日暮既酣。王生日。適有南昌名妓流寓此間。可以呼
來共飲。衆大悅。惟生離所與辭。群曳之曰。聞中耳目雖長。亦聽
睹不至於此。因相失緘口。生乃復坐。少間妓果出。年十七八。玉瑋丁
冬。垂鬟掠削。問其姓云。謝氏。小字芳蘭。出詞吐氣。備極風
雅。舉座若狂。而芳蘭猶屬意生。屢以色授。爲衆所覺。故曳
兩人連肩坐。芳蘭陰把生手。以指畫掌作宿字。生於此時欲
去不忍。欲留不敢。心如亂絲。不可言喻。而傾頭耳語。醉態益
狂。榻上臙脂虎。亦並忘之。少選聽更漏已動。肆中酒客愈稀。惟

選座一美少年。對燭獨酌。有小僮捧巾侍焉。衆竊議其高雅。無何少年罷飲。出門去。僮返身入。向生曰。主人相候。一語。衆則茫然。惟生顏色慘變。不遑告別。亟使去。蓋少年乃江城僮。即其家婢也。生從至家。伏受鞭扑。從此禁錮益嚴。屢慶皆絕。文宗下學。生以悞講。降為青。一日與婢語。女疑與私。以酒罈囊婢首而撻之。已而縛生及婢。以繡剪。腹間。互補之。釋縛。令其自束。月餘。補處竟合為一云。女母以白足踏餅塵土中。叱生掘食之。如是種。以憶子故。偶至其家。見子柴瘠。歸而痛哭欲死。夜夢一叟告之曰。不須憂煩。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靜業和尚所養。長生。崑公子。前生為士人。偶遊

其悞斃之今作惡報不可以人力回也。每早起虔心誦觀音咒一百遍必當有效。醒而述於仲鴻異之。夫妻遵教虔誦。兩月餘女橫如故。益之狂縱。聞門外鉦鼓輒握髮出。慙然引眺。千人指視。恬不為怪。翁姑共耻之而不能禁。忽有老僧在門外宣佛果觀者如堵。僧吹鼓上革作牛鳴。女再出。見人衆無隙命婢移行床。翹登其上。衆目集視。女如弗覺。踰時僧數行將畢。索清水一盃。持向女而宣言曰。莫要嘔。莫要嘔。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真。吐。鼠子縮頭去。勿使獵兒尋。宣已。吸水嚙射女面粉。黛淫。上下沾衿袖。衆大駭。意女暴怒。女殊不語。拭面自歸。僧亦遂去。女入室痴坐。嗒然若喪。終

日不食掃榻還寢中夜忽喚生醒生疑其將遺擇進溺盆
女却之暗把生臂曳入衾生承命四體驚悚若奉丹詔女慨然曰
使君如此何以為人乃以手撫捫生體每至刀杖痕嚙口啜泣輒
以爪甲自指恨不即死生見其狀意良不忍所以慰藉之良厚
女曰妾思和尙必是菩薩化身清水一洒若更臍脂今回憶曩
昔所為都如隔世妾向時得母非人耶有夫婦而不能歡有姑
壻而不能事是誠何心明日可移家去仍與父母同居庶便
定省絮語終夜如話十年之別味爽即起櫛衣歛器婢携簾
躬襖被促生前往叩扉女出駭問告以意母尚遲回有難色
女已偕婢入母從入女伏地哀泣但求免死母察其意誠亦

泣曰、吾見何遽如此、生為細述前狀、始悟曩昔之夢驗也、喜喚
所僕、為除舊舍、女自是承顏順志、過於孝子、見人則覲如新
婦、或戲述往事、則紅漲於頰、且勤儉又善居積、三年翁媼
不問家計、而富稱巨萬矣、生是歲鄉捷、每謂生曰、當日一見
芳蘭、今猶憶之、生以不受荼毒、願已至足、妄念所不敢萌、唯
唯而已、會以應舉入都、數月乃返、入室見芳蘭、方與江城對
奕、驚而問之、則女以數百金出其籍矣、此事浙中王子雅言
之甚詳、

異史氏曰、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
骨之疽、其毒尤慘、每見天下賸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

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願力宏大。何不保正
中水洒大千世界也。

○○○孫生

孫生娶故家女。郭氏初入門。為窮袴多其帶。渾身糾纏甚密。
拒男子不與共榻。床頭常設錐簪之器。以自衛。孫屢被刺。剋
因就別榻眠。月餘不敢問。愚即白晝相逢。女未嘗假以言笑。同窗
某知之。私謂孫曰。夫人能飲否。答云。少飲。某戲之曰。僕有調停之法。
善而可行。問何法。曰。以迷藥入酒。給使飲焉。則惟君所為矣。孫笑
之。而陰服其策。良詢之醫家。敬以酒煮烏頭置案上。入夜孫醺別
酒獨酌。數觥而寢。如此三夕。妻終不飲。一夜孫卧移時。妻猶寂坐。孫

故作勦聲。妻乃下榻取酒煨爐上。孫幼喜既而滿飲一盃。又復酌。約盡半杯許。以其餘仍內壺中。拂榻遂寢。久之無聲。而燈煌煌。尚未滅也。疑其尚醒。故大呼錫紫鎔化矣。妻不應。再呼仍不應。白身往視。則醉睡如泥。啓衾潛入。層上斷其縛結。妻固覺之。不能動。亦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既醒。惡之。投環自縊。孫夢中聞喘。吼聲起而奔視。舌已出兩寸許。大驚。斷索扶榻上。踰時始蘇。孫自此殊厭恨之。夫妻避道而行。相遠則俯其首。積四五年。不交一語。妻或在室中。與他人嬉笑。見夫至。色則立變。凜如霜雪。孫嘗寄宿齋中。經歲不歸。即強之歸。亦面壁移時。默然就枕而已。父母甚憂之。一日有老尼至其家。見婦亟加贊譽。女不言。但有浩嘆。尼詰

其政具以情告尼曰此易事耳必喜曰倘能回婦意當不靳酬也尼窺室無人耳語曰購春宮一幀三日後為若厭之尼去婦即購以待之三日尼果來囑曰此須甚密勿令夫婦知乃剪下園中人又鍼三枚艾一撮並以素紙包固外繪數畫如所狀使婦瞋婦出竊取其枕開其縫而投之已而乃台之返歸故處尼乃去至晚母強子歸宿媼往窺聽三更將寢聞婦呼孫小字孫不答少間婦復語孫厭氣作悲聲所明女入其室見夫婦面首相背知尼之術詎也呼子於無人處要諭之孫聞妻名便怒切齒母怒罵之不顧而去越日尼來告之因效尼大疑媼因述所聽尼笑曰前言婦憎夫故偏厭之今婦意已轉所未轉者男耳請作兩

制之法必有驗。母徙之。索子枕如前。緘置訖。又呼令歸寢。更餘
猶聞兩榻上皆有轉側聲。時作咳。都若不能寐。久之聞西人
在一床上。呻曰。語但隱約不可辨。將曙。猶聞嬉笑。吃。不能。媿
以告母。母喜。尼來厚饋之。孫由是琴瑟和好。生一男而女十餘
年。從無角口之事。同人私問其故。笑曰。前此顧影生起。後此
聞聲而喜。自亦不解其何心也。

異史氏曰。移憎而愛。術亦神矣。然能令人喜者。亦能令
人怒。術人之神。正術人之可畏也。先哲云。六婆不入門。有見矣夫。
○○○八大王

臨洮楊生。蓋貴介裔。而凌夷矣。有漁鰲者。負其債。不能償。得

驚輒獻之。一日獻巨鰲。額有白鰲。生以其狀異。放之。後自背家
歸。至恒河之側。日已就昏。見一醉者。從二三僮頭蹠而至。遙見
生。便問何人。生漫應行道者。醉人怒曰。寧無姓名。胡言行道者。
生馳驅心急。置不答。還過之。醉人益怒。捉袂使不得行。酒臭熏
人生。更不耐。然力解不能脫。問汝何名。噤然而對曰。我南都
舊令尹也。將何為。生曰。世間有此等令尹。辱罵世界矣。幸是
舊令尹。假新令尹。將無途人耶。醉人怒甚。勢將用武。生大言曰。
我馮某。非受人搥打者。醉人聞之。變怒為歡。踉蹌下拜曰。是我
恩主。唐突勿罪。起喚從人。先歸治具。生辭之不得。握手行數里。
見一小村。既入。則舍華好似貴人家。醉人醒稍解。生始詢其姓字。

曰言之勿驚我洮水八大王也。適西山青童招飲不覺過醉有犯尊顏實切愧悚。生知其妖以其情辭殷渥遂不畏怖。俄而設筵豐盛促坐惜飲。八大王最豪連舉數觥生恐其復醉再作繁擾。偽醉求寢。八大王已喻其意笑曰君得無畏我狂耶。但請勿悞。凡醉人無行謂隔夜不復記者欺人耳。酒徒之不德故犯者十之九。僕雖不齒于儕侶顧未敢以無賴之行施之長者。何遂見拒如此。生乃復坐正容而諫曰。既自知之何勿改行。八大王曰老夫為今尹時沉湎尤過於今日。自觸帝怒謫歸島嶼力返前轍者十餘年矣。今老將就木潦倒不能橫飛故態復作我自不解耳。茲敬聞命矣。傾談間連鐘已動八大王起捉臂曰

相聚不久。蓄有一物。聊報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願後常見。還也。口中吐一小人。僅寸許。因以爪啗生臂。痛若膚裂。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釋手已入革裏。甲痕尚在。而漫土墳起。類瘰核。收驚問之。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遂生出。八大王自返。回顧村舍全湮。惟一巨壑。毒蟲入水而沒。銷燹久之。自念所獲必惡寶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寶之處。黃泉下皆可見。即素所不知之物。亦隨口而知其名。於寢室中。掘得藏鏹數百。用度頗充。後有貨故宅者。生視其中。有藏鏹無算。遂以重金購居之。由此與王公埒富矣。火齊木難之類。皆蓄焉。得一鏡。背有鳳組。環水雲湘妃之圖。光射里餘。鬚眉皆可數。佳人一照。則影毀其中。磨之不能滅。

也。若改妝重煢。或更一美人。則前影消矣。時肅府第三公主能美。
雅慕其名。會主遊岵峒。乃徑伏山中。伺其下輿。始之而歸。設宴案
頭。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枯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藏之。年
餘。為妻所聞。肅府王怒。收之。追鏡去。擬斬。生大賄中貴人。使
言於王曰。王如見赦。天下之至寶。不難致也。不然。有死而已。於王誠
無所益。王欲藉其家而徙之。公主曰。彼已窺我。十死亦不足解
此站。不如嫁之。王不許。公主閉戶不食。妃子大憂。力言於王。王乃
釋生囚。命中貴以意示生。生辭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寧死不敢
承命。王如聽臣自贖。傾家可也。王怒。復逮之。妃召生妻入宮。將賜
之。既見妻。以珊瑚鏡臺納妃。詞意溫惻。妃悅之。使恭公主。公主亦

悅之訂為姊妹。轉使諭生。告妻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妻不聽。歸。修聘幣。納王印。帝送者。逾千人。珍石寶玉之屬。王家不能知其名。王大喜。釋生歸。以公主嬪焉。公主仍懷鏡歸。生一夕獨寢。夢大王軒然入曰。所贈之物。當見還也。佩之若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留宴飲。大王辭曰。自聆藥石。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嚙生臂。痛極而醒。視之。則核塊消矣。後此遂如常人。

異史氏曰。醒則猶人。而醉則猶鶩。此酒人之大都也。顧鶩雖日習於酒。狂乎而不敢忘恩。不敢無禮於長者。鶩不過人遠哉。若夫已氏則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鶩矣。古人有龜黿。豈以為鰥。

鏗乎乃作酒人賦

賦曰有一物焉。陶情適口。飲之則醺。上騰。以厥名為酒。其名最多。為功已久。以宴嘉賓。以速父舅。以促膝而為。惟以合羣而成偶。或以為釣詩餉。又以為掃愁帚。故麴生頻來。則騷客之金蘭友。醉鄉深處。則愁人之逋逃藪。糟邱之臺既成。鴟夷之功不朽。齊臣遂能一石。學士亦稱五斗。則酒固以人傳。而人或以酒醜。若夫落帽之孟嘉。荷鍾之伯倫。山公之倒其接巵。彭澤之漉以葛巾。酣眠乎美人之側也。或察其無心。濡首於墨汁之中也。自以為有神。井底卧乘船之士。槽邊縛珥玉之臣。甚至效

默因而玩世。亦猶非害物而不仁。至如而宵雪夜。月旦
花晨。風定塵短。客藉妓新。履舄交錯。蘭麝香沉。細批薄
抹。低唱淺斟。忽清商兮一奏。則寂若兮無人。雅譔則飛
花。梁塵。高吟則嬰玉。敲金。總陶然而大醉。亦魂清而夢
真。果爾。即一朝一醉。當亦名教之所不咎。爾乃嘈雜不
韻。俚詞並進。坐起譁譁。呶呶成陣。涓滴怨爭。勢將復又。
伸頸攢眉。引杯若鹄。傾瀉倏訖。拂燈滅燭。綠醅葡萄。狼
藉不斲。病葉狂花。觴政所禁。如此情懷。不如弗飲。又有
酒隔咽嗟。間不盈寸。咄咄呢呢。猶譏主客。坐不言行。飲
復不任。酒客無品。於斯為甚。上有狂藥下。客氣粗。勢石

稜。礫。擊。鬚。祖。兩。臂。躍。雙。跌。塵。濛。上。兮。滿。面。哇。浪。上。兮。
沾。裾。口。信。上。兮。亂。火。髮。蓬。上。兮。若。奴。其。顛。地。而。呼。天。也。
似。李。即。之。嘔。其。肝。臟。其。揚。手。而。擲。足。也。如。蘇。相。之。裂。於。
牛。車。舌。底。生。蓮。者。不。能。窮。其。狀。燈。前。取。影。者。不。能。為。之。
圖。父。母。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難。扶。或。以。父。執。之。良。友。無。
端。而。受。罵。於。灌。夫。姬。言。以。警。信。益。眩。暈。此。名。酒。凶。不。可。
救。拯。惟。有。一。術。可。以。解。酩。厥。每。繼。飲。祇。須。一。挺。繫。其。手。
足。與。軀。等。止。固。其。骨。勿。傷。其。頂。橫。至。百。餘。處。然。後。醒。

鐵布衫法

沙。狃。子。得。鐵。布。衫。大。力。法。駢。其。指。力。斫。之。可。斷。牛。項。橫。櫛。

之可洞牛腹。曾在仇公子彭三家。懸木於空。遣兩健僕極力撐去。猛反之。沙深腹受木。砰然一聲。木去遠矣。又出其勢。即石上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山神

益都李會斗。偶山行。值數人藉地飲。見李至。謹然並起。曳入坐。競觴之。視其肴饌。雜陳珍錯。移時飲甚懽。但酒味薄。瀼忽遙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三尺許。冠之高細。稱是衆鷄。曰。山神至矣。即紛亡去。李亦伏匿坎窞中。既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器貯澆淳。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雷公

亳州民王從簡其母坐室中值小雨冥晦見雷公持鉞振翼而入大駭急以器中便溺傾注之雷公沾襪若中刀斧返身疾逃極力展驕不得去顛倒庭際嗥聲如牛天上雲漸低與簷際雲中蕭蕭如馬鳴與雷公相應少時雨暴澍身上惡濁盡洗乃作霹靂而去

○戲縊

邑人某能健無賴偶遊村外見少婦乘馬來謂同遊者曰我能令其一笑衆不信約賭作筵某遽奔去出馬前連聲譁曰我要死因與塙頭抽梁燕一本橫尺許解帶掛其上

引頸作繮狀。婦果過而晒之。衆亦粲然。婦去既遠。其猶不
動。衆益笑之。近視則舌出目瞑。而氣真絕矣。梁幹自經
不亦奇哉。是可以為僕薄者戒。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七

殷陽縣志卷之七

羅祖

羅祖即墨人也。少貧。總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即以羅往。羅居邊數年。生一子。駐防守備。雅厚遇之。會守備遷陝西。恭將欲携與俱去。羅乃託妻子於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反。適恭將欲致書北塞。羅乃自陳。請以便道省妻子。恭將從之。羅至家。妻子無恙。良慰。然床下有男子遺帛。心疑之。既而至李申謝。李致酒殷勤。妻又道李恩義。羅感激不勝。明日謂妻曰。我往致主命。暮不能歸。勿伺也。出

門跨馬而去。匿身近處。更定却歸。聞妻與李卧語。大怒。破扉。二人懼。膝行乞死。羅袖不出。已復韜曰。我姑以汝為人。也。今如此殺之。污吾刀耳。與汝約。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馬匹械器具。我逝矣。遂去。鄉人共聞於官。官答李以實告。而事無驗。見莫可質。悉遠近搜羅。則絕匿名跡。官疑其因奸致殺。益械李及妻。逾年。并桎梏以死。乃驛送其子歸。即墓。后石匣營有樵人入山。見一道人坐洞中。未嘗求食。衆以為異。資糧供之。或有識者。蓋即羅也。餽遺滿洞。羅終不食。意似厭棄。以故來者漸寡。積數年。洞外蓬蒿成林。或潛窺之。則坐處不曾少移。又久之。見其出遊山上。就之。

已香、往瞰洞中、則衣上塵蒙如故、益奇之、更數日而往、則五柱下垂、坐化已久、土人為之建廟、每三月間、香楮相屬於道、其子往、人皆呼以小羅祖、視悉歸之、今其后人猶歲一往、收稅金焉、浙水劉宗玉向予言之甚詳、予笑曰、今世諸檀越、不求為聖矣、但望成佛祖、請攝告之、若要立地成佛、須放下刀子去、

劉姓

邑劉姓、虎而冠者也、後去淄居沂、習氣不除、鄉人咸畏惡之、有田數畝、與苗某連隴、苗勤田畔多種桃、二初實、子往攀摘、劉怒、驅之、指為己有、子帝而告諸父、父方駭怪、劉已

詬罵在門且言將訟苗笑慰之怒不解忿而去時有同輩
李翠石作典賣於沂劉持狀入城通典之遇以同鄉故相
熟問作何幹劉以告李笑曰子殺望衆所共知我素識苗
甚平善何敢占騙將毋反言之也乃碎其詞紙曳入肆將
典調停劉恨不已竊肆中筆復造狀藏懷中期以凡告
未幾苗至細陳所以因哀李爲之解免言我農人半世不
見官長但得罷訟數株桃何敢執爲己有李呼劉出告以
退讓之意劉又指天畫地叱罵不休苗惟和色卑詞無敢
少辨既罷踰四五日見其村中人傳劉已死李爲驚嘆
曰他適見杖而來者儼然劉也此至殷亡問訊且請顧臨

李遂巡問曰：「日前忽聞凶計，一何妄也？」劉不答，但挽肘至其家，羅漿酒焉。乃言前日之傳，非妄也。業出門見二人來，捉見官府，問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門數十年，非怯見官長者，亦不為怖。從去至公廨，見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即某耶？罪惡貫盈，不自悔悟，又以他人之物占為己有，此等橫暴，合置館驛。」一人稽簿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閱簿，其色稍霽，便云：「暫送他去。」數十人齊聲呵逐。余曰：「因何事勾我來？」又因何事遣我去？還祈明示。吏持簿下指一條示之。上記崇禎十三年，用錢三百，救一人夫婦完聚。曰：「非此則今日命當絕，宜墮畜生道。」駭極，乃從二人出。

索頭怒告曰：「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年，需勸人則財者，何得向老虎討肉吃耶？」二人乃不復言，送至村，拱手曰：「此役不曾嚇得一掬水。」二人既去，入門遂寢。時氣絕已隔日矣。李聞而異之，因詰其善行，顛末初崇禎十三年歲次，山人相食，劉時在溜為主捕，賴適見男女哭甚哀，問之，答云：「夫婦聚裁年餘，今歲荒不能兩全，故悲耳。」少時油罄，前復見之，似有所爭，近詰之，肆主馬姓者便云：「伊夫婦餓將死，日向我討麻，以為活，今又欲賣婦於我，我家中已買十餘口矣，此何要緊？賤則售之，否則已耳。」如此可笑。生來纏人，男子因言，今粟如珠，自度非得三百數，不足供逃亡。

之費本欲兩生。若賣妻而不免於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陰陽行之耳。劉憐之。便問焉出幾何。馬言今日婦口止直百許耳。劉請勿短其數。且願助以半價之資。馬執不可。劉少負氣。便謂男子彼鄙陋不足道。我請如數相贈。若能逃荒。又全夫婦。不更佳耶。遂發囊裝之。夫妻泣拜而去。劉述此事。李大加獎嘆。劉自行頓改。今七旬僧徒。去年李詣周村。遇劉與人爭。衆圍勸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欲訟禿樹耶。劉茫然改容。啣口飲手而退。

異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稱素封。然翠石又醇謹。喜爲善。未嘗以富自豪。抑然誠篤君子也。觀其解紛勸善。其

生平可知矣。古云：為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後富者耶？抑先富而後仁者耶？

○○○邵九娘

柴廷賓，太平人。妻金氏，不育。又奇妬。柴百金買妻，金暴遇之，經歲而死。柴忿出，獨宿數月，不踐閨閤。一日，柴初度，金卑詞革禮，為丈夫壽。柴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設筵內寢，招柴，已辭以醉。金華莊自詣柴，所曰：妾竭誠終日，君即醉，請一踐而別。柴乃入，酌酒話言。妻從容曰：前日誤殺婢子，今甚悔之，何便仇忌，遂無結髮情耶？復請納金釵十二。妾不汝瑕疵也。柴益喜，燭盡見跋，遂止宿焉。由此敬愛如初。金

便呼媒媼來，囑為物色佳媵，而陰使遠延勿報。已則故督促之。如是年餘，柴不能待，徧囑戚好為之購致，得林氏之養女，金一見喜形於色，飲食共之，脂澤花釧，任其所取。然林固燕產，不習女紅，繡履之外，湏人而成。金曰：我素勤儉，非似王侯家買作畫圖看者。於是授菱錦使掌製，若嚴師誨弟子，初猶可罵，繼而鞭撻，柴痛切于心，不能為地，而金之憐愛林尤倍於昔。往亡自為裝束，勻鉛黃焉，但履跟稍有摺痕，則以鐵杖擊，雙鬢髮少亂，則批兩頰。林不堪其虐，自經死。柴悲慘心目，顏致怨態，妻怒曰：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過，柴始悟其奸，因復反目，永絕琴瑟之好。陰於別業

修房闈思購麗人而別居之。荏苒半載未得其人。偶會友人之壻。見二八女郎。光艷溢目。停睇神馳。女怪其狂顧。秋波斜轉之。詢諸人知為邵氏。邵貧士止此女。少聰慧。教之讀。過目能了。尤喜讀內經。及冰鑑書。父愛溺之。有議婚者。輒令自擇。而貧富皆少所可。故十七歲猶未字也。柴得其端。示知不可圖。然心徘徊之。又冀其家貧。或可利動。謀之數媼。無敢媒者。遂下仄心。無所復望。忽有賈媼者。以貨珠進柴。告所願。賂以重金。曰。止求一通誠意。其成與否。所勿責也。萬一可圖。千金不惜。媼利其有諾之。登門故與邵妻絮語。賄驚贊曰。好個美姑。假到昭陽院。趙家姊妹何

足數得。又問婿家阿誰。卻妻答尚未。媼言若個娘子。何愁無王族作貴客也。卻妻嘆曰。王族家所不敢望。只要個讀書種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冤。翻復遴遴。一無一當。不解是何意向。媼曰。夫人勿須煩惱。恁個老翁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某家郎君云於某家塋邊。望見顏色。願以千金為聘。此非餓鴣作想。天驚耶。早板老身呵斥去矣。卻妻微笑不答。媼曰。便是秀才家。難與較計。若在別個。失尺而得丈。宜若可為笑。卻妻復笑不言。媼撫掌曰。果爾。則為老身計。亦左矣。日蒙夫人愛。登堂便促膝。賜漿酒。若得千金。出車馬。入樓閣。老身再到門。則閣者呵

此及之矣。邵妻沉吟良久起而去。與夫語移時。喚其女又移時。三人並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匹。竟不就。聞為賤勝則就之。但恐為儒林笑也。媼曰。倘入門得一小子。大夫人便如何。耶言已。告以別居之謀。邵益喜。喚女曰。試同舅姥言之。此汝自主張。勿後悔。致慙父母。女覲然曰。父母安享厚奉。則養有濟矣。况自顧命薄。若得佳耦。必減壽數。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見紫郎亦福相。子孫必有興者。媼大喜。并告紫。喜出非望。即置千金。偕與焉。聖女於別業。家人無敢言者。女謂紫曰。君之計。所謂燕巢於幕。不謀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乎。請不如早歸。尤

識見高明

速發而禍小。柴慮摧殘。女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我苟無過。怒何由起。柴曰。不然。此非常之悍。不可情理動者。女曰。身為賤婢。摧折亦自分耳。不然。買日為活。何可長也。柴以為是。終籌蹙而不敢決。一日。柴他往。女青衣而出。命蒼頭控老牝馬。一姬携襍從之。竟詣嫡所。伏地而陳。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所原。又見容飾蕭單。氣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錦衣之。曰。彼薄倖人。播惡於衆。使我橫被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有以激之。汝試念背妻而立家室。此豈復是人矣。女曰。細察渠似稍悔之。但不肯下氣耳。語云。大者不伏小。以禮論。妻之於夫。猶子之於父。庶之於嫡也。

夫人若肯假以詞色。則積怨可以盡捐。妻云。彼自不來。我何與焉。即命婢媼為之除舍。心雖不樂。亦暫安之。柴聞女歸。驚惕不已。竊意羊入虎群。狼籍已不堪矣。疾奔而至。見家中寂然。心始慄貼。女迎門而勸。令詣榻所。柴有難色。女泣下。柴意少紓。女往見妻曰。即適歸。自慚無以見夫人。乞夫人往一嫺笑之也。妻不肯行。女曰。妾已言。夫之於妻。猶嫡之於庶。孟光舉案。而人不以為詭。何哉。分在則然耳。妻乃從之。見柴曰。汝投充三窟。何歸為。柴倪不對。女肘之。柴始強顏笑。妻色稍霽。將送。女推柴從之。又囑庖人脩酌。自是夫妻復和。女早起。青衣往朝。盟已投悅。執婢禮甚恭。柴

入其室。苦辭之。十餘夕始肯一納。妻亦心賢之。然自媿弗如。積愆成忌。但女奉侍謹。無可蹈瑕。或薄施訶譴。女惟順受。一夜夫婦少有反唇。曉妝猶含盛怒。女捧鏡。墮破之。妻益恚。握髮裂帛。女惧長跪哀免。怒不解。鞭之。至數十。柴不能忍。盛氣奔入。曳女出。妻嗽。遂擊之。柴怒奪鞭反朴面。膚綻裂。始退。由是夫妻若仇。柴禁女無往。女弗聽。早起膝行伺幕外。妻起。床怒罵叱去。其聽前日夜切齒。將伺柴出而後洩憤于女。柴知之。謝絕人事。杜門不通。弟度妻無如何。惟日撻婢媼以寄其恨。下人皆不可堪。自夫妻絕好。女亦莫敢當夕。柴於是孤眠。妻聞之。意不稍安。有大婢素

妓點偶與柴語、妻疑其私、暴之尤苦、婢輒於無人處、疾首
怨罵、一夕輪婢值宿、女囑柴禁無往、曰、婢面有殺機、巨測
也、柴如其言、招之來、詐問何作、婢驚惧、無所措詞、柴益疑、
擒其衣、得利刀焉、婢無言、惟伏地乞死、柴欲撻之、女止之、
曰、怨夫人所聞、此婢必無生理、彼罪固不赦、然不如鬻之、
既全其生、我亦得直焉、柴然之、會有買妾者、急貨之、妻以
其不謀故罪柴、益遷怒女、詬罵益毒、柴忿顧女曰、皆汝自
取、前此殺却、烏有今日、言已而走、妻怪其言、徧詰左右、並
無知者、問女、女亦不言、心益悶、怒投裾浪罵、柴乃返以實
告、妻大驚、向女溫語、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柴為嫌、卻盡

釋不復作防。適逢出妻乃召女而數之曰。殺主者罪不赦。汝縱之何心。女造次不能以詞自達。妻燒赤鉄烙女面。欲毀其容。婢媼皆為之不平。每號痛一聲。則家人皆哭。顧代受死。妻乃不烙。以鍼刺脇二十餘下。始揮去之。紫歸見面。創大愁。欲往尋之。女捉襟曰。妾明知火坑而固蹈之。當嫁君時。豈以君家為天堂耶。亦自顧薄命。聊以洩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滿時。若再觸焉。是攻已填而復搖之也。遂以藥糝惡處。數日尋愈。忽攬鏡喜曰。君今日宜為妾賀。彼烙斷我晦紋矣。朝夕事媼。詞色平善。月餘。忽病逆。害飲食。紫恨其不死。畧不顧問。數日腹脹如鼓。日夜漫困。女侍

伺不遑眠食。金益德之。女以醫理自陳。金自覺疇昔過慘。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為人持家嚴整。婢僕悉就約束。自病後。皆散誕無操作者。柴躬理劬勞甚苦。而家米鹽不食。自盡。由是慨然興中饋之思。聘醫藥之金。對人輒自言為氣盛。以故醫脉之無不指為氣鬱者。凡易教醫卒罔效。亦濱危矣。又將烹藥。女進曰。此等藥百煮無益。祇增劇耳。金不信。女暗撮別劑易之。藥下。食頃。三遺。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呼之曰。女華陀。今如何也。女及群婢皆笑。金問故。始實告之。泣曰。妾日受子之覆載而不知也。今而後請惟家政聽子而行。無何病痊。柴整設為賀。女捧壺侍側。金自

起奪靈。曳與連臂。愛異常情。更聞。女托故離席。金蓮二婢
曳還之。強與連攝。自此事必育。食必偕。即姊妹無其和也。
無何女產一男。產後多病。金親為調視。若奉老母。後金患
痔痛。起則面目皆青。但欲覓死。女急銀針數枚。此至則氣
自息。瀕盡。按穴刺之。盡然痛止。十餘日復發。復刺。過六七
日又發。雖應手奏效。不至大苦。然心常惴惴。恐其復萌。夜
夢至一處。似廟宇。殿中鬼神皆動。神問汝金氏耶。汝罪過
多端。壽數合盡。念汝改悔。故僅降灾。以示微誡。前投兩姬。
此其宿報。至邵氏何罪。而慘毒如此。鞭打之刑。已有柴生
代報。可以相準。耶欠一烙。二十三針。今三次止。償索數便。

望病根除耶。明日又當作矣。醒而大惧。猶冀為妖夢之誣。食後果病。其痛倍苦。女至刺之。随手而瘳。疑技止此矣。病本何以不接。請再灼之。此非爛燒不可。但恐夫人不能忍受。金憶夢中語。以技無難色。然呻吟忍受之際。嘿思咒此十九針。不知作何變症。不如一朝受盡。庶免後苦。姪盡求女再針。女笑曰。針豈可以汎常施用耶。金曰。不。必。論。穴。但煩十九刺。女笑不可。金請益堅。起跪榻上。女終不忍。實以夢告。女乃約畧經絡。刺之如數。自此平復。果不復病。孫自懺悔。臨下亦無戾色。子名曰俊。秀惠絕倫。女每曰。此子給苑相也。八歲有神童之目。十五歲以進士授翰林。是時崇

夫婦年四十。如夫人三十有三耳。與焉歸寧。鄉里榮之。
邵翁自鬻女後。家暴富。而士林羞與為伍。至是始有通往
來者。

異史氏曰。女子狡妬。其天性然也。而為妻媵者。又復炫
美弄機。以增其怒。嗚呼。禍所由來矣。若以命自安。以分
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豈後天所能加乎。乃至於再
拯其死。而始有悔悟之萌。嗚呼。豈人也哉。如數以償。而
不增之息。亦造物之怒矣。顧以仁術作惡報。不亦值乎。
每見惡夫婦抱疴終日。即招無知之巫。任其刺肌灼膚。
而不敢呻心嘗怪之。至此始悟。聞人有納妻者。夕入妻

房不敢便去。僞解屢作登榻狀。妻曰。去休。勿作態。夫尚徘徊。妻正色曰。我非似他家妬忌者。何必爾。夫乃去。妻獨卧。輾轉不得寐。遂起往伏門外潛聽之。但聞妻殺隱約不甚了了。惟郎罷二字。畧可辨識。郎罷。閨人呼父也。妻聽踰刻。痰厥而踏。首觸扉作殺。夫驚起啟戶。尸倒入。呼妻火之。則其妻也。急扶灌之。日暮開。即呻曰。誰家郎罷被汝呼。妬情可哂。

○○○ 鞏仙

鞏道人。無名字。亦不知何里人。嘗求見魯王。關人不為通。有中貴人出。揖求之。中貴見其鄙陋。遂去之。已而復來。中

貴起且逐且朴至無人處道人笑出黃金二百兩傾逐者
覆中貴為言我亦不要見王但聞後苑花木樓臺極人間
佳勝若能導我一游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賂逐者其人喜
反命巾貴亦喜引道人自後宰門入諸景俱歷又從登樓
上中貴方凭窗道人一推但覺身墮樓外有細葛綳腰懸
於空際下視則高深掌日葛隱隱作斷穀狀極大號無何
數監至駭極見其去地絕遠登樓共視則葛端繫樁上欲
解援之則葛細不堪用力遍索道人已杳矣束手無計奏
之魯王王詣視大奇之命樓下藉茅鋪絮將因而斷之甫
畢葛崩然自絕去地乃不咫尺耳相與失笑王命訪道士所

在館於尚秀才家。往問之。則出游未復。既過于途。遂引見王。王賜宴坐。便請作劇。道士曰。臣草莽之夫。無他庸能。既承優寵。敢獻女樂。為大王壽。遂探袖中出美人置地上。向王稽拜已。道士命拾瑤池宴本。祝王萬年。女子叩場數語。道士又出一人。自白王母。少間董雙成。許飛瓊。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末有織女來謁。獻天衣一襲。金彩絢爛。光映一室。王意其偽。索觀之。道士急言不可。王不聽。卒觀之。果無縫之末。非人工所能製也。道士不樂曰。臣竭誠以奉大王。暫而假諸天孫。今則濁氣所染。何以還故主乎。王又意欺者。元仙姬思欲留其一二。細視之。則皆宮中樂伎耳。轉疑

此曲非所夙諳。問之果茫然。不自知。道士以衣置火燒之。然後納諸袖中。再搜之。則已無矣。王於是重道士。留居府內。道士曰。野人之性。視宮殿如藩籠。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每至中夜。必還其所。時而堅留。亦遂宿止。報於筵間。顛倒四時。花木為戲。王問曰。聞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對曰。或仙人然耳。臣非仙人。故心如松木矣。一夜宿府中。王遣少妓往試之。入其室。數呼不應。燭之則瞑坐榻上。搖之目一閃。即復合。再搖之。輒殺作矣。推之則遂手而倒。酣卧如雷。彈其額。遂指作鉄釜殺。遂以白玉匕使刺一針。匕弗入。推之重不可搖。加十餘人。舉擲床下。若于勦石墮地者。旦

而窺之。仍眠地上。醒而笑曰。一場惡睡。墮床下。不覺耶。後
女子輩。每於其坐卧時。按之為戲。初按猶軟。再按則鐵石
矣。道士舍秀才家。恒中夜不歸。尚鎖其戶。及旦啟扉。道士
已卧室中。初尚與曲妓。惡哥。善。矢老嫁娶。惡雅善歌。絃索
傾一時。魯王聞其名。召入供奉。遂絕情好。每繫念之。若無
由通。一夕問道士。見惡哥。答言。諸姬皆見。但不知其惡
哥為誰。尚述其貌。道其年。道士乃憶之。尚求轉寄一語。道
士笑曰。我世外人。不能為君塞鴻。尚哀之不已。道士展其
袖曰。光欲一見。請入此。尚窺之中。大如屋。伏身入。則光明
洞徹。寬若廳堂。几案床榻。無物不有。居其內。殊無悶苦。道

士入府與王對奕。望惠哥至。陽以袍袖拂塵。惠哥已袖袖中。而他人不之睹也。尚方獨坐凝想時。忽有美人自簷間隨視之。惠哥也。兩相驚喜。綢繆臻至。尚曰。今日奇緣。不可不誌。請與卿聯之。書壁上曰。侯門似海久無踪。惠繡云。誰識蕭郎今又逢。尚曰。袖裏乾坤真個大。惠曰。離人思婦盡包容。書甫畢。忽有五人入。八角冠。淡紅衣。認之。都與無素。嘿然不言。投惠哥去。尚驚駭不知所由。道士既歸。呼之。出問其情事。隱諱不以盡言。道士微笑。解衣反袂示之。尚審視。隱有字跡。細裁如蟻。蓋即取題句也。後十數日。又求一入前後九三入。惠哥謂尚曰。腹中震動。安甚憂之。常以

紫帛束腰際。府中耳目較多。倘一朝臨蓐。何處可容兒啼。
煩與輩仙謀。見妾三人腰時。便一拯救。尚諾之。歸見道士。
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所言予已了之。但請勿憂。君宗祧。
賴此一絇。何敢不竭綿薄。但自此不必復入。我所以報君。
者。原不在償私也。後數月。道士自外入。笑曰。携得公子至。
笑。可速把襁褓來。尚妻最賢。年近三十。數胎而存一子。道。
生女盈月而殤。聞尚言驚喜自出。道士探袖出嬰兒。酣然。
著寐。臍梗猶未斷也。尚妻接抱。始呱之。而泣。道士解衣曰。
產血澣衣。道家最忌。今為君故。二十年故物。一旦棄之。尚。
為易衣。道士囑曰。舊物勿棄。却燒錢許可。療難產。墮死胎。

尚從其言居之又久忽告尚曰取藏舊衲當留少許自用
我死後亦勿忘也尚謂其言不祥道士不言而去入見王
曰臣欲死王驚問之曰此有定數亦復何言王不信強留
之手談一局急起王又止之請就外舍從之道士趨卧視
之已死王具棺不以禮葬之尚臨哭盡哀始悟曩言蓋先
告之也遺衲用催生應如响求者踵接於門始猶以汚袖
與之既而剪領袷罔不效及聞所囑疑妻必有產厄斷血
布如掌珍藏之會魯王有愛妃臨盆三日不下醫窮手術
或有以尚生告者立召入一劑而產王大喜贈白金絲緞
良厚尚悲辭不受王問所欲曰臣不敢言再請之頓首曰

如推天意。但賜舊妓。意哥足矣。王召之來。問其年。曰。妾十八入府。今十四年矣。王以其齒加長。命偏呼群妓。任尚自擇。尚一無所好。王笑曰。痴哉。書生。十年前。定春嫁耶。尚以賢對。乃盛脩與焉。仍以所辭。綵綴為意哥作。送之。出惠所生子名之。習生。秀者。袖也。是時年十一矣。日念仙人之見。清明。則上其墓。有久客川中者。逢道人於途。出書一卷。曰。此府中物。來時倉猝。未暇壁還。煩寄去。客歸。聞道人已死。不敢違王。尚代奏之。王展視。果道士所借。疑之。發其塚。空棺耳。后尚子少。殤。賴生承繼。益服輩之先知云。

異史氏曰。袖裡乾坤。古人之寓言耳。豈真有之耶。抑何

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無催科之苦。人事之煩，則袖中虬蟲，何殊桃源雞犬哉。設客人常老于是，鄉可耳。

○○○二商

莒人商姓者，兄富而弟貧，鄰垣而居。康熙間歲大凶，弟朝夕不自給。一日二向午，尚未舉火，枵腹蹀躞，無以為計。妻令往告兄。商曰：無益，脫兄憐我貧也。當早有所處此矣。妻固強之。商便使其子往，少頃空手而返。商曰：何如哉？妻詳問。阿伯云：何子曰：伯躊躇目視，伯母告我曰：兄弟析居，有飯各食，誰復能相顧也。夫妻無言，暫以殘盞敗榻，少易糠

批而烹。里中三四惡少，窺大商餽足，夜踰垣入。夫妻警寤，
鳴鑼而號，鄰人共嫉之。無援者，不得已疾呼二商。二商
妓鳴款，邀救。妻止之。大殺對妓曰：「兄弟析居，有病各愛，誰
復能相顧也？」俄盜破扉，執大商及婦，炮烙之。呼聲甚慘。二
商曰：「彼固無情焉，有生視兄死而不救者。」率子越垣，大殺
疾呼。二商父子故武勇，人所畏懼，又恐驚致他援，盜乃去。
視兄嫂而股焦灼，扶榻上，招集婢僕，乃歸。大商雖被創，而
金帛無所亡失。謂妻曰：「今所遺器，悉出弟賜，宜分給之。」妻
曰：「汝有兄弟，不受此苦矣。」商乃不言。二商家絕食，謂兄必
有一報。久之，寂不聞。婦不能待，使子投囊往從，貸得斗粟。

而返婦怒其少欲反之二商止之踰兩月貧餘愈不可支
二商曰今無術可以謀生不如鬻宅於兄亡恐我他去或
不受券而恤焉未可知縱或不然得十餘金亦可存活妻
以然遣子操券詣大商大商告之甥且曰弟即不仁我子
足也彼去則我孤立不如反其券而周之妻曰不然彼言
去扶我也果爾則適墮其謀世間無兄弟者使都死却耶
我高葺墻垣亦足自固不如受其券從所適亦可以廣吾
宅計定令二商押署券尾付直而去二商於是徙居鄰村
鄉中不逞之徒聞商二商去又攻之復執大商榜楚并煎
梏毒慘至而有金貨悉以贖命盜臨去開廩呼村中貧者

金如多是速
耶

此天理之性也
此有為之學也
長古

忠所取頃刻都盡。次日二商始聞及奔視則兄已昏愎。能語。開目見弟但以手抓床席而已。少頃遂死。二商忿訴邑宰。盜首逃竄。莫可緝獲。盜粟者十餘人。皆里中貧民。州守亦莫如何。大商遺幼子終五歲。家既貧。往往自投。叔所教日不歸。送之歸則啼不止。二商婦頗不加青眼。二商曰。渠父不義。其子何罪。因市蒸餅數枚自送之。過數日。又避妻子陰負斗粟於嫂。使養兄。如此以為常。又數年。大商賣其田宅。毋得直足自給。二商乃不復至。后歲大飢。道饑相望。二商食指益煩。不能他顧。嫂年十五。荏弱不能操業。使携籃從兄貨胡餅。一夜夢兄至。顏色慘戚曰。余惑于嬖言。遂

失手足之義。弟不念前嫌。我汗羞。所賣故宅。今尚空閒。
宜憫居之。屋後蓬穎下。藏有窖金。發之。可以小阜。使醜光
相從。長舌婦。余甚恨之。勿顧也。既醜其之。以重直。咱第主
始得就果。發得五百金。從此棄賤業。使兄弟設月。金。問姪
領。言。笑。無。死。又。誠。慈。凡。出。入。一。錫。鉢。必。告。二。商。益。愛。之。
一口。法。為。公。請。兵。財。事。秋。勿。典。二。商。念。其。家。格。月。稟。給。之。
數。年。家。益。富。大。商。婦。病。死。二。商。亦。老。乃。析。侄。家。資。割。半。與
之。

異史氏曰。聞大商一介不輕取與。亦捐潔自好者也。然
婦言是聽。憤。不置一詞。怒情骨肉。卒以恠死。嗚呼。亦

何怪哉。二商以貧故。以素封終。為人何所長。但不甚道
聞教耳。嗚呼。一行不同。而人品遂異。

沂水秀才

沂水某秀才。課業山中。夜有二美人入。含笑不言。各以長
袖拂榻。相將坐。衣與無穀。少間一美人起。以白綾巾展几
上。上有草書三四行。亦未嘗審其何詞。一美人置白金一
錠。可三四兩許。秀才撥內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俗
不可耐。秀才捫金。則烏有矣。鹿人在坐。授以芳澤。置不顧。
而金是取。是乞兒相也。尚可耐哉。孤子可見雅態可想。

友人言此并思不可耐事附志之。對酸俗客。

古今之商賈家
坊何多哉

市井人作文語。富貴態狀。秀才裝名士。旁觀諷態。
信口謊言。不倦。揖坐苦讓上下。歪詩文。辱人觀聽。
賄奴哭窮。醉人歪纏。作滿洲調。体氣苦逼人語。
市井惡謔。任態見。登筵抵着果。假人餘威。裝模樣。
歪科甲謔諷文。語次頗稱貴戚。

○○梅女

封雲亭太行人偶至郡。晝卧寓屋。時年少飛偶。岑寂之下。
頗有所思。凝視間。見牆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畫。念又意想。
所致。而久之不動。亦不疑異之。起視。轉真。再近之。儼然少。
女容。瑩舌伸。索環秀領。驚顧未已。冉冉欲下。知為縊鬼。然。

以白晝壯胆。不大畏怯。語曰。娘子如有奇冤。小生可以極力。影居然而下曰。萍水之人。何敢遽以重務。況君子。但泉下槁骸。舌不得縮。索不得除。求斷屋梁而焚。思同山岳矣。諾之。遂戒呼主人來問所見狀。主人言此十年前。梅氏故宅。夜有小偷入室。為梅所執。送詣典史。典史受盜錢五百。誣其女與通。將拘審驗。女聞自經。后梅夫妻相繼卒。宅歸于余。客姓仁見怪異。而無術可以靖之。封以鬼言告主人。計毀舍易楹。費不貲。故難之。封乃協力助作。既就而復居之。梅女夜至。展謝已。喜氣充溢。姿態嫣然。封愛悅之。歛與為懽。瞋然而慚曰。陰慘之氣。非但不為君利。若此之為。則生

前之垢。西江不可濯矣。會合有時。今日尚未。問何時。但笑
不言。封問飲乎。答曰。不飲。封曰。對佳人悶眼相看。亦復何
味。女曰。妾生平戲技。惟諧打馬。但兩人寥落。夜深又苦無
局。今長夜莫遣。聊與君為交綫之戲。封從之。促膝戰指。翻
變良久。封迷亂。不知所從。女輒口道而頗指之。愈出愈幻。
不窮於術。封笑曰。此閨房之絕技。女曰。此妾自悟。但有隻
錢。即可成文。人自不察耳。更開頗怠。強使就寢。曰。我陰人
不寐。請自休。妾少解按摩之術。願盡技能。以消清夢。封從
其請。女疊掌為之。輕按自頂及踵。皆遍。手所經骨若酥。既
而握指細播。如以團絮相觸狀。体暢舒不可言。播至臍口。

目皆憤。至股則沉。一睡去矣。及醒日已向己。覺首節輕和。殊於往日。心益愛慕。逮屋而呼之。並無響應。日夕女始至。封曰。卿居何所。使我呼欲徧。曰。鬼無所。要在地下。問地下有隙可容身乎。曰。鬼不見地。猶魚不見水也。封握腕曰。使卿而活。當破產購致之。女笑曰。無須破產。戲至半夜。封苦逼之。女曰。君勿纏我。有浙倡愛卿者。新寓北鄰。願極風致。明夕招與俱來。聊以自代。若何。封允之。次夕果與一少婦同至。年近三十。已來眉目流轉。隱含蕩意。三人狎坐打馬為戲。局終。女起曰。嘉會方殷。我且去。封欲挽之。觀已逝。而人登榻。子飛甚果。詰其家世。則含糊不以盡道。但曰。即如

愛妾當以指彈北壁微呼曰壺盧子即至三呼不應可知
不暇勿更招也天曉入北壁隙中而去次日女來封問愛
卿女曰被高公子招去侑酒以故不得來因而剪燭共話
女每欲有所言吻已啟而輒止固詰之終不肯言款扉而
已封屈與作戲四漏始去自此二女頻來笑聲徹宵且因
而城社悉聞典史某亦浙之世族嫡室以私僕被黜繼娶
顧氏深相愛好期月殀殂心甚悼之聞封有靈鬼欲以問
冥世之緣遂跨馬造封二初不肯承某力求不已封設筵
與坐諾為招鬼妓日及曉叩壁而呼三聲未已愛卿即入
舉頭見容色愛欲走封以身橫阻之某密視大怒投以巨

梳溘然而滅。封大驚，不解其故。方將致詰，俄暗室上。老姬出，大罵曰：「貪鄙賊，壞我家錢樹子三十貫，索要償也。以杖擊其中心。顧某掩首而哀曰：『此顧氏我要也。』少年而殞，方切哀痛，不啻爲鬼不負子姥乎。何與？」姬怒曰：「汝本浙江一無賴賊，買得條烏角帶，鼻骨倒豎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錢，便而翁也。神怒人怨，死期已迫。汝父母代哀冥司，願以愛媳入青樓，代汝償貪債，不知耶？」言已，又擊某，宛轉哀鳴，方驚詫無從救解。旋見梅女自房中以張目吐舌，顏色變異，近以長簪刺其耳。封驚極，以身幃塞，女憤不已。封勸曰：「某即有罪，倘死于寓所，則咎在小生，請少存投鼠。」

之忌。女乃曳嫗曰：「暫假餘息，為我顧封郎也。」某張皇覓竄而去。至署，慙腦痛中夜，遂斃。次夜，女出，笑曰：「痛快，惡氣出矣。」問何仇怨。女曰：「曩已言之，受賄誣奸，啣恨已久。每欲覓君一為昭雪，自愧無纖毫之德，故將言而輟止。遭聞紛拏，竊以伺聽，不意其仇人也。」封訝曰：「此即誣卿者耶？」曰：「彼典史於此十有八年，妾冤歿十六寒暑矣。」問嫗為誰。曰：「老娼也。」又問愛卿，曰：「卧病耳。」因鞫然曰：「妾昔謂會合有期，今真不遠矣。」君嘗顧破家相贖，猶記否？封曰：「今日猶此心也。」女曰：「實告君，妾歿日，已投生延安張孝廉家，徒以大怨未伸，故遷延於是。請以新帛作鬼囊，俾妾得附君以往，就展。」

氏求婚計必先諧封處勢分懸殊恐將不遂女曰但去無
憂封從其言女囑曰途中慎勿相換待合卺之夕以囊掛
新人首急呼曰勿忘勿忘封諾之緣放囊女跳身已入携
至延安訪之果有展孝庵生一女貌極端好但病痼又常
以舌出唇外類大喘日年十六歲無問名者父母憂念成
癖封到門投刺具通族閭既退託媒展喜贊封於家女亦
絕不知為禮使兩婢扶曳歸所群婢既去女解衿露乳對
封微笑封覆囊呼之女憚眸審顧似有疑思封笑曰卿不
識小生耶舉之囊示之女乃悟急掩衿喜共燕笑詰旦封
入謁岳展慰之曰痴女無知既承青眷君倘有意家中甚

婢不乏。僕不靳相贈。封力辨其不痴。展疑之。無何女至。舉止皆佳。因大驚異。女但掩口微笑。展細詰之。女進退而慚於言。封為畧述梗槩。展大喜。愛悅逾于平時。使子大戒與壻同學。供給豐饒。年餘。大成漸厭薄之。因而即舅不相能。所僕亦刻疵其短。展惑於浸潤。禮稍懈。女覺之。謂封曰。岳家不可久居。仇久居者盡蕭草也。及今未大決裂。宜速歸。封然之。告展曰。欲留女。不可。父兄盡怒。不給與馬。女自出。舂實馬歸。后展世令歸寧。女固辭不往。后封舉孝廉。始通慶好。

異史氏曰。官卑者愈貪。其常情然乎。三百誣姦夜氣之

牯亡盡矣。奪嘉禾入青樓卒用暴死。吁可畏哉。

康熙甲子。貝丘典史最貪。詐民咸怨之。忽其妻被校者誘與偕亡。或代懸招狀云。某官因自己不慎。走失夫人一名。身無餘物。止有紅綾七尺。包裹元寶一枚。剋邊細紅。并無闊壞。亦風流之小報。

郭秀才

東粵士人郭某。暮自友人歸。入山迷路。窺榛莽中。更許聞山頭笑語。急趨之。見十餘人藉地飲。望見郭。聞然曰。坐中正欠一客。大佳。大佳。郭既坐。見諸客半儒巾。便請指迷。人笑曰。君真酸腐。舍此明月不賞。何求道路。即飛一觥來。郭

飲之芳香射鼻。一引遂盡。又一人持壺傾注。郭故善飲。又復奔馳。吻爆。一舉十觴。衆人大贊曰。豪哉。真吾友也。郭放達喜譁。能學禽語。無不酷肖。禹坐起。溲溺作燕子鳴。衆疑曰。半夜何得此耶。又效杜鵑。衆益疑。郭坐但笑不言。方紛議間。郭回首鸚鵡。鸞鳴曰。郭秀才醉矣。送他歸也。衆驚聽寂。不復聞。少頃又作之。既而悟其為郭。始大笑。皆撮口從掌。無一能者。一人曰。可惜青娘子未至。又一人曰。中秋選集於此。郭先生不可不來。郭故諾。一人起曰。客有絕技。我等亦欲踵肩之戲。若何。於是譁然并起。前一人挺身矗立。即有一人飛登肩上。亦矗立。累至四人。高不可登。繼至者攀

肩蹠臂如綵梯狀十餘人頃刻都盡望之可怪宵漢方驚
顧間挺然倒地化為脩道一綫郭駭立良久遵道得歸翼
日腹大痛溺綠色似銅青着物能染亦無溺氣三日乃已
往驗故處則有骨狼籍四圍叢莽并無道路至中秋郭欲
赴約朋友諫止之設斗胆再往一會青娘子必更有異惜
乎其見之遲也

死僧

某道士雲游日暮投止野寺見僧房扃閉遂藉蒲團趺坐
廊下夜既靜聞啟闔聲旋見一僧來渾身血汚目中若不
見道士道士亦若不見之僧直入殿登佛座抱佛頭而笑

久之乃去。及明視室門局如故。怪之。入帳道所見。衆如奇。祭扁驗之。則僧殺死在地。室中席篋掀騰。知爲盜劫。疑鬼笑。有因共驗佛首。見腦後有微痕。刺之內藏三十餘金。遂用以堊之。

異史氏曰。諺有之。財連于命。不虛哉。夫人儉嗇封殖。以手所不知。誰何之入。亦已痴矣。况僧并不知誰何之入。而無之哉。坐不肯棄。死猶顧而笑之。財奴之可嘆如此。佛云。一文將不去。惟有尊隨身。其僧之謂夫。

○○○阿英

甘王字壁人。廬陵人。父母早喪。遺弟珏。字慎壁。始五歲。從

兄勸養玉性友愛撫弟如子。后珥漸長丰姿秀出。又惡能
文。玉益愛之。每曰。吾弟素心。不可以無良匹。然簡拔遇到。
姻卒不就。適讀書匡山僧寺。夜初就枕。聞窗外有女子。裁
窺之。見三四女郎。席地坐。數婢陳設酒。皆殊色也。女曰。秦
娘子阿姊何不來。下坐者曰。昨自函谷來。被惡人傷右臂。
不能同遊。方用恨。一女曰。前宵一夢大惡。今猶汗悸。下
坐者釋手曰。莫道莫道。今宵姊妹懽會。言之嚇人不快。女
笑曰。婢子何胆怯。便便有虎狼啣去耶。若要力言。須歌
一曲。為娘行侑酒。女依吟曰。閒階堯花取次開。昨日墮青
小約來。應乘何驕車。鄰女伴。少待莫相催。着得鳳頭鞋子。

即當來。吟罷一座無不嘆賞。談笑間忽一偉丈夫岸然自
外入。鵲睛。黃心。其貌猙獰。衆啼曰。妖至矣。倉卒間然。始如
鳥散。惟駛者姪。柳不前。被執哀啼。強與支撐。丈夫吼怒。截
手斷指。就便嚼食。女即踣地若死。王憐惻不可復忍。乃急
袖劍援劍出。揮之中肢。亡落。負痛逝去。扶女入室。面如塵
土。血淋衫袖。駭其手則右拇斷矣。裂帛代裹之。女始呻曰。
拯命之德。將何以報。王自初窺時。心已隱為弟謀。因告以
意。女曰。狼疾之人。不能揣摩。第笑。當別為賢仲荀之語。
其姓氏。荅言秦氏。王乃展衾。俾暫休養。自乃獲獲他所。曉
而視之。則床已空。意其自歸。而訪察近村。殊少此姓。廣記

戚朋並無確耗。歸與弟言。悔恨若失。玳一日偶游塗野。遇
一七八女郎。姿致媚。顧之微笑。似將有言。因以秋波四
顧。而後問曰。君甘家二郎否。曰然。曰君家善曾與妻有婚
姻之約。何今日欲背前盟。另訂秦家。玳承生幼。孤兒好都
不曾聞。請言族閥。歸當問兄。女曰。無須細道。但得一言。妻
當自至。玳以承業兄命為辭。女笑曰。驀即君遂如此。怕哥
子耶。妻陸氏居東山望村。三日當候玉者。乃別而去。玳歸
述諸兄嫂。兄曰。此大謬語。父歿時。我二十餘歲。倘有是說。
那得不聞。又以其術曠野。遂與男兒交語。愈益鄙之。因問
其貌。玳紅徹面頰。不出一言。嫂笑曰。想是佳入。玉曰。童子

何辨妍媸。縱美尤不及秦。待秦氏不諧。荀之未晚。珥黑而退。踰數日。玉在途。見一女子零涕前行。垂鞭接轡。而微脫之人。世殆無其匹。使僕詰焉。答曰。我旧許甘家二郎。因家貧遠徙。遂絕耗問。近方歸。復聞即家二三其德。背棄前盟。往問伯。甘壁人焉置妾也。甘驚喜曰。甘壁人即我是也。先人叢約。實所不知。去家不遠。請即歸謀。乃下騎授轡。步御以歸。女自言小字阿英。家無昆季。惟外姊秦氏同居。始悟麗者即其人也。玉欲告諸其家。女固止之。竊喜弟得佳婦。然恐其能達招議。久之。女殊矜莊。又嬌婉善言。母事嫂嫂。亦雅愛慕之。值中秋。夫妻方狎宴。嫂招之。珥意悵惘。女

遣拍者先行。約以終至。而端坐笑言良久。殊無去志。玳恐
健待久。故連促之。女但笑。卒不復去。質旦晨甫啟。竟嫂自
來。相對何尔然。女微哂之。玳覺有異。質對參差。嫂大駭。
豈非妖邪。何得有分身術。王亦俱陽竊而告之。曰。家世積
德。曾無怨讎。如其妖也。請速行。幸勿殺吾叔女。覩然曰。妾
不非人。祇以阿翁夙異。故齊家婦。以此報德。自今不能育
男女。嘗欲辭去。所以悲者。為兄嫂持我不薄耳。今既見
疑。請從此訣。轉眼化為鸚鵡。翩然逝矣。初。甘翁在時。蓋一
蠶蠶甚慧。嘗自投餌。時玳四五歲。問飼鳥何為。父戲曰。將
以為汝婦。問鸚鵡乏食。則呼玳云。不將餌去。餓煞媳婦矣。

家人亦皆以此為戲。后斷鎖亡去。始悟舊約。云即此也。然
玳瑁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嫂戀情猶切。旦夕嗟泣。玉梅之
而無如何。后二年為弟聘姜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為
粵司李。玉往省之。久不歸。適土寇為亂。近村里落半為劫
墟。玳瑁大惧。率家人避山谷。山上男女頗雜。都不知其誰何。
忽聞女子小語。絕類英。嫂促玳瑁近驗之。果英。玳瑁喜極。捉臂
不釋。女乃謂同行者曰。姊且去。我望嫂。來既至。嫂望見
悲哽。女慰勸再三。又謂此非樂土。因勸令歸。衆悍寇至。女
固言不妨。乃相持俱歸。女撮土攔戶。囑安居勿出。坐數語
友身欲去。嫂急握其腕。又令兩婢援左右足。女不得已止。

為然不甚歸私室。訂之三四。始為之一往。嫂每謂新婦不能富叔意。女遂早起為羹理。妝梳竟細勻鉛黃。人視之。艷增數倍。如此三日。居然麗人。嫂奇之。因言我又無子。欲購一妻。終未違假。不知婢輩可望澤否。女曰。無人不可轉移。但質美者易為力耳。遂徧相諸婢。惟一黑醜者。有耳男相。乃喚與洗濯已。而以濃粉雜藥塗之。如是三日。面亦漸黃。四七日脂澤沁入肌程。居然可觀。日惟閉門作笑。并不計及兵火。一夜噪聲四起。舉家不知所謀。俄聞門外人馬鳴動。已俱去。既明。始知村中焚掠殆盡。盜縱群隊。宵投九伏。匿岸穴者。悉被殺擄。遂益德女。目之以神女。呼

忽謂嫂曰。妾此來。徒以嫂又難忘。聊分離。紉之憂。阿伯行
至。妾在此。如訪所云。非李非桃。可以笑人也。我姑去。當秉閒
一相望耳。嫂問行人無恙。曰。近中有大難。此無與他人
事。秦家姊受是害。意必報之。固當無妨。嫂挽之過宿。未明
已去。王自東考歸。聞孔蕙程進途。遇寇。主僕素馬。各以金
束腰間。潛身叢棘中。一秦吉了。飛集棘上。展翼覆之。視其
足缺一指。心異之。俄而群盜四合。繞莽殆遍。似尋之。二人
氣不敢息。盜既散。鳥始翔去。既歸。各道所見。始知秦吉了
即所救養者也。后值王他出不歸。妾必暮至。計王將歸而
蚤出。王或會於嫂所。間邀之。則諾而不赴。一夕王他往。王

意英必至潛伏候之。未幾英果來。暴起要避而歸於室。女曰。妾與君情緣已盡。強合之。恐為造物所忌。少而有所歸。時作一面之會如何。珏不聽。卒與狎。天明詣嫂。亡怪之。女笑云。中途為屈。所刻勞。嫂懸望矣。數語趨出。居無何。有巨狸啣鵝鵝。經寢門過。嫂駭絕。因疑是妾。時方沐。輒洗急。脫群起譟擊。始得之。左翼沾血。奄存餘息。抱置膝頭。撫摩良久。始漸醒。自以啄理其翼。少選飛繞中室。呼曰。嫂。別矣。吾怨珏也。振翼遂去。不復來。

摘樹

陝西劉公為興化令。有道士來獻盆樹。視之則小橘。細裁

如指擯弗受。刻有幼女。時六七歲。適值初度。道士云。此不足供大人清玩。聊祝女公子福壽耳。乃受之。女一見不勝愛悅。寒諸閨闕。朝夕護之。惟恐傷。約任滿。橘把喪。是年初結實。簪裝將行。以橘重貲謀棄之。女抱樹嬌啼。家人解之曰。凡日而不復來。女信之。涕始止。又恐為大力者負之而去。立視家人移載。墮下。乃行。女歸。受聘。此聘。莊丙戌登進士。拜褐為縣令。夫人大喜。竊意十餘年。橘不復存。死。則橘已十國寶。以午計。問之。故役皆云。劉公去後。橘甚茂。而不實。此其初結也。更奇之。莊任三年。終實不懈。第四年。憔悴無少華。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至秋果解任。

異史氏曰：捐其有夙緣於女與，何過之巧也！其實也，似
感，思其不華也，似傷離物猶如此，而況於人乎。

○牛成章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娶鄭氏，生子女各一。牛三十三歲
病死，子名思，時方十二，女八九歲而已。母不能負資產入
囊，設醮而去，遺兩孤，難以存濟。有牛從年已六歲，貧寡無
歸，送與居處數年，姬死，家益貧，而志漸長，思繼父業而苦
無資，妹適毛姓，毛富貴也。女哀婚，假數十金付兄，兄從人
過金陵途中遇寇，資斧盡喪，飄蕩不能歸。偶遇典肆，見主
肆者絕類其父，出而潛察之，姓字皆符，駭異，不諭其故。惟

日流連其傍以窺意旨。而其人亦畧不顧問。如此三日。覘其言笑舉動。真父無訛。即又不敢拜識。乃自陳於群小。求以同鄉之故。進身為傭。立券已。主人覩其里居姓氏。似有所動。問所從來。志泣訴父名。主人慨然若失。久之問而母無恙乎。志又不敢謂父死。婉應曰。我父年前經商不返。母醮而去。幸有伯母撫育。不然葬溝瀆久矣。主人慘然曰。我即是汝父也。於是握手悲哀。又導入叅其后母。后母姬年三十餘。無出得志喜。設宴寢門。牛終款款不樂。即欲一歸故里。妻處群中乏人。故止之。牛乃率子紀理肆務。居之三月。乃以諸藉妻子。取裝西歸。既別。志實以父死告。母姬乃大

驚言彼負販于此、曩所與交好者、苗作富商娶我已六年
矣、何言死耶、忠又細述之、相與疑念不諭、其由踰一晝夜
而牛已返、攜一婦人、頭如蓬葆、忠視之、則其所生母也、牛
摘耳頓罵、何棄吾兒、婦慙伏不敢動、牛以口齧其項、婦
呼忠曰、先救吾兒、忠大不見、橫身蔽焉、其間牛又怒
起、婦已不見、衆大驚、相譁以鬼、旋視牛顏色慘變、委衣于
地、化為黑氣、而尋滅矣、母子駭嘆、舉衣冠而瘞之、忠席父
業、富有萬金、后歸家、問之、則嫁于是日死、一家皆見牛成
章云

喬桓字匡九，晉人也。父官縣尉，早卒。遺生最幼，聰惠絕人。十一歲，以神童入泮，而母過於愛惜，禁不令出庭戶。年十三，尚不能辨叔伯甥舅焉。同里有武評事者，好道，入山不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異常倫。幼時竊讀父書，慕何仙姑之為人，父既隱，立志不嫁。母無奈之，一日生於門外，瞥見之。童子雖無知，祇覺愛之極，而不能言，直告母，使垂禽焉。母知其不可，故難之。生辭亡不自得，母恐拂兒意，遂託往來，致意武果不諧。生行思坐籌，無以為計。會有一道士在門，手握小劍，長戟入許。生借閱一遍，問將何用。答云：此劇藥之具，物雖微，堅石可入。生未深信。道士即以斫牆上石。

應手落如腐。生大異之。把玩不釋於手。道士笑曰。公子愛之。即以奉贈。生大喜。辭之以錢。不受而去。持歸。歷試磚石。畧無鬲閥。頃念穴牆則美可見。而不知其非法也。更足踰垣而出。直至武第。九穴而重垣始達中庭。見小廂中尚有燈火。伏窺之。則青娥卸晚妝矣。少頃燭滅。寂無聲。穿牖入。女已熟眠。輕解雙履。悄然登榻。又恐妾即驚覺。不遑訶達。遂潛伏繡之側。畧聞者息。心願竊慰。而半夜經營。疲殆頗甚。少一合眸。不覺睡去。女醒聞鼻氣。怵然開目。見穴隙亮入。大駭。暗俾醒。援閨輕出。默窺喚家人婦共。藝火。搦杖以狎。則見一搃書生。酣眠繡榻。細審識為霍生。執之始覺。遽

起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懼。但醜然作一語。衆指為賊。恐呵之。始出涕曰。我非賊。實以愛娘子故。願以近芳澤耳。衆又疑穴數重垣。非童子所能者。生出鏐以言異。其試之駭絕。訝為神授。將共告諸夫人。女倪首沉思。意似不以為可。衆窺知女意。因曰。此子聲名門第。殊不辱玷。不如縱之使去。俾復求媒焉。詰旦假盜以告夫人如何也。女不答。衆乃促生行。生索鏐。女笑曰。駭兒童。猶不忘山罷耶。生觀枕邊有鳳釵一股。陰納袖中。已為婢子所窺。急白之。女不言。亦不怒。一媼拍頸曰。莫道他駭。苦意愈乖。絕也。乃曳之。仍自甕中出。既歸。不敢實告母。但囑母復媒致之。母不忍。

頭拒、惟偏託媒氏、急為別覓良姻、青娥知之、中情皇急、陰
使腹心者、風示媼、媼悅、託媒往、會小婢漏泄前事、武夫
人辱之、不勝羞憤、媒至、益觸其怒、以杖盡地、罵生并及其
母、媒惧竄歸、具述其狀、生母亦怒曰、不肖兒所為、我亦夢
夢、何遂以無禮相加、當交股時、何不將蕩兒淫女、一併殺
却、由是見其親屬、輒便披訴、女聞、魏欲死、武夫人大悔、而
不能禁之、使勿言也、女除使人婉致生母、止矢之以不他
其詞、悲切、母感之、乃不復言、而論親之謀、亦遂輟矣、會秦
中歐公宰是邑、見生、文深麗之、時召入內署、極意優寵、一
日問生婚乎、答言未、細詰之、對曰、夙與故武評事女、小有

盟約。后以微嫌遂致中寢。問有顧之否。生靦然不言。公笑曰。我當為子成之。即委縣尉教諭納幣於武。夫人喜。婚乃定。踰歲娶歸。女入門。乃以銖地曰。此寇盜物。可將却。生笑曰。忽忘媒妁。珍佩之。恒不去。身女為人溫良。寡嘿。一日三朝其母。餘惟閉門寂坐。不甚留心家務。母或以吊慶他往。則事之經紀。罔不井井。年餘生一子。孟仙。一切委之乳保。似亦不甚顧惜。又四五年。忽謂生曰。懽愛之緣。於茲八載。今離長會短。可將奈何。生驚問之。即已嘿。盛妝拜母。返身入室。追而詰之。則仰眠榻上。而氣絕矣。母子痛悼。購良材而塋之。母已衰邁。每抱子思母。如摧肺肝。由是遺病。

遂憊不起。逆害飲食。但思魚羹。而平地則無。百里外始可購致。時廝騎皆被差遣。生惶絕等。急不可待。懷貲獨往。晝夜無停趾。遂至山中。日已沉冥。而足跛踣。步不能從。后一叟至。問曰。足得毋胞乎。生唯。叟便曳坐路隅。歛石取火。以紙裹藥末。熏生兩足。訖。試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矯健。感極申謝。叟問何事。汲。答以母病。因歷道所由。叟問何不另娶。答云未得佳者。叟遣指山村曰。此處有一佳人。倘能從我去。僕當為君作伐。生辭以母病待愈。姑不違。叟乃拱手約以異日。入村但問老王。乃別而去。生歸。烹魚獻母。已晷進數日。尋獲乃命僕馬往尋叟。至舊處。迷村所。

在周張踰時。夕暎漸墜。山谷甚雜。又不可以極望。乃與僕
上山頭。以瞻里落。而山徑崎嶇。苦不可復騎。跼蹐而上。昧
色籠烟矣。踈蹢四望。更無相落。方將下山。而歸路已迷。心
中燥火如燒。荒竄間。冥墮絕壁。幸數尺下。有一綫荒苔。墜
卧其上。潤僅容身。下視黑不見底。惧極不敢少動。又幸岸
邊皆生小樹。約体如欄。移時見足傍有小洞口。心竊喜。以
背着石。墮行而入。意稍穩。冀天明可以呼救。少頃深處有
光如星點。漸近之。約三四里許。忽睹廟舍。并無缸燭。而光
明若晝。一麗人自房中出。視之則青娥也。見生驚曰。卽何
能來。生不暇陳。抱袂鳴咽。女勸止之。問母及兄。生悉述若

况女亦慘然。生曰：卿死年餘，此得無冥間耶？女曰：非也。此乃仙府。曩時非死，所痊一竹枝耳。即今來，仙緣有分也。因導令朝父，則一修髯丈夫坐堂上。生趨拜。女白霍即來。翁驚起握手，畧道平素。曰：婿來大好。分當留此。生辭以母望，不能久留。翁曰：我亦知之，但遲三數日，即亦何傷。乃餌以肴酒。即令婢設榻于西室，施錦褥焉。生既退，約女同榻寢。女之曰：此何處，可容狎褻？生捉臂不捨。窗外婢子笑聲嗤然。女益慚，方爭拒間，翁入，叱曰：俗骨污吾洞府，宜即去。生素負氣，愧不能忍，作色曰：兒女之情，人所不免。長者何當伺我？無難即去。但令女須臾將去。翁無辭，招女隨之。啟后

戶送之。賺生南門。父子閤扉去。回首峭壁。喚喚無火隙縫。隻影覓之。因所歸。遙視天上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悵良久。悲已而恨。面壁叫號。乞無應者。憤極。腰中出鐵鑿石。攻進。瞬息洞入三四尺許。隱隱聞人語。曰。孽障哉。生奮力鑿益急。忽洞底豁開。二扉推絨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復合。女怨曰。既愛我為婦。豈有待丈人如此者。是何處老道士。授汝凶器。將人纏混欲死。生得女。意願已慰。不復置辨。但憂路險難歸。女折兩枝。各跨其一。即化為馬。行且駛。俄頃至家。時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與僕相失也。覓之不得。歸而告母。亡道人穿山谷。并無踪緒。正憂惶所。聞子自歸。惟喜。

承迎。舉首見婦。凡駭絕。生畧述之。母益忻慰。女以形跡詭異。慮駭物听。求即播遷。母從之。異。即有別業。刻期徙往。人莫之知。偕居十八年。生一女。適同邑李氏。后母壽終。女謂生曰。吾家茅田中有雄牝八卵。其地可葬。汝父子扶柩歸。望見已成之。宜即由子廬墓。無庸復來。生從其言。望后自返。月餘。孟仙往省之。而父母俱杳。問之老奴。則云赴墓未還。心知其異。浩歎而已。孟仙文名甚諱。而因於場屋。四旬不售。后以授貢入北闈。遇同號生。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愛之視其卷。註順天原生霍仲仙。瞪目大駭。因自道姓名。仲仙亦異之。便問鄉貫。孟悉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時。父

鳴文場中如蓬山石霍姓者。吾族也。宜與款接。今果然矣。
預何以名字相同如此。孟仙因詰高僧。并嚴慈姓諱。已而
驚曰。是我父母也。仲仙疑年齒之不類。孟仙曰。皆父母皆
仙人。何可以貌信其年歲乎。因述往跡。仲仙始信。場後不
暇休息。命駕同歸。才到門。家人迎告。是夜失太翁及夫人
所在。西人大驚。仲仙入而詢諸嬪。言昨夕西共杯酒。母
謂汝夫婦少不更事。明日大哥來。吾無慮矣。早旦入室
則闕無人矣。兄弟聞之。頓足悲哀。仲仙猶欲追覓。孟仙以
為無益。乃止。是科仲仙領鄉薦。以晉中祖墓所在。從兄而歸。
猶異父母尚在人間。隨在探訪。而終無踪跡矣。

異史氏曰。鑽穴眠榻。其意則癡。鑿壁罵氣。其行則狂。仙人之撮合之者。惟欲以長生報其孝耳。然既混跡人間。狎生子如。則居而終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棄其子。抑獨何哉。異已。

○○鏡聽

益都鄭氏兄弟。皆文學士。大鄭早知名。父母嘗過愛之。又因子并及其婦。二鄭落拓。不甚為父母所懽。遂惡次婦。至不齒禮。冷煖相煩。存芥蒂。次婦每謂二鄭苦男子耳。何遂不能為妻子爭氣。遂憤弗與同宿。於是二鄭底憤。勤心銳思。亦遂知名。父母稍已優顧之。然終殺于兄。次婦望夫。

綦切是歲大比。竊於除夜以鏡听卜。有二人初起。相推為戲云。汝也涼。去婦歸。凶言不可解。亦置之。聞后兄弟皆歸時。暑氣猶盛。兩婦在厨下炊飯餉耕。其熱正苦。忽有報騎登門。報大鄭授母入厨喚大婦曰。大舅中式矣。汝可涼。去次婦念惻。泣且炊。俄又有報二鄭授者。次婦力擲餅杖而起曰。僕也涼。去此時中情所激。不覺出之於口。既而思之。始知鏡听之驗也。

異史氏曰。貧窮則父母不子。有以也哉。庭幃之中。固非憤激之地。然二鄭婦激發男兒。亦與怨望無賴者殊不同科。投杖而起。真千古之快事也。

牛墮

陳華封蒙山人以盛暑煩熱枕藉野樹下忽一人奔波而
來青着圓領疾趨樹陰掬石而座揮扇不停汗下如流潘
陳起座笑曰若除圓領不扇可涼客曰脫之易再者難也
就與傾談頗極蘊藉既而曰此時無他想但得水浸良醪
一道冷芳度下十二重樓暑氣可消一半陳笑曰此願易
遂僕當為君償之因握手曰寒金伊迓請即迂步客笑
而從之至家出藏酒于石洞其涼震盪客大悅一舉十觥
日已就暮天忽雨于是張燈於室客乃解除領巾相與磅
礴語次見客腦后時漏燈光疑之無何客酩酊眠榻上陳

移灯竊窺之。見耳后有巨穴。淺大。數道。後膜間隔如櫺。外更茸垂蔽中。似空。駭極。潛抽簪簪撥腹覘之。有一物狀類小牛。随手飛出。破窓而去。益駭不敢復撥。方欲轉步。而客已醒。驚曰。子窺見吾隱矣。放牛瘡出。將為奈何。陳拜詰其故。客曰。今已若此。尚復何諱。實相告。我六畜瘟神耳。適所縱者牛瘟。恐百里內牛無種矣。陳故以養牛為業。聞之大恐。拜求迷解。客曰。余且不免於罪。其何術之能解。惟苦參散最効。其廣傳此方。勿存私念可也。言已謝別。出門又掘土堆壁龕中。曰。每用一合亦効。拱不復見。居無何。牛果病。瘟疫大作。陳欲專利。秘其方。不肯傳。惟傳其弟。試

之神驗而陳自劉啖牛殊罔所効。有牛而百蹄蹶倒斃殆盡。遺老牝牛四五頭亦遂巡就死。中心懊惱無所用力。忽憶龕中拘土念未死効姑妄投之。經夜牛乃盡起。始悟藥之不靈。乃神罰其私也。后數年牝牛繁育漸復其故。

金姑夫

會稽有梅姑祠。神故禹姓。族居東莞。未嫁而夫早死。遂矢志不醮。三旬而卒。族人祠之。謂之梅姑。丙申上虞金生赴試。經此入廟徘徊。願涉冥想。至夜夢青衣來傳梅姑命。招之從去。入祠。梅姑立候簷下。笑曰。蒙君寵顧。實切依戀。不嫌陋拙。願以身為姬侍。金唯亡梅姑。送之曰。君且去。設座。

成當相逐耳。醒而惡之。是夜居人夢梅姑曰。上虞金生。今為吾婿。宜塑其像。詰村人語。夢悉同。族長悲玷其貞。以故不從。未幾一家俱病。大懼。為肖像於左。既成。金生告妻子曰。梅姑迎我矣。衣冠而死。妻痛恨。詣詞指女像。穢罵。又升座批頰數四。乃去。今馬氏呼為金姑夫。

異史氏曰。未嫁而守。不可謂不貞矣。為鬼數百年而始易其操。抑何其無恥也。大抵貞魂烈魄。未死即依于土。偶其廟貌。有靈驚世。而駭俗者。皆鬼狐惡之耳。

○○○仙人島

王勉字冕齋。靈山人。有才思。累冠文場。心氣頗高。善誦罵。

多所凌折。偶遇一道士視之曰：子相極貴，然被輕薄，所折除几盡矣。以子^之慧，若及身修道，尚可登仙。籍王^之咍曰：福澤誠不可知。然世人豈有仙人？道士曰：子何見之早？無他，^承即我便是仙耳。王乃益笑其誣。道士曰：我何足異？能從我去，真仙數十可立見之。問在何處？曰：咫尺耳。遂以杖夾股間，即以一頭發生，令如己狀，囑令服。呵曰：起。覺杖粗如五斗囊，凌空翕飛，潛捫之。鱗甲齒亡焉。駭，悞不敢復動。移時又呵曰：止。即抽杖去，落巨宅中。重樓延閣，額帝王居。有台高大餘丈，上殿十一楹，弘麗無比。道士曳客上，即命童子設筵。招賓殿上列數十筵，鋪張炫目。道士易盛服以伺。

少頃諸客自空中來。所騎或龍或虎或鸞鳳不一類。又各
携樂器。有女子。有丈夫。有赤其兩足。中獨一鹿者。跨彩鳳。
宮樣粧束。有侍兒代抱樂具。長五天以來。非琴非瑟。不知
其名。酒既行。珍肴雜錯。入口甘芳。并異常饌。王嘿然。寂坐。
惟目注鹿者。然心愛其人。而又欲聞其樂。竊恣其終。不一彈。
酒闌。一叟倡言曰。蒙崔真人雅召。今日可云盛會。自寧盡
懽。請以器之同者。共隊為曲。於是各合。配旅。綠竹之聲。響
徹雲漢。獨有跨鳳者。果伎無偶。羣戲既歇。侍兒始啟繡囊。
橫陳几上。女乃解玉腕。如搗箏狀。其亮數倍于琴。烈足開
胸。柔可驚魄。彈半收。訴令殿寂然。無有效者。既闌。鏗爾一

殺如擊清磬。共贊曰。雲和夫人絕技哉。大衆皆起告別。鶴
 唳龍吟。一時并散。道士設宝榻。錦衾。偈生寢處。王初睹麗
 人。心情已動。聞藥之后。涉想猶勞。念已才調。自合芥拾青
 紫。富貴后何求弗得。頃刻百緒。亂如蓬麻。道士似已知之。
 謂曰。子前身與我同輩。若緣意念不堅。遂墮塵網。僕不自他
 於君。實欲救出惡濁。不料迷晦已深。夢亡不可提悟。今當
 送君行。未免復見之期。然作天仙。須再劫矣。遂指階下
 長石。令閉目坐堅。喘無視。已乃以鞭驅石。石飛起。風散灌
 耳。不知所行几許。忽念下方景界。未審何似。隱將兩眸微
 開一綫。則見大海茫渾。無邊際。大畏。即復合。而身已隨

石俱墮。砰然一响。泅沒若鷗。幸風近海。暑諸酒浮。聞人鼓掌曰。美哉。跌乎。危殆万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瀛笑。視之年可十六七。顏色艷麗。王出水寒慄。求火燎之。女子言從我至家。當為處置。苟通意。勿相忘。王曰。是何言哉。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狽。過此首以身報。何但不忘。女子以掉催艇。疾如風雨。俄已近岸。于艙中携所采蓮花一握。導與俱去。半里許。入村。見朱戶南開。進歷數重門。女子先馳入。少間。一丈夫出。是四十許人。揖王升階。命侍者取冠袍襪履。為王更衣。既訖。詢邦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畧可。所聞崔真人。切已眷戀。托昇天闕。自公功名。

反掌以故不願棲隱。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島，遠絕人世。文若姓桓，世居此，僻何幸得近名流？因而慙慙置酒，又從容而言曰：僕有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祇今未遭良匹，欲以奉侍高人如何？王意尤采蓮人，尚希稱謝，桓命手鄰党中，招二三齒德來，顧左右，立喚女郎，無何，異香濃郁，美姝十餘輩，擁芳雲出，光艷明媚，若芙蕖之映朝日。拜已，即坐，羣姝列侍，則采蓮人亦在焉。酒數行，一畱，畱女自內出，僅十餘齡，而姿態秀曼，笑依芳雲肘下，秋波流動，桓曰：女子不在閨中，出作何務？乃顧客曰：此綠雲，即僕幼女，頗意能紀典故矣。因令對客吟詩，遂誦竹枝詞三章，嬌婉可听。

便令傍婦隅坐。桓因謂王曰：「天亦宿構，必富，可使鄙人得聞教乎？」王卽慨然頷近体一作「頷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剩有鬚眉在，小飲能令塊壘消。」鄰叟再三誦之。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行者惡火雲洞，下句是猪八戒過子母河也。」一座撫掌。桓請其他王述、水烏詩云：「猶頭鳴榔磬，忽忘下句甫一沉吟，芳雲面抹貼口耳語，遂掩口而笑。緡雲告父曰：「渠為姊夫續下句矣。」云云。緡嚮卿已合席燦然。王有慚色。桓顧芳雲，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復請其文。親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業，乃炫其冠軍之作，題為「孝哉閔子騫」二句，被云：「聖人贊大賢之孝。」緡雲顧父曰：「聖人無字門。」

人者。孝哉。一。外。即是人言。王聞之意。興索然。桓笑曰。董子何知不在此。六。論文耳。王乃復誦。每數句。姊妹必相耳語。似是月旦之詞。但嘯嘯不可辨。王誦之佳處。兼述文宗評語。有云。字。痛切。緣。告父曰。姊云宜刪切字。衆都不解。桓恐其語慢。不敢研詰。王誦畢。又述提評。有云。羯鼓一過。則萬花齊落。芳雲又掩口語。妹兩人皆笑。不可仰。綠雲又告曰。姊云羯鼓當是四過。衆又不解。綠雲啟口欲言。芳雲忍笑訶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衆大疑。互有猜論。綠雲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則不通。鼓四過。其聲。不。通。又。不通也。衆大笑。桓怒訶之曰。而自起泛危。謝過不遑。王初以

才名自詡。目中實無千古。至此神氣沮喪。徒有汗流。桓謏而慰之曰。適有一言。請席中屬對焉。王子身邊。無有一點。不似玉。衆未措想。綠云應教曰。龜翁頭上。再著半夕。即成龜。芳雲失笑。呵手扭腸。而數四。綠云解脫而走。回顧曰。何預汝事。汝罵之頻。不以為非。寧他人一句。便不許耶。桓咄之。始笑而去。鄰吏辭別。諸婢導夫妻入內寢。燈燭屏榻。陳設精脩。又視洞房中。牙籤滿架。靡書不有。畧致問難。應無窮。王至此始覺汪洋堪羞。女喚明璫。則采者趨應。由是始識其名。屢受請辱。自恐不見重于閨闈。幸芳雲語言雖虐。而房閨之內。猶相愛好。王安居無事。輒漫吟哦。女曰。

要有良言。不知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也。王大慚。遂絕筆。久之。與明瑞漸狎。告芳雲曰。明瑞與小生有極命之德。願少假以辭色。芳雲乃即許之。每作房中之戲。招與共事。兩情益篤。時色授而手語之。芳雲微覺。責詞重疊。王惟喋喋。強自解免。一夕對酌。王以為寂。勸招明瑞。芳雲不許。王曰。卿無書不讀。何不記獨樂。教語芳雲曰。我言君不通。今益驗矣。句讀當不知耶。獨要乃樂於人。要問樂。孰要乎。曰。不一笑而罷。適芳雲姊妹赴鄰女之約。王得閒。急引明瑞。綢繆。恰至。當晚覺小腹微痛。已而前陰盡腫。大惧。以告芳雲。笑曰。此明瑞之見報矣。王

不敢隱實供之。芳雲曰：自作之殃，實無可以方畧。既非痛癢，听之可矣。數日不瘳，憂悶寡歡。芳雲知其意，亦不問訊，但凝視之。秋水盈，朗若曙星。王曰：卿所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若雲笑曰：卿所謂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蓋沒有之沒，倍讀似眊，故以此戲之也。王失笑，哀求方劑曰：君不听良言，前此未必不疑，妾為妬意，不知此婢原不可逆。曩實相愛，而君若東風之听馬耳。故唾棄不相怜，無已為若治之。然醫師必審患處，乃探衣而咒曰：黃鳥黃鳥，無止於楚。王不覺大笑，亡已而瘳。踰數月，王以親老子奴，每切懷憶，以意告女。女曰：歸即不難，但會合無日耳。王涕淚交頤。

哀與同婦女等思再三始許之。桓翁張造祖餞。綠雲提籃入曰。姊已遠別。莫可持贈。恐至海南無以為家。夙夜代營室。勿嫌草創。芳雲拜而受之。近而審諦。則用細製為樓閣。大如椽。小如楮。約二十餘座。每座梁棟檼題。歷歷可數。其中供帳床榻。類麻粒焉。王兒戲視之。而心竊嘆其工。芳雲曰。實於君言。我等皆是地仙。因有夙分。遂隨從。本不欲踐紅塵。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違。待父天年。須復還也。王敬諾。桓乃問陸耶舟耶。王以風濤險艱。陸出則車馬已候於門。謝別而邁。行踪驚駛。俄至海岸。王心慮其無涯。芳雲出素練一疋。望南拋去。化為長繩。其闊盈丈。瞬息馳過。

提亦漸收至一處。潮水所經。四望遶遶。芳雲止無行。下車
取籃中草。具皆明珠數輩。布置如法。轉眼化為巨第。并入
解裝。則與島中居無稍差。殊洞房內。几榻宛然。時已昏暮。
因止宿焉。早旦命生迎養。生命騎赴詣故里。至則居宅已
屬他姓。問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惟老父尚存。子
善傳田產并盡。祖孫莫可棲止。暫僦居於西村。王初歸時。
尚有功名之念。不恕於懷。及聞此况。沉痛大悲。自念富
貴縱可携取。與空花何異。驅馬至西村見父。衣服渾敝。衰
老堪憐。相見各哭失聲。問不肖子。則出賭未歸。王乃載父
而還。芳雲朝拜已畢。燂湯請浴。進以錦裳。寢以香舍。又

遲致故老與談讌享奉過於世家。子一日尋至其處。王絕之不听入。但予以甘金。使人傳語曰。可持此買嬪。以苦生業。再來則鞭打立斃矣。子泣而去。王自歸不甚與人通札。然故偶至。必延接盤桓。楊柳過於平時。獨有黃子介夙與同門學。亦名士之坎坷者。王留之甚久。時與秘語。賂遺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王萬錢卜兆。營墓盡礼。時子已娶嬪。來男子。簾子賄亦少聞矣。是日臨喪。始得拜識姑婢。芳雲一見許其能家。賜三百金為田產之費。翌日黃及子同往省視。則舍宇全渺。不知所在。

黑史氏曰。佳麗所在。人且於地獄中求之。况乎受無窮

乎地仙許携殊麗恐帝閭下虛無人矣。輕薄減其祿籍。理固宜然。豈仙人遂不之忌哉。彼嬖之口。抑何其虐也。

閻羅夢

巡撫某公父先為南服總督。殂謝已久。公一夜夢父來。顏色慘惻。告曰。我生平無多孽。祇有鎮師一旅。不應調而候調之。途逢海寇。全軍盡覆。今訟于閻君。刑獄酷毒。實可畏。閻羅非他。明日有經歷解糧至魏。姓者是也。當代哀之。勿忘醒而異之。意未深信。既寢。又夢父讓之曰。父罹厄難。由弗餒心。猶妖夢置之耶。公大異之。明日留心審閱。果有魏經歷轉運初至。即刻傳入。使兩人捺坐。而后起拜。

如朝叅礼拜已長跪連兩而告以故。魏不自任。公地不起。魏乃云然。其有之。但陰賣之法。非若陽世懷亡。可以上下其手。即恐不能為力。公哀之。益切。魏不得已。諾之。公又求其速理。魏籌廻。慮無靜所。公請為薰除。賓解計之。公乃起。又求一往窺听。魏不可。強之再四。囑曰。去即勿教。且具刑雖慘。與世不同。暫置若死。其實非死。如有所見。無庸駭怪。至夜潛伏廨側。見塔下囚人斷頭折臂者紛雜無數。墀中置火鐺。油護數人。熾薪其下。俄見魏冠帶出。升座。氣象威猛。迥與曩殊。羣鬼一時和伏。齊鳴冤苦。魏曰。汝等命戕于寇。冤自有主。何得妄告官長。眾鬼譁言曰。例不

應調乃被妄檄前來遂遭凶害誰昭之寃魏又曲為解脫
衆鬼嗥冤其衆誣動魏乃喚鬼役可將其官赴油鼎畧入
一爇於理亦當察其意似欲借此以洩衆忿即有牛首阿
旁執公父至即以利刃刺入油鼎公見之中心慘怛痛不
可忍不覺失聲一呼庭中寂然萬形俱滅矣公嘆咤而歸
及明視魏則已死于扉中松江張禹定言之以非佳名故
諱其人

今之為諱者多矣
涉多此令人寒心三日

○○顛道人

顛道人不知姓名寓蒙山寺歌哭不常人莫之測或見其
煮石為飯者會重陽有邑貴載酒登臨輿蓋而往宴畢

通寺南及門。則道人赤足。着破衲。自張黃蓋。作警蹕。散而出。意近玩弄。邑貴乃慚。起揮僕輩逐罵之。道人笑而却去。遂急棄蓋。共毀裂之。片亡。化為鴈。年四散。羣飛。衆始駭。蓋柄轉成巨蟒。赤鱗耀目。衆譁欲奔。有同遊者止之曰。此不過翳眼之幻術耳。烏能噬人。遂操刀直前。蟒張吻。怒逆吞客。嚥之。衆駭擁貴人急奔。息於三里之外。使數人逡巡往探。漸入寺。則人蟒俱無。方將返報。聞老槐內喘急如駑駘。甚初不敢前。潛踪移近之。見樹朽中空。有竅如盤。試一攀窺。則聞蟒者倒植其中。而孔大僅容兩手。無術可以出之。急以刀劈樹。比樹開而已死。踰時少蘇。奔歸。道人不知。

所之矣。

異史氏曰。張蓋游山。厭氣決於骨髓。仙人遊戲三昧。一何可笑。余鄉殷生文屏。畢司農之妹夫也。為人玩世不恭。章邱有腐生者。以寒賤起家。出必駕肩而行。亦與司農有瓜葛之旧。值太夫人壽。殷料其必來。先候于道。着猪皮襪。公服持手本。俟周於至。鞠躬道左。唱曰。淄川生員。接章邱生員。周慚下輿。略致數語而別。少間同聚于司農之堂。冠裳滿座。視其服色。無不竊笑。殷傲睨自若。既而筵終出門。各命輿馬。殷亦大赍呼殷老爺。獨龍車何在。有二健僕橫而杖于前。騰身跨之。致殷

拜謝飛馳而去。幾亦仙人之亞也。

○○○胡四娘

君子之爲事人固
不設心

程孝思，歙南人。少惠能文。父母俱早喪。家赤貧。無衣食業。求傭爲胡銀台司筆札。胡公試使文。大悅之。曰：「此不長貧可妻也。」銀台有三子四女。皆穉。中論親於大家。止有少女四娘。壁出。母早亡。笄年不字。遂贅程。或非笑之。以爲憐髦之亂命。而公弗之顧也。除館工生。供脩。豐隆。群公子。都不與同食。婢僕咸抑掄焉。生嘿不較短長。研讀甚苦。衆漫旁厭訛之。程讀弗輟。群又以鳴鉦鏜聒其側。程携卷去。讀於閨中。初四娘之未字也。有神巫知人貴賤。徧觀之。都無

諛詞惟四娘至乃曰此真貴人也。及贅程諸姊妹皆呼之貴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言。若聞之。漸至婢媼亦率相呼。四娘有婢名桂兒。意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便不作貴官耶。二姊聞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貴官。當扶我胖子去。桂兒怒而言曰。到甬時。不捨得胖子也。二姊婢壽香曰。二娘食言。我以兩睛代之。桂兒益恚。擊掌為誓曰。管教兩丁育也。二姊忿其語侵。立批之。桂兒号譁。夫人聞知。即亦無所可。否。但微哂焉。桂兒譟訴四娘。四娘方纔。不怒亦不言。續會若會公初度。諸壻皆至。壽儀先度。大嬭嘲四娘曰。汝家祝儀何物。二嬭曰。兩肩荷一口。

人懷大抵難於

四娘坦然殊無慚作人見其事二類亦愈益狎之獨有
公愛妾李氏三姊所自出也恒礼重四娘徃亡相顧恤每
謂三娘曰四娘內慧外朴聰明渾而不露諸婢子皆在其
包羅中而不自知况程郎晝夜攻苦夫豈久為人下者
汝勿效尤宜善之他日好相見也故三娘每歸寧輒加
意相憐是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明年學使科試士而公
適薨程緣哀如子未得典試既而苦塊四娘贈以金使
赴入遺才籍囑曰曩久居所不被呵逐者後以有老父在
今萬分不可失倘能吐氣庶回時尚有家耳臨別李氏三
娘賂遺優厚程入闈砥志研以求必售無何放榜竟被

妙名聲遠人服古今
同此心

文章不平

黜顏平氣結難於旋里幸囊資小泰携卷入都時妻亮多
任京秩恐見誚訕乃易旧名詭托里居未潛身於大人之
門東海李蘭台見而施之收諸幕中資以膏火為之納貢
使應順天舉連戰皆捷授庶吉士自乃實言其故李公慨
千金先使紀綱赴劔南為之治第時胡大郎以父亡空匱
貨其沃墅回購焉既成然後資與馬往迎四娘先是程擢
第后有郵報者舉宅皆悉聞之又審其名字不稱叱去之
逮三婦完齊咸登堂為餽姊妹諸姑咸在惟四娘不
見招子兄嫂忽一人馳入呈程寄四娘函信兄弟發視
相顧失色遂中諸眷客始請見四娘姊妹惴惴惟恐四

娘啣恨不至。無何翩然竟來。申賀者。扳坐者。寒暄者。喧雜滿屋。耳有聒。四娘目有視。四娘口有道。四娘也。而四娘凝重如故。衆見其靡所短長。稍就安帖。於是爭把殘酌。四娘方宴笑間。門外啼号甚急。群致怪問。俄見春香奔入。面血沾染。共詰之。哭不對。二娘訶之。始泣曰。桂兒逼索眼睛。非解脫。几扶去矣。二娘大慚。汗粉交下。四娘漠然。合坐寂無一語。各始告別。四娘盛放。獨拜李夫人及三婢。出門登車而去。衆始知買墜者。即程也。四娘初至。墜什物多闕。夫又及諸郎。各以婢僕器具相贈遺。四娘一無所受。惟李夫人贈一婢。受之。居無何。程假歸展墓。車馬

扈從如雲。詣岳家。礼公柩。次於李夫人。諸郎衣冠既竟。已升輿矣。胡公歿。群公子日競貨財。柩之弗領數年。靈寢漏敗。漸將以華屋作山邱矣。程睹之。悲。竟不謀於諸郎。刻期營塋。事已盡礼。殯日。冠蓋相属。里中咸嘉嘆焉。程十餘年歷秩清顯。凡遇鄉党。无怠。固不極力。二親適以人命被逮。直指巡方者。為程同讎。風規甚烈。晚婦翁王觀察函致之。殊無裁答。益惧。欲往求妹。而自覺無顏。乃持李夫人手書往。至都。不敢遽進。覲程入朝。而後詣之。冀四娘念手足之義。而忘睚眦之嫌。閹人既通。即有日媼出。導入廳事。具酒饌。亦頗豐。已食畢。四娘出。顏温霽。問大哥。人事大

忙萬里何暇枉顧。大郎五體投地，泣述所來。四娘扶而笑曰：「大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渡爾？」妹子一女流，兒曾見鳴，向人。大郎乃出。李夫人書四娘曰：「諸兄家娘子都是天人，各求父兄，即可了矣。何至奔渡到此？」大郎無詞，但顧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為跋涉來省妹子，乃以大訟求貴人耶？」拂袖還入。大郎慚憤而出，歸家詳述，大小無不詬詈。李夫人亦謂其忍，逾數日，二郎釋放寧家，眾大喜。方笑四娘之徒怨謗也。俄而四娘遣伶候夫人，喚入，僕陳金幣，言夫人為二舅事，遺發甚急，求遣字憑。聊寄微儀，以代函信。眾始知二郎之歸，乃程力也。后三娘家漸貧，程

後以此令子解

正孝倉倉倉

奇

都小夫四娘身少

施報逾于常格。又以李夫人如子迎養若母焉。

○僧術

黃生故家子。才情頗贍。夙老高齋。村外蘭若。有居僧某。素與分深。既而僧雲遊去。十餘年復歸。見黃嘆曰。謂君騰達已久。今尚白紵耶。想福命固薄耳。請為君賄算中主者。能置十千否。答言不能。僧曰。請勉辦其半。餘當代假之。三日為約。黃諾之。竭力典質如數。三日僧果以五千來付黃。黃家旧有汲水井。深不竭。云通河海。僧命束置井邊。戒曰。約我到寺。即推墮井中。候半炊時。有一錢泛起。當拜之。乃去。黃不解何術。轉念効否未定。而十千可惜。乃匿其九。而以

一千投之。少間巨泡突起。鏗然而破。即有一錢浮出。大如車輪。黃大駭。既拜。又取四千投焉。落。下擊觸有聲。為大錢。耶。膈不得沉。日暮。僧至。譙讓之曰。胡不盡投。黃云。已盡投矣。僧曰。冥中使者止將一千去。何乃妄言。黃實告之。僧嘆曰。鄙吝者。又非大器。此子之命。合以明經終。不然。甲科立致矣。黃大悔。求再樣之僧。固辭而去。黃視井中錢猶浮。以繩釣上。大錢乃沉。是歲黃以副榜准貢。卒如僧言。

異史氏曰。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直亦廉矣。然一千莊貢。猶昂貴耳。明經不第。何值一錢。

周生順天宦裔也。與柳生善。柳得異人傳精袁許之術。嘗謂周曰。子功名無分。萬鍾之貲。尚可以人謀。然尊閭薄相。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几婦果亡。家室蕭條。不可聊賴。因詣柳。將以卜。姻入客舍。坐良久。柳歸內不出。呼之再三。始方出。曰。我日為君物色佳偶。今始得之。適在內作小術。求月老繫赤繩耳。周喜問之。答曰。甫有一人携囊出。過之否。曰。遇之。襁褓若丐。曰。此君岳翁。宜敬禮之。周曰。緣相交好。遂謀隱密。何相戲之甚也。僕即式微。猶是世裔。何至下昏於市儈。柳曰。不然。犁牛尚有子。何害。周問曾見其女耶。答曰。未也。我素與無日。姓名亦聞。訊知之。周笑曰。尚未知犁牛。

何知其子。柳曰：我以數信之。其人死而賤，然當生享福之
女，但強合之。元有大厄。客復穰之。周既歸，未肯以其言為
信。諸方覓之，迄無一成。一日，柳生忽至，曰：「有一客，我已代
折簡矣。」問為誰，曰：「且勿問，宜速作黍。」周不諭其故，拈治
具。俄客至，蓋傅姓。營卒也。心內不合。陽浮道與之，而柳生
承應甚恭。少間，酒肴既陳，離惡具進。柳起告客：「公子衛
簾已久，每託某代訪。」某始得晤。又聞不日遠征，至刺相
邀，可謂倉卒主人矣。飲間，傅憂馬病不可騎，柳亦悅，首為
之籌思。既而客去，柳讓周曰：「千金不能買此友，何乃視之
漠？」借馬騎歸。因假周命，登門持贈。傅周既知，稍不快。

已無如何。過歲將如江西投集司幕。詣柳問卜。柳言大吉。
周笑曰。我意無他。但薄有獵當。購佳婦。几幸前言之不驗。
也能否。柳云。并如君願。及至江西。值大寇叛亂。三年不得
歸。后稍平。選遵路中途。為土寇所掠。同難人七八位。皆剗
其金貲。釋令去。惟周被擄。至巢。盜首詰其家世。因曰。我有
息女。欲奉箕帚。當即無辭。周不答。盜怒。立命集斬。周惧。思
不如暫從其請。因從客而棄之。遂告曰。小生所以踟躕者。
以文弱不能從戎。恐益為丈人累耳。如使夫婦得相將俱。
去。思莫厚焉。盜曰。我方憂女子累人。此何不可從也。引入
內。脫女出見。年可十八九。蓋天人也。當夕合。奄深過所望。

細審姓氏。乃知其父。即當年荷蓑人也。因述柳言。為之感嘆。過三四日。將送之行。忽大軍掩至。全家皆就執縛。有將官三員。監視已將婦翁斬訖。尋次及周。已自分已無生理。一員審視曰。此非周某耶。蓋傳卒已軍功。授副將軍矣。謂僚曰。此吾鄉世家名士。安得為賊。解其縛。問所從來。周詭曰。適從江皋娶婦而歸。不意途陷盜窟。幸蒙拯救。德戴二天。但室人離散。求借洪威。更賜瓦金。傳命刻諸俘。令其自認。得之。餉以酒食。財以資斧。曰。曩受解驂之惠。旦夕不忘。但搶攘間。不遑修禮。請以二馬匹。金五十兩。助君北旋。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途中女告周曰。痴父不所忠告。毋

氏死之知有今日久矣。所以偷生旦暮者。以少時曾為相者所許。冀他日能收親骨耳。某所窖藏巨金。可以發贖父骨。餘者携歸。尚足謀生產。屬騎者候于路。而人至旧處。廬舍已燼于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許。果得金。盡裝入囊。乃返。以百金賂騎者。使瘞翁尸。又引拜母塚。始行至耳隸界。享賜騎者而去。周久不歸家。人謂其已死。恣意侵冒。果帛羈其。蕩無存者。聞主人歸。大惧。闕然盡逃。祇有一姬一婢。一老奴在焉。周以出死得生。不復追問。及訪柳則不知所適矣。女持家。適于男子。擇醇篤者。授以貲本。而均其息。每諸商會計于簷下。女垂簾听之。盤中悵下一珠。輒指其訛。內

外無敢欺數年夥而盈百。家數十巨萬矣。乃遣人移親骨厚塋之。

異史氏曰。月老可以賄。囑無怪媒妁之同於牙儂矣。乃盜也。而有是女耶。培塿無松栢。此鄙人之論耳。婦人女子。猶失之。况以相天下士哉。

○冤獄

朱生陽殺人。少年能達。善詬詈。因喪偶。往求媒媼。遇其鄰人之妻。悅之美。戲謂媼曰。遠賄尊鄰。雅少麗。若為我求鳳渠可也。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為若苗之。朱笑曰。諾。更月餘。鄰人出賣負。被殺于野。邑令拘鄰保。立屠取實。冤

無端緒。惟媒媼述相讎之詞。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
又疑鄰婦與私。撈掠之。五毒參互。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
亡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是冤死。而又加以不節
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實供之可矣。欲殺夫而
娶其婦。皆我之為。婦不知之也。問何惡。答言血衣可証。及
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
此母不忍出証。據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婦告母曰。予我
衣死也。即不予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
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
詞。經年餘。決有日矣。令方處囚。忽一人直上公堂。努目視

令而大罵曰如此憤何足臨民。隸役數十輩將共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頽然仆。令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聞帝前爲將軍也。帝官若動。即便誅却。令戰慄。听。其人曰殺。人者乃官標也。榜之盡服其罪。蓋官素不逞。知其討而歸。意腰素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服。竊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知之。喚其母鞠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后以此被蒸。拷免官。罰贖羈由而死。年餘。鄰母欲嫁其甥。已感朱義。遂嫁之。

異史氏曰。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陽。滅天理。皆在於

此不可不慎也。燥急汚暴。因乖天和。淹滯因循。亦傷民命。一人興訟。則數農違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豈致之細哉。余嘗謂為官者。不濫受詞訟。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用徘徊。即或鄉里愚民。山村豪氣。偶因鵲鵲之爭。致起雀角之忿。此不過借官宰之一言。以為平定而已。無用金人。祇須兩造。各杖五加葛藤。悉斷。所謂神明之宰。非耶。每見今之所訟者矣。一粟既出。若故忘之。捫腹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到。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听審之牌。朦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將盡矣。而儼

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漢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
無數冤冤。伸頸延息。以望援救耶。然在奸民之凶頑。固
無足惜。而在良民株累。亦復何堪。況且無辜之干連。往
往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于奸民。何
以故。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也。皂隸之所毆罵。胥徒之
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自入公門。如蹈湯火。早結
一日之案。則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顧卷上堂上
若死人。似恐豁登之不遽飽。而故假之以歲也者。豈非
酷暴。而其實厥罪維均矣。嘗見一詞之中。其意要不可
少者。不過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織者。盡

也。或平昔以睚眦開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故輿訟者。以其金力謀正案。而以其餘毒復小仇。帶一名于帶尾。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人跪亦跪。狀若烏集。人出亦出。還同猿獮。而究之官問不及。吏詰不至。其實一無所用。祇足以破產傾家。飽豪役之貪囊。鬻子典妻。洩小人之私憤而已。深願為官者。每投到時。略一審詰。當達之。不當達之。不通一濡毫一動腕之間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於此。又何為桁楊刀鋸能殺人哉。

鬼全

教諭周先生洒脫有名士風。然酒狂不持儀節。每醉輒輒馳馬殿塔。上多古柏。一日縱馬入觸齋頭裂。自言子路怒我無礼。擊腦破矣。中夜遂卒。邑中某乙者。負販其鄉。夜宿古刹。更靜人稀。忽見四五人携酒入飲。展亦在焉。酒數行。或以字為令。田字不透風。十字在當中。四字推上去。書字贏一鍾。一人曰。回字不透風。口字在當中。口字推上去。呂字贏一鍾。一人曰。困字不透風。令字在當中。令字推上去。含字贏一鍾。又一人曰。困字不透風。木字在當中。木字推上去。杏字贏一鍾。未至展疑思不得。衆笑曰。既不能令。須當受命。飛一觥來。展即云。我得之矣。曰。字不透風。一字

在當中。衆又笑曰。推作何物。展吸盡曰。一字推上去。一口
一大鍾。相與大笑。未几出門去。某不知展死。竊疑其罷官
歸也。及歸問之。則展死已久。始悟所遇者鬼耳。

甄后

洛成劉仲堪。少銳而淫於典籍。恒杜門攻苦。不與世通。一
日方讀。忽聞異香滿室。以間珮褰甚繁。驚顧之。有美
人入。簪珥光采。從者皆宮妝。劉驚伏地下。美人扶之曰。子
何前倨而后恭也。劉益惶恐曰。何處天仙。未嘗拜識。前此
几時有偶。美人笑曰。相別几何。遂爾懷亡。危坐磨磚者
非子耶。乃展錦薦。設瑱漿。捉坐對飲。興論古今事。博洽非

常劉莖已不知所對。美人曰：我止赴瑤池一迴宴耳。子歷
凡生聰明頓盡矣。遂命侍者以湯沃水晶膏，進之。劉受
飲訖，忽覺心神澄澈，既而黧黑從者盡去，息燭斜褰，曲
盡偃好。未曙，諸姬已復集。美人起妝容如故，髻髮修整，
不再理也。劉依已苦諾姓字，答曰：告郎不訪，恐益君疑耳。
妾甄氏，君公幹後身。當日以妾故罹罪，心實不忍。今日之
會，亦聊以報情痴也。問魏文安在，曰：本不過賊父之庸子
耳。妾偶從遊嬉，富貴者數載，過即不復置念。彼曩以
阿瞞故，久滯幽冥。今未聞知，反是陳思為帝典籍時，一見
之，旋見龍輿止於庭中，乃以玉脂合贈劉作別。登車雲

推而去。劉自是文思大進。凝思若癡。歷數月。漸近羸殆。母不知其故。憂之。家一老嫗。忽謂劉曰。即君意頗有思否。劉以言隱中情告之。嫗曰。即試作尺一書。我能郵致之。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于物色。果能之。不敢忘也。乃折柬為函。付嫗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誤事。初至門上者。以我為妖。欲加縛繫。我遂出。即君書。乃將去。以頃喚入。夫人亦歎。歎自言不能復會。便欲裁答。我言。即君羸瘵。非一字所能療。夫人沉思久。乃釋筆云。煩先報劉。即當送一佳婦去。嫗行又囑。適所言乃百年計。但無泄。便可永久笑。劉喜。伺之。明日果一老嫗。率女郎詣母所。容色絕世。自言陳

氏女其所出名司者。願求作婦。母愛之。議聘。更不索贄。生待成礼而去。惟劉心知其異。陰問女係夫人何人。答云。妾銅雀妓也。劉疑為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隸仙籍。偶以罪過謫人間。夫人已復旧位。妾謫限未滿。夫人請之天曹。暫使給役去。留皆在夫人。故得長侍。殊實耳。一日有替媼牽黃犬。丐食其家。拍板俚歌。女出窺。立未定。犬斷索咋女。女駭走。羅衿斷。劉急以杖擊犬。犬猶怒。斷幅頃刻碎如麻。嚙吞之。替媼扭領毛縛以去。劉入視。女驚。顏未定。曰。卿仙人何乃畏犬。女曰。君自不知。犬乃老瞞所化。蓋怒妾不守分。香戒也。劉欲買犬杖斃。女不可。曰。上

帝所罰。何得擅誅。居二年。見者皆驚其艷。而審所從來。殊恍惚。於是其疑為妖母。詰劉。亦微道其異。母大惧。我使絕之。劉不聽。母陵覓術士來作法於庭。方規地為壇。女慘然曰。本期白首。今老母見疑。分義絕矣。要我亦復非難。但恐非禁咒可遣耳。乃束薪養火。拋階下。瞬息煙蔽房屋。對面相失。忽有殷震如雷。已而煙滅。見數十七竅流血死矣。入室女已渺。呼姬問之。姬亦不知而去。劉始告其姬。蓋孤也。

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曾。而後注意於公幹。仙人不應若是。然平心而論。奸瞞之篡子。何必有貞婦哉。大

睹故妓。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固猶然。妬之耶。嗚呼。奸雄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已。

○○○宦娘

溫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雖逆旅未嘗舍。客晉。經由古寺。繫馬門外。暫憩。止入。則有布袖道人。趺坐廊間。筇杖倚壁。花布囊琴。溫觸所好。因問。亦善此也。道人云。願不能止。願就善者學之耳。遂脫囊授溫。視之。紋理佳妙。畧一句撥。清越異常。喜為撫一短曲。道人微笑。似未許可。溫乃竭盡所長。道人哂曰。亦佳。亦佳。但足為筭道師也。溫以其言夸。轉請之。道人接置膝上。裁撥動。覺和風自來。又頃之。百

鳥群集庭樹為滿。溫驚極，拜請受業。道人三復之。溫側耳傾心，稍一會其節奏。道人試使彈，點正疎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溫由是精心刻畫，遂稱絕技。後歸程，離家數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旁有小小棚，趨之不遑。審擇見一門，忽入，遽入，登其堂，間無人。俄一女即出，年十七八，貌類神仙，舉首見客，驚而立。溫時未耦，繫情殊深。俄一老嫗出問客。溫道姓名，兼求寄宿。嫗言宿當不妨，但少床榻，不^甚屈體便可藉業。少旋以燭來，展草鋪地。老良殷問其姓氏。荅云：「趙姓。」又問女即何人。曰：「此箇娘，老身之猶子也。」溫曰：「不揣寒陋，欲求接繫如何。」嫗顰蹙曰：「此即不敢應命。」

溫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姬既去。溫視簾草腐濕。不堪卧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而既歇。冒夜遂歸。邑有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溫偶詣之。受命彈琴。簾內隱約有眷客窺聽。忽風動簾開。見一及笄人。麗絕一世。蓋公有一女。小字良工。善詞賦。有艷名。溫心動。歸與母言。媒通之。而葛以溫勢式微。不許。然女自聞琴以後。心竊傾慕。每無再聆雅奏。而溫以姻事不諧。志乖意沮。絕跡於葛氏之門矣。一日女於園中拾得旧箋一折。上書惜餘春詞云。目恨成癡。轉思作想。日已為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旧愁。剗盡還生。便如青草。

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箇。盛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棄已拚棄了。芳衾妬夢。玉漏驚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懷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女吟咏數四。心悅好之。懷歸出錦箋。莊書一通。置案間。踰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為風飄去。適葛經閉門過。拾之。謂良工作。思其詞蕩。失之而未忍言。欲急辭之。臨邑劉方伯之公子。適來問名。心喜之。而猶欲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款延優渥。既而告別。坐。下遣女。賜一鉤。心頗惡。而儀薄。因呼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辨其誣。葛弗聽。卒絕之。先是葛有綠菊種。怪不傳。良工

以植閨中。溫庭菊忽有二株化為綠。同人聞之輒造龐
 觀賞。溫亦竇之。凌晨起視於畦畔得箋寫惜餘春詞反覆
 披讀。不知其所自至。以春為己名。益惑之。即索頭細加丹
 黃評語。張嫂適葛聞溫菊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
 取展讀。溫以其評襲奪而按莎之。葛僅讀一兩句。蓋即閨
 門所給者也。大疑并綠菊之種亦猜良工所贈。歸告夫人
 使逼詰良工。良工涕欲死而事無驗見。莫有取實。夫人恐
 其跡益彰。計不如以女歸溫。葛然之。遂致溫。喜極是日
 招客為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既歸寢齋。童聞
 琴自作聲。初以為僮僕之戲也。既知其非人。始白溫。溫自

詣之果不妄其轂榘溢似將效已而未能者藝火暴入香
無而見溫携琴去則終夜寂然因意為孤固知其願拜門
墻也者遂每夕為奏一曲而說絃任操若師夜亡潛伏聽
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聽聞溫既親迎各述曩詞始
知締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工聞琴鳴之異往聽之
曰此非孤也謂懷楚有鬼轂溫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
古鏡可鑒魘魅朔日遣人取至伺琴轂既作握鏡遽入火
又果有女子在倉皇宣隔莫能復隱細審之趙氏之甯娘
也犬駭窮詰之泣然曰代作塞修不為無德何相逼之甚
也溫請去鏡約勿避諾之乃囊鏡女遙坐曰妾太守之女

死百年矣。必喜琴箏。已頗能錯之。獨此技未能嫡傳。重
泉猶以為憾。惠顧時得聆雅奏。傾心向往。又恨以異物不
能奉宸天。陰為居君舍佳偶。以報眷顧之情。劉公子之女
舅惜餘春之俚辭。皆妾為之也。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夫
妻咸拜謝之。宮娘曰。君之業。妾思過半矣。但未盡其神理。
請為妾再鼓之。溫如其請。又曲陳其法。宦娘大悅曰。妾已
盡得之矣。乃起辭款去。良工故善箏。聞其所長。願以披
聆。宦娘不辭。其調其譜。並非塵世所能。聞其擊節轉請。
受業。女命筆為繪譜十八章。又起告別。夫妻挽之良苦。
宦娘悽然曰。君琴瑟之好。自相知者。薄命人烏有此福。

如有緣再世可相聚耳。因以一卷授溫曰：此妾小像。如不忘媒妁當懸之臥室。快意時焚香一炷對鼓一曲則見身受之矣。出門遂沒。

○○○阿繡

海州劉子固十五歲時至蓋省其舅。見雜貨肆中一女子姣麗無雙。心愛好之。潛至其肆。托言買扇。女子便呼父。父出劉意沮。故折閱之而還。遙睹其父他往。又詣之。女將覓父。劉止之曰：無須。但言其價。我不靳直耳。女如言固昂之。劉不忍爭。脫簪竟去。明日復往。又如之。行數武。女追呼曰：送來。違偽言耳。價奢過當。目以半價返之。劉蓋感其

訪蹤跡。輒往由是日。蔡女匿而居。伺所以實對。轉詰之。自言姚氏臨行。所市物文。以紙代裹。完好已。而以舌黏之。劉懷歸。不敢復動。恐乱其舌痕也。積半月。為僕所窺。陰與舅力要之歸。意憐之。不自得。以所市香脂粉等類。密置一篋。無人時。輒開戶自檢一過。觸類凝想。次年復至。蓋裝甫解。即趨女所。至則肆宇闔焉。失望而返。猶意偶出未返。密又詣之。閤如故。問諸鄰。始知姚原廢寧人。以貿易無重息。故暫歸去。又不審何時可復來。神志乖喪。居數日。怏怏而歸。母為議婚。屢梗之。母怪且怒。僕私以叢慙告。益防閑之。益之途由是絕。劉忽亡遂減眠食。母憂思無計。

念不如從其志。於是刻日辦裝使如盩。轉寄語舅媒合之。
舅即承命詣姚。踰時而返。謂劉曰：「事不諧矣。」阿繡已字廣
寧人。劉低頭喪氣。心灰絕望。既歸。捧篋啜泣。而徘徊顧
念。冀天下有似之者。適媒來。詭稱復州黃氏女。劉恐不確。
命駕至。復入西門。見北向一家。兩扉半開。內一女郎。恠似
阿繡。再屬目之。且行且瞻。而入。真是無訛。劉大動。因傲其
東鄰居。細結知為李氏。反復疑念。天下寧有此酷肖者耶。
居數日。莫可索緣。惟日耽_口候其門。以冀女或復出。一日
日方西。女果出。忽見劉。即返身走。以手指其後。又復掌及
額而入。劉喜極。但不能辨。凝思移時。信步詣舍後。見荒園

千金難買

寥廓西有短垣，畧可及肩，豁然頓悟，遂蹲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牆上露其首，小語曰：「來乎？」劉諾而起，細視真阿繡也。因大恫涕，墮如綆。女隔堵探身，以巾拭其淚，深慰之。劉曰：「百計不遂，自謂今生已矣，何期復有今夕？」願卿何以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請踰垣，女曰：『君先歸，遣從人他宿。』妾當自至。」劉如言，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妝飾不甚炫麗，袍袴猶舊。劉挽坐，備道艱苦，因問卿已字，何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妄也。家君以道里賒遠，不願附公子婚，此或托舅氏詭詞，以絕君望耳。既就枕席，宛轉萬態，款接之歡，不可言喻。四更遽起，過牆而去。劉自是不復措意。黃氏笑。

旅居忘返。經月不歸。一夜僕起飼馬。見室中燈猶明。窺之見阿繡大駭。顧不敢主。人旦起。訪市肆始返。而語劉曰。夜與還往者。何人也。劉初諱之。僕曰。此第岑寂。狐鬼之數。公子宜自愛。彼姚家女郎。何為而至。此劉始覲然曰。西鄰是其表叔。有何疑沮。僕言我已訪之。審東鄰止一孤媼。西家一子尚幼。別無家戚。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數年之衣。尚未易者。且其面色過白。兩頰少瘦。笑處無微渦。不如阿繡美。劉反覆思。乃大惧曰。狀且奈何。僕謀伺其來。搽兵入。共擊之。至暮女至。謂劉曰。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了夙分耳。言未已。僕排扉入。女阿之曰。可棄兵。速具酒來。當

與若主別僕便自投若或奪焉劉益恐強設酒饌女談笑如常舉手向劉曰君心事方將圖効綿薄何竟伏戎妾雖非阿繡頗自謂不亞君視之猶昔否耶劉毛髮俱豎嘿不語女聽漏三下把殘一叩起立曰我且去待花燭後再與新婦較慢劣也轉身遂杳劉信狐言竟如蓋怨舅之誑已也不舍其家寓近姚氏托媒自通啗以重賂姚妻乃言小郎為冤婿廣寧若翁以是欲去就否未可知須旣日方可計校劉聞之傍徨無以自主惟堅守以伺其歸踰十餘日忽聞兵警猶疑訛傳久之信益急乃起裝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為偵者所掠以劉文弱跡其防盜馬亡去至海州

界見一女子蓬髻垢耳出履蹉跌不可堪劉馳過之女遽
呼曰馬上人非劉郎乎劉停鞭審顧則阿繡也心仍訝其
為孤女問何為出此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真阿繡也父携
妾自廣寧歸遇兵被俘授馬屢阻忽一女子握腕趣遁荒
窳軍中亦無詔者女子健步若飛隼苦不能從百步而屢
屢褫焉久之聞蹄嘶漸遠乃釋手曰別矣前皆坦途可縷
行愛汝者將至宜與同歸劉知其孤感之因述其留蓋之
故女言其叔為擇婿于方氏未委禽而亂始作劉始知男
言非妄携女馬上疊騎歸入門則老母無恙大喜繫馬入
俱道聊以母亦喜為女盥濯竟妝容光煥發母撫掌曰無

怪癡兒。魂夢不置也。遂設衾褥。使從已宿。又遣人赴蓋寓書於姚。不數日。姚夫婦俱至。卜吉成禮。乃去。劉出藏篋。封識儼然。有粉一函。啟之。化為赤土。劉異之。女掩口曰。數年盜。今始發覺矣。爾日見郎任妾包裹。更不及審偽。故以此相戲耳。方嬉笑間。一人簾簾入曰。伏愿如此。當謝蹇修否。劉視之。又一阿繡也。急呼母。及家人悉集。無有能辨識者。劉回眸亦迷。注目移時。始揖而謝之。女子索鏡自照。赧然趨出。尋之已杳。夫婦感其義。為位于室而祀之。一夕醉歸。室暗無人。方自挑燈。而阿繡至。劉挽問何之。笑曰。醉臭薰人。使人不耐。如此盤詰。誰作柔中逃耶。劉笑捧其

頰女曰。即視妾與狐姊孰勝。劉曰。卿過之。然皮相者不辨也。已而扉相押。俄有叩門者。女起笑曰。君亦皮相者也。劉不解。趨啟門。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通與語者。狐也。暗中又聞笑聲。夫妻望空而禱。祈求現像。狐曰。我不願見阿繡。問何不另化一顏。曰。我不能問何故。不能曰。阿繡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時與余從母至天宮。見西王母。心竊愛慕。歸則刻意效之。妹較我慧。一月神似。我學三月而後成。然終不及妹。今已隔世。自謂過之。不意猶昔耳。我感汝而人誠。故時復一至。今去矣。遂不復言。自此三五日輒一來。一切疑難悉決之。值阿繡歸寧。來常數日住。家人皆

俱避之。每有亡失，則華妝端坐，挿玳瑁簪，長數寸，朝衣人而莊語之。所竊物，夜當送至，某所。不然，頭痛大作，悔無及。天明果於某所獲之。三年後，絕不復來，偶失金帛，阿鱗效其妝，嚇家人，亦屢效焉。

○○○小翠

王太常，越人。總角時，晝卧榻上，忽陰晦，巨霆暴作，一物大於猫，來伏身下，展轉不離。移時晴霽，物即遁出，視之，非猫。始怖，隔房呼兄，兄聞喜曰：「弟兄大貴。」此狐來避雷霆故也。後果少年登進士，以驥令入為侍御，生一子，名元豐，絕類。十六歲不能知牝牡，因而鄉黨無於為婚。王憂之，通有

婦人率少女登門自請為婦視其女嫣然展笑真仙品也喜問姓名自言虞氏女小翠年二八年與議聘金曰是從我掾覈不得飽一旦置身廣廈役婢僕厭膏粱彼意適我願慙矣豈賣菜也而索價乎夫人大悅優厚之婦即命女拜王及夫人囑曰此爾翁姑奉侍宜謹我大怍且去三數日當復來王命僕馬送之婦言里巷不遠無煩多事遂出門去小翠殊不悲戀便即奩中翻取花樣夫人亦受樂之數日婦不至以居里問女亦慙然不能言其道路遂治別院使夫婦成禮諸戚聞拾得貧家兒作新婦共笑姻之見女皆驚群議始息女又甚慧能窺翁姑喜怒

王公夫婦寵惜過於常情。然惕也焉。惟恐其憎子痴。而女殊懽笑。不為嫌。第善謔。刺布作圓。踟蹰為笑。着小皮靴。蹴去數步。給公子奔拾之。公子及婢恒流汗相屬。一日王偶過圓。袖然來。直中面目。女與婢俱歛跡去。公子猶踴躍奔逐之。王怒。投之以石。始伏而啼。王以告夫人。夫人往責女。女愧首微笑。以手扞床。既退。慙跳如故。以脂粉塗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見之。怒甚。呼女詬罵。女倚几。美帶不懼。亦不言。夫人無奈之。因杖其子。元豐大號。女始色變。屈膝乞宥。夫人怒頓解。釋杖去。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撲衣上塵。拭眼淚。摩挲秋痕。餌以茶果。公子乃收涕以忻。女聞庭戶。

復裝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已乃艷服束細腰。婆娑作帳
下舞。或髻挿雉尾。撥琵琶。丁丁鏗鏘。然。喧笑一室。日以
為常。王公以子癡。不忍過責。婦即微聞焉。亦若置之。同
巷有王給諫者。相隔十餘戶。然素不相能。時值三年大計。
吏忌公握河南道篆。思中傷之。公知其謀。憂慮無所為
計。一夕早寢。女冠帶飾篆。寧狀剪素然。作濃髻。又以青
衣飾兩婢為虞侯。竊跨厖馬而出。戲云。將謁王先生。馳至
給諫之門。即又鞭撻從人。大言曰。我謁侍御王。寧謁給諫
王耶。回轡而歸。叱至家門。者誤以為真。奔白王公。公急
起承迎。方知為子婦之戲。怒甚。謂夫人曰。人方盜我之

瑕。及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余禍不遠矣。夫人怒奔女室。詒讓之女。惟笑慙。并不一置詞。撻之不忍。出之則無家。夫妻悵怨。終夜不寢。時冢宰某公赫甚。其儀未服從。與女偽裝無少殊別。王給諫亦誤為真。屢傾公門。中夜而客未出。疑冢宰與公有陰謀。次日早朝見而問曰。夜相公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譏。慙言唯。不甚回答。給諫愈疑。謀遂寢。由此益交懽。公探知其情。竊喜而陰囑夫人勸女改行。女笑應之。逾歲首相免。適有以私函致公者。悞投給諫。給諫大喜。先託善公者往假萬金。公非之。給諫自詣公。取公篋中袍。並不可得。給諫伺候久。怒公慢。

憤將行忽見公子衣旒冕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大
駭已而笑撫之脫其服冕而去公急出則客去遠聞其故
驚顔如土大哭曰此禍水也指日赤吾族矣與夫人操杖
往女已知之闔扉任其詬厲公怒斧其門女在內含笑
而告之曰翁無煩怒有新婦在石鋸斧鉞婦自受之必
不令貽害復親翁若此是欲殺婦以滅口耶公乃止給諫
歸果抗疏稱王不執袞冕作據上驚駭之其旒冕乃梁
薰心所製袍則敗布黃袱也上怒其誣又召元豐至見其
慙狀可掬笑曰此可以作天子耶乃下之法曰給諫又訟
公家有妖人法司嚴詰滅獲並言無他惟顛婦癡兒日

事戲笑。鄰里亦無異詞。案乃定。以給諫充雲南軍玉由
是。歌如父。以母久不至。竟其非人。使夫人探語之。女但笑
不言。再復窮問。則掩口曰。兒玉皇女。母不知耶。無何公擢
京卿。五十餘。每患無孫。女居三年。夜亡。與公子異寢。似未
嘗有所私。夫人昇榻去。屬公子與婦同寢。過數日。公子告
母曰。惜榻去。憚不還。小翠夜亡。以足股加腹上。喘氣不得。
又慣搗人股裏。婢姬無不厭然。夫人呵指令去。一日女浴
於室。公子見之。欲與偕。女笑止之。諭使姑侍。既出。乃更瀉
熱湯。拭甕。解其袍袴。與婢扶入之。公子覺。素悶。大呼
欲出。女不聽。以衾蒙之。少時無聲。啟視已絕。女坦笑不

驚曳置床上。拭體乾潔。加複被焉。夫人聞之。哭而入。罵曰。狂婢何殺吾兒。女戰然曰。如此癡兒。不如勿有。夫人益恚。以首觸女。婢輩爭曳勸之。方紛譟間。一婢告曰。公子呻矣。輟涕撫之。則氣息休已。而大汗浸淫。沾浹茵褥。食頃汗已。忽開目。四顧。徧視家人。似不相識。曰。我今回憶往昔。都如夢寐何也。夫人以其言語不痴。大異之。携參其父。屢試之。果不痴。大喜。如獲異寶。至晚還榻故處。更設衾枕。以覘之。公子入室。盡遣婢去。早窺之。則榻虛設。自此痴顛皆不復作。而琴瑟靜好。如形影焉。年餘公為給諫之黨。奏劾免官。小有墨誤。旧有廣西中丞所贈玉瓶。價累千金。將出。

以賄當路女愛而把玩之失手墮碎。輒而自殺。公夫婦方
以免官不快。聞之怒。交口呵罵。女奮而出。謂公子曰。我
在汝家。取保全者不止一瓶。何遂不少存。回目。實與
言。我非人也。以母遭雷霆之劫。深受而公庇翼。又以我兩
人有五年夙分。故以我來報。曩恩了夙願耳。身受唾
罵。握髮不足以數。所以不即行者。五年之愛未盈。今何可
以暫止乎。盛氣而出。追之已杳。公莫然自失。而悔無及矣。
公子入室。睹其脂粉遺鈎。慟哭欲死。寢食不甘。日就羸瘠。
公大憂。急為膠積以解之。而公子不樂。惟求良工畫。羸
小像。日夜澆禱其下。幾二年。偶以故自他里歸。明月已

皎村外有公家亭園騎馬塙外過聞笑語聲停轡使厖卒投鞭登鞍一望則二女郎遊戲其中雲月昏蒙不甚可辨但聞一翠衣者曰婢子當逐出門一紅衣者曰汝在吾家園亭逐阿誰翠衣人曰婢子不羞不能作婦被人驅遣猶冒認物產也紅衣者曰索勝老大婢無主顧者聽其音酷類小翠疾呼之翠衣人去曰姑不與若爭汝漢子來矣既而紅衣人來果小翠喜極女令登垣承接而下之曰二年不見骨瘦一把矣公子握手泣下具道相思女言妾亦知之但無顏復見家今與大姊遊戲又相邂逅是知前因不可逃也請與同歸不可請止園中許之公子遣僕奔

白夫人。夫人驚起，駕肩而往，啟鑰入亭。女即起下，迎拜。夫人投臂流涕，力白前過，幾不自容。曰：「若不少記榛梗，請偕歸，慰我遲暮。」女峻辭不可。夫人慮野亭荒寂，謀以多人服役。女曰：「我諸恙不願見，惟前兩婢朝夕相從，不能無眷注耳。」外惟一老僕應門，餘都無所復須。夫人老如其言，托公子養病園中，日供食用而已。女每勸公子別婚，公子不從。後年餘，女眉目音容漸與曩異，出像質之，迥若兩人。大恠之。女曰：「視妾今日何如疇昔？」美公子曰：「二十餘歲，何得速老？」女笑而焚圖，救之已燼。一日謂公子曰：「昔在家時，阿翁謂妾抵死不作繭，今親老君孤，妾實不能產，恐誤君宗嗣。」

請娶婦於家。旦晚侍奉公姑。君往來於兩間。亦無所不便。公子然之。納幣於鍾太史之家。言期將近。女為新人製衣履。賚送母所。及新人入門。則言貌奉止。與小翠無毫髮之異。大奇之。往至園亭。則女亦不知所在。問婢。曰：出紅巾。曰：娘子暫歸寧。留此公子。展巾則結玉珥一枝。心知其不返。遂携婢俱歸。雖頃刻不忘小翠。幸而對新人如覩舊好焉。始悟鍾氏之姻。女預知之故。先化其貌以慰他日之思云。

異史氏曰：一狐也以無心之德而猶思所報。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預失聲于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圓。從容而

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於流俗也。

金和尚

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鬻子。至蓬山寺。小頑鈍。不能肄清業。牧豬赴市。若傭保。后本師死。稍有遺金。携懷離寺。作負販。去飲羊澄醪。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里。弟子繁有徒。食指日千計。遠里膏田千百畝。里中起第數十處。皆僧無人。即有亦貧無業。携妻子。僦屋佃田者也。每一門內。四繞連屋。皆此輩列而居。僧舍其中。前有廳事。梁楹節稅。繪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晶光可鑑。又其後為內寢。朱簾繡幙。蘭麝充溢。噴人螺鈿。雕檀為床。

床上錦茵褥褶疊大入有尺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跡懸
粘幾無隙處一教長呼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細纓韋韞
者皆烏集鵲立受命皆拚口語側耳以聽客倉卒至十餘
筵可咄嗟辦肥醴蒸烹紛已挾藉如霧霽但不敢公然蓄
歌妓而妓童數輩皆慧黠能媚人皂紗纏頭唱曲曲聽
暗亦頗不惡金若一出前後數十騎腰弓矢相摩曳奴輩
呼之皆以爺即邑人之若氏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師不以
上人不以禪號也其後出稍已殺于金而風聲雲濤亦暮
於貴公子等金又廣結納即千里外呼吸亦可通以此携
方面短長偶氣觸之輒惕自懼而其為人鄙不文頂趾無

雅骨生平不奉一錢持一咒跡不履寺院室中亦未嘗蓄
鐃鼓此等物門人輩弗及見並弗及聞凡僦屋者婦女浮
麗如京師脂澤金粉皆取給于僧亡亦不之靳以故里中
不田而農者以百數時而惡佃決僧首瘞於下亦不甚窮
詰但逐去之耳積習狀也金又買異兒私予之延儒師教
帖括業兒聰慧能文因令入邑庠旋授例作太學生未幾
赴北闕領鄉薦由是金之名以太公謀向之爺之者太之
膝席者皆垂手執兒孫礼無何太公僧薨孝廉裹經卧
苦塊北面稱孤諸門人釋杖滿牀榻而靈帟後嚶亡細泣
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夫婦咸革妝來奪帟弔唁冠蓋

與馬塞道路、殯日、棚閣雲連、播幢翳日、狗葺、葛靈、飾以金帛、輿蓋儀仗數十事、馬千匹、美人百、袂皆如生、方鄉方相、以紙殼製巨人、阜帕金鎧、空中而積、以木架納活人、內負之行、設機轉動、鬚眉飛舞、目光嫋閃、如將叱咤、觀者驚怖、或小兒女、遙望之、輒啼走、其宅壯麗、如宮闕、樓閣、房廊、連垣數十畝、千門萬戶、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多難指名、會葬者、蓋相摩、上自方面、皆偃倭入、起拜如朝儀、下至貢監簿吏、則手據地、以叩、不敢勞公子、勞諸師叔也、當是時、傾國瞻仰、男女喘汗、屬于道、携婦襁、光呼兄、竟妹者、殺沙沸、雜以鼓樂、喧阗百戲、鞦韆、人語都不可聞、

觀者自肩以下皆隱不見。惟萬頭攢動而已。有子頓痛
急欲產。諸女伴張裙為帷。羅守之。但聞兒啼。不暇問。雌
雄斷幅綳懷中。或扶之。或曳之。雙雙以去。奇觀哉。葬
后以金所遺。資厝成。分而二之。子一門入一。孝廉得半。而
居第之南。之北。之西。東。盡緇黨。然皆兄弟。叙痛痒。又相
關云。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而宗未有。以祖無傳。可謂獨闢法
門者矣。抑聞之五蘊皆空。以塵不染。是謂和尪。中說
法。座上恭禪。是謂禪。鞋香雙地。笠重吳天。是謂和撞。
鼓鉦鯨脰。笙管教育。是謂和唱。狗苟鱗緣。蛇營淫。

賄。是謂和幃。金也者。尚耶。撻耶。唱耶。撞耶。抑地獄之幃耶。

商婦

天津商人某。將賈遠方。往從富人貸貲數百。為偷兒所窺。及夕。預匿室中。以俟其歸。而商以是日良。負貲竟發。偷兒伏久。但聞商人婦轉側床上。似不成眠。既而壁上一小門開。一室盡亮。門內有女子出。容齒少好。手引長帶一條。近榻授婦。以手却之。女固授之。婦乃受帶。起懸梁上。引頸自縊。女遂去。壁扉亦闔。偷兒大驚。援闔遁去。既明。家人見婦死。質諸官。已拘鄰人而鍛煉之。誣服成獄。不日就決。

偷兒憤其寃自首於堂。告以是夜所見鞠之情真。鄰人遂免問。其里人言宅之故主曾有少婦。姓死。齒容貌與盜言悉符。因知是其鬼也。借博暴死者。必求代替。其然歟。

祿數

某顯者多為不道。夫人每以果報勸諫之。殊不听信。適有方士能知人祿數。詣之。方士執視曰。君再食米二十石。麪四十石。天祿乃終。歸語夫人。計一人終年。僅食麪二石。尚有二十餘年。天祿豈不善。而能絕耶。橫如故。逾年忽病。除中。食甚多。而旋飢。一晝夜十餘食。未及周歲死矣。

閻羅宴

靜海卬生家貧。值母初度。備牲酒祀於庭。拜已而起。則案上有饌皆空。甚駭。以情告母。母疑其困乏。不能為壽。故詭言之。卬嘿然。無以自白。無何學使案臨。苦資斧薄。貨而往。途遇一人。伏候道左。邀請甚殷。從去。見殿閣樓臺。彌亘街路。既入。一王者坐殿上。卬伏拜。王者霽顏命坐。卽賜宴飲。因曰。前過華居。廝僕輩道路飢渴。有以盛饌。卬愕然不解。王者曰。我忤官王也。不記尊堂設悅之辰乎。楚終出白鏹一囊。曰。豚蹄之擾。聊以相報。受之而出。則宮殿人物一時都渺。惟有大樹數章。蕭然道側。視所贈則真金。秤之得五兩。考終止耗其半。猶懷歸以奉母焉。

役鬼

山西楊醫善針灸之術。又能役鬼。一出門則捉驢搥鞭者。皆鬼物也。嘗夜自他歸。與友人同行。途中見二人來。修備異常。友人大駭。楊便問何人。答云。長脚王。大頭李。教近主人。楊曰。為我前驅。二人旋踵而行。蹇緩則立候之。若奴隸然。

龍戲珠

徐公為齊東令。署中有檮。用藏肴餌。往往備物竊食。狼籍於地。家人屢受譴責。因伏伺之。見一蜘蛛大如斗。駭走白公。公以為異。日遣婢輩投餌焉。蛛益馴。飢輒出。依人飽。

而後去積年餘公偶閱案牘蛛忽來伏几上疑其飢方呼
家人取餌旋見兩蛇夾蛛卧細裁如箸蛛爪踈腹縮若不
勝懼轉瞬間蛇暴長粗于卵大駭欲走巨霆大作閤家震
斃移時公甦夫人及婢僕擊死者七人公病月餘尋卒公
為人廉正愛民樞發之日民歛錢以送哭聲滿野

鬼津

李某晝卧見一婦人自牆中出蓬首如蓬髮垂蔽面至床
前姑以手自分露面出肥黑絕醜某大惧欲奔婦猝然登
床力抱其首便與接舌以舌度津冷如冰塊浸亡入喉欲
不嚙而氣不得息嚙之稠黏塞喉才一呼吸而口中又滿

氣急復噦之如此良久氣閉不可復忍聞門外有人行聲婦始釋手去由此腹脹喘滿數日不食或教以參茸湯探吐之吐出物如卵清病乃瘥

○○○細柳

細柳娘中都之士人女也或以其嫖嫖可愛戲呼之細柳云柳少慧解文字善讀相人書而生平簡嘿未嘗言人臧否但有問名者必求一親窺其人聞人甚多俱未可而年十九矣父母怒之曰天下迄無良匹汝將以了角老耶女曰我實欲以人勝天顧久而不就亦吾命也今而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時有高生者世家名士聞細柳之名奉禽

焉既醮夫婦甚得生前室遺孤小字長福時五歲女撫養
周至女或歸寧福輒號啼從之呵遣所不能止年餘女產
一子名之長怙生問名字之義答言無他但望其長依膝
下耳女於女紅疎畧常不留意而於畝之東南稅之多寡
按籍而問惟恐不詳久之謂生曰家中事請置勿顧待妾
自為之不知可當家否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生亦
賢之一日生赴隣村飲酒適有追逋賊者打門而辭遣
奴妾之弗去乃趣童召生歸隸既去生笑曰細柳今始知
慧女不若癡男耶女聞之俯首而哭生驚挽而勸之女終
不樂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女又不肯晨興夜寐

經紀彌勤。每死一年。卽儲來歲之賦。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紓。於是生乃大喜。嘗戲之曰。細柳何細哉。眉細腰細。笑波細。且喜心思更細。女對曰。高卽誠高矣。品高老高。文字高。但願壽數。抵高。村中有貨美材者。女不惜重直。致之。價不能足。又多方乞貸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固止之。卒弗聽。蓄之年餘。富室有喪者。以倍資贖諸其門。生因利而謀。諸女不可問其故。不語。再問之。益欲涕。心異之。然不忍重拂焉。乃罷。又踰歲。生年二十有五。女禁不令遠遊。歸稍晚。僮僕批請者相屬於道。於是同人咸戲謗之。一日。生如友

人飲覺体不快而歸至中墮馬遂卒時方溽暑幸衣余皆
所夙脩里中始共服細娘智福年歲始學爲文父既歿嬌
情不肯讀輒亡去從牧兒邀譙詞不改繼以夏楚而頑冥
如故母無奈之因呼而諭之曰既不願讀亦復何能相強
但貧家無兄人便更若衣使與僮僕共撻作不然鞭撻力
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豕歸則自掇陶甌與諸僕啗飯粥
數日苦之泣跪庭下頭仍讀母還身置不聞不得已執
鞭啜泣而出析無衣足無履冷雨沾濡縮頭如丐里人見
而憐之納絰室者皆引細娘爲戒噴有煩言女亦稍止聞
之而漠不爲意福不堪其苦棄豕逃去女亦任之殊不

現在此而和尊子、
餘亦自有由也

細柳可於處而飲
學以也

追問積數月乞食無所憔悴自歸不敢遽入哀求隣媼往
白婦女曰若能受百杖母問令知改悔乎曰悔矣曰既知
悔無須撻楚可安分牧豕再犯不宥福大哭曰願受百杖
請復讀女不聽隣媼恣思始納焉濯髮授衣令與弟結同
師勤身銳慮大異往昔三年游泮中丞楊公見其文而罷
之月給常廩以助燈火怙最鈍讀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
棄卷而農怡游閒憚於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既不
能讀又不能耕寧不溝瀆死耶立杖之由是率奴輩耕作
一朝晏起則詬罵從之而衣服飲食母輒以美者歸兄怙雖不
敢言而心竊不能平農工既畢母出資使學貧賤怙遂賤

入手喪敗、詭托盜賊、連數以欺其母、已覺之、杖責瀕死、福
長跪哀乞、願以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門、母輒探察之、怙
行稍斂、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一日、請母將從、請買入洛、
實借遠遊以快所欲、而中心惕息、惟恐不遂、所請、母聞之、
殊無疑慮、即出碎金三十兩、為之具裝束、又以銀金一枚、
付之曰、此乃祖官囊之遺、不可用去、聊以壓裝、備急可
耳、且汝初學跋涉、亦不敢望重息、只此三十金、得無虧
負足矣、臨又囑之、怙諾而出、怙已意自得、至洛、謝絕客侶、
宿名娼李姬之家、几十餘夕、散金漸盡、自以巨金在、素初
不意空匱在慮、及取而斫之、則偽金耳、大駭失色、李姬

見其狀、冷語侵客、怙心不自安、然囊空無所向、往猶冀
姬念夙好、不即絕之、俄有二人、握索入、驟繫項、領、驚、懼、
不知所為、哀問其故、則姬已竊偽金去、首公廷矣、至官不
能置辭、拷掠幾死、收獄中、又無資斧、大為獄吏所虐、乞食
于囚、苟延餘息、初怙之行也、母為福曰、記取廿日後、當遣
汝之洛、我事煩、恐忽忘之、福所謂、默然欲悲、不敢復請、
而退、過二十日而問之、嘆曰、汝弟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
之廢學也、我不冒惡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愚、但汨
浮枕簟而人不知耳、因泣下、福倚立敬听、不敢研詰、泣已
乃曰、汝弟蕩心不死、故授之偽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縲

絇中矣。中丞待汝厚，汝求焉，可以脫其死難，而生其愧悔也。福立刻而發，比入洛，則弟被逮三日矣。即獄中而望之，怙奄然而目如鬼。見兄涕不可仰。福哭時，福為中丞而寵異，故遐邇皆知其名。邑宰知為怙兄，急釋之。怙至家，猶恐母怒，膝行而前。母顧曰：「汝猶遂耶？」怙零涕不敢復作聲。福亦同跪。母始叱之起，由是痛自悔。家中諸務，經理維勤。即偶情，母亦不呵問之。兄數月，並不與言商賈，意欲自請而不，敢以意告兄。母聞而喜，並力質貸而付之。半載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第，貨殖累巨萬矣。邑有客洛者，窺見太夫人，年四旬，猶若三十許人，而安散朴素。

類常家云

異史氏曰：黑心符出，蘆花變生，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良可哀也。或有避其謗者，又每矯枉過正，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其視虐過者幾何哉！獨是日撻所生，而人不以為暴施之異腹兒，則指摘從之矣。夫細柳固非獨忍于前子也，然使而出賢，亦何能出此心以自白於天下，而乃不引嫌，不辟謗，卒使二子一富一貴，表表於世，此無論閨闈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

○楊疤眼

一獵人夜伏山中，見一小人，長二尺已來，踞行澗底，必

間又一人來高亦如之適相值交問何之前者曰我將往望楊庖眼前見其氣色晦黯多難不言後人曰我亦為此汝言不謬獵者知其詐人厲聲大叱二人并無有矣夜獲一狐左目上有瘢痕大如錢

稗潼令

常進士大忠太原人候選在都前一夜夢文昌投刺授篆得梓潼令奇之後丁艱歸服闋候補又夢如前嘿思豈復任梓潼乎已而果然

赤字

順治乙未冬夜天上赤字如火其文云內廷代靖否復

朝治馳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八

般

○。畫馬

臨清衛生家屢貧園垣不修每晨起輒見一馬卧露草間黑質白章惟尾毛不整似火燎斷者遂去夜又復來不知所自崔有好友官于晉欲往就之苦無健步遂捉馬施勒乘去囑屬家人曰倘有尋馬者當以告既就途馬驚駛瞬息百里夜不甚殷芻豆悉其病皆繫脚不令馳而馬蹄嘶噴沫健怒如狀道經之午已達晉時騎入市廛觀者無不稱歡晉王聞之以重直購之崔恐為失者所尋不敢售居

半年無耗，遂以八百金貨於晉邸，乃自市健驃歸。後王以急務遣校尉騎赴臨清，馬逸，追至崔之東鄰，入門不見，索諸主人，主曾姓，實莫之賄。及入室，見壁間掛子昂畫馬一幀，內一匹毛色渾似，尾屬乃香炷所燒。始知馬匹妖也。校尉難復王命，因訟曾。時崔得馬賢，居積盈萬，自願以直貨曾，付校尉去。曾甚德之，不知崔即當年之售主也。

○局詐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間，有一人衣冠華好，近與攀談。漸問主人姓字，官闕，家人並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貴主家之內使也。語漸款洽，因曰：「官途險惡，顯者皆附貴戚之門，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答

曰無之。王曰：此所謂惜小費而忘大禍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禮，能覆翼人。某侍即係僕階進，倘不惜千金贄，見公主當亦不難。家人喜，問其居止，便指其門戶曰：日月巷不知取家人歸告侍御。侍御喜，即張盛筵，使家人往邀。王欣欣然來，筵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誼。即賜百金賞，不肯效牛馬。御史益佩戴之，臨別訂約。王曰：公但備物。僕乘間言之，且晚當有報命。越數日，始至駙驤馬甚都，謂侍御曰：可遂治裝行。公主事大煩，投謁者踵相接，自晨及夕，不得一問。今得一閒，宜急往，悞則相見無期矣。侍御乃出兼金重幣從之去，曲折十餘里，始至公主第。下騎祇候。王先持贄入，久之。

出宣言公主名某御史即有數人接通傳呼侍御偃倭而入見
高堂上坐麗人姿貌如仙服飭炳耀侍姬皆著錦繡羅列咸
行侍御伏謁盡礼傳命賜坐簷下金梳進茗王略致過旨侍
御肅而退自內傳賜綴靴貂帽既煖深德王持刺謁謝則門
闔無人疑其侍主未復三日三詣然不復見使人詢諸貴主之
門則高扉扃錮訪之居人並言此間曾無貴主前有數人僦屋
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僕喪氣而已

副將軍某負賢入都將圖握篆苦無階一日有乘馬者謁之自
言內兄為天子近侍茶已請問云目下有某處將軍缺倘不吝重
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

其安其人曰此無須踟躕某不過欲抽小數于內兄將軍錙銖無所望言定如干數署券為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尚在誰從懷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諾之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郝如侯家某恭謁殊傲晚不甚為禮其人持券向某曰適與內兄議率非萬金不可請即署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反覆某大笑曰兄慮之過矣既能予之寧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遂之曰三日即覆公命逾兩日日方面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矣待某驚寤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問殷勤顧左右曰聞

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真將軍才也。因曰。某處陰要地。今以要卿。勿負朕意。候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張馬者。從至客邸。依券兌付而去。于是高枕待綬。誇榮于親友。過數日。採訪之。則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爭于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人。司馬怪之。及述罷過。半如夢境。因司馬怒。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並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草職而去。異哉。武弁雖賤。豈朝門亦可侮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鉞者也。

嘉祥李生。善琴。偶遠東郊。見工人塹土。得古琴。遂以賤直得之。拭之有異光。安弦而撥。清烈非常。喜極。若獲拱璧。貯以錦囊。

藏之密室雖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新莅任投刺謁李。故寡
交游以其先施故報之過數日又招飲固請乃往。程為人風雅絕
倫談論瀟灑李悅焉。越日折柬酬之惟笑益洽。從此月夕花
晨未嘗不相共也。年餘偶于丞廨中見繡囊裏琴置几上
李便展玩。程問亦譜此否。李曰生平最好。程訝曰知交非一
日絕技胡不一聞。撥蠟燭沉香請為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
高手願獻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風曲其聲冷而有絕世
出塵之意。李更傾倒。願師事之。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篤。
年餘盡傳其技。然程每詣李以琴供之未肯演所藏也。
一夕薄醉。李曰某新肆一曲亦願聞之乎。為奏湘妃曲。若泣

李士贊之丞曰所恨無良琴若得良琴音調益勝李欣然曰僕
昔一琴頗異凡品今遇鍾期何敢懸壺格積負蒙而出程以抱
袂拂塵過几再鼓剛柔應節上妙極李擊節不置丞曰臣亡
拙技負此良琴若得荆人一奏當有一兩聲可聽者李驚曰公
閨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通此操乃傳自細君者李曰恨在閨闥
小生不得聞耳丞曰我輩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請携
琴去當使隔簾為君奏之李悅次日抱琴而往丞即治其散飲
少間將琴入跪出即坐俄見簾內隱有麗妝頃之香流戶外
又少時絃聲細作聽之不知何曲但覺蕩心媚骨令人魂魄飛
越曲終便來窺簾竟二十餘絕代之姝也丞以巨白勸酬內復

改絃為閑情之賦。李形神益感。傾飲過醉。離席興辭。索琴。丞
曰。醉後妨有蹉跎。明日復臨。當令閨人盡其所長。李辭。次日詣
之。則解金寂然。惟一老婦應門。問之云。五更携春去。不知何作
言。往復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暮。並無音耗。吏皂皆疑白舍
破高而窺其室。室空。惟几榻猶存耳。連之上台。並不測其何故。
李喪琴。寢食俱廢。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永歎楚產。三年
前。捐貲受嘉祥。執其姓名。詢其居。里。楚中並無其人。或云。
有程道士者。善鼓琴。又傳其有金術。尋前忽去。不復見。疑
即其人。又細審其年甲容貌。昭合不謬。乃知道士之納官。皆為
琴也。知交年餘。並不言及音律。漸出琴。漸而鼓。又漸而感。

以佳麗浸漬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甚于李生也天下之駭机多端若道士騙中之風雅者矣

○三朝元老

某中堂故明相也嘗降流匙世論非之老歸林下享堂落成數人直宿其中天明見堂上一匾云三朝元老一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懸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止八次句隱無耻也

○○○鍾生

鍾慶餘遼東名士應濟南鄉試聞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心向往之二場後至約哭泉適相值年六十餘鬚長過腹一幡然道人

也。集問灾祥者如堵。道士志以微詞授之。於衆中見生。忻然握手。曰。君心術德行可敬也。視登閣上。屏人語。因問。莫欲知將來否。曰。然。曰。子福命至薄。然今科鄉舉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尊堂矣。生至孝。聞之。泣下。遂不試而踰。道士曰。若過此已往。一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是不可復為人貴。為卿相。何如。馬道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合盡力。乃以一光授之。曰。可達人夙夜將去。服之可延七日。場畢而行。母子猶及見也。生藏之。忽而心神喪失。因計終天有期。早歸。則多得一日之奉養。携僕賁驢。即刺東邁。驅里許。驢忽退。賁示之不馴。控之則厥生無計。煤汗如雨。僅勸止之。生不听。又賁他驢。亦如之。日已叩山。莫知為計。僕又

勸曰：明日即完場矣，何事此一朝夕乎？請即先主而行，計亦良得。不得已從之。次日草竣事，立時遂發，不遑囑息。星馳而歸，則母病綿惓，下丹藥，漸就痊可，入視之，就榻泣。母握臂止之，執手喜曰：適夢之陰司，見王者顏色和霽，謂稽爾生，生無大罪惡，今念汝子純孝，賜壽一紀，生亦喜，歷數日，果平復如故。未幾，聞提，辭母如濟，因賂內監，致意道士，道士欣然，出生，便伏謁，道士曰：君既高提，太夫人又增壽數，此皆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訝其先知，因而拜問終身，道士云：君無大貴，但得老耄足矣。君前身與我為僧侶，以石投大蜈蚣一蛙，今已投生為驢，論前定數，君當橫柝。今孝德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為婦，不貞，數

應少寮。今君以德延壽。非其所親。恐歲後瑤台傾也。生惻然。良久問繼室所在。曰在中州。今十四歲矣。臨別。屬曰。倘遇危急。宜奔東南。後年餘。事病果死。鍾舅令於西江。安遣往省。以便途過中州。將應繼室之讖。偶適一村。值臨河優戲。士女甚雜。方欲整鬢。趨過有一失勒牡驢。隨之而行。致驟蹄跌。生回首以鞭擊驢耳。驢驚大奔。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乳媪抱坐堤上。驢冲過。危從皆不及防。擠墮河中。衆大譁。欲執之。生縱驢絕馳。頓憶道士言。極力趨東南。約三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下。騎揖之。叟邀入。自言。百姓便詬所來。生叩伏在地。具以情告。叟言不妨。請即寄居。此間當使徵者去。至晚得耗。始知為世子。更大駭。曰。他家可以為力。此真愛莫能

助矣。生哀不已。妻箚思曰。不可為也。請過一宵。聽其緩急。倘可再謀。生愁怖。終夜不眠。次日偵听。則已行。謀訊察。收藏者。棄市。更有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惧。無以自安。中夜妻來。入坐。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以鰥對。妻以白吾謀濟矣。問之。荅云。余姊夫慕道。挂錫南山。姊又謝世。遺有孤女。從僕鞠養。亦頗慧。以奉箕箒。如何。生喜符道士之言。而又其親戚密邇。可以得其周謀。曰。生誠幸矣。但遠方罪人。深恐貽累文人。妻曰。此為君謀也。姊夫道術頗神。但久不與人事矣。合卺後。自與甥女箚之。必含有詐。生喜極。竊焉。女十六歲。艷絕無雙。生每對之。教戲。女云。妾即陋何遂。遇見嫌惡。生謝曰。娘子仙人。相耦為幸。但有禍患。恐致乖違。因以實告。女怒曰。男乃非。

人此痛天之禍不可為謀乃不明言而陷我於坎塹生長號曰是小生以死命哀累上慈悲而窮於術知卿能生死人而取白骨也某誠不足稱好逑然家門幸不辱寡倘得再生香花供養有日耳女嘆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辭然父自削髮招提兒女之愛已絕無已同往哀之恐擔挫辱不淺也乃一夜不寐以毡綿厚作蔽膝各以隱著衣底然後喚肩輿入南山十餘里山逕拗折絕陷不復可乘下輿女跣步甚艱生挽臂拽扶之踰坂始得上達不遠即見山門共坐少憩高喘汗淫粉黛交下生見之情不可忍曰為某事遂使卿懼此苦女愀然曰恐此尚未是困少蘇相將入蘭若禮佛而進闕折入禪堂見老僧趺坐目若瞑一僧執拂侍之方丈中埽

除光潔而坐前懸布沙珠密如星宿。至夜捧入跪其上。生亦從諸
其後。僧問曰。瞻即復合去。女答曰。久不更者。今女已嫁。故偕婿來。
僧久之啟視曰。妖子大累人。即不復言。夫妻跪良久。筋力俱殫。沙石
將壓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時。乃言曰。將縣未未。女答曰。未曰。夫妻即
去。可速將來。二人拜而起。狼狽而行。既歸。如命不解其意。但伏聽之。
過數日。相傳罪人已得。伏誅訖。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道。墮來以斷。
杖付生。云代死者。此君也。便囑瘞葬。致祭以解竹木之冤。生視之。
斷處有丘痕焉。乃祝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星夜歸遼陽。

鬼妻

泰安縣鵬雲與妻某。魚水甚諧。妻遭疾卒。鵬坐卧悲思。忽一日。若

失一夕獨坐。妻忽排扉入。聶驚問何來。笑云妾已鬼矣。感君悼念。哀白地下主者。聊與作幽會。聶喜。携就床寢。一切無異于常。從此星離月會。積有年餘。聶亦不復言娶。伯叔兄弟。俱墮宗主。私族于謀。勸聶驚續。聶從之。聘于良家。然恐妻不樂。秘之。未幾吉期逼。爾鬼知其情。責之曰。我以君義。故冒幽冥之譴。今乃質盟不卒。鍾情者固如是乎。聶述宗黨之意。鬼終不悅。謝絕而去。聶雖憤之。而計亦得也。迨合壺之夕。夫婦俱寢。鬼忽至。就床上搥。新婦大罵。何得占我床寢。新婦起。方與搗拒。聶惕然亦躡。並無敢左右。祖無何。鴉鳴。鬼乃去。新婦疑妻妻故並未死。謂其聽已。投繯欲自縊。聶為緬述。新婦始知為鬼。日夕復來。新婦懼避之。鬼

亦不與晝寢、但以指搗膚肉、已乃對燭、目怒相視、默不語、如是數夕、羣患之、近村有良術者、削桃為針、塞四隅、其怪始絕。

○○○夢狼九卷

白翁直隸人、長子甲、是仕南服、二年無耗、適有爪萬、丁姓造謠、翁歎之、丁素走無常、誅次、翁輒問以冥事、丁對語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別後數日、翁方卧、丁又來、邀與同遊、從之去、入一城、闕移時、丁指一門曰、此閭君家甥也、時翁有婢子為晉令、訝曰、烏在此、丁曰、倘不信、入便知之、翁入、果見甥、蟬冠綬、坐堂上、戰慄行列。

無人可通。丁曳之出。曰：公子衡畧去此不遠，亦願見之否？翁諾。少間至一第。丁曰：入之。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惧，不敢進。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皆狼也。又視墀中，白骨如山。益惧。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侍者治肴蔽。忽一巨狼啣死人入。翁戰惕而起，曰：此胡為者？甲曰：聊充庖厨。翁急止之，心怔忡不寧，辭欲出，而群狼阻道。進退方無所主，忽見諸狼紛然嚙避，或竄林下，或伏几底，錯愕不解其故。俄有兩金甲猛士，努目入，黑索索甲，扑地化為虎，牙齒咤々。一人出利劍，欲梟其首。一人曰：且勿且勿，此明年四閏事，不如姑敲齒去。乃出巨錘，齒々零落墜地。虎大吼，震山岳。翁大惧，忽醒。

乃知其夢心異之。遣人招丁丁，辭不至。前誌其夢，使次子詣甲，函戒哀切。既至，見兄門窗盡脫，駭而問之。醉墜馬所折，考其時，則父夢之日也。益駭，出父書，甲讀之，失色。曰：「此幻夢之適符耳。」何足怪？時方賂當路者，得首荐，故不妖夢為意。第居數日，見其素紗使滿堂，納賄聞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閑寂耳。」黜陟之權，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能令上台喜也？弟知不可勸止，遂歸告父。翁聞之大哭，無可如何。惟捐家濟貧，日禱於神，但求逆子之報，不累妻孥。次年報甲以薦舉，作吏部，賀者盈門。翁惟歎歎伏枕，托疾不出。未幾，聞子歸途遇寇，主僕殞命。翁乃起，謂人曰：「鬼神之怒止及其。」

身祐我家者不可謂不厚也。因焚香而報謝之。慰藉前者咸以為道路訛傳。惟翁則深信不疑。刻日為之營兆。而甲固未死。先是四月間甲解任甫離境。即遭寇。甲傾裝以獻之。諸寇曰我等來為一邑之民洩冤憤耳。寧需為此哉。遂決其首。又問家人有動大成者誰是。司故甲之腹心。助射為屠者。家人共指之。賊亦殺之。更有黨役四人。甲聚斂臣也。將携入都。並搜求訖。始分贖入囊。駕馳而去。甲魂伏道傍。見一宰官過。問殺者何人。前驅者曰某縣白知縣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老後見此凶慘。宜續其頭。即有一人擬頭置腔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領可也。遂去。移復甦。妻子往收其屍。見有餘息。載之以行。從容灌之。但覺飲。但寄誠。即領不能歸。半年許。

翁始得確耗、遣次子致之而歸、甲難後生、而目能自顧其背、不復
蓋人數矣、翁姊子有政聲、是年行取為御史、遂符所夢、

異史氏曰、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也、即官不為虎、
而吏且將為狼、況有插于虎者耶、夫人惡不能自顧其後耳、
勉而使之自顧、鬼神之教微矣哉、

鄒平李進士、因居官頗廉明、常有富民為人羅織門役、
嚇之曰、官索汝二百金、立速辦、不然、敗矣、富民惧諾、備半數、
後握手不可、富民苦哀之、後曰、我無不極力、但恐不允耳、待聽
期時、汝目睹、我為若白之、其允與否、亦可明、我意之無他也、少
間、公按是事、後知李戒烟、近聞飲烟否、李搖其首、後即趨下、

以適言其數官橙首不許。故見之耶。富民信之。悞許如數。後知
李嗜茶。近聞飲茶否。李頷之。役托烹茶。趨下曰。諧矣。適首肯。
汝見之耶。既而審結。富民果獲免。役即收其苞苴。且索謝金。
嗚呼。官自以為廉。而罵其貪者。或道焉。此又縱狼而不自知。
於美世之如此類者。更多。可為居官者儆一鑒也。

象

粵中有獵獸者。挾矢如山。偶臥憩息。不覺沉雨去。自必遭殘害。未
幾。釋置林下。頻首一鳴。羣象紛至。四面旋繞。若有所求。前象
伏樹下。仰視樹而俯仰人。似欲其登獵者舍意。即足踏象背。攀

援而升，至樹巔，亦不知其意向所存。少時，肥者意將搏噬，象戰慄無敢逃者，惟共仰樹上，似求憐拯。獵者會意，因望後視發一弩，後視立殛。諸象瞻望，意若好毒。獵者乃下，象復伏，以鼻牽衣，似欲其來。獵者隨跨其上，象乃行至一處，以蹄穴地，得脫牙，無其獵人下，束治置象背，象乃負送出山，始返。

負尸

有樵夫赴市，荷杖而歸，忽覺杖頭如有重負，回顧見一無頭人懸繫其上，大驚，脫杖亂擊之，遂不復見。駭奔至一村，時已昏暮，有數人執火焙地，似有所尋，近問訊，蓋眾遠張坐，忽空中墜一人頭，鬚髮蓬然，倏忽已渺，其人亦言所見，合之遂成一，寔不解其何

來後有入荷籃而行忽見其中有人頭人訝詰之始大驚傾諸
地上宛轉而沒

紫花和尚

諸城丁生野鶴公之孫也少年名士沉病而死隔夜復蘇曰我
悟道矣時有僧善恭玄遣人邀至使就榻前講楞嚴生每聽
一語都言是非乃曰使吾病痊證道何難惟某生可愈吾疾宜
虔請之蓋邑有某生者精岐黃而不以術行三聘始至號方下藥病
愈既歸一女子自外入曰我董尚書府中兒也紫花和尚與妻
有夙冤今得追報君又活之邪再往禍將及言已遂沒某悵
丁病復作固要之乃以實告丁嘆曰夢自前生死吾分耳尋

卒後尋諸人果有紫花和尚高僧也

青州董尚書夫人嘗

侍妾年二十有餘其年二十所由得者

○○○婦娥

太原宗子美後父遊學流寓廣陵父與紅橋下林姬有素一日父子過紅橋遇之因請過諸其家淪美話有女在旁殊色也翁亟贊之姬顧宗曰大郎溫婉如處子福相也若不鄙棄便奉箕帚如何翁笑促子離席使拜姬曰一言千金矣先是姬獨居女忽自至告訴孤苦問其小字則名婦娥姬愛而留之實將寄資居之也時宗年十四晚女少知喜意翁必媒定之而翁歸若忘心灼熱隱以白母翁笑曰曩與貧婆子戲耳彼不知將賣黃金幾何矣此何可易言踰年翁過並卒子美不能忘情婦娥服將闋託人示意林

姬、初不承宗、忽曰：我生平不輕折腰、何姬視之、不值一錢、若負前盟、須見還也。姬乃云：曩或與而翁戲、約客有之、但無成言、遂都忘却。今既云、我豈留嫁天王耶。要日、裝束、實望易千金。今請半焉可乎。宗自度難辦、亦遂置之。適有寡媼、僦居西鄰、有女及笄、小名顏當、偶窺之、雅麗不減嫦娥、向慕之、每以餽遺階進、久而漸熟、往往送情以目、而欲語無間。一夕踰垣乞火、宗喜悅之、遂相燕好、約為嫁娶、辭以兄負販未歸。由此踰隙往來、形迹周家。一日偶經紅橋、見嫦娥適在門內、疾趨過之。嫦娥望見、招之以手。宗駐足、女又招之、遂入女以背約讓宗、述其故。女入室取黃金一錠付之。宗不受、辭曰：自分永與卿絕、遂他有所約。受金而為卿謀。是

負人也。受金而不為卿謀，是負卿也。誠不敢有所負。女良久曰：君所約，妾頗知之。其事必無成。即成之，妾不怨君之負心也。其速行。媼將至矣。宗倉卒無以自主，受之而歸。晡夜告之。顓當、顓當深然其言，但勸宗專心婦娥。宗不語。願下之，而宗乃悅。即遣媒納金林。姬已無辭以婦娥歸宗。入門後，悉述顓當言。婦娥微笑，陽然思之。宗喜，急欲一白顓當，而顓當迹久絕。婦娥知其為已，因暫辭寧，故予之間。囑宗訪其佩囊，已而顓當果至，與面所謀，但言勿急。及解衫狎笑，脇下有紫荷囊，將便摘取。顓當變色起曰：君與人一心，而與妾二負心，即請從此絕。宗曲意挽解，不聽，竟去。一日過其門，探察之，已另有吳客僦居其中。顓當子母遷去已久，影滅迹絕。

莫可問訊。宗自娶嫦娥。家暴富。連閣長廊。彌亘街路。嫦娥
善諧謔。適見美人画卷。宗曰。吾自謂如卿。天下無兩。但不曾見飛
燕楊妃耳。女笑曰。若欲見之。此亦何難。乃執卷細審一過。便趨
入室。對鏡修妝。倣飛燕舞風。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
變更。風情態度。對卷逼真。方作態時。有婢自外至。不復能識。驚
問其儵。復向審注。恍然始笑。宗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
在牀間矣。一夜方熟寢。數人攜扉而入。火光射壁。女急起。驚言
盜入。宗初醒。即欲嗚呼。一人以白刃加頸。俱不敢喘。又一人掠嫦娥
負背上。聞然而去。宗始知郭家役畢集。室中珍玩無少亡者。宗大
悲。怊然失圖。無復情地。告官追捕。殊無音息。在并三四年。鬱鬱

無聊因假赴試入都居半載占驗詞察無計不施偶過姚巷值一女子垢面敝衣僮僕如丐停趾相之乃顛當也駭曰卿何憔悴至此答云別后南遷老母既世為惡人掠賣旗下撻辱凍餒所不忍言宗泣下問可贖否曰難矣耗費煩多不能為力宗曰實告卿年來頗稱小有惜客中資斧有限傾裝賃馬所不敢辭如所需過奢當歸家營辦之女約明日出西城相會叢柳下踴獨往勿以人從宗曰諾次日早往則女先在袿衣鮮明大非前狀驚問之笑曰曩試君心耳幸締結之意猶存請至敝廬宜必得當以報此行數武即至其家遂出肴酒相與談讌宗約與俱歸女曰妾多俗累不能從婦娥消息固頗聞

之宗急詢其何所女曰其行踪經紉妾亦不能深悉西山有老尼
一目眇問之當自知遂止宿其家天明示以徑宗至其處有古寺
周垣盡頽叢竹內有茅屋半間老尼緹袖其中見客至漫不為
禮宗揖之尼始舉頭致問因告姓氏即白所求尼曰十老翁與
世睽絕何處知佳人消息宗固求之乃曰我實不知有二三戚屬
來夕相過或云女子輩識之未可知汝明夕可來宗乃出次日再
至則尼他出敗扉扃焉伺之既久更漏已催明月高揭徘徊無計
遙見二三女郎自外入則婦娥在焉宗喜極哭起急攬其袂
婦娥曰莽郎君嚇煞妾矣可恨願當饒我乃教情欲經人
宗曳坐執手數曲歷訴艱難不覺惻楚女曰實相告妾實姐

娥被謫浮沉俗間其限已滿托為冠劫所以絕君望耳尼亦王
母守府者妻初謫時蒙其收卹故暇時常一臨存君如釋妻
當為代致願當宗不許妻首隕涕女遂顧曰姊妹輩來笑宗
方四顧而婦娥已杳宗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解帶自縊恍惚
覺魂已出舍俵上靡達俄見婦娥來捉而投之足離于地入寺
取樹上尸推擠之喚曰痴即痴即婦娥在此忽若夢醒少定女
恚曰願當賤婢害妻而殺即君我不能恕之也下山負輿而歸
既命家人治裝乃返身出西城詣謝願當至則舍宇全非愕嘆
而返竊幸婦娥不知入門婦娥迎笑曰君見願當耶宗愕然不
能荅女曰君背婦娥為傳願當請坐待之當自至未幾願當

果至倉皇伏榻下。嫦娥查指彈之曰。小鬼頭。陷人不淺。願當叩頭。但求除死。嫦娥曰。推人坑中而欲脫身。天外取。廣寒十一姑。不目下嫁。須續枕百幅。履百雙。可從我去。相共棲作。願當恭白。但求分工。樓時賁送。女不許。謂曰。君若緩頰。即便放却。願當目宗。笑不語。願當目怒之。乃乞還告家人。許之。遂去。宗問其生平。乃知其西山狐也。買與待之。次日果來。遂俱歸。然嫦娥重來。恒持重不輕諧笑。宗強使狎戲。雅寒。教願當為之。願當慧絕。工媚。嫦娥樂獨宿。每辭不當。一夕。漏三下。猶聞願當房中吃。不絕。使婢所听之。婢還不以告。但請夫人自往。伏窗窺之。則見願當凝妝作已狀。宗擁花呼以嫦娥。女哂而退。未幾。願當心。

暴痛急披衣曳宗詣嫦娥所入門便伏嫦娥曰我豈醫巫厭
勝者汝欲自捧心微西子耳顛當頓首但言知罪女曰愈矣
遂起失笑而去顛當私謂宗吾能使娘子學觀音宗不信因
戲相瞞嫦娥每趺坐拜念若瞑顛當悄以玉瓶揀柳置几
上自乃垂髮合掌侍立其側樓唇半啓教犀微露睛不少
瞬宗笑之嫦娥開目問之顛當曰我學龍女侍觀音耳嫦娥
笑罵之罰使學童子拜顛當束髮遂四面朝拜之伏地翻轉
逞諸變態左右側折後能磨乎其耳嫦娥解腕坐而祝之顛
當仰首叩咽喉鉤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聞忽覺媚情一縷
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苦不自主乃急歛神呵曰孤

她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願當懼。釋曰。投地。嫦娥又屬責之衆。不解。嫦娥謂宗曰。願當狐性不改。適間幾為所愚。若非夙根深者。墮落何難。自是見願當。每嚴御之。願當慚懼。告宗曰。妾于娘子。一肢一體。無不親愛。之極。不覺媚之甚。謂妾有異心。不惟不敢。亦不忍。宗因以告嫦娥。嫦娥遇之如初。然以狎戲無節。數戒宗。宗不聽。因而大小婢婦。競相狎戲。一日。二人扶一婢。故作楊妃。二人以目會意。賤婢解骨作酣態。兩手遞釋婢。恭願墜下。聲如傾堵。衆方大譁。近撫之。而妃子已作馬鬼夢矣。大衆俱急白主人。嫦娥驚曰。禍作矣。我言如何。我往驗之。不可救。使人告其父。其甲素無行。號奔而至。負尸入廳。事叫罵萬端。宗閉戶怖恐。莫知所

措婦娥自出賣之曰主郎虐婢至死律無償法且邂逅暴殂
焉知其不再甦甲謀言四支已冰焉有生理婦娥曰勿詳縱不
活自有官在乃入廳事撫尸而婢已蘇撫之隨手而起婦娥返
身怒曰婢幸不死賊奴何得無狀可以革案繫送官府甲無
詞長跪哀免婦娥曰汝既知罪姑免寬處但小人無賴反復何
常留汝女終為禍胎宜即將去原價如手數當速措置來遣人
押出婢洩二三村老券証署尾已乃喚婢至前使甲自問之無
恙乎答曰無恙乃甘之去已遂召諸婢教責徧朴又呼顏當為之
厲禁謂宗曰今而知為人上者一笑嚔亦不可輕謹瑞開之自妻
而流弊遂不可止凡哀者屬陰樂者屬陽七極陰生此循環之定

教婢子之禍。是鬼神告之以漸也。荒迷不悟。則傾覆及之矣。宗教
聽之。顛當泣求拔脫。婦娥乃植其耳。逾刻釋手。顛當慄然。為
問。忽若夢醒。據地自投。歡喜欲舞。由此閉閣清肅。無敢譁者。婢
至其家。無疾暴死。甲以贖金奠。僧浼村老代求憐恕。許之。又以
服役之情。施以材木而去。宗常患無子。婦娥腹中忽聞兒啼。遂
以刃破左脇出之。果男。無何復育身。又破右脇而出一女。男酷類
父。女酷類母。皆論昏於世家。

異史氏曰。陽極陰生。至言哉。然室有仙人。幸能極我之樂。消
我之災。長我之生。而不我之死。是癯者老。而可笑。而仙人顧憂之
耶。天運循環之數。理固宜然。而世之長固而不亨者。又何以為解。

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每曰。作一仙人而死。亦無憾。我不復能父之也。

鞠樂如

鞠樂如。青州人。妻素家而去。後數年。道服荷蒲團至。經宿欲去。戚族強留。其衣杖。鞠北開步至村外。室中服具皆丹。丹飛出。隨之而去。

○○○褚生

順天陳孝廉。十六七歲時。嘗從塾師讀于僧寺。徒侶蒸餹。內有褚生。自言山東人。攻苦講求。略不暇息。且寄宿齋中。未嘗一見其歸。陳與最善。因詰之。曰。僕家貧。辦束金不易。即不能惜寸。

陰而加以夜半則我之二日可當人三日陳感其言欲携榻來與共
寢褚止之曰且勿且勿我視先生學非吾師也阜城門有郭先生年
雖老可師請與俱遷之蓋郭中設帳者多以月計月終束金完任
其田止于是兩生同請曰越之宿儒落魄不能歸因授童蒙實
非其志也得兩生甚喜而褚又甚難過日歎子故尤器重之兩人情
好款密晝同几夜同榻月既終褚忽假歸十餘日不復至其疑之一
日陳以故天寧寺遇褚廊下劈礫碎疏作大具焉見陳坦昵
不安陳問何遽廢讀褚握手請問戚然曰貧無以遣先生必平
月取始能一月清陳感慨良久曰但往懷自合極力命從人收其
業同歸塾戒陳勿洩但托故以告先生陳父固肆賈居物致富

陳輟竊父金代褚遺師父以亡金責陳、突告之、父以為痴、遂使廢學、褚大慚、別師歎去、呂知其故、讓之、爭既前、胡不早告、乃悉以金返陳、父止褚、讀如故、與其齊雅、若子焉、陳雖不入館、每邀褚過酒家飲、褚固以避嫌不往、而陳要之、徐堅往、泣下、褚不忍、鮑遂與往來無間、逾二年、陳父死、復求受業、呂感其誠、納之、而廢學既久、較褚懸絕矣、居半年、呂長子自越來、丐食尋父、門人輩歛金助裝、褚惟洒涕依戀而已、呂臨別、囑陳師事褚、陳從之、館褚于家、未幾入邑庠、以遺才應試、陳慮不能終幅、褚請代之、至期褚偕一人來云、是表兄劉天若、囑陳暫從去、陳方出、褚忽自後曳之、身微踣、劉急挽之而去、覽眺一過、相携宿于其家、日無婦女、即館客于

內舍居數日。忽已中秋。劉曰。今日李皇親園中。遊人甚夥。當往一
豁積悶。相便送君歸。使人荷茶鼎酒具而往。但見水榭梅亭。喧
嗽不得入。過水閣。則老柳之下。橫一画橈。相將登舟。酒數行。苦寂。
劉顧僮曰。梅花館近有新姬。不知在家否。僮去少時。與姬俱至。
蓋拘欄李過雲也。李都中名妓。工詩善歌。陳曾與友人飲其
家。故識之。相見略道溫涼。姬戚上有憂容。劉命之歌。為歌竟里。
陳不悅曰。主客即不當卿意。何至對生人歌死曲。姬起謝。強顏歎
笑。乃歌艷曲。陳喜捉腕已。卿向日浣溪紗。讀之數過。今并忘之。
姬吟曰。淚眼盈。對鏡台前。簾忽見。小姑來。低頭轉側看弓鞋。
強解綠蛾開笑面。頻將紅袖拭香腮。心猶恐被人猜。陳反覆

四數已而泊舟過長廊見壁上題咏甚多即命筆記詞其五日
已薄暮劉曰南中人將出矣遂送陳歸入門即別去陳見室暗
無人俄延間褚已入門細審之却非緒生方疑客遽身而仆家人
曰公子憊矣共扶掖之轉竟仆者非他即已也既起見緒生在旁
慙若夢屏人而研寃之褚曰告之勿驚我實鬼也久當投生所
以因循于此者高誼所不能忘故附君體以代投刀三場畢此願了
矣陳復求赴春闈曰君先世福薄慳吝之骨誥贈所不數也
問將何遠曰呂先生與僕有父子之分繫念常不能置表兄
為冥司典簿求白地府主者或當有說遂別而去陳異之天明
訪李姬將問以泛舟之事則姬死數日矣又至皇親園見題

句猶存而淡墨依稀。若將磨滅始悟題者為魂作者為鬼。至夕褚喜而至曰。所謀幸成。故與君別。遂伸兩掌。命陳褚字于上以誌之。陳將置酒為餞。搔首曰。勿須。君如不忘舊好。放榜後勿俾脩阻。陳揮涕送之。見一人伺候于門。褚方依之。其人以手按其項。隨手而匿。掬入囊。負之而去。過數日。陳果捷。于是治裝如越。呂妻漸育。幾十年。五旬餘。忽生一子。兩手握固不可開。陳至請相見。便謂掌中富有文曰。褚。呂不深信。見見陳。指自開。視之果然。驚問其故。具告之。共相歎異。陳厚贖之。乃返。後呂以歲貢廷試入都。舍于陳。則見十三歲入泮者。

吳吏代曰。呂老教明人而不知自教其子。嗚呼。作善于人而

降祥於己一問也哉。褚生者未以月報先以鬼報友其志其行可貫日月。官以其鬼故希之與。

盜戶

順治間滕嶧之區十人而七盜官不敢捕後受撫邑宰別之為盜戶凡伍與良民爭則曲意左袒之蓋恐其復叛也後訟者輒冒稱盜戶而起家則力攻其仇每兩造其陳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盜之真偽反復相苦煩有司藉藉焉。遠官界多狐宰有女為所惑聘術士來符捉入瓶將燬以火狐在瓶內大呼曰我盜戶也聞者無不匿笑。

異史氏曰。今有明火劫人者官不以為盜而以為竊踰牆

婦獨行。知為亡者。強脅之。引與俱歸。燭之。美醜。自言。霍氏細致。研詰。女不悅。曰。既加收齒。何必復盤察。如恐相累。如早去。朱不敢問。留與寂處。顧女不能安。粗糲。又厭見肉。燭必燕窩雞心魚肚。自作羹湯。始能餐飽。朱無存。竭力奉之。又悉病。日須參湯一碗。朱初不肯。女呻吟垂絕。不得已投之。病若失。遂以為常。女衣必錦綉。數日即厭其故。如是月餘。計費不貲。朱漸不供。女啜泣不食。求去。朱惧。又委曲承順之。每苦悶。輒令于數日一抬優伶為戲。時朱設簾簾外。抱兒坐觀之。女亦無喜容。數相詰罵。朱亦不甚分解。居二年。家漸落。向女婉言求少減。女許之。用度皆損其半。久之仍不給。女亦以肉糜相安。又漸而不珍。亦御矣。朱竊喜。忽一夜。啓後扉亡去。朱怡。

帳若失偏訪之乃知在鄰村何氏家何大姓世冑也豪縱好客燈火達旦忽有麗人半夜入閨闥詰之則朱家之逃妾也朱為人何素貌之又悅女美竟納焉絢繆數日盛歡之窮極奢欲供奉一如朱已得耗坐索之何殊不滿意朱質于官以其姓名素歷不明置不理朱貨產行賂乃准拘質女謂何曰妾在朱家原非來禮媒定者胡畏之何喜將毀所成座客顧生諫曰收納遁逃已干國紀況此女入門日費無度即千金之家能久也何大恚罷訟以女歸朱過一二日女又逃有黃生者故貧士扣扉入自言所采黃見艷麗急投驚懼不知所為黃素懷刑固却之女不去應對間嬌婉無那黃心動留之而慮其不能安貧草起躬保家苦勞過

舊室焉。昔為人蘊藉滿酒。於內媚。因恨相得之晚。止恐風聲漏洩。為懼。不久而朱自訟。後家益貧。又度女不能安。遂置不究。女從黃數歲。親愛甚篤。一日。忽欲歸甯。要黃。却送之。黃曰。向言無家。何前後之外。曰。家漫言之。妾願江人。昔從蕩子。流落江湖。遂至于此。妾家頗裕。君竭資而往。必無相虧。黃從其言。賃輿同去。至楊州境。泊舟江際。女適凭窗。有巨商子過。驚其艷。反舟綴之。而黃不知也。女忽曰。君家素貧。今有一療貧之法。不知能從否。黃詰之。女曰。妾相從數年。未能為君育男女。亦一不了事。妾難隨。幸未老。若有能以千金相贈者。便當妻去。此中妻室。田廬皆備焉。此計如何。黃失色。不知何故。女笑曰。君勿急。天下固多佳人。誰

肯以千金買妾者。其戲言于外。以覘其有無。責不責。固自在君耳。黃不肯。女自與榜人婦言之。婦曰。黃已漫應焉。婦去無幾。返言鄰舟有商人子。願出八百。黃故搢首以難之。未幾復來。便言如命。即請過船交兌。黃微哂。女曰。教渠姑待。我囑黃。黃即即令去。女謂黃曰。妾日以千金之軀事君。今始知耶。黃問以何詞遣之。女曰。請即往署券去。不去。則自在我。黃不可。女逼促之。黃不得已。詣馬立刻兌付。黃令封誌之曰。遂以貧故。竟果如此。遽相割捨。倘室人必不肯從。仍以原金璧。趙方運金至舟。女已從榜人婦從船尾登商舟。遙顧作別。並無懷惡。黃驚魂離舍。豈不能言哉。商舟解纜去。如箭激。黃大號。欲追傍之榜人。不從。聞舟而渡矣。瞬息

達鎮江、運貨上岸、榜人急解舟去、黃守裝悶坐、無所適、望江
水之滔々、如萬鏑之叢體、方掩泣間、忽聞嬌聲呼黃郎、愕然、回
顧、則女已在前途、喜極、負裝從之、問卿何處得來、女笑曰、再遲數
刻、則君有疑心矣、黃乃疑其非常、固詰其情、女笑曰、妾生平不
吝、而財破之于邪、而財壯之也、若實與君謀、君必不肯、何處可
致千金者、錯囊充牣、而合浦珠還、君幸甚矣、窮問何為、乃催
役荷囊相將俱去、至水門內、宅南向、徑入、俄而翁媼男婦、悉
出相迎、皆曰、黃郎來也、黃入、叅公姥、有兩少年揖坐、與語、是女
兄弟大郎、二郎也、筵間味無多品、玉梓四枝、方几已泚、雞燂鷺
魚、皆鱗切為筒、少年以巨觥行酒、談吐豪放、已而導入別院、

解大婦同處，余從滑吏而林則以熟革代棕藤焉。日有婢媼
餽致三餐，女或時竟日不出，黃獨居悶苦，屢言歸，女固止之。一日
謂黃曰：今為君謀，請買一人為子嗣計。然買婢媼則價奢，當偽
為妻也。兄者，使父與論昏，良家子不難致。黃不可。女弗聽，有張貢
士之女新寡，議聘金百緡，女強為娶之。新婦小名阿美，頗婉妙。女
嫂呼之黃琵琶，不妄。女殊坦，他日謂黃曰：妾將與大姊至南海
一省阿姊，月餘可返，請夫婦安居。遂去。夫妻獨居一院，按時給飲
食，亦甚優。然自入門後，曾無一人復至其室。每晨阿美入覲媼，
一兩言輒退。姊如在旁，惟相視一笑，既流連久坐，亦不款曲。黃見
翁亦如之。偶值諸郎聚，黃至，既都寂然，黃疑問，莫可告語。

阿美覺之。詰曰：君既與諸郎伯仲，何以月來都如生客？黃倉猝不能對。吃而言曰：我十年於外，今始歸耳。美又細審翁姑開閉，及妯娌里居。黃大窘，不能復隱。底裏盡露。女泣曰：妾家雖貧，無作賤賤者。無怪諸宛若。卻不滿數矣。黃惶怖，莫知籌計。惟長跪一聽女命。美收涕枕之，轉請所處。黃曰：僕何敢他謀。計惟子身自去耳。女曰：既嫁復歸，子情何忍？渠雖先從私也。妾雖後至，公也不如姑候其歸，問彼既出，此謀將何以置妾也？居數月，女竟不返。一夜聞客舍喧飲，黃潛往窺之。見二客戎裝上座，一人裹豹皮巾，凜若天神。東首一人，以虎頭革作兜牟，虎口呿頰，鼻耳卷甚焉。驚異而返，以告阿美。竟

莫州霍父子何人。夫妻疑懼。謀欲就寓他所。又恐生其猜度。黃曰。實告卿。即南海人還。折証已定。僕亦不能家此也。今欲携卿去。又恐尊大人別有異言。不如姑別。二年中當復至。卿能待之。如欲他適。亦自任也。阿美欲告父母而從之。黃不可。阿美流涕。要以信誓。乃別而歸。黃入韓翁城時。諸郎皆他出。翁挽留以待其歸。黃不聽而行。登舟悽然。形神喪失。至瓜州。忽回首見片帆來。駛如飛。漸近。則船頭按劍而坐者。霍大郎也。遙謂曰。君欲遽返。胡再不謀。遺夫人去。二三年誰能相待也。言訖。舟已逼近。阿美自舟中出。大郎挽登黃舟。跳身過去。先是阿美既歸。方向父母泣訴。忽大郎將輿登門。按劍相脅。逼女風走。

一家愜息莫敢遮問。女述其狀。黃不解何意。而得美良喜。開舟遂發。至家。出資營業。頗稱富有。阿美常想念父母。欲黃一往探之。又恐以霍女來。嫡庶復有參差。居無何。張翁訪至。見屋宇修整。心頗慰。謂女曰。汝出門後。遂詣霍家探問。見門戶已為第主亦不之知。半年竟無消息。汝母日夜零涕。謂被奸人賺去。不知流離何所。今幸無恙耶。黃實告以情。因相猜為神。後阿美生子。取名仙賜。至十餘歲。母遣詣鎮江。至楊州界。休于旅舍。從者皆出。有女子來。挽兒入他室。下簾。抱諸膝上。笑問何名。兒告之。問取名何義。答云不知。女曰。歸問汝父。當自知。乃為捉髻。自摘髻上花代簪之。出金釧束腕上。又以黃金內袖曰。將

六司官新光問其語曰此不知更有一母耶歸告汝父殊大興死
無棺木常助之勿忘也老僕歸舍失少主尋至他室聞與人
語窺之則故主母簾外微嗽將有告白女推几榻上恍惚已
有問之舍主並無知者數日自鎮江歸語黃又出所贈黃感
嘆不已及詢來則死裁三日露尸未葬厚卹之

吳夢曰女其仙耶三易其主不為自然為吝者破其
世為淫者速其蕩女非無心者也然破之則不必其憐
之矣貪淫鄙吝之骨滿座何惜焉

○○○司文部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闕賃居報國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屋

居校刺焉。生不之答。朝夕遇之多。無狀。王怒其狂悖。交往遂絕。一日有少年遊寺中。白服褙帽。望之。儼然。近與接談。言語諧妙。心愛敬之。展問邦族。云登州宋姓。因命蒼頭設座。相對叢談。餘杭生遣過。共起。避坐。生居然上座。更不撓挹。卒然問宋。亦入闕者耶。答曰。非也。駕船之才。無志騰驤久矣。又問何省。宋告之。生曰。竟不進取。足知高明。山左右並無一字通者。宋曰。北人固少通者。而不通者未云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是下言已鼓掌。王和之。因而闕堂。生慚忿。軒眉攘腕。而大言曰。敢當前命題。一校文藝乎。宋他顧而哂曰。有何不敢。便趨寓所。出經授王。王隨手一翻。指曰。闕黨童子將命。生起求筆札。宋曳之曰。

口占可也。我破已成。子賓客往來之地。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王
捧腹大笑。生怒曰。全不能文。徒事嫚罵。何以為人。王力為排難。
請另命佳題。又翻曰。殷有三^伐焉。宋立應曰。三子者不同道。
其趨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生遂不
作。起曰。其為人也。小有才。遂去。王以此益重宋。邀入寓室。歎言。
移晷盡出所作質宋。上流覽絕疾。踰刻已盡百首。曰。君亦沉深
于此道者。然命筆時。無求必得之念。而尚有異倖得之心。即此已
落下乘。遂取閱過者。一一詮說。王大悅。師事之。使庖人以蔗糖
作水角。宋嚼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煩異日更一作也。從此相
得甚懽。宋三五日輒一至。王必為之設水角焉。餘杭生時一遇之。

雖不甚傾談而傲睨之氣頓減一日以憲藝示宋見諸友圖
贊已濃目一過推置案頭不作一語至夜其未就復讀之卷已覽
竟生又疑其不解宋曰有何難解但不佳耳生曰一覽再黃何
知不佳宋便誦其文如夙讀者且誦且嗟生獨踣汗流不言而
去移時宋去生入堅請王作王拒之生強綴借見文多厚思其
曰此大似水角子王故朴訥觀熟而已次日宋至王具以告宋
怒曰我謂南人不復反矣信楚何敢乃爾必當有以報之王力
陳輕薄之戒以勸之宋深感悟既而場後以文示宋與頗相
許偶與涉歷殿閣見一韓偓坐廊下設藥資藥宋訝曰此
奇人也最能知交不可不一請教因命臨寓王又遣僕相生遂

與出。來王呼師而恭之。僧疑其問醫者。便詰症候。王具言。請教之意。僧笑曰。是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王請以耳代目。僧曰。三作兩千餘言。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王從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頷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遂受之以脾。問可中否。曰。亦中得餘病。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燒試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歸胡何。解辦此。生大駭。始焚已作。僧曰。還領一執。未窺全豹。何忍另易一人來也。生托言朋友之作。止此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咳嗽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松者而不能下。強受之以再。再焚則作患矣。生慚而退。數日榜放生竟。領薦王下第。生與王告。僧嘆曰。僕雖育于目。

而不肯

于鼻、薰中人並鼻貢矣、我餘杭

生至、意氣發舒、曰

盲和尚、汝亦喫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君試尋諸試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為爾師、生與王並搜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錯、以何為罰、僧憤曰、別我盲腫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嘔、下氣如雷、衆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師也、初不知而驟嗅之、刺于鼻、棘于腹、勝耽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越三日、竟不至、視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門生也、宋慰王曰、九吾輩讀書人、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不尤人、則德益弘、能克己、則學益進、當前踧落、固是數之

不偶乎心。而論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肖之人。
王肅然起敬。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而受教。宋曰。都中
新桂未殊。勿憂資斧。舍後有害鏹。可以整用。即示之處。王謝
曰。昔竇范貧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給。敢自污乎。王一日醉眠。僕
及庖人竊發之。王忽覺。聞舍後有聲。密出則金堆地上。情見事
露。遂相憎伏。方訶責間。見有金爵。類多鏽敗。審視皆大父字
諱。蓋王祖曾為尚書郎。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所遺也。王乃
喜。秤得金八百餘兩。明日告宋。且示之。辭欲與分。宋曰。固辭乃已。以
百金往贍贅僮。僧已去積數月。敦習益苦。及歲。宋曰。此戰不捷。
始真是命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尚無言。宋大哭。不能止。王反慰解。

之宋曰僕為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
其令兄夫王曰萬事固有定在。先生乃無志進取非命也。宋拭
泪曰父故有言。恐相驚怪。某非生人。乃飄泊之游魂也。少負才名。
不得志于場屋。佯狂至都。冀得知我者傳諸著作。甲申之年。竟
罹于難。歲亡親遠。幸相知愛。政極力為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
願。實欲借良朋一快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誰復能漠然哉。王
亦感泣。問何淹滯。曰。去年上帝有命。委宣聖及閻羅王。核查劫
鬼。上者得諸曹任用。餘者即伴輪賤名。已錄所未授到者。欲一
見飛黃之快耳。今請別矣。王問所考何職。曰梓潼府中缺一司
文郎。暫令聲僮署篆。文運所以顛倒。萬一倖得此秩。當使聖

教昌明。上日忻之。而主曰。願遂矣。宣聖命。作性道論。視之色喜。謂可司文。閻羅稽簿。欲以口孽見棄。宣聖爭之。乃得就某伏謝。已及呼近案下。賜云。今以懽木。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貽前愆。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于文學也。君必修行。未至。但積善。勿懈可耳。王曰。果爾。餘抗其德行。何在。曰。不知要冥司賞罰。皆無少異。即前日替僧。亦一鬼也。是前朝名家。以生前拋棄字紙過多。罰作替。彼自欲醫人疾苦。以贖前愆。故托遊歷肆耳。王命置酒。宋曰。無須終歲之枕。盡此一刻。再為我設水角。足矣。王悲愴不食。坐食自噉。頃刻已過。三藏捧腹曰。此餐可飽三日。吾以志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後。已成菌矣。藏作約餌。可益兒慧。王問後會。曰。

既有官責、常引嫌也。又問梓潼祠中、一相將祝、可能達否、曰、此都無益、九天甚速、但潔身力行、自有地司牒報、則某必與知之。言已作別而沒、王視舍速、果生紫菌、采而臧之、旁有新土墳起、則水角宛然在焉。王解、乃自刻厲、一夜夢衆與蓋而至、曰、君向以小忿、悞殺一婢、削去祿籍、今爲行已折除矣。然命薄不足仍仕進也。是年提于鄉、明年春闈、又提、遂不復仕。生二子、其一絕鈍、笑以齒遂大慧、後以故詣金陵、遇餘杭生於旅次、極道契濶、深自降抑、然髮毛斑矣。

異史氏曰、餘杭生公然自詡、意其爲文、未必盡無可觀、而騁詐之意態、顏色、遂使人頃刻不可復忍。天人之厭棄、已久、故鬼

神皆玩弄之。脫能增修厥德，則簾內之刺鼻棘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僅也。

○○醜狐

鄉土長沙人家，清貧，冬無絮衣，夕枯坐。有女子入，衣服炫麗而顏色黑醜，笑曰：「得毋寒乎？」生驚問之曰：「我狐仙也。憐君枯寂，聊與共溫，令獨耳。生惧其狐而厭其醜，大號。女以元寶置几上曰：『若相諧好，以此相贈。』生悅而從之。未無綢繆，女代以袍，將曉起而囑曰：『所贈可急市軟帛作卧具，餘者絮衣作襪足矣。倘得永好，勿憂貧也。』遂去。生告妻，亦喜。即市帛為之縫紉。女夜至，見卧具一新，喜曰：『君家娘子勤勞哉。』留金以酬之，從此至無虛夕。每去

必有所遺。年餘，屋戶修潔，內外皆衣文錦綉，居然素封。女賂貽漸少，生由是心厭之。聘術士至，畫符于門，舊折而棄之。入指生曰：「背德負心，至君已極。然此奈何？」若相厭薄，我自去耳。但情義既絕，受于我者，須要償也。忿然而去。生惧，告術士。術士作壇，陳設未已，忽顛地下，血流滿頰，視之，割去一耳。衆大惧奔散。術士亦掩耳竄去。室中擲石如盆，門窗金甌，無復全者。生伏牀下，蓄縮汗聲。俄見女抱一物入，猫首猫尾，置床前，嗟之曰：「嘻！可憐。好人足物，即斃復齒利于刃。生大惧，將屈藏之。四肢不能動，物嚼指，鼻曉有聲。生痛極，哀祝女曰：「所有金珠，盡出勿隱。生應之。」女曰：「呵！物乃止。生不能起，但告以處。」女自往搜括，珠鈿衣服之外。

止得二百餘金。女少之。又曰：「嘻！物復囓。生哀鳴求恕。女限十日。償金六百。生諾之。女乃抱物去。久之。家人漸聚。從床下曳生出。足血淋漓。喪其二指。視室中財物盡空。惟當年破被存焉。遂以覆生。全卧。又惧十日復來。乃貸婢媼。以足其數。至期。女果至。急付之。無言而去。自此遂絕。生足創醫藥。半年始愈。而家清貧如初矣。狐遠近村于氏。于業農。家不中貲。二年間。援例納粟。夏屋連蔓。兩衣華服。半生家物。生見之。亦不敢問。偶遠野。遇女于途。長跪道左。女無言。但以素巾裹五六金。置擲之。反身遁去。後于氏早卒。女猶時至其家。家中金帛輒亡。去于子。睹其素。好春之。遂視父。即去世。見輩皆若子。縱不

撫卹何忍坐令負也。女去遂不復至。

異史氏曰：邪物之來，殺之必壯，而既受其德，即鬼物不可負也。既貴而殺趙孟，則夫毫非之矣。夫人非其心之所好，即萬鍾何動焉？現其見色喜，其亦朴之所在。喪身辱行而不惜者，與傷哉貪人，卒取殘敗。

○○○呂無病

洛陽孫公子名麒，娶蔣太守女，甚相得。二十天殞，悲不自勝。離家居山中別業，遭陰雨晝卧，室無人，忽見複室簾下露婦人足，疑而問之。有女子褰簾入，年約十八九，衣服朴潔而微黑，多麻類貧家女，意必村中僦屋者。呵曰：所須宜白家人，何得

輕入女微笑曰安非村中人祖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小字無病從父客遷早離顧復慕公子世家名士願為康成文婢孫笑曰卿意良佳但僕輩雜居實所不便客旋里後當與聘之女次且以自揣陋劣何敢遂望敵體聊備案前驅使當不至倒捧丹卷孫曰納婢亦須吉日乃指架上使取通書第四卷並試之也女翻檢待之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河魁不曾在房孫意少動畱匿室中女閑居無事為之拂几整書焚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之至夕遺僕他宿女僂眉承睫殷勤臻至命之寢始持燭去中夜睡醒則床頭似有卧人以手探之知為女捉而撼焉女驚起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床頭豈汝處也女曰妾善惧孫憐之

俾施枕床內，忽聞氣息之來，清如蓮蕊，異之，呼與共枕，不覺心蕩，漸于同衾，大悅之。念避匿非策，又恐同歸招議，孫有母姨，近隔十餘門，謀令通諸其家，而後再致之。女稱善，便言阿嫗多熟識之，無容先達，請即去。孫送之踰垣而去。孫母姨寡嫗也，凌晨起戶，女掩入，嫗詰之，答云：「若甥遣問阿嫗，公子欲歸，路賒乏騎，留奴暫寄此耳。」嫗信之，遂止焉。孫歸，矯謂姨家有婢，欲相贈，遣人舁之而還，坐卧皆以從。久益嬖之，納為妾。世家論昏，皆勿許，殆有終焉之志。女知之，苦勸全娶，乃娶于許，而終嬖愛無病。許甚賢，略不爭，久無病事。許益恭，以此嫡庶偕好。許舉一子阿堅，無病愛抱如己出。兒甫三歲，輒離乳嫗。

從無病宿許與不去無何許病卒臨訣囑孫曰無病最愛
兒即令子之可也即正位焉亦可也既葬孫將踐其言告諸宗
黨食謂不可女亦因辭遂止邑有王天官女新寡來求婚孫雅
不欲娶王再請之媒道其美宗族仰其勢共慫恿之孫惑焉
又娶之色果艷而驕已甚衣服器用多厭撫輒加毀棄孫以愛
敬故不忍有所拂入門數月擅寵席房而無病至前笑啼皆罪
時怒遷夫壻數相閤閤孫患苦之以多獨宿婦又怒孫不能
堪托故之都逃歸誰也婦以遠遊咎無病無病鞠躬屏氣
承望顏色而婦終不快夜使宿互宿床下齊與俱每喚起給
使兒輒啼婦厭罵之無病急呼乳媪來抱之不去強之益號

婦怨起、毒撻無算、始從乳媪去、兒以是病、傳、不食、婦禁無病、
不令見之、兒終日啼、婦叱媪、使棄諸地、兒氣竭、聲嘶、呼而求飲、
婦戒勿與、日既暮、無病窺、婦不在、潛飲、兒見之、棄水捉衿、
號咷不止、婦聞之、意氣洶洶而出、兒聞聲、輒涕、一躍遂絕、無
病大哭、婦怨曰、賤婢醜態、豈以兒死、賜我耶、無論孫家祿、祿
物、即殺王府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無病乃抽息、忍涕、請為
葬、其婦不許、立命棄之、婦去、而撫兒四體、猶溫、隱語媪曰、可
速將去、少待于野、我當繼至、其死也、共棄之、活也、共撫之、媪曰、
諾、無病入室、携簪珥出、追及之、共視兒已薨、二人喜、謀趨別
業、往依媪、媪慮為讎、步為累、無病乃先趨、以俟之、疾若飄

風。媼力奔始能及。約二更許。兒病危。不復可前。遂斜行入村。
至田叟家待門。待曉扣扉。借室出簪珥易資。巫醫並致病卒。
不瘳。女掩泣曰。媼好視兒。我往尋其父也。媼方驚其謬妄。而女
已杳矣。駭詫不已。是日孫在都。方憇息床上。女悄然入。猛驚起。
曰。然眠已入夢耶。女握手哽咽。頻足不能出聲。久之久之方失
聲而言曰。妾歷千辛。與兒逃于揚。旬未終。聲縱大哭。倒地而
滅。孫駭絕。猶疑為夢。喚從人共視之。衣履宛然。大異。不解。即
刻趨裝。星馳而歸。既聞免死。喜通撫膺大慙。語侵婦。反唇
相稽。孫忿出。白。婢媼遮救不得。近遙擲之。刀脊中額。破
血流。披髮嗥叫而出。將以奔告其家。孫捉還。杖撻無數。衣皆

若縷傷痛不可轉側孫命昇諸房中護之將待其瘳而後出之婦兄弟聞之怒率多騎登門孫亦集健僕械禦之兩相呼罵竟日始散王未快意詔之孫捍衛入城自詣質審訴婦惡狀牢不能屈送廣文德戒以悅王廣文朱先生世家子劉正不阿廉得憤怒曰堂上公以我為天下之澠毅教官勒索傷天害理之錢以叱人癱瘓者耶此等乞丐相我所不能竟不受命孫公然歸王無奈之乃示意朋好為之調停欲生謝過其家孫不肯十反不能決婦創漸平欲出之又恐王氏不受因循而安之妻亡子死夙夜傷心思得乳媪一問其情因憶無病言逃于楊近村有楊家墮疑其在是往問之並無

知者或言五十里有楊谷、遭駢詣訊果得之。兇漸平復。相見
各喜。載與俱歸。兇望見父。嗷然大啼。孫亦泪下。婦聞兇尚存。
盛氣奔出。將致誚罵。兇方啼。睜目見婦。驚投父懷。若求藏
匿。抱而視之。氣已絕矣。急呼之。移時始甦。孫急曰。不知如何酷
虐。遂使吾兒至此。乃立離婚書。送婦歸。王果不受。又舁還孫。
孫不得已。父子別居一院。不與婦通。孔瓘乃備述無病惜狀。孫
始悟其為鬼。感其義。葬其衣履。題碑曰。鬼妻呂無病之墓。無
何婦產一男。交手於項而死之。孫益忿。復出婦。主又舁還之。孫乃
具狀控諸上臺。皆以天官故置不理。後天官卒。孫控不已。乃判
令大歸。孫由此不復娶。納婢焉。婦既歸。悍名驟甚。三四年無聞名。

者婦頓悔而已不可復挽有孫家舊媼適至其家婦優待之對之流涕極其情似念故夫媼歸告孫亡笑置之又年餘婦母又卒孤無所依諸婦頗厭嫉之婦益失所日輒涕零一貧士喪偶兄議厚其廩壯而遣之婦不肯每陰託往來者致意孫泣告以悔孫不聽一日婦率一婢竊墮弩之竟奔孫亡方自內出迎跪階下泣不可止孫欲去之婦牽衣復跪之孫固辭曰如復相聚常無別言則已耳一朝有他汝兄弟如虎狼再求離過豈可復得婦曰妾竊奔而來萬無還理留則留之否則死之且妾自二十一歲從君二十三歲被出誠有十分惡寧無一分情乃脫一脫劍并兩足而束之袖覆其上曰此時香火之誓君寧不

憶之耶。孫乃獎皆欲泫使人挽扶入室而猶疑王氏詐。欲得其兄弟一言為證據。婦曰：「妻私出何顏復求兄弟如不相信。」妾藏有死具在此。請斷指以自明。遂於腰間出利刃。就床邊伸左手一指斷之。血溢如瀑。孫大駭。急為束裹。婦容色痛變而更不呻吟。笑曰：「妾今日黃梁之夢已醒。特借斗室為出家計。何用相猜。」孫乃使子乃妻另居一所。而已朝夕往來于兩間。又日求良醫指創。月餘尋愈。婦由此不茹葷酒。閉戶誦佛而已。居久見家政廢弛。謂孫曰：「妾此來本欲置他事于不問。今見如此用度。恐子孫有餓死者矣。無已再期顏一經紀之。乃集婢媼按日責其績織。家人以其自投也慢之。密相誚訛。婦若

不聞及而謀工情者鞭撻不貸。衆始懼之。意謀主計僕綜理微
密。孫乃大喜。使兒及妾皆朝見之。阿堅已九歲。婦加意溫卹。朝
入塾。常留甘餌。以待其歸。兒亦漸親愛。之一日。兒以石投雀。婦
適過。中顧而仆。踰刻不語。孫大怒。撻兒。婦勸力止之。且喜曰。
妾昔虐兒。中心每不自釋。今幸銷一罪業矣。孫益愛之。婦
每拒使就妻宿。居數年。屢產屢殤。曰。此昔日殺兒之報也。
阿堅既娶。遂以外事妻兒。內事妻娘。一日。妻某日當死。
孫不信。婦自理。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色如生。異香
滿室。既殮。香始漸滅。

異史氏曰。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毛嫱西施。馬知非自

愛之者美之乎。然不遭悍妬。其賢不彰。幾令人與有病者
並笑矣。至錦屏之人。其夙根原厚。故豁然一悟。立證菩提。
若地獄道中。皆富貴而不經艱難者矣。

○○○崔猛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稍有所犯。輒
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宇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學武絕倫。
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

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體為殘。每
盛怒無散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唯聽命出門。
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斃死，啗啖之婦知姑屬萬端，
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舁其舌，舐之立死。婦聞大駭，呼
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惧，跪請受杖，
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赦子，而又針刺其脅，作
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佳饗飽
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即君多兇橫之氣，恐難保
其全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知，
但一見不平，苦不自禁，力改之，或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

不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以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笑而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即或不效。亦無妨礙。崔請教。乃曰。適門外一後生。且厚結之。即犯死罪。彼亦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兄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後饑。僞寫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詣于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登堂拜母。約為弟昆。踰歲東作。趙携家去。音問遂絕。崔自鄰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擲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繫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有甲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

人誘與博賭，貨以資而重其息，要使者妻于券，貨盡復給。終夜
負債數千，積年計子母三千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
妻，申哭詣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刺剜，逼立無悔。收崔聞之，
氣涌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奉簾而呼曰：「惜！又欲爾耶？」崔
乃止，既吊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嘆。妻詰之不答，至夜
和衣卧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忽啓戶出，輒又還卧，如此三
四，妻不敢詰，惟惴息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
夜有人殺某甲于床上，剗腹流腸，申妻亦裸尸床下，官疑
申，捕治之，橫被殘酷，深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堪刑，誣
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

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視之，絕裾而去。自首于庭，官愕然，械送獄。釋中，曰：「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請諫。」中曰：「公子所為是我欲為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為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即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衛門皆知其故，強出之，以崔抵罪，瀕就決矣。會卹刑官趙卽即業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備嘗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毋以自首減等。充雲南軍，中為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中終從不去，代為紀理生業。子之質不受緣，種技擊之術，頗以關懷。崔厚遇之，買婦

授田馬。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鄰
有事。申輒矯命排解。不相稟白。有王臨生者。家豪富。四方無
賴。不忍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剽掠。或近之。輒遭盜
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婦。父子俱然之。妻仇氏。屢沮王。王
繼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賂屬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
詣崔求訴。申輒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滯者。申默
然。出告人曰。我與崔極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不至矣。曾無廩
給。而後同廝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曰。訝其改節。
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于官。謂崔在三年。不給傭值。崔大異之。親
與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

家將其父子燔婦并殺之。粘紙于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士命無跡。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誤，蓋恐殺人之累已也。閔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閔賊犯順，其事遂寢。及明崇禎申，楊家歸，仍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旋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為盜，焚掠村墮。一夜傾巢而至，以報仇為名。崔遣他出，申破扉始覓。越牆伏暗中，賊搜崔，李不得據。崔妻挈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極，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山以大藥繩散挂荆棘，即反勿顧。僕應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綳，遂微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叩枝。

指過云遠固是人
力亦天理也若惟
作身天理人亦

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繫馬村外踰垣入見賊衆紛紛探
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
轟然噉應忽一人報東山有大衆賊共望之初猶二點既而
多類星宿申空息急呼東山有警王大驚東裝率衆而出申
乘間漏出其右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綰之曰王將軍遺佩刀
兩賊競覓申自後斫之一賊踣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
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途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駛申
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于繩徧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為大辱
形神跳躁欲車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共謀衆懼怯
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遣于得仁族

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中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旌其列于前
乃割其耳而縱之衆怒曰此等兵旅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
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孰匿逆者誅之
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執又詣邑借巨炮二司暮率壯士至隘
口置炮當其衝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東口伐
樹置崖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聞馬
嘶賊果大至繼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斷其歸路俄
而炮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
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銳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
籍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繫送以歸乘勝直

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其鎗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于東。恐其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于谷口。甚隘。夫可以斷之。彼即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鞠之。果進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剽圓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土團三百餘人。各處強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抗慨。蓋鮮儼矣。然欲天下無不平之事。事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種飛入剪禽獸于深閭。斷路夾攻。蕩公魔于墜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為國効命。烏在不南面而王哉。

蘓州木渚鎮有民女夜坐庭中忽星墮中顛仆地而死其父母老
而無子止此女哀呼急救移時始蘇笑曰我今為男子矣驗
之果然其家不以為妖而竊喜得丈夫子也此丁亥間事

禽俠

天津某寺鶴鳥巢于鵝尾殿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鶴雛
團翼時輒出吞食盡鶴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人料其必不
復至次歲巢如故約雛長成即遁去三日始還入巢啜哺子
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鶴驚驚鳴哀急直上青冥俄
聞風聲蓬蓬瞬間天地似悔衆駭異共視焉俄天日從空疾下
驟如風雨心爪擊蛇首立墮連催殿角大數尺許振翼而去

鶴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既傾而雛俱墮。生二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鶴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異史氏曰。次年復至。蓋不料其禍之復也。三年而巢不移。則報仇之計已決。三日不返。其去作秦廷之哭可知矣。大鳥必羽族之劍仙也。颺然而來。一聲而去。妙手空空。見何以加此。

濟南有警卒。見鶴鳥過。射之。應弦而落。喙中御魚。將哺子也。或勸拔矢放之。卒不聽。少頃帶矢飛去。後往來郭間。兩年餘。貫矢如故。一日卒坐縣門下。鶴過。矢墜地。卒拾視曰。夫固無恙耶。耳通響。因以矢搔耳。忽大風催門。驟聞觸矢貫腦而死。

○○詩識

青州居民范小山販筆為業行賈未歸四月間妻質氏獨居夜為盜所竄是夜微雨泥中道詩扇一柄乃王晟之贈吳斐卿者晟不知何人吳益都之素封與范同里平日頗有能達之行故里黨共信之郡縣拘質堅不伏慘被械梏誣以成案駁解往復歷十餘官更無異議吳亦自分必死囑其妻罄竭所有以濟梵獨有白其門誦佛千者給以絮袴至萬者絮襖于是乞丐如市佛號聲聞十餘里因而家驟貧惟日賃田產以給資斧陰賂監者使市鴟夜夢神人告之曰子勿死晝日外邊凶目下裏邊吉矣再曉又言以是不果死未幾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錄囚

至吳若有所思。因問吳某殺人有何確據。范以扇對先生熟視。扇便開。王展何人。并云不知。又將爰書細閱一過。立命脫其死械。自監移之倉。范力爭之。怒曰。不欲妄殺。不便了却。耶抑將待仇人而甘心耶。衆疑先生私吳。俱莫敢言。先生標朱簾。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主人恨莫知所以。至則問曰。肆壁有東莞李秀詩。何時題耶。答云。舊歲提學某臨。有日照。二三秀才飲醉留題。不知所居何里。遂遣役至。日貼坐拘李秀。數日秀至。怒曰。既作秀才。奈何謀殺人。秀頓首錯愕曰。無之。先生擲扇下。令其自視曰。明係爾作。何詭托王展。秀審視曰。詩真某作。字實非某書。曰。既知汝詩。當即汝友誰書者。秀曰。跡似沂州王佐。乃遣役關拘王

佐至呵問如秀狀佐供此益都鐵高弼威索某書者云威
其表兄也先生曰盜在此矣執威至一訊遂伏先是威窺賀美
欲挑之恐不諧念托于吳必人所共信故偽為吳扇執而往諧
則自認不諧則嫁名于吳而實不期至于殺也踰垣入逼婦
因獨居常以刀自衛既覺捉成衣探刀而起成惧奪其刀婦力
挽令不得脫且號威益害遂殺之委扇而去三年冤獄一朝而
雪無不誦神明者吳始悟東道高乃周子也然終莫解其故
後邑紳乘間請之笑曰此最易知細閱爰書賀被殺在四月
上旬是夜陰而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返攜
此以增累者其嫁禍可知而避雨南郭兄題壁詩與等類之

作口角相類故妄度李生果因是而得真益聞者嘆服

異史氏曰入之深者當其無有上之用詞賦文章華國之具也而先生以相天下士稱孫陽馬豈非入其中深乎而不謂相士之道移于折獄易曰知幾其神先生有之矣

鹿啣草

關外山中多鹿土人戴鹿首伏草中捲葉作聲鹿即辟至然壯少而牝多壯交群牝千百必編既編遂死衆牝嗅之知其死分走谷中啣異草置吻旁以熏之頃刻復甦急鳴金施鏡群鹿驚走因取其草可以回生

小棺

天津有舟人某夜夢一人教之曰明日有載竹筍賃舟者索之千金不然勿渡也某醒不信既寐復夢且書願願願三字于壁囑云倘渠客賃當即書此示之某異之但不識其字亦不解何意次日留心行旅日向西果有一人驅騾載筍來問舟某如夢索賃其人笑之反復良久某牽其手以指書前字其人愕愕即刻而滅搜其裝載則小棺數萬餘每具僅長指許各貯滴血而已某以三字傳示遐邇並無知者未幾吳逆叛謀既露黨羽盡誅陳尸幾如棺數焉徐白山說

○○○ 邢子儀

滕有楊鼎從白蓮教黨得左道之術徐鴻儒誅後楊輩漏脫

遂挾術以遊。家中田園樓閣頗稱富有。至泗上某紳家。幻法為戲。婦女出窺。楊視其女美。歸謀攝取之。其繼室朱氏亦風韻。飾以華妝。偽作仙姬。又授木鳥。教之作用。乃自樓頭推墮之。朱覺身輕如葉。飄然凌雲而行。無何至一處。雲止不前。知已至矣。是夜月明清紫。俯視甚了。取木鳥投之。鳥振翼飛去。直達女室。女見彩禽翔入。喚婢撲之。鳥已冲簾出。女追之。鳥墮地。作鼓翼聲。近逼之。撲入裙底。展轉間。肩女飛騰。直冲霄漢。婢大號。朱在雲中言曰。下界人勿須驚怖。我月府姬也。渠是王母第九女。偶謫塵世。王母日切懷念。暫招去。一相會。張即送還耳。遂與結襟而行。方及泗水之界。適有放飛爆竹者。斜觸鳥翼。鳥驚墜。幸朱

亦墮落一秀才家。秀才邢子儀家赤貧而性方梗。嘗有鄰婦夜奔。拒不納。婦叩憤去。諧諸其夫。誣以挑引。夫固無賴。晨夕登門詬辱之。邢因貨產。僦居別村。有相者顧某。善決人福壽。邢踵門叩之。顧望見笑曰。君富足千鍾。何着敗絮。見人豈謂某無瞳耶。邢咤妄之。顧細審曰。是矣。固雖蕭索。然金穴不遠矣。邢又安之。顧曰。不惟暴富。且得麗人。邢終不以為信。顧推之出曰。且去。且去。驗後方索謝耳。是夜獨坐月下。忽一女自天降。視之。皆麗姝。詫為妖。詰問之。初不肯言。邢將號召鄉里。朱悞始以實告。且囑勿洩。顧終從焉。邢思世家女。不與妖人婦等。遂遣人告其家。其父母自女飛昇。零涕惶惑。忽得報書。驚喜過望。立刻命輿馬星馳而去。報邢百

金携女歸邢得艷妻方憂四壁得金甚慰往謝顧曰又需曰尚未尚未泰運已交百金何足言遂不受謝先是紳歸請于上官捕楊已預遁不知所之遂籍其家發牒追朱已惧牽邢飲泣邢亦計中焉始賂承牒者債車騎携朱詣紳哀求解脫紳感其義為竭力營謀得贖免田夫妻于別館惟戚好紳女幼受劉聘劉顯秩也聞女寄邢家信宿以為辱反婚書與女絕姻紳將議姻他族女告父毋誓從邢已聞之喜朱亦喜自願下之紳憂邢無家時楊居宅從官貨因代購之夫妻遂歸出囊金粗治器具蓄婢僕旬日耗費已盡但冀女來當復得其資助一夕朱謂邢曰尊夫楊某曾以千金埋樓下惟妻知之適視

其處碑石依然。或窖藏無恙。往共發之。果得金。因信顧術之神。厚報之。後女子歸。貲甚豐盛。不數年富甲一郡矣。

異史氏曰。白蓮殲滅。而楊獨不死。又附益之。幾疑恆亡者疎而且漏矣。孰知天留之。蓋為邢也。不然邢即石極而泰。亦惡能倉卒起接閭累巨金哉。不愛一色。而天報之以兩鳴呼。造物無言而意可知矣。

李生

商河李生好道。村外里餘有蘭若。築精舍三楹。趺坐其中。游食紹黃。往來寄宿。輒與傾談。供給不厭。一日大雪嚴寒。有老僧擔囊借榻。其詞玄妙。信宿將行。因挽之留數日。遂生以他故歸。

僧囑早至。意將別。生雞鳴而往。扣關不應。踰垣入。見室中燈火
熒々。疑其有作。潛窺之。僧趺坐。一瘦驢繫燈檠上。細審不
類真驢。頗似殉葬物。然耳尾時動。氣味々然。俄而裝成。啓戶牽
出。坐潛尾之門外。原有大池。僧繫驢池樹。裸入水中。褊體相濯。
已着衣。牽驢入。亦濯之。既而加裝。起乘行。絕駭。生始呼之。僧但
搔拱致謝。語不及聞。去已遠矣。王樹屋言。李其友人。嘗至其家。
見堂上額書待死堂。亦達士也。

○○陸押官

趙公湖廣武陵人。官宮詹。致仕歸。有少年伺門下。求司筆札。
公召入。見其人秀雅。詰其姓名。自言陸押官。不索偏值。公留之。

慧過凡僕往來寔奏任意裁答無不工妙主人與客奕陸曉之指
點輒勝趙益優寵之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目戲索作筵押
官計之間僚屬幾何會別業主計者約三十餘人衆悲告之數以
難之押官曰此大易但客多倉卒不能遽辦肆中可也遂徧邀
諸侶赴臨街店皆坐酒甫行有按壺起者曰諸君姑勿酌請問
今日誰作東道主宜先出資為質始可放情飲噉不然一舉數手
闕然都散向何取償也衆目押官押官笑曰得無謂我無錢耶
我固有錢乃起向釜中捻濕麪如拳碎搗置几上隨擲遂化為鼠
竄動滿案押官任役一頭裂之啾然腹破得小金再捉亦如之頃
刻鼠盡碎金滿前乃告衆曰是不足供飲耶衆異之乃共忘飲

既畢會直三兩餘衆秤金遠符其數衆索一枚懷歸白其異于主人主人命取金搜之已亡反質肆主則償賁志化其疾茲僕白趙趙詰之押官曰朋輩逼索酒食囊空無賁少年學作小劇故試之耳衆復責償押官曰某村麥穰中再一窺揚可得麥二石足償酒價有餘也因晚一人同去某村主計者將歸遂與偕往至則爭麥數斛已堆場中矣衆以此益奇押官一日趙赴友筵堂中有盆蘭甚茂愛之歸猶贊嘆之押官曰誠愛此蘭無難致者趙猶未信凌晨至齋忽聞異香遽動則有蘭花一盆箭葉多寡宛如所見因疑其切審之押官曰臣家所蓄不下千百何須切焉趙不信遠某友至見其蘭驚曰何酷肖寒家

物趙曰余遠購之亦不識所自來但君出門時見蘭花尚在否
某曰我實不常至齋有無固不可知然何以至此趙視押官
押官曰此無難辨公家盆破有補綴處此盆無也驗之始信夜
告主人曰向言某家花卉頗多今屈玉趾乘月往觀但諸人皆
不可從惟阿鵬無害鴨宮詹僮也遂如所請公出已有四人
荷肩輿伏候道左趙乘之疾于奔馬俄頃入山但聞奇香沁
骨至一洞府見舍宇華耀迥異人間隨處皆設花石精盆
佳卉流光散馥即蘭一種約有數十餘盆無不茂盛觀
已如前命駕歸押官從趙十餘年後趙無疾卒遂與
阿鵬俱出不知所往

蔣太史

蔣太史超記前世為峨嵋僧。數夢致居菴前。潭邊濯足。為人寫嗜內典一意。台宗雖早。整禁林。常有出世之想。假歸江南。抵秦郵。不欲歸。子哭挽之弗聽。遂入蜀。居成都金沙寺。久之。又之峨嵋。居伏虎寺。示疾。祖化。自書偈云。脩然猿鶴自來親。老衲無端墮紫塵。安而獲湯求避熱。却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裡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日常自祝能仁。

王阮亭云。蔣金壇人。金壇原名金沙。其字又曰虎臣。卒於峨嵋。伏虎寺名皆巧合。亦奇。予壬子與試蜀中。蔣在峨

嶠嶠寄子書云身是峨眉老僧故萬里歸骨于此尋化太
余有輓詩曰西風三十載九病一遷官忽憶峨眉好真忘
蜀道難法雲晴浩蕩春雪氣高寒萬里堪埋骨天成白
玉棺蓋用書中語也

邵士梅

邵進士名士梅濟寧人初授登州教授有二老秀才投刺贈其
名似甚熟識凝思良久忽悟前身便問齋夫某生居某村否又
言其丰範一脗合俄而生入執手傾語歡若平生談次問高東
海况二生曰獄死二十餘年矣今子尚存此鄉中細民何以見知邵
笑云我舊戚也先是高東海素無賴然性豪爽輕財好義有

負租而鬻女者、傾業代贖之、私一媼、亡坐隱盜、官捕甚急、逃匿高
家、官知之、收高、備極榜掠、終不服、尋死獄中、其死之日、卽卽生
辰、後卽至某村、恤其妻子、遠近皆知其異、此高少宰言之、卽
高公子與良同年也、

王阮亭云、卽前生為棲霞人、與其妻三世為夫婦、事更奇、
高東海以病死、非獄死、卽自述甚詳、

○○顧生

江南顧生、客稷下、眼暴腫、晝夜呻吟、因所醫藥、十餘日痛
少減、乃合眼時、輒睹巨宅、凡四五進門、皆洞闢、最深處、有人往來、
但暈暗不可細認、一日方凝神注之、忽覺身入宅中、三歷門戶、絕無

人跡有南北廳事內以紅氍毹貼地略窺之見泚屋嬰兒坐者卧者膝行者不可數計愕疑問一人自舍後出見之曰小王子謂有速客在門果然便邀之顧不敢入強之乃入問此何所曰九耳世子居世子瘡疾新瘥今日親賓作賀先生有緣也言未已有奔至者督促速行俄至一處雕榭朱欄一殿北向凡九楹歷階而升則客已泚座見一少年北面坐知是王子便伏堂下泚堂盡起王子曳顧東向坐酒既行手鼓樂暴作諸妓升堂演華封祝終過三折逆旅主人及僕與進午餐餐就床頭頻呼之耳聞其美心悲王子知遂托更衣而出仰視日中少則見僕立床前始悟未離旅邸心欲急反因逆僕攜去甫交睫見宮舍依然急循故道而入路經前嬰兒處并無嬰兒有數十媼蓬

首蛇背坐卧其中望見傾出聲曰誰家無賴子來此窺伺顧驚
惧不敢置鞭疾趨後庭升殿即坐見王子領下添髡尺餘笑見顧
笑問何往劇奉過七折笑因以巨觥示罰移時曲終又呈麝月顧
點彭祖嬰綠妓即以柳絮行酒可容五斗許顧離席辭曰臣目疾
不敢過醉王子曰君恙且有太醫在此便合診視東座一客即離坐
來兩指啓便昏以玉簪點白膏如脂顰合目少睡王子命侍
兒導入複室令卧七片時覺牀帳香軟因而熟眠居無何忽
聞鳴鈺鏗聒即復驚醒疑是優戲未畢開目視之則旅舍中
狗舐油鎗也然目疾若失再閉眼一無所睹矣

○○○ 陳錫九

陳錫九，邗人。父子言，邑名士富室周某，仰其聲望，訂為婚姻。陳累舉不第，家業蕭條，游學于秦，數年無信，周陰有悔心。以少女適王孝廉為繼室，王聘儀豐盛，僕為甚都，以此愈憎錫九。貧堅意終昏，問女，不從，怒以惡服飾遣歸。錫九日不舉火，周全不顧恤。一日使傭媼以榼餉女，入門，向母曰：「主人使某視小姑，飲死否？」女悲母慚，強笑以亂其詞。因出榼中有餌，列母前，媼止之曰：「無須爾，自小姑入人家，何曾交換出一杯溫涼水？吾家物料燒已亦無顏嚼噉，得毋大恚，聲色俱變，媼不服惡語相侵，紛紜間錫九自外入，訊知大怒，撮毛批頰，趕逐出門而去。次日周來，逆女不肯。」

歸明日又來增其人數衆口嘔吐如將尋闕母強勸女去女潛然拜
母登車而去過數日又使人來逼索離婚書強錫九與之惟望
子言歸以圖別處周家有人自西安來知子言已死陳母哀憤成
疾而卒錫九哀迫中尚望妻歸久而渺然悲憤益切薄田數畝
鬻治葬具葬畢乞食赴秦以求父骨至西安徧訪居人或言數
年前有書生死于逆旅葬之東郊今塚已沒錫九無策惟朝夕
市廛暮宿野寺冀有知者會晚經叢墓處有數人遮道逼
索飯價錫九曰我異鄉人乞食城郭何處少人飯價共怒梓之
仆地以埋兒敗絮塞其口力盡聲嘶漸就危殆忽其驚曰何處
官府至矣釋手寂然俄有車馬至便問卧者何人即有數人扶至

車下、車中人曰是吾兒也、孽鬼何敢爾、可悉傳來、勿致漏脫、錫九
覺有人去其塞、少定細認、真其父也、大哭曰、兒為父骨良苦、今固
尚在人間耶、父曰、我非人、太行總管也、此來亦為吾兒、錫九哭益哀、
父慰諭之、錫九泣述岳家離昏、父曰、無憂、今新婦亦在母所、母
念兒甚、可暫一住、遂與同車、馳如風雨、移時至一官署、下車入
重門、則母在焉、錫九痛欲絕、父止之、錫九歔泣聽命、見妻在母
側、問母曰、兒婦在此、得報泉下耶、母曰、非也、是汝父接來、待汝
歸家、當便送去、錫九曰、見侍父母、不願歸矣、母曰、辛苦跋涉而
來、為父骨耳、汝不歸、初志為何也、况汝孝行已達天帝、賜汝金鳥
斥、夫妻享受正遠、何言不歸、錫九垂泣、父數促行、錫九哭失聲、

父怒曰汝不行耶錫九怙收聲始詢其所以父挽之曰子行我告之去
叢莖處百餘步有子女白榆是也挽之甚急竟不遑別母門外
有健僕捉馬侍之既起乘父囑曰日所宿處有少資斧可速辦
裝歸向岳索婦不得婦勿休也錫九諾而行馬絕駭鷄鳴至
西安僕扶下方將拜致父母而人馬已杳尋至舊宿處倚壁假
寐以待天明坐處有拳石碍股曉而視之白金也市棺貨與尋
覓榆下得父骨而歸合厝既畢家徒四壁幸里中憐其孝共
飯之將往索婦自度不能用武與族兄十九往及門上者絕之
十九素無賴出語穢褻周使人勸錫九歸頃即送女去錫九還
初女之歸也周對之罵婿及母女不語偶向壁垂涕陳女死亦

不使聞得。晝擲向女曰：「陳家出汝矣。」女曰：「我不曾得逆，何為出我？欲歸，質其故。」又禁閉之。後錫九如西安，遂造凶計，以絕女志。此信一播，遂有杜中翰來議姻，竟許之。親迎有日，女始知，遂泣不食，以被韜面。氣如游絲。周正無法，忽聞錫九至，發語不遜。意料女必死，遂昇歸。錫九意將侍女死以洩其憤。錫九歸而送女者已至，猶慙錫九見其病而不內，甫入門，妻之而去。鄰里代憂，共謀昇還。錫九不聽，扶置榻上，而氣已絕。始大慙。正惶迫間，周子率數人持械入門，窗盡毀。錫九逃匿苦棧之鄉人，盡為不平。十九糾十餘人，銳身急難。周子兄弟皆被夷傷，始鼠竄而去。周益怒，訟于官，捕錫九十九等。錫九將行，以女尸

屬鄰媼。忽聞榻上若息。近視之。秋波微動矣。少時已能轉側。大喜。謂官自陳。寧恕周訟証。周惧。啗以重賂。始得免。錫九歸。夫妻相見。悲喜交并。先是女絕食。奄卧。自矢必死。忽有人提起。曰。我陳家人也。速從我去。夫妻可以相見。不然無及矣。不覺身已出。門。兩人扶登肩輿。頃刻至官廨。見公姑其在。問此何所。婢曰。不必問。客常送汝歸。一日見錫九至。甚喜。一見遽別。心頗疑怪。公不知何事。恒數日不歸。昨夕忽歸。曰。我在武夷。遲歸二日。難為保見矣。可速送兒歸去。遂以輿馬送女。忽見家門。遂如夢醒。女與錫九共述曩事。相與萬喜。從此夫妻相聚。但朝夕無以自給。錫九于村中設童蒙帳。兼自攻苦。每私語曰。父言天賜。

黃金今四堵空。豈訓讀所能發積耶。一日自塾中歸。遇二人問之曰。君陳某耶。錫九曰。然。二人即出。鐵索繫之。錫九不解其故。少間村人畢集。共詰之。始知郡盜所牽。衆憤其寃。鉅錢賂役。途中得無苦。至郡見太守。歷述家狀。太守愕然曰。此名士之子。溫文爾雅。烏能作賊。命脫繯。綬取盜嚴格之。始供為周某賄囑。錫九又訴翁婿反面之由。太守更怒。立刻拘提。即延錫九至署。與論世好。蓋太守舊知韓公之子。即子言受業門人也。贈燈火之費以百金。又以二騾代步。使不時趨郡。以課文藝。轉于各上官游揚其孝。自臆制而下。皆有餽遺。錫九乘騾而歸。夫妻慰甚。一日妻婦哭。至見女伏地不起。女駭問之。始知周已

被械在獄矣。女哀哭自咎。但欲覓死。錫九不得已。詣郡為之緩頰。太守釋令自贖。罰谷一百石。批賜孝子陳錫九。放歸。出倉粟。雜糠粃而輦運之。錫九謂女曰。爾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烏知我必受之。而瑣口雜糠粃歟。因笑却之。錫九家雖小有。而垣墉陋蔽。一夜群盜入。僕覺大號。止宿兩驛而去。後半年餘。錫九夜讀。聞樞門聲。聞之寂然。呼僕起視。則門一啓。而驛躍入。乃向所亡也。直奔櫺下。哇吐汗喘。燭之各負葦囊。解視則白蠟。湘中大異。不知其所自來。後聞是夜大盜劫周。盈裝出。遣防兵追急。委其捆載而去。驛認政主。逕奔主家。周自獄中歸。刑創猶劇。又遭盜劫。大病而死。女夜夢父囚繫而至。曰。吾生

平所為悔已無及。今受冥譴。非若翁莫能解脫。為我代求
婿。致一函焉。醒而鳴泣。請之。其以告。錫九久欲一詣太行。即
日遂發。既至。備牲物酹祝之。即露宿其處。冀有所見。終夜
無異。遂歸。周死。母子逾貧。仰給于次婿。王孝廉。考補縣尹。
以墨敗。舉家徙潘陽。益無所歸。錫九時顧卹之。

異史氏曰。善莫大于孝。鬼神通之。理固宜然。使為高德
之達人也者。即終貧猶將取之。烏論後此之必昌哉。或
以膝之嬌如付諸頌白之叟而揚之也。某貴官吾東昧
也。嗚呼。宛之嬰之者如故。而金龜婿以譴義歸。其慘已
甚矣。而況以少婦從軍乎。

原缺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九

般陽蒲松齋柳泉甫著

邵臨淄

臨淄某公之女。太學李生妻也。未嫁時。有術士推其造。決其必受官刑。翁怒之。既而笑曰。妄言一至于此。無論世家女。必不至公庭。豈一監生不能庇一嬖乎。既嫁。悍甚。提罵夫婿。以爲常。李不堪其虐。忿鳴于官。邑宰邵公准其詞。簽役立勾。翁聞之大駭。率子弟登堂。哀求寢息。弗許。李亦自悔求罷。公怒曰。公門內豈作輟畫由爾耶。必拘審。既到。略詰一二言。便曰。真悍婦。杖責三十。臀肉盡脫。

異史氏曰。公室有傷心于閨闈耶。何怒之暴也。然邑有賢宰。里無悍婦矣。誌之以補循吏傳之所不及者。

○○○于去惡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寓居郊郭。偶出戶。見一人負笈佳篋。以下君未就者。略詰之。遂釋負于道。相與傾語。言論有名士風。陶大說之。請與同居。客喜携篋入。遂同棲止。客自言順天人。姓于。字去惡。以陶差長兄之。于性不喜游曠。常獨坐一室。而案頭無書卷。陶不與談。則嘿卧而已。陶疑之。搜其篋。則筆研之外。更無長物。怪而問之。笑曰。吾輩讀書。豈臨渴始掘井耶。一日就陶借書去。閉戶。

其疾終日五十餘紙亦不見其摺疊成卷竊窺之則每
一稿脫則燒灰吞之愈益怪焉詰其故曰我以此代讀耳
便誦所抄書頃刻數篇一字無訛陶悅欲傳其術于以爲
不可陶疑其吝詞涉請讓于曰兄誠不諒我之深矣欲不
言則此心無以自剖驟言之又恐驚爲異怪余何陶因謂
不效于曰我非人寔鬼耳今冥中以科目授官七月十四
日奉詔考廉官十五日士子入闈月盡榜放矣陶問考廉
官爲何曰此上帝慎重之意無論烏吏驚官皆考之能文
者以內簾用不通者不得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
守令也得志諸公目不暇瞻典不過少年持試門磚獵取

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數年。取文學士胸中尚
有字耶。陽世所以陋劣倖進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
耳。陶深然之。由是益加敬畏。一日自外來有憂色。僕曰。僕
生而貧賤。自謂死後可免。不謂適遭先生相從地下。陶請
其政。曰。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玉衡官之考。遂罷數十年。游
神耗鬼。雜入衡文。吾輩寧有望耶。陶問此輩皆誰何人。曰。
即言之。君亦不識。略舉二三人。大槩可知。樂正師曠。司庫和
嶠是也。僕自念命木讷可憑。文不可恃。不如休耳。言已快。
遂將治任。陶挽而慰之。乃止。至中元之夕。謂陶曰。我將入閻。
煩子昧爽時。持香炷于東野。三呼却惡。我便至。乃出問。陶

沽酒烹鮮以待之。東方既白。故如所囑。無何于偕一少年
來。問其姓字。于曰。此方子晉。是我良友。適于場中相邂逅。
聞兄盛名。深欲拜識。同至寓。東燭爲禮。少年亭立似玉。意
度謙婉。陶甚愛之。便問于晉佳作。常大快意。于曰。言之可
笑。聞中七則。作過半矣。細審主司姓名。覆具選出。奇人也。
陶扇爐進酒。因問。關中何題。云。愚慰解否。于曰。書執經論
各一。夫人而能之。策問自古邪僻固多。而世風愈。奸情
醜態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抑非十八獄所能
容。是果何術。而可。或謂原注加一二獄。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
其耳增與否。與。或別有道以清其源。爾多士其悉言勿隱。

羊裘雖不佳。頗爲痛快。表擬天鹿殄滅。賜羣臣龍馬天衣。
有差。次則理台應制詩。西池桃花賦。此三種。自謂場中無
兩矣。言已鼓掌。方笑曰。此時快心。放兄獨步矣。數辰后不
痛哭。始爲男子也。天明方欲辭去。陶曲與同寓方不可。但
期暮至。三日竟不復來。陶使于往尋之。于曰。無須。子晉奉
琴。非無意者。日既西。方果來。出一卷授陶曰。三日失約。敬
錄舊執百餘作。求一品題。陶捧讀大喜。一句一贊。略盡一
二首。遂藏諸笥。談至更深。方遂臥。與于共榻。寢自此爲常。
方無恙不至。陶亦無方不懼也。一夕倉皇而入。向陶曰。地
榜已揭于五兄落第矣。于方臥。聞言驚起。流涕。二人

極意慰藉涕始止然相對嘿殊不可堪方曰遠聞大巡環
張桓侯將至恐失志者之遺言也不然文場尚有翻覆十
聞之色喜陶詢其故曰桓侯翼德三十年一巡陰曹三十
五年一巡陽世兩間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乃起拉方
俱去兩夜始返方喜謂陶曰君不負五兄耶桓侯前夕至
裂碎地榜上名字止存三之一編閱遺卷得五兄甚喜
荐作文南巡海使旦晚輿馬可到陶大喜置酒稱賀酒數
行于問陶曰君家有間舍否問將何爲曰子晉祇無鄉土
又不忍忘然于兄弟意欲假館相依陶喜曰如此爲幸多
矣即無多屋宇同榻何碍但有嚴君須先關白于曰審知

尊大人慈厚可依。兄場闈有日。子晉如不能待。先歸何如。陶的伴逆旅以待同歸。次日方暮。有車馬至門。接于蒞任。子超握手曰。從此別矣。一言歡會。又恐阻銳進之志。問何言。曰。君命淹塞。至非其時。此科之分十之一。后科桓侯臨世。公道初彰。十之三。三科始可望也。陶聞欲中止。子曰。不然。此皆天數。即明知不可。而^註定之艱苦。亦要歷盡耳。又顧方曰。勿淹滯。今朝年月日時皆良。即以興蓋送君歸。僕馳馬自去。方忻然拜別。陶中心迷亂。不知所囑。但揮涕送之。見輿馬分途。頃刻都散。始悔子晉北旋。未致一字。而已無及矣。三場畢。不甚滿志。奔波而歸。入門問子晉家中並無

知者因爲父述之。父喜曰：「若然，則客至久矣。」言已，請入拜母。翁方謙却，遣家媼入曰：「夫人產公子矣，恍然而醒，大奇之。」是日，陶言適與夢符，乃知兒即子晉后身也。父子各喜。名之小晉。兒初生，善夜啼。母苦之。陶曰：「倘是子晉，我見之啼當止。」俗忌客忤，故不令陶見。母患啼不可師，乃呼陶入。陶鳴之曰：「子晉勿爾，我來矣。」兒啼正急，聞聲輟止，停睇不瞬，如賓顧狀。陶摩頂而去。自是竟不復啼。數月后，陶不敢見之。見則折腰索抱，走去則啼不可止。陶亦狎愛之。四歲離母，輒就兄眠。兄他出，則假寐以俟其歸。兄于枕上教毛詩，誦聲呢喃，夜盡四十餘行，以子晉遺文授之，欣然樂讀。

過口成誦。試之他文不能也。八九歲。省目朗徹。宛然一子。晉矣。陶兩入闈。皆不第。丁酉。文場事發。薦官多遭誅逐。貢舉之途一肅。乃張巡環力也。陶下科中副車。尋貢。遂灰志前途。隱居教弟。嘗語人曰。吾有此樂。翰苑不易也。

異史氏曰。余每至張夫子廟堂。瞻其鬚眉。凜有生氣。又其生平。啞啞如霹靂聲。矛馬所至。無不大快。出人意表。世以將軍好武。遂置與絳灌伍。寧知文昌事繁。須臾固多哉。嗚呼。三十五年。來何暮也。

王阮亭云。數科來闈。卽公行。非取名。卽墜斷。脫有桓侯。亦無如何矣。悲哉。

狂生

劉學士言濟寧有狂生某善飲家無儋石而得錢輒沽初
不以窮厄為意值新刺史蒞任善飲無對聞生名招與飲
而悅之時共談宴生恃其狎凡有小訟求直者輒受薄賄
為之緩頰刺史每可其請生習為常刺史心厭之一日早衙
持刺登堂刺史覽之微笑生厲聲曰公如所請可之不如所請
否之何笑也聞之士可殺而不可辱他固不能相報豈一笑不能報
耶言已大笑聲震堂壁刺史怒曰何敢無禮寧不聞城門令
尹耶生掉臂竟下大聲曰生負無門之可滅刺史益怒執之
訪其家居則并無田宅惟携妻在城堞上住刺史聞而釋之但

遂不令居城垣朋反憐其狂爲買數尺地購斗室焉入而居之嘆曰今而後畏金尹矣

異史氏曰士君子奉法守禮不敢刻人于市而虐者奈我何哉然仇之猶得而加者徒以有門在耳夫至無門可滅則怒者更無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謂貧賤驕人者耶獨是君子雖貧不輕干人乃以口腹之累累公堂呂斯下矣雖然其狂不可及

○○○鳳仙

劉赤水平樂人少穎秀十五入郡庠父母早亡遂以游蕩自廢家不中貲而性好脩飾余榻皆精美一夕被人招飲忘滅燭而去酒數行始憶之急返聞室中語伏窺之見少年擁麗者眠榻

上宅臨貴家廢第。恒多怪異。心知其孤。亦不忍入。而叱曰。卧櫺
豈容鼻睡。二人惶遽。抱衣赤身遁去。遺紫紵袴。一帶上繫針
囊。大悅。恐其竊去。藏衾中。而抱之。俄一蓬頭婢。自門譁入。向劉
索取。劉笑。要償。婢請遺以酒。不應。賄以金。又不應。婢笑而去。旋返
曰。大姑言如賜還。當以佳耦為報。劉問伊誰。曰。吾家兒姓。大姑小
字八仙。共卧者。明郎也。二姑。水仙。遙富川人。三姑。鳳仙。較兩姑
尤美。自無不當意者。劉恐失信。請坐待。好音。婢去。復返。曰。大姑
寄語官人。好事豈能辭合。遠與之言。反遭詬厲。但緩時日。以待
之。吾家非輕諾寡信者。劉付之。過數日。渺無信息。薄暮。自外
歸。開門甫坐。忽數扉自啟。兩人以被承女郎。手捉四角而入。曰。

送新人至。笑置榻上而却近視之。酣睡未醒。酒氣猶芳。顏頰醉態。傾絕人寰。喜極為之捉足解襪。抱體緩裳。而女已微醒。開目見劉。四肢不能自主。但恨曰。八仙淫婢。實我矣。劉狎抱之。女嫌膚冰。微笑曰。今夕何夕。見此京人。劉曰。子。子。子。如此京人。何遂相歡愛。既而曰。婢子無耻。玷人牀寢。而以妾換袴耶。必小報之。從此無夕不至。綢繆甚殷。袖中金釧一枚曰。此八仙物也。又數日。懷繡履一雙。珠嵌金繡。工巧殊絕。且囑劉暴揚之。劉出誇示親賓。求觀者皆以賞酒為勸。由此奇貨居之。女夜來作別語。怪問之。答云。姊以懷故。恨無欲携家遠去。隔此我好。劉懼。願還之女云。不云彼方以此挾我。如還之中其機矣。劉問何不獨留。曰。

父母遠去一家十餘口俱托胡郎經紀若不從去恐長去婦造黑
白也從此不復至逾二年思念綦切偶在途中遇女郎騎驢馬
老僕鞭之摩肩過反啓紗窗窺丰姿艷絕頃一少年後至曰
女子何人似頗佳願劉郎贊之少年拱手笑曰太過獎矣此即山
荆也劉惶愧謝過少年曰何妨但南陽三葛君得其龍區區者
又何足道劉疑其言少年曰君不認竊眠卧榻者耶劉始悟為
胡叔僚婿之誼嘲謔甚歡少年曰岳新婦將以省親可同行吾
劉喜從入繁山上故有邑人避亂之宅女下馬入少間教人出
望曰劉官人亦來矣入門謁見翁嫗又一少年先在靴袍炫美
翁曰此富川丁婿并排就坐少時酒炙紛綸談笑頗洽翁曰

今日三賢并臨。可稱佳集。又無他人。可喚兕觥來。作一團圓之會。俄婢嬈出。翁命設坐。各傍其婿。八仙見劇。惟掩口而笑。鳳仙輒與嘲弄。水仙貌少亞。而沉重溫克。滿座傾談。惟把酒含笑而已。于是履舄交錯。蘭麝熏人。飲酒樂甚。劉視床頭樂具畢備。遂取玉笛。請為翁壽。翁喜。命善者各執一藝。因而合座爭取。惟丁與鳳仙不取。八仙曰。丁即不請可也。汝寧指屈不伸者。因以拍板擲鳳仙懷中。便串繁响。翁悅曰。家人之樂極矣。兕觥俱能歌舞。何不各盡所長。八仙起。捉水仙曰。鳳仙從來金玉其音。不敢相勞。我二人可歌洛妃一曲。二人歌舞方已。適婢以金盃進。某都不知其何名。翁曰。此自真臘携來。所謂田婆羅也。因搦

數枚送丁前。鳳仙不悅曰：「婿豈以貧富為愛憎耶？」翁微哂不言。
八仙曰：「阿爹以丁郎異縣，故是客耳。若論長幼，豈獨鳳妹有奉
大酸婿耶？」鳳仙終不快。解華妝，以鼓拍授婢，唱破窑一折，聲泪
俱下。既闕，拂袖逕去。一座為之不懌。八仙曰：「婢子喬性，猶昔乃追
之，不知所往。」劉無顏亦辭而歸。至半途，見鳳仙坐路旁，呼與
並坐。曰：「君一丈夫，不能為床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願
好為之。舉足云：「出門勿遽。」棘刺破複履矣。所贈物在身邊否？
劉出之。女取而易之。劉乞其敝者，黥然曰：「君亦大無賴矣。幾見
自己余枕之物，亦要懷藏者。如相見愛一物，可以相贈，旋出一鏡
付之，曰：『欲見，要當於書卷中覓之。』不然，相見無期矣。」言已不見。

怊悵而歸。視鏡則鳳仙皆立其中。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者。因念所屬謝客下帷。一日見鏡中人忽現正面。盈七欲咲。益重愛之。無人時。輒以共對。月餘。銳志漸衰。進恒忘返。歸見鏡影。慘然若涕。隔日再視。則皆立如初矣。始悟為己之廢學也。乃閉戶研讀。晝夜不輟。月餘。則影復向外。自此驗之。每有事荒廢。則其容戚。數日。攻苦則其容笑。於是朝夕趨之。如對師保。如此二年。一舉而捷。喜曰。今可以對我鳳仙矣。攬鏡視之。見畫黛漸長。數年微露。喜容可掬。宛在目前。愛極。停睇不已。忽鏡中人笑曰。影裏情郎。畫中愛寵。今之謂矣。驚喜四顧。則鳳仙已在座。右。握手問翁。煙起居曰。妾別後。不曾歸家。伏處巖穴。聊與君共耳。

劉赴宴郡中女請與俱共乘而往人對面不相窺既而將歸陰與
劉謀偽為娶於郡也者女既歸始出見客經理家政人皆驚其
美而不知其狐也劉僞富川令門人往謁之遇丁殷亡邀至其家
歎禮優渥言岳父母近又他徙內人歸寧將復當寄信往并
詣申賀劉初疑丁亦狐及細審鄉族始知富川大賈子也初丁
自別業暮歸遇水仙獨步見其美微晚之女請附驥以行丁喜
載至齋與同寢處櫺隙可入始知為狐女言即勿見疑妻以君
誠篤故願托之丁娶之竟不復娶劉婦假貴家廣宅脩客燕
寢洒掃光潔而若無供帳隔夜視之則陳設煥然笑過數日
果有三十餘人賣旗采酒禮而至與馬饋絲填溢皆巷對揖翁

及丁胡入客舍。鳳仙逆姬及西姨入內寢。八仙曰：婢子今貴，不恣
水入矣。劉履猶存否？女搜付之曰：履則猶是也，而破千人看破
矣。八仙以履擊背曰：縫汝寄於劉郎，乃投諸大祝曰：新時如花
開，舊時如花謝。暫重不曾著。姬來相借，水仙亦代祝曰：曾
經籠玉笋，看出萬人稱。若使無娥見，應憐太瘦生。鳳仙撥火
曰：夜上青天。一朝去所執，焉得纖纖影。偏與世人看，遂以灰
捻拌中，堆作十餘分。望見劉來，托以贈之。但見繡履滿拌，悉
如故款。八仙急出，推拌墮地。上有一二隻存者，又伏吹之。其
跡始滅。次日丁以道遠，夫婦先歸。八仙貪與妹戲，翁及胡屢
督促之，得午始出，與衆俱去。初來儀從過，盛觀者如市。有兩

寇窺見麗人魂魄喪失因謀劫諸達偵其離村尾之而去相
隔不盈一尺馬極奔不能及至一處兩崖夾道與稍緩追及之
持刀吼咤人衆都奔下馬啓簾則老嫗坐焉方疑悞掠其姪
縛他顧而兵傷右臂頃已被縛凝視之崖并非崖乃平樂城
門也輿中則李進士母自鄉中歸耳一寇後至亦被斷馬足
而繫之門丁執送太守一訊而伏時有大盜未獲詰之即其人也
明春劉及第鳳仙以招禍故悉歸內戚之賀劉亦更不他
娶及為郎官納妾生二子

異史氏曰嗟乎冷暖之態仙凡固無殊哉少不努力老大
徒傷惜無好勝佳人作鏡影悲笑耳吾願恒河沙數仙

人并遣嬌女。昏嫁人間。則貧窮海中。少苦衆生矣。

。 。 終客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慷慨自負。偶于途中遇二客。跨蹇同行。與之語。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遼陽佟姓。問何往。曰。余出門二十年。適自海外歸耳。董曰。君遨遊四海。閱人甚多。曾見異人否。佟曰。異人何等。董乃自述所好。恨不得異人之傳。佟曰。異人何地無之。要必忠臣孝子。始得傳其術也。董又毅然自許。即出佩劍。彈之而歌。又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佟掀髯微笑。因便借觀。董授之。展玩一過。曰。此甲鐵所鑄。為汗臭所蒸。最為下品。僕雖未聞劍術。然有一劍。頗可用。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

以削董無毛耗如瓜瓞。應手斜斷如鳥蹄。董駭極亦請過手。再三排拭而後返之。邀修至家。堅留信宿。叩以劍法。謝不知董按膝雄談。惟敬聽而已。更既深。忽聞隔院紛拏。隔院為生父居。心驚疑近壁凝聽。但聞人作怒聲曰。放汝子速出。即刑。便赦汝。少頃似加榜掠。呻吟不能者。真其父也。生捉戈欲往。修止之曰。此去恐無生理。宜審萬全。生皇然請教。修曰。盜坐名相索。必將甘心焉。君無他骨肉。宜屬後事於妻子。我啓戶為君警所僕。生諾。入告其妻。妻牽衣泣。生壯念頓消。遂共登樓上。尋弓覓矢。以備盜攻。倉皇未已。聞修在樓簷上笑曰。賊卒去矣。燭之已杳。遠巡出。則見羽赴鄰飲。籠燭歸。惟庭前多編管遺灰焉。

乃知佟異人也

異史氏曰：忠孝人之血性。古來臣子而不能无君父者，其初豈遽無提戈壯往時哉？要皆一轉念誤之耳。昔斛繒與方孝儒相約以死，而卒食其言。安知天約締後，不臨牀頭人鳴泣哉？

邑有快役某，每數日不歸。妻遂與里中無賴通。一日歸，值少年自房中出，大疑。苦詰妻，亡不服。既於床頭得少年遺物，妻窘無詞，惟長跪哀乞。某怒甚，擲以繩，逼令自縊。妻請收服而死。許之。妻乃入室理妝。某自酌以待之。呵叱頻催，俄妻炫服出，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某盛氣叱之。妻返走入房，方將結束，某擲盞呼曰：「咄，返矣！」一頂綠頭巾，或不能

整人死耶遂為夫婦如初此亦大紳者類也一笑

○○○愛奴

河間衛生設教于愚臘初歸逢遇一吏審視曰徐先生擬悞矣明誠授教何所答曰仍舊吏曰故業姓施有舍甥延求明師遣札甚至東曉聘呂子廉梁已受贅授門君如苟就束儀諸倍于愚徐以成約為辭吏曰信行君子也然去新歲尚遠故以黃金一兩為贅暫留教之明歲另議何如徐可之吏下馬呈禮函且曰敝里不遠矣宅基臨河畜為艱請即遣僕馬去散步亦佳徐從之以行李寄吏馬上行三四里許日既暮始抵其宅滙釘獸環穴然世家呼甥出拜

十三四歲童子也。史曰妹夫荆南川，舊為指揮使，止道此兒，頗不鈍，但嬌慣耳。得先生一月，善誘，當勝十年。未幾，設筵，脩極豐美，而行酒下食，皆以婢媼。一婢執壺侍立，年約十五六，風致韻絕。心竊動之。席既終，史命安置床寢，始辭而去。天明，兒出就學。徐方起，即有婢來，捧巾侍盥，即執壺人也。日給三餐，悉此婢。至夕，又來掃榻。徐問何無僮僕，婢笑不言。佈衾寢去。次夕，復至，入以游語。婢笑不拒，遂與狎。因告以吾家並無男子，外事則托施舅，妾名愛奴。夫人雅敬先生，恐諸婢不潔，故以妾來。今日但須紙密，恐發覺，兩無顏也。一夜共寢忘眠，為公子所遺。徐慚，作不自安。至夕，婢來曰：幸夫人重

君不然敗矣公子入告夫人急掩其口若恐君聞但我妾勿得
久留齋館而已言已遂去徐甚德之然公子不善諧詞責之
則夫人輒為緩頰初猶遣婢傳言漸親出隔戶與先生語往
往雲梯顧每晚必問公子日課徐頗不耐作色曰既從兒懶又
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作請辭夫人遣婢謝過徐乃止自入館
以來每欲一出登眺輒錮閉之一日醉中快悶呼婢問故婢言無
他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請以夜徐怒曰受人數金便當淹禁
死耶教我寧何之乎久以素食為耻勢固猶在囊耳遂出金
置几上治裝欲行夫人出脉脉不語惟掩袂哽咽使婢還金啓
歸送之徐覓門戶偃仰走數步日光射入則身自陷塚中出四

望荒涼一古墓也。大駭然。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
去。過歲復經其處。展拜而行。遙見施氏。笑致溫。和邀之。殷勤心
知其鬼。而欲一問。夫人起居。遂相將入村。沽酒共酌。不覺日暮。爰
起。隋酒傾。便言寒舍不遠。令妹亦還歸寧。堂移玉趾。為老夫祝。
除不祥。出村數武。又一里落。叩扉入。秉燭向客。俄將夫人自內出。始
審視之。蓋四十許。麗人也。拜謝曰。武微之族門戶零落。先生憐
及枯骨。真無計可以償之。言已泣下。既而呼愛奴向後曰。此婢妾
所憐愛。今以相贈。聊應客中寂寞。凡有所須。渠亦略能解意。
徐唯三少間。見妹俱去。婢留侍寢。雞初鳴。爰即來促裝。送行。夫
人亦出。囑婢善事先生。又謂徐曰。從此尤宜謹秘。彼此遭逢。詭

異恐好事者造言也。徐諾而別。與婢共跡至館獨處一室。與同
棲止。或客至。婢不避。人亦不之見也。偶有所欲。意一萌而婢已致
之。又善坐一梭莎而病且愈。清明歸至墓所。婢辭而下。徐鳴代謝
夫人曰。諾。遂沒。數日。瓦方擬展墓。見婢華妝坐簣下。因與俱
發。終歲往還如此為常。欲携同歸。執不可。歲杪辭館歸。相訂
後期。婢送至前坐處。指石堆曰。此妾墓也。夫人未出閣時。便從
服。後天疽瘞此。如再過。以炷香相吊。當得復會。別歸。懷思頗苦。
敬往視之。殊無影响。乃市櫬發塚。竟將骸骨歸。至以寄懸墓。
穴開自入。則見顏色如生。膚雖未朽。衣敗若灰。頭上玉飾金釧。
都如新製。又視臂間累黃金數錠。卷懷之。始解袍覆尸。抱入。

材內債與載歸傳諸別第飾以繡裳燭宿其像真有靈應
忽愛奴自外入笑曰劫墳賊在此耶徐驚喜慰問婢曰向從夫人
往東昌三日既歸則舍宇已空頻蒙相邀所以不肯相從者以
少受夫人重恩不忍離過耳今既到我家即速痊痊便見厚德
徐問有百年復生者否方懼如故何不效之嘆曰此有定數世
傳靈蹟半涉幻妄要欲復起動履亦復何難但不能類生人
故不必也乃啓棺入尸即自起亭上可愛探其懷則冷若冰雪
遂將入棺復卧徐強止之婢曰妾過蒙夫人寵主人自異域來
得黃金數萬妾竊取之亦不甚追問後潮危又無憾焉遂藏
以自殉夫人痛妻天謝又以寶飾入歛身所以不朽者不過得

金寶之餘氣耳。若在人世豈能久乎。必欲如此切勿強以飲食。若使靈氣一散則游魂亦消矣。徐乃攝精舍。與共寢處。笑語一如常人。但不食不息。不見生人。年餘徐飲薄酒。執殯。瀝強灌之。立刻倒地。口中血水流溢。終日而尸已變。哀悔無及。厚葬之。

吳史氏曰。夫人教子無異人世。而所以待師者何厚也。不亦賢乎。余謂斃尸不如雅鬼。乃以指大之俗葬。致靈物不享其長年惜哉。

章邱朱生素剛鯁。設帳於某貢士家。每隨弟子。內輒遣婢婢為之免。不聽。日親詣窗外。與采聞說。朱怒。執界方大罵而

出婦懷而奔。米追之。自後橫擊。醫股。鮮然作皮。如聲。令人笑絕。

長山某。每延師。必以一年束金。合終歲之盈虛。計每日得若干數。又以師離齋。歸燕之日。詳記為籍。歲終。則公同按日而乘除之。為生館其家。初見操珠盤來。得政甚駭。既而暗生一計。反嘆為喜。聽其覆算。不少校。翁大悅。堅訂來歲之約。馬辭以故。遂薦一生。爭誇者自代。及就館。動輒詬罵。翁無奈。遂含忍之。歲杪。携珠盤至。生勃然怒極。姑聽其算。翁又以途中日晝歸於西。生不受。撥珠歸東。而爭不決。撥戈相向。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

○○○小梅

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偶遊江浙，見媼哭於途，詰之，言先夫止道一子，今犯死刑，誰有能出之者？王素慷慨，誌其姓名，出橐中金為之奔旋，竟釋其罪。其人出，聞王之救已也，茫然不解其故，訪詣旅邸，感泣謝問。王曰：「無他，憐汝母老耳。」其人大駭曰：「母故已久，王亦異之。」抵暮，媼來申謝，王答其謬誣。媼曰：「實相告，我東山老狐也。二十年前，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故不忍其兒之餒也。王慷慨起敬，再欲詰之，已杳。先是，王妻賢而好佛，不如輩酒治潔室，懸觀音像，以無子，日焚香其中，而神又最靈，輒示夢教人趨避，以故家中事皆取決焉。後有疾暴發，移榻其中，又別設錦褥於

內室而屈其尸若有所伺王以為惑而以其疾勢昏瞶不忍傷之
卧病二年惡露常屏人獨寢潛聽之似與人語忽門視之又寂然
病中他無所慮有女十四歲惟日催治裝遣嫁既醮呼王至榻前
執手曰今決矣初病時菩薩告我命當速死念不了者幼女
未嫁因賜少藥俾延息以待去歲菩薩將回南海留案前
傳女小梅為妾服侍今將死薄命人又無所出保兒妻所憐愛恐
娶悍怒之婦令其子母失所小梅姿容秀美又溫澹即以為繼室
可也蓋王有妾生一子名保兒王以其言荒唐曰卿素敬者神今
出此言不已我乎答云事我年餘相忘形體我已號求之矣問
小梅何處曰室中非耶方欲再詰閉目已逝王夜守靈幃聞室

中隱隱啜泣大駭疑為鬼。喚諸婢妻啟鑰視之。則二八麗者。縵服在室。衆以為神。共羅拜之。女歔涕扶掖王。凝注之。俯首而已。王曰。如果亡室之言非妄。請即上堂受見。女朝謁。如其不可。僕亦不敢妄想。以取罪過。女颯然出。竟登北堂。王使婢為設坐。南嚮。王先拜。女亦答拜。下而長幼卑賤。以次伏叩。女蒞容坐受。惟妻至。則挽之。自夫人卧病。婢情奴偷。家久替。衆恭已。肅列侍。女曰。我感夫人盛意。羈留人間。又以大事相委。汝輩宜各洗心。為主効力。從前愆尤。悉不計校。不然。莫謂室無人也。共視座上。真如懸觀音圖像。時被微風吹動。聞言悚惕。聞然並諾。女乃排撥。喪移一切井。由是大小無敢懈者。女終日經紀內外。王將有作。

亦稟白而行。然雖一夕數見，並不交一私語。既殯，王欲申前約，不敢徑告。囑妾微示意。女曰：妾受夫人尊囑，義不容辭。但匹配大禮，不得草率。年伯黃先生位尊德重，求使主秦晉之盟，則惟命是聽。時沂水黃太僕致仕閑居，于王為父執，往來最善。王即親詣，以實告。黃奇之，即與同來。女聞即出展拜。黃一見，驚為天人。遜謝不敢當禮。既而助妝優厚，成禮乃去。女餽遺祝願，苦奉舅姑。由此交益親合。后王終以神故，褻中帶肅。時研詰菩薩起居，女笑曰：君亦太愚焉。有正真之神，而下婚塵世者，王力審所自。女曰：不必研窮。既以為神，朝夕供養，自無殃咎。女御下常寬，非笑不語。然婢賤戲狎時，遙見之則默，上無聲。女笑。

諭曰：豈爾輩尚以我為神耶？我何神哉？實為夫人姨妹，少相交好，姊病見思，陰使南村王姥招我來第，以日近姊夫有男女之嫌，故托為神道，閉內室中，其實何神？衆猶不信，而日侍邊傍，見其舉動不少異於常人，浮言漸息。然即頑奴鈍婢，王素捷楚所不能化者，女一言無不樂於奉命，皆云並不自知，實非畏之，但睹其貌則心自柔，故不忍拂其意耳。以此百廢具舉，數年中，田地連阡，倉廩萬石矣。又數年，多產一女，女生一子，子生左臂有朱點，因字以紅。獨月女使王盛筵招黃，賀儀豐渥，但辭以髮不能達，派女道兩盤強邀之。黃始至，抱兒出袒其左臂，以示命名之意。又再三問其吉凶，黃笑曰：此喜紅也可增一

字名壽。紅女大悅。更出展叩。是日鼓樂充庭。貴戚如市。黃面三日始去。忽門外有輿馬來。迎女歸寧。向十餘年。並無衣葛。共議之。而女若不聞。理妝竟。抱子於懷。要王相送。王從之。至二三十里許。寂無行人。女停輿呼王下騎。屏人與語曰。王即玉郎。會短離長。謂可惡否。王驚問故。女曰。君謂妻何人也。答曰。不知。女曰。江南極一死罪。有之乎。曰有。曰。哭於路者。吾母也。感義而思所報。乃因夫人好佛。附為神道。實將以女報君也。今幸生此極裸物。此願已慰。妾視君。雖運將來。此見在家。恐不能育。故借歸寧。解見危難。君記取家有死口時。當於晨雞初唱。詣西河柳堤上。見有挑葵花燈來者。遮道苦求。可免災難。王曰。諾。

因託歸期。女云不可預定。要當牢記吾言。後會亦不遠也。臨別執手。黯然交涕。俄登輿。疾若風。王望之不見。始返。經六七年。統無音問。忽四鄉瘟疫流行。死者甚衆。一婢病三日死。王念羣。喟然以關心。是日與客飲大醉而睡。既醒。聞鷄鳴。急起。至堤頭。見燈光烟燂。適已過去。急追之。止隔百步許。愈追愈遠。漸不可見。懊恨而返。數日暴病。尋卒。王族多無賴。共惡陵其孤寡。田禾樹木公然伐取。家日凌替。踰歲。伯兄又殤。一家更無所主。族人益橫。割取田產。廬中牛馬俱空。又散瓜分第宅。以妻居。故遂將數人來。強奪第之。妻慙。幼女。母子環泣。慘動鄰里。方危難間。俄聞門外有肩輿。入共覘。則女外小郎自車中出。四

顧人紛如市。問此何人。妻更訴其由。女顏色慘變。使喚從來
僕從。閉門下鎖。衆欲抗拒。而手足若瘡。女令一丫收縛。繫諸
廊柱。日與薄粥三甌。即遣老僕奔告黃公。然後入室哀泣。
泣已。謂妻曰。此天數也。已期前月來適。以母病耽延。遂至
於今。不謂轉眄間。已成坵墟。聞舊時婢媼。則皆被族人
掠去。又益教歎。越日婢媼聞女至。皆自遁歸。相見無不
流涕。所繫族人共謀。兇非義貞體節。女亦不置辯。既而
黃公至。女引兄出迎。黃握兄臂。便將至友族。見朱記宛然。
因袒示衆人。以証其確。乃細審夫物。登簿記名。親詣邑金
仞。拘無賴輩各笞四十。械禁嚴追。不數日。田地馬牛悉歸。

故主黃將歸。引見泣拜曰。妾非世間人。叔父所知也。今以此子
妻叔父矣。黃曰。老夫一息尚在。無不為臣處。黃去。女盤盂就
饋。說兒於妻。乃具饌為夫。祭掃。半日不返。視之。則杯饌
猶陳。而人杳矣。

異史氏曰。不絕人嗣者。人亦不絕其嗣。此人也。而實天也。至
座有良朋。車裘可共。迨宿莽既滋。妻子凌夷。則車中人
望之。然去之矣。死友而不忘。感恩而思所報。獨何人哉。
嗟乎。倘爾多財。吾為爾宰。

○于中丞

于中丞國龍。按部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裝奩甚富。夜被

穿窬、席捲而去。刺史無術。公令諸門盡閉。止留一門。故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閭閻。城戶口各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贓物所在。乃陳罵吏目。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并無行囊。公曰。此真盜也。二人詭辨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見袍服內着次衣二襲。皆囊中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携。故密著而屢出之也。

又公為宰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床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髮。上簪鳳釵。一肢側壓牀上。有三四健男夾隨之時。更番以手擁被。全隱身底。似恐風入。少頃。忽有路側。又使一人更相為荷。于公過。遣隸回問之云。是妹子垂危。將送歸夫家。公行

二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而入。遂以白公。上謂其邑宰。城中得無有劫寇否。宰曰。無之。時公金嚴上下薛達。故即被盜賊劫殺。亦隱忍而不敢言。公就館舍。囑家人細訪之。果有富室。被強寇入家。炮烙而死。公喚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大盜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泣。求為死者雪恨。公叩問。佳見邑宰。差健使四跡出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鞠而伏。詰其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拘檻。故與妓女合謀。置金床上。令抱卧至寓處。始瓜分耳。共服于公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解。但人不關心耳。豈有少婦在床。而容入手。客舍底者。且易肩而行。其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

必有物矣。若病婦昏憤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止見男子，並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其為盜也。

○○○續女

紹興有寡媼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姥姥無乃勞乎？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媼驚問何來。女曰：「憐媼獨居，故來相伴。」媼疑為鬼，門止人苦相詰。女曰：「媼勿懼，妾之孤亦猶媼也。我愛媼潔，故相就，而免岑寂，固不佳耶？」媼又疑為狐，默然猶豫。女竟升床代績，曰：「媼無憂，此等生活，妾優為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媼見其溫婉可愛，遂安之。夜深謂媼曰：「携來余桃尚在門外，出漢時煩投之。」媼出果得衣一襲。女解陳榻上，不知是

何等錦繡香滑無比。媼亦設市被與女同榻。羅衾甫解。異香滿室。既寢。媼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女子枕邊笑曰。媼上自猶妄想耶。媼曰。無之。女曰。既不安想。奈何欲作男子。媼愈知為狐。大惧。女又笑曰。願作男子何心。而又懼我耶。媼益恐。股戰。搖床。女曰。嗟乎。胆如此大。遂欲作男子。賢相告。我真仙人。然非禍汝者。但須謹言。衣食自足。媼早起。拜於牀下。女出臂挽之。臂膩如脂。熱香噴溢。肌一着人。覺皮膚鬆快。媼心動。復涉遐想。女哂曰。淫子。戰慄終止。心又何處去矣。使作丈夫。當為情死。媼曰。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由是兩心決洽。日同操視所績。勻細生光。織為布。晶瑩如錦。價較常三倍。媼出則為其戶。有

訪媼者輒於他室應之居半載無知者後媼漸漫於所親里中姊妹行皆托媼以求見女孃曰汝言不慎我將不能久居矣媼悔失言深自責而求見者日益衆至有以勢迫媼者媼泣自陳女曰若諸女伴見亦無妨恐有輕薄兒將見狎侮媼復哀懇始許之越日老媼少女香烟相屬於道女厭其煩無貴賤悉不交語惟嘿然端坐以聽朝恭而已鄉中少年聞其美神祝傾動媼悉絕之有貴主者邑之名士傾其產以重金啗媼媼諾為之請女已知之責曰汝賣我耶媼伏地自投女曰汝貪其賂我感其痴可以一見然而緣分盡矣媼又伏叩女約以明日生聞之喜具香燭而往入門長揖女簾內與語問君破產相見將

何以教妻也。生曰。實不敢他有所干。祇以王婦西子。徒得傳聞。如不以冥頑見棄。俾得一擲眼界。下廟已足。若休咎。自有定數。非所樂聞。忽見布幙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櫻。無不畢現。似無簾幌之隔者。生意炫神馳。不覺頓拜。已而起。用厚幙沉。聞聲不見矣。怵悵間。竊恨未睹下體。俄見簾下。繡履雙趂。瘦不盈指。生又拜。簾中語曰。君歸休。妾體惰矣。媿延生別室。烹茶為供。生題南鄉子一調于壁云。陽。約。近。前。三尺凌波玉笋尖。照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再。着。重。抬。更。可。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為。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甘。題。畢。而。去。女。覓。題。不。悅。謂。媿。曰。我。言。緣。分。已。

畫今不要矣。媼伏地請罪。女曰：罪不正在汝。我偶墮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詞污褻。此皆自取。於汝何尤。若不速還。恐陷身情窟。轉却難出矣。遂撲破出。媼追挽之。轉瞬已失。

抽腸

萊陽民某。晝卧。見一男子。與婦人握手入。婦黃瘦。將粗欵仰。意象愁苦。男子促之曰：來。某意其苟合者。因假睡以窺所為。既入。似不見榻上有人。又促曰：速之。婦使自坦。曾懷露其腹。大如鼓。男子出屠刀一把。用力刺入。從心下直刺至臍。某已有聲。某大惧。不敢喘息。而婦人攢眉急受。未嘗少呻。男子口啣刀。入手於腹。捉腸挂肘際。且挂且抽。頃刻滿臂。乃以刀斷之。舉置几上。還復

袖之几既滿懸椅上椅又滿乃肘數十盤如漁人舉網狀望某首邊一擲覺一陣熱腥面目喉前覆壁無縫某不能復忍以手推腸大號起奔腸墮榻前而足被繫冥然而倒家人趨視但見身繞猪臟既入審顧則初無所有衆各自謂日炫未嘗駭異及某述所見始共奇之而室中並無痕迹惟數日血腥不散

○○○張鴻漸

張鴻漸永平人年十八為郡名士時盧龍令趙某貪暴人民共苦之有范生被杖斃同學忿其冤呼鳴部院求張為刀筆之詞約其共事張許之妻乃氏美而賢聞其謀諫曰大凡秀才作事

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勝則人亡。貪天功一敗則紛然瓦解。不能成聚。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若又孤脫百翻覆。急難首誰也。張服其言。悔之乃定。謝諸生。但為創詞而去。質審一過。無所可舌。趙以巨金納大僚。諸生坐結黨被收。又追捕刀人。張惧亡去。至鳳翔界。資斧斷絕。日既暮。踣踣曠野。無所歸宿。欲詣小村。趨之。老嫗方出園扉。見生問所欲。為張以實告。嫗曰。飲食牀榻。此都細事。但家無男子。不便留客。張曰。僕亦不敢過望。但客寄宿門內。得避虎狼足矣。嫗乃令入。開門。授以草薦。罵曰。我惜客無歸。私容止宿。未明宜早去。恐吾家小娘子聞知。將使怪罪。嫗去。張倚壁假寐。忽有龍燈晃耀。見嫗導一女郎出。張急避。

暗處微窺之。二十許麗人也。及門見草蓐。詰姬。實告之。女怒曰。一門細弱。何待客納匪人。即問其人焉。姓張。恨出伏階下。女審詰。和族邑稍霽。曰。幸是風雅士。不妨相留。然老奴竟不聞白。此等草草。豈所以待君子。命姬引客入舍。俄頃酒漿品物精潔。既而設錦榻於榻。張甚德之。因私詢其姓氏。姬曰。吾家施氏。太翁夫人俱謝世。止遺三女。適所見長姑。謂華也。姬去。張視几上有南華經註。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閱。忽聞華推扉入。張釋卷。復覓冠履。士即榻搯坐。曰。無須。無須。因近榻坐。覲然曰。妻以君風流才子。欲以門戶相托。遂犯瓜李之嫌。得不相避。棄否。張皇然不知所對。但云不相識。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女笑曰。此亦見君誠篤。

顧亦不妨。既不嫌憎，明日當煩媒妁。言已，欲去。張探身挽之。女亦遂留。未曙即起，以金贈張曰：「君持作臨眺之資。」向暮，宜晚來。恐傍人所窺，張如其言，早出。晏歸，羊年以為常。一日，歸頗早，至其處，村舍全無，不勝驚怪。方徘徊間，聞嫗云：「來何早也？」時時聞則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蓋異之，奔華自內出，笑曰：「君疑妾耶？實對君言，妾狐仙也。與君固有夙緣，如之見怪，請即別。張戀其美，亦安之夜，謂女曰：『卿脫仙人當千里一息耳。』小生離家三年，念妾誓不去心，能携我一歸乎？女似不悅，曰：『琴瑟之情，要自分子君為篤。君守此念，彼是相對，綢繆者皆妄也。』張謝曰：『卿何出此言？』請云：『一日夫妻，百日恩義。後日歸念，解時亦

猶今日之念彼也。設得蘇忘故。卿何恥焉。女乃笑曰。妾有痴心于妾。願君之不忘。于入願君之忘之也。然欲暫歸。此復何難。君家咫尺耳。遂把袂出門。見道路昏暗。張逡巡不前。女曳之走無幾時。曰。至矣。君歸妾且去。張停足細認。果見家門。踰堦垣入。見室中燈火猶熒。近以兩指彈扉。四問。急誰。張具道所來。內秉燭啓閤。真方氏也。兩相驚喜。握手入帷。見兒卧床上。慨然曰。我去時。兒終及膝。今身長如許矣。夫婦依倚。恍如夢寐。張歷述所遭。問及訟獄。始知諸生有瘦死者。有逐徙者。並服妻之逐。見方縱體入懷。曰。君有佳耦。想不復念孤衾中。有零涼人矣。張曰。不念胡以來。已。我與彼雖云情好。終非同類。獨其恩義難

忘耶。方曰：君以我何人也？張審視，竟非方氏。乃以手探
覓一竹夫人耳。大慚無語。女曰：君心可知矣。分當自此絕矣。猶幸
未忘恩義。差足自贖。過二三日，忽曰：妾思痴情戀人，終無意味。
君日怨我不相送。今遠欲至，都便道可以同去。乃向牀頭取竹夫
人共跨之，令閉兩牕，覺離地不遠，風聲颼颼。移時，華落。女曰：
從此別矣。方將訂焉。女去已渺。悵立少時，聞村犬鳴吠。蒼苔
中見樹木屋廬，皆故里景物。循途而歸，前垣叩戶，宛若前
狀。方氏驚起，不信。夫歸，詰証確實。始挑燈鳴咽而出。既相見，
涕不可仰。張猶疑尋常之幻弄也。又見牀卧一兒如昨，因笑
曰：竹夫人又携入耶？方氏不解，變色曰：妾望君如歲。枕上啼

痕固在也。甫能相見，全無悲戀之情，何以為心矣。張察其情，真
始執管教，數其言其謀，問訟案所結，并如兩筆言，方相感愧。
開門外有履聲，問之不應。美里有惡少，久窺方懿，是夜自
別村歸，遙見一人踰垣去，謂必赴淫約者，尾之入甲，故不甚識。
張但伏聽之。及方氏亟問，乃曰：室中何人也？方諱言，無之。甲言
竊聽已久，敢將以執姦也。方不得已以實告。甲曰：張鴻漸之案
未消，即使歸家，亦當縛送官府。方苦哀之，甲詞益狎逼。張
忿大中燒把刀，直出剝甲中，顯甲路，猶號又連剝之，遂死。方
曰：事已至此，罪益加重。君速逃，事請任其華。張曰：丈夫死則
死耳，焉肯辱妻累子以求活耶？卿無顧慮，但令此子勿斷。

書香目即醒矣。天明赴縣自首。趙以欽案中人姑薄懲之。尋由縣解都械禁頗苦。途中遇女子跨馬過。一老嫗捉鞍。盡辭輩也。張欲姬欲語。泪隨聲墮。女返轡手啓障紗。訝曰。表兄也。何至此。張略述之。女曰。依兄平昔。便當掉頭不顧。然予不忍也。寒舍不遠。即邀公役同臨。亦可少助資斧。從去二三里。見一山林樓閣高整。女下馬入。令姬啓舍延客。既而酒炙豐美。似所夙脩。又使姬出曰。家中適無男子。張官人即向公役多勸數觴。前途倚賴多矣。遣人措辦數十金。為官人作費。兼酬兩客。尚未至也。二役竊喜縱飲。不復言行。日漸暮。二役徑醉矣。女出以手指械。立脫。曳張共跨一馬。

駛如龍。少時促下曰：「君止此。」妻與妹有青海之約，又為君逗留一晌，久勞盼注矣。張問後會何時，女不答。再問之，推墮馬下而去。既曉，問其地，太原也。遂至郡，賃屋授徒。兩托名公子，遷居十年，訪知捕亡沒急，乃復逡巡東向。既近里門，不敢遽入。俟夜深而後入，及門則墻垣高固，不復可越，只得以鞭撻門。久之，妻始出問。張低語之，喜極，紉入作呵叱聲，曰：「都中少用度，即當早歸，尚得遣汝半夜來入室，各道情事，始知二役逃去未返。」言次，簾外一少婦頻來。張問伊誰，曰：「見婦耳。」問見在，曰：「赴郡大比未歸。」張涕下曰：「流離數年，兒已成立，不謂能繼書香。」卿心血殆盡矣。話未已，子婦已溫酒炊飯，羅列滿几。

張喜慰過望。居數日，隱匿處屋榻惟恐人知，一夜方卧，忽聞人語騰沸，推門甚厲，大俱，并起。聞人言曰：「有後門否？」益懼，急以門扇代梯，送張夜度垣而出。然後詣門問故，乃報新貴者也。方大喜，深悔張遁，不可追挽。張是夜越牆穿林，急不擇途，及明，因殆已極。初念奉欲回西園之達人，則去京都通衢不遠矣。遂入鄉村，急將質衣而食，見一高門，有報條粘壁上，近視知為許姓新孝廉也。頃之一翁自內出，張近揖而告以情。翁見儀容都雅，知非賤食者，延入相款。因語所往，張托言設帳都門，歸途遇寇，翁留誨其少子。張略問官闕，乃京堂林下者，孝廉其猶子也。月餘，孝

廉偕一同榜歸。云是永平張姓十八九少年也。張以鄉譜俱同。暗中疑是其子。然邑中此姓良多。姑默之。至晚解裝出。蓋錄急借披讀。真子也。不覺泪下。共為問之。乃指名曰。張鴻漸。即我是也。偕言其由。張孝廉抱父大哭。許叔侄慰勸。始收悲以喜。許即以金帛。函字致告憲臺。父子乃同歸。方自聞報日。以張在亡為悲。忽白孝廉歸。感傷益痛。少時父子並入。賊如天降。詢知其故。始共悲喜。甲父見其子貴。禍心不敢復萌。張益厚遇之。又歷述當年情狀。甲父感愧。遂相交好。

太醫

萬曆間。孫訓事少孤。母十九歲守節。孫舉進士。而母已死。

嘗語人曰。我必博諸命。以充泉壤。始不自。蓋堂苦節。忽得暴病。素病。素與太醫善。使人拈之。使者出門。而疾益劇。張目曰。生不能揚名顯親。何以見老母地下乎。遂卒。目不瞑。無何太醫至。聞哭聲。即入臨吊。見其狀異之。家人告以故。太醫曰。欲得諸命。即亦不難。今皇后旦晚臨盆矣。但活十餘日。諸命可得。立命取艾。炙尸十八處。炷將盡。牀上已呻。急灌以藥。居然復生。喟曰。切記勿食熊虎肉。共誌之。然以此物不常有。頗不閑意。既而三日平復。仍從朝賀。過六七日。果生太子。召賜羣臣宴。中使出異品。福賜文武。白片朱然。甘美無比。羣嘆之。不知何物。次日訪諸司僚曰。熊膽也。大驚失色。即刻而病。至家遂卒。

○王子安

王子安東昌名士。用于場屋。期望甚切。近放榜時。痛飲大醉。歸臥內室。忽有人自報馬來。王踉蹌起曰。賞錢十千。家人因其醉。詎而安之曰。但請睡。已賞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進士矣。王自言尚未赴都。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場畢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錢十千。家人又誑之如前。又移時。一人急入曰。汝殿試翰林。長班在此。果見二人拜牀下。衣冠脩潔。王呼賜酒食。家人又詭之。時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大呼長班。凡數十呼。無應者。家人笑曰。暫卧候。尋他去。又久之。長班果復來。王捷牀頓足。大罵。奴馬往。長班怒曰。措大無賴。

向與爾戲耳。而真罵耶。王怒。驟起撲之。落其帽。王亦傾跌。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長班可惡。我故懲之。何醉也。妻笑曰。家中止有一媼。盡為汝炊。夜為汝溫足。取何處長班。何汝窮。貴子女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夢醒。始知用此之安。然猶記長班帽落。尋至門後。得一繆帽。如畫大。共疑之。自笑曰。昔人為鬼。抑揄吾。今為狐。奚落矣。

翼史氏曰。秀才入關。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兄仰頭。房上露脚。似秋。和之冷。蚌其出場也。神情恹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州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項。

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帶竹坐難
去。則似被熱之孫。忽然而飛。時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色猝
變。嗒然若死。則似解毒之煙。美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
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炸之
炸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
面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
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瘳。遂似破卵之鳩。只得叩木營
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
視之。其可笑孰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
竊笑之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牀頭人醒。寧不啞然失笑哉。

顧得志之况味。不過須臾。詞林諸公。不過解而三須臾耳。
子安一朝而盡嘗之。則狐之恩與薦師等。

○農婦

邑西磁窑塢有農人婦。勇健如男子。輒為鄉中排難解紛。與
夫異縣而居。大家高苑。距淄百餘里。偶一來信宿使去。婦自
赴顏山販陶器為業。有脫餘則施丐者。一夕與鄰婦語。忽起
曰。腹少微痛。想孽障欲離身也。遂去。天明往探之。則見其肩
荷釀酒巨甕。二方將入門。隨至其室。則有嬰兒綳卧。駭問之。蓋
媿後已負重百里矣。故與此庵尼善。訂為姊妹。後聞尼有穠
行。忿然操杖。將往撻楚。衆苦勸乃止。一日遇尼于道。遽批之。

問何罪亦不答。拳石交施。至不能號。乃釋而去。

吳史氏曰。世言女中丈夫。猶自知非丈夫也。婦并忘其為中。惘然其家。真自快。與古劍仙無殊。勢亦其夫亦磨鏡者流耶。

。金陵乙

金陵賣酒人某乙。每釀成。投水而置。毒焉。即善飲者。不過數盞。便醉如泥。以此得中山之名。富致巨金。早起。見一狐醉卧階邊。縛其四肢。方將覓刃。狐已醒。哀曰。勿見害。請如所求。遂釋之。輒將已化為人。時巷中孫氏。其長婦患狐為祟。因問之。答云。是即我也。乙窺婦娣尤美。求狐携往。狐難之。乙固求之。狐邀乙去。入一洞。

中取褐衣授之曰此先兄所遺著之當可去既服而歸家人皆不之見褰衣索而出始見之大喜與狐同詣孫氏家見牆上貼巨符畫蛇豸如龍狐惧曰和尚大惡我不往矣遂去乙遣巡近之則真龍盤壁上昂首欲飛大惧亦出蓋孫覓一異賊僧為之厭勝授符先歸僧猶未至也次日僧來設壇作法鄰人共觀之乙亦得處其中忽變色急奔狀如被捉至門外路地化為狐四體猶著人衣將殺之妻子叩請僧命幸去日給飲食數月尋斃

○郭安

孫五粒有僮僕獨宿一室恍惚被人攝去至一宮殿見閻羅王

上視之曰悞矣此非是因遣送遂既歸大悞移宿他所遂有僚僕郭安者見櫛空闊因就寢焉又一僕李祿與僮有夙怨大將甘心是夜操刀入捫之以為僮也竟殺之郭父鳴于官時陳其善為邑宰殊不苦乏郭哀懇言半生止此子今將何以聊生陳即以李祿之為子郭含冤而退此不奇於僮之見鬼而奇於陳之折獄也

王阮亭曰新城令陳端菴凝性仁柔無斷王生與哲共居宅于人不給直訟之官陳不能決但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生為鵲可也

濟之西邑有殺人者其婦訟之令怒立拘先犯至指案罵

曰人家婦曰夫婦直金寡耶即以女配之亦金汝妻寡守
遂判金之此等明決皆是甲榜所為他途不能也而陳
亦尔何達無扣

○折獄

邑之西岷庄有賈某被人殺于途隔夜其妻亦自縊死賈弟
鳴于官時浙江費公禕到令過親詣驗之見布袱裏銀五錢
餘尚在腰中知非為財也者拘兩村鄰保審質一遍殊少端緒
並未榜掠釋散歸農但命約地細察十日一聞白而已踰半年
事漸懈賈弟怨公仁柔上堂辱詈公怒曰汝既不能指名欲
以控桎加良民耶呵逐而出賈弟無所仰訴憤葬兄嫂一日

以通賦故逮數人至內一人周成俱責上言錢糧措辦已足即于
腰中出銀牒稟公驗視驗已便問汝家何里答云某村又問去
西哩幾里答云五六里去年被殺賈某係汝何物答云不識其人
公勃然曰汝殺之故云不識耶周力辯不聽嚴格之果伏其罪
先是賈妻王氏將詣姻家慚無釵飾聽夫使假于鄰夫不肯
事自假之頗甚珍重歸途卸而裹諸袱內袖中既至家探之已
亡不敢告夫又無力償鄰慚慙欲死是日周遠拾之知為賈妻
所遺窺賈他出半夜踰垣將執以求合時遇暑王氏臥庭中
周潛就淫之王氏覺大號周急止之留袱納釵事已婦罵曰
後勿來吾家男子惡犯忌俱死周怒曰我挾拘欄數宿之費

寧一度可償耶婦慙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梁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乃去于是殺賈夜詣婦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婦聞大哭周惧而逃天明則婦死矣公廉得情以周抵罪共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公曰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見銀袱刺萬字文周袱亦然是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信詞說詭變是以確知其真死也

異史氏曰世之折獄者非悠々置之則縲繫數十人而狼藉之耳堂上肉鼓吹喧闐旁午遂頻盛曰我勞心民事也雲板三敲則聲色並進難決之詞不復置念矣待升堂時福桑樹以烹老龜耳嗚呼民情何由得哉余每曰

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則必智。蓋見心若則機隨出也。隨在
留心之語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

邑人胡成與馮安同里。世有卻胡父子強。馮屈意交歡。胡
終猜之一日共飲薄醉。頗傾肝胆。胡大言勿憂貧。百金之產
不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色曰。實相告。昨途遇
大高戴厚裝來。我顧趨于南山。瞥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有
妹夫鄭倫。託為說合田產。寄數百金于胡家。遂盡出以炫
馮。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公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
及產主。皆不訛。乃共驗諸簪井。一役絕下。則果有無首之尸
在焉。胡大駭。莫可置辯。但稱寬苦。公怒。擊喙數十日。確有

証據尚呼屈耶以死囚具禁制之尸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為凶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作貿易被胡殺死公曰井有死人恐未必然即是汝夫婦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尸于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却立而號公曰真犯已得但骸體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即招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呵曰明日不將頭至當械折股押去終日而返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楷具置前作刑勢却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墜落何處奈何不細尋之胡哀祈容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何答曰無問甲有何戚屬但有堂叔一人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

如此其何以為生矣。婦乃哭叩求憐憫。公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即結。案後速照可也。汝少婦勿復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即票示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即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既明，賞以千錢。喚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歲不能成結。姪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遠人，此後亦無他務。但有上台檢取，止須汝應聲耳。甲叔不肯飛兩籤下再辯。又一籤下，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詣謝公。恩公極意慰諭之。又諭有買婦者，當堂開白。即下，即有投婚狀者。蓋即報人頭之王五也。公喚婦上曰：殺人之真犯汝知之乎？答曰：胡成公曰非也。汝與王五乃真犯耳。二人大駭，力辨寬。

枉公曰我久知其情所以遲而不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尸未
出井何以確信為汝夫蓋先知其死矣且甲死猶衣敗絮數
百金何所自來又謂王五曰頸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
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驚顔如土不能強置一詞并撼之
果吐其實蓋王五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值湖成之戲
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事結並未告刑一人

。義犬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貨值舟將歸見堤上有屠人
縛犬信價賄之養養舟上舟人固積怨也窺客裝蕩舟入
莽撻刀欲殺賈哀賜以全尸遂乃以毡裹置江中大見之哀

嗥投水。口啣蓑具。與共浮沉。流蕩不知幾里。達淺棚乃止。犬
涸出。至有人。鬼。猪。哀吠。或以爲異。從之。而往。見毬束水中。引
出。斷其繩。客固未死。始言其情。復哀。舟人載還。無湏將以
伺盜船之歸。登舟失犬。心甚悼焉。抵閩三四日。估楫如林。而
盜船不見。適有同鄉估客。將携俱歸。忽犬自來。望客大嗥。
喚之。却走。客下舟。趨之。犬奔上一舟。啣人脛肢。撻之不解。客
近呵之。則所嚙即前盜也。衣服與舟皆易。故不得而認之
矣。縛而搜之。則蓑金猶在。嗚呼。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
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楊大洪

大洪楊先生遺微時為楚名儒自命不凡科試後聞報優等者時方食會嘔出間有楊某否荅云無不覺啞然自喪噫食入胃遂成病塊噎阻甚苦衆勸令錄遺才公患無賢衆錄千金送之行乃強就道夜夢人告之云前途有人能愈君疾宜苦求之臨去贈以詩有江邊柳下三弄笛拋向江心莫嘆息之句明日逢次果見道士坐柳下因便叩請道士笑曰子悞矣我何能療病請為三弄可也因出笛吹之公觸所發拜求益切且傾囊獻之道士接金擲諸江流公以所來不易啞然驚惜道士曰君未能悲然耶金在江邊請自取之公請視果然又益奇之呼為仙道士漫指曰我非仙彼處仙人來矣賺公回顧

力拍其項曰。俗哉。公受拍。張吻作聲。喉中嚔出一物。墮地。墮然。俯而破之。赤絲中。裹飯。猶存。病若失。曰。視道士已香。

異史氏曰。公生為河嶽。沒為日星。何必長生。乃為不死哉。或
以未能免俗。不作天仙。因而為公悼惜。余謂天上多一仙人。
不如世上多一聖賢。解者必不議予說之僂也。

○ 查牙山洞

章邱查牙山。有石窟如井。深數尺許。北壁有洞門。伏而引領。
望見之。會近村數輩。九日登臨。飲其處。共謀入探之。三人受燈。繩
而下。洞高。殿與夏屋等。入數武。稍狹。即忽見底。際一室。蛇行。
可入。燭之漆。然。暗深不測。兩人飯而却退。一人奪火而嗤之。覩身。

塞而進幸隘處僅厚于堵即又頽高頽微乃立乃行頂上石
參差危將墜不墜而壁嶙嶙然類寺廟山壑都成鳥獸
人鬼形鳥若飛獸若走人若坐若立鬼面兩示現忿怒奇
怪七類多醜少妍心凜然作怖畏喜徑夷無少陂迤迤幾百
步四壁開石室門立一怪石鬼面人而立目努口箕張齒舌獐
兔左手作拳觸腰際右手又五指欲撲人心大恐毛森似立遙
望門中有藝灰知有人曾至者乃稍壯強入之見地上列梳殘
泥垢其中然皆近今物非古室也傍植錫壺四心利之解帶
縛頂繫腰間即有旁騶一尸卧西隅兩肱及股四布以橫駭
極漸審之足躡銳履梅花刺底猶存知是少婦人不知何里

髮不知何年衣色黝敗莫辨青紅髮蓬已似管許亂絲粘着觸
膝上目鼻孔各二顆犀兩行白峴已意是口也存想首顛當有
金珠飾以火近腦似有口氣噓燈已燈已無定焰鯨黃衣動掀
掀復大惧手掙頭燈頻喊憶路急奔不敢手索壁恐觸鬼
者物也頭觸石仆即復起冷濕浸額頰知是血不覺痛抑
不敢呻忿急奔至窰方將伏似有人捉髮住暈然遂絕衆
坐井上俟久疑之又絕二人下探身入窰見髮骨石上血淫已
已殭二人失色不敢入坐愁嘆俄井上又使二人下中有勇者
始健進曳之以出置山山半日方醒言走鱗已所恨未窮其底
極窮之必更有佳境後輩全聞之以凡泥封窰不可復入矣

康熙二十六年間，養母峪之南，石崖崩，現洞口，望之鍾乳
林，如密笋，然深險無人敢入。忽有道士至，自稱鍾離弔
子，言先師遣先至，盡除洞府，居人供以膏火。道士携之
而下，墜石笋上，貫腹而死，報令封其洞。其中必有奇境，
惜道士尸解無回音耳。

○○安期島

長山劉中堂鴻訓，同武弁某使朝鮮，聞安期島神仙所居，
欲命舟往遊。國中臣僚愈謂不可，令侍小張。蓋安期不與
世通，惟有弟子小張，歲輒一至，欲至島者，須先自白。如以
為可，則一帆可至，否則颶風覆舟。諭一二日，國王召見，入朝，見一

人仰劍冠、棹笠、坐殿上。年三十許，儀容脩紫。問之，即小張也。劉因自述向往之意，小張許之，但言副使不可行。又出徧視從人，惟二人可以從遊，遂命舟導劉俱往。水程不知遠近，但覺習習如駕雲霧。移時已抵其境，時方屢寒，既至則氣候溫煦，山花徧岩谷，導入洞府，見三叟趺坐，東西者見客入，漠若罔知。惟中坐者起迎客，相為禮，既坐呼茶。有僮將盤去，洞外石壁上，有錢錐銳沒石中，僮拔錐，水即溢射，以瓊承之，滿復塞之。既而托至其色淡碧，試之其涼震齒。劉畏寒不飲，叟顧僮，顧視之，僮取瓊去，叩其殘者，仍於故處拔錐，溢取而送，則芳烈蒸騰，如和出于鼎，竊異之。問以休咎，笑曰：「世外人歲月不知何解，人事問」

以却老術曰此非富貴人所能為者劉興辭小張仍送之
歸既至朝鮮脩述其異國王嘆曰惜未飲其冷者此先天
之玉液一域可延百齡劉將歸王贈一物紙帛重數觚近
海勿開視既離海急取拆視去盡數百重始見一鏡審之則
儼宮龍族歷歷在目方凝注間忽見潮頭高於樓閣洶
已近大駭極馳潮從之疾若風雨大惧以鏡投之潮乃頓落

○○○雲蘿公主

安大業。虛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大血始止。既長。韶秀。顧影無
倩慧而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見當尚主。信之。至十六。迄
無驗。亦漸自悔。一日。安獨坐。忽聞異香。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
至。即以長毡貼地。自門外直至榻前。方駭疑間。一女即扶婢肩
入。服色容光。映照四堵。婢即以繡墊設榻上。扶女即坐。安倉皇
不知所為。鞠躬便問。何處神仙。勞降玉趾。女即微笑。以袍袖掩
口。婢曰。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聖后屬意即君。欲以公主下
嫁。故使自來相宅。安驚喜。不知置詞。女亦俛首相對。寂然。安故
好棋。楸枰嘗置坐側。一婢以紅巾拂塵。移諸案上曰。主日耽此。

不知與粉黛孰勝。安穩坐近案。至笑從之。甫三十餘着。婢竟亂
之曰。駙馬負矣。歟。子入盒曰。駙馬當是俗間高手。主僅能襲六
子。乃以六黑子實局中。主亦從之。主坐次。輒使婢伏座下。以背受
足。左足踏地。則更一婢石伏。又兩小鬟夾侍之。每值安凝思時。輒
曲一肘伏肩。上局闌未結。小鬟笑云。駙馬負一子。進曰。主情宜
且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婢出少頃而還。以千金置榻上。告
生曰。適至言宅。欲臨煩以此少致脩飾。落成相會也。一婢曰。
此天^月犯天刑。不宜建造。月後吉。女起。生遽止。閉門。婢出一物。狀類
皮排。就地鼓之。雲氣哭出。俄頃回合。冥不見物。索之已杳。母
知之。疑以為妖。而生神馳夢想。不能復捨。急于落成。無暇禁。

忌刻日敦坦而舍一新。先是有潯州生袁大用，僞寓鄰坊，投刺於門。生素寡交，托他出，又窺其亡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適相值，二十許少年也，官絹單衣，絁履烏帶，意甚都雅，略與頃談，頗甚溫謹，喜揖而入，請與對奕。互有贏虧，已而設席流連，談笑大愜。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渥。有小僮十二三許，柏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大醉不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勝，袁強之，僮得餘力，荷送而歸。生奇之。明日攜以金，再拜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從，素為人簡默，而慷慨好施，市有負債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生以此益重之。過數日，詣生作別，贈

象著柳珠等十餘事。白金五百。用助興作。主反金受物。報以東帛。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而歸者。索賫无物。盜夜入執主。人燒鉄鉗灼。刳掠一空。家人識表。行牒追捕。鄰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興。陰懷忌。適有僕竊象著。賣諸其家。知表所贈。因報太尹。以兵逮舍。值主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衰邁。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尹釋之。生聞母耗。急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斂甫畢。為捕役執去。尹見其少年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述其交往之由。尹問其何以暴富。生曰。母有藏鏹。因欲親迎。故治昏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無事。以重金賂

監者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削壁。將推墮。計逼情危。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出。噬二役皆死。卽生去。至一處重樓。疊閣。虎入置之。見雲蘿扶婢出。凄然慰弔。妾欲留君。但母喪未卜。寔寧。可懷膝公。到郡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胷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拈此結而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稽牒知其寃。銷名令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憐言情況。袁憤然作色。默然無語。生曰。以君風采。何自污也。袁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卽道于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留在人間耶。言已。起乘而去。生歸。殯母已。杜門謝。

客忽一日遙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留一婢。席捲資
物。與僮分携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明殺人者我也。與人無
涉。並不啓閨。飛簷越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捉生去。
邑宰詞色甚厲。生上堂挹帶。且辨且解。宰不能詰。又釋之。
既歸。益自韜晦。讀書不出。一跛姬執炊而已。服既闋。日掃
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外陳設煥然。
矣。悄揭畫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數。
遂使土木為灾。又以苦塊之戚。遲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
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資治具。女曰。勿復煩。婢採
積。有着。炎熱如新。出於鼎。酒亦芳烈。酌移時。日已投暮。足

下所踏婢漸都止去。女四支嬌情足。股屈伸似無所着。生狎抱之。女曰。君暫釋手。今有兩道。請君擇之。生攬項問故。曰。若為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首。若作床第之歡。可六年諧合耳。君烏取。生曰。六年後再商之。女乃默然。遂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媼。別居南院。炊爨紡織。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戶常闔。生推之。則自開。他人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惰。女輒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辭言。無嘲笑。與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駢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膝。輕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為。所不屑耳。飛燕原九

姊侍兒屢以輕能獲罪。怒誚塵間。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出之。閣上以錦襦布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著輕縠。生為製解衣。強使著之。踰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于壓骨。成勞。一日抱諸膝上。忽覺沉倍最昔。異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種矣。過數日。頻盛食不食。曰。近病惡咀。頗思烟火之味。生乃為具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于常人。一日曰。妾質卑弱。不任生產。婢子樊英頗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裘服衣英。閉諸室。少頃聞兒啼聲。啓扉視之。男也。喜曰。此兒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綳紉生懷。俾付乳媪。養諸南院。女自免身。腰細如初。不食烟火矣。忽辭生欲暫歸寧。問返期。答以三日。數皮排如前狀。遂

不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悵
遂領鄉薦終不肯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
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開群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與約之
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自詡告以秋提竟
至必喜女愀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為無足榮辱止折入壽數
耳三日不見入俗憐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
欲歸寧生殊悽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寄望且人生合
離皆有定數樽節之則長恣縱之則短也既去月餘即返從
此一年半載輒一行往往數月始還生習為常亦不之怪又生
一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

自戚急為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子皆謂不合曰吾欲為狼
子治一深園竟不可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曰記
取四年後。房氏生女。左脇有小贅疣。乃此兒婦。當婚之。勿較
其門第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寧。竟不復返。生每以所
囑告親友。果有房氏女。生有贅疣。戾賤而行惡。眾咸不齒。
生竟媒定焉。大器于七歲及第。娶劉氏。夫妻相友。父鍾愛之。
可樂漸長。不喜讀書。輒偷與無賴博賭。恒盜物償戲債。父怒
撻之。而卒不改。相戒戒隄防。不使有所得。遂夜出。小為穿窬。
為主所覺。縛送邑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
繫之。楚掠慘賴。幾于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悲得

疾食銳減乃為二子立析產書樓閣沃田盡歸大器可棄
怨怒夜持刀入室將殺兄恨中嫂先是主有遺務純輕與
雲拾作寢衣可棄斫之火星四射大惧奔出父知病益劇
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餘
所分田產略盡赴郡訟兄官審知其人奔逐之兄弟之好
遂絕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三度女十五矣兄憶母言欲急為
完婚召至家除舊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悉登籍交
之曰數頃薄田為若蒙死守之今老相付吾弟無行寸草與
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手新婦能令改行無憂凍餒不
然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族雖小女然因慈麗可棄雅

畏愛之所言無敢違。每出限以晷刻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飲。年餘生一子。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不溫飽。無夫焉亦可也。會可棄遣粟出。賄婦知之。彎弓於門以拒之。大惧避去。窺婦入。遂巡亦入。婦搥刀起。可棄反奔。婦遂斫之。斷幅傷微。血沾戰後。忿極往訴兄。兄不禮焉。竟慚而去。過宿復至。號嫂哀乞。泣求先容於婦。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殺婦。兄不語。可棄怒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固作此態。實不敢歸也。使人覘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已忿息入。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床上。覓

得厨刀可棄。恨曳戈反走。婦遂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納之。俟兄出。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為善。婦持籌握算。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持白鬚。使膝行焉。

異史氏曰。悍妻妬婦。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見臟腑。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章邱李孝廉。為選少。倜儻不泥。絲竹詞曲之屬。皆精之。而兄皆登甲榜。而孝廉益佻脫。娶夫人。諱稍。禁制之。

遂亡去。三年不返。徧覓不得。後得之臨清柵欄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少姬十數左右侍。蓋皆學音藝而拜門牆者也。臨行積衣累笥。悉諸姬所貽。既歸。夫人閑置一室。投書滿案。以長繩繫榻足。引其端自牖內出。貫以巨鈴。繫諸厨下。凡有所需則踣繩。動鈴响則應之。夫人躬設典肆。垂簾納物。而估其耳左待籌。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每耻不及諸姬貴。錮閉三年。而孝廉捷喜曰。三卯而成吾以汝為解矣。今亦尔耶。

耿進士崧生。章邱人。夫人每以績大佐讀。績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或相齟相詰。輒竊聽之。論文則淪轍作泰。

若恣諧謔。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起
等始笑迎之。設帳得金。悉內獻。然毫不取匿。故東主餽遺
恒面數錙銖人。或非笑之。而不知其銷算良難也。後為婦
翁延教內弟。足年遊洋。翁謝儀十金。耿受金送金。夫人
知之曰。彼雖固親。然舌耕為何也。追之還而受之。耿不敢
爭。而心終歉焉。思暗償之。於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
報夫人積二年餘。得若干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
金數即泐。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遺金。恰符缺數。遂償岳。後
成進士。夫人猶訶謔之。耿曰。今一行作吏。何得復爾。夫
人曰。謗云。水長則船亦高。即為宰相。事使大耶。

○鳥語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聞鵲鳴。因告主人。使慎火。問故。答曰。鳥云。大火難救。可怕。衆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之。稱爲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乎。適有皂花雀鳴樹上。衆問何語。曰。雀言。初六養之初六。養之十四十六。殤之。想其家雙生矣。今日爲初十。不出五六日。當俱死也。詢之果生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邑令聞其奇。招之延爲客。時群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曰。罷。上偏向他。令大服。妻妾反唇。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優禮之。時辨鳥言。多奇中。而道士朴野。多難言。輒無顧忌。令取

食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為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羣鴨復來金又語之
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為明公會計算問何計曰彼云
蠟燭一百八銀珠一千八金漸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不許踰
數日宴客忽聞柱宇客問之答云烏曰丟官而去衆愕然
失色令大怒立逐而出未幾金果以墨敗嗚呼此仙人儆戒
之惜乎危厲熏心者不之悟也

齊俗呼蟬曰稍遷其綠色者曰都了邑有父子俱青社生
將赴歲試忽有蟬落襟上父喜曰稍遷吉兆也一僮視
之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悅已而果皆被黜

○○○天宮

新主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脩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逕去揭尊微嗅列香四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卧撫之膚膩如脂麝蘭噴溢蓋女子也問之不答遂與交已而以手捫髻上昏石陰上有土氣酷累墳塚大驚疑為鬼迷因問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勿相訝但耐居之再入一重門有漏光處可以窺便既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腹餓遂有女僮承餉以麵餅帛腰使捫索而啖之黑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無天日夜無燈火食爨不知度常如此則姪城何殊於羅刹天堂何別於地獄哉

女笑曰：為爾俗中人，多言喜世故，不欲以形色相見。且暗中摸索，妍媸亦當有別。何必燈燭？居數日，幽悶異常，遂請暫歸。女曰：來夕當與君一遊天宮，便即為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燈入曰：娘子伺即久矣。從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經幾曲畫廊，始至一處，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畫，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年約二十許，錦袍炫目，頸上明珠，顰顙四垂，地下皆設短燭，裙底皆照。誠天人也。郭迷亂失次，不覺屈膝。女令婢扶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以送君行。郭鞠躬曰：向覩面不識仙人，實所惶悔。如客自贖，願收為沒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便命移席臥室。匕中流蘇繡帳，拿褥香軟，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言君離家久。

暫歸亦無妨。更畫一簪。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郭仍不言。僞辭厭榻上枕之不動。女使諸婢扶裸之。一婢排私處曰。箇男子。客貌溫雅。此物何不交也。舉置床上。大笑而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見仙人神志顛倒耳。女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嫌洞中快悶。不如早別。郭曰。今有人夜得名花。聞香捫幹。而苦無燈火。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先給燈火。漏下四點。呼婢籠燭。抱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壺精工。寢處褥草棕毯。又許厚。郭解履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娟好。戲曰。鄙我不定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僵矣。勿復多言。視履端嵌珠如巨。叔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而仲楚不勝。郭問年幾。何矣。

答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否曰妾非處子然荒疎已三年矣郭研
詰仙人姓氏及其清貫尊行婢曰勿問即非天上亦異人間若必
知其確耗恐資死無地矣郭遂不敢復問次女果以燭來相就
寢食以此為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阻今將冀除
天官不能復相客矣請以卮酒為別郭泣下請得脂澤為愛
女不許贈以黃金一斤珠百顆三珠既盡忽已昏醉既醒覺四
體如縛糾纏甚密肢不得伸首不得出極力掣側暈墮牀
下出手摸之則錦被囊裏細繩束焉起坐凝思略見牀裡始
知為己齋中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悞被
仙譴然心疑怪之坊間以告知友莫有測其故者被置牀頭香

盈一室。折視則湖鱗得香屑為之因。珍藏焉。後某達官聞而詰之。笑曰。此賈后之故冠也。仙人烏得如此。雖然。此亦宜甚親狎之族矣。有巫常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嚴東樓家。郭聞之大恨。携家亡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綺帳。雛奴蹂躪。履散明珠。非權奸之淫縱。豪勢之驕奢。烏有此哉。斷淫莽一擲金屋。變而長門。唾壺未乾。情田鞠為茂草。空牀傷意。暗燭銷魂。含顰玉台之前。凝眸寶幄之內。遂使糟邱台上。路入天宮。溫柔鄉中。人疑仙子。倉楚之帷薄。固不必羞。而廣田自荒。若亦足戒已。

○○喬女

平原喬望有女黑醜。望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問名者。邑有穆生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子。未幾穆生卒。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頗不耐之。女亦情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有孟生喪耦。遺一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之。人急於求配。然媒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辭焉。曰。饑凍若此。從官人得溫飽。夫事不願。然殘醜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孟益賢之。使媒者黃金加幣而悅其母。悅。自詣女所。固娶之。女志終不奪。母慚。願以少女字孟家。人皆喜。而孟殊不願。居無何。孟暴疾卒。女往臨哭盡哀。孟故

無取黨死後村中無賴悉遷陵之家其携取一空方謀瓜分其
田產家人又各草創以去惟一嫗抱兒哭帷中女問得故大不平
聞林生與孟善乃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人之大倫也妻以奇
醜為世不齒獨孟生能知我前雖固拒之然固已心許之矣
今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己無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
弟父母遂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五倫可以無朋友矣
妾無所多須於君但以片紙告邑撫孤則妾不敢辭林曰諾
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教無賴輩怒咸欲以白刃相仇林大惧
閉戶不敢復行女見數日寂無音問之別孟氏田產已盡矣
女怒甚挺身自詣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寧一邑所懸者

理耶如其言矣。即至戚無所逃罪。如其則道路之人可聽也。官
怒其言慙。訶逐而出。女寃憤無伸。哭訴於措紳之門。某先生
聞而義之。代剖于案。已櫻之果。真窮治諸無賴。悉逐所取。或
議留女居。孟策撫其孤。女不肯居其戶。使娼抱烏頭從。徙出婦
另舍之。允烏頭日用所需。鄰同壻啓戶出粟。為之營辦。已錙銖
無所沾染。抱子食貧。一如曩昔。積數年。烏頭漸長。為延師教誨。
已子則便學操作。壻勸使並讀。女曰。烏頭之養。其所自有。我耗
人之財。以教已子。此心何以自明。又數年。為烏頭積粟數百石。
乃聘于名族。治其第宅。析全歸。烏頭泣要同居。女從之。然紡
績如故。烏頭夫婦奪其具。女曰。我母子坐食。心甚不安。遂早暮

為之紀理使其子巡行阡陌若為傭然烏頭夫妻有小過輒斥
譴不少貸稍不悅則恚然欲去夫妻跪道悔詞始止未幾烏
頭入洋又辭欲歸烏頭不可稍聘幣為穆子完婚女乃析子
金歸烏頭留之不得陸使人于進村為市恒產百畝而後遣
之後女疾求歸烏頭不聽病益篤囑曰必以我歸葬烏頭
諾既卒陸以金啗穆子俾合葬于孟及期棺重三十人
不能舉穆子忽仆七孔血出自言曰不肯死何得遂責於女烏頭
惧拜祝之始愈乃復傳數日修治穆墓已始合厝之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為也彼女
子何知而奇偉如是若遇九方皋直牡視之矣

○○○劉夫人

廟生者彭德人少爲學早孤家貧一日他出暮歸失途入一村有媼來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生方皇悵更不服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媼引公入一大第有雙鬟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媼迎曰廉公子至生趨拜婦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乎即設筵婦側坐勸酬甚殷而自己舉杯未嘗飲舉箸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問媼笑曰再盡三爵告君知生如命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變遂殞未亡人獨居荒僻日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鴟鴞即鵙鵙耳公子雖異姓亦三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故遂覩然相見無他頽薄哉

數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贏餘亦勝案頭螢枯死也
生曰少年書癡恐負重托婦曰讀書之計先于謀生公子
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資出交兌八百餘兩生皇恐固辭婦曰妾
亦知公子未慣趨逐但試為之當無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
舍商侶婦曰勿須但覓一樓懸諸樓之隙為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織
指以下之以仞姓者吉命僕而囊金送生出曰服盡滌浣僕洗
寶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良可以乘御即贈公子勿須將臥生
歸夜終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覓役果得仞姓因厚價
招之伍老于行旅又為人懸拙不苟資財悉倚付之往涉荆襄
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多于常格外另有寵賞

謀同飛洒。不全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華筵已設。婦出備極慰勞。生納賢龍。即呈簿。婦置不顧。少頃即席歌舞。鞞轡伍亦賜筵外舍。盡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留守新歲。次日又求積醴。婦曰。後無須爾。妾會計久矣。乃出冊示生。登誌甚悉。並給僕者亦載其上。生曰。夫人真神人也。過數日。館穀豐盛。待若子侄。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設一筵西向。謂生曰。明日財星臨照。宜可遠行。今為主介。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間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鉦鳴牀。女優進呈曲目。生命唱陶朱婦曰。此兆兆也。當待西施作內助矣。宴罷。仍以金付生曰。此行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憑者。

存福命所信者在腹心勿勞計算遠方之盈絀吾自知之生唯亡
而退住客淮上道身為懸賈踰年利又數倍然生嗜讀探菁
不怠書卷所與游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之漸謝任子伍挑
源薛生與最善適過訪之薛一門俱適別業昏暮無所復之聞
人延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
家女徭邊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妁竟以女送
諸其家至有一夕而得而婦者薛亦新婚于大姓猶恐與馬喧
動為大令所聞故暫遷于鄉生既留初更向盡方將拂榻就
寢忽聞數人排闥入聞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云官人既不在
家秉燭者何人聞人答是庸公子遠客也俄而問者已入袍

帽光紫。略一舉手。即語邦族生告之。喜曰。吾同鄉也。岳家誰氏。
答云。無之。益喜。趨出。即招一少年同入。敬與為禮。卒然曰。實告公。
子某某姓。今以此來。將送舍妹于薛官人。至此方知無益。進退。
維谷之際。適逢公子。寧非數字。生以未悉其人。故審躊不敢應。
慕竟不聽其致詞。急呼送女者。少間二媼扶女郎入。坐生榻上。晚。
之年十五六。佳妙無雙。生喜。始整巾向慕展謝。又囑閨人行法。
略盡款洽。慕言先世彭德人。女族亦世家。今淩夷矣。聞外祖。
遺有兩孫。不知家况。何似。生問伊誰。曰。外祖劉字晦若。聞在郡。
北三十里。生日。僕即城東南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交知。
郡中此姓最繁。止知郡北有劉荊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

貧矣。暮曰：某祖墓尚在彭郡，每欲扶而視歸葬故里，以噴奔未辦。姑猶遲之。今妹子從去，歸計益決矣。生聞之，親然自任。二墓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却僕移燈，琴瑟之愛不可勝言。次日薛已知之，趨入城，除別院館生，詣淮交盤已，留伍居肆，裝資返桃源。同二墓啓岳父母骸骨，而家細小，載與俱歸。入門安置已，囊金詣主前，僕已候于途，從去婦逆見，色喜曰：聞朱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為客，今日為甥也。置酒迎慶，倍益親愛。生服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母遠近，婦云：勿問，久自知之。乃堆金案上，瓜分為伍，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悽然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薪，孫子去此，頃遠門戶蕭蕭。

條煩公子一營辦之。生諾而金止。收其半婦強內之。送生出。揮涕而返。生疑怪。問。回視第宅。則為墟墓。始悟婦即妻之外祖母也。既歸。贖墓田一頃。封植偉麗。劉有二孫。長即荆卿。次玉卿。飲博無賴。皆貧。兄弟詣生申謝。生悉厚贈之。由此往來最稔。生頗道其經營之由。玉卿竊意家中多金。夜合博徒數輩。發墓投之。剖棺露骸。竟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荆卿。詣同驗之。入壙。見案上累土。前所分金具在。荆卿欲與生共取之。生曰。夫人原留此以待兄也。荆卿乃棄運而歸。告諸邑宰。訪解甚嚴。後一人責墳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始知玉卿為首。宰將治以極刑。荆卿代哀。僅得賒死。墓內外西家。并力營繕。較前益堅美。

由此廉劉賢富。惟玉卿如故。生及荆卿常河潤之而終不足供其博賭。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貨。生所藏金。皆以千百為箇。發示之。盜取其二。止有鬼馬在底。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野。乃釋之。村衆望盜夫未遠。謀逐之。賊驚遁。共至其處。則金委路側。馬已成瘡。始知馬亦鬼也。是夜止失金劍一枚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將欲淫。一盜帶面具。力呵止之。聲似玉卿。盜釋生妻。但脫脫劍而去。生以是疑玉卿。然心竊德之。後盜以劍質賭。為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宰怒。備極毒。生與生謀。欲為賄脫。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卹其妻子。生後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嗚呼。賢之字畫形象。甚近乎貧。

如玉卿者可以鑒矣。

王司馬

新城王大司馬霽宇鎮北邊時常使匠人鑄一大捍刀闊盈尺重百鈞每按邊輒使四人扛之齒薄所止則置地上故全北人投之力撼不可少動司馬陰以桐木依樣為刀寬狹大小無異貼以銀薄時于馬上舞動諸部落望見無不震悚又于邊外埋葦薄為界橫斜十餘里狀若藩籬揚言曰此吾長城也北兵至悉拔而火之司馬又置之既而三大乃以礮石伏機其下北兵焚薄藥石盡發死傷甚衆既遁去司馬設薄如前北兵遣望皆却走以故帖服若神後司馬乞骸歸塞上復詔召再起司馬時年

八十有三力疾陞辭上慰之曰但煩卿卧治耳于是司馬復至
邊每止處輒卧膝中北人聞司馬至皆不信因假議和將驗
真偽啟簾見司馬坦卧皆望榻伏拜稽首而退

阮亭云今撫順東北哈達城東插柳以界蒙古南至朝
鮮西至山海長亘千里名柳條邊於越者置重典著為令

徵俗

徵人多化物類出院求食有客寓旅邸時見群鼠入米盎驅
之即遁客伺其入驟覆之瓢水灌注其中頃之盡斃主人全
家暴卒惟一子在訟官亡原而宥之

遼陽軍

沂水某明季充遼陽軍會遼城陷為亂兵所殺頭雖斷猶不甚死至夜一人執簿來按點諸鬼至某謂其不宜死使左右續其頭而送之遂共取頭樓項上群扶之風聲數行移時置之而去視其地則故里也沂金蘭之疑其竊逃拘訊而得其情頗不信又審其頭無少斷痕將刑之某曰言無可憑信但請寄獄中斷頭可假陷城不可假設遼城無恙然後受刑未晚也令從之數日遼信至時日一如所言遂釋之

邑人

邑有鄉人素無賴一日晨起有二人攜之去至市頭見屠人以半猪懸梁上二人便極力推擠之遂覺身與肉合二人亦運去少間

屠人賣肉。操刀斷割。遂覺一刀一痛。徹于骨髓。後有鄰翁來市肉。苦爭低昂。添脂搭肉。片已碎割。其苦更慘。肉盡。乃尋途歸。時日已向暮。家人謂其晏起。乃細述所遭。呼鄰問之。則市肉方歸。言其片數斤數毫。髮不黑。崇朝之間。已受凌遲一度。不亦奇哉。

○○○單父宰

青州民某。五旬餘。繼娶少婦。二子恐其復育。乘父醉。潛割畢丸。而藥糝之。父覺。托病不言。久之。創漸平。忽入室。刃縫綻裂。血溢不止。尋斃。妻知其故。訟于官。械其子某伏。駭曰。余今為單父宰。夫并誅之。

邑有王生者娶月餘而出其妻。父訟之時溜寧寧公問王何故出妻。答云不可說。因詰之曰。以其不能產育耳。公曰。妾哉。月餘新婦。何知不產。怙妃久之。告曰。其陰甚偏。公笑曰。是則偏之謬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可與單父案並傳一笑。

孫必振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是真。衆謂孫必振有犯天譴。諸自為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衆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

首則前舟覆矣。

研石

王仲超言。洞庭君山間有石洞。高可容舟。深暗不測。湖水出入其中。嘗秉燭泛舟而入。見兩壁皆黑石。其色如漆。按之而軟。出刀割之。如切硬腐。隨意掇為研。既出。見風則堅。凝過于他石。試之墨大佳。估舟游楫。往來甚衆。中有佳石。不知取用。亦頗好奇者之品。適也。

○大鼠

萬曆間。宮中有鼠大與猫等。為害甚劇。捕求民間。佳猫捕制之。輒被咬食。適異國來貢獅猫。毛白如雲。抱枝鼠屋。闔

其扉潛窺之。貓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貓怒奔之。貓避登几上。鼠亦登。貓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衆咸謂貓怯。以爲是無能爲者。既而鼠跳擲漸遲。碩腹似喘。蹲地上少休。貓即疾下。爪掬頂毛。口齧首領。輾轉爭持。貓聲鳴鳴。鼠聲啾啾。啟扉急視。則鼠首已齧碎矣。然後知貓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復。用此智耳。噫。匹夫按劍。何異鼠乎。

武夷

武夷山有削壁千仞。人每于下拾沉者。王塊焉。太守聞之。督數百人作雲梯。將造頂以覘其異。三年始成。太守登之。

將及巔見大足伸下一椶粗于椅衣袴大聲曰不下將墮矣大驚疾下繞至地則架木朽折崩墜無道

岳神

楊州提同知夜夢岳神召之詞色憤怒仰見一人倚神側少為緩頰醒而辨之早詣岳廟默作祈禱既出見藥肆一人絕肖所見問之知為醫生及歸暴病特遣人聘之至則出方為劑暮服之中夜而卒或言閻羅王與東岳天子日遣侍者男女十萬八千衆分布天下作巫醫名勾魂使者用藥者不可不察也

張不量

賈人某至直隸界忽大雨雹伏禾中間空中云此張不量田勿傷其稼賈私張氏既云不良何反祐護雹止入村訪問其人且問取名之義蓋張素封積累甚富每春貧民就貸債時多寡不校悉內之未嘗執票取盈故名不量非不良也衆趨田中見裸體摧折如麻獨張氏諸田無恙

皂隸

萬曆間。壁城金夢城隍索人服役即以皂隸八人書姓名于牒焚廟中。至夜八人皆死。廟東有酒肆。主故與一隸有素。會夜來沽酒。問款何客。答云。僚友甚多。沽一尊。少叙姓名耳。質明見他役始知其人已死。入廟啟扉。則瓶在焉。酌酒如故。歸視所與錢。

皆紙灰也。金肖八像于廟。諸役得差。皆先時之乃行。不然必遭管龍。

斗飛

邑人某購一牛。頗健。夜夢牛生兩翼飛去。以為不祥。疑有喪失。宰入市。損價售之。以巾裹金。經臂上。歸至半途。見有鷹食殘兔。近之甚劇。遂以巾頭繫股臂之。鷹屢擺撲。把捉稍懈。帶巾騰去。此雖定數。然不疑夢。不貪拾遺。則走者何遽能飛哉。

刁姓

有刁姓者。家無生產。每出賣許負之術。實無術也。數月一歸。則金帛盈案。共異之。會里人有客于外者。遙見高門內一人。冠華陽巾。言語咽噎。衆婦裝綰之。近視則刁也。因微窺所為。見有問者曰。

吾等眾人中有一夫人在能辨之手。並有一貴人婦。假服其中。將以驗其術也。里人代為刁客。刁從容望空橫指曰。此何難辨。試觀貴人頂上。自有雲氣環遶。衆目不覺集視。一人觀其雲氣。乃指其人曰。此真貴人。衆驚以為神。里人歸述其詐。是乃知雖小道。亦必有過人之才。不然烏能欺耳目。賺金錢。無本而殖哉。

紅毛毯

紅毛國舊許與中國相貿易。邊帥見其衆。不許登岸。紅毛人固請賜一毯地足矣。帥思一毯所容無幾許之衆。人置毯岸上。僅容二人。拉之容四五人。且拉且登。頃刻毯大畝許。已數百人矣。短刃並發。出于不意。被掠數里而去。

富翁

富翁某商賈多貲其家一日出有少年從馬後問之亦假奉者
籍諾之既至適几上有錢數十少年即以手疊錢高下堆疊之
翁謝去竟不與貲或問故翁曰此人必善博非端人也所患之
技不覺形于手足矣訪之果然

○張貢士

安邱張貢士寢疾仰卧床頭忽見心頭有小人出長僅半尺儒
冠儒服作俳優狀唱崑山曲音調清徹說自自道名貫一興已
同所唱節末皆其生平所造四折既畢吟詩而決張猶記其
梗槩為人述之

高西園云。向讀漁洋先生池北偶談。見有記心頭小入者。
為安印張某事。余素善安印張卯君。意必其宗屬也。一日晤
間。問及。始知即卯君事。詢其本末云。當病起時。所記崑山
曲者。無一字遺。皆手錄成冊。後其嫂夫人以為不詳語。焚棄
之。每從酒邊茶餘。猶能記其尾聲。常舉以誦客。今並識
之以廣異聞。其詞云。詩云。子曰。都休講。不過是都。平。文
相傳。一却整。師訓。童子讀。論語。字多訛。全憑着佛留。
其尤堪笑者。所都。平。文。我。全。憑。着。佛。留。
一百二十仔。
村塾中有訓蒙要書。多莊嚴雜字。其開章云。
佛留一百二十仔。惟有莊嚴。打頭。最為卻。
玩其語意。似自道其生平寥落。晚為農家作塾師。主人
慢之。而為是曲。意者夙世老儒。其卯君前身乎。卯君名

在卒、善漢、韓、蒙、印

元寶

廣東臨江山巉峿巖常有元寶籍石上巉下波湧舟不可
泊或蕩槳近摘之則牢不可動若其人數應得此則一摘
即落回首已復生矣

牧豎

兩牧豎入山至狼穴已有小狼二謀分捉之各登一樹相去數
十步少頃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倉皇豎于樹上扭小狼蹄
耳故令噪大狼聞聲仰視怒奔樹下號且爬抓其一豎又在
彼樹致小狼鳴急狼綴聲回顧始望見之乃倉此趨彼跑號

如前狀。前樹又鳴。又轉奔之。口無停聲。足無停趾。數千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僵卧。久之不動。監下視之。氣已絕矣。今有豪強子。怒目接劍。若將搏噬。為所怒者。乃閹翦太。豪力盡聲嘶。更無敵者。豈不暢然自雄。不知此禽獸之威。人故弄之以為戲耳。

沅俗

李季霖攝篆沅江。初蒞任。見貓大盈堂。訝之。僚屬曰。此鄉中百姓瞻仰風采也。少間人畜已半。移時都復為人。紛上并去。一日出謁客。肩輿在途。忽一輿夫急呼曰。小人吃害矣。即倩役代荷。伏地乞假。怒訶之後。不聽疾奔而去。遺人尾。

之後奔入市、覓得一吏、便求檢視、吏相之曰、是汝吃害矣、乃以手拂其膚肉、自上而下、力推之、推至少腹、見皮內墳起、以利刃破之、取出石子一枚、曰、愈矣、乃奔而返、後聞其俗、有身臥室中、手即飛出、入人房闥、竊取財物、設被主覓、繫不令去、則此人一臂不用矣、

○藥僧

濟寧某、偶于野寺外、見一遊僧、向陽捫虱、杖挂葫蘆、似賣藥者、因戲曰、和尚亦賣房中丹否、僧曰、有弱者可強、微者可鉅、立刻見効、不俟經宿、某喜求之、僧解袖、出藥一丸、如黍大、令吞之、約半炊時、下部暴長、踰刻自捫、增于舊者三之一、心猶

未足窺僧起遁竊解袖拈二三丸并吞之俄覺臂若裂筋若
袖頂縮臂棄而陰長不已大恨無法僧返見其狀驚曰子必
竊吾藥矣急與一丸始覺休止解衣自視則鱗鱗而股髀尾
而三矣縮頭踴躍而歸父母皆不能識從此為廢物日卧街
上多見之者

蛤

此名寄生

東海有蛤饑時浮岸邊兩殼開張中有小蟬出赤綫繫之離
壳數尺獾食既飽乃歸壳始合或潛斷其綫兩物皆死

陵縣狐

陵縣李太史家每見瓶鼎古玩之物移列案邊勢危將墜

疑所僕所為。輒怒譴之。僕輩稱怨。而亦不知其由。乃嚴扃
蘇扉。天明復然。心知其異。暗覘之。一夜光明滿室。訝為盜。
兩僕近窺。則一狐卧檟上。光自兩眸出。晶瑩四射。恐其遁。
急入捉之。狐噬腕肉欲脫。僕持益堅。因共縛之。舉視則四
足皆無骨。隨手槿亡。若帶垂焉。太史念其通靈。不忍殺。覆
以柳器。狐不能出。戴器而走。乃數其罪而放之。怪遂絕。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十

般陽

王貨郎

濟南業酒人某翁，逮子小，二往齊河索贊價出西門，見兄
阿大時大死已久，二驚問哥那得來，答云：冥府一疑案，須
第一証之。二作色怒詛，大指後一人如皂狀者，曰：官役在此，
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從去。晝夜狂奔，至泰山下，
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群衆紛出，皂問所事何如矣。一人
曰：勿須復入，結矣。皂乃釋令歸。大憂弟無資，斧皂思良久，
即引二去，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

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贊即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
僵既曉第主出見人先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餌之
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皂言主人驚絕急催
騎送之歸償之不受問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罷龍

膠州王侍御出使琉球舟行海中忽自雲際墮一巨龍激水
高數丈龍半浮半沉仰其首以舟承領晴羊舍嗒然若喪闔
舟大恐停棹不敢少動舟人曰此天上行雨之疲龍也王懇勅于
上焚香共祝之移時悠然遂逝舟方行又一龍墜如前狀日凡三
四又踰日舟人命多備白米戒曰去清水渾不遠矣如有所見

但糲米于水寂無聲俄至一處水清澈底下有群龍五色如盆如甕條々盡伏有蜿蜒者鱗鬣爪牙歷々可數衆神魂俱喪閉息含眸不惟不敢窺並不能動惟舟人握米自撒久則見海波深黑始有呻者因問擲米之故答曰龍畏蛆恐入其甲白米類蛆故龍見輒伏舟行其上可無害也

○○○真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洒如問之則真生咸陽僑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出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真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僮行沽真之善飲能雅譔樂其酒欲盡真

投篋出飲器。王卮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盞挹取入壺。並無少減。賈異之。堅求其術。真曰。我不願相見者。君無他短。但貪心未靜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竟哉。我何貪。聞萌奢想者。徒以負耳。一笑而散。由此往來無間。形骸忘。每值乏窘。真輒出黑石一塊。吹咒其上。以唐瓦礫立刻化為白金。便以贈法。僅足所用。未嘗餘。賈每求益。真曰。我言君貪。如何如何。實思明告。必不可得。將棄其醉。懷竊石而要之。一日飲既卧。賈潛起搜諸衣底。真覺之。曰。子真貪心不可處也。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賈游河干。見一石瑩紫。絕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若寶。過數日。真忽至。睒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真曰。君前所

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最從抱真子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後
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惠。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
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莫如鮑叔。君且奈何。真
請以百金為貽。賈曰。百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真
恐其寡信。賈曰。君自仙人。豈不知賈某寧失信于朋友者乎。真授
其訣。賈顧砌石上有巨石。將試之。真掣其肘。不聽前。賈乃俯掬半
磚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賈不磨。磚磨砧。真變之色
欲與爭。而砧已化為渾金。反石于真。真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安
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這我罪。施材百具。紫衣百領。肯之乎。賈
曰。僕所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高視我為守錢虜耶。

真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賈不三年。施教已滿。真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被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消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真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素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一毫不敢妄作。賈為設酒。遂與飲。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砒藥。即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不傳人。一日以株連被逮。妻弟餉獄食。隱置砒霜。坐待食已。乃告之不信。少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生。速向城中。物色薛某。不為求。清水一盞。將來。妻弟如言。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服之。立刻而愈。其方始傳。此亦猶狐之秘其石也。

○布商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嘆悼不已。僧在側曰：「如有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即慨任。僧喜，邀入方丈，款待殷勤。僧又舉內外殿閣，并請裝修。客辭不能。僧固強之，詞色悍怒。客惧，請傾囊倒裝，悉以投僧。欲出，僧止之曰：「君竭貲實非所願，得毋甘心于我乎？不如先之。」遂持刀相向。客哀求，切不聽。請自經。許之，逼置暗室。且迫使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遙自缺牆外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僦舍疑之下。馬入寺，徧搜不得。至暗室，所嚴扃雙扉，僧不肯開。托有妖異。將軍怒，斬關入，則見客繼梁上，救之復甦。詰得其情，又械問僧。女子所在，實為烏有。是

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客重募僧廟宇。從此香火大盛。趙孝廉豐原言之最悉。

彭二掙

禹城韓公甫言。與邑人彭二掙並行于途。忽回首不見之。惟空塞隨行。但聞號救甚急。細聽則在被囊中。近視囊內。纍然雖偏重不得墮。欲出之而囊口縫紉甚密。以刀斷縫始見彭犬卧其中。出而問之。亦不自知其何以入。蓋其家有狐為祟。乃狐之所為也。

○何仙

長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此神自稱何仙。乃純陽弟子。或云是呂祖跨鶴云。每降輒與人論文作詩。李太史聞君師事之。丹黃課

執理緒明切太史揣摩成何仙力居多焉故文學士多皈依之
每為人決疑難事多憑理不甚言休咎辛未朱文宗案臨濟南
試後諸友請決第等何仙索試藝悉月旦之有樂陵李州乃好學
深思之士其相好友在座出其文代為之讀凡批云一等少間又批云適
評李生據文為斷然此生運氣太晦應犯夏楚異哉文與數適
不相符寧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在探之少頃又書云適至
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切置之幕
客六人果生例監都在其中前生全無根氣大半餓鬼道中
游魂乞食于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獄中八百年損其目之精氣如
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地異色無正明也中有二為人身所化者

聞卷公會恐不能適相值耳。衆間批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實人所共曉何必問衆會其意以告李。李以父質孫太史子未且訴以兆太史替其文為解其惑李心益壯。凡語不復置懷。案發竟居四等。太史大駭取其文復閱之殊無疵擻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不悠譔至此。必幕中醉漢不識句語者所為。于是衆益服何仙之神。其焚香祝謝之凡又批云李生勿以暫時之屈遂懷慚作。當多寫試卷。益暴之。明歲可得優等。李如言布之。久而署中亦聞懸牌特魁之科。試果列優等。其靈應如此。

異史氏曰。幕中多此輩客。無怪京中醜婦巷內至夕無閒林也。

○○○神女

米生聞人偶入郡飲醉過市聞高門中有簫聲詢知為開壽筵者然門庭珠清寂醉中雅愛笙歌因就街頭寓眈生刺封祝壽儀投焉人間君係此翁何親米云並非人又云此流寓于此不審何官甚屬驕倨既非親屬又將何求生悔之而刺已投矣未幾兩少年出迎華裳炫目丰采都雅揖生入見一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人皆似貴冑見生至俱起為禮叟亦杖而起生久立待與周旋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邁起非良難予兄弟代謝高賢之枉駕也生遜謝遂增一筵于上叟更接席未幾女樂作于下座後設琉璃屏以幃內養鼓

吹大作。座客無譁。是時終兩少年起。各以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見客受亦受。傾刻四顧。主客盡醉。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過地。但覺有人以冷水洒面。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郡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並不識。姑從之。入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誰。姓市中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曰。不識。諸曰。予出入其門最稔。翁傳姓。不知其何籍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燔下。故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于途。鮑父不識諸。執名訟。

生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諸未獲。罪無申証。繫之牢獄。直指死所。廉知其寃。釋之。家中田產蕩盡。衣巾革襦。盡可開復。于是携囊入郡。日將暮。休憩路側。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命一青衣問生。君非朱姓乎。生曰。諾。問何貧。答若此。生告以故。問安往。又告之。青衣向車中語。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纖手塞簾。微曉之。乃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得无妄之禍。甚為太息。今日學使署。非白手可以出入者。途中無可為贈。乃于髻上摘珠花一朵。授生曰。此物可鬻百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開車發。已遠。不解何人。執花戀想。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

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甚苦生又不忍貨花遂歸依于
兄嫂幸兄賢為之經紀負不廢讀過歲赴郡應試誤入深
山時值清明遊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郎即向年車中人
也見生停驂問何往生具對女驚曰君衣頂尚未復耶生慘
然出珠花曰不忍棄此故未復也女郎暈紅上頰喘云且坐
待路隅歎毀而去久之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娘子說如
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為進取之資生辭曰娘子惠我多
矣自分撥芹不難重賜所不敢受但告以姓名繪小像焚香
供之足矣婢不顧妻金于地上而去生得金終不屑當緣旋
入邑庠第一乃以金授兄兄善行運三年舊業盡復適有巡

撫于園者。乃生祖門人。優恤甚厚。然生素清鯁。雖屬通家。不肯
少有干謁。一日有客。乘馬至門。家人不識。生出視。則傅公子也。揖
入。各道間闊。治具相款。肴酒既陳。公子起而請間。相將入內。公子
拜伏于地。生驚問故。則愴然曰。家君適罹大禍。欲有求于撫
臺。非兄不可。生力辭曰。渠雖世誼。而以私干人生。平從不為也。
公子伏地哀泣。生屬色曰。小生與公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以喪
節強人。公子大慚。起而別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之。即
山中贈金者。生方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耶。生曰。不敢忘。曰。
昨公子。即娘子胞兄也。生聞之竊喜。偽曰。此難相信。若得娘
子親見一言。則油鼎可蹈耳。不然。不敢奉命。青衣乃馳馬去。

更半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已言未幾。女即慘然入向壁而
哭。不出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娘子無以有今日。但有醜策。敢
不惟命。女曰。受人求者。常驕人。求人者。常畏人。中夜奔波。
生平何解此苦。祇以畏人故耳。亦復何言。生慰之曰。小生所
以不遽諾者。恐過此一見為難耳。使卿夙夜蒙露。吾知罪矣。
因挽其祛。隱柳搔之。女怒曰。子誠敵人也。不念曠昔之義。而欲
乘人之厄。子過矣。子過矣。怒而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
長跪而要遮之。青衣亦為緩頰。女意稍解。就車中謂生曰。
實告君。妾非人。乃神女也。家君為南岳都司理。偶失禮于地。
官將逮帝庭。非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忘舊義。

以黃紙一幅為誓求之。言已，車發遂去。生歸懷恨不已。乃假驢
索言于巡撫。巡撫以事近坐疊不許。生以厚金賂其心腹。諾之。
而未得其便。及歸，青衣候門。生具言之。然然遂去。意似怨其
不忠。生追語之曰：「歸告娘子。如事不諧，我以身殉之。」歸而
終夜思維，計無所出。適院署有寵妾購珠。生乃以珠花獻之。
姬大悅，竊印為生箴之。懷歸，青衣適至，笑曰：「妾不辱命。但數
年來貧賤乞食，所不忍聞者。今仍為主人棄之，笑因告以情。」
且曰：「黃金拋棄，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須要償也。」踰數日，傳
公子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為令妹之惠，
我無私耳。不然，即萬金豈足以易名節哉？」再強之，生色益厲。公

子慚退曰。此事殊未了。冀日青衣奉女郎命。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珠也。設當日贈我百鎰之寶。直須賣作富家翁耳。什襲而甘貧賤。何為乎。娘子仲人。小生何敢他望。幸得報洪恩于萬一。死無憾矣。青衣置珠案。悶生朝拜而後却之。越數日。公子又至。生命沽酒。公子使從人入厨下。自行烹調。相對縱飲。歡若一家。有客餽苦糖。公子飲而美。引盡百瓊。面頰微頰。乃謂生曰。君貞介士。愚兄弟不能早知。君有愧裙釵多矣。我家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妹子附為昏媾。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出非常。不知所對。公子辭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鉤長。天孫有少女下嫁。吉期。

也可備青廬。次夕果送女郎至。一切無異常人。三日後女自兄嫂以及僕婦。皆有餽賞。又最賢。事嫂姑數年。不肯勸納。妻生不肯。適兄賈于江淮。為買少姬而歸。姬姓顧。小字博士。貌亦清婉。夫婦皆喜。見髻上插珠花。酷似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答云。昔有巡撫愛妾死。其婢遺出鬻于市。先人廉其值。買歸。妻愛之。先父止生妻。故與妾。後父死。家落。妻寄養于顧媼家。顧妻嫌行。見珠屢欲售去。妻死不肯。故得存也。夫婦嘆曰。十年之物。復歸故主。豈非數哉。女另出珠花一朵曰。此物久無偶矣。因并賜之。親為簪于髻上。姬退。問女郎家世。甚悉。家人皆諱言之。陰語生曰。妾親娘子。非人間人也。其眉

目間有神氣。昨簪花時得近視。其美麗出于肌表。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姬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須。無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即繡襪精工。博士愛之。而不敢言。乃即閨中焚香祝之。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婢贈博士。並見而笑。女問故。以實告。女曰。惡哉。婢乎。因其甚。而憐愛之。然博士益恭。味與時。必希沐以朝。後博士一舉而男。而人分字之。生八十。女貌猶如處子。生病。女置材。倍加寬大。及死。女不哭。男女他適。女已材中死矣。因合葬之。至今傳為大材塚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與乃知人之慧。固有靈于神者矣。

〇〇〇湘裙

舅仲陝西延安人與兄偕同居友愛數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嫂亦
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則一繼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
仲恐繼娶不賢將購一妾鄰村有貧婢者仲往相之畧不稱意
被友人留酌醉歸途中遇故憲友梁生邀至其家竟忘其已死隨
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問之曰新移于此入謀酒又告竭囑仲坐
待孳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俟之忽見一婦人控轡而過有八九歲童
子隨之其面目神色頗類其兄心惻然動急委繼之便問童子何
姓童曰姓晏仲驚又問其父名曰不知叙問間已至其家婦人下
驢入仲執童子曰汝父在家否童入問少頃一媼出窺則其嫂也訝

叔何來。仲大恚。隨入見。塵落整頓。問兄何在。嫂曰。責負未歸。問
騎腫者何人。曰。此汝兄妻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
所見者阿小。坐久酒漸醒。始悟所見皆鬼。無以兄弟情切。亦不
甚恨。嫂治酒飯。仲急欲見兄。從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云。李家
負欠不還。反與父鬪。仲聞之。與阿小奔去。見兩人方拚。兄地上。仲
怒奮拳直入。盡路急救。兄起。歔已俱奔。追投一人。樗楚無算。
始起。執兄手。頓足哀泣。兄亦泣。既歸。攀家慰問。乃具酒食。兄弟
相慶。忽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拜叔。仲挽之。哭向兄曰。
大哥地下有兩子。而墳墓不掃。弟又無妻子。奈何。伯亦悽惻。
嫂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言。依叔肘下。眷戀不去。仲撫

之問汝樂從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為解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慣。耳。啖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夏。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言間有少女在門外窺聽。意致溫婉。仲疑為兄女。因問兄曰。此名湘裙。吾妾妹也。孤而無歸。寄食十年矣。問已字否。伯曰。尚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牧牛子。仲頗心動。未便明言。既而伯起。設榻于齋。止弟宿。仲本不欲留。意戀湘裙。將探兄意。遂別兄就寢。時方初春。天氣尚寒。齋中風無煙火。森然冷坐。思得不飲。俄見阿心推扉入。以杯羹手酒置案上。仲問誰為。答曰。湘媛。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置床下。仲問爹

娘膝子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曰。與湘媛同榻耳。阿小僕叔眠。乃掩門去。仲愈湘裙。慧而解意。愈愛慕之。且能撫阿小。欲得之心更堅。輾轉終夜。早起告兄曰。弟子然無偶。願大哥留意。伯曰。吾家非一點一擔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即有佳麗。恐于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怕何害。伯會意曰。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入。血迸出不止者。便可為生人妻。何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首。仲求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強刺。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濕。蓋聞伯言時。已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才久矣。禹為之代虐耶。妾聞之怒。趋近湘裙。以指刺眶。而罵曰。淫婢。

不差。欲從阿叔奔走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慚。別兄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曰。諾。既歸。偽增其言。年托言兄責婢之遺腹子。衆以其貌酷肖。亦信為伯遺體。仲教之讀。輒遣把書。就日中誦之。初以爲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兒戲且誦。殊無少怨。見甚慧。日盡半卷。夜然叔抵足。恒背誦之。叔甚慰。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棲想矣。一日。僕媒來為阿小議。相中。饋無人心。甚燥急。忽詢婢自外入。曰。阿叔勿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叔如此表裏。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悅。甫嫂坐。其述有客在堂。乃

趨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厨下刀砧盈耳夫俄
而有裁羅列烹飪得宜客去仲入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
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雲共宿仲曰我欲以陽氣溫之不可離
也因置女別室惟晚開杯酒一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如
己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妻致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
答曰未見惟鄰女藏靈仙群以美顏貌亦猶人嬰善脩飾耳
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如欲見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
未可姑惹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畫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
強之再四乃曰勿為所惑仲諾之遂取紙作數畫若符于門外
焚之少時簾動鈴鳴叱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鬟殆類

畫圖扶坐牀頭酌酒相叙間瀾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
談數盡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魂蕩魂飛
目前唯碍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于側歲靈仙忽起蹙簾
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歲靈仙握手趨入他室湘裙甚恨然亦
無可如何憤歸室聽其所為而已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
言後恐却之不得耳仲疑其妬不樂而散次歲靈仙不召自來
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為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次女望其
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能却也月餘仲病不能起始大悔與湘裙
與共寢處真可避之晝夜之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堂湘裙
據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任弱手足皆為所傷仲寢以沉困

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遇無資斧。邀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一裹。謂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厥子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隸飲。反身入家。便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喚藏靈仙。俄至。見仲欲遁。伯揪返。罵曰。淫婢。生為蕩婦。死為賤鬼。不齒群衆久矣。又崇吾弟耶。立批之。雲鬢蓬飛。妖容頓減。久之。一姬來。伏地哀懇。伯又責姬。縱女宣淫。訶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觀忽聞已抵家門。直至臥室。豁然若寤。始知通間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

故便從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便當撻楚。湘
裙慚愧。歔泣望伯伏謝。伯顧阿小喜曰。見居然生人矣。湘居
欲出。作泰伯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
見父出。零涕從之。伯曰。從叔最樂。我行復來耳。轉身遂逝。從
此不復相聞問矣。後阿小娶婦。生一子。亦三十而卒。仲撫其孤
如侄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餘矣。乃析之。湘裙無出。一日謂
仲曰。我先驅孤狸于地下可乎。盛妝上牀而歿。仲亦不哀。半
年亦歿。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
也。陽紇陰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

寧寧有此數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悲承絕
產之賢兄賢弟不肯收恤耳。

○○○三生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為令尹。闡場入簾有名士與于唐
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卷狀一投其同病死者以
千萬計推輿為首。聚散成羣。某被攝去對質。閻王問曰。尔既
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辨曰。上有總裁某。不過奉行
耳。閻羅即發一籤往拘主司。勾至。閻羅即述某言。主司曰。某不
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薦。吾何由見之。閻羅曰。此不
得相諉。其失一也。例合答。方將施刑。與不滿意。戛然大號。西墀

諸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興抗言曰。咎罪太輕。是必拯其雙
睛。以為不識文字之報。閻羅不肯。衆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
得。臣文特其所見。鄙耳。衆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
去袍服。以白刃剗胸。兩人流血鳴嘶。衆始大快。皆曰。吾輩抑鬱
衆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與先生。怨氣都消矣。閻然而散。
某受剖已。押校陝西為庶人子。年二十餘。值土寇大作。陷入盜中。
有兵巡道。往年賊俘擄其衆。某亦在中。心猶自揣非賊。冀可
辨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細視則與也。驚曰。吾合休矣。
既而得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置辨。立斬之。某至陰司訟興。
閻羅不即拘。待其祿盡。遲之三十年。興方至。面質之興。以草

昔人命劉作畜。稽其所為。曾杖其父母。其罪維均。某恐後世
再報。請為犬畜。閻羅判為犬犬。某生于順天府市肆中。一日
卧街頭。適有客自南携金毛犬來。犬如猱。某視之興也。心易
其小。戲之。小犬咬其膝下。繫綴如鈴。犬犬擺扑。嗥鼠。市人解
之不得。而犬俱斃。並至陰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寬。相報何
時可已。今為若解之。乃判與來世為某婿。某生度世二十
八。舉于鄉。生一女。嫻靜娟好。世族爭妻。禽焉。皆不許。過臨
郡。值學使發落諸生。其第一卷。孝生即與也。遂執至族舍。
優待之。問其家。適無偶。遂訂姻好。人皆謂憐才。不知其有
夙因也。及完娶。相得甚歡。然婿恃才。輒侮翁。恒隔歲不一

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塔中歲淹塞苦不得售翁為百計營謀始得運捷從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調停固善。然墮下千萬衆如此紛紛。亦天下之愛婦皆冥中之悲吻孰動者耶。

○○○長亭

石太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喜其慧。納為弟子。啓牙籤出三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屢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問其姓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由此精于符籙。季餐者接踵于門。一日有吏來。

自稱劉姓。炫陳帶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石聞病危。辭不受。執始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舍華好。入室見少女卧。殷幃中。婢以鈎掛帳。望之年十四五許。衣綴于床。形容已槁。近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誣。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笑曰。白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投之已杳。少間復至。意其為鬼。石曰。其鬼也。驅之不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笑曰。必非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于其家。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盡狐。偶悅其女細亭。姑止焉。鬼為狐祟。陰陽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線而護之也。女之姊長亭。尤黠。不能欺。留金壁以待高賢。彼如許字。

方可為之施治。爾時我當自去。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叟喜告石。請石入視。石焚香符。坐診之。見綉幕有女郎。麗如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婢女即急以梳水付之。踈蹀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珠不在鬼矣。出辭。叟托製藥。云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招石。托疾不赴。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狀。扶杖而出。叟問故。曰。此鰥之難也。叢夜婢子登榻傾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公孫者。叟嘿而出。石送囑曰。病瘥當自至。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之。叟慰問曰。頃與荆人言。君如驅鬼去。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願遣奉事。

君子石喜頻首于地。乃曰。雅意若此。病軀何敢復愛。立刻出門並騎而去。入視業者既畢。石恐負約。請與媿盟。媿出曰。先生何見疑也。隨拔長亭所揮金簪投石為信。石喜拜受。乃徧集家人。悉為拔除。惟長亭深匿不出。遂寫一佩符。使持贈之。是夜寂然。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注水。所患若失。石起辭。要挽而殷懇。至晚。肴核羅列。勸酬殊切。漏二下。主人辭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急。起視。則長亭掩入。倉皇告曰。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走。言已。逕返身去。石戰惧失色。越垣急竄。達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待獵已。從與俱歸。心懷怒憤。無路可伸。欲往汴城尋師治之。奈家有老父。病廢在牀。日夜壽思。進

退莫決。忽一日復與至門。則翁媼送長亭至。謂石曰。兼夜之歸。胡再不謀。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隱不發。媼促兩人庭畔。訖。石欲設筵。媼曰。我非閑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老子昏髦。倘有不恙。卽肯為長亭一念老身。為幸多矣。登車遂去。蓋殺婿之謀。媼不與聞。及追之不得而返。媼始知之。心不能平。與叟日相詰諍。長亭亦涕泣不食。媼強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過兩三月。翁家取女歸寧。石料其不返。禁止之。女自此時一涕零。年餘生一子。名慧兒。惟乳媼哺之。兒好啼。夜必歸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媼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為期。既而半載無

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望想都絕。而兄啼
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父又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憊。苦次彌留。
不能受吊。方昏憤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銀絰者長亭也。
石大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泣撫之。良久漸甦。曰。我疑已死。
與汝相聚于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
所負心。適家人由東海過。此得翁山信。妾遵嚴命而終。兄
女之情。不敢僭命。而失翁之禮。妾來時。母知而父不知也。
言間。兄投懷中。言已始撫而泣曰。我有父兄。無母矣。兄亦嚔
咽。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樞前性盛。索憤。石乃大慰。然病久
急。功不能起。女乃請石外兄。歎洽吊唁。喪既闋。石始能杖而起。

相與營謀殯葬。已而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枕兒號隱忍而止。未幾有人來言母病。乃謂石曰。妻為君父來。君不為妻母放令歸耶。石許之。女使乳媪抱兒他適。涕洟出門而去。後數年不返。石父子漸亦忘之。一日昧爽啓扉。則長亭露入。石方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閨閣。視一里為遙。今日夜而奔千里。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固詰之。乃哭曰。今為君言。怨妻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邇年徙居晉界。僦居趙縉紳之第。主客交最善。以幼學妻其公子。公子數通蕩。家庭頗不相安。妹歸告父。已留之半年。不令還。公子恚恨。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遣神緡鎖縛老父去。一門大壞。頃刻四散矣。石聞之。哭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

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日流離。即不為父傷。事不為妾辱。開之竹。舞之更。無片語相慰藉。何不義也。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拚已決絕。過二三日。媼與女俱來。石喜慰問。女俱伏顰問其故。又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要求人復何顏面。石曰。妾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敢忘。然聞禍而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于途中遇母。始知繫吾父者。乃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義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悲公辭歸。則卿之夫。泣也悲也。媼夫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即刻治任如許。詢至元帝觀。則赤城歸未久。而叅拜師問何來。石親厨下一老狐。孔前股。

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為此老魅。亦城語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實告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釋。固請，始許之。石因備述其詐。狐聞之，塞身入灶，似有慚狀。道士笑曰：彼羞惡之心，未盡忘也。石起牽之而出，以刀斷索抽之。狐痛極，盡齧之。然石不遽抽，而頓挫之。笑問之曰：氣痛乎？勿抽可耶？狐睛睜睜，似有愠色。既釋，搖尾出觀而去。石辭歸。三日前已有人報，叟信姬先去，留女待石。石至，女逆而伏。石挽之曰：卿如不忘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女曰：今復還故居矣。村舍鄰通，音問可以不梗。妻欲歸省，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先生而無母，未便易折。我日已歸居，習已成慣。今不似趙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為卿者盡矣。如其不遂，在卿。

為負義道里雖近當亦不復過問。何不信之與有。女去二日即返。問何速。曰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未能忘懷。言之絮絮。要不欲復聞。故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而翁婿間尚不通。予度云。

吳史氏曰。狐情反覆。譎詐已甚。悔婚之事。而女而輒詭。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啓其悔者。猶在初也。且婿既愛女而救其父。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于危急之中。何怪其沒齒不忘也。天下之有冰玉而不相能者。類如此。

○○○席方平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庸。性慤拙。因與里中羊富室有卻。羊先

死數年。廩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榜我矣。俄而身赤
瘡。踴呼遽死。席慙。不食。曰。我父朴訥。今見凌于強鬼。我將赴冥。
代伸冤氣矣。自此不復言。時坐時立。求類如蓋魂已離舍。席覺初
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遙入城。其父已收獄中。
至獄門。遙見父卧簷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潛然流涕。曰。獄吏
悉受賄囑。日夜榜掠。脛肢摧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有罪。
自有王章。豈汝等死鬼所能操耶。遂出。罵狀。越城隍早衙。喊
冤投之。羊惧。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
忿氣無伸。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收告諸郡司。遲至半
月。始得質理。郡司朴席。仍執城隍赴案。席至。邑備受械梏。慘

寃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送歸家。後至門。辭去。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拘質對。二官密遣腹心與席閔說。許以千金。席不聽。過數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負氣已甚。官府求和而執不從。今聞于王前。各有函達。恐殆矣。席猶不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王。怒色不容置詞。命答二十。席厲聲問小何罪。冥王漢若不聞。席受答喊曰。受答允當。誰殺我。無錢也。冥王益怒。置火床。兩鬼桴席下。見東墀有鐵床。熾火其下。床直通赤。鬼脫席衣。擲其上。反復揉捺之。痛極。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矣。遂扶起。促使下床。著衣猶辛澀。而能行。復至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怨未伸。寸心不死。若言

不訟是欺王也。必訟。王曰：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鋸解其軀。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許，有木板二，仰置其上。上下凝血模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復押回。冥王又問：「尚敢訟否？」答曰：「必訟。」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頂腦漸開，痛不可忍，顧亦禁而不號。聞鬼曰：「壯哉！此漢鋸隆王，尋至肋下。」又聞一鬼云：「此人大孝，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闕矣。板解，兩身俱仆。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鬼即推令復合，曳使行。席覺鋸縫一道，痛欲復裂，半步而路。一鬼于腰間出絲帶一條，授之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身頓健。

殊無少苦。遂升堂而伏。寔王復明如前。席恐再罹酷吏。便答不
訟矣。寔王立命送還陽界。隸率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遂去。席
念陰曹之昧暗。尤甚于陽間。奈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二郎
為帝勲戚。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二隸已去。遂
轉身南向舍。馳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今果然矣。梓回復
見。再至竊疑其王益怒。禍必更慘。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
孝。但汝父冤我已為若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嗚呼為。
今送汝歸。予以千金之產。期順之壽。於願足乎。乃註籍中。廂以
巨印。使親視之。席謝而下。鬼與俱出。至途驢而罵曰。奸猾賊類。
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天磨中。細研之。席張目叱曰。

鬼子胡為者。我性耐刀鋸。不耐撻楚。請反見王。如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還奔。二鬼俱溫語勸回。席故蹇緩行數步。輒起路側。鬼舍怒不敢復言。約半日至一村。門半開。鬼引與共坐。席使據門闕。二鬼乘其不備。推入門中。為定自視。身已生為嬰兒。憤啼不乳。三日遂殤。魂慄慄不忘灌口。約奔數十里。忽見羽葆來。旛戟橫路。越道避之。因犯鹵簿。為前馬所執。繫送車前。仰見車中一少年。丰儀瑰瑋。問席何人。席冤憤正無所出。且意是不巨官。或當能作威福。因編訴毒痛。車中人命釋其縛。使隨車行。俄至一處。官府十餘員迎謁道左。車中人各有問訊。已而指席謂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愬。宜即為之剖決。席詢之從者。始知車中

即上帝殿下九王所屬即二郎也。席視二郎脩軀多髯不類世間所傳九王既去。席從二郎至一官廨。則其父與羊姓並衛隸俱在。少頃檻車中有囚人出。則冥王及郡司城隍也。當堂對勘。席所言皆不安。三官戰慄。狀若伏罪。二郎援筆立判。頃刻傳下判語。令案中人共視之。判云。勘得冥王者。職膺王爵。身受帝恩。自應貞潔以率臣僚。不當貪墨以速官謫。而乃繁縷祭戰。徒誇品秩之尊。羊狼狼貪。竟玷人臣之節。斧敲斲之入木。婦子之皮骨皆空。鯨吞魚食。蝦蟇之微生可憫。常璠西江之水。為爾湔腸。即燒東壁之床。請君入甕。城隍郡司為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下列。而虐虐者不辭折腰。

即或勢逼大脩而有志者亦應強項乃上下其肩驚之手既固
念夫民貧且飛揚其狙獺之奸更不嫌乎鬼疫惟受賂而枉法
真人面而獸心是宜剔髓伐毛贈罰冥死所當脫皮換革仍
令胎生隸役者既在鬼曹便非人類祇宜公門脩德庶運孽
之身何得苦海生波蓋造彌天之孽飛跋扈狗臉生六月之霜
隳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肆淫威于冥界咸知獄吏為尊
助酷虐于昏官共以屠伯是惧當以法場之內剝其四肢更
向湯鑊之中撻其筋骨某富而不仁殺而多詐金老蓋地
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靈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
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且籍羊氏之家以償席

生之孝。即押赴東岳施行。又謂庸廉念汝子孝義。汝性良懦。可再賜陽壽三紀。使兩人送之歸里。席乃抄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之。至家。席先報。令家人啓棺。視父僵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活。又索抄詞。則已無矣。自此家道日豐。三年良汶編界。而羊氏子孫微笑。樓閣田產盡為席有。即有置其田者。必替神人。以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種作。則終年升斗無所獲。于是復歸。常于席上。父九十餘歲而卒。

異史氏曰。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況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萬劫不移。異哉席生。何其偉也。

○○○素秋

俞慎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于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兒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投臂邀至寓所。相與款宴。問其姓氏。則金陵俞士忱也。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更加浹洽。訂為昆仲。少年遂藏名字為悅。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寂落。更無僮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約十三四。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托茗。款客。家中似無藏蓄。公子異之。數語遂出。自後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為辭。公子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僮。兄妹纖弱。何以為生。許不如從我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場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

曰中秋月明如晝。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枕入內。素秋出。略道強涼。便入複室。下簾治具。少間自出行矣。公子起曰。妹子弄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寒簾出。則一青衫婢捧壺。又一媼托樣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子。恂九微笑曰。妹子又弄性矣。但聞簾內吃作笑聲。公子不解其故。既而筵終。婢媼徹器。公子適嗽。怪咳婢衣。婢隨唾而倒。碎梳流涎。視婢則帛剪小人。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姻。答云。先人即世。去留尚無定所。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帶宅携妹與公子俱西。

既歸除舍之。又遣一婢為之服役。公子妻賴侍郎之猶女也。尤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初赴童試。恂九曰。姑為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途。遂不能成。于得失故不為也。居三年。公子又下第。恂九大為扼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為成敗所惑。故寧寂耳。今見大哥不能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駒馳也。公子喜。試期送入場。邑郡道皆第一。益與公子下帷攻苦。踰年科試。並為郡邑冠軍。恂九名大譟。遠近爭婚之。恂九悉却去。公子力勸之。乃以場後為解。無何試畢。傾慕者爭錄其文。互相傳頌。恂九

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及榜發，兄弟皆黜。時方對飲，公子尚強作嘔，恟九失色。酒殘，傾墮，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至，張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胞，實非同族。弟自分已登鬼錄，叩恩無可相報。素秋已長成，既蒙嫂撫愛，勝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也。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耶？」恟九泣下。公子即以重金為購良材，恂九命舁至，力疾而入。屬妹曰：「我沒後，即閉棺，無令一人開視。」公子尚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疑其囑異，俟素秋他出，啓而視之，則棺中袍服如蛻，揭之有素魚徑尺，僵卧其中。駭異問，素秋役入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閼，所以然者，非遊兄也，但恐傳布飛揚，妾亦不能。」

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寧不知我心乎？即中饋當無漏言，請勿慮。遂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婚于世，家恂九不欲。既歿，公子商于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子年已二十，長而不嫁，人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冰媒相屬，卒無所可。先是，公子妻弟韓荃來弔，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心不釋。托媒風示公子，許為買鄉場閨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門。自此交往遂絕。又有故尚書孫某甲將娶而婦卒，亦遣冰來。其甲第人所素識，公子欲一見其人，因使媒約甲。甲謁

及期垂簾于內。金素秋自相之。甲至。乘馬駒從。炫耀閭里。人又
秀雅如處子。公子大悅。而素秋殊不樂。公子竟許之。盛備裝
奩。素秋固止之。公子亦不聽。辛酉。贈馬。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
繫念。月輒歸寧。來時奩中珠繡。必携數事付嫂。收貯不辭其
意。亦姑聽之。甲少孤寡。母溺愛太過。日近匪人。引誘嫖賭。家傳
書畫鼎彝。皆以酒博。賫戲債。韓釜與有瓜葛。日招甲飲。而竊
探之。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因求之。甲意搖
動。恐公子不甘。韓曰。彼與我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彼亦
無如我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俞。釐菴哉。遂
盛妝而姬出行酒。且曰。果如所約。此即君家人矣。甲感之。約期

而公至日。慮韓詐。設夜候于途。果有與來。啓簾。驗始不虛。乃
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兄明白。甲奔入。誑素秋曰。公
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州遂出。與既發。夜迷不知何
所。連行良遠。殊不可到。忽見二巨燭來。衆皆喜其可以問
路。及至前。則巨蟒兩目如燈。衆大駭。人馬俱竄。要與路間。將
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墜于蛇腹。歸告主人。垂首喪氣。而
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為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婿之偽也。
陪娶婢歸。細詰情迹。微窺其變。忿極。徧愬都邑。某甲懼求
救于韓。以金壹兩。正復懊喪。斥絕不為力。甲呆愁無所復
計。各處勾勝。至俱以賂屬免行。月餘。金珠服飾。典貨一空。公子

于憲府究理甚急。邑官皆奉嚴令。甲知不能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憲票拘韓對質。韓俱以情告父。時已休職。怒其所為不法。執付隸。及見官所。言及遇蟬之變。意謂其詞枝梧。家人榜掠殆遍。甲亦屢被敲楚。幸母日帶田產上下營求。刑輒得不死。而韓僕已瘦斃矣。韓久困囹圄。願助甲贖。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姑存疑案。以侍尋訪。妻又承叔母命。朝夕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家暴貧。貧宅辦金而急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踰數日。公子夜坐齋中。素秋偕一媼焉然忽入。公子詰問。林因無恙耶。笑曰。蟬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才家。依于其母。彼亦識兄。

今在門外公子倒屣出迎則宛平名士周生也素相善把臂入
齋款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顛末初素秋昧與歎生門母納
入詰之知為公子妹便欲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甚得母歡
以子無婦切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為辭生亦
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上伯聽知訟事已有關說
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媼送之即屬媼為媒公子以素
秋居生家久亦有此心及聞媼言大喜即與生面訂姻好先是
素秋夜歸故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公子不可曰向情無所成故索
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金何能易哉即遣人告諸兩家罷之
又念生家不豐道又遠親迎殊難因移生母來居以恤之舊第

生亦備幣帛數樂昏嫁成禮一日嫂戲素秋曰今得新婿從前
枕席之愛猶憶之否素秋笑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解所問之蓋
三年牀第皆以婢代每夕以筆畫其兩眉驅之去即對燭獨坐
墮亦不之辨也益奇之求其術但笑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
偕往素秋曰不必公子強挽而去是科公子中式生落第歸
踰年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笑一日素秋謂嫂曰向求我術固未
肯以此廢物聽也今將遠別請秘授之亦可以避兵燹嫂驚問故
答曰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煙妾荏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
大哥富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別
公子留之不得至泣下問何往又不言鷄鳴早起携一白鬚

奴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尾送之。至膠萊之界。塵霧障天。既昧已迷所往。三年後。關寇犯順。村舍為墟。韓夫人剪帛置門內。寇至。見雲繞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保無恙。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遇一叟似老奴。而髭髮盡黑。粹不能認。史傳足笑曰。我家公子尚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何里。曰遠矣。遠矣。忽遂去。公子聞之。使人于所在徧訪之。竟無踪跡。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其來舊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堅。寧如糊眼主司。因衛命不衛文耶。一擊不中。冥然遂死。蠹魚之疾。一何可憐。傷哉。雄飛不如鴟伏。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世。而試輒不善。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姓卽，風格飄洒，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義就正。卽請之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大場取榜尾亦不足。賈曰：奈何？卽曰：天下事，仰而跂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二三篇以為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賈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苟，卽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為養耳。如此獵取功名，雖登台閣，猶為賤也。卽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得。君將抱卷以終止，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賈默然。卽起笑曰：少年盛氣哉！

遂別去。是秋入闈。復落邑。不得志。頗思即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未至終篇。昏夜。眠心惶惑。無以自主。又三年場期將近。即忽至。相見甚歡。出擬題七。使實作文。及成。索閱不許。令復作。已又嘗之。實戰于落卷中。集其菁華。汎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示之。即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實笑曰。實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也。即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遍。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闔羣書矣。驗其符。濯之不下。深入肌裡。入場七題。無一道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終以為羞。欲少寬易。而顛倒苦思。更不能復易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出。即候之已久。問何暮也。實以實

告即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回憶場中文渾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其惟不作此等想。談不能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過其寓。賁曰。諾。即去。賁復取文自閱。大非本懷。快。自失不復訪。即啓卷而歸。榜發。竟中經魁。復閱舊稿。汗透重衣。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予正慚作閒。即忽至。曰。求中。即中矣。何其悶也。曰。僕遠自念。以金盆玉碗。賂狗犬。真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跡山林。與世長辭矣。即曰。此論亦高。但恐不能耳。若果能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况僥來之富貴乎。賁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即曰。吾志決矣。不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所有史生堂上。即使蒼之呼。以所史曰。來何。

早也。卽曰：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護。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聽命，卽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授以銀，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窗，無標內，惟几一榻。賈解履登榻，月明穿射，覺微饑，取餅啖之，甘而易飽。因卽寢坐，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脉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猫抓癢，自脇窺之，則虎蹲簷下，下見其驚，因憶師言，收神凝坐。虎似知有其人，尋入近榻，氣咻之，偏嗅足股。少間，聞庭中響動，如鷄受縛，虎卽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馥，膏頤然不少。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瞑如故。美人曰：鼠

子動矣。初，夫妻與婢同室狎褻，惟恐婢聞。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殺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開目凝視，其妻也。問何能來，答云：「郎生恐君岑寂思歸，遣一姬導我來。」言次，因賈出門，不相告語。偃傍之際，頗有怨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為歡。既畢，夜已向晨，聞更鼓訖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即從更入。更對賈杖，即便令逐客。婦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不圖情緣未斷，累受朴責。從此暫別，相見行有日矣。」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

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於對戶懸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賁捐之間，賁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得無欲聞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聞捷即遁，亡時其子纔七八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為之易衣。迨後窮蹙，房舍拆毀，惟以木架苦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遂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賁豁然頓悟曰：「翁不知賁奉誰即某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賁年少，疑有詐偽。少間夫人出，始識之，雙涕滂沱，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玄。率陋方丈，長孫婦與氏沽酒具饔餼。又使少子果及婦與己同室。除舍，祖翁姑賁入舍。

烟埃光溺，雜氣熏人。居數日，憊恍殊不可耐。而孫家分供餐飲，調
飪尤乖，里中以賈新歸，日召飲而夫人恒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
女，頗嫺閨訓，承順不衰。祥家給奉漸踈，或呼而與之，賈怒携夫人
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
舊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居年餘，吳氏猶時愧贈，而祥
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寧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
稍近就之，賈喚入計量所耗費，出金償之，祥絕令去。遂買
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留守舊業，次果，頗慧，使與
門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澈，遂連捷登進士。又數年以
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為人鯁峭，

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等疏恬退。未蒙俞允。未幾而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貧。斥不齒。然皆窳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宅。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某娶為妾。乙故狙詐。鄉人歛金助訟。以此聞于都。富道交章劾賈。賈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瘦死。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果入津。已久。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屬果。夫妻携一僕一媼而去。賈曰。十餘年之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尊案耳。數日抵海岸。遙見巨舟來。鼓樂殷作。虞侯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少憩。實見舊喜。躡身而過。押吏不敢禁。

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于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追且弣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間瞬間遂杳僕識其人蓋郎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閨中書我既成吟誦數四嘆曰亦復誰人識得遂棄而更假作以故閨中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蓋亦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笑哉

○○○ 臘脂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女小字臘脂才姿惠麗父寶愛之欲占卜清門而世俗族鄰其寒賤不屑締盟所以及笄未字對戶龐姓

之妻王氏。佻脫善謔。女閨中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
裙帽。丰采甚都。女意動。秋波頻轉。之少年俯首趨去。既遠。女猶
凝眺。王窺其意。戲謂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憾。女羞紅上
頰。脉脉不作一語。王問識此郎否。女曰。不識。曰。此南巷鄂秀才。秋年故
孝廉之子。妾向與同里。故識之。近以妻服未闋。故衣素。娘子如有
意。當寄語使妻冰馬。女無語。王咲而去。數日無耗。女疑王氏未往。
又疑官商不肯俯就。邑上徘徊。漸廢飲食。繫念頗苦。寢疾惓惓。
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由。女曰。自亦不知。但爾日別後。漸覺不快。
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尚無人致聲。
鄂郎芳體。違和莫非為此。女頰頰良久。王戲曰。果為此。病已至是。

尚何顧忌。先令其夜來。聚彼事不肯可。女嘆氣曰。事至此。已不能羞。若果不嫌寒賤。即遣冰來。病當愈。若私約則斷不可。王領之而去。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輒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為笑。戲屬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其有機。可乘。欲與婦謀。又恐其妬。乃假無忌之詞。問女家閨闥甚悉。次夜踰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女問誰何。答曰。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為百年不為一夕。即果愛妾。但當速遣冰來。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始諾之。苦求一握玉腕為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啓扉。宿遽入。抱求歡。女無力。掙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惡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溫馴。知妾病由。當相憐恤。

何遂狂暴若此。若復爾。便當嗚呼。品行虧損。而無所益。宿恐假迹敗露。不敢復強。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為期。宿以為遠。又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許。宿捉足解繡履而出。呼之。遂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画虎成狗。致貽污謗。今褻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卧。心不忘履。陰摸衣袂。竟已烏有。急起篝燈。振衣冥索。詰王不應。疑其藏匿。王又故嘆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編獨門外。竟不可得。悵恨歸寢。猶意深夜無人。遺落當猶在途也。早起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無藉。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入。方至窗下。指一物。美若紫綿。拾視則

巾裹女罵、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抽息而出、踰數夕、越牆入女
家、門戶不悉、悵詣翁舍、翁寢窗、見男子、察其音迹、知為女來、大怒、
操刀直出、毛大駭、反走、方欲攀垣而下、追已近、急無所逃、反身奪刀、
媼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翁、女稍痊、聞宣始起、共燭之、翁腦裂、
不能言、俄頃已絕于墻下、得續媼視之、照脂物也、逼女哭而實
告之、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之自至而已、天明訟于邑官、拘鄂、為
人謹訥、年十九歲、見人羞澁如處子、被執駭絕、上堂不能置詞、惟
有戰慄、宰益信其情實、橫加桎梏、生不堪痛楚、遂誣服、及解
郡、獻朴如芑、生冤氣填塞、每欲與女面質、及相見、女輒詬詈、遂結
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經數官覆訊無異、後委濟南府覆審、

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其不類殺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俾盡得其詞。公以是益知鄂生冤。壽思數日。始鞠之。先問贖賄訂約。後有知者否。曰無之。過鄂生時。別有人否。亦曰無之。乃喚生上。溫語慰問。生曰。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同一少女出。某即趨避。過此並無一言。吳公叱女曰。適言例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氏。與彼實無干涉。公罷質。命拘王氏。拘到。禁不與女通。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曰。不知。公詐之曰。臘脂供殺。下某汝悉知之。何得不招。婦呼曰。冤哉。淫婢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細詰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

撒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肯致父慘死，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問王氏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床，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曰：丈夫久客未歸，公曰：雖無凡戲人者，皆以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人言，將誰欺？命棖子指婦，不得已實供。嘗與宿言。公于是釋鄂拘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校者必非良士。嚴械之。宿供曰：賺女是真，自失履後，未敢復往。殺人實不知情。公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藉，遂亦誣承。招成報上，咸稱吳公之神。鉄案如山。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實亦東國名士。聞學使范公過山，賢能稱最，且又憐才。而士宿因以一詞控其冤枉，語言慘惻，公

乃討其招供反覆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寃也遂請于院司移案再
鞫問宿生鞋遺何所供曰忘之但叩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
循介之外妻夫有幾供曰無之公曰淫婦豈得而私一人又供曰
身與宿介稚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實未敢相
從因使指其挑者供云同里毛大屢挑辱拒之矣公曰何忽貞
白如此命榜之婦頓首出血力辨無有不釋之又詰汝夫遠出寧
無有托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餽贈嘗一二次入
小人家蓋甲乙皆巷中游蕩之子有心于婦而未發者也公
悉籍其名並拘之既齊公赴城隍廟使畫伏案前訊曰某夢
神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詢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

自首尚可原宥。虐者廉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將並夾之。括髮裸身。齊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招。當使鬼神指之。使人以袍襦遮障殿前。令無少隙。袒諸囚背。驅入暗中。始投盆水。二命自盟訖。繫諸壁下。戒全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聽視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烟煤灌其手。殺人者恐神來書。故匿背于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護背。而有烟色也。公因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盡吐其實。判曰。宿介蹈盆成括殺身之道。威登徒子好色之名。祗緣兩小無猜。遂野鴛如家雞之戀。而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興望蜀之心。將伸手而踰

園牆。便如鳥墮。冒劉郎而至洞口。竟賺門開。感慨驚厖。鼠
有皮。耐若此。攀花折樹。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
為玉惜。情弱柳之憔悴。未似鶯狂。而釋公鳳子羅中。尚有文人
之意。乃却香盟于襪底。寧非無賴之尤。烟煤過牆。隔窻有耳。蓮
花瓣卸。墮地無踪。假中之假。以生。竟外之竟。誰信。天降禍起。酷
械至于垂亡。自作孽盈。斷頭幾于不續。彼踰牆鑽隙。固有玷
大儒冠。而僵李代桃。誠難消其冤氣。是宜稍寬答。折其已
受之憾。姑降青衣。開其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猾無籍。市井凶
徒。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
喜得履張生之跡。求漿值酒。妄思偷韓掾之香。何意魄奪。自

天魂攝于鬼。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邂逅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焰。慾海生波。刀橫直前。投鼠無他顧之意。是窮安往。惡鬼起反噬之心。越壁入人家。止期張有鬼。而李惜奪兵遺績履。遂教魚脫網而鴻罹風。流道乃生此惡魔。溫柔鄉何有此鬼域哉。即斷首領。以快人心。肺腑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有即似玉。原霓裳之舊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關雎而念好逑。竟繞春婆之夢。怨標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之魂。為因一綫纏縈。致使群魔交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夫胭脂惹鷲鳥之紛飛。並托秋隼。逆鈎偏去。難保一瓣之香。鉄限敲來。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于骰子。相思骨竟作厲階。喪喬于斧斤。

可憎才真成禍水。歲筵自守。幸白璧之無瑕。縹緲苦事。喜錦
衾之可覆。嘉其入阿之拒。猶潔白之懷。遂其擲果之心。亦風
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爾冰合。業既結。邂逅傳頌焉。自吳公鞠
後。女始知郭生。寔堂下相遇。覲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詞。而未可
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賤。日登公
堂。為千人所窺指。怨聚之為人嘲笑。日夜縈迴。無以自主。判牒
既下。意始安帖。是寧為之委禽。送鼓吹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縱能知李代為寃。誰復
思挑釁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要非審思研察。不能得
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

民上者棋局消日。袖被放衙。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至
鼓動衙開。巍然坐堂上。彼晚者。直以橙梧請之。何怪覆盆之
下。多泥堯哉。

范愚山先生校士山左。愛才如命。獎勵後進。非止衡文無虛士
也。嘗有召士入場。作寶藏與馬文煥。認作水鉢。畢而始悟
之。料無不點之理。因作詞文後云。寶藏在山間。誤認却在水邊。
山頭蓋起水晶殿。瑚長峰尖珠結樹頭。這一回。崖中跌死撐船
漢。苦蒼天。留點蒂兒好與朋友看。先生閱而和之曰。寶藏將山
誇。忽然見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却佳。忘肯放
在他入下。嘗見他登高怕險。那曾見會水濟殺。此亦怪才一事也。

○○○阿織

蜀山者高客入質販為業常客蒙沂間一日途中阻雨至歇處
夜已深徧叩無應徘徊廡下忽扉露開一吏出邀客入山喜從之
繫塞登堂上並無几榻吏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客納我實非貴
食沽飲者家下止有老荆婦女已眠熟矣雖有烹瀹已宿勿嫌
冷啜也言已便入少頃以足床來置地上促客坐又攜一盃足几至往
來蹂躪山甚起坐不安吏令暫息少間一女即出行酒吏顧曰我
家阿織興矣視之年十六七窈窕秀弱風致嫣然山有少弟未
婚竊屬意焉因問吏清貴尊聞答云士園姓古子孫天折剩
有此女遠不思攢其酣睡想老荆喚起矣問婿家阿誰答云未

字山功喜既而品味雜陳似有宿具食已致謝曰萍水之人遂蒙寵惠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乃敢遽陳升魯僕有弟三即十七歲矣讀書肄業頗不冥頑欲求援攀不嫌寒賤否爰喜曰老夫在此亦是僑寓倘得相托便假一廬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應之遂啟宸謝爰殷勤安置而去鷄脫鳴爰出呼客鹽沐束裝已酬以飯金固辭曰留客一飯萬無受金之理矧附為婚媾乎既別客月餘乃返去村里餘遇老嫗率一女即冠服盡素既近疑似阿緄女即亦頻轉顧因把嫗袂附耳不知何得嫗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乎山曰然嫗慘容曰不幸老翁墜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行即還也遂入林去移時始來

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見哀啼山亦酸慟媼曰此處人
情大不平善孤孀難以過度阿緘既為君家婦過此恐遲時日不
如早夜同歸山可之既至家媼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儲
粟都已糶去尚存二十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
談二泉者是吾售主君勿憚勞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
道南村中古姚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躑一致之也即以囊
粟付山曰策蹇去叩門一碩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俄有兩
夫以五騾至媼引山至粟所乃在窖中山下為據量執聚母放女
收頃刻盈囊付之以去凡四返而粟始盡既而以金授媼留其一
人畜治任遂東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曰頭賃駢談僕乃返既

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見甚喜即以別第館媼卜吉為三郎完婚媼
治奩裝甚備阿纖寡言少怒或與言但有微笑晝夜績織無
停晷以是上下俱憐悅之媼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言吾
母子也居三四年美家益富三郎入洋矣一日山宿古之舊鄰偶
及數年無歸投宿翁媼之事主人曰客悵矣東鄰為阿伯別第
三年前居者輒睹怪異故空廢甚久有何翁媼相留山訝之而未
深信主人又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一日第後牆傾伯往視之
則石壓巨鼠如貓尾在外尚搖急歸呼眾往視則已泐矣羣疑
是物為妖後十餘日復入試寂無形聲又年餘始有居人山益奇
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為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

人競相猜議。女微察之。至夜語三郎曰。妾從君數年。未嘗少失婦德。今置之不以人齒。請賜離垢。當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自歸入門。家日益豐。咸以福澤歸卿。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口紛紛。恐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撲之術。以悅其異。女雖不惧。然厭之不快。一夕。謂媼小恙。呼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視。則室已空矣。駭極。使人四達踪跡。並無消息。中心營々。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為幸。將為續婚。而三郎殊不懌。又年餘。絕無音問。父兄輒相誚責。不得已。勉買一妻。然思阿纖不棄。又數年。異家日漸貧。由是咸憶阿纖。有叔弟嵐。以事至膠。迂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問。

及返又聞之因問主人答云數年前有寡嫗孤女僦居于此目前
嫗死女獨處無一親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閉戶不與
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嵐鵲曰是吾嫂也遂往款扉有人揮涕
出隔扉問曰客何人我家故無男子嵐鵲窺而遙審之果嫂便曰
嫂啓關我是叔家阿遂女板關納入訴其孤苦憶慘悲懷嵐曰三
兄憶念頗苦夫妻即有乖迕何遂遠適至此即欲賃與同歸女
愴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遂與娼偕隱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如白
眼如欲復還當與大兄分炊不然行乳藥求死耳嵐歸以告
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妻相見各有涕淚次日告其屋主屋主
謝歸生窺女美陰欲圖致為妾數年不取屋直頻風示娼

絕之。媼死，竊葬可媒。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留難之三郎家故，不量，聞金多有憂也。女曰：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賃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不受粟，故索金。女嘆曰：此皆妻身之惡懷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訟于邑。陶氏止之，為散粟于里黨，獻賢償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實告父母，與兄析居，所繼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尚無憾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滿矣。又不數年，家中大富，而山苦貧。女諸翁姑自養之，輒以金粟周兄。習以為常。三郎喜曰：卿可謂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兄妻何緣識三郎？我後亦無甚怪異。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其母蔡。將使出處客。瑞雲
曰。此奴終身餘軼之始。不可州。價由母定。客則聽奴自擇之。媼
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逐日見客。然見者必以贊。厚者接以奕。以
以畫。薄者一茶而已。瑞雲名噪已久。富商貴介。接踵于門。餘杭
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貧。素仰瑞雲。固未敢擬同。爲夢。
亦竭微贄。冀得一睹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
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
何事求漿者。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詩
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來白客至。生倉猝遂別。既歸。吟玩詩
意。夢魂縈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己。脩贄復往。瑞雲接見良

歡移坐近生悄然曰。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賤之士。惟有痴情。可獻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綿薄。得近芳容。私願已足。若肌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媼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怏怏。思欲登家以博一帷。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等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婿數月。不得一當。媼志將強奪之。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墨痕益滿。年餘連綴。徹準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迹。以絕。媼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往。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蘭而過之。見蓬蒿厠

下醜狀類鬼。舉目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與溫言。願贖作婢。
溫許之。賀貨田傾貲。買之以歸。入門。率衣攬涕。不敢以伉儷。
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
知我。豈以衰故忘神哉。遂不復娶。聞者又媢笑之。而生情益篤。
居年餘。偶至菰。見和生。忽問。抗有名妓瑞雲。近如何矣。賀曰。適
人矣。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
其價幾何。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不然。如僕者。何能於
構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其問之異。因反
詰之。和咲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覲其芳儀。甚惜其以絕世之姿。
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憐才者之真賞耳。

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咲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
一誠求耳賀起拜曰瑞雲之壻即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真才
人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同返杭
抵家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當先令治具若有歡心也
即令以盥器貯水戟指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醫
人也賀咲捧而公立俟瑞雲自齎之隨手光潔豐麗一如當
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然覓之不得意者其仙歟

○○○仇大娘

仇仲晉人也值大亂為寇俘去二子襁褓俱幼繼室胡氏撫使
孤遺素能溫飽而歲屢侵豪強者復凌藉之遂至食息不

保仲叔而利其嫁。屢勸駕。邵氏矢志不從。康陰券于大姓。欲
強奪之。閻說已成。並無入知。里人魏名。以狡獪與仲家積不相能。
事已思中傷之。因邵寡。偽造浮言以相敗辱。大姓聞之。惡其不
德而止。久之康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邵漸聞之。竟結附懷。朝夕隕
涕。四體斷以不仁。妻身床榻。福甫十六歲。因縫紉無人。遂急為
舉姻。婦姜秀才。嶠嶠之女。頗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
仍使福從師讀。魏忌嫉之。而陽與善。頻招福飲。福倚為心腹交。
魏乘間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產弟坐食。一無所
操作。賢夫婦何為作牛馬哉。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為君計。不
如早析。則負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婦。吐之。奈魏日以

微言相漸漬。福感焉。直以已意告母。母怒。詬罵之。福益恚。輒視金粟。為他人物。而委棄之。魏粟機誘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及粮絕。女駭問。始以實告。女怒。遂折之。幸妻女賢。旦夕為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既愈無顧忌。大肆淫賭。數月間。田屋悉償賭債。而母與妻皆不知。福資既罄。無所為計。因募妻貧賁。苦無受者。邑人趙陞。羅原。係漏網大盜。武斷一鄉。竟不畏福言之食。慨然假資。福持去。數日復空。意欲彌將背券盟。趙橫目相加。福惧。賂妻付之。魏聞竊喜。急奔告姜。實將傾敗仇也。姜怒。訟與福惧甚。亡去。姜女至趙家。方知為婿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既而威逼之。愈罵。大怒。鞭撻之。終不

肯服。因拔刀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異從容而挫折焉。明日拘票已至。趙行已不置意。官驗女傷。命重答之。隸相顧不敢用刑。官久知其橫暴。至此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斃之。姜遂歸女歸。自姜之訟也。邵氏始知福不肯此一號幾絕。冥然大漸。福時年十五。贊之無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于遠郡。性剛猛。每歸寧。餽贈不泚其志。雖逐父母往。以憤去。仲以是怒惡之。數載已不往。置問。邵氏垂危。魏欲使招之來而啓其爭。適有貿販者。與大娘同里。使托寄信大娘。且說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少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奴景象悽慘。不覺惻然。因問弟福。祿寶告之。大娘聞之。怨氣塞吭。

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田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
厨下熟火炊米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啖之啖已忽出詣邑投
狀訟諸博徒衆俱飲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官拘甲
乙等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率子赴郡訟之郡守最惡
賭博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慷慨守為之動判
令知縣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到縣邑令奉命敲逼
于是故產盡反大娘已寡乃遣少子歸且囑從兄務業勿得
復來大娘從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井然母大慰病漸瘳家
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強少見陵暴輒握刀登門侃爭論罔不
屈服居年餘田產日增時市樂餌珍肴饒道姜女見祿漸長成

囑媒謀姻。魏告人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者。有記公子子文家中名園為晉第一園，中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誤入之。公子怒，執為盜杖幾死。會清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遨遊，遂至花園。魏故與園丁相熟，放金入廚，歷亭榭，俄至一處，溪水洶湧，有画橋朱欄，通一漆門。遙望門內，繁花如錦，蓋即公子內齋也。魏紹祿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馬，祿信之，背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哭聲，方停步間，一婢出，窺見之，旋踵即返。祿始駭奔，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綰索逐之。禍大寔，自投溪中。公子反怒為笑，命僕引出，見其容貌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詰其姓氏，藹顏溫語，意

甚親暱。俄趨入內旋出。笑握祿手。過橋漸遠。曩所祿不解其意。遂巡不敢入。公子強曳之入。見花籬內隱有美人窺伺。既坐。則羣婢行酒。祿辭曰。童子無知。誤踐墜。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求釋令早歸。受恩匪淺。公子不聽。俄顧着衣紛紜。祿又起。辭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之。即放君行。祿請教。公子曰。拍名。渾不似。祿默思良久。對曰。銀成沒奈何。公子大喜。曰。真石崇也。祿殊不解。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書。日擇良偶。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婿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母。共以為異。祿適符夢兆。故邀入內舍。使夫人女婢共視之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撰。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

天緣。僕欲以息女奉箕帚。寒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迎耳。祿惶然遜謝。且以母病不能入贅為辭。公子姑令歸。謀遂遣國人負濕衣送之。以馬既歸告母。母驚為不祥。于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凶得吉。亦置不供。但戒子遠絕而已。逾數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終不敢應。大娘應之。即倩雙媒納采焉。未幾祿贅入公子家。年餘遊洋才名藉甚。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怒。携婦而歸。母已杖而能行。頻歲賴大娘經紀。第宅完好。新婦既歸。僕恍如雲霓。然大家笑魏既見絕。嫉妬益深。恨無瑕之可指。乃引旗下逃人誣祿寄貲。國初立法最嚴。祿依令徙口外。范公子上下賄托。僅以蕙娘免。升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執析產書。親身告理。新增良沃若干頃。

悉呈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祿自分不返。遂寫離書付岳家。伶仃自去。行數日至都北飯于旅。肆有丐子。恆營戶外。貌絕類兄。親往訊詰。果兄。祿因自述。兄弟悲慘。祿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福泣受而別。祿至閬外。寄將軍帳下為奴。因祿文弱。俾主文籍。與諸僕同棲止。僕輩研問家世。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吾兄也。蓋仇仲初為寇家牧馬。後寇投誠。賣仲旗下。時徙至屯閬外。向祿細述。始知真為父子。抱頭大哭。一室俱為酸辛。已而憤曰。何物逃東。遂詐吾兄。因泣告將軍。將軍即命祿攝書記。函致親王。付仲詣都。仲伺車駕出。先投寬狀。親王為之坑轡。遂得昭雪。命地方官贖業歸仇。仲返。父子各喜。祿細問家口。為殫身計。乃

知仲入旗下。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鰥居。祿遂治任歸。初福別弟歸。匍匐投大娘。大娘奉母坐堂上。搥杖問之。汝願受刑責。便可姑留。不然。汝田產既盡。亦無汝噉飯之所。請仍去。福涕泣伏地。願受笞。大娘投杖曰。賣婦之人。亦不足懲。但宿案未消。再犯首官可耳。即使人往告。姜女罵曰。我是仇家何人。來相告耶。大娘頻送告福。而柳榆之福。慚愧不敢出氣。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役同廝養。福極作無慈詞。托以金錢。無不苟。大娘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姜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二主。楚委豈肯自罷。要不能不有此忿耳。率弟躬往負荆。岳父母請讓。良以大娘叱使長號。然後請見姜女。請之再四。堅

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咄罵。福慚汗無地。自峇姜母始
與令起。大娘請問歸期。言向受姊惠甚多。今承尊命。豈復敢有
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
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事老母。較勝披削足矣。大娘
代白其悔。為翌日之約而別。次日以乘輿取歸。女逆于門而跪
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為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而
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婦復還。請以簿籍交
納。我以一身來。仍以身去耳。夫婦皆與席改容。羅拜哀泣。大娘
乃止。居無何。昭雪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主。魏大駭。不知其故。
自恨無術。可以復施。適西鄰有回祿之變。魏托救焚而往。暗以

編管燕祿第。風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餘福居兩三屋。舉家依聚其中。未幾祿至。相見悲喜。初范公子得辭書。持商蕙娘。蕙娘痛哭。碎而投諸地。父徙其志。不復強。祿歸。聞其未婚。喜如岳所。公子知其笑。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葺敗堵。福負歸。營築。掘見窖鏹。夜與弟共發之。石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也。由是鳩工大作。樓舍群起。壯麗擬于世冑。祿感將軍義。備千金。往贖父。福詣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祿乃迎蕙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歡騰。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視。恐人議其私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皆泣曰。吾等非姊。烏有今日。大娘乃

安之遣人抬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闊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已等。魏自計十餘年福之而益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却之，仲不忍拂，受鷄酒焉。鷄以布縵縛足，逸入灶，火燃布，往棲積薪，僅婢不察，俄而薪焚，災舍一家惶駭。幸手指衆多，一時撲滅，而廚中已百物俱空矣。兄弟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魏復餽牽羊，却之不得，繫羊庭樹，夜有僮僕候殿，忽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嘆曰：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其寸饌，寧厚醉之而已。後魏

老貧而作丐。仇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

異史氏曰。噫。嗟。造物之殊不由人也。蓋仇之而益福之。彼機詐者。無謂甚矣。顧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盜泉之水。一掬亦污也。

○曹操塚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深黯。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之。遣多人開斷上流。渴其水。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上上排利刃如霜。去輪攻入。中有小碑。字皆漢篆。細視之。則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異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葬君
屍。寧知竟在七十二塚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餘年而
朽骨不保。變詐亦復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也。

○○○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醉歸。途中遇故表兄季生。醉后昏
眊。竟忘其死。問向在何所。季曰。僕已異物。君忘之耶。戴始恍然。
而醉亦不惧。問冥間何作。答曰。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戴曰。人世
禍福。當必知之。季曰。此僕取也。烏得不知。但過繁不甚閑切。不能
盡記耳。三日前偶稽冊。尚睹君名。戴急問其何詞。季曰。不敢相欺。
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愧。酒亦醒。苦求拯拔。季曰。此非所能致力。

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非大善不可復挽。窮秀才有何
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
獄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伏地哀懇。及仰首而季已杳矣。悵亡而
歸。由此洗心改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之而不肯
祭。思撻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婦絕。鄰人伺之。不得以為恨。一日遇
于田間。陽與語。紹窺督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計必死。而戴中
夜甦。坐井中大踈。殊無知者。鄰人恐其復上。過宿往聽之。聞其聲。
急投石。戴移避洞中。不敢復作聲。鄰人知其不死。剽土填井。
幾滿之。洞中冥黑。真與地獄無異。况空洞無所得食。計無生理。
匍匐漸入。則三步外皆水。無所復之。還坐故處。初覺腹餒。久

竟忘之。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既見燐火浮游
熒々滿洞。因而祝之曰。聞青燐悉為冤鬼。我雖暫生。固亦難反。
如可共話。亦慙寂寞。但見諸燐漸浮水來。燐中有一人。高約人身之
半。詰所自來。答云。此古煤井。主人攻煤。震動古墓。彼龍飛相公
決地海之水。溺死四十三人。我皆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
公文學士。今為城隍幕客。彼亦怜我等無辜。三五日輒一施水
粥。思我輩冷水浸骨。起拔無日。君倘再履人世。祈撈殘骨。並一
義塚。則惠及泉下者多矣。戴曰。如有萬分之一。此更何難。但深在
九地。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教諸鬼。使念佛。捻塊代珠。記其藏數。
不知時之昏曉。倦則眠。醒則坐而已。忽見深處有龍燈。衆喜。

曰龍飛相公施食矣。邀戴同住。戴慮水沮。衆強曳扶以行。艱
若履屨。曲折半里許。至一處。衆釋令自行。步益上。如陞數仞
之階。盡暗房廊。堂上燒明燭一支大如臂。戴久不見火光。
喜極趨上。坐一叟。儒服儒巾。戴趨步不敢前。叟已睹見。訝
問生人何來。戴上伏地。自陳。叟曰。我子孫也。因令起。賜之坐。自言
戴潛字龍飛。向因不肯孫堂。連結匪類。近墓作井。使老夫不安
于夜室。故以海水投之。今其後續如何矣。蓋戴近宗凡五支。堂
居長。初邑中大姓賂堂。攻煤于其祖塋之側。諸弟畏其強。莫
敢爭。無何地水暴至。煤人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羣興大訟。堂
及大姓皆以此貧。堂子孫至無立錫。戴乃堂弟裔也。曾聞先

人傳其事。因告翁。曰：此等不肖其後焉。得昌汝。既來此。當勿廢
讀。因餉以酒饌。遂置卷案頭。皆成洪制藝。迫使研讀。又命題
課文。如師教徒。堂上燭常明。不剪亦不滅。倦時輒眠。莫辨晨
夕。有時出。則以一僮給役。歷時覺有數年之久。然幸無苦。但
無別書可讀。惟荆蕪百首。七四千餘篇矣。翁一日謂曰：子孽報
已滿。合還人世。余塚鄰煤洞。陰風刺骨。得志後當遷我于
東原。戴敘諾。翁乃喚其群鬼。仍送至舊坐處。群鬼羅拜
再屬。戴亦不知何計可出。先是家中失戴。搜訪既窮。疑告官。
係累多人。杳無踪跡。積三四年。官離任。緝察亦弛。戴妻不安
于室。遣嫁去。會里中人復治舊井。入洞見戴。撫之未死。大駭。

報諸其家。昇歸。經日始能言其底裡。自戴入井。鄰人毆殺其妻。為妻翁所訟。獄審年餘。僅存皮骨。而婦聞戴復生。大懼。亡去。宗人議寃治之。戴不許。且謂某時實所自取。此冥中之謠。于彼何與焉。鄰人察其意。無他。始遂巡而歸。井水既涸。戴賣人入洞拾骨。保各為具。市棺設地。葬之。葬焉。又稽宗譜。名潛字龍飛。先設品物祭諸塚。俟。使聞其異。又賞其文。是科以優等入闈。遂捷于鄉。既歸。坐北東。遷龍飛。厚葬之。春秋上墓。歲亡不衰。

異史氏曰。余鄉有攻煤者。洞達于水。十餘人沉溺其中。竭水求尸。兩月餘始得涸。而十餘人並無死者。蓋水大至時。共涸。

高處得不瀾離而上之見風始絕一晝夜乃漸甦始知人在地
下如蛇島之蟄急切未能死也然未至數年者苟非至善
三年地獄中豈復有生理哉

○○○珊瑚

安生乃夙重慶人父孝廉早卒第二成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
性嫻淑而生母沈悍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且親於往
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詬責之珊瑚退毀於以進益益怒後賴
自拯生素孝鞭婦母少解自此益憎婦日雖奉事雖謹終不與
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
而罵之意總在珊瑚生日娶妻以奉姑輩今若此何以妻為遂

出珊瑚使老姬送歸母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爲女子不能作婦
歸何以見雙親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襟扶
歸生族孀家孀王氏寡居無耦遂止焉姬歸生隔隱其情
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登王氏門使留珊瑚
瑚王召生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玉乃率珊瑚出見生問珊瑚
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慙不作一語惟俯首鳴泣泪皆
赤素衫盡染生恻惻不能盡詞而退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
王惡言誚讓王傲不相下返述其惡且曰婦已出尚屬安家何
人我自留陳氏女非留劉氏婦也何煩強與他家事母怒甚
而窮于詞又見王意氣愈烈慙沮大哭而返珊瑚意不自安思

他適。先是生有妹燒于媼。即沈姊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幼孫。及
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葬王。往投媼。詰得故。極道妹子昏
暴。即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可。蕉囑勿言。乃與于媼居。如姑婦
焉。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歸另嫁。珊瑚執不肯。惟從于媼紡
績以自度。生自出婦。女多方為生謀婚。而悍聲流播。遠近無與
為耦。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為畢姻。二成妻獨姑。驕悍戾。皆
尤倍于女。或怒以色。則滅姑怒以聲。二成又懦。不敢為左右袒。
于是母威頓減。莫敢櫻。反望色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滅姑歡。
滅姑役母若婢。生不敢言。惟身簪代母搔作。滌器洒掃之事。皆
與焉。母子恒于無人處相對飲泣。無何。母以鬱抑成病。委頓在牀。

便溺轉側皆須生。晝夜不得寐。面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
猶相歔喚去。生于是奔告于媼。莫媼臨存。入門泣且訴。未畢。珊
瑚自幃中出。生大慚。禁聲欲出。珊瑚以兩手掩鼻。生窘極。自肘下
冲出而歸。亦不敢以告媼。無何于媼至。母喜止之。從此媼家無日不
有人來。必以甘旨餉媼。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無復爾。而
家中餽遺卒無少間。媼不肯少嘗食。緘留以待病者。禁病亦
漸瘳。媼幼孫又以母命將佳餚來。閤病。沈嘆曰。賢哉婦乎。姊何
修。若媼曰。妹以去婦何如。人曰。嘻。誠不至夫。已氏之甚也。然烏如
甥婦賢。媼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乎。弟如沈乃泣下。
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答云。不知。請訪之。又數日病愈。媼欲別。

沈泣曰。恐姊去我。仍死耳。媼乃與生謀。折二成居。二成皆滅姑。滅姑不樂。語侵兄。兼及媼。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滅姑乃喜。五折盡書已。媼始去。明日以車來迎。沈已至其家。先求見甥婦。坐道甥婦德。媼曰。小女子百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即有婦如吾姊。恐亦不能享也。沈曰。完哉。謂我木石麋豕耶。其有口鼻。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媼曰。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媼曰。誠反躬無可罵。亦烏乎而罵之。曰。瑕疵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賢。是以知其罵也。媼曰。當怨者不怨。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撫焉者可知。向之所餽遺而奉事者。固非予婦也。爾姑也。沈驚曰。如何。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夜續之所胎也。沈聞之。泣。

數行下曰。我何以見我婦矣。媼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伏地
下。媼慟痛自撓。媼力勸始止。遂為姑壻如初。十餘日偕歸。家中
薄田數畝。不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婦以針紵。二成稱饒。然兄
不之求。弟亦不之顧也。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
齒。兄弟各院居。臧姑時有凌虐。一家盡掩其耳。臧姑無所用虐。
唐夫及婢。一日自經死。婢入訟臧姑。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朴責。
仍坐拘臧姑。生上下為之營脫。卒不免。臧姑械十指。肉盡。脫官
貪暴。索望良奢。二成質田貨。如數納入。姑釋歸。而債家責
負日重。不得已。悉以良田鬻于村中。任其以田半屬大成所
讓。要生署券。生往。孫忽自言。我父孝廉也。任某何人。敢市吾

紫又顧生曰。冥中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向生出涕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逆子悍婦。不足惜也。歸家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女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曰。紫微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時而醒。茫不自知。生歸告母。亦未深信。俄始已率人往發窖。坎地四五尺止。見碑石。並無金。失意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及妻勿往視。後知其無所獲。母竊往窺之。見碑石雜土中。遂反珊瑚絛至。則見土內悉白銀。呼生往驗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適得揭取之二。各裝歸。二成與城姑共驗之。啟囊則瓦礫油中。大駭。疑二成為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方陳金几上。與母相慶。因實告兄。兄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

而並賜之。二成乃喜往酬債訖。甚德兄。滅姑曰：「即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于心，誰肯以瓜分者復讓入乎？」二成疑信半之。次日債主遣僕來，言所償皆偽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滅姑曰：「何如？我國謂兄賢不至于此。是將以殺汝也。」二成俱往哀債主，以怒不釋。二成乃畚田于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錠，僅累真金一莊葉許中盡銷耳。滅姑因與二成謀，留其斷者，餘仍反諸兄以覘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實所不忍，薄留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有物產尚與兄等，余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贈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稱之。少五兩，命珊瑚質奩妝以泐其數，携付債主。疑似舊金，以剪力夾驗之，紋色俱

兄無少差謬遂收金與生易券二成還金後意其必有參差既聞舊業已贖大奇之滅姑疑發掘時兄先隱其真金忽詣兄所責數語厲生乃怡反金之故珊瑚逆而哭曰產固在耳何怒為便生出券休之二成一夜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和異限已迫寸土皆非汝有占賴將以奚為醒告滅姑欲以田歸兄滅姑强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未幾長男病痘死滅姑始惧使二成退券于兄生不受無何次男又死滅姑益惧自以券置嫂所養將盡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治之滅姑自此改行定省如孝子教嫂亦至半年母病卒滅姑哭之慟勺水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我不得事是天不許我自贖也育十胎

皆不存遂以兄子為子夫妻皆壽終生養二子皆舉進士
人以為孝友之報云

異史氏曰不遭坂虐之厄不知靖獻之忠家與國有同情
哉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室孝順無德以馘之也城姑自克
謂天不許其自賄非悟道者何能有此言乎然應迫死而
以壽終天國四已怨之矣生于憂患有以矣夫

○○○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崇尚可驅遣而江浙五通則民
家美婦取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為害尤烈有趨引者
吳之典商也妻閻氏順風指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

婢媼盡奔閤欲出丈夫橫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
不為汝禍因抱腰如嬰兒置床上裙帶自開遂狎之而偉岸
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怜惜不盡其器既而下牀
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弘于門外設典肆是夜婢奔告之弘知
其五通不敢問所質明視之妻慙不起心甚羞恨我家人勿播婦
三四日始就平復惧其復至婢媼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
燭含愁以伺之無何四郎偕兩人入皆少年縵藉有墮列肴酒
與婦共飲婦羞縮低頭強之飲亦不飲心惕息然恐更番為
淫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醉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
上坐二客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當邀二郎五郎聯酒

為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懷，婦哀免。四郎強合之，鮮血流離。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卧床榻，不勝羞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約婦痊可始一來。積兩三月，一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趙之表弟，剛猛善射。一日過趙時，已暮。趙以客舍為家人所集，遂宿趙內院。萬久不寐，聞庭中有人行聲，伏窗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閭氏並肩坐，肴陳几上矣。忽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劍，刀已中齧，已裂而踣。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愕問婦。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為之奈何。萬握手禁勿聲，滅燈取弓矢伏暗中。未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墜，萬急發一矢，首者殛。三人吼起。

拔劍搜射者萬握刀依扉後。寂不動。一人入剝頸亦殞。仍倚扉後。久之無聲。乃出叩閤告趙。大驚。共燭之一馬而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復仇。留萬于家。烹馬而供之。味美異于常饌。萬生之名由是大譟。居月餘。其怪竟絕。乃辭欲去。有卜剗某苦要之。先是木有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委金百兩。約吉期而去。計期已迫。閨家惶惧。聞萬生名。聖請過諸其家。恐萬有難詞。隱不以告。盛筵既罷。妝女出拜客。年十六七。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離席偃僕。某捺坐而實告之。萬生平意氣自豪。遂亦不辭。至日。某乃懸彩于門。使萬坐室中。日昃不至。疑新郎已在。誅戮未幾。見簾間。如鳥墜。

則一少年盛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躍
揮之。斷其一足。大呼而去。俯視則巨爪大如手。不知何物。尋其血
跡入于江中。果大喜。閉萬無耦。是夕即以所備床寢。便與女合。色
焉。于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宿其家。居年餘。始携妻而去。
從此吳中止有一通。不敢公然為害矣。

異史氏曰。五通青蛙。惑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亂。無人敢私議。
一語萬生。真天下之快人也。

金生。字玉孫。蘇州人。設帳于淮。館縉紳園。中屋宇無多。花木叢
雜。夜既深。僮僕盡散。輒見孤影。一夜三滿。將殘。忽有人以指彈飛。
急問之。對以乞火聲。薪館僮。啟戶則二八佳麗。一婢從之。生意

妖魅窮詰甚悉。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寂可憐，不畏多露，相與遣此良宵，恐言其故，妾不敢來，君亦不敢納也。生又以為鄰之奔女，懼行喪，故謝之。女橫波一顧，生覺魂都迷，忽顛倒不能自主。婢已知之，便去云：甯姑我且去。女領之既而呵曰：去則去耳。甚得雲耶？霞耶？婢既去，女咲曰：通室中無人，遂偕婢從來。無知如此，遂以小字會君聞矣。生曰：卿深細如此，故僕與有禍機。女曰：久當自知，保不敗君行止，勿憂也。上榻，緩其裝束，見臂上脫釧，以條金貫火齊，啣明珠二粒，燭既滅，光照一室，生益駭，終莫測其所自至。生于女去時，選尾之女，似已覺，遽蔽其光，樹濃蔭，昏不見掌而送。一日生詣河北，笠帶斷絕，風吹欲落，輒

于馬上以手自按至河坐扁舟上飄風隨笠隨波竟去意頗自
失既渡見大風飄笠圓轉空際漸落以手承之則帶已緒矣
異之歸齋向女緬述女不言但微笑之生疑女所為曰卿果神人
當相明告以祛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痴情人為君破悶妾
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為此亦相愛耳苦致語難欲相絕耶生
不敢復言先是生有甥女既嫁為五通所惑心憂之而未以告人
緣與女狎昵既久肺腑無不傾吐女曰此等物事家君能驅
除之顧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生苦哀求計女沉思曰此
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昏我奴婦若令一指得着肌膚則此
耻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不已女曰當即圖之次夕至告曰妾

為君遣婢南下笑。婢子疑恐不能便誅却耳。次夜方寢。婢來叩
戶。生急內入。女問何如。答曰。力不能擒。已宮之矣。咲問其狀。
曰。初以為郎家也。既到始知其非。比至婿家。燈火已張。入見
娘子坐燈下。隱几若寐。我歛鬼覆甌中。少時物至。入室急
退。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彼啓衾入。又驚
曰。何得有臭氣。本不欲以穢物汚指。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提而
闔之。物驚嚙遁去。乃起啓甌。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矣。生喜謝
之。女與俱去。後半月餘。女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
復至。生喜逆之。曰。卿久見棄。念必有獲罪處。幸不終絕耶。
女曰。終歲之好。分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捲帳。故竊來

一告別耳。生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忍昧。妾實金龍大王之如緣。與君有夙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致江湖流傳。言妾為君開割五通家。君聞之，以為大辱，忿欲賜死。幸婢以身自恤，怒乃稍解。杖婢以百數，妾一跬步，必使保姆從之。投隙一至，不能盡此舉。曲奈何言已欲別。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後三十年，可復相聚。生曰：僕年三十矣。又三十年，皤然一老，何顏復見女？曰：不然。龍宮無白髮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徒求駐顏，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其異云。當晚若夢覺，見一人從窗窺中，既醒，則血殷床褥。而怪絕矣。生曰：我輩精河伯耳。群疑始解。後生六十餘，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遙見

上流浮蓮葉大如席。一麗人坐其上。近視則神女也。生躍從之。人
隨荷葉俱下。漸如錢而破。此事與趙弘一則俱明季事。不知
孰前孰後。若在鼎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為害也。
○○○申氏

涇河之間有士人子申氏者。家屢貧。竟日恒不舉火。夫妻相對。無
以為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
戶。羞先人。跖而生。不如夷而死。妻忿曰。子欲活而忌辱耶。世不
田而農者止兩途。汝既不能盜。我無寧娼乎。申怒與妻詬相侵。妻
含憤而眠。申念為男子。不能謀西餐。至使妻欲娼。固不如死。潛
起。投繯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痴兒何至于此。斷其繩。罵曰。盜

可以為須擇禾黍深處伏之。此行可富無慮再矣。妻聞墮地聲。驚躍呼夫不應。熱火覓之。見樹上縲紲。中死其下。大駭。撫捺之。移時而甦。扶臥牀上。妻忿氣少平。既明。托夫病乞鄰得稀醪。餉中。申啜已出而去。至午。負粟米至。妻問所從來。曰。余父執皆世家。向以搖尾羞。一故不屑相求也。古人云。不遭者可無不為。今且特作盜。何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劫。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含忍之。因粥米作糜。申飽食訖。急尋堅木。斧作槌。持之欲去。妻察其意似真。曳而止之。申曰。子教我為。事敗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出。日暮抵鄰村。遠村里許。伏焉。忽暴雨。上下淋漓。遙望濃樹。將以投止。而電光一焰。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恐為所窺。見

垣下有禾黍蒙密疾趨而入躡避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軀甚壯偉亦投禾中申恨不敢少動幸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于垣中默憶垣內為富室元氏第此必梁上君子伺其重獲而出當合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予必至用武自度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斷之計已定伏伺良久直將鷄鳴始越垣出足未及地申暴起挺中腰臂踣然傾跌則一巨龜喙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先是允翁有女絕惠美父母甚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狎逼為懼欲號則舌已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為而去羞以告人惟多某婢媼嚴迫門戶而已夜既寢更不知誰何自而開入室則羣輩皆迷婢媼徧遙之于是相告各駭以告翁戒家人操兵環繡閣室

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內外人一時都眠。忽若夢醒。見女白身卧。狀類痴。良久始悟。公甚恨之。而無如何。積數月。女染瘡。頰殆。每語人有能驅遣者。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龜。因悟崇翁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送之上座。使人繫龜于庭。而劉之。留申過夜。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以其隔夜不還。方且憂眊。見申入。急問之中。不言。以金置榻上。妻聞視。幾駭絕。曰。子真為盜耶。申曰。汝逼我為此。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為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遂出。哭曳而返之。具以實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為

人憐亦有鬼祐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耻。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見諒于鬼神乎。已有貧民某乙。瘞臘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不敢與妻言。暗探白梃出。伏墓中。冀有孤身而過者。刳其所有。懸望甚苦。渺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可復耐。意漸絕矣。忽見一人偃偻來。心竊喜。持梃遽出。則一叟負囊道左。衣曰一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適于脩家乞得五升米耳。乙奪米。復欲視其絮襦。叟苦哀求。乙憐其老嫗之負米而歸。妻詰其自說以賭債對。陰念此策良佳。次夜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梃來。亦投墓中。蹲居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自塚後出。其人驚問誰。何答云。行道者問何不行。曰。持

君耳其人失笑各以意會蓋道饑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獲獲
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猶離也前村有嫁女者營辦
中夜舉家必殆從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從之至一門隔壁聞
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啓門荷杖出行汲水入
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聞一媼曰大姐可向東舍一
汝奩妝悉在櫥中忘高鋪來也聞少女作嬌情聲二人竊喜
潛趨東舍暗中摸索得卧櫥啓覆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
乙曰入之乙果入得一果傳遞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
約之曰再索之乃開櫥加鎖而去乙在其中窘急無計未幾
燈火亮入先妯櫥聞媼云誰亡扁矣于是母及女上榻息燭

乙急甚。乃作鼠竄物聲。女曰。櫃中有鼠。姐曰。勿壞爾衣。我疲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發高啓櫃。乙突出。女驚仆。乙拔劍奔去。雖無所得。而竊幸獲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乙恨東遁百里。為逆旅主人。賃作傭。年餘。浮言稍息。始取妻同居。不絮白挺矣。此其自述。因類申氏。故附誌之。

○○○恒娘

都中洪大業妻朱氏。姿致頗佳。而相愛悅。後洪納婢。簪帶滿妾。貌遠遜朱。而洪嬖之。朱不年。遂致反目。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然益嬖妾。疎朱。後徙居與常南狄姓為鄰。狄妻恒娘。先過院謁朱。恒娘三

十許妾僅中人言詞輕情朱悅之次母答拜見其室亦有小妾年二十許甚媚好鄰居幾半年並不聞其詬辭一語而牧獨鍾愛恒娘副室則虛位而已朱一日問恒娘曰予向謂良人之愛妾為其為妾也。豈欲易妻之名乎。作妾。今乃知不然。夫人何術。如可授。顧北面為弟子。恒娘曰。嘻。子則自疎。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語之。是為薰風。雀其融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即男子自來。勿納也。一月後。當再為子謀之。朱從其謀。益飾寶帶。使從丈夫寢。洪一飲食。亦使寶帶共之。洪時以周旋朱。拒之益力。于是共稱朱氏賢。如是月餘。朱徑見恒娘。恒娘喜曰。得之矣。子歸毀若妝。勿華服。勿脂澤。垢面敝履。雜家人操。

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衣敝補衣。故為不潔清。而紛纭外
無他問。洪憐之。使寶帶分其勞。朱不受。輒叱去之。如是者
一月。又往見恒娘。恒娘曰。孺子真可教也。後日為上巳節。欲招
子踏春園。子當盡去敝衣。袍褲襪履。斬然一新。早過我。朱曰。
諾。至日攬鏡。細勻鉛黃。一如恒娘教。妝竟過恒娘。恒娘喜曰。可矣。
又代梳風髻。光可鑑影。袍袖不合時製。拆其縫。更作之。謂其履
樣拙。更于笥中出紫履。共成之。訖。即令易著。臨別飲以酒。
囑曰。歸去一見男子。即早閉戶。俟渠來叩閤。勿聽也。三度呼可。
一度納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半月後當復來。朱歸炫妝。見
洪。上下睨睇之。歎異于平時。朱少話游覽。便支願作情態。

日未昏。即起入房。閣扉眠矣。未幾。洪果來。歎問。朱堅卧不起。洪始去。次夕復然。明日洪諫之。朱曰。獨眠習慣。不堪復擾。日既西。洪入閨坐守之。滅燭登牀。如調新婦。綢繆甚歡。更為次夜之約。朱不可。長與洪約。以三日為率。半月許。復詣恒娘。恒娘問門與語曰。從此可以擅專房矣。然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妾一媚。可奪而施之寵。況下者乎。于是試使脫曰。非也。病在外背。試使笑。又曰。非也。病在左頤。乃以秋波送嬌。又艱然執犀微露。使朱致之。九數十作。始畧得其彷彿。恒娘曰。子歸矣。攬鏡而嫵習之。射無餘矣。至于床第之間。隨機而動之。因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朱歸。一如恒娘教。洪大悅。形神俱感。惟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

調笑。跬步不離閨闥。日以為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喜。過寶帶。每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雖夫入寶帶房。局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染。于是寶帶恨洪。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撻。寶帶忿不自修。施赦垢履。頭顱蓬葆。更不復可言人矣。恒娘一日謂朱曰。我之術何如。朱曰。道則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何也。曰。子不聞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丈夫之愛妻。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作。獲而幸其。所難遷也。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況慕美乎。毀之而復炫之。何也。曰。置不啻目。則似久別。忽睹舊妝。則如新至。譬有人驟得梁肉。則視脫粟非味矣。而又不與之。

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即子易妻為妾之法也朱大悅
遂為閨中密友積數年忽謂朱曰我西人情若一體自當不昧
生平向欲言而恐疑之也行相別敢以實告妻乃孤也幼遭繼
母之變常毒都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遽絕戀心以至於今
明日老父尸解妾往省覲不復還矣朱把手唏噓早旦往
視則舉家惶駭恒娘已杳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橋新燕易難之情千古不
能破其氣而變憎為愛之術逆得以行乎其間矣古
傳臣事君勿令人見勿使窺書乃知容身固寵皆
有心傳也

○○○葛中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
事如曹因假縉紳之固居焉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
中目注勾萌以望其拆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
斧將墮尋與春衣流連忘返一日凌晨趨花所則一女即及老姬
在焉疑是貴家宅眷遂逐逐暮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
宮妝艷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
返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媼遇女即方坐石上相顧失驚
姬以身悼女叱曰狂生何為生長跪曰娘子必是仙人姬嗤之
曰如此妄言自當繫送金尹生大惧女即微笑曰去之過山

而去生返復不能從步意女郎歸告父兄必有詰辱相加假卧
空齋甚悔孟浪竊幸女郎無怒容或當不復置念悔惧交集
終夜而病日已向辰喜無問罪之師心漸寧帖回憶聲容轉恍
為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秉燭夜分僕已熟眠姬入持甌而進
曰吾家舊巾娘子手合鵝湯其速飲生駭然曰僕與娘子夙
無怨嫌何至賜死既為娘子手調與其想思而病不如仰藥
而死遂引而盡之姬咲接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
俄覺肺腑寬舒頭顱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紅日滿窓試起
病若失心益信其為仙無可畫緣但于無人時虔拜而默禱之
一日行去忽于深樹內覩面遇女郎幸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

近曳之忽聞異香竟體即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軟膩使人
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嫗忽至女令隱身石後南指曰夜以花
梯度牆四面紅窗者即妾居也亟而去生悵然魂魄飛散莫
知所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則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有紅
窗室中聞敲棋聲佇立不敢復前姑踰垣歸少間再過之子
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奕老嫗亦在坐
一婢侍焉又返凡三往復渴已三催生伏梯上聞嫗出云梯也誰置此
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恨悵而返次日復往梯先設
矣幸寂無人入則女郎兀坐若有思者見生驚起斜立含羞
生揖曰自今福薄恐于天人無分亦有今夕也遂狎抱之纖腰

盈掬吹氣如蘭，撐拒曰：「何遽爾？」生曰：「好事多磨，遲為鬼蜮言未已。」遙聞人語，女急曰：「玉版妹子來矣。」君可姑伏床下，生從之。無何一女子入，笑曰：「敗軍之將，尚可復言戰否？」業已烹茗，敢邀為長夜之歡。女即辭以困情，玉版固請之。女即堅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上，豈藏有男子在室耶？」強拉出門而去。生出恨極，遂搜枕簾室內，並無香奩，惟床頭有一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越垣歸，自理衿袖，體香猶凝，傾慕益切。然因伏牀之恐，遂有懷刑之惧，籌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意，以冀其尋隔。夕女即果至，哭曰：「妾向以君為君子，不知其為寇盜也。」生曰：「有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

玉肌乍露、熱香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重、無氣不馥。因
曰：僕固意卿為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垂盼，緣在三生，但恐
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不過離魂
之倩女，偶為情動耳。此事宜要慎秘，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
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風，則禍離更慘。手好別矣。生然之，
而終疑為仙。固詰姓氏，女曰：既以妾為仙，人何必以姓名傳
問。姬何人？曰：此桑婉，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等。遂起
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踰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
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遺。問玉版為誰，曰：妾叔妹也。付鉤刀去。
去後，衾枕皆染異香。從此三兩夜輒一至，生感之，不復思歸。囊

橐既空。欲貸焉。女知之曰。君以妾故。漏囊質衣。情所不忍。又去
代步。千餘里。將何以歸。妾有私蓄。聊可助裝。生辭曰。癖情好撫
臆。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為人乎。女固強之。
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扳頭
上簪。刺土數十下。又曰。爬之。生又從之。則瘡口已見。女探入。出
白銀近五十餘兩。生把臂指止之。不聽。又出數十錠。生強分其
半。而後掩之。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
謀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小生素迂謹。今為卿故。寡婦之失
守。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乃鋸斧鉞。亦所不遑顧耳。女謀偕
亡。命生先歸。約會于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迎之。比至。則女

卽車適已至門登堂朝家人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
生竊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論千里外非邇察所及即或知之
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生弟大器年十七女頤之曰
是有慧根前經尤勝于君完婚有期妻忽夭殞女曰妾妹
玉版君固嘗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佳耦
生請作伐女曰是亦何難生曰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而馬駕
輕車費一姬之往還耳生恐前情發不敢從其謀女曰不妨卽命
桑姬遣車去數日至曹將近里門婢下車使御者止而候于途
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遂發昏暮卽宿車中五更
復行女卽計其時日使大器盛服而迎之五十里許乃相遇御

輪而歸、鼓吹花燭、起拜成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富、一日有大寇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園樓、生俯問有仇否、答云無仇、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西夫人世間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樓下、為縱火計、以脅之、生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玉版下樓止之、不聽、炫妝下階、未盡者三級、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何畏寇盜、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衆一齊仰拜、喑聲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之、反身佇立曰、意欲何作、便早圖之、尚未晚也、諸寇相顧默無一言、姊妹從容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跡、闌然始散、后二年

姊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生疑曹無魏姓世家又且大姓失女何得置之不問未敢窮詰心切怪之遂託故復詣曹入境詰訪世族並無魏姓于是仍假館舊主人忽見壁上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因詰主人主人以即請往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本高與簷等間所由名則以其花為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曰蜀中紫也愈駭遂疑女為花妖既歸不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視之女嬾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因與玉版皆舉兒遙擲之兒墮地並沒生方驚顧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

處生牡丹二株一夜徑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原大如盤較尋常之舊巾玉版瓣猶繁碎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無雙焉

異史氏曰懷之專一鬼神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少府寂寞以花當夫人况真能解語何必力窮其原哉惜常生之未達也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十一

馮木匠

撫軍周有德改創故藩邸為部院衙署時方鳩工有木匠馮明豪直宿其中夜方就寢忽見紋窗半開月明如晝遙望短垣上立一紅雞注目間雞已飛搶至地俄一少女露半身來相窺馮疑為同輩所私靜聽之衆已熟眠私心怔忡竊望其候授也少間女果越窓過逕已入懷馮喜嘿不一言歡畢女亦遂去自此夜至初猶自隱後遂明告女曰我非候就敬相授耳兩人情日密既而工滿馮欲歸

女已候於曠野、馮所居村、離郡固不甚遠、女遂從去、既入室、家人皆莫之睹、馮始知其非人、迨數月、精神漸減、心益惧、延師鎮驅、卒無少驗、一夜女艷妝來向馮曰、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不住、今與子別矣、遂去、

○○○黃英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千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種，為北方所無。馬欣動，即剗治裝，送客至金陵，客多方為之營求，得兩芽，裹藏如寶，歸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從油碧車，丰姿洒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無不佳，培溉在人，因與論藝菊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卜居於河朔耳。馬欣然曰：仆雖固貧，茅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車前，向姊咨稟，車中人推蕉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

頤弟言屋不厭平而院宜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第南

有荒圃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為馬治菊

已枯拔根再植之無不活然家清貧陶日與馬共飲食而

察其家似不舉火馬妻呂亦愛陶好不時以升斗餽卹之

陶好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過呂所與共紉績陶一日謂馬

曰君家固不豐仆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為常為今計賣

菊亦足謀生馬素介聞陶言甚鄙之曰仆以君風流雅士

當能安貧今作是論則以東籬為市井有辱黃花矣陶笑

曰自食其力不為貧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

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自是馬所棄殘枝

劣種。陶悉掘拾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始之始一至。未幾菊將開。聞其門囂喧如市。怪之。過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覩。心厭其貪。欲興絕。而又恨其私秘佳種。遂致其扉。將就銷讓。陶出握手。曳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數椽之外。無曠土。剔去者則折別枝。插補之。其蓓蘂在畦者。固不佳妙。而細認之。盡皆向所拔棄也。陶入室。出酒饌。設席畦側。曰。仆貧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貲。頗足供醉。少間房中呼三郎。陶諾而去。俄獻佳肴。烹飪良精。因問貴姓。胡以不字。答云。時未至。問何時。曰。四十三月。又詰何說。但笑不言。盡歡始散。過宿。又

詣之、新種者已盈尺矣、大奇之、苦求其術、陶曰、此固非可言、傳、且君不以謀生、焉用此、又數日、門庭晷寂、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載數車而去、踰歲春將半、始載南中異卉而歸、于都中設荅肆、十日盡售、復歸藝菊、問之、去年買荅者留其根、次年盡變而劣、乃復購于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興作從心、更不謀諸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為廊舍、更于牆外買田一區、築墻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而馬事病卒、意屬黃英、微使人風示之、黃英微笑、意似允許、惟專候陶歸而已、年餘陶竟不至、黃英課仆種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

益壯忽有客自東粵來寄陶生函信發之則屬好歸馬者
其寄書之日回憶園中之飲適四十三月也。大奇之以書
示英請問致聘何所英辭不受永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
第居若贊焉馬不可擇日行親迎禮黃英既適馬於間壁
開扉通南第日過課其仆馬恥以妻富恒囑黃英作南北
藉以防淆亂而家所需黃英輒取諸南第不半歲家中觸
來皆陶家物馬立遣人一一賞還之戒勿復取未決旬又
雜之冗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母乃勞乎馬怒
不復稽一切聽諸黃英爲工庀料土木大作馬不能禁經
數月棲舍連垣兩第竟合爲一不分疆界矣然遵馬教閉

門不復業。菽而享用過于世家。馬不自安曰。仆三十年清德。為鄉所累。今覩息人間。徒依裙帶而食。真無一毫丈夫氣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窮耳。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致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淵明貧賤骨。百世不能發迹。故聊為我家彭澤解嘲耳。然貧者願富為難。富者求貧固亦其易。床頭金任君揮去之。妾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醜。英曰。君不願富。妾亦不能貧也。無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乃于園中築茅茨。擇美婢往侍焉。安之。然過數日。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輒至。以為常。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庶者當不如是。馬亦自

笑無以對。遂復合居如初。會馬以事客金陵。適逢菊秋。早
過花肆。見肆中盆列甚繁。欽朶佳勝。心動。疑類陶製。小間
主人出。果陶也。喜極。具道契濶。遂止宿焉。要之歸。陶曰。金
陵吾故土。將婚于是。積有薄貲。煩寄吾姊。我歲抄當暫去。
焉不聽。請之益苦。且曰。家幸充盈。但可坐享。無須復賈。坐
肆中。使仆代論價。廉其直。數日盡售。逼促囊裝。賃舟遂北。
入門。則姊已除舍。床榻裊褥皆訖。若預知弟也。歸者。陶自
歸。解裝課役。大修亭園。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結一客。
為之擇婚。辭不願。姊遣二婢侍其寢處。居三四年。生一女。
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亦無對。適過馬。

馬使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歡。相得恨晚。自辰以迄四漏。計各盡百壺。曾爛醉如泥。沉睡座間。陶起歸寢。出門踐菊畦。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即地化為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如拳。馬駛絕告黃英。急往投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皆驚。止。益敬愛之。而陶自露迹。飲益放。恒自折柬招曾。因與莫逆。值花朝。曾乃造訪。以兩小罍藥。浸白酒一罈。約與共盡。罈將竭。二人猶未甚醉。馬潛以一瓶續入之。二人又盡之。曾醉已憊。諸仆負之以去。陶卧地。又化為菊。馬見慣不驚。如法援之。守其旁。以覩其變。久之。葉益憔悴。

大惧始告黃英、聞駛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搯其根埋盆中、携入閨中、日灌溉之、焉悔恨欲絕、甚怨曾、越數日、聞曾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九月既開、短幹粉朶、嗅之有酒香、右之醉、陶澆以酒則茂、后女長成、嫁于世、家黃英終老、亦無他異、

異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世盡惜之、而未必不自以為快止、植此種於庭中、如見良友、如見麗人、不可不物色之也。

○○○書痴

彭城卽王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居官處得俸不治生產積書盈屋至王柱尤痴家苦貧無物不鬻惟父藏書一卷不忍置父在時曾書勸學篇粘其座右卽日諷誦又障以素紗惟恐磨滅非為干祿實信書中真有金粟晝夜研讀無間寒暑年二十餘不求婚配糞卷中麈人自至見賓親不知溫涼三數語后則誦聲大作客遂巡自去每父宗臨試輒首拔之而苦不得售一日方讀忽大風飄卷去急逐之踏地陷足探之穴有腐草握之乃古人害粟朽敗已成糞土雖不可食而益信千鍾之說不妄讀益力一日梯登高

架于亂莽中得金輦徑尺大喜以為金屋之驗出以示人
則鍍金而非真金心竊怨古人之誑已也居無何有父同
年觀察是道性好佛或勸即獻輦為佛龕觀察大悅贈金
三百馬二匹即喜以為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然行
年已三十矣或勸其娶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我何憂無美
妻乎又讀二三年迄無效人咸揶揄之時民間訛言天上
織女私逃或戲即天孫竊奔蓋為君也即知其戲置不辨
一夕讀漢書至八卷將半見紗剪美人夫藏其中駭曰
書中顏如玉其以此驗之耶心悵然自失而細視美人眉
目如生背隱隱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卷上反復瞻

玩至忘食寢。一日方注目間。美人忽折腰起坐。簪上微笑。即驚絕。伏拜案下。既起。已盈尺矣。蓋駛又叩之下几亭。宛然絕代之姝。拜問何神。美人笑曰。妾顏氏。字如玉。君固相知已久。日垂青盼。脫不一至。恐千載下無復有篤信古人者。即喜遂與寢處。然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為人。每讀必使女坐其側。女戒勿讀。不聽。女曰。君所以不能騰達者。徒以讀耳。試覩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不聽妾行去矣。即暫從之。少頃忘其教。吟誦復起。踰刻索女。不知所。在。神志喪失。囑而禱之。殊無影跡。忽憶女所隱處。取漢書細檢之。直至舊處。果得之。呼之不動。伏以哀祝。女乃下曰。

君再不聽、當相永絕、因使治棋枰、樗蒲之具、日與遊戲、而
卽意殊不屬、覲女不在、則窮卷流覽、恐為女覺、陰取漢書
第八卷、雜、潤他所以迷之、一日讀酣、女至、竟不之覺、忽睹
之急、掩卷而女已亡矣、大惧、冥搜諸卷、渺不可得、既仍于
漢書八卷中得之、頁數不真、因再拜祝天、不復讀、女乃下
與之奕、曰、三日不工、當復去、至三日、忽一局、羸女二子、女
乃喜、授以絃索、限五日工一曲、卽手營目注、無暇他及、久
之、隨手應節、不覺鼓舞、女乃日與飲博、卽遂樂而忘讀、女
又縱之出門、使結客、由此倜儻之名暴著、女曰、子可以出
而試矣、卽一夜謂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居

久何不然也。女笑曰：君日讀書，妾固謂無益。今郎夫婦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驚問何工？女笑不言。少間潛迎就之，郎樂極曰：我不意夫婦之樂有不可言傳者。于是逢人輒道，無有不掩口者。女知而責之，郎曰：鑽穴踰隙者，始不可以告人。天倫之樂，人所皆有，何諱焉？過八九月，女果舉一男。買媼撫字之一日，謂郎曰：妾從君二年，業生子，可以別矣。久恐為君禍，悔之已晚。郎聞言泣下，伏不起。曰：卿不念我者耶？女亦悽然良久曰：必欲妾留，當舉架上書盡散之。郎曰：此卿故鄉，乃仆性命，何出此言？女不之強，曰：妾亦知其有數，不得不預告耳。先是親族或窺見

女無不駭絕。而又未聞其歸。姻何家。共詰之。郎不能作偽語。但嘿不言。人益疑。卽傳幾徧。聞于邑宰史公。史問人。少年進士。聞聲傾動。竊欲一睹麗容。因而拘郎與女。聞知遁匿無跡。宰怒。收郎。斥革衣衿。桎械備加。務得女所自往。卽垂死無一言。械其婢。略得道其彷彿。宰以為妖。命駕親臨其家。見書卷盈屋。多不勝搜。乃焚之。庭中烟結不散。瞑若陰霾。卽既釋。遠求父門人書。得從辨復。是年秋捷。次年舉進士。而啣恨切于骨髓。為顏如王之位。朝夕而祝曰。卿如有靈。當佑我官于閩。后果以直指巡閩。居三月。訪史惡款。藉其家。時有中表為司理。逼納愛妾。托言買婢。寄署中。

業既結、卽卽日自效取妾而歸。

異文氏曰、天下之物、積則招垢。好則生魔。女之妖、書之魔也。事近怪誕。治之未為不可。而祖龍之虐、不已慘乎。其存心之私、更宜得怨毒之報也。嗚呼、何怪哉。

○○○齊天大聖

許盛克人從兄成、賈於閩、貨未居積、客言大聖靈著、將禱諸祠、盛未知大聖何神、與兄俱往、至則殿閣連蔓、窮極弘麗、入殿瞻仰、神猴首人身、蓋齊天大聖孫悟空云。諸客肅然起敬、無敢有情容、盛素剛直、竊笑世俗之陋、衆焚奠叩祝、盛潛去之、既歸、兄責其慢、盛曰、孫悟空、乃丘翁之寓言、何遂誠信如此。如其有神、刀槩雷霆、余自受之、逆旅主人聞呼大聖名、皆搖手失色、若恐大聖聞、盛見其狀、益詳辨之、聽者皆掩耳而走。至夜、盛果病、頭痛大作、或勸詣祠謝、盛不聽、未幾、頭小愈、股又痛、竟夜生巨疽、連足盡腫、寢食

俱廢。兄代禱。迄無驗。或言神誕。須自祝。盛卒不信。月餘。創漸斂。而又一疽生。其痛倍苦。醫來以刀割腐肉。血溢盈枕。恐人神其詞。故忍而不呻。又月餘。始就平復。而兄又大病。盛曰。何如矣。敬神者亦復如是。足徵余之疾。非由悟空也。兄聞其言益恚。謂神遽怒。責弟不為代禱。盛曰。兄弟猶手足。前日文體康爛。而不之禱。今豈以手足之病。而易吾守乎。但為延醫釀藥。而不從其禱。藥下兄暴斃。盛慘痛結于心腹。買棺斂兄。已投柩指神而數之曰。兄病謂汝遽怒。使我不能自白。倘爾有神。當令死者復生。余即北面稱弟子。不敢有異詞。不然。當以汝處三清之法。還處汝身。亦以破。

吾兄地下之惑。至夜夢一人招之去。入大聖祠。仰見大聖
有怒色。責之曰。因汝無狀。以菩薩刀穿汝脛股。猶不自悔。
曠有煩言。本宜送拔舌獄。念汝一念剛鯁。姑置宥赦。汝兄
病。乃汝以庸醫。天其壽數。與人何尤。今不少施法力。益令
狂妄者引為口實。乃命青衣使。請命於閭羅。青衣曰。三日
后。鬼籍已報天庭。恐難為力。神取方版命筆。不知何詞。使
青衣執之而去。良久乃返。成與俱來。並跪堂上。神問何遲。
青衣曰。閭魔不敢擅端。又持大聖旨上咨斗宿。是以來遲。
成趨上拜謝神恩。神曰。可速與兄俱去。若能向善。當為汝
禍。兄弟悲喜。相將俱歸。醒而異之。急起啟材視之。兄果已

魁扶出極感大聖力。盛由此誠服信奉。更倍于流俗。而兄弟贊奉。病中已耗其半。兄又未健。相對長愁。一日偶游郊郭。忽一褐衣人相之曰。子何憂也。盛方苦無所訴。因而備述其遭。褐衣人曰。有一佳境。暫往瞻矚。亦足破悶。問何所。但云不遠。從之出郭。半里許。褐衣人曰。子有小術。頃刻可到。因命以兩手抱腰。畧一點頭。遂覺雲生足下。騰蹕而上。不知筦百由旬。盛大惧。閉目不敢少啟。頃之曰。至矣。忽見琉璃世界。光明異色。訝問何處。曰。天宮也。信步而行。上益高。遙見一叟。喜曰。適遇此老子之福也。舉手相揖。叟邀過詣其所。烹茗獻客。止兩殘。殊不及盛。褐衣人曰。此吾弟。

原缺

○○○青蛙神

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幾百千萬有大如龍者或祀神怒家中輒有異兆蛙游几榻甚或攀緣滑壁其狀不一此家當凶人則大恐斬牲禳禱之神喜則已楚有薛崑生者幼惠美姿容六七歲時有青衣媼至其家自稱神使坐致神意願以女下嫁崑生薛翁性朴拙雅不欲辭以兒幼雖固却之而亦未敢議婚他姓遲數年崑生漸長妻禽于姜氏神告姜曰薛崑生吾婿也何得近禁鬻姜懼反其儀薛翁憂之潔牲往禱自言不敢與神相匹偶祝已見有酒中皆有巨蛆浮出蠢然擾動傾素謝罪而歸心

益惧、亦姑聽之。一日崑生在途、有使者迎宣神命、苦邀移趾、不得已從與俱往。入一朱門、樓閣華好、有吏坐堂上、類七八十歲人。崑生伏謁。吏命曳起之、賜坐案傍。少間婢媼集視紛紜滿側。吏顧曰、入言薛郎至矣。數婢奔去。移時一媼率女郎出、年十六七、麗絕無儔。吏指曰、此小女十娘。自謂與君可稱佳偶。君家尊乃以異類見拒、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是在君耳。崑生日注十娘心、愛好之、嘿然不言。媼曰、我固知郎意良佳、請先歸、當即送十娘往也。崑生日諾。趨歸告翁、倉遽無所為計、乃授之詞、使返謝之。崑生不肯行、方請讓間、與已在門、青衣成群、而十娘入矣。上

堂朝見翁姑。見之皆喜。即夕合卺。琴瑟甚諧。由此神翁神
媼時降其家。視其衣亦為喜。白為財。必見以故。家日興。自
婚于神門堂。藩溷皆蛙。人無敢詬蹴之。惟崑生少年任性。
喜則忌。怒則踐斃。不甚愛惜。十娘雖謙馴。但含怒。頗不善
崑生所為。而崑生不以十娘故。斂抑之。十娘語侵崑生。崑
生怒曰。豈以汝家翁媼能禍人耶。大丈夫何畏蛙也。十娘
甚諱言蛙。聞之恚甚。曰。自妾入門。為汝家煩。田增粟。費增
價。亦復不少。今老幼皆已溫飽。遂如鴉鳥生翼。欲啄母睛。
耶。崑生益憤。曰。吾正嫌所增污穢。不堪貽子孫。請不如早
別。遂逐十娘。翁媼既聞之。十娘已去。呵崑生。使急往追復。

之。崑生盛氣不屈。至夜母子俱病。鬱胃不食。翁惧。負荊于祠。詞義殷切。過三日。病尋愈。十娘已自至。夫妻歡好如初。十娘日輒凝妝坐。不搽女紅。崑生衣履一委諸母。一日念曰。兒既娶。仍累媼。人家婦事姑。我家姑事婦。十娘適聞之。負氣登堂曰。兒婦朝侍食。暮間寢。事姑者其道如何。所短者不能恪備錢。自作苦耳。母無言。慚沮自哭。崑生入見。母涕痕。詰得故。怒責十娘。十娘執辨不屈。崑生曰。娶妻不能承歡。不如勿有。便觸老蛙怒。不過橫灾死耳。復出。十娘十娘亦怒。出門逕去。次日居舍灾延燒數屋。几案床榻悉為煨燼。崑生怒詣祠責數曰。養女不能奉翁姑。累無庭訓。

而曲復其短。神者至公有教人畏婦者耶。且益益相就。皆
臣所為。無所涉于父母。刀鋸斧錢。即加臣身。如其不然。我
亦焚汝居室。聊以報。言已。負薪殿下。焚火欲舉。居人集
而哀之。怡憤而歸。父母聞之。大惧失色。至夜神示夢于近
村。使為壻家營宅。及明。賣材鳩工。共為崑生建造。辭之不
肯。日數百人相屬於道。不數日。第舍一新。床幕器具悉備。
焉。修除甫竟。十娘已至。登堂謝過。言詞溫婉。轉身向崑生
展笑。舉家變怨為喜。自此十娘性益和。居二年。無間言。十
娘最惡蛇。崑生戲函小蛇。十娘曰。今番不待相迫逐。請自
此絕。遂出門去。薛翁大恐。杖崑生。請罪于神。幸不禍之。亦

寂無音。積有年餘。崑生懷念十娘。頗自悔。竊詣神所。哀十娘。迄無聲應。未幾。聞神以十娘字教氏。中心失望。因亦求婚。化族而厯相數家。並無如十娘者。于是益思十娘。往探袁氏。則已重壁滌庭。候魚軒矣。心愧憤。不能自己。廢食成疾。父母憂皇。不知所處。忽昏。悞中有人撫之曰。大丈夫頻欲斷絕。又作此態。開目。則十娘也。喜極躍起曰。卿何來。十娘曰。以輕薄人相待之禮。止宜從父命。另醮而去。固父受袁家采幣。妾千思萬思而不忍也。卜吉已在今夕。父又無頗反幣。妾親攜而置之矣。適出門。父走送曰。痴婢不聽吾言。后受薛家凌虐。縱死亦勿歸也。崑生感其義。為之流涕。

家人皆喜奔告翁媼。聞之不待往朝奔入子舍執手鳴
泣。由此崑生亦老成不作惡。于是情好益篤。十娘曰。妾
向以君儂薄。未必遂能相白首。故不欲留孽根于人世。今
已靡他。妾將生子。居無何。神翁神媼首朱袍降臨其家。次
日十娘臨蓐。一舉兩男。由此往來無間。居民或犯神怒。輒
先求崑生。乃使婦女輩。或妝入閨。朝拜十娘。十娘笑則解
薛氏苗裔甚繁。人名之薛娃子。家近人不敢呼。遠人則呼
之。

青蛙神往。托諸巫以為言。巫能察神嘆喜。告諸信士曰。
善矣。福則至。怒矣。婦子生愁嘆。有廢餐者。流俗然哉。抑神

寶靈非盡妄也。有富賈周某，性恪壽，會居人斂金修閼聖祠，貧富皆與有力。獨周一毛所不肯授，父之工不就。首事者無所為謀，造衆賽蛙神。巫忽言周將軍舍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籍來，衆從之。巫曰：「已捐者不復強，未捐者量力自註，衆唯敬聽。」各註已，巫視衆，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跡其後，惟恐神知，聞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註金百，周益窘。」巫怒曰：「淫債尚酬二百，况好事耶？」蓋周私一婦，為夫掩執，以金二百自贖，故訐之也。周益慚懼，不得已如命註之。既歸告妻，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索卒不與。一日方晝寢，忽聞門外如牛喘，視之則一巨蛙，室門僅容其身，步履

蹇緩塞兩扉而入。既入，轉身卧以闕承領。舉家盡驚。周曰：「此必討募金也。」焚香而祝，願先納三十，其餘以次貢送。蛙不動，請納五十，身忽一縮。小尺許，又加二十，益縮如斗，請全納，縮如拳。從容出入，牆罅而去。周急以五十金送監造所，人皆異之。周亦不言其故。積數日，巫又言周某欠金五十，何不催併。周聞之，惧，又送十金，意將以次完結。一日，夫婦方食，蛙又至如前狀，目作怒。少間，登其床，搖撼欲傾，加啄于枕而眠。腹隆起如卧牛，四隅皆滿。周惧，即完百數與之。驗之，仍不少動。半日間，小蛙漸集，次日益多，穴倉登榻，無處不至。大于枕者，升灶吸蠅，糜爛釜中，以致穢不可

食至三日、庭中蠹、更無隙地、一家皇駭、不知計之所出、不得已請教于巫、曰、此必少之也、遂祝之、益以二十首、始舉、又益之、起一足、直至百金、四足盡起、下床出門、狼抗數步、復返身卧門內、周俱問巫、揣其意、欲周即解囊、周無奈何、如數付平、蛙乃行、數步外、身暴縮、雜衆蛙中、不可辨認、紛然亦漸散矣、祠既成、開光祭賽、更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如千數、共十五人、止遺二人、衆祝曰、吾等與某、已同捐過、巫曰、我不以貧富為有無、但以汝等所浸漁之數為多寡、此等金錢、不可自肥、恐有橫災飛禍、念汝等首事勤勞、故代汝消之也、除某、廉正無苟且

外即我家至。我亦不少私之。便令先出。以為衆倡。即奔入家。搜括箱櫥。妻問之。亦不答。盡空囊蓄而出。告衆曰。某私剋銀八兩。今使傾索與衆衡之。秤得六兩餘。使人誌之。大慙。質衣以盈之。惟二虧其數。事既畢。一人病月餘。一人患疥。瘡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為私剋之報云。

異史氏曰。老姓司募。無不可與為善之人。其勝剋釘施索者。不既多乎。又發監守之盜。而消其災。則其現威猛。正其行慈悲也。神矣。

○○○任秀

任建之、魚台人、販毡、表為業、竭貲赴陝、途中逢一人、自言
申州、亭宿、過人、話言投契、盟為昆弟、行止與俱、至陝、任病
不起、申善視之、積十餘日、疾大漸、謂申曰、吾家故無恒產、
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殂、歟異域、君我手足
也、兩千里外、更有誰何、囊金二百餘金、一半君自取之、為
我小備、斂具、剝者可助資斧、其半寄吾妻子、俾輦吾櫬而
歸、如肯携殘骸旋故里、則裝貲勿計矣、乃扶枕為書付申、
至夕而卒、申以五六金為市薄材、斂已、主人催其移柩、申
托尋寺觀、竟遁不返、任家年餘、方得殯耗、任子秀、年十七

方從師讀、由此廢學、欲往尋父柩、母怜其幼、秀哀涕欲死、遂與賈治任、俾老仆佐之、行半年始還、殯后、家貧如洗、幸秀聰穎、釋服入魚台泮、而桃達喜博、母教戒綦嚴、卒不改、一日文宗素臨、試居四等、母憤泣不食、秀慚惧、對母自矢、于是閉戶年餘、遂以優等食餼、母勸令設帳、而人終以其蕩無檢幅、咸謂薄之、有表叔張景賈京師、勸赴都、願携與俱、不耗其貲、秀喜從之、至臨清泊舟閶外、時並航、纖集、帆檣如林、卧后聞水聲人聲、聒耳不寐、更既靜、忽聞鄰舟骹聲清越、入耳縈心、不覺舊技復癢、竊聽諸客、皆已酣寢、囊中自備千文、思欲過舟一戲、潛起解囊、捉錢踟躕、回思母

訓即復東置、既睡、心怔忡、苦不得眠、又起、又解、如是者三、興勃發、不可遏、忍、摸錢、逕去、至鄰舟、則見兩人對賭、錢注豐美、置錢几上、即求入局、二人喜、即與共擲、秀大勝、一客錢盡、即以巨金質舟主、漸以十餘貫作孤注、賭方酣、又有一人登舟來、耽視良久、亦傾囊出百金質主人、入局共博、張中夜醒、覺秀不在舟、聞鼾聲、心知之、因詣鄰舟、欲挽沮之、至則秀跨側、積資如山、乃不復言、負錢數千而返、呼諸客並起、往來移運、尚存十餘千、未幾三客俱敗、一舟之錢盡空、客欲賭金、而秀欲已盈、故托非錢、不博以難之、張在側、又促過令歸、三客燥急、舟主利其盆頭、轉貸他舟、得百

餘千客得錢賭更豪無何又盡歸秀天已曙放曉閤矣共
運貨而返三客已去主人視所質二百餘金盡箔灰耳大
驚尋至秀舟告以故欲取償于秀及問里居姓名知為建
之之子縮頭羞汗而退迺訪榜人乃知主人即申竹亭也
秀至陝時亦頗聞其姓字至此鬼已報之故不復追其前
却矣乃以貨與張合業而北終歲獲息倍蓰遂援例入監
益叔子母十年間財雄一方

○○○晚霞

五月五日、吳越有開龍舟之戲、刻木為龍、繪鱗甲、飾以金碧、上為雕甍朱檻、旂旌皆以錦繡、舟末為龍尾高丈餘、以布索引木板下垂、有童坐板上、顛倒滾跌、作諸巧劇、下臨江水、險危欲墮、故其購是童也、先以金啗其父母、預調馴之、墮水而元勿悔也、吳門則載美姬、較不同耳、鎮江有蔣氏童阿端、方七歲、便捷奇巧、莫能過、聲價益起、十六歲、猶用之、至金山下墮水死、蔣媼止此子、哀鳴而已、阿端不自知死、有兩人導去、見水中別有天地、回視則流波四遠、屹如壁立、俄入宮殿、見一人梵卑坐、兩人曰、此龍宮君也、便

使拜伏。龍宮君龍顏色和霽曰：阿端優巧，可入柳條部。遂引至一所，廣殿四合，趨上東廊，有諸少年出，與爲禮，率十三四歲，即有老嫗來，衆呼解姥，坐令獻技。已乃教以錢塘飛霞之舞。洞庭和風之樂。但聞鼓鉦喧聒，諸院皆向。旣而諸院皆息，姥恐阿端不能即嫻，獨絮一調撥之。而阿端一過球已了。姥喜曰：得此兒，不讓晚霞矣。明日龍宮君按部，諸部畢集，首按夜叉部。鬼面魚眼，鳴大鉦，圓四尺許，鼓可四人合抱之，聲如巨霆，叫噪不復可聞。舞起，則巨濤洶湧，橫流空際，時墮一點大如盆，首地消滅。龍宮君急止之，命進孔雀部。皆二八姝麗，笙樂細作，一時清風習習，波聲

俱靜水漸凝如水晶。吾界上下通明。按畢俱退。立西墀下。
次按燕子部。皆垂髻人。內一女。卽年十四五已來。振袖傾
鬟。作散花舞。翩跹起。袪袖襪履間。皆出五色花。系隨風
颺下。飄泊滿庭。舞畢。隨其部亦下西墀。阿端旁觀。雅愛好
之。問之同部。卽晚霞也。無何。喚杯條部。龍宮君特試阿端。
端作前舞。喜怒隨腔。僂仰中節。龍宮君嘉其惠悟。賜五文。
袴褶魚鬢金束髮。上箱夜光珠。阿端拜賜下。亦趨西墀。各
守其伍。端于衆中。遙注晚霞。晚霞亦遙注之。少間。端逡巡
出部而北。晚霞亦漸出部而南。相去數武。而法嚴不敢亂
部。相視神馳而已。既按蛺蝶部。童男女皆雙舞。身長短。年

大小服色黃白皆取諸同。諸部按畢，魚貫而出。柳條在燕
子部後，端疾出部前。而晚霞已緩滯在後，回首見端，故遺
珊瑚釵端急內袖中。既歸，凝思成疾，眠餐頓廢。解姥輒進
甘旨，日三四省，撫摩殷切，病不少瘥。姥憂之，罔所為計。曰：
吳江王壽期已促，且為奈何？薄暮，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
自言隸蜨蝶部，從容問曰：君病為晚霞否？端驚問何知？笑
曰：晚霞亦如君耳。端悽然起坐，便求方計。童問尚能步否？
答云：勉強尚能自力。童挽出，南啟一戶，折而西，又開雙扉，
見蓮花數十畝，皆生平地上。葉大如席，花大如蓋，落瓣堆
梗下盈尺。童引入其中，曰：姑坐此，遂去。少時一美人撥蓮

花而入。則晚霞也。相見驚喜。各道想思。略述生平。遂以石
壓荷。蓋令側。雅可憶。蔽又勻鋪蓮瓣。而藉之。折與狎。寢既
訂。后約。日以夕陽為候。乃別端歸。病亦尋愈。由此兩人日
以會于蓮舫。過數日。隨龍閣君往壽吳江王。稱壽已。諸部
悉歸。獨留晚霞。及乳鸞部一人。在宮中教舞數月。更無音
耗。端悵望若失。惟鮮姥日往來吳江府。端托晚霞為外妹。
求携去。冀一見之。聞吳江門下數日。宮禁嚴森。晚霞苦不
得出。悵而返。積月餘。痴想欲絕。一日鮮姥入。感然相弔。
曰。惜乎晚霞投江矣。端大駭。涕下。不能自止。因哭冠裂服。
藏金珠而出。意欲相從俱死。但見江水若壁。以首力觸。不

得入念欲復還、俱問剋服、罪將增重、意計窮蹙、汗流決踵、忽睹壁下有犬、樹一章、乃孫攀而上、漸至端杪、猛力躍墮、幸不沾濡、而竟已浮水上、不意之中、恍睹人世、遂飄然泗去、移時得岸、少坐江濱、頓思老母、遂起舟而去、抵里四顧、居廬忽如隔世、次且至家、忽聞窗中有女子曰、汝子來矣、音聲甚似晚霞、俄與母俱出、果霞、斯時兩人喜勝于悲、而媪則悲疑驚喜、萬狀俱作矣、初晚霞在吳江、覺腹中震動、龍宮法禁嚴恐、旦夕身婉、橫遭撻楚、又不得一見阿端、但欲求死、遂潛投江水、身泛起、沉浮波中、有客舟拯之、問其居里、晚霞故吳名姓、溺水不得其尸、自念銜冤、不可復投、

遂曰鎮江蔣氏吾壻也。客因帶篋扁舟送諸其家。蔣媼疑其錯悞。女自言不悞。因以其情詳告媼。以其風格婉妙。頗愛悅之。第慮年太少。必非肯終寡也者。而女孝謹。願家中貧。便脫珍飾。售數萬。媼察其志無他。良喜。然無子。恐一旦臨蓐。不見信于戚里。以謀女。曰。母但得真孫。何必求人。知媼亦安之。會端至。女喜不自己。媼亦疑兒不死。陰發兒塚。骸骨俱存。因以自詰端。始爽然自悟。然恐晚霞惡其非人。囑母勿復言。母然之。遂告同里。以為當日所得非兒尸。然終慮其終不能生子。未幾竟舉一男。捉之無異常。兒始悅父之。女漸覺阿端非人。乃曰。胡不早言。凡鬼衣龍。

宮衣七。魂魄堅凝。生人不珠矣。若得宮中龍角膠。可以續骨節。而生肌膚。惜不早贖之也。端貨其珠。有賈胡出貲百萬家。由此巨富。值母壽。夫妻歌舞稱觴。遂傳聞王邸。王欲強奪。晚霞端惧。見王自陳。夫婦皆鬼。驗之無影。而信。遂不之奪。但遣宮人就別院傳其技。女以龜溺浣客。而后見之。教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白秋練

直隸有慕生、小字蟾宮、商人慕小窠之子、聰惠喜讀、年十六、翁以文業迂、使去而學賈、從父至楚、每舟中無事、輒便吟誦、抵武昌、父留居逆旅、守其居積、生束父出、執筆成詩、音節鏗鏘、輒見窗影憧憧、似有人窺聽之、而亦未之異也、一夕翁赴飲久不歸、生吟益苦、有人徘徊窗外、月映甚悉、怪之、遽出窺覘、則十五六傾城之妹、望見生急避去、又二三日、載貨北旋、暮泊湖濱、父遣他出、有媼入曰、郎君殺吾女矣、生驚問之、答云、妾白姓、有息女秋練、頗解文字、言在郡城、得聽清吟、於今結念、至絕眠餐、意欲附為婚姻、不得

復拒。生心實愛好，第慮父嗔，因直以情告。媼不實信，務要盟約。生不肯。媼怒曰：「人世姻好，有求季禽而不得者，今老身自媒，反不見納，恥孰甚焉！請勿想北渡矣。」遂去。少間父歸，善其詞，以告之。隱冀垂納，而父以涉遠，又薄女子之懷春也，笑置之。泊舟處水深沒棹，夜忽沙磧擁起，舟滯不得動。湖中每歲客舟，必有留住守洲者，至次年桃花水溢，他貨未至，舟中物當百倍于原直也。以故翁未甚憂怪。獨冀明歲南來，尚須揭費。於是留子自歸。生竊喜，悔不詰媼居里日。既暮，媼與一婢扶女郎至，展衣卧諸榻上。向生曰：「人病至此，莫高枕作無事者。」遂去。生初聞而驚，移燈視女，則

病態含嬌秋波自流略致訊詰嫣然微笑生強其一語曰
為郎憔悴却羞郎可為妾咏生狂喜欲近就之而憐其荏
弱探手於懷接腦為戲女不覺歡然展謔乃曰君為妾三
吟王建羅衣葉上之作病當愈生從其言甫兩過女攬衣
起曰妾愈矣再讀則嬌頭相和生神志益飛遂滅燭共寢
女未曙已起曰老母將至矣未幾媼果至見女凝妝歡坐
不覺欣慰邀女去女俛首不語媼即自去曰汝樂與郎君
戲亦自任也于是生始研問居止女曰妾與君不過傾蓋
之交婚嫁尚未可必何須令知家門然兩人互相愛悅要
誓良堅女一夜早起挑燈忽開卷悽然泪莹生起急問之

女曰：阿翁行且至，我兩人事安適？以卷卜，展之得李益江
南曲，詞意非祥。生慰解之曰：首句嫁得瞿塘賈，即已大吉。
何不祥之？与有。女乃少懼，起身作別曰：暫請分手。天明則
千人指視矣。生把臂哽咽，問好事如諧，何處可以相報？曰：
安常使人偵探之，諧否無不聞也。生將下舟送之，女力辭
而去，無何慕果至。生漸吐其情，父疑其招妓，怒加詬厲。細
審舟中財物，並無虧損，譙乃已。一夕，翁不在舟，女忽至，
相見依依，莫知決策。女曰：低昂有數，且圖目前。姑留君西
月，再商行止。臨別以吟聲作為相會之約。由此值翁他出，
遂高吟，則女自至。四月行盡，物價失時，諸賈無策，歛賞禱。

湖神之廟、端陽后、雨水大至、舟始通、生既歸、凝思成疾、慕
憂之、巫醫並進、生私告母曰、病非藥、稟可痊、惟有秋練至
耳。翁初怒之、久之、支離已憊、始憐、賃車載子、復入楚、泊舟
故處、訪居人、並無知白媼者、會有媼、搥柁湖濱、即出自任
翁、登其舟、窺見秋練、心竊喜、而審詰邦族、則浮家泛宅而
已。因寔告子、病由異女、登舟、姑以解其沉痾、媼以婚無成
約、弗許、女露半面、殷上窺聽、聞兩人言、皆泣欲墮、媼視女
面目、翁哀請、即亦許之、至夜、翁出、女果至、就榻鳴泣曰、昔
年妾狀、今到君耶。此中况味、要不可不使君知。然羸頓如
此、急切何能便瘳、妾請為君一吟、生亦喜、女亦吟王建前

作生曰此卿心事。賢二人何得效。然聞卿聲神已爽矣。試
爲我吟楊柳千條盡向西。女從之。生贊曰快哉。卿昔誦詩
餘有采蓮子云。並蓄香蓮十頃波。心尚未忘。煩一曼聲度
之。女又從之。甫闌。生躍起曰。小生何嘗病哉。遂相狎抱。沉
疴若失。既而問父。見媼何詞。事得諧否。女已察知翁意。直
對不諧。既而女去。父來見生。已起。喜甚。但慰勉之。因曰。女
子良佳。然自總角時。把柁擢歌。無論微賤。抑亦不貞。生不
語。翁既出。女復來。生述父意。女曰。妾窺之審矣。天下事愈
急則愈遠。愈迎則愈拒。當使意自轉。反相求。生問計。女
曰。凡商賈之志。在于利耳。妾有術知物價。適視舟中物。

並無少息。爲我吉翁居某物利三之、某物十之。歸家妾言
驗則妾爲佳媼矣。再采時、君十八、妾十七、相歡有日、何憂
爲。主以所言物價告父、父頗不信。姑以餘貲半從其教。既
歸、所自買貨、貲本大盛。幸少從婦言、得厚息。略相準、以是
服杖練之神。生益誇張之、謂女自言能使己富。翁于是益
指貲而南、至湖、數日不見白媼。過數日、始見其泊舟柳下。
因委禽焉。媼悉不受、但涓吉送女過舟。翁另賃一舟、爲子
合卺。女乃使翁益南、所應居貨、悉藉付之。媼乃邀壻去。
家于其舟。翁三月而返、物至楚、價已倍蓰。將歸、女永載湖
水、旣歸、每食必加少許、如用醢醬焉。由是每南行、必爲致

數譚而歸後三四年舉一子。一日涕泣思歸。翁乃偕子及
嬭俱入楚。至湖不知媪之所在。女扣舷呼母。神形喪失。促
生沿湖問訊。會有釣鯿鯉者。得白鱗。生近視之。巨物也。形
全類人。乳陰畢具。奇之。歸以告女。女大駭。謂風有放生願。
囑生贖放之。生往商釣者。釣者索直昂。女曰。妾在君家謀
金不下巨萬。區區者何遂靳直也。如必不從。妾即投湖水
死。耳。生惧不敢告父。盜金贖放之。既還。不見女。搜之不得。
更盡始至。問何往。曰。適至母所。問母何在。覲然曰。今不渾
不寔。咎矣。適所贖即妾母也。向在洞庭。龍君命司行旅。近
宮中欲選嬭妃。妾被浮言者所稱道。遂敕妾母坐相索。

妾西賓奏之。龍君不聽。放母于南濱。餓欲死。故罹前難。今難
雖免而罰未釋。君如愛妾。代禱真君。可免。如以異類見憎。請
以兒柳還君。妾自去。龍宮之奉。未必不百倍君家也。生大驚。
慮真君不可得見。女曰。明日未刻。真君當至。見有跛道士。急
拜之。入水亦從之。真君喜。文士必合憐。乃出魚腹。紗一方曰。如
問所求。即出此求書。一免字。生如言。候之果有道士。雙蹕而至。
生伏拜之。道士急走。生從其后。道士以杖投水。躍登其上。生
竟從之而登。則非杖也。舟也。又拜之。道士問何求。生出羅求
書。道士展視曰。此白驤翼也。子何遇之。蟾宮不敢隱。詳陳
始末。道士笑曰。此物殊風流。老龍何得荒淫。遂出葦草書。

免字如符形。返舟令下，則見道士踏杖浮頃刻已渺。歸舟女喜，但囑勿洩于父母。歸后二三年，翁南遊，數月不歸。湖水俱罄，父待不至。女遂病，日夜喘急，囑曰：如妾死勿瘞。當于卯午酉三時一吟杜甫夢李白詩，死當不朽。待水至，傾注盆內，閉門緩妾衣，抱入浸之，宜得活。喘息數日，奄然遂斃。后半月暮，翁至，生急如其教，浸一時許，漸甦。自是每思南旋，后翁死，生從其意，遷于楚。

○○○王者

湖南巡撫某公遣州佐押解餉六十萬赴京途中被雨日暮愆程無所投宿遠見古剎因指棲止天明視所解金蕩然無存衆駭怪莫可取咎回白撫公公以為妄將置之法及詰衆役並無異詞公責令仍反故處緝察端緒至廟前見一替者形貌奇異自榜云能知心事因求卜筮替曰是為失金者州佐曰然因訴前苦替者便索肩輿去但從我去當自知遂如其言官役皆從之替曰東之之替曰北之之凡五日入深山忽睹城郭居人輻輳入城走移時替曰止因下輿以手南指見有高門西向可款閤自問之拱手

自去州佐其教果見高門漸入之。一人出衣冠漢不言姓名。州佐迷所自來其人云請留數日當與君謁當事者遂導去令獨居一所給以食飲暇時間步至第後見一園亭入涉之老松翳日細柳如毡數轉廊榭又一高亭歷階而入見壁上掛人皮數張五官俱備腥氣流熏不覺毛骨森豎疾退歸舍自分留鄴異域已無生望因念進退一死亦姑聽之。明日衣冠者召之太曰今日可見矣州佐唯衣冠者乘怒馬甚駛州佐步馳從之俄至一棘門儼如制府衙署皂衣人羅列左右規模凜肅衣冠者下馬導入又一重門見有王者珠冠繡綬南面生州佐趨上伏謁王者問

汝湖南解官耶州佐諾王者曰銀俱在此是區區者汝撫
君即慨然見贈未為不可州佐泣訴限期已滿歸必就刑
東白何所申証王者曰此即不難遂付以巨函云以此復
之可保無恙又達力士送之州佐惛惛不敢辨受函而逐山
川道路悉非來時經既出山送者乃去數日抵長沙敬白
撫公上益安之怒不容辨命左右者飛索以緡州佐解襍
出函公折視未竟面如反土命釋其縛但云銀亦細事汝
姑出於是急撤屬官設法補解訖數日公疾尋卒先是公
與愛姬共寢既醒而姬髮盡失閨署驚怪莫測其由蓋中
即有髮也外有書云汝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賕賂貪婪

不可悉數前銀六十萬業已驗收在庫當自發倉囊補充
舊額解官無罪不得加譴責前取姬髮畧示微警如復不
遵教令旦晚取汝首領姬髮附還以作明信公卒後家人
始傳其書後屬員遠人尋其處則皆重岩絕壑更無經路
矣

異史氏曰紅線金合以敵會嬰良亦快異然桃源仙人
不事劫掠即刺客所集烏得有城郭衙署哉嗚呼是何
神歟苟得地恐天下之赴愬者無已時矣

○○○陳雲棲

真銅生楚夷陵人孝廉之子能文美平姿弱冠知名光時

相者曰、後當娶女道士為妻、父母共以為美、而為之論婚、
低昂苦不能就、生母戚夫人祖居黃岡、生以故詣外祖母、
聞時人語曰、黃州四雲、少者無倫、蓋即有呂祖菴、已中道、
士皆美、故云、菴去臧氏村、僅十餘里、生因竊往扣其閤、果
有女道士三四人、謀喜承迎、度皆深、中一最少者、曠世真
無其傳、心好而注之、女以手指頤、但他顧諸道士、竟殘烹
茶、生乘間問姓字、答云、雲棲、姓陳、生戲曰、奇矣、小生適姓
潘、陳頗類、發類、低頭不語、起而去、少間、潘茗進佳果、各道
姓字、一白、雲深、年三十許、一盛、雲眠、二十已來、一梁、雲洞、
約二十有四、五、却為弟、而雲棲不至、生殊悵惘、因問之、白

曰此婢惧生人生乃起別白力挽之不留而出白曰而欲見雲棲明日可復來生歸思戀綦切次日又詣之諸道士俱在獨少雲棲未便遽問諸道士治具留餐生力辭不聽白折餅授箸勸進良殷既問雲棲何在答云自至久之日勢已晚生欲歸白担腕留之曰姑止此我担婢子來奉見生乃止俄挑燈具酒雲眠亦去酒數行生辭已醉白曰飲三觥則雲棲出矣生果飲如數梁亦以此挾勸之生又盡之覆瓿告辭白頽梁曰吾等面薄不能勸飲汝往曳陳婢來便道潘郎符妙常而已久梁去少時而返具言雲棲不至生欲去而夜已深乃佯醉仰卧兩人代探之遂就淫焉

終夜不堪其擾。天既明不牖而別。數日不敢復往。而心念雲棲不忘也。但不時於近側探偵之。一日既暮。白出門與少年公。生喜不甚。畏梁急往致問。雲眠出應門。問之。則梁亦他適。因問雲棲。盛導公又入一院。呼曰。雲棲。客至矣。但見室門閉。然而合。盛笑曰。閉扉矣。生立窗外。似將有言。盛乃奔雲棲。隔窗曰。人皆以妾為餌釣君也。頻來。身命殆矣。妾不能終守清規。亦不敢遂平康恥。欲得如落。即者事之耳。生乃以白頭相約。雲棲曰。妾師撫養。即亦非易。果相見。妾當以二十金贖妾身。妾候君三年。如誓為秦中之約。所不能也。生諾之。方欲自陳。而盛復之。從與俱出。遂別歸中。

心怡悵思欲委曲夤緣再一親其婚範適有家人報父病遂星夜而還無何孝廉卒夫人庭訓最嚴心事不敢使知但刻減金貲日積之有議婚者輒以服闋為辭母不聽生婉告曰曩在黃岡外祖母欲以婚陳氏誠心所願今遭大故音耗遂梗久不如黃省問旦夕一往如不果諧從母所命夫人許之乃携所積而去至黃詣庵中則院宇荒涼大異疇昔漸入之惟一老尼炊灶下因就問曰前年老道士死四雲星散矣問何之曰雲深雲棟從惡少去向聞雲棲寓居郡北雲眠消息不知也生聞之悲嘆命駕即詣郡北過觀輒詢並求踪跡悵悵而歸偽告母曰舅言陳翁如岳

州待其歸、當遣伴來、踰半年、夫人歸寧、以事問母、曰、殊茫然、夫人怒子誑、媼疑甥與舅謀、而未以問也、幸舅出、夫人以香、急登蓮、齊宿山下、既卧、逆旅主人扣扉、送一女道士寄宿同舍、自言雲棲、聞幾人家夷陵、移坐就榻、告愬坎坷、詞音悲惻、末言有表兄潘生、與夫亦同籍、煩囑子侄輩一傳口語、但道其寄、楊鶴觀師叔玉蓮成所、朝夕厄苦、度日如歲、今早一臨存、恐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夫人審名字、即~~與~~不知、但云既在學宮、秀才輩想無不聞也、未明早別、媼~~二~~再囑夫人既歸、向生言及、生長號曰、實告母、所謂落生即兒也、夫人既知其故、怒曰、不肖兒、宣淫寺觀、以

道士為婦何顏見親賓子。生垂頭不敢出詞會。生以赴入
郡。窮命舟訪王道成。至則雲棲半月前出遊不返。既歸。悅
悅而病。適賊媼卒。夫人狂奔喪。后迷途至京氏家。問之
則族妹也。相便邀入。見有少女在堂。年可十八九。姿容曼
妙。目所未睹。夫人每思得一佳婦。婢子不慊。心動。因詰生
平。妹云。此氏女也。京氏甥也。怙恃俱失。暫寄此耳。問婿家
誰曰無之。把手與語。意致嬌婉。母大悅。為之通宿。私以已
意告妹。曰。良佳。但其人高自位置。不然。胡踉蹌至今也。
客角之。夫人招典同榻。談笑甚歡。自顧母夫人。夫人悅。請
同歸荊州。女益喜。次日同舟而還。既至。則生病未起。母慙

其沉序使婢陰告曰：夫人為公子載麗人至矣。生未信，伏窗窺之，較雲櫻尤艷絕也。因念三年之約已過，出遊不返，則王容必已有主，得此佳麗，心懷頗慰。於是輟然，動色病亦尋瘳。母乃招兩人相拜，見生出，夫人謂女亦知我同歸之意乎？女微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歸之初志，母不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濶絕，先已另有良匹，果爾則為母也婦，不爾則終為母也女。報母有日也。夫人曰：既有成約，即亦不强，但前在五祖山時，有女冠問潘氏，今有潘氏，固知夷陵世族，無此姓也。女驚曰：卧蓮落，下者母耶？詢潘者，即我是也。母始恍然悟，笑曰：若然，則潘生固此矣。女

問何在。夫人命婢導去。問生。驚曰。卿雲棲耶。女問何如。生言其情。始知以落郎為戲。女知為生。羞與終談。急還告母。母問其何復姓。王答云。妾本姓王。道師見愛。遂以為女。從其姓耳。夫人亦喜。渭言為之成禮。先是女與雲眠俱依王道成。道成居陞雲眠。遂去之漢口。女嬌痴不能作苦。又羞出執道士業。道成頗不善之。會京氏如黃岡。女遇之。流涕因與俱去。俾改女子裝。將論昏士族。故諱其曾隸道士。籍而問名者。女輒不顧。舅及姑姪皆不知意向。心厭嫌之。是日從夫人歸。得所托。如釋重負焉。合卺後。各述所遭。喜極而泣。女孝謹。夫人雅憐愛之。而彈琴好奕。不知理家人。

生業。夫人頗以為憂。積月餘。母遠而人近。京氏留數日而歸。泛州江流。歛一舟通中。一女冠近之。則雲眠也。雲眠獨與士善。女喜。招與同舟。相對酸辛。問將何之。盛云。久切懸念。遠至鶴棲觀。則閒依京舅矣。故將詣黃岡。一奉探耳。竟不知意中人。已得相聚。今視之如仙。刺此漂泊人。不知何時已矣。因而歎戲。女設一謀。令易道裝。偽作婢。携伴夫人。徐擇佳耦。盛從之。既歸。女先白夫人。盛乃入。舉止大家。談笑間。練達世故。母既寡苦寂。得盛良懽。惟恐其去。盛早起。代母劬勞。不自作客。母益喜。陰思納女。婿以掩女冠之名。而未敢言也。一日忘某事未作。急問之。則盛代備已久。因

謂女曰。畫中人不能作家。亦復何為。新婦若大娘者。吾不
夏也。不知女存心久。但恐母嗔。聞母言。笑對曰。母既愛之。
新婦欲效英皇。何妨不言。亦輒然笑。女退告生曰。老母首
肯矣。乃另潔一室。告曰。昔在觀中共枕時。姊言但得一能
知親愛之人。我兩人當共事之。猶憶之否。盛不覺雙眸盈
堂曰。妾所謂親愛者。非他。如日。已經營。曾無一人知其甘
苦。數日來。畧有微勞。即煩老母。卽念則中心冷暖。頓殊矣。
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長伴老母。於願斯足。亦不望前言之
踐也。女告母。已。令姊妹焚香。各矢無悔詞。乃使生與行夫
婦禮。將寢。告生曰。妾乃二十三歲老處女也。生猶未信。既

而落紅投褥始奇之。盛曰：妾所以樂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岑寂也。誠以閨閣之身，酬覲然，酬應如拘欄，所不堪耳。借此一度，掛名君籍，當為君奉事老母，作內紀綱。若房閨之樂，請別與人探討之。三日後，襖被從母，遣之不去。女早諳母所占其床，寢不得已，乃從生去。由是三兩日，輒一更代，習為常。夫人故善奕，自寡居，不服為之，自得盛經理，井亡。晝日無事，輒與女奕，批燈淪茗，聽西婦彈琴，夜分始散。每與人曰：兒父在時，亦未能有此樂也。盛司出納，每紀籍報母。母疑曰：先輩常言切，孤作字彈棋，誰教之？女笑以實告。母亦笑曰：我初不欲為兒娶一道士，今竟得兩矣。忽憶童

時所卜始信定數不可逃也。生再試不第。夫人曰。吾家雖不豐。薄田三百畝。幸得雲眠紀理。日益溫飽。兒但在膝下。率兩婦與老身共樂。不願汝求富貴也。生從之。後雲眠生男女各一。雲棲女一男三。母八十餘歲而終。孫皆入泮。長孫雲眠所出。已中鄉選矣。

司札吏

游擊官某妻甚多。最諱某小字。呼年曰歲。生曰梗。馬曰大驢。又諱敗曰勝。安為放。雖簡札往來。不甚避忌。而家人道之則怒。一日司札吏白事。悞犯大怒。以研擊之。立斃。三日後醉卧。見吏持刺入。問何為。曰。馬子安來拜。忽悟其鬼。

急起拔刀揮之。吏微笑。擲刺几上。泯然而沒。取刺視之。書云。歲家春。破大驢子放。勝暴謬之夫。為鬼揶揄。可笑甚已。牛首山僧。自名鐵漢。又名鐵屎。有詩四十首。見者無不絕倒。自銖印章二。一曰混帳行子。一曰老實潑皮。秀水王司直得其詩。名曰牛山四下花。款云。混帳行子。老實潑皮。故不為讀其詩。標名已足解頤。

司訓

教官某。甚聾。而與一孤善。孤而語之。亦能聞。每見上官。亦與孤俱。人不知其重聾也。積五六年。孤別而去。喟曰。君如傀儡。非挑弄之。則五官俱廢。與其以聾取罪。不如早自高。

惜也。偽器尚不足
以奉上憲矣。子
使倘有愛器，
意亦必不使，
以於身耶。

也。某惡祿不能從其言，應對辱幸，李使欲逐之。某又求富
道者為之援頰。一日執事文場，唱名畢，李使遽出諸教官
燕坐，教官各捫籍執中呈進。闕說已而，李使笑問貴學何
獨無所呈進。某茫然不解，近坐者肘之以手，入執示之勢。
某為親戚，寄賣房中偽器，隨在求售，因學使笑語，疑索此
物。鞠恭起對曰：有八錢者最佳。下官不敢呈進。一座匿笑。
學使叱出之，遂免官。

異史氏曰：平原獨無，亦中流之砥柱也。李使而求呈進，
固當奉之以此，由是得免。竟哉。

朱公子仁甫耳錄云：東萊一明經，遲司訓沂水，情願庭。

凡同人咸集時。皆嘿不語。遲坐片時。不覺五官俱動。笑啼並作。傍若無人焉。者。若聞人笑。殺頓止。日僉而自奉。積金百餘兩。自理齋房。妻子亦不使知。一日獨坐。忽手足動。少刻云。作惡結怨。受敵忌飢。好容易積蓄。今在齋房。倘有人知。竟如何。如此再四。一鬥斗在傍。殊亦不覺。次日遲出門。斗入。掘取而去。過二三日。心不自寧。發穴聽視。則已空。頓足搏膺。嘆恨欲死。執賊中。可云千態百狀矣。

○○織成

洞迂湖中。徑上有水神倩舟。遇有空船。纜忽自解。飄然遊

行但聞空中音樂並作。舟人蹲伏一隅。瞑目聽之。莫敢仰視。任所往。遊畢。仍泊舊處。有柳生落第歸。醉卧舟上。笙樂忽作。舟人挂生不得醒。急匿艙下。時有人掉生。醉甚。隨手墮地。眠如故。即亦置之。火間鼓吹鳴聒。生微醒。聞蘭麝充盈。晚之見滿船皆佳麗。心知其異。目若瞋。火間傳呼鄉戚。即有侍兒來立。近類際。翠襪紫烏。細瘦如指。心好之。隱以齒齣其襪。少間女子移動。牽曳傾踣。上問之。目白其故。在上者怒。命即行誅。遂有武士入。投縛而起。見南面一人冠類者。同行且語曰。聞洞庭君為柳氏。臣亦柳氏。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龍女而仙。今臣醉戲一姬而

死何幸不幸之懸殊也。王者聞之，興回問汝秀才下第者乎？生
諾，便授筆札，令賦風鬟霧鬋。生固襄陽名士，而構思頓遲，
捉筆良久，上謂護曰：名士何得爾？生釋筆自白，昔三韻賦
十稔而成，以是知文貴工，不貴速也。王者笑聽之，自辰至午，稿
始脫。王者覽之大悅，曰：真名士也。遂賜以酒，頃刻異饌紛
綸，方問對間，一吏捧簿進白，溺籍告成矣。問人數幾何？
曰：一百二十八人。問簷差何人矣？答云：毛南二尉。生起拜辭。
王者贈黃金十斤，又水晶界方一握，曰：湖中小有劫數，持此
可免。忽見羽葆人馬紛立水面，王者下舟登輿，遂不復見。久
之，猝然舟人始自艤下出，蕩舟北渡。風逆不得前，忽見水

中有鉄猫浮出。舟人駭曰：猫將軍出現矣。各舟商人俱伏。又無何湖中一木直立，築臺搖動。蓋惧曰：南將軍又出矣。少時波浪大作，上翳天日。四顧海舟一時盡覆。生舉界方危坐舟中。萬丈洪濤至舟頓滅，以是得全。既歸，每向人語其異。言舟中侍兒雖未悉其容貌，而裙下雙鉤亦人世所無。後以故至武昌，有崔媼賣女，千金不售。蓄一水晶界方，言有能配此者嫁之。生異之，懷界方而往。媼忻然承接，呼女出見。年十五六已來，媚曼風流，更無倫比。畧一展拜，反身入牕。生一見，魂魄動搖，曰：小生亦蓄一物，不知與老姥家藏頗相稱否。因各出相較，長短不異，毫釐。媼喜，便問寓所，請生即

歸命與界方留作信。生不肯留。媼笑曰：「官人亦太小心。老身豈為一界方袖身竄去耶？」生不得已留之。出則賃輿急返。而媼室已空。大駭。徧問居人。迄無知者。日已向西。形神俱喪。邑已而返。中途值一輿過。忽褰簾曰：「柳郎何遲也？」視之則在媼。喜問何之。媼笑曰：「必將疑老身拐騙者矣。別後適有便輿。頻念官人亦喬寓。措辦良艱。故遂送女歸舟耳。」生邀回車。媼必不可。生倉皇不能確信。急奔入舟。女果及一婢在焉。見生入。含淚承迎。生見翠襪紫履。與舟中侍兒妝飾更無少別。心異之。徘徊凝注。女笑曰：「耽工注目。生平所未見耶？」生益俯窺之。則襪后齒痕宛然。驚曰：「卿織成耶？」女掩口微哂。生長揖曰：「卿果神人。早請直言。以往。」

煩惑。女曰：實苦君前舟中所遇，即洞庭君也。仰慕鴻才，便欲以妾相贈。因妾過為王妃所愛，故歸謀之。妾之來，從妃命也。生喜，沐手焚香，望湖朝拜，乃歸。後詣武昌，女求同去，將使婦輩既至洞庭，女拔釵擲水，忽見一小舟自湖中出，女躍登，如飛鳥集。轉瞬已杳，生坐船頭，於沒處凝盼之。遙上一樓船至，既近，窺開，忽如一彩禽翔過，則織成至矣。一人自窓中遙擲金珠珍物，甚多，皆妃賜也。自是歲一兩覲，以為常。故生家富有珠寶，每出一物，世家所不識焉。

相傳唐柳毅遇龍女，洞庭君以為婿，後遜位於毅，又以毅貌文，不能攝服水怪，付以鬼面，晝戴夜除，久之漸習忘除。

遂與面合而為一。毅覽鏡自慚，故行人泛湖，或以手指物，則疑為指己也。以手覆額，則疑其窺己也。風波輒起，舟多覆沒。故初登舟，人必以此告戒之。不則設牲宰祭，乃得渡。許真君偶至湖，浪阻不得行。真君怒，執毅付郡獄。吏檢囚，恒多一人，莫測其故。一夕，毅示夢郡伯，哀求援救。伯以幽明異路，謝辭之。毅云：「真君於某日臨境，但為求懇，必合有濟。」既而真君果至，因代求之，遂得釋。嗣後湖禁稍平。

○○○竹青

魚客，湖南人，忘其郡邑家貧，下第歸，資斧斷絕，羞於行乞，餓甚，暫憩吳王廟中，拜禱神座，出卧廊下。忽一人引去，見王

跪白曰：「黑衣隊尚缺一卒，可使補缺。」王曰：「可。」即投黑衣，既著身，化爲鳥，振翼而出。見鳥友羣集，相將俱去，分集帆船舟上，客旅爭以肉向上拋擲，羣鳥於空中接食之，因亦尤效。須臾果腹，翔棲奔竄，意亦甚得。踰二三日，吳王憐其無偶，配以鴻，呼之竹青。雅相愛樂，魚每取食，輒馴無機。竹青恒勸諫之卒不能聽。一日有滿兵過，彈之中背，幸竹青御去之，得不被擒。羣鳥怒，鼓翼擁波，湧起，舟盡覆。竹青仍投餌哺魚，傷甚，終日而斃。忽如夢醒，則身卧廟中。先是居人見魚死，不知誰何，撫之未冷。故不時令人邏察之。至是，訊知其由，歛葬送歸。後三年復遇故所，恭謁吳王，設食喚鳥下集。羣鳥祝曰：「竹青如在，當止食。」已

並飛去。後領薦歸。復謁吳王廟。薦以少牢。已乃大設以饗賓。烏友
又祝之。是夜宿於湖村。秉燭方坐。忽几前如飛鳥驟落。視之則二
十許麗人。解然曰。別來無恙乎。魚驚問之曰。君不識竹青耶。魚喜。
詰所來。曰。妾今為漢江神女。送故鄉時。常少前烏使。而道君情。故
來一相聚也。魚益欣感。宛如夫妻之久。別不勝懷戀。生將偕與俱。
南。女欲邀與俱西。西謀不決。寢初醒。則女已起。開目見高堂中。
巨燭熒煌。竟非舟中。驚起問此何所。女笑曰。此漢陽也。妾家
即君家。何必南天。漸曉。婢媼紛集。酒炙已進。就廣床上設矮
几。夫婦對酌。魚問僕何在。答在舟上。坐處。舟人不能久待。言言
不妨。妾當助君報之。於是日夜談讌。樂而忘歸。舟人夢醒。忽

見漢陽駭絕僕訪王人杳無音信舟人欲他適而縋絕不解遂
共守之積兩月餘生忽憶歸謂女曰僕在此親戚斷絕且卿與
僕名為琴瑟而不一認家門奈何女曰無論妻不能往縱往君
家自有媒將何以處妻子不如置妻於此為君別院可耳生恨
道遠不能時至女出黑衣曰君向所著舊衣尚在如念妻時衣此
可至時為君解之乃大設餚珍為生租錢即醉而寢醒則身
在舟中視之洞庭舊泊處也舟人及僕俱在相視大駭詰其所
往生故悵然自驚枕邊一縷檢視則女贈新衣襪履黑衣亦捐
置其中又有繡囊維繫腰際探之則金貨充牣焉於是南發
達岸厚酬舟人而去歸家數月苦憶漢水因潛出黑衣著之

兩脇生翼，翕然凌空。經兩時許，已達漢水。回翔下視，見孤嶼中，有棲舍一簇，遂飛墮。有婢子已望見之，呼曰：「官人至矣。」無何，竹青出，命眾手為緩結，覺羽毛剝然盡脫。握手入舍，曰：「即來恰好，妾旦夕臨蓐矣。」生戲問曰：「胎生乎？卵生乎？」女曰：「妾今為神，則皮骨已硬，應與眾異。」越數日果產，胎衣厚裹如巨卵，破之，男也。生喜，名之漢產。三日後，漢水神女皆登堂，以服食珍物相饋，並皆佳妙，無三十以上人俱入室就榻，以拇指按兒鼻，名曰增壽。既去，生問適來者皆誰？何女曰：「此皆妾輩，其末後看鵲白者，所謂漢皋解珮，即其人也。」居數月，女以舟送之，不用帆楫，飄然自行，抵陸，已有人繫馬道左，遂歸。由此往來不絕，積數年，漢

產益秀美，生珍愛之。妻和氏苦不育，思一見漢產，生以情告。如乃治任，送兒從父歸。約以三月既歸，和愛之過於已出。過十餘月，不忍令返。一日暴病而殤，和氏悼痛欲死。生乃詣漢告女，入門則漢產亦足卧床，喜以問女。女曰：「君久負約，妾思兒，故招之也。」生因述和氏愛兒之故。女曰：「待妾再育，令漢產婦。」又年餘，女復生，男女各一。男名漢生，女名玉珮。生遂携漢產歸。然歲恒三四往，不為便。因移家漢陽。漢產十二歲入郡庠，女以人間無美質，招去為之娶婦。始遣歸，婦名卮娘，亦仲女產也。後和氏卒，漢生及妹皆來躡踊。茲畢，漢生遂留，生携玉珮去，自此不返。

○○○段氏

段瑞環，大名富翁也。四十無子，妻連氏最妬，欲買妾而不敢。私一婢，連覺之，撻婢數百，鬻諸河間。樂氏之家，段日益老，諸姪朝夕乞貸，一言不相應，怒徵聲色。段思不能給其求，而欲嗣一姪，則羣姪阻撓之，連之悍亦無所施。始大悔，憤曰：「翁年六十餘，安見不能生男？遂買西妾，聽大臨，索不之間，居年餘，二妾皆有身，舉家皆喜。於是氣息漸舒，凡諸姪有所強取，輒惡聲撻拒之。無何，一妾生女，一妾生男，而賜夫妾失望。又將餘段中風不起，諸姪泣，肆牛馬什物，競自取去。連詬斥之，輒反唇相稽，無所為稽。計朝夕啼哭，段病益劇，尋死。諸姪集柩前，議析遺產。連雖痛

切然不能禁止之。但留沃野一所，贍養老稚。侄輩不肯，連曰：汝等寸土不留，將令老嫗及呱者餓死耶？日不決，惟念哭自撫。忽有客入，弔直趨靈所，俯仰盡哀。已便就苦次，眾詰為誰。客曰：吾者吾父也。衆益駭。客從容自陳：先是婢嫁樂氏，踰五六月，生子懷樂撫之。等諸男十八歲入泮，後樂卒，諸兄析產，置不與。諸樂齒懷問母，始知其故，曰：既屬兩姓，各有宗祧，何必在此。承人百畝田哉？乃命騎詣段，而段已死。言之鑿鑿，確可信據。連方忿痛，聞之大喜，直出曰：我今亦復有兒。諸所假去牛馬什物，可好自送還。不然，有訟興也。諸侄相顧失色，漸引去。懷乃携妻來，共居父憂。諸段不平，共謀逐懷。知之曰：樂不以爲

繫段復不以為段。我安適歸乎。恣欲質官。諸戚黨為之排解。群謀亦寢。而連以牛馬故不肯已。懷勸置之。連曰。我非為牛馬也。襁氣集滿胃。汝父以憤死。我所以吞聲忍泣者。為無兄耳。今有兄何畏哉。前事汝不知。狀待子自質。審懷固止之。不聽其詞。赴宰控。宰拘諸段審狀。連氣直詞惻。吐陳泉湧。宰為動容。並懲諸段。連物給主。既歸。其兄弟之子招之來。因其不與黨謀者。以所進物盡散給之。連七十餘歲將死。呼女及孫媳。囑汝等誌之。如三十不育。便當與質釵珥。為夫納妾。無子之情。狀實難堪也。

異史氏曰。連氏雖妬而能疾轉。宜天以有後伸其氣也。觀

其慷慨激發呀亦偉矣哉

濟南將穆其妻毛氏不育而妬嫂每勸諫不聽曰寧絕嗣不令送眼流眉者怨氣人也年近四旬頗以嗣續為念欲繼兄子兄嫂俱諾而故延忽之兄每差叔所夫妻餽以甘脆問曰肯承吾家乎兄亦應之兄私囑兄曰倘彼再問答以不肯如何兄不肯答云待汝死後何愁田產不為吾有一日穆出逐賈兄復來毛又問兄即以父言對毛大怒曰妻孥在家固日盤算吾田產耶其計左矣遂兄出立招媒妁為夫買妻及夫歸時有青婢者其價昂傾貲不能取盈勢將難成其兄恐遲而變悔遂暗以金付媼偽稱為媼轉貸者王成之毛大喜

遂買婢歸。毛以情告夫。大怒。與兄絕。年餘。妻生子。夫妻大喜。毛曰。媼不知假貸何人。年餘。竟不置問。此德不可忘。今子已生。尚不償母債也。稼乃囊金詣媼。笑曰。當大謝大官人。老身一貧如洗。諸敢貸一金者。具以實告。稼感悟。歸告其妻。相為感泣。遂治具。邀兄嫂至。夫婦皆膝行。出金償兄。兄不受。盡懼而散。後稼生三子。

。孤女

伊萊。九江人。夜有女來。相與寢處。心知為孤。而愛其美。秘不告人。父母亦不知也。久而形體支離。父母窮詰。始實告之。父母大憂。使人更代伴寢。卒不能禁。翁自與同舍。則孤

不至勞人則又至。伊問其故曰。世俗符咒。何能制我。然俱
有倫理。豈有對翁行。淫者翁聞之。益伴子不去。狐遂絕。後
值叛寇橫恣。村人盡竄。一家相失。伊奔入崑崙山。四顧荒涼。
日既暮。心恐甚。忽見一女子來。近視之。則狐女也。離亂之中。
相見忻慰。女曰。日已西下。君姑止此。我相佳地。暫創一室。
以避虎狼。乃北行數武。遂躡莽中。不知何作。少頃返。拉伊
南去。約十餘步。又曳之曰。忽見大木千章。遠一高亭。銅牆
鐵柱。頂類金箔。近視則牆可及肩。四圍並無門戶。而牆上
密排坎窞。女以足躡之。而過。伊亦從之。既入。疑金屋非人
工可造。問所自來。女笑曰。君子居之。明日即以相贈。金鉸

各千萬計。半生吃著不盡我。既而告別。伊苦留之。乃止曰。被人厭棄。已拚永絕。今又不能自堅矣。及醒。狐女不知何時已去。天明踰垣而出。四視卧處。並無亭屋。惟四針插指環內。覆脂合其上。大樹則叢荆老棘也。

○○○張氏婦

代大兵所至。其害甚於盜賊。蓋盜賊人猶得而仇也。兵則人所不敢仇也。其少異於盜者。特不敢輕於殺人耳。甲寅歲。三藩作反。南征之士。養馬充郡。雖犬廬舍一空。婦女皆被淫污。時遭靈雨。田中潛水為湖。民無所匿。遂棄得入高粱叢中。兵知之。裸體乘馬。入水搜淫。鮮有遁脫。惟張氏婦

不伏公然在家有厨舍一所夜與夫掘坎深數尺積茅馬
糞以薄加席其上若可寢處自炊灶下有兵至則出門應
給之二蒙古兵強與淫婦曰此等事豈可對人行者其一
微笑咽嚥而出婦與入室指席使先登薄拆兵陷婦又另
取席及薄覆其上故立坎邊以誘來者少間其一復入聞
坎中婦不知何處婦以手笑招之曰在此處兵踏席必陷
婦乃益投以薪擲火其中火大熾屋焚婦乃呼救火既熄
燄乃熄其人問之婦曰西猪恐害於兵故納坎中耳由此
離村數里于大道旁並無樹木處携女紅往坐烈日中村
去郡遠兵來率乘馬頃刻數至笑語咽嚥雖多不解大約

調弄之語。然去道不遠。無一物可以蔽身。輒去數日無恙。
一日一兵至甚無恥。就烈日中欲淫婦。含笑不甚拒。隱以
針刺其馬。馬輒噴嘶。兵遂繫馬腹際。然後擁婦。出巨鎗
猛刺馬項。馬負痛奔駭。牽繫股不得脫。曳馳數十里。同
伍始代捉之。首軀不知處。鞭上一股儼然在焉。

異史氏曰。巧計六出。不失身於悍兵。墮哉婦乎。慧而能貞。
于子游

海濱人說。一日海中忽有高山出。居人大駭。一秀才寄宿
漁舟。沽酒獨酌。夜闌一少年入。縐服儒冠。自稱于子游。言詞
風雅。秀才悅。便與惟飲。至中夜離席言別。秀才曰。君家

何處元夜茫茫亦太自苦答云僕非土著以序近清明將隨
大王上墓眷口先行大王姑留憩息明日辰刻發矣且歸早
治任也秀才亦不知大王何人送至艤首躍身入水撿刺而太
乃知為魚妖也次日見山峰浮動頃刻已沒始知山為大魚
即所云大王也俗傳清明前海中大魚携兒女往拜其母查信
有之乎

康熙初年萊陽潮出大魚鳴號數日其聲如牛既死荷
擔割肉者一道相屬魚大盈畝翅尾皆獨無目珠睚深
如井水滿之割肉者悞墮其中輒溺死或云海中腹大
魚則去其目以月即夜光珠云

○汪可受

湖廣黃梅縣汪可受能記三生。一世為秀不讀書。僧寺僧有牝馬產驢駒。愛而奪之。後死冥王稽籍。怒其貪暴。罰使為驢。僧寺僧既生。僧愛護之。欲死無期。稍長。輒思投身。憫谷又恐負養養之恩。異罰益甚。遂安之。數年。孽滿自斃。生一農人家。墮蓐。能言。父母以為怪。殺之。乃生汪秀才家。秀才近五旬得男。甚喜。汪生而了。但憶前生。以早言死。遂不敢言。至三四歲。人皆以為痴。一日。父方為文。適有友人過。該投筆出應客。汪入見父作。不覺技癢。代成之。父返見之。問何人來。家人曰。無之。父大疑。次日。故書一題。置几上。旋出少間。即返。鬚行

悄步而入則見兒伏案間稿已數行忽覩父至不覺出聲跪求免死父喜握手曰吾家止汝一人既能文家門之幸也何每處為由是益教之諄少年成進士官至大同巡撫

王大

李信博徒也晝卧忽見昔年博友王大馮九來邀與戲李亦忘其為鬼忻然從之既出王大往邀村中周子明馮乃導李先行入村東廟中少頃周果同王至馮出菓子約與撥客李曰倉卒無博貲辜負盛邀奈何周亦云然王云燕子谷黃八官人放利債同往貸之宜必諾允于是四人並去驅忽間至一大村中甲第連垣王指一門曰此黃公子家內一老僕出王

告以意僕即入白旋出奉公子命詣王李相會入見公子年十八
九笑語藹然便以大錢一提付李曰知君慙直無妨假貸周
子明我不能信之也王委曲代為請公子要李署保李不肯
王從傍慙恚之李乃諾亦授一十而出便以付周且述公子
之意以激其必償出谷見一婦人來則村中趙氏妻素喜爭
善罵馮曰此處無人悍婦宜小崇之遂與捉返入谷婦大號
馮掬土塞其口周贊曰此等婦人宜極杖陰中馮乃持棒以
長石強納之婦若死衆乃散去復入廟相與賭博自午
至夜分李大勝馮周贊皆空李因以厚貲增息悉付王
使代償黃公子王又分給周馮周復合居無何聞人聲紛紛

一人奔入曰城隍老爺親捉博者今至矣衆失色李捨錢踰垣而逃衆顧皆被縛既出果見一人坐馬上馬後繫博徒二十餘人天未明已至邑城門啓而入至衙署城隍南而坐喚人犯上執籍呼名呼已盡全以利斧斫去將指乃以墨朱各塗兩目進市三周訖押者索賄而後去其墨朱衆皆賂之獨周不肯辭以囊空押者約送至家而後酬之亦不許押者指之曰汝真鐵豆炒之不能爆也遂拱手各周出城以唾濕袖且行且拭及河自灼墨珠未去掬水照之堅不可下悔恨而歸先是趙氏婦以故至母家日暮不歸夫往迎之至谷口見婦卧道周睹狀知其遇鬼去其泥

塞負之而歸。漸醒能言。始知陰中有物。定轉抽板而出。乃述其意。趙怒。遂赴邑宰。訟李及周。牒下李。初醒。周尚沈睡。狀類死。宰以其誣控。皆趙械婦。夫妻皆無理。以自申。越日。周醒。目眇忽變。一赤一黑。大呼指痛視之。筋骨已斷。惟皮連之。數日尋墮。目上黑。朱深入肌裡。見者無不掩笑。一日見王大來索負。周厲聲。但言無錢。王怒而去。家人問之。始知其故。共以神鬼無情。勸償之。周齟齬不可。且曰。今日官宰皆左袒。賴債者陰陽應無二理。况賭債耶。次日有二鬼來。謂黃公子。具呈在邑。拘赴質審。李信亦見。隸來取作問証。二人一時並死。至村外相見。王馮俱在。李謂周曰。君尚帶赤。

墨眼。既見官取。周仍以前言告。李知其客。乃曰。汝既昧心。我請見黃八官人。為汝運之。遂共詣公子所。李入而告。以故公子不可。曰。負欠者誰而取償于子。出以告周。因謀出賁。假周進之。周益忿。語侵公子。鬼乃拘與俱行。無何至邑。入見城隍。城隍呵曰。無賴賊徒。眼猶在。又賴債取。周曰。黃公子出利債。訪某博賭。遂被懲創。城隍喚黃家僕上。怒曰。汝主人開場誘賭。尚討債耶。僕曰。取賁時。公子不知其賭。公子家燕。子谷捉獲博徒。在觀音廟相去十餘里。公子從無設局場之事。城隍顧周曰。取賁悍不還。反被捏造。人之無良。至汝而極。故答之。周又訴其息重。城隍曰。債幾分矣。答云。實尚未有所。

債城隍怒曰本質尚欠而論息耶答三十立押債主二鬼押至家索賄不令即活縛諸厠內全示豪家人家人焚楮錢二十提火既滅化為金二兩錢二千周乃以金酬債以錢賂押者遂釋令歸既而疥癩瘡疳起膿血淋漓數月始痊後趙氏婦不敢復罵而周以四指帶赤墨眼賭如故此以知博徒之非人矣

異史氏曰世事之不平皆由為官者矯枉之過正也昔日富豪以倍稱之息折奪良家子女人無敢息者不然則利一役則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為勢家杖耳迨後賢者鑒其弊又慈聲而大反之有舉人重賢作巨商

者衣錦厭里。由家中起樓閣。買良沃而竟忘所自來。一取償則怒目相向。賈諸官。則曰。我不為人役也。是何異懶殘和尚。無工夫為俗人拭泪哉。命嘗謂昔之官。謂今之官。諺謂者固可誅。謬者亦可恨也。放賢而薄其息。何嘗知有益於富人乎。張石年宰淄川。最惡博。其堂后遊城。亦如冥法。刑不至墮指。而賭以絕。蓋其為官甚得鉤距法。方簿書。午時。每一人上公偏殿。里居年齒。家口生業。無不絮問。問已始勸勉。余去。有一人完稅繳單。自分無事。主簿放下公止之。細問一遍。曰。汝何博也。其人力辨。生平不解博。公笑曰。腰中尚有博具。搜之果然。人以為神。而並不知其何術。

○○○樂仲

樂仲，西安人。父早喪，遺腹生仲。母好佛，不茹葷酒。仲既長，嗜飲善啖，竊腹誹母。母以肥甘勸進，母咄之後，母病彌留，苦思肉。仲急無所得，肉剖左股獻之。病稍瘳，悔破戒不食而死。仲哀悼益切，以利刃益剖右股見骨。家人共救之，裹帛敷藥，尋愈。心念母苦節，又慟母愚，遂焚所供佛像，立主祀母。醉後輒對宸哭。年二十始娶，身猶童子。娶三日，謂人曰：「男女居室，天下之至穢。我實不為樂，遂去妻。」父顧文泗，號求遠，請之三四，仲必不可。遲半年，顧遂醮女。仲嫁居二十年，行益不羈。奴隸僕食皆與飲，里黨乞求不斷。與有言嫁女無益者，搗灶頭舉贈之，自乃從鄰。

借金炊諸無行者知其性朝夕騙聽之或以賄博無貨對之歎
歎言追呼急將鬻其子仲指稅金如數傾囊遺之及租吏登
門自始與質營辦以故家日益落先是仲殷饒同堂子弟爭奉
事之凡有任其取携莫與較及仲蹇落存問絕少仲曠達不
為意值母忘辰仲適病不能上墓欲遣子弟代祀諸子弟皆謝
以故仲乃踰諸室中對主號痛無嗣之戚而紫懷抱因而病益
劇齋臥中覺有人撫摩之目微啓則母也驚問何來母曰
緣家中無人工墓故來就享即視汝病問母向居何所母曰南
海撫摩既已偏體生涼開目四顧渺無一人病瘥既起思朝
南海會鄭村有結香社者即賣田十畝挾賢求僧社人燒其

不紫。共摘絕之。乃隨從同行。途中牛酒雞蒜不戒。衆更惡之。乘其醉。曉不告而去。仲即獨行至國。遇友人邀飲。有妓璚華在座。適言南海之遊。璚華願附以行。仲喜。即待趨裝。遂與俱發。雖寢食與其而毫無所私。及至南海。社中人見其戴妓而至。更非笑之。鄙不與同朝。仲與璚華知其意。乃俟其先拜而後拜之。衆拜時。恨無現示。及二人拜。方投地。忽見徧海皆蓮花。花上璪珞垂珠。璚華見為菩薩。仲見花朵上皆其姊。因急呼奔姊。躍入從之。衆見萬朵蓮花。悉變霞彩。障海如錦。少間雲靜波澄。一切鄙吝。而仲猶身在海岸。亦不自解其何以得出。衣履並無沾濡。望海大哭。聲震島嶼。璚華挽

勸之怡然下剝命舟北渡途中有豪家招璽華去仲獨愁逆
旅有童子方八九歲丐食肆中貌不類乞兒細詰之則被逐于
繼母心憐之依左右苦求後拙仲遂携與俱歸問其姓氏
則曰阿辛姓雍世顧氏嘗聞母言適雍六月遂生余亡本樂姓
仲大驚自疑生平一度不應有子因問樂居何鄉答云不知但
母沒時付一函書屬勿遺失仲急索書視之則當年與顧家
離婚書也驚曰真吾兒也審其年月良確頗慰心願然家
計日蹙居二十年割畝漸盡竟不能畜僮僕一日父子方自炊
忽有麗人入視之則璽華也驚問何來笑曰業作假夫妻何
又問也向不即從者徒以有老嫗存今已死顧念不從人無以

自底從人則又無以自繫。計而金者無如從君。是以不憚千里。遂解裝代兄炊。仲良喜。至夜父子同寢如故。另治一室居瓊華兒母之瓊華亦喜。撫兄成黨。聞之皆懷仲。兩人皆樂愛之。客至瓊華悉為治具。仲亦不問所自來。瓊華漸出金珠賄故產。便置婢僕牛馬。日益繁然。仲每謂瓊華曰。我醉時卿堂遊匿勿使我見。華以諾之。一日大醉。急喚瓊華。艷妝出。仲視之良久大喜。蹈舞若狂。曰。吾悟矣。頃雖覺世界光明。所居廬舍盡為瓊樓玉宇。移時始已。從此不復飲市上。惟日對瓊華飲。華茹素以茶茗侍。一日微醺。命瓊華按股見臍上刺痕。化為兩朵赤蓮蕊。隱起肉際。奇之。仲笑曰。卿視

此花放後。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瓊華信之。既為阿幸。完
婚。瓊華漸以家付新婦。與仲別院居。子婦三日一報事。非
疑難不以告。後二婢一溫酒。滄苔而已。一日瓊華至其所。見地苔
白良久。共往見父。入門見父。自足坐榻上。聞聲開眸。微笑曰。娘子
來大好。即復暝。瓊華大驚曰。君欲何為。視其股上蓮花大放。
試之氣已絕。即以兩手捻合其花。且祝曰。妾千里從君。大非
容易。為君教子訓婦。亦有微勞。即差二三年。何不一少
待也。移時。仲忽開眸笑曰。卿自有鄉事。何必又牽一人作伴
也。無已。姑為卿留。瓊華釋手。則花已復合。于是言笑如初。積
三年餘。瓊華年近四旬。猶如二十許人。忽謂仲曰。凡人死後。被

人捉頭昇足殊不雅潔遂命工治雙柩辛駭問之答云非
汝所知工既竣沐浴妝竟命子及婦曰我將死矣辛泣曰
數年賴母經紀始不凍餒母尚未得一享安逸何遂捨兒
而去曰父種福而子享奴婢牛馬皆騙債者填償尔父我
無功焉我本散花天女偶涉凡念遂謫人間三十餘年今
限已滿遂登木自入再呼之僕目已合舉哭告父不知
何時已僵衣冠儼然踴躍欲絕入棺並停堂中數日未殯
真其復返光明生於股際始徹四壁瓊華棺內則香霧噴
溢近舍皆聞棺既合香光遂漸滅既殯樂氏諸子弟顙領
其有共謀遂卒訟諸官亡莫能辨擬以田產半給諸樂幸

不服以詞質郡，久不決。初，顧嫁女于雍，經年餘，雍流寓于
閬音，耗遂絕。顧老無子，苦憶女，詣壻，則女死。甥遂告官，雍
惧，賂顧不受，必欲待甥。窮竟不得，一日，顧偶于途中，見彩輿過，
避道左。輿中一美人呼曰：「若非顧翁耶？」顧諾。女子曰：「汝甥即吾子，現
在樂家，勿訟也。」甥方有難，宜急往顧。欲詳詰，輿已去遠。顧乃受賂，
入西安，至則訟方沸騰。顧自投官，言女大歸日，再黜日及生子年月，
歷日甚悉。諸樂皆被杖逐，案遂結。及歸，述其見美人之即璵華
沒日也。卒為顧移家授廬，贈婢六十餘，生一子，奉顧而之。

○○○香玉

勞山下清宮。耐冬高二丈。數十圍。牡丹高丈餘。花時璀璨似錦。
膠州黃生舍讀其中。一日自窓中見女郎。素衣掩映花間。心疑觀
中焉得此。趨出已遁矣。自此屢見之。遂隱身叢樹中以伺其至。未幾
女郎又偕一紅裳者來。遙望之。艷麗雙絕。行漸近。紅裳者却退曰。
此處有生。人生暴起。二女驚奔。袖裙飄拂。香風洋溢。追過短牆。寂
然已杳。愛慕痛切。因題句樹下云。無限相思苦。含情對短缸。恐歸
沙叱利。何處覓無情。歸齋冥思。女郎忽入。驚喜承迎。女笑曰。君洵
洵似強寇。令人恐怖。不知君乃騷雅士。無妨相見。生叩生華曰。妻小字
香玉。隸籍平康巷。被道士閉置山中。實非所願。生問道士何名。

當為卿一滌此垢。女曰：不必。彼亦未敢相逼。借此與風流士長作幽會。

亦魚問紅衣者誰。曰：此名綢雲。乃姜義妹。遂相狎。及曙。色已紅。女急起曰：貪歡忘曉。參看衣易履。且曰：妾辭君作。勿笑。良夜更易盡。朝暾已上。願如梁上燕。棲處自成雙。生握腕曰：卿秀外慧中。令人愛而忘死。願一日之去。如千里之別。卿棄聞當來。勿待夜也。女諾之。由此夙夜必偕。每使邀緝。雪來輒不至。生以為恨。女曰：解組性殊落。不似妾情痴也。當從容勸駕。不必逼急。一夕女慘然入曰：君隴不能守。尚望蜀耶。今長別矣。問何之。以袖拭淚曰：此有定數。難為君言。昔日佳作。今成讖語矣。佳人已屬沈氏。義士今無古柳街。可為妾咏。詠之不言。但有嗚咽。竟夜不眠。早旦而去。生怪之。次日有卿墓。

藍氏入宮游鵲見白牡丹悅之掘移逕去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
悵恍不已過數日聞藍氏移花至家日就萎悴恨極作哭花詩五
十首日已臨穴流涕一日慈帏方返遙見紅衣人揮涕穴側從
容近就女亦不避生因把袂相向汎瀾已而挽請入室女亦從之
嘆曰童稚姊妹一朝斷絕聞君哀傷彌增憂慟泪墮九泉或
當感誠再作然死者神氣已散倉卒何能與吾兩人共談笑也
生曰小生薄命好害情人當亦無福可消雙美最頻頰香玉道
違微恍胡再不臨女曰妾以年少書生什九薄倖不知君國至情
人也然妾與君交以情不以淫若晝夜押眠則妾所不能矣言
已告別生曰香玉長離使人寢食俱廢癯削少留慰此懷思何

決絕如此。女乃止過宿而去。數日不復至。冷雨幽窓。苦懷香玉。輾轉牀頭。淚凝枕席。曉衣更起。挑燈復理前韻。曰。山院黃昏雨。垂簾坐小窓。相思人不見。中夜淚雙雙。詩成自吟。忽窓外有人曰。作者不可無和。聽之絳雪也。啓戶內之女視詩。即續其後曰。連袂人何處。孤燈照晚窗。空山人一箇。對影自成雙。生讀之。目下因怨相見之疎。女曰。妾不能如香玉之熱。但可少慰君寂寞耳。生欲與狎。曰。相見之欲。何必在此。于是至無聊時。女輒一至。則宴飲唱酬。有時不寢。遂去。生亦聽之。謂曰。香玉吾愛妻。絳雪吾良友也。每欲相問。卿是院中第幾株。乞早見示。僕將把植家中。免似香玉被惡人奪去。貽恨百年。女曰。故土難移。告君。

亦無益也。妻尚不能解從，況反乎？生不聽，捉臂而出。每至牡丹下，輒問：「此是卿否？」女不言，掩口笑之。旋生以臘歸，過歲至二月間，忽夢絳雪至，愀然曰：「妾有大難，君急往，尚得相見。」遲無及矣。醒而異之，急命僕馬星馳至山，則道士將建屋，有一耐冬得其營造，工師將縱斤矣。生急止之，入夜絳雪來謝，生笑曰：「向不實告，宜遭此厄。」今已知卿，如卿不至，當以父姪相與。女曰：「妾固知君如此，曩故不敢相告也。」坐移時，生曰：「今對良友，益思艷妻，久不哭。」香玉卿能從我哭乎？二人乃往，臨穴洒涕，更餘絳雪收泪勸止。又數夕，生方寢坐，絳雪笑入曰：「報君喜信，花神感君至情，俾香玉復降宮中。」生問何時，答曰：「不知約不遠耳。」天明

下榻生嘆曰。僕為卿來。勿長使人孤寂。女笑諾。兩夜不至。生往
抱樹。搖動撫摩。頻喚無聲。乃返。對燈圓之。將往灼樹。女遽
入。奪艾草之曰。君惡作劇。使人創痛。當與君絕矣。生笑擁之。
坐未定。香玉盈而入。生望見。泣下流離。急起把握。香玉以
一手握絳雪。相對悲哽。及坐。生把之。覺虛如手。自握。驚問
之。香玉泣然曰。昔妾花之神。故凝今。妾花之鬼。故散也。今雖相
聚。勿以為真。但作夢寐觀可耳。絳雪曰。妹來大好。我被汝
家男子糾纏死矣。遂去。香玉款笑如前。但偎傍之間。彷彿
一身就影。生慙。不樂。香玉亦俯仰自恨。乃曰。君以白蕪屑
少。穢硯黃。日斟妻一杯水。明年此日。報君恩。別去。明日往。

觀故處則牡丹萌生矣。生乃日加培植。又作雕欄以護之。香玉來感激倍至。生謀移植其家。女不可。曰。妾弱質不堪復戕。且物生各有定處。妾來原不擬生君家。遠之反促年壽。但相憐愛。合好日有耳耳。生恨絳雪不至。香玉曰。必欲強之使來。妾能致之。乃與生挑燈至樹下。取草一莖。布掌作度。以度樹杪。自下而上。至四尺六寸。按其處。使生以兩爪齊擡之。俄見絳雪從背後出。笑罵曰。婢子來助桀為虐耶。遂視並入。香玉曰。姊勿怪。暫煩陪侍。即君一年後。不相擾矣。從此遂以為常。生視花芽日益肥茂。春盡盈二尺許。歸後。以金遺道士。囑令朝夕培養之。次年四月至宮。則

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連間。花搖。欲折。少時已開。花大如盤。儼然有小美人坐蓋中。裁三四指許。轉瞬飄然欲下。則香王也。笑曰。妾恐風雨以待君。來何遲也。遂入室。解雪亦至。笑曰。日。代人作婦。今幸遇而為友。遂相談讌。至中夜。解雪乃去。二人同寢。歎。恰一如從前。後生妻卒。生遂入山。不歸。是時牡丹已大如臂。生每指之曰。我他日寄魂于此。當生鄉之左。二女笑曰。君勿忘之。後十餘年。忽病。其子至。對之而哀。生笑曰。此我生期。非死期也。何哀為。謂道士曰。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一放。立葉者。即我也。遂不復言。子興之歸家。即卒。次年。果有肥芽突出。葉如其數。道士以為異。

益灌漑之三年高數尺大拱把但不花老道士死其弟子
不知愛惜斫去之白牡丹亦憔悴死無何耐冬亦死

異史氏曰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從而人以鬼寄非
其結于情者深耶一去而兩殉之即非堅貞亦為情死矣
人不能貞亦其情之不篤耳仲尼謂季康而曰未思信
矣哉

三仙

一士人赴試金陵、經宿遷、遇三秀才、談論超曠、遂與沽酒、
款洽、各表姓字、一介秋衡、一常墨林、一麻面池、縱飲甚樂、
不覺日暮、介曰、未修地主之儀、忽叨盛饌、于理不當、茅茨
不遠、可便下榻、常麻並起、投裙喚僕、相將俱去、至邑北山、
忽睹庭院、門遠清流、既入、舍宇清潔、呼童張燈、又命安置、
從人麻曰、昔日以文會友、今場期伊邇、不可虛此良夜、請
擬四題、命閣各拈其一、文成方飲、眾從之、各擬一題、寫置
几上、拾得者就案構思、二更未盡、皆已脫稿、迭相傳視、秀
才讀三作、深為傾倒、舛錄而懷藏之、主人進良醢、巨杯促

醉不覺醺醉主人乃導客就別院寢客醉不暇解履和衣而卧及醒紅日已高回顧並無院宇主僕卧山谷中大駭見傍有一洞水涓涓流自訝迷惘探懷中則三作俱存下問土人始知為三仙洞中有蟬蛻蝦蟆三物最靈時出遊人長見之士人入聞三題即仙作以是擢解

鬼隸

歷城縣二隸奉邑令韓承宣命營幹他郡歲暮方歸途遇二人裝飾亦類公役同行話言二人自稱郡役隸曰濟城快皂相識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年二人云實相告我城隍鬼隸也今將以公文投東岳隸問公文何事答云濟南大劫

所報者殺人之名數也。驚問其數曰：亦不甚惡，約近百萬。隸問其期，答以正朔。二隸驚顧計到，即正值歲除，恐罹於難，遂留恐貽譴責。鬼曰：違悞限期，罪小；入遭劫數，禍大。且他避姑勿歸，隸從之。未幾，北兵大至，屠濟南，扛尸百萬，二人亡匿得免。

五十

高苑民尹十，負鹽于博興，夜為二人所獲，意為土商之通卒也。舍鹽欲遁，足苦不前，遂被縛。哀之，二人曰：我非鹽肆中人，乃鬼卒也。十惧乞一至家別妻子，不許曰：此去亦未便即死，不過暫役耳。十問何事，曰：冥中新閻王到任，見秦河汾平十八獄坑廁俱

滿故捉三種人洶河小偷私鑄私鹽又二等人使濫廂樂戶也
十徙去入城郭至一官署見閻羅在上方稽名籍鬼惠曰捉
一私販王十至閻羅視之怒曰私鹽者上漏國稅下蠹民生者也
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為私鹽者皆天下之良民貧人揭錮銖
之本求升斗之急何為私哉罰二鬼市鹽四斗并十所負代運
至家留十授以蒺藜骨朵令隨諸鬼督河工鬼引十去至奈
河邊見河內人夫綴續如蟻又視河水渾赤其不可聞洶河者
皆赤體持釜鍤出沒其中朽骨腐尸盈筐負舁而出深處
則滅頂求之情者輒以骨朵擊背股同監者以香綿丸如
巨菽使含口中乃近岸見高苑肆商亦在其中十獨苛遇

之入河楚背。上岸敲股。商恨常沒身水中。乃已。經三晝夜。
河夫羊元河王亦竣。前二鬼仍送至家。寤然而蘇。先是。子負
鹽未歸。天明。妻啓戶。則鹽而囊置庭中。而子久不至。使人徧
覓之。則死途中。舁之而歸。奄有微息。不解其故。及醒。始言之。
肆商亦於前日光。至是。始蘇。骨柔擊處。皆成巨疽。渾身腐
潰。臭不可近。十故詣之。望見十。猶縮首衾中。如在奈何狀。
一年始愈。不復為商矣。

吳吏氏曰。鹽之一道。朝廷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公者也。官與商
之所謂私。乃不從其私者也。近日齊魯新規。土商隨在設
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即此肆之民不得

去之彼肆而肆中則潛設餌以釣他邑之民其售于他邑則
廉其直而售諸土人則倍其價以昂之而又設邏于道使境內
之人皆不得遊吾界其有境內冒他邑以來者法不宥彼此之
相釣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邏獲則先以刀杖殘其脛腕
而後送諸官則桎梏之是名私鹽嗚呼冤哉滿數萬之稅非
私而負升斗之鹽則私之本境售諸他境非私而本境買諸本境
則私之冤矣律中鹽法最嚴而獨于貧難軍民皆負易食者
不之禁今則一切不禁而專殺此貧難軍民耳夫貧難軍民妻
子嗷嗷上守法而不盜下知耻而不嫖不得已而揭十母而求一
子便也盡此民即夜不閉戶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使肆商

者不但使之淘索河。直當使滌獄廁耳。而官于春秋節受其
斯須之潤。遂以三尺法。助便殺吾良民。然則為貧民計。莫若
為盜及私鑄耳。盜者自盡。劫人而官若聲。鑄者爐火烜
天而官若聲。即異日淘河。尚不至如負販者所得無幾。而官
刑立至也。嗚呼。上無慈惠之師。而聽奸商之法。日變日詭。索
何不顧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各邑肆商舊例。以若干鹽斤。歲奉本縣。名曰食鹽。又逢節
其厚儀商以事謁官。則禮貌之生與諸。或奉馬送鹽販
至。重懲不遑。張石宰令淄川。肆商來見。尋舊規。但揖
不拜。公怒曰。前令受汝賄。故不得不降汝禮。我市鹽而食。

何物商人敢公堂抗禮乎。將袴將笏。南叩頭謝過。乃釋
之後。肆中獲二負販者。其一逃去。其一被執到官。公問販
者二人。其一馬狂。販者曰。逃去矣。公曰。汝腿病。不能奔耶。曰。能
奔。公曰。既被捉。必不能奔。果能。可起試奔。驗汝能否。其人
奔數步欲止。公曰。奔勿止。其人疾奔。竟出公門而去。見者皆
笑。公愛民之事。不一。此其間情。邑人猶樂誦之。

○○○大男

奚咸列成都士人也。有一妻一妾。亡何氏小字昭容。妻早沒。繼娶申氏。性妬。虐遇何。且並及奚。終日吮眙。恒不聊生。奚怒亡去。去後何生一子。大男奚去不遠。申擄何不與。同炊。計日授粟。大男漸長。用不給。異紡績佐食。大男見塾中諸兒吟讀。亦欲讀。母以其太穉。姑送詣讀。大男慧。所請倍諸兒。師奇之。願不索束脩。何乃使從師。薄相酬。積三年。經書全通。一日歸。謂母曰。塾中五六人皆從父乞錢買解。我何獨無。母曰。待汝長。告汝。知大男曰。今方七八歲。何時長也。母曰。汝往塾路。經關帝廟。當拜之。祐汝速長。大男信之。每過必入拜。母知之。問曰。汝所祝何詞。笑云。但祝明年。

便使我十六七歲母笑之。然大男學與軀長並速。至十歲便如
十三四歲者。其所為文竟成章。一日謂母曰。昔為我壯大。當告
父處。今可矣。母曰。尚未。尚未。又年餘。居然成人。研詰益頻。母乃細
述之。大男悲不自勝。欲往尋父。母曰。見太幼。汝父存亡未知。何
處可尋。大男無言而去。至午不歸。往塾問師。則辰餐未復。
母大驚。出牀傭役。到處冥搜。杳無踪跡。大男出門。循途奔去。
茫然不知何往。適遇一人。將如夔州。言姓錢。大男丐食相從。
錢病其緩。為賃代步。資斧耗竭。至夔同食。錢陰投毒食
中。大男瞑不覺。錢載至大剎。托為已子。偶病絕。賁責諸僧。亡
見其半。姿秀異。爭購之。錢得金。竟去。僧飲之。晷醒。長老知

而詣視，奇其相，研詰始得顛末，甚憐之，贈貲使去。有涪州蔣秀才下第歸，途中問得故，嘉其孝，携與同行。至壘，主其家，月餘，編加誥訪，或言閩南有吳姓者，乃辭蔣，故之閩，蔣贈以衣履，里堂皆歛貲助之。逢過二布客，欲往福清，邀與同侶，行數程，客類囊金，引至空所，擊其手足，解脅而去。適有永福陳翁過其地，脫其縛，載歸其家。翁豪富，諸路商賈多出其門，翁囑南北客代訪吳耗，留大男伴諸兒讀，大男遂往翁家，不復游，然去家愈遠，音梗矣。何昭容孤居三四年，申氏減其費，抑勤令嫁，何志不搖，申強賣于重慶，賈七，劫取而去。至夜以刀自剗，曾不敢逼，俟創瘡，又轉鬻于鹽。

亭實至。適亭自刺心頭，洞見臟腑。賈大恨，數以藥創平。求
為尼。賈曰：「我有商侶，身無淫具，每欲得一人主縫紉，此與作
尼無異，亦可少償吾值。」何諾？賈輿送去，入門。主人趨出，則
奚生也。蓋奚已棄儒為商，賈以其無婦，故贈之也。相見悲
駭，各述苦況，始知有見。尋父未歸，奚乃囑諸客旅偵察。
大男而昭容遂以妾為妻矣。然自歷艱苦，痾痛多疾，不能
操作，勸奚納妾。奚監前禍，不從所請。何曰：「妾如爭狀第者，
數年來固已從人生子，尚得與君有今日耶？」且人如我者，
隱痛在心，豈及諸身而自蹈之？奚乃囑客侶為買三十餘
老妾，踰半年，客果為買妻歸。入門，則妻申氏，各相駭異。先

是申獨居年餘。兄苞勸令再適。申從之。惟田產為子侄所阻。不得售鬻。諸所有積數百金。携歸兄家。有保寧賈聞其富有。查賈以多金啗苞。聽娶之。而賈老廢不能人。申恐兄不安于室。懸梁投井。不堪其擾。賈怒。搜括其資。將賈作妾。聞者皆嫌其老。賈將遁。乃戴與俱去。遇奚同肆。適中其意。遂貨之而去。既見奚。慚恨不出一語。奚問同商。奚知梗槩。因曰。使遇健男。則在保寧。無再見之期。此亦數也。然今日我買妾。非娶妻。可先拜昭容。修嫡庶禮。申恥之。奚曰。昔日汝作嫡。何如哉。何勸止之。奚不可。操杖臨偏。申不得已拜之。然終不屑承奉。但操作別室。何恙優容之。亦不忍課。

其勤憤矣。每與昭容談讌，輒使後使其側。何更代以婢不聽，前會陳公嗣宗宰鹽城，與里人有小爭，里人以逼要作妾，揭訟吳公，公不准理，叱逐之。吳喜，方與何竊頌公德。一漏既盡，僮呼叩扉入報曰：「邑令公至。」吳駭極，急覓衣履，則公已至寢門，益駭，不知所為。何審之急，出曰：「是吾兒也。」遂哭，公乃伏地悲咽。蓋大男從陳公姓，業為官矣。初公至，自都過道，過故里，始知兩女皆醜，伏膺哀痛。族人知大男已貴，反其田廬，公留僕營造，與父復還。既而授任鹽亭，又欲棄官尋父，陳翁苦勸止之。會有卜者使筮焉，卜者曰：「小者居大，少者為長，求雄得雌，求一得兩，為官吉。」公乃之任，為

不得親居官。不如章酒。是日得里人狀。睹吳姓名。疑之。陞
遣內使細詎果。父乘夜微行而出。見母。益信卜者之神。臨
去。囑勿播。出金二百。啓父。解裝歸里。父抵家。門戶一新。廣
畜僕馬。居然大家矣。申見大男貴盛。益自歛。兄苞不憤。訟
官。為妹爭嫡。官廉得其情。怒曰。貪賢初婚。已更二夫。尚何
顏爭。昔年嫡庶耶。重言苞由此名分益定。而申姊何亡姊
之衣服飲食。悉不自私。申初供其復仇。今益愧悔。吳亦忘
其舊惡。俾內外皆呼以太母。但誥命不及耳。

異史氏曰。顛倒眾生。不可思議。何造物之巧也。吳生不能
自立于妻妾之間。一碌庸人耳。苟非孝子賢姊。烏能有

此奇合坐享富貴以終身語

○○○韋公子

韋公子咸陽世家。放縱好淫。婢婦有邑。無不私者。嘗載金數千。欲盡覽天下名妓。凡繁麗之區。無不至。其不甚佳者。信宿即去。當意則作百日留。叔亦名宦。休致歸。怒其行。異明師置別業。使與諸公子鍵戶讀。公子夜伺師寢。踰垣歸。遲明而返。一夜折失足折肱。師始知之。告公。公益施夏楚。俾不能起。而始藥之。及愈。公與之約。能讀倍諸弟。文字佳。出勿禁。若私逸。撻如前。然公子最慧。讀常過程。數年中。鄉榜欲自敗。約公稍制之。赴都以老僕從。授日記。藉使誌其言動。故數年無過行。後成進士。公乃稍弛其禁。公子或將有作。惟恐公聞。入曲巷中。

輒托姓魏。一日過西安見優僮羅惠卿年十六七秀麗如好
女悅之夜留繼終贈貽豐隆聞其新娶婦尤韵妙私示
意惠卿惠卿無難色夜果携婦至三人共榻留數日眷
愛臻至謀與俱歸問其家口答云女早喪父存某原非羅
姓母少服後于咸陽章氏實至羅家四月即生余倘得從公
子去亦可察其音耗公子驚問女姓曰姓呂生駭極汗下決
體蓋其母即生家婢也生無言時天已明厚贈之勸令改業
僞托他適約歸時台致之遂別去後令蘇州有樂伎沈章娘
雅麗純倫愛留與狎戲曰卿小字取春風一曲杜韋娘耶
答曰非也妾母十七為名妓有咸陽公子與公同姓留三月訂

盟昏娶公子去八月生妾因名韋實妻姓也公子臨別時贈黃金鴛鴦今尚在一去竟無音耗妾母以是憤邑死妾三歲受撫于沈嫗故從其姓公子聞言愧恨無以自容嘿移時頃生一策忽起挑燈喚韋娘飲暗置鴆毒杯中韋娘終下咽潰亂呻嘶衆某視則已斃矣呼優人至付以尸重賂之而韋娘所與交好者盡勢家聞之皆不平賄激優人訟于上官生惧溺索彌縫卒以浮跡免官歸家年才三十八頗悔前行而妻妾五六人皆無子欲繼公孫公以門無內行恐見染習氣雖許過嗣必待其老而後歸之公子憤欲招惠鄰家人皆以為不可乃止又數年忽病軀極心曰淫婢

宿妓者非人也。公聞而嘆曰：是殆將死矣。乃以次子之子送詣其家，使定省之。月餘果死。

異史氏曰：盜婢私娼，其流弊殆不可問。然以己之骨血而謂他人父，亦已羞矣。乃鬼神又侮弄之，誘使自食便溺，而不自割其心，自斷其首，而徒流汗投鵝，非人頭而畜鳴者耶？雖然，風流公子所生子女，即在風塵中亦皆擅場。

ccc 石清崖

邢雲飛順天人好石見佳不惜重直偶漁于河有物挂網況而取之則石徑尺四面玲瓏峭巖壺秀喜極如獲異珍既歸雕紫檀為座供諸案頭每值天欲雨則孔仁生雲遙望如塞新絮有勢豪某踵門求觀既見舉付健僕策馬徑去邢無奈頓足悲憤而已僕負石至河濱息肩橋上忽失手墮諸河豪怒鞭僕即出金僱善泅者百計其授竟不可見乃懸金署約而去由是奪石者日盈于河途無獲者後邢至落石處臨流于邑但見河水清激則石固在水中邢大喜解衣入水抱之而出携歸不敢設諸廳所潔治內室供之一日有老妻歎門而請邢托言石失已久叟

笑曰客舍非耶。邢便請入舍以實其無。及入則石果陳几上。愕不能言。叟撫石曰。此吾家故物。失去已久。今固在此耶。既見之。請即賜還。邢窘甚。遂與爭作石主。叟笑曰。既汝家物。有何驗。証邢不能答。叟曰。僕則故識之前後九十二數。孔中五字云。清虛天石供。邢審視孔中果有小字。細如粟米。竭目力終可辨認。又數其數。果如所言。邢無以對。但執不與。叟笑曰。誰家物而憑君作主耶。拱手而出。邢送至門外。既還已石失所在。邢急追叟。則叟緩步未遠。奔牽其袂而哀之。是日奇哉。繼尺之石。豈可。以手握袂藏者耶。邢知其神。強曳之歸。長跪請之。叟乃曰。石果君家者耶。僕家者耶。答曰。誠屬君家。但求割愛耳。叟曰。既

然石固在是入室則石已在故處。史曰：天下之寶當與愛惜之人。此石能自擇主。僕亦喜之。然彼急于自見其出也。早則魔劫未除。實將携去。待三年後始以奉贈。既欲留之。當減三年壽數。乃可與君相終始。君願之乎？曰：願。史乃以兩指埋一竅。軟如泥。隨手而閉。三竅已曰：石上竅數即君壽也。作別欲去。刑苦留之。辭甚堅。問其姓字。亦不言。遂去。積年餘。刑以故他出。夜有賊入室。諸無所失。惟切石而去。刑歸。悼喪欲死。訪察購求。全無蹤跡。積有數年。偶入報國寺。見賣石者。則故物也。將便認取。賣者不暇。因負石至官。已問何所質驗。賣石者能言竅數。刑問其他。則茫然矣。刑乃言數中五字。及三指痕。理

遂得伸官欲杖責賣石者賣石者自言以二十金買諸市遂
釋之邢得石歸裹以錦藏積中時出一賣先焚異香而後
出之有尚書某購以百金邢曰雖萬金不易也尚書怒陰以他
事中傷之邢被收典質田產尚書托他人風示其子亡告邢願
以死殉石妻竊與子謀獻石尚書家邢出獄始知罵妻毆子
屢欲自經家人覺救得不死夜夢一丈夫來自言石清虛戒邢
勿戚特與君年餘別耳明年八月二十日昧爽時可詣海岱門
以兩貫相贖邢得焚香謹誌其日其石在尚書家更無出
雲之異久亦不甚貴重之明年尚書以罪削職尋死邢如
期至海岱門則其家人竊石出售因以兩貫市歸後邢至

八十九歲自治葬具。又囑子必以石殯。及卒。子遵遺教。瘞石墓
中。年許。賊發墓。劫石去。子知之。莫可追詰。越二三日。同僕
在道。忽見兩人奔躐汗流。望空投拜曰。邢先生勿相逼。我
二人將石去。不過賣四兩銀耳。遂繫送到官。一訊即伏。問
石則帶宮氏取石至。官愛玩。欲得之。命寄諸庫吏。舉石
石忽墮地。碎為數十餘片。皆失色。官乃重械而盜論死。邢
子拾碎石出。仍瘞墓中。

異史氏物之尤者。福之府。至欲以身殉石。亦痴甚矣。而卒
之石與人相終始。誰謂石無情哉。古語云。士為知己者
死。非過也。石猶如此。何況於人。

○○○曾友于

曾翁昆陽故家也。翁初死未殮。兩眶中泪出如漆。有子六。莫解所以。次子悌。字友于。邑名士。以為不祥。戒諸兄弟各自惕。勿貽痛于先人。而兄弟半迂笑之。先是翁嫡配生長子成。至七八歲。母子為強寇擄去。娶繼室。生三子。曰孝。曰忠。曰信。妾生三子。曰懷。曰仁。曰義。孝以悌等出身賤。鄙不齒。因連結。忠信為黨。即與客飲。悌等過室下。亦傲不為禮。仁義皆忿。與友于謀。欲相仇。友于百詞寬譬。不從所謀。而仁義年最少。因兄言亦遂止。孝有女適邑周氏。病死。糾悌等往。撻其姑。悌不從。孝憤然。令忠信合族中無賴子。往促周妻。

擄掠無算、拋棄毀器、蓋並無存、周告官、怒拘孝等因
繫之、將行申黜、友于悞見宰自投、友于品行素為宰重、諸
兄弟以是得無苦、友于乃詣周所負荊、周亦器重友于、訟遂
止、孝歸、然不德友于、無何友于母張夫人卒、孝等不為服、宴
飲如故、仁義益忿、友于曰、此彼之無禮于我何損焉、及葬、祀
持墓門、不使合厝、友于乃瘞母隧道中、未幾孝妻亡、友于
招仁義、令往奔喪、二人曰、期且不論、功于何有、再勸之、闕然散
去、友于乃自往、臨哭盡哀、隔牆聞仁義鼓且吹、孝怒、糾諸
弟往毆之、友于搥杖先從入其家、仁覺先逃、義方踰垣、友
于自後擊仆之、孝等拳杖交加、毆不止、友于橫身障阻、

之孝怒讓友于。友于曰：責之者以其無禮也，然罪固不至死。我不恃弟惡，亦不助兄暴。如怒不解，身代之孝，遂反杖撻友于。忠信亦相助毆兄。聲震里黨，羣集勸解，乃散去。友于即扶杖詣兄請罪，孝遂去之，不令居喪次。而義創甚，不復食飲。仁代其詞訟官，訴其不為庶母行服。官簽拘孝、忠信，而令友于陳狀。友于以面目損傷，不能詣署，但作詞稟曰：哀求寢息，寧遂消業。義亦尋愈。由是仇怨益深。仁義皆幼弱，輒被敲楚。怨友于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友于曰：此兩語，我宜言之。兩弟何？因苦勸之，卒不聽。友于遂扃戶，携妻子，借寓他所，離家五十餘里，莫不相聞。友于在家雖

不助弟而孝等尚稍有顧忌。既去諸兄。一不當輒呼罵其門。
辱侵母諱。仁義度不能抗。惟杜門。思乘間刺殺之。行則懷刀。
日寇所掠長兄成。忽携婦亡歸。諸兄弟以家久析。聚謀三日。
竟無處可以置之。仁義竊喜。招去共養之。往告友于。友于喜。
歸共出田宅居成。諸兄怒其市惠。登門窘辱。而成久在寇中。
習于威猛。大怒曰。我歸。更無人肯置一屋。幸三弟念手足。又
罪責之。是欲逐我耶。以石投孝。亡仆。仁義各以杖出。捉忠信。
毆無數。成乃訟宰。亡。又使人請教友于。友于詣宰。倪首不言。
但有流涕。宰問之。曰。惟求公斷。宰乃判孝等各出田產歸成。
使七分相半。自此仁與成倍加愛敬。談及英母事。因並泣下。

成惠曰如此不仁真禽獸也遂欲啓塘更為改葬仁奔友
于友于急歸諫止成不聽刻期發墓作齋於堂以刀削楮謂
諸弟曰所不哀麻相徙者有如此楊衆唯云于是入門皆哭臨
安厝盡禮自此兄弟相安而成性剛烈輒批撻諸弟於孝尤
甚惟重友于雖盛怒友于至一言即解孝有所行成輒不平
之故孝無十日不至友于所潛對友于話詛友于婉諫卒不
納友于不堪其擾又遷居三泊去家益遠音迹遂疎又二
年諸弟皆畏成久亦相習而孝年四十六生五子長緒紫三
緒德嫡出次緒功四緒績庶出又婢生緒祖皆成立教父舊
行各為黨日相競孝亦不能呵止惟祖無兄弟年又最幼

諸兄皆得而話屬之。岳家近三泖會詣岳，迂道詣叔，入門見叔家兩兄一弟，絃誦怡然，樂之久居不言歸。叔促之，哀求寄居。叔曰：汝父母皆不知我，豈惜馭飯瓢飲乎？乃歸。過數月，夫妻往。岳岳母告父曰：見此行不歸矣。父詰之，因吐微隱。父慮與叔有夙隙，計難久居。祖曰：父慮過矣。二叔聖賢也，遂去。携妻之三泖，友于除舍居之，以盡兒行，便執爨，從長子繼善。祖最慧，寄籍三泖年餘，入雲南郡庠，與善開戶研讀。祖又誦誦最苦，友于甚愛之，自祖居三泖，家中兄弟益不相能。一日微反唇，業詬辱庶母，功怒，刺殺業，官收功，重械之，數日死獄中。業妻馮氏，猶日以罵代哭，功妻劉聞之，怒曰：汝家男子死，誰家男子活耶？

操刀入擊殺馮自投井死。馮父大立悼女死慘，率諸子弟藏
兵衣底，往捉孝妾。裸趙道上，以辱之。成怒曰：「我家死人如麻，
馮氏何得復爾？」吼奔而出。諸曾從之，諸馮盡靡。成首捉大立，
割其兩耳。其子義救，緒續以鐵杖橫擊，折其兩股。諸馮各
被夷傷，闕然盡散。惟馮子猶卧道周，成夾之以肘，置諸馮
村而還。遂呼績詣官自首。馮狀亦至，于是諸曾被奴惟忠
亡去。至三泊徘徊門外，適友于率一子一侄，御試歸，見忠驚曰：
「弟何來？」忠未語先泣。長跪道左，友于握手，搜入詰得其情。大
驚曰：「似此奈何？」然一門垂戾，逆知奇禍久矣。不然，我何以竄跡
至此？但我離家久，與大令無聲氣之通，今即匍匐而往，徒取

辱耳。但得馮父子傷重不死。吾三人中倖有捷者。則此禍或可少解。乃留之。晝與同餐。夜與共寢。忠頗感愧。居十餘日。見其叔侄如父子。兄弟如同胞。悽然下泪曰。今始知從前非人也。友于喜其悔悟。相對酸惻。俄報友于父子同科。祖亦副榜。大喜。不赴鹿鳴。先歸展墓。明年科甲最重。諸馮皆為飲。息友于乃托親友賂以金粟。資其醫藥。訖。及息舉家泣感友于。求其復歸。友于乃與兄弟焚香約誓。俾各蒞處。自耕。遂移家還。祖從叔不願歸其家。孝乃謂友于曰。我不德。不應有亢宗之子。弟又善教。俾姑為汝子。有寸進時。可賜還也。友于從之。又三年。祖果舉于鄉。使移家。夫妻皆痛哭而去。不數

日祖有子方三歲亡歸友于家藏伯紫室不肯返從去輒追孝乃令祖異居與友于鄰祖聞之通叔家兩間定者如一焉時咸浙老家事皆取決於友于從此門庭雍穆稱孝友焉

異史氏曰天下惟禽獸止知母而不知父奈何詩書之家往往蹈之也夫門內之作其漸漬子孫者直入骨髓古云其父造子必行叔其流弊然也孝雖不仁其報亦慘而卒能自知乏德托子于弟宜其有操心慮患之子也若論果報猶迂也

○○○嘉平公子

嘉平某公子，風儀秀異，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試，偶過許娼之門，見內有二八麗人，目注之，女微笑點首。公子近就與語，女問寓居何處，具告之。問寓中有人否，曰無。女云：「妻晚間奉訪，勿使人知。」公子歸，及暮屏去僮僕，女果至，自言小字溫姬，且云：「妾慕公子風流，故背媼而來，匿此之意，願奉終身。」公子亦喜，自此三兩夜輒一至，一夕冒雨而來，入門解去濕衣，冒諸櫪上，又脫足上小襪，求公子代去泥塗，遂上牀，以被自覆。公子視其鞋，乃五文新錦，沾濡殆盡，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賤物相投，欲使公子知妾之痴于情也。」聽窓外雨聲不止，遂吟曰：「淒風冷雨滿江城，求

公辭之公子辭以不解。女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風雅，使妾清興消矣。」因勸肆習。公子諾之。往來既頻，僕輩皆知公子姊夫宋氏亦世家子，聞之，竊求公子一見溫姬。公子言之，女必不可，宋隱身僕舍伺女至，伏牕窺之，顛倒欲狂，急排闥，女起踰垣而去。宋嚮往甚殷，乃修贄見許媼，指名求之。媼曰：「果有溫姬，但死已久，宋愕然退，告公子。公子始知為鬼。至夜，因以宋言告女，女曰：『誠然。』顧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各遂所願足矣。人鬼何論焉？」公子以為然。試畢而歸，女亦從之。他人不見，惟公子見之。至家寄諸齋中，公子獨宿不歸，父母疑之。女歸寧，始隱以告母，母大驚，戒公

子純之公子不能聽父母深以為憂百樹驢之不能忝一
日公子有諭僕帖置案上中多錯謬板訛菽姜訛江可恨
訛可浪女見之書其後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
如為娼遂告公子曰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故蒙羞自薦
不圖虛有其表以貌取人奴乃為天下笑乎言已而泣公
子雖愧恨猶不知所題折帖示僕聞者傳為笑談

異史氏曰溫姬可見翻亡公子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
遂至悔不如娼則妻妾羞泣矣顧百計遣之不去而見
帖浩然則花菽生江何殊於杜甫之子章霸腰哉耳錄
云道傍設漿者榜云施恭結緣亦可一笑

有故家子既負榜於門曰賣古淫器訛誣為淫云有要
宣淫定淫者大小皆有入內看物論僞崔盧之子孫如
此甚衆何獨花叢生江哉

某甲

某甲私其僕婦，因殺僕，納婦，生二子一女，閱十九年，巨寇破城，劫掠一空，少年賊持刀入甲家，甲視之，酷類死僕，自嘆曰：吾今休矣！傾囊賄命，迄不顧，亦不一言，但搜人而殺，共殺一家二十七口而去。甲頭未斷，冠去少甦，猶能言之。三日尋斃，嗚呼！果報不爽，可畏也哉！

大蝎

明彭將軍宏，征寇入蜀，至深山中，有大禪院，云已百年無僧。詢之土人，則曰：寺中有妖，入者輒死。彭恐，伏寇率兵斬茅而入。前殿中有皂雕，奪門飛去。中殿無異，又進之，則佛閣周視亦無。

所見但入者皆頭痛不能禁彭親入亦然少頃有大燭如琵琶自
板上升而上下一軍驚走彭遂火其宗

外國人

己巳秋嶺南從外洋飄一巨艘來上有十一人衣鳥羽文采璀璨
自言呂宋國人遇風覆舟數十人皆死惟十一人附巨木飄
至大島得免凡五年日攫鳥虫而食夜伏石洞中織羽為帆
忽又飄一舟至檣帆皆無蓋亦海中碎于風者于是附之
將返又被大風引至澳門巡撫趙凱送之還國

拆樓人

何問卿平陰人初令秦中一賣油者有薄罪其言慙何怒

杖殺之後仕至銓司家貨富饒建一樓上梁日親賓稱觴
為賀忽見膏油者入陰自駭疑俄報妻生子愀然曰樓上未成
折樓人已至矣人謂其戲而不知其實有所見也後子既長
最頑蕩其家傭為人役每得錢數文輒賣香油食之

異文氏曰常見富貴家數第連亘死後再過已墟此必有
折樓人降生其家也身居人上烏可不早自惕哉

牛犢

楚中一農人赴市歸暫休於途有術人後至止與傾談忽睹農
人日子氣色不祥三日內當退財受官刑農人曰某官稅已完
生平不解爭鬭刑何從至術人曰僕亦不知但氣色如此不可

不慎之也。農人頗不深信，拱別而歸。次日牧犢于野，有驛馬過，犢望見，悵以為虎，直前觸之。馬驚，後報農人至官。官薄懲之，使償其馬。蓋水牛見虎必聞，故販牛者露宿，輒以手自衛。遙見馬過，急驅避之，恐其悞也。

蚰蜒

學使朱喬三家門限下有蚰蜒，長數尺，每遇風雨即出，盤旋地上，如白練。按蚰蜒形若蜈蚣，晝不能見，夜則出。聞腥輒集，或云蜈蚣無目而多貪也。

男妾

一官紳在揚州買妻連相數家悉不當意惟一姬寄居賣女二十四五年姿姣好又善諸藝大悅以重價購之至夜入衾膚膩如脂喜捫私處則男子也駭極方致窮詰蓋買好僮加意修飾設局以騙人耳黎明遣家人尋姬則已遁去無踪中心懊喪進退莫決適浙中同年某來詠因為告訴某便索覩一見大悅以原價贖之而去

異史氏曰首遇知音即與以南成不易何事無知婆子多作一偽境哉

黑鬼

膠州李繼鎮買二黑鬼其黑如漆足革粗厚立乃為塗往來其上毫無所損繼鎮配以娼生子而白條僕戲之謂非其種黑鬼亦疑因殺其子檢骨盡黑始悔焉公每令兩鬼對舞神情亦可觀也

衡州三怪

張握仲從戎衡州言衡州夜靜時人莫敢獨行鐘樓上有鬼頭上一角象貌猙獰聞人行聲即下人馳而奔鬼亦遂去然見之輒病且多死者又城中一塘夜出白布一疋如匹練橫地過者拾之即撲入水又有鴨鬼夜既靜塘邊寂無一物若聞鴨聲人即病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十二

般陽蒲水

〇〇〇二班

殷元禮雲南人善針灸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尚遠悵遭虎狼逢見前途有兩人疾趨之既至兩人問客何來殷乃自陳族貫兩人拱敬曰是良醫殷先生也俾山斗久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為班牙一為班牙使謂先生予亦避難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殷喜從之俄至一處室傍岩谷藝柴代燭始見二班容軀威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亦即聽之又聞榻上呻吟細審

則一老嫗僵卧似有所苦問何恙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
乃束火炬榻諸客逼視見鼻下口角有兩贅瘤皆大如碗
且云痛不可觸妨碍飲食殷曰易耳出艾圍之為灸數十
壯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燒虎餉客並無酒飯惟肉一品爪
曰倉猝不知客至望勿以藉棄為怪殷飽餐而眠枕以石
塊二班雖誠朴而粗莽可恨殷轉側不敢熟眠天未明便
呼嫗問所患嫗初醒自捫則瘡破為創殷促二班起以火
就燎敷以藥屑曰愈矣拱手遂別班又以燒虎一肘贈之
後三年無耗殷適以故入山遇二狼當道阻不得行日既
西狼又群至前後受敵狼撲之仆數狼爭齧衣盡碎自

必死。忽兩虎驟至，諸狼四散。虎怒大吼，狼俱盡伏。虎悲撲殺之，竟去。殷狼狽而行，惧無投止。遇一媼來，睹其狀，曰：「殷先生，吃苦矣。」殷戚然訴狀，問何見識。媼曰：「余即石室中灸瘤之病媼也。殷始恍然，使求寄宿。媼引去，入一院落，燈火已張，曰：『老身伺先生久矣。』遂出袍袴，易其敝敗，羅漿具酒，酬勸諄切。媼亦以陶甌自酌，談飲俱豪，不類巾幗。殷別前日兩男子，係老姥何人，胡以不見。媼曰：『兩兒遣逆先生，尚未歸復，必迷途矣。』殷感其義，繼飲不覺沉醉，酣眠座間。既醒，已曙，四顧竟無廬，孤坐岩上，聞岩下喘息如牛。近視則老虎方睡未醒，喙間有二癩痕，皆大如拳，駭極。

惟恐其覺潛踪而遁始悟兩虎即二班也。

博興女

博興民王某有女及笄勢豪某窺其姿伺女出掠去無知者至家逼淫女號嘶撐拒某發殺之門外故有深淵遂以石繫尸沉其中王見女不得計無所施天忽而雷電繞豪家霹靂一聲龍下攫豪首去天晴淵中女尸浮出一手捉人頭審視則豪頭也官知鞠其家人始得其情龍其女之所化與不然何以能爾也奇哉。

烏使

莒城史烏程家居忽有烏集屋上香色類鴉史見之告家

人曰夫人遣烏使召我矣急備後事某日當死至日果卒殯日鴉復至隨柩緩飛由死之新及殯鴉始不見長山吳木欣目覩之

○○○苗生

龔生岷州人赴試西安憩于旅舍沽酒自酌一偉丈夫入坐與語生舉匕勸飲客亦不辭自言苗姓言嘍粗豪生以其不文偃蹇遇之酒盡不復沽苗生曰惜大飲酒使人胸膈起向壚頭沽提巨甕而入生辭不飲苗提臂勸臑臂痛欲折生不得已為盡數觴苗以羹枕自吸笑曰僕不善勸客行止惟君所便生即治裝行約數里馬病卧于途坐待路側行李重累正無方計苗尋至詰知其故遂謝裝付僕已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趨二

十餘里始至逆旅釋馬就櫬。移時生主僕方至。生乃驚為神。相待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苗曰。僕善飯。非君所能飽飲。飲可也。引圭一瓶。乃起而別。曰。君醫馬尚煩時日。余不能待行矣。遂去。後生場事畢。三四友人邀登華山。藉地作筵。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携巨尊。右提豚肘。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敬附懷。屋。衆起為禮。相並謀生。豪飲甚歡。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樂。何苦愁思。衆不聽。設金谷之罰。苗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衆笑曰。罪不至此。苗曰。如不見誅。僕武夫亦能之也。首座靳生曰。絕獻。憑臨眼界空。苗信口續曰。唾壺擊缺劍光紅。下座沉吟既久。苗遂引壺自傾。移時以次屬句。漸涉鄙俚。苗呼曰。只此已

足如殺我者如作矣。衆弗聽。苗不可復忍。遽故作龍吟。山谷
響應。又起悅仰。作獅子舞。詩思既亂。衆乃罷。因而飛觴再
酌。時已半酣。客又互誦。閑中作送相賀。苗不欲聽。牽生
豁拳。勝負屢分。而諸客誦詩未已。苗厲聲曰。僕聽之已悉。
此等文。只宜向牀頭對案誦耳。屬衆中刺已者。可厭也。衆有
慚色。更怒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為虎。撲
殺諸客。咆哮而去。所存者惟生及斯。是科領薦。後三年再經
華陰。忽見穉生亦山上被噬者。大恐欲馳。穉捉鞋。使不得行。
斯乃下馬問其何為。答曰。我今為苗氏之張。從役良苦。必再殺
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後。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于虎。然必在

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子是日多邀文士于此即為故人謀也。靳不敢辨故諾而別至寓審思終夜莫知為謀自拊背約以聽鬼責適有表戚適生來靳述其異蔣名下士邑尤生考居其上竊懷忌嫉聞靳言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其登臨自乃着白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半肴酒並陳敬禮臻至會郡守登嶺上與蔣為通家聞蔣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以白衣往遂與尤脫冠服交着未完虎驟至啣蔣而奔

異史氏曰得意津津於捉衿袖強人聽聞者久伸屢作欲睡欲遁而誦者足蹈手舞詐不自覺知交者亦當從旁肘之躡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輩生在此然坡忌者

易服而驚則知苗亦無心者耳故厭怒者苗也非苗也

○毛大福

太行毛大福瘍醫也一日行術歸道遇一狼吐裹物踣道左毛拾視則布裹金飾數事方怪異聞狼前欲躍畧曳袍服即去毛行又曳之察其意不惡因從之去未幾至穴見一狼病卧視頂上有巨瘡潰腐生蛆毛悟其意擬剔淨盡數藥如法乃行日既晚狼遙送之行三四里又遇數狼咆哮相侵惧甚前狼急入其群若相告語衆狼悉散去毛乃歸先是邑有銀商解表被盜殺于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為審俾認執赴公庭毛訴所從來官不信械之毛寃極不

能自伸。惟求寬釋。請問諸狼。官遣兩役押入山。直抵狼穴。值狼未歸。及暮不至。三人遂及至半途。遇二狼。其一瘡痕猶在。毛識之。向揖而祝曰。前蒙餽贈。今遂以此被屈。君不為我昭雪。回去撈掠死矣。狼見毛被繫。怒奔。隸以拔刀相向。狼以喙拄地大嗥。二三聲。山中百狼群集。圍旋隸。火窘。競前噬繫索。隸悟其意。解毛縛。狼乃俱去。歸述其狀。官異之。未遽釋毛。後數日官出行。一狼叩敝履委道上。官過之。狼又叩履奔前。置于道。官命收履。狼乃去。官歸。陰遣人訪履主。或傳某村有叢薪者。被二狼追逐。叩其履而去。拘來認之。果其履也。遂疑殺薪者必薪鞠之。果然。蓋薪殺

取其巨金衣底藏飾未遑收拾彼狼啣去也

昔一媼婆出歸遇一狼阻道牽衣若欲乞之乃從去見
鵠狼方晚不下媼為用力按捺產下放歸明日狼啣虎
由置其家以報之可知此事從來多有

浙東生

浙東生房某客于陝教授生徒嘗以胆力自詡一夜裸卧
忽有毛物從空墮下擊胸有聲覺大如犬氣咻咻然四足
挽動大惧欲起物以兩足撲倒之恐極而死經一時許覺
有人以尖物穿鼻大嗅乃蘇見室中燈火熒々床邊坐一美人
笑曰好男子膽氣固如此耶生知為狐益惧女漸與戲胆始放

遂共狎昵積半年如琴瑟之好一日女卧床頭生潛以獵網蒙之
女醒不敢動但哀乞生笑不前女忽化白氣從床下出恚曰終非
好相識可送我去以手曳之身不覺自你出門凌空翕飛食頃
女釋手生量然墜落適世家園中有虎阱採木為圈繩作網
以覆其口生墜網上網為之側以腹受網身半倒懸下視虎蹲
阱中仰見卧人躍上近不盈尺心胆俱碎因丁來飼虎无而怪之
扶上已死移時漸甦悔言其故其地乃浙界鄰家止四百餘里矣主人
贈以貲遣歸告人雖得兩次死然非林則實不能歸也

土化兔

靖逆侯張勇鎮蘭州時出獵獲兔甚多中有半身或兩肢尚

為土質一時秦中爭傳土能化鬼此亦物理之不可解者

電神

唐太史濟武適日照會尉氏葵道經電神李左車祠入莊眺
祠前有池水清澈有朱魚數尾游泳其中內一糾尾魚呿呿水
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急止勿擊問其故言池
鱗皆龍族觸之必致風雹太史笑其附會之誕竟擲之既而升
車東行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數里雷落大如綿子又行里
餘始霽太史弟宗武在後追及與語則竟不知有電也問之
前行者亦云太史笑曰此豈廣武君作怪耶猶未深異安村外
有閼聖祠適有裨販客釋肩門外忽棄篋篋中校架

上天乃旋舞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瑯川唐太史一助執紼
敬先告主人數語而醒不自知其所言亦不識唐為何人安氏聞之
大快村去祠四十餘里敬修楮帛祭其詣祠哀禱但求憐憫不
敢枉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主人曰靈神靈蹟最著
常托生人以為言應驗無虛語若不虔祝以尼其行則明日風
雹立至矣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事者流也即司雹于
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職于天然業已神矣何必翹然自異
哉唐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
求信于君子也

乩仙

章邱朱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輒召仙相與賡和。一日友人見天上微雲得句。請以屬對。曰。羊脂白玉天。乩批云。問城南老董。衆疑其妄。後以故偶適城南。至一處土如丹砂。異之。見一叟收禾其側。因問之。叟曰。此豬血紅泥地也。忽憶乩詞。大駭。問其姓。叟云。我老董也。屬對不奇。而預知過城南老董斯亦神矣。

蝎客

南商販蝎者。歲至臨朐。收買甚多。土人持木鉗入山。探穴焚石。搜捉之。一歲商復來。寓客肆。忽覺心動。毛髮森悚。急告主人曰。傷生既多。今見怒于蠱鬼。將殺我矣。急垂拯救。主人顧

室中有巨甕乃使縛伏以覆之移時一人奔入黃髮猙獰問主人南客安在荅曰他出其人入室四顧鼻作臭聲者三遂出門去主人曰可幸無恙矣及啓甕視客已化為血水

○○李八缸

太學李月生升字翁之次子也翁最富以缸貯金里人稱之八缸翁寢疾呼子分金凡八之弟二之月生歛望翁曰我非偏有愛憎藏有害銀必待無多人時方以畀汝勿急也過數日翁益彌留月生慮一旦不虞觀無人就床頭秘訊之翁曰人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享妻賢之福故不宜再助多金以增汝過蓋月生妻卽氏最賢有桓楚之德故云月生固哀之怒曰

汝尚有一二十餘年坎壈未歷。即予千金。亦立盡耳。苟不至山窮水盡時。勿望給與也。月生孝友敦篤。亦即不敢復言。無何翁大漸尋卒。幸兄賢。齊葵之謀。勿與校計。月生又天真爛熳。不較錙銖。且好客善飲。炊黍治具。日促妻三四作。不甚理家人生。產里中無賴窺其懦。輒魚肉之。踰數年。家漸落窘。急時賴兄小周給。不至大困。無何兄以老病卒。益失所助。至絕糧食。春貸秋償。田所出。登場輒盡。乃割畝為活。業益消滅。又數年。妻及子相繼殂謝。無聊益甚。尋賣販羊者之妻徐。冀得其小阜而徐性剛烈。日交藉之。至不敢與親朋通吊慶禮。忽一夜贊父曰。今汝所遭。可謂山窮水盡矣。嘗許汝窖金。今其可矣。

問何在曰明日畀汝醒而異之猶謂是貧中之積想也次日發土其壙掘得巨金始悟向無多人乃死亡將半也

異史氏曰月生余杵臼交為人朴誠無偽余兄弟與交哀樂輒相共數年來村隔十餘里老死竟不相聞余偶過其居里因亦不敢過問之則月生之苦况盖有不可明言者矣忽聞暴得千金不覺為之鼓舞嗚呼公孫臨終之治命昔習聞之而不意其言皆識也抑何其神哉

○○周生

周生，涪邑之幕客。全公出，夫人衛有朝，碧霞元君之願，以道遠故，將遣僕賁儀代往，使周為祝文。周作駢詞，歷叙平生，頗涉狎語，中有云：「裁殷陽滿縣之花，偏憐斷袖置夾谷。」彌山之州，惟愛餘桃，此訴夫人所情也。類此甚多，脫稿示同幕凌生，凌以為觀戒，勿用。弗聽，付僕而去。未幾，周生卒于署院，而僕亦死。徐夫人產後亦病卒，人猶未之異也。周生子自都來迎父櫬，夜與凌生同宿，夢父戒之曰：「文字不可不慎也。」我不聽凌君言，遂以藁詞致于神怒，遽夭。天年人貽累徐夫人，且殃及焚文之僕，恐冥罰尤不免也。醒而

告凌亦夢同因述其文周子為之惕然

異史氏曰恣情縱筆輒洒自快此文客之常也然姤
媛之詞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無知異譴其所應爾但
使賢夫人及千里之僕駢死而不知其罪不亦與刑律
中全有從者殊多情耶寬已

○老龍船戶

朱公薊陰巡撫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告無頭冤狀千里行
人死不見尸數客同遊全無音信積案累莫可究詰初
告有司尚發牒行緝追投狀既多竟置不問公蒞任歷稽
舊案狀中稱死者不下百餘其千里無主更不凡幾公駭

異惻怛等思廢寢徧訪僚屬。迄少方畧。於是潔誠重沐。致
檄城隍之神。已而齊夜恍惚。見一官僚。持笏而入。問何官。
答云。城隍劉某。將何言。曰。冀遇垂雪。天際生雲。水中漂木。
壁上安門。言已而退。既醒。隱謎不解。輾轉終宵。忽悟曰。垂
雪者。老也。生雲者。龍也。水上木為舟。壁上門為戶。豈非老
龍無戶耶。蓋省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閣。源自老龍津。以達
南海。每由此入粵。公遣武弁。密授機謀。捉龍津駕舟者。次
第擒獲五十餘名。皆不械而服。蓋此等賊。以舟渡為名。縣
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致客昏迷不醒。而后剖腹納
石。以沉水底。寃慘極矣。自昭雪後。遐邇歡譔。謂成事焉。

異史氏曰。剖腹沉石。慘寃已甚。而木雕之有司。絕不少
閔痛癢。豈特魯東之暗無天日哉。公至則鬼神効靈。復
盆俱始。何其異哉。然公非有四目兩口。不過痼疾之念
積乎中者至耳。彼魏。然出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熏
心。尊優雖至。究何異於老龍舡戶哉。

○○○ 鸚鵡鳥

長山楊金。性奇貪。康熙乙亥間。西塞用兵。市民間騷馬運
糧。楊假此搜括地方。頭畜一空。周村為商賈所集。起墟者
車馬輻輳。楊率健丁。悉篡奪之。不下數百餘頭。四方估客
無處控告。時諸令皆以公務在省。適益都令董萊無金飽。

新城金鑑。金集。旅舍有山西二商。迎門號。懇訴有健驛四頭。俱被搶掠。道遠失業。不能歸家。求諸公為緩頰也。三公憐其情。許之。遂共詣楊。治具相款。酒既行。衆言來意。楊不聽衆言之益切。楊舉酒促酌。以亂之曰。某有一金。不能者罰。湏一天上一地下一古人。左右問所執何物。口道何詞。隨問答之。使倡云。天上有月輪。地下有崐崙。有一古人劉伯倫。左問所執何物。答云。手執酒杯。右問口道何詞。答云。道是酒杯之外。不湏提。范公云。天上有廣寒宮。地中有乾清宮。有一古人姜太公。手執釣魚竿。道是願者上鉤。孫云。天上有天河。地下有黃河。有一古人是蕭何。手執一棒。大清律。他道是。縣官。縣吏。楊有。

慚色沉吟久之曰某又有之天上有靈山地下有太山有一古人
是寒山手執一帚道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衆相視粲然忽一
少年傲岸而入袍服華整舉手作礼共挽坐酌以大斗少年
笑曰酒且勿飲聞諸公雅會願獻芻蕘衆請之少年曰天上
有玉帝地下有皇帝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手執三尺劍道
是貪官剥皮衆大笑楊志罵曰何處狂生敢尔命隸執之
少年躍登几上化為鵝冲簾飛出集庭樹間回顧室中作
笑聲主人擊之且飛且笑而去

異史氏曰市馬之役諸大令健畜盈庭者十之七而千百馬
群作驛馬實者長山外不數日見也聖明天子愛惜民

力取一物必償其值焉。知奉行者流毒若此哉。鵲所至人最厭其笑。兒女共唾之以為不祥。此一笑則何異于鳳鳴哉。

古瓶

涪邑北村井泗村人甲乙繼入園之。掘尺餘得觶。觶悞破之。口含黃金。喜納臂囊。復掘又得觶。觶六七枚悉破之。無金。其旁有磁瓶二。銅器一。器大可合抱。蓋數十觔。側有雙環不知何用。班駁陸離。觶亦古非近款。既出井。甲乙皆死。移時乙藉曰。我乃漢人。遭新莽之亂。全家投井中。適有少金。因內口中。實非含飲之物。今都有也。奈何。徧碎頭顱。情殊可恨。衆

香楮共祝之。許為殯葬。乙乃愈。甲則不能復生矣。顏鎮猶生
聞其異。購銅器而去。袁孝廉宣四得一熟。可驗陰晴。見有一
點潤處。初如粟米。漸潤漸滿。未幾而至。潤退則雲開天霽。其
一入張秀才家。可志朔望。朔則黑起如豆。與日俱長。望則一
瓶徧滿。既望又以次而退。至晦則復其初。以埋土中。久。研
口有小石黏口上。刷刮不可下。敲去之。石落而口微缺。亦一
憾事。浸花其中。落花結實。與在樹者無異云。

○元少先生

韓元少先生為諸生時。有吏突至。白主人欲延作師。而殊
無名利。問其家。問舍糊對之。束帛緘聲。儀禮優渥。先生

許之約期而去。至日果以輿來。逕理而往。道路皆所未經。忽睹殿閣下車入。氣象類藩邸。既就館。酒炙紛羅。勸客自進。並無主人。筵既撤。則公子出。科年十五六。姿表秀異。展禮罷。趨就他舍。請業始至師所。公子甚慧。聞義輒通。先生以不知家世。頗懷疑。問館有二僮給役。私詰之。皆不對。問主人何在。荅以事忙。先生求導窺之。僮不可。屢求之。乃導至一處。開榜。楚聲自門隙目注之。見一王者坐殿上。階下叙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駭。方將却步。內已知之。因罷政。叱退諸鬼。疾呼僮。僮變色曰。我為先生福及身矣。戰惕奔入。王者怒曰。何敢引人私窺。即以巨鞭重笞。訖乃召先生入。曰。所以不見者。以幽

明異路今已知之勢難再聚因贈束金使行曰君天下第一人但坎壈未盡耳使青衣捉騎送之先生疑身已死青衣曰何得便爾先生食御一切置自俗間非冥中物也既歸坎壈數年中會狀其言皆驗

○青城婦

費邑高彥說為成都守有一奇獄先是有西商客成都娶青城山寡婦既而以故西歸年餘復返夫妻一聚而商暴卒同商疑而告官高亦疑婦有私苦訊之橫加酷掠卒無詞際解上司並少實情遂繫獄底積有時日後高署有患病者延一老醫適相言及醫聞之遽曰婦夫噤否問何說初

不言詰再三始曰此處繞青城山有數村落其中婦人多為蛇交則生女夫喙陰中有物類蛇舌至淫縱時則舌或出或陰管男子陽脫立死高聞之嘆尚未深信醫曰此處有巫媼能內藥使婦意蕩舌自出是否可以驗見高即如言使媼治之舌果出疑始解媼報郡上官皆如法驗之乃釋婦罪。

○杜小雷

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母雙盲杜事之孝家雖貧甘旨無缺一日將他適市肉付妻令作饌既妻最忤逆切肉時雜蜨娘其中女覺其惡不可食藏以待子杜歸問饌既美乎母提芥出示子杜裂視見蜨娘怒甚入室欲撻妻又恐母聞

上稍善思。妻問之不語。妻自解傍徨榻下。久之喘息有聲。杜叱曰。不睡待獻扑耶。亦覺寂然。起而燭之。但見一豕。細視則兩足猶人。始知為妻所化。邑令聞之。繫去。使遊四門。以戒衆人。譚微臣曾親見之。

○車夫

有車夫載重登坡。方極力時。一狼來啗其臀。欲釋手則貨歟身墜。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齧片肉而去。乘其不能為力之際。竊嘗一饜。亦照而可笑也。

○○○薛慰娘

曹王桂，聊城儒生也。貧無生業，萬曆間歲大侵，孑然南近，及歸，至沂而病，力疾行數里，至城南叢莽處，益憊，因傍塚卧，忽如夢，至一村，有叟自門中出，邀生入室，而楹亦殊艸，室內一女子，年十六七，儀容慧雅，叟使瀹柏枝湯，以陶器供客，因詰生里居年齒，既已，乃曰：洪都姓李，平陽族，流寓此間，今三十二年矣，君志此門戶，余家子孫如見探訪，即煩指示之，老夫不敢忘義，上女慰娘，頗不醜，可配君子，三昧光到日，即遣至，盟生喜，拜曰：犬馬齒二十有二，尚少良配，惠意春好，固佳，但何處得翁之家人而告訴也？叟曰：君但住北村中，相待月餘，自有來者。

止求不悌煩耳。生恐其言不信，要之曰：實告翁僕，故家徒四壁，恐後日不如所望。中道之棄，人所難堪，即無姻好，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即何妨質言之也？叟笑曰：君欲老夫旦一耶？我稔知君貧，此訂非專爲君。慰娘孤而無倚，相托已久，不忍聽其流落，故以奉君子耳。何見疑？即捉臂送生出，拱手閤扉而去。生覺則身卧塚邊，日已將午，漸起，次旦入村，人見之皆驚，謂其已死，道傍經日矣。頃悟叟即塚中人也，隱而不言，但求寄寓。村人恐其復死，莫敢留。村有秀才與同姓，聞之，趨詰家世，蓋生總服叔也，喜導至家，解治之。數日尋愈，因述所遇，叔亦驚異，遂坐待以覘其變。居無何，果有官人至村，訪父墓址，自言平陽進士李叔。

向先是其父李洪都與同鄉某甲行賈死于沂某因瘞諸叢葬處既歸某亦死是時翁三子皆幼長伯仁舉進士令淮南數遣人尋父墓迄無知者次仲道舉孝廉叔向最少亦登第于是親求父骨至沂徧訪是日至村人皆莫識生乃引至墓所指示之叔向未敢信生為其陳所遇叔向奇之審視兩墳相接或言三年前有宦者葬少妻于此叔向恐悞發他塚生遂以所卧處示之叔向命舁材其側始發塚上開則見女尸服妝黠敗而粉黛如生叔向知其悞駭極莫知所為而女已殯起四顧曰三哥來耶叔向驚就問之則慰娘也乃解衣蔽覆舁歸逆旅急發傍塚異父復活既發則膚革猶存撫之僵燥悲哀不已裝斂入林

清照七日女亦縊。經若女忽告叔向曰：「柔阿翁有黃金二錠，曾分一為妾作奩，妾以孤弱無藏所，僅以絲線繫腰，而未將去，兄得之否？」叔向不知，乃使生反求諸壙，果得之一。如女言，叔向仍以綬誌者，分贈慰娘。暇乃審其家世，先是女父歸寅侯無子，止生慰娘，甚鍾愛之。一日女自金陵舅氏歸，將媼問渡，撥舟者乃金陵媒也，適有宦者任滿赴都，遣覓美妾，凡歷數家，無當意者，將為扁舟詣廣陵，忽遇女，隱生說謀，急招附渡，媼素識之，遂與其濟。中途投毒食中，女媼昏迷，推媼墮江，載女而返，以重金賁諸宦者，入門嫡始知，怒甚。女又惘然莫知為禮，遂撻楚而囚禁之。北渡三日，女方醒，婢言始末，女大泣。

一夜宿于所自經死乃瘞諸亂塚中女在墓為群鬼所愛李翁時呵護之女乃父事翁曰汝命合不死當為擇一快婿前生既見而出反謂女曰此生品詣可托待汝三兄至為汝主婚一日曰汝可歸俟汝三兄將來矣蓋即發墓之日也女子喪次為叔向緬述之叔向嘆息良久乃以慰娘為妹婢從李姓畧買衣妝遣歸生且曰資斧無多不能為妹子辦妝意將偕歸以慰母心何如女亦欣然于是夫妻從叔向輦柩並發及歸母詰得其故愛逾所生館諸別院喪次女哀悼過于兄孫母益憐之不全東歸囑諸子為之買宅適有馮氏賣宅直六百金倉猝未能取盈暫取契券約日交兌及期鴨早至適女亦從別

院入省。母哭見之。純似當年操舟人。馮見亦驚。女趨過之。西兄亦以母小恙俱集。女所。女問。雁前駐蹕者為誰。仲道曰。此必前日賣宅者也。即起欲出。女止之。告以所疑。使詰難之。仲道諾而出。則馮已去。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因問何來。曰。昨夕馮某。晚早登堂。一署券保。適逢遇之。云偶有所忘。暫歸。便返。使僕坐以待之。少間生及叔向皆至。遂相攀談。慰娘以馮故。潛來屏後。窺客細視之。則其父也。哭出持抱大哭。翁驚涕曰。吾兒何來。衆始知薛即寅侯也。仲道雖與街頭常遇。初未悉其名字。至是共喜。為述前因。設酒相慶。因留信宿。自道行踪。蓋失女後。妻以悲死。鰥居無依。故遊學至此也。生約買宅。

後迎與同居。翁次日往探，馮則舉家遁去。乃知殺媼賣女者，即其人也。馮初至平陽，貿易成家。比年賭博，日就消乏。故賃居宅，賣女之資，亦漸盡喪。尅娘得所，亦不甚執之。但擇日徙居，更不追其所往。李媼餽遺不絕，一切日用，皆供給之。生遂家于平陽。但歸誠甚苦，幸于是科得舉，孝廉。尅娘富貴，每念媼為已死，思報其子。媼夫姓殷，一子名富，好博，貧無立錫。一日博局爭注，毆殺人命，亡歸平陽，遂投尅娘。生遂留之門下，研詰所殺姓名。蓋即操舟馮某也。駭嘆久之，因為道破。乃知馮即殺媼仇人也。益喜，遂役生家。薛宦，候就養于媼，為買婦，生子女各一焉。

○田子成

江寧田子成過洞庭舟覆而沒子良報明季進士時在抱中
妻孤氏聞訃仰藥而死良報受廬祖母撫養成立策仕湖北年
餘奉憲命營務湖南至洞庭痛哭而返自告才力不及降縣丞
隸漢陽辭不就院司強督促之乃就輒放蕩江湖間不以官職
自守一夕艤舟江岸聞洞簫聲抑揚可聽乘月步至約半里許
見曠野中茅屋數椽爰上燈火近窺之有三人對酌其中上
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坐一叟側坐吹簫者年甚少吹竟叟擊節
贊佳秀才亟壁吟思若罔聞叟曰盧十君必有佳作請長吟
俾得共賞之秀才乃吟曰滿江風月冷淒淒瘦柳零花化作泥
千里雲山飛不到夢魂夜上竹橋西吟聲愴悵叟笑曰盧十

兄故態作笑，固酌以巨觥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
蘭陵美酒之什，歌已，一座解頰。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度矣？」笑
出見客，拍手曰：「窗外有人，我等狂態盡露也。」遂挽客入，共一舉
手，更使與少年相對坐，試其杯皆冷酒，辭不飲。少年起以葦炬
燎壺而進之。良耜亦命僮者出錢行沽，更固止之，因訊其族。良
耜具道生平，更致敬曰：「吾鄉父母也。」少君姓江，此間土著，指少
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此壺子兄，與公同鄉，虛自見。」
良耜殊惺惺，不甚為禮。良耜因問家居何里，如此清才，殊早
不聞。答曰：「流寓已久，親族恒不相識，可嘆人也。」言之哀楚，更搖手
亂之曰：「好客相逢，不理觴政，貽累如此。」厭人聽聞，遂把杯自飲。

曰一令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三色以相逢為率復一百與相
合乃擲得么二三唱曰三加么二點相同鷄黍三年約范公朋
友喜相逢次少年擲得雙二單四曰不讀書人但見俚典勿以
為笑四加雙二點相同四人聚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虞得雙
么單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呂向兩手抱老翁父子喜相逢良
耜擲復與虞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茅客二簋歎林宗主
客喜相逢全畢良耜興辭盧始起曰故鄉之誼未遑傾吐
何別之遽將有所問願少留也良耜復坐問何言曰僕有
老友某沒于洞庭與君同族否良耜曰是先君也何以相
識曰少時相善沒日惟僕見之因收其骨葬江邊耳良耜出

涕下拜求指墓所。盧曰：「明日來此。」當指示之。要亦易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子並者是也。良耜洒涕，與衆拱別。至每終夜不寢，念盧情詞，似皆有因。昧爽而往，則舍宇全無，益駭。因遵所指處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上，數之適符。數其數，恍然悟。盧子兄之稱，皆其寓言。所遇乃其父之鬼也。細問之，則二十年前有高公，名岳而好善，溺水者皆拯其尸而埋之。故有數墳在焉。遂發塚負骨，意官而還。歸告祖母，質其狀貌，皆確。江西杜野侯乃其表兄。年十九溺于江，後其父流寓江西，又轉杜夫人，歿后葬竹橋之西。故詩中憶之也。但不知是何人耳。

○○○王桂卷

王稹字桂菴大名世家子通南遊泊舟江岸臨舟有榜人女繡履其中風姿韶絕王窺既久女若不覺王朗吟洛陽女兒對門居故使女聞女似解其為已者舉首一斜睇之使首繡如故王神志益悅以金一錠投之墮女襟上女拾棄之金落岸邊王拾歸益怪之又以金釧擲之墮足下女撻棄不顧無何榜人自他歸王怨其見釧研詰心急甚女從容以雙鉤覆藏之榜人解纜逕去王心情喪惘痴坐凝思時王方畏偶悔不即媒定之乃詢舟人皆不識其何姓返舟急追之杳不知其所住不得已返舟而南務畢北旋又沿江細訪並無音耗抵家寢食皆索念之踰年復南買舟江際若家焉日細數行舟往來者帆楫皆

熟而叢舟殊杳居半年皆整而歸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一夜復
至江村過教門見一家柴扉南向門內疎竹為籬竟是亭園
迤入有夜合一株紅綠滿樹隱念詩中門前一樹兩縷花此其是
矣過數武葦芭光紫又入之見北舍三楹便扉閨焉南有小
舍紅蕉蔽窓探身一窺則梳架當門眉畫裙其上知為
女子閨闥愕然却退而內亦覺見之有奔出服窻者料黛微
呈則舟中人也喜出望外曰亦有相逄之期乎方將狎就女
父適歸倏然驚覺始知是夢景物歷歷如在目前秘之恐
與人言破此直夢又年餘再過鎮江郡南有徐太僕墓其有世
韻招飲信馬而去悞入小村道途景象彷彿平生所歷一門

內馬縷一樹。夢覺宛然駭極。投鞭而入。種七物。色與夢無別。再入則房舍一如其數。夢既驗。不復疑慮。直趨南舍。舟中人果在其中。遙見王驚起。以扉自幘。以問何處。男子王遂巡。間猶疑是夢。女見步趨甚近。聞然高。少王曰。卿不憶擲劍者耶。俯述相思之苦。且言夢徵。女隔牕審其家世。王具道之。女曰。既屬宦裔。中饋必有佳人。烏用妾。王曰。非以御故。昏娶固已久矣。女曰。果如所云。足知君心。妾此情難告父母。然亦方命而絕數家。金釧猶在。料鍾情者必有托聞耳。父母偶適外戚。行且至。君始退。倩永妻會。計無不遂。若望以非禮成耦。則用心左矣。王倉卒欲出。女遙呼王曰。妾若娘。姓孟氏。父字江離。王記。

而出羅筵早返。謁江離。江迎入。設坐離下。王自道家閣即致來
意。兼納百金為聘。翁曰。息女已字矣。王曰。訊之甚確。固待聘
耳。何見能之深。翁曰。適間所說不敢為誑。王神情俱失。措別
而返。當夜輾轉。無人可媒。向欲以情告太僕。恐娶婦人。如為
先生笑。今情急無可為媒。質明詣太僕。實告之。太僕曰。此翁
與有瓜葛。是祖母嫡孫。何不早言。王始吐隱情。太僕疑曰。江
離固貧。素不以操舟為業。得毋誤乎。乃遣子大郎詣孟。上
曰。僕雖空匱。非賣昏者。曩公子以金自媒。諒僕必為利動。
故不敢附為婚姻。既承先生命。必無錯謬。但頑女頗恃嬌愛。
好門戶。輒便拘却。不得不與商確。免他日怨婚也。遂起。少入。

而返拱手一如尊命約期乃別大郎復命王乃盛備禽獸納來
於孟假館太僕之家親迎成禮居三日辭岳北歸夜宿舟中間
芸娘曰向於此處遇卿固疑不類舟人子當日泛舟何之答云妾
叔家江北偶借扁舟一省視耳妾家僅可自給然僕來物頗不
貴視之笑君儂睡如豆屢以金幣動人初聞吟聲知為風雅士
又疑為僕薄子作蕩婦挑之也使父見金劍君死無地矣妾憐
才心切舌王笑曰卿固黠甚然亦墮吾術矣女問何事王止而不
言又固詰之乃曰家門日近此亦不能終秘寔告卿我家中固有
妻在吳尚書女也芸娘不信王故壯其詞以實之芸娘色變
默移時遽起奔出王踣履追之則已投江中矣王大呼諸船驚

開夜色昏濛惟有滿江星點而已王悼痛終夜沿江而下以重
價覓其骸骨亦無見者邑人而歸憂痛交集又恐翁朱視女
無詞可對有姊丈宦河南遂命駕造之年餘始得述中遇雨休
裝民舍見房廊清涼有老嫗弄兒履間兒見王入即撲求抱
王怪之又視兒秀婉可愛攬置膝頭嫗喚之不去少頃雨霽
王舉兒付嫗下堂趣裝兒啼曰阿爹去矣嫗耻之呵之不止
強抱而去王坐待治任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則芸娘也
方詫異間芸娘罵曰負心郎遺此一塊肉焉置之王乃知為已子
酸來刺心不暇問其往迹先以前言之戲笑日自曰芸娘始及怒
為悲相向涕零先是地主舅蘇六旬無子携嫗往朝南海歸途泊

江陰翁娘隨波下通衢翁每翁命從人挾出之療控療夜始漸
蘇翁娘視之是好女子甚喜以為己女携歸居數月欲為擇婿
女不可踰十月生一子名曰寄生王避而具家寄生方週歲也王
是解裝入拜翁娘遂為岳婿居數日始舉家歸至則孟公翁坐
待已兩月矣翁初至見僕輩情詞恍惚心頗疑怪既共始共
歡慰歷述所遭乃知其校格者有由也

○○○寄生附

寄生字王孫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謂有夙患鍾愛之長
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擇偶父桂巷有妹二娘適
鄭秀才子偁生女閨秀慧艷絕倫王孫見之心切愛慕積久

寢食俱廢。父母大憂。苦研詰之。遂以實告。父遣冰於鄭。曰。性方謹。以中表為嫌。却之。王孫逾病。母計無所出。陰婉致二娘。但求閨秀。一臨存之。鄭聞益怒。出惡聲焉。父母既絕望。聽之而已。郡有大姓。張氏。五女皆美。幼者名五可。尤冠諸妹。擇婿未字。一日上墓。途遇王孫。自輿中窺見。歸以白母。曰。沈知其意。見娘。娘于氏微示之。娘遂詣王所。時王孫方病。訊知笑曰。此病老身能醫之。云娘問故。娘述張氏意。極道五可之美。云娘喜。使娘往候王孫。娘入。撫王孫而告之。王孫搔首曰。醫不對症。奈何。娘笑曰。但問醫食否耳。其良也。召和而饌至。可笑。執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亦痴乎。王孫歎曰。但天下之醫。無愈和者。娘曰。何見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

容顏髮膚。神情態度。口寓而手狀之。王孫又搔首曰。媼休矣。此
余願所不及也。反身向壁。不復聽矣。媼見其志不移。遂去。一日
王孫沉痾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極躍然而起。急出舍。則
麗人已在庭中。細認之。却非閨秀。着松花色細褶。綉裙。雙鈎微
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答曰。妾五可也。君深於情者。而獨鍾閨
秀。使人不平。王孫謝曰。生平未見顏色。故目中止一閨秀。今知罪
矣。遂與要誓。方握手殷。適母來撫摩。遽然而覺。則一夢也。回
思聲容笑貌。宛在目中。陰念五可。果如所夢。何必求所難遇。因
而以夢告母。母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王孫恐夢見不的。託鄰
姬素識張氏者。偽以他故詣之。囑其潛相五可。姬至其家。五可

方病。靠枕支頤。婦之態傾絕一世。近問何恙。女嘿然笑。帶不作一語。母代答曰。非病也。連日與爹娘負氣耳。嫗問故。曰。諸家問名。皆不願。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是為母者勸之急。遂作意不食數日矣。嫗笑曰。娘子若配升郎。真是玉人成雙也。渠若見五娘。恐又憔悴死矣。我歸即令倩冰如何。可止之曰。嫗勿爾。恐其不諧。益增笑耳。嫗銳然以必成自任。五可方微笑。嫗歸復命。一如媒嫗言。王孫詳問衣履。亦與夢合。大悅。意雖稍舒。然終不以人言為信。過數日。漸瘳。秘拈于嫗來。謀以親見。五可嫗難之。姑應而去。久之不至。方欲覓問。嫗忽忻然來曰。機幸可圖。五娘向有小恙。因令婢輩將扶移過對院。公子往伏伺之。五娘行緩海。委曲可以盡睹矣。

王孫喜明日命駕早往。媼先在焉。即令繫馬村樹。引入臨路舍。設座掩扉而去。少間立可果扶婢出。王孫自門隙目注之。女從門外過。媼故指揮雲樹以遲纖步。王孫窺覷盡悉。意頗不能自持。未幾媼至曰。可以代閨秀否。王孫中謝而返。始告父母。造媒。再醮。及於性財。五可已別字矣。王孫失意。悔悶欲死。即刻復病。父母憂甚。責其自誤。王孫無詞。惟日飲米汁一合。積數日。雞骨支體。較前尤甚。媼忽至。驚曰。何憊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媼笑曰。吾公子前日人起汝來而故邀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恥耶。然吾可為加早與老身謀。即許京都皇子能奪還也。王孫大悅。求策。媼命函啓保。約次日候于張所。桂巷恐以唐突見拒。媼曰。前

與張公業有成言。延數日而遽悔之。且殺字他家。尚無凶信。謗云先炊者先食。何疑也。桂菴從之。次日二僕往。並無異詞。厚犒而歸。王孫病頓起。由此閨秀之想遂絕。初鄭子儵却聘。閨秀頗不憚。及聞張氏婚成。心愈抑鬱。遂病。日就支離。父母詰之不肯言。婢窺其意。隱以告母。鄭聞之。怒不醫。以聽其死。二娘慙曰。吾倖亦殊不惡。何守頭巾戒殺吾嬌女。鄭志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以免貽笑柄。以此夫妻反目。二娘與女言。將使仍歸王孫。若為嬌女使首不言。意若甚願。二娘南鄭。上更怒。付二娘置妾度外。不復預聞。二娘愛女切。欲宣其言。女乃喜病漸瘳。竊探王孫親迎有日矣。及期以侄完婚。偶欲歸寧。昧且使人求僕。

與于兄。最友愛。又以居村鄰近。遂以所脩親迎車馬先迎二娘。既至。則收女入車。使兩僕兩嫂護送之。到門。以毡貼地而入。時鼓樂已集。從僕以令吹擂。一時人聲沸騰。王孫奔視。則女子以紅帕蒙首。駭極欲奔。鄭僕夾扶。便令交拜。王孫不知何由。即便拜訖。二嫂扶女逕坐青廬。始知其閨秀也。舉家皇亂。莫知所為。時漸漸暮。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桂菴遣僕以情告。張上怒。遂欲斷絕。五司不肯曰。彼雖先至。未受雁米。不如仍使親迎。父納其言。以對米使。上歸。桂菴終不敢從。相對得思。喜怒俱無所施。張待之既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輿馬送五司。至因另設青帳於別室。王孫周旋兩間。踉蹌無以自處。女乃調傳于中。

使序行以齒。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羞長。稱姊有難色。母甚慮之。比三朝公會。立可見閨秀風致。宜人。不覺右之。自是始定。然父妹忌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却無間言。衣履器用。相愛如姊妹焉。王孫始問五。可却媒之故。笑曰。無他。聊報君之却于媼耳。尚未見姤。意中止有閨秀。即見姤。亦畧斬之以覘君之視姤。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為伊病。而不為姤病。則亦不必強求客矣。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于媼。何得一親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媼何能為過。舍門時。豈不知耽亡替在。取財中業相要。何尚未知信耶。王孫驚問何如。曰。妾病中夢至君家。以語。妾後聞君亦夢妾。乃知魂魄真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

夢時日悉符父子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故並誌之。

異史氏曰。父痴于情。子遂幾為情死。所謂情種。其王孫之謂與。不有善夢之父。何生離情之子哉。

○○褚遂良

長山趙某。稅屋大姓。病癰結。又孤貧。奄然就斃。一日力疾就涼。移卧簀下。及醒。見絕代麗人坐其傍。因詰問之。女曰。我特來為汝作婦。某驚曰。無論貧人。不敢有妄想。且奄已息。有婦何為。女曰。我能治之。某曰。我病非倉猝可除。縱有良方。其如無資買藥。何。女曰。我醫不用藥也。遂以手按趙腹。力摩之。覺其掌熱如火。移時腹中痞塊隱隱作解析聲。又少時欲登廁。急起走數武。

解衣天下膠液疏離結塊盡出覺通體爽快返卧故處謂女曰
娘子何人祈告姓氏以便尸祝答云我狐仙也君乃唐朝褚遂良
曾有恩于妾家每銘心欲一圖報日相尋覓今始得見夙願可酬
矣某自慚形穢又慮茅屋灶煤玷染華裳女但請行趨乃導入
家土莖無蓆灶冷無煙曰無論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即卿能甘
之請視甕底空又何以養妻子女但言無慮言次一回頭見榻
上粘席余褥已設方將致語又轉瞬見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
鏡諸物已悉變易几案精潔肴酒並陳矣遂相款飲日暮與
同狎寢如夫婦主人聞其異請一見之女即出見無難色由此四方
傳播造門者甚夥女並不拒絕或設筵招之女必與夫俱一日座中

一孝廉陰萌淫念。女已知之。忽如諸謙。即以手推其首。上過櫺外。而身猶在室。出入轉側。皆所不能。因共哀免。方出之。積年餘。造請者日益煩。女頗厭之。被拒者輒罵趙。值端陽飲酒。高會。忽一白兔躍入。女起曰。春藥。竊來見召矣。謂兔曰。請先行。兔趨出。遇太女命趙取梯。趙于舍後負長梯來。高數丈。庭有大樹。一章使倚其上。梯更高于樹杪。女先登。趙亦隨之。女回首以親賓有願從者。當即移步。衆相視不敢登。惟主人一僮。踴躍從其後。上上益高。梯盡雲接。不可見矣。其視其梯。則多年破扉。去其白板耳。群入其室。反壁敗牀。依然他無一物。猶憶僮返可問。竟終杳已。

○○○劉全

鄒平牛醫侯某荷飯餉耕者至野有風旋其前侯即以杓掬漿祝奠之主數杓風始去一日適城隍廟開步廊下見內塑劉全獻瓜像被烏雀遺糞糊蔽目晴侯曰劉大哥何遂受此玷污因以爪甲為除去之後數年病卧被二皂攝去至官衙前逼索財賄甚苦侯方無所為詎忽自內一綠衣人出見之訝曰侯翁何來侯便告訴綠衣人責二皂曰此汝侯大爺何得無禮二皂喏曰遜謝不知俄聞鼓聲如雷綠衣人曰早衙笑遂與俱入令立墀下曰姑立此我為汝問之遂上堂點手招一吏人下畧道教語吏人見侯拱手曰侯大哥來耶汝亦無甚大事有一馬相訟一質便可復還遂

別而去。少間堂上呼侯名。侯工跪。一馬亦跪。官問侯馬言彼汝藥死有諸。侯曰彼得瘧症。某以瘧方治之。既藥不瘳。隔日而死。與某何涉。馬作人言。兩相苦。官命稽籍。註馬壽若干。應死于某年月日。數確符。因訶曰。汝大數已盡。何得妄控此之而去。因謂侯曰。汝存心方便。可以不死。仍命皂送回。前二人亦與俱出。又囑達中善相視侯。曰。今日雖蒙覆庇。生平實未識荆。乞示姓字。以圖報。綠衣人曰。三年前僕從泰山來。焦渴欲死。經君村外。蒙以杓漿見飲。至今不忘。吏人曰。某即劉全。曩被崔黃之誘。閱不可耐。君手為泔除。是以取仁。奈冥間酒饌。不可以奉賓客。請卽別矣。侯始悟。乃歸。既至家。款留二皂。並不敢飲其杯水。

侯姓蓋元已踰兩日矣。從此益得善。每遇節序。必以漿酒酌劉金。羊甫。尚強健能起乘馳走。一日迷間見劉全騎馬來。若將速行。拱手道。溫涼畢。劉曰。君數已盡。勾牒出矣。勾役欲相拉。我禁使弗復。君可歸治後事。三日後我來。同君行。地下代買小款亦無苦也。遂去。侯歸告妻子。招別戚友。棺衾俱備。第四日。暮對衆曰。劉大哥來矣。入棺遂歿。

○○姬生

南陽鄧氏。急抓金錢什物。輒被竊去。迨之累甚。郭有甥姬生。名士不羈。焚香代為禱免。卒不應。又祝舍外祖使臨已家。亦不應。衆笑之。生曰。彼能幻變。必有人心。我固將引之。俾入正果。數日輒一往。

祝之雖不見驗。然生所至。狐遂不接。以故鄂常止生宿。生夜望空
請見。邀益堅。一日生歸。獨坐齋中。忽房門緩。自開。生起致敬曰。
孤兄來耶。殊寂無聲。又一夜門自開。生曰。倘是孤兄。降臨固小。生所
禱祝而求者。何妨。即賜光霽。却又寂然。案頭有錢二百。及明失
之。生至夜增以數百。中宵聞布幄鏗然。生曰。來耶。敬具時餽。數
百。憐用僕。雖不充裕。然非鄙吝者。若緩急有需。無所隱言。何
必盜竊。少間視錢。脫去二百。生仍置故處。數夜不復失。有熟雞
欲供客而失之。生至。又益以酒。而狐從此絕迹矣。鄂家素如故。
生又往祝曰。僕設錢而子不取。設酒而子不飲。我外祖衰邁。無為
久崇之。僕備有不腆之物。夜當憑汝自取。乃以錢十千。酒一罇。

兩聽皆鼎劫陳几上生卧其傍終夜無聲錢物如故狐怪從此
亦徙生一日晚歸啓齋門見案上酒一壺輝煌盈盤錢四百以
赤繩貫之即前日所失物也知狐之報嗅酒而香酌之色碧綠
飲之甚醇壺盡半酣覺心中貪念頓生焉然欲作賊便啓戶
出思村中一富室遂往越其牆已雖高一躍上下如有翅翎入其
室竊取貂裘金鼎而出歸置牀頭始就枕眠天明携入內
室妻為問之生囁嚅而告有喜色妻駭曰君素剛直何忽作
賊生恬然不為怪因述狐之有懷妻恍然悟曰是必酒中之狐毒
也因念丹砂可以却邪遂研入酒飲生少頃生忽失聲曰我奈
何做賊妻代解其故爽然自失又聞富室被盜薛傳里黨生

終日不食莫知所處妻為之謀使乘夜拋其牆內生從之富室
復得故物事亦遂寢生歲試冠軍又舉行優應受信賞及發
落之期道署梁上粘一帖云姬某作賊偷某家某物何為行
優梁最高非敢足可粘文宗疑之執帖問生亡愕然思此事除
妻外無知者况署中深密何由而至因悟曰此必狐之為也遂緬
達無諱文宗賞禮有加焉生每自念無取罪于狐所以屢啗
之者亦小人之恥獨為小人耳

異史氏曰生欲引邪入正而反為邪惑狐意未足大惑或生諧
引之狐亦以戲弄之耳然非身有夙根室有賢助幾何不如原
涉所云家人寡婦一為盜污遂行淫哉吁可惧也

吳木欣云。康熙甲戌。一鄉科令浙中。點稽囚犯。有竊盜已刺
字訖。例應遂釋。令嫌竊字減筆從俗。非官板正字。使刮去之。
候創平。依字彙中點畫形象。另刺之。盜口占一絕云。手把菱
花仔細看。淋漓鮮血舊痕斑。早知面上重為苦。竊物先防識
字官。禁卒笑之曰。詩人不求功名。而乃為盜。又口占答之云。少
年學道志功名。只為家貧誤一生。莫得贖財權子母。蒙遊
燕市博恩榮。即此觀之。秀才為盜。亦仕進之志也。孤授姬
生以進取之資。而返悔為所誤。迂哉一笑。

果報

安印某生。通卜筮之術。其為人邪蕩不檢。每有錯穴踰隙之行。則

之一日忽病藥之不愈曰吾實有所見冥中怒我狎褻天數將重譴矣藥何能為此何目暴瞽兩手無故自折

某甲者伯無嗣甲利其有願為之後伯既死田產悉為所有遂背前盟又有叔家頗裕亦無子甲又父之死又背之于是併三家之產富甲一鄉一日暴病若狂自言曰汝欲享富厚而生取遂以利刃自割肉片一擲地又曰絕人後尚欲有後耶剖腹流腸遂斃未幾子亦死產業歸人矣果報如此可畏也大

○ ○ 辭方

明季濟郡以北鄰數州縣邪疫大作比戶皆然齊東農氏韓方性至孝父母皆病因其藉帛哭禱于孤石大夫之廟歸途零涕遇

一人衣冠清潔問何悲韓具以告其人曰孤石之神不在于此禱之何益僕有小事可以一試韓喜詰其姓字其人曰我不求報何必通鄉貴乎韓敦請臨其家其曰無須但歸以黃紙置牀上厲聲言我明日赴都告諸獄帝病當已韓恐不驗堅求移臥其人實告子我非人也巡環使者以我誠篤俾為南縣土地感君孝禱授此術目前獄帝舉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崇者以城隍土地用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所殺之鬼急欲赴都自投故沿途索賂以謀口食耳言告獄帝則彼必懼故當已韓悚然起敬伏地叩謝及起其人已渺焉嘆而歸遵其教父母皆愈以傳鄰里無不驗者異史氏曰沿途崇人而往以求不作邪崇之用此與策馬應不

求聞道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本大率類此。猶憶甲戌乙亥之間。當事者使民捐穀。其疏謂民樂輸。于是各州縣如數取盈。甚廣敲朴。時郡北七邑被水。歲收僅辦尤難。唐太史偏至利津。見繫逮者十餘人。因問為何事。答曰官提督等赴城北追樂輸耳。農民不知樂輸二字作何解。遂以為徭役。獻比之名。豈不可嘆而可笑哉。

○○○ 紉針

虞山思東昌人居積為業。妻劉歸。途見門外一嫗。偕少女哭甚哀。更詰之。嫗揮泪相告。乃知其夫王司齋。亦宦裔也。家中落。無衣食。業晚中保貸富室黃氏金作賞。中途遭寇喪。賢幸不死。至家

黃素情計子母不下三千金實無可準抵黃窺其女紉針美將謀作妾使中保質告之如肯可折債外仍以廿金壓券王謀諸妻上泣曰我雖貧固簪纓之貴彼以執鞭發跡何敢遂將吾女况紉針固自有婿汝何得擅作主先是同邑博孝廉之子與王投契生男阿郊與保中結婚後孝廉官于閩年餘而卒妻子不能歸青耗俱絕以故紉針于尚未字也妻言及此王無詞但謀所以為計妻曰不得已其試謀諸兩弟遂妻范氏其祖曾任京職兩孫田產尚多也次日妻携女歸告兩弟而弟任其涕泣並無一詞肯為設處范乃踣啼而歸適逢夏語且訴且哭夏憐之視其女綽約可愛益為哀楚遂邀入其家款以酒食慰之曰母子勿戚妾當

竭力乞求還謝。女已哭伏在地。益加恍惚。壽思曰。雖有薄畜。然三十金亦復大難。當典質相付。母女拜謝。夏以三日為約。別後。百計為之營謀。亦未敢告諸其夫。三日未滿其數。又使人假諸其妹。范母已至。因以實告。又訂次日。抵暑假金至。合裹並置牀頭。至夜有盜穴壁以火入。夏覺。視之。見一人臂跨短刀。狀貌兇惡。大惧。不敢作聲。偽為睡著。迨近箱。意將發高。回顧夏枕邊有裹物。探身攫去。就燈解視。乃入腰囊。不復眩匿。而忝夏乃起呼家中唯一小婢。隔牆呼鄰。人集而盜已遠。夏乃對燈啜泣。見婢睡熟。乃引帶自經于櫺間。天曙婢覺。呼人解救。四肢永冷。虞聞奔至。詰婢始得其由。驚涕營葬。時方夏尸不僵。亦不腐。過七日。乃殮之。

既葬，紉針潛出哭于其墓，暴雨忽集，霹靂大作，發墓，紉針震死。虞聞奔驗，則棺木已啓，妻呻嘶其中，抱出之，見女尸不知為誰，夏審視始辨之，方相駭怪，未幾，范至，見女已死，哭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聞夫人自縊，日夜不絕聲，今夜語我，欲哭于殯宮，我未之應也。夏感其義，遂與夫言，即以所葬材穴葬之。范拜謝，范亦歸告其夫，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遂身有字云：「偷夏氏金賊。」俄聞鄰婦哭聲，乃知雷擊者即其夫馬大也。村人白于官，官拘婦械輟，則范氏以夏之指金贖女，對人感泣。馬大賭博無賴，聞之而盜心遂生也。官押婦投監，則止存二十數，又檢馬尸得四數，官判責婦償補責還虞，夏益喜，全金悉仍付范，俾償債。

主葬女三日、夜大雷電、以風墳復發、女亦預泣、不歸其家、往扣夏氏之門、蓋認其墓、疑其復生也。夏驚起、隔扉問之、女曰：「夫人果生耶？」我初針耳、夏駭為鬼、呼鄰媼詰之。知其復活、喜內入室。女自言願從夫人服役、不復歸矣。夏曰：「得無謂我損金為買婢耶？」汝葬後、償已代償、可勿見猜。女益感泣、願以母事。夏不允。女曰：「兒能操作、亦不坐食。」天明告范、喜急至、亦從女意。即以屬夏。范去、夏強送女歸。女啼思夏、王心齋自負女來、委諸門內而去。夏見驚問、始知其故、遂亦安之。女見虞至、急下拜、呼以父。虞固無子女、見女依、憐人、頗以為歡。女紡績縫紉、勤勞臻至。夏偶病劇、女晝夜給侍、見夏不食、亦不食、面上時有啼痕。

向人曰：母有萬一我誓不復生。夏少瘳，始解顏為歡。夏聞流涕曰：我四十無子，但得生一女如紉針亦足矣。夏從不育，年喻忽生二男。人以為行善之報。居二年，女益長，與王謀不能堅守舊盟。王曰：女在君家，婚姻惟君所命。女十七，惠美無雙。此言出，問名者趾錯于門。夫妻為揀富室，黃某亦遣媒來。虞惡其為富不仁，力却之。為擇于馬氏，馮邑名士子，慧而能文。將告于王，王出負販未歸，遂遲諾之。黃以不得于虞，亦托作賈跡王所在，設饌相邀。更復助以資斧，漸漬習洽，因自言其子慧，以自媒。王感其情，又仰其富，遂與訂盟。既歸，詣虞，則虞昨日已受馮氏婚書。聞王所言，不悅。呼女出，告以情。女憮然曰：債主吾仇也。以我事仇，但有

一死王無顏托人告黃以馮氏之盟黃怒曰女姓王不姓虞我約在先彼約在後何得背盟遂控于邑案意以先約判歸黃馮曰王其以女付虞因言婚嫁不復預聞且某有定婚書彼不過杯酒之誤耳寧不能斷將惟女願從之黃又以金賂官求其左袒以此月餘不決一日有孝廉北上公車過東昌使人問王心齋適問于虞上轉語之蓋孝廉姓傅取阿卯也入閨籍十八已卿薦矣以前約未婚其女囑令便道訪王問女曾否易字也虞大喜邀傅至家歷述所遭然婿遠來數千里患無憑據傅啟篋出王當日允婚書虞招王至驗之果真乃共喜是日常官覆審傅投刺謁案其案始頻謂吉約期乃去會試

後市幣帛而遷居其舊第行親迎禮進士報已到闕又報
至東傳又捷南宮復入都觀政而送女不樂南渡傳亦以塵
墓在遂獨拄扶父柩載母俱歸又數年虞辛子終七八歲
女撫之過于其舅使詣書得入是摩家稱素封皆傳力也

異史氏曰神龍中亦有游俠耶彭喜癡惡生死皆以雷霆
此錢塘破陳舞也。舞之要緊皆為一人焉知細針非龍女
請降者耶

○○桓侯

荊州彭好士友家歛歸下馬沒使馬赴州路傍有細草一
葉蒙茸可愛初綻黃花艷光奪目馬食已過半矣彭拔其

餘豈。嘆之有餘。香因納諸懷。起乘復行。馬驚駭能馳。頗覺
快意。竟不計算歸途。縱馬所之。忽見夕陽在山。始將旋轡。
但望亂山叢踏。並不知其何所。一青衣人來見馬方噴嘶。代
為捉脚。曰。天已近暮。吾家主人便請宿止。彭問此屬何地。
曰。閭中也。彭大駭。蓋半日已千餘里矣。因問主人為誰。曰。
到彼自知。又問何在。曰。咫尺耳。遂代鞍疾行人。馬若飛過。
一山頭見半山中屋宇重疊。解以屏幃。遙睹衣冠一簇。若有
所伺。彭至下馬。相向拱敬。俄主人出。氣象剛猛。巾服都異人。
世拱手向客。曰。今日客莫遠乎。彭君因揖彭請先行。彭謝謝。
不肯遽先。主人捉臂行之。彭覺捉處如被械梏。痛欲折。不敢

復爭遂行下此者猶相推讓主人或推之或挽之客皆呻吟傾跌似不能堪一依主命而行登堂則陳設炫麗兩客一進彭暗問接坐者主人何人答云此張桓侯也彭愕然不敢復咳合座寂然酒既行桓侯曰歲之叨擾親賓聊設薄酌盡此區之意值遠客辱臨亦屬幸過僕竊安有求如少存愛戀即亦不強彭起問何物曰尊秉已有仙骨非塵世所能驅策欲市馬相易如何彭曰敢以奉執不敢易也桓侯曰當報以良馬且將賜以萬金彭離席伏謝桓侯命人曳起之俄傾酒饌紛綸日落命燭衆起辭彭亦告別桓侯曰君遠來焉歸彭顧同席者曰已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桓侯乃以福以巨觴酌客謂彭曰所懷香州鮮者可以成仙枯者可以點金丹也

並得金一萬。即命僮仆投鼓。又拜謝桓侯曰。明日造市。請于馬群中。任意擇其良者。不必與之論價。吾自給之。又告衆曰。速各歸家。可少暇。以濟命。衆唯唯。觴盡。謝別而出。途中始詰姓字。同座者爲劉子驥。同行二三里。越嶺。即覩村舍。衆客陪彭。並至劉所。始述其異。先是村中。歲一賽社。于祖侯之廟。斬牲優戲。以爲成規。劉其有善者也。三日前。賽社方畢。是午。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問之言。殊恍惚。但敦促甚急。過山見亭舍。相共駭疑。將至門。使者始實告之。衆亦不敢却退。使者曰。姑集此。邀一遠客行至矣。蓋即彭也。衆述之。驚怪。其中被把握者。皆患眉痛。解衣燭之。膚面青黑。彭自視亦然。衆散。劉即棲被供養。既明。村中爭延客。又伴彭入市。相馬十餘日。

相數十匹。苦無佳者。彭亦拚筭。就之。入市。見一馬骨相似。佳。試之。
神駿無比。迎騎入村。以待幣者。再往。尋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
村人各覲金貨。遂歸。馬一日行五百里。林家述所自來。人不之信。囊
中出蜀物。始共怪之。香州久核。恰得之。莫遵方點化家。以暴富。
遂敬詣。故處獨祀桓侯之祠。優戲三日而返。

異史氏曰。親桓侯燕賓。而後信武夷慢亭。非誕也。然主人
肅客。遂使蒙愛者。幾欲折肱。則當年之勇力。可想。

吳木欣言有李生者。唇不掩其門。齒露于外。盤指一日于某
所。集二客。遞上下。其爭甚苦。一力挽使前。一力却向後。力猛
用脫。李適立其後。肘過觸喉。毀齒並墮。血下如湧。衆愕。

然其爭乃息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同一笑也

○○○粉蝶

陽曰旦瓊州士人也偶自他郡歸泛舟于海連颶風舟將覆忽輟一虛舟來急躍登之面視則同舟盡沒風愈狂瞑然任其所吹以何風定開眸忽見島嶼舍宇連垣把棹近岸直抵村門村中寂然行坐良久雞犬無聲見一門北向松竹掩護時已初冬牆內不知何花落蒂滿樹心愛悅之遂巡遂入庭聞琴聲步步傳有婢自內出年約十四五飄洒艷麗睹陽遂身遽入俄聞琴聲歇一少年出訝問客所自來陽具告之轉詰和族陽又告之少年吾曰我姻親也遂揖請入院中精舍華好又聞琴聲既入舍則一少婦危坐朱絃

方調年可十九。風采煥映。見客入。推琴欲逝。少年止之曰。勿道此正
卿家瓜葛。因代湘所由。少婦曰。是吾侄也。因問其祖妣尚健否。父
母年幾何矣。陽曰。父母四十餘。都各無恙。惟祖母六旬。得疾沉痾。一
步履須人耳。姪實不省。姑係何房。望祈明告。以便歸述。少婦曰。道
途遠。曷音問。梗塞久矣。歸時但告而父。十姑則訊笑。渠自知之。陽
問姑丈何族。少年曰。海鹽姓。宴此名神仙島。離瓊三千里。僕流寓
亦不久也。十娘起。入使婢以酒食餽客。鮮蔬香美。亦不知其何名。
飯已。引與瞻眺。見園中桃李含苞。頗以為恆。宴曰。此處夏無酷暑。
冬無大寒。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歸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
宴但微笑。遂辭。炳燭見琴橫案上。請一聆其雅操。宴乃撫絃。捻

杜十娘自內出宴曰來。知為若何。鼓之。十娘即坐。問佳願何耳。陽
曰。佳素不讀琴操。實無所願。十娘曰。但隨意命題。皆可成調。陽笑曰。
海風引舟。亦可作一調否。十娘曰。可。即搯絃挑動。若有舊譜。意調
崩騰。靜會之。如身仍在舟中。為颶風之所擺簸。陽驚嘆。欲絕。問
可學否。十娘授琴。試使勾撥。曰。可教也。欲何學。曰。適所奏颶風操。
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錄其曲。吟誦之。十娘曰。此無文字。我以意
譜之耳。乃別取一琴。作勾剔之勢。使陽效之。陽習至。更餘音節
粗合。夫妻始別去。陽目注心凝。對燭自鼓。久之。頓得妙悟。不覺起
舞。舉首忽見婢立燈下。驚曰。卿固猶未去耶。婢笑曰。十姑命待
妾。腹掩戶移。繫耳。審顧之。秋水澄澄。意態媚態。陽心動。微挑。

之婢俯首含淚陽益惑之遽起梳頭婢曰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曉方狎抱間聞鼻喚粉蝶婢作色曰殆矣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但聞鼻曰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汝必欲取錄之今如何矣且鞭三百十娘曰此心一萌不可給使不如為吾徑遣之陽甚慚恨返齋滅燭自寢天明有童子來侍盥沐不復見粉蝶矣心揣已恐見詭遂戲宴與十姑並出似無所介于懷便考所業陽為一鼓十娘曰雖未入神已得什九肆熟可以終妙陽復求別傳宴秋以天女謫降之曲指法拘折習之三日始能成曲宴曰梗槩已盡此後但須熟耳嫻此兩曲琴中無硬調矣陽頗憶家告十娘曰吾居此蒙姑撫養甚樂顧家中懸念離家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十

娘曰此即不難。故舟尚在。當助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遣弟嫁矣。乃贈以琴。又授以藥。曰。歸醫祖娘。不惟却病。亦可延年。遂送至海岸。仰望舟陽。覓楫。十娘曰。無須此物。因解裙作帆。滿之紫繫。陽慮遂途。十娘曰。勿憂。但聽帆漾耳。繫已下。舟陽凄然。方欲拜謝別。而南風競起。離岸已遠矣。視舟中糗糧已具。然止足供一日之餐。心怨其吝。腹餒不敢多食。惟恐盡。但嚼胡餅一杖。覓表裏甘芳。餘六七枚。珍而存之。即亦不復饑矣。俄見夕陽欲下。方悔來時未索膏燭。瞬息。遙見人煙。細審則瓊州也。喜極旋已近岸。解裙裹餅而歸。入門。舉家驚喜。蓋離家已十六年矣。始知其遇仙。視祖母老病益德。出藥投之。沉疴立除。其怪問之。因述所見。祖母泣。

然曰是汝姑也。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姿。許字宴氏。年十六歲。入山不返。十娘待至三十餘。忽無疾自殞。葬已三十餘年。聞旦言。其疑其未死。出其殯。則猶在家所素著者也。餅分啖之一枚。終日不餓。而精神倍生。老夫人命發塚。驗視則空棺存焉。旦初聘吳氏女未娶。旦數年不還。遂他適。共信十娘言。以俟粉蝶之至。既而年餘無音。始謀他圖。臨邑錢秀才有女名荷生。艷名遠播。年十六未嫁。而三喪其婿。遂嫁之。謂吉成禮。既入門。光艷絕代。旦視之。則粉蝶也。驚問曩事。女茫乎不知。蓋被逐時。即降星之辰也。母為之致天女譴降之譴。賴支願凝想。若有所會。

李檀斯

長山李檀斯國學生也其村中有媼走無常謂人曰今夜與一人
兒檀老授生淄川柏家庄一新門中身軀重貲幾被壓死時
李方與客惜飲悉以媼言為妄至夜無疾而卒天明如所言
往問之則其家夜生女矣

○○○錦瑟

沂人王生少孤自為族家清貧然風標情潔洒然裙屐少年也
富翁蕭氏見而悅之妻以女許為起屋治產要未幾而翁死
妻兄弟鄙不益數婦尤嬌媚常備奴其夫自享饌饌生至則脫
粟飯飲析種為匕置其前王悉隱忍之年十九往應童試被黜自郡
中歸婦適不在室釜中烹羊腍熟就噉之婦入不語移釜去生大慚

抵著地上曰。所遭如此。不如死。婦志剛。死期即授。索為自經之具。生忿授。授索。既敗。婦生含憤出。自念良不如死。遂懷帶入深林。至叢樹下。方揮授緊帶。忽見土堆。則微露裙幅。瞬息一婢出。睹生急還。如影就滅。土壁亦無縫。縫痕固知妖異。然欲覓死。故無畏怖。釋帶坐視之。少間復露半身。一窺即縮去。念此鬼物從之。必有死藥。因抓石叩壁曰。地如可入。幸示一途。我非求歆。乃求死者。久之無聲。王又言之。內云。求死請姑退。可以夜來。音聲清銳。細如游絲。生曰。諾。遂退以待。夕未幾。星宿已繁。堆間忽成高第。靜殿便扉。生拾級而入。繞數武。有橫流湧注。氣類溫泉。以手探之。熱如沸湯。不知其深淺。許疑。即鬼神示以死所。遂躡身入。絛透重衣。膚痛欲糜。幸

浮不沉。洎沒良久。熱漸可忍。極力爬抓。始登南岸。一身幸不泡傷。行次。遙見厦屋中有燈火。趨之。有猛犬暴出。齧衣敗襦。摸石以投。犬稍卻。又有群犬。吠聲大如犢。危急間。婢出叱退曰。求死即來耶。吾家娘子憫君厄窮。使專送君入安樂窩。從此無災矣。挑燈導之。啓后門。點然行去。入一家。明燭射窓。曰。君自入。妾去矣。生入室。四瞻。蓋已入己家矣。反奔而出。遇婦所役老嫗曰。終日相覓。又焉往。反曳入婦。怕果傷處。下牀笑逆曰。去妻年餘。初離。顧不識耶。我知罪矣。君受虐誦。我被實傷。怒亦可以少解。乃于床頭取巨金二錠。置生懷中。以後衣食。一惟君命可乎。生不語。挑金奪門而奔。仍將入壑。以叩高第之門。既至野。則婢行緩弱。挑燈无遙。

望之王急奔且呼燈乃止既至婢曰君又來負娘子苦心矣王曰我
求死。不謀與卿復求活。娘子巨家。地下亦應需人。我願服役。實
不以有生為樂。婢曰樂死不如苦生。君設想何左也。吾家無他務。
惟淘河蕪除。餽大舅。作不如程。則則耳。剝鼻敲財。豈君能
之乎。答曰能之。又入后門。生問諸役可也。適言負尸何處。得如許
死人。婢曰。娘子慈悲。設給孤園。收養。九曲橫死無歸之鬼。以千
計。日有死。亡須負瘞之耳。請一過觀之。移時入一門。署給孤園。入見
屋宇錯雜。穢臭薰人。園中鬼見燭群集。皆斷頭。缺足。不堪入目。
回首欲行。見尸橫牆下。近視之。血肉狼籍。曰。半日未負。已被狗咋。即
使生移去之。生有難色。婢曰。君如不能。請仍歸。享安樂。生不得。

已負置秘處乃求婢殷頗幸免尸。婢議行近一舍曰姑坐此妻
入言之飼狗之後戰戰當代圖之庶幾得當以報去少頃奔出
曰來。娘子出矣。生從入見堂上龍吻四懸有女郎近戶坐乃二十
許天人也。生伏階下女即命曳起之曰此一儒生烏能爾大可使
居西堂主簿。生喜伏謝。女曰汝以朴誠可取乃事如有舛錯罪
責不輕也。生唯唯。婢導至西堂見棟宇清潔喜甚謝婢始
問娘子官職婢曰小字錦瑟東海薛侯女也。妾名春燕。旦夕
所需幸相聞。婢去。旋以衣履食褥來置床上。生喜得所。黎明
早起視事錄鬼籍一門僕役盡來恭謁餽酒送膳甚多。生引
婦悉却之。日兩餐皆自內出。娘子察其廉謹特賜錦巾鮮衣。

凡有貴賤皆遺春燕婢願風格既熟願以眉目送情生斤自守不敢少致差跌但偽作駭鈍積二年餘實給悟于常康而生謹抑如故一夜方寢聞內地喊噪急起捉刀出見炬火光天入窺之則群盜充斥庭廡僕駭竄一僕促與偕遁生不肯望面束腰雜並中呼以勿驚驚解環子但當分括財物勿使遺漏時諸舍群賊方搜錦瑟不保生知未為所獲潛入第后獨覓之遇一伏姬始知女與春燕皆越牆失生亦過牆見主婢伏手暗限生曰此處鳥可自匿女曰吾不能復行矣生棄刀負之奔二三里許汗流竟體始入深谷釋肩全坐一虎來生大駭欲迎當之虎已啣女生急捉虎耳極力伸臂入虎口以代錦瑟虎怒釋女嚼生臂脆然有聲

臂漸落地。虎亦返去。女泣曰。苦汝矣。苦汝矣。生忙遮。未知痛楚。但覺血漑如水。使婢裂衫裹斷處。女止之。俯覓斷臂。自為續之。乃裹之。東方漸白。始緩步歸。登堂如塏。天既明。僕媼始漸集。女親詣西堂。問生所苦。解裹。則臂肉已續。又出藥糝其創。始去。由此益重生。使一切享用。悉與已等。臂愈。女置酒內室。以勞之。賜之坐。三讓而後。隔生女舉爵如讓賓客。久之曰。妾身已附君體。意欲效楚王女之于臣建。但無媒。羞自薦耳。生惶恐曰。某受恩重。殺身不足酬。所為非分。懼遭雷殛。不敢從命。苟憐無室。賜婢已過。一日。女長姊瑤台至。四十許佳人也。至夕。招生入室。瑤台命生曰。我千里來。為妹主婚。今夕可配君子。生又起辭。

瑤台運命酒使兩人易處生固辭瑤台奪易之生乃伏地謝罪受飲之瑤台出女曰實告君妾乃仙姬以罪被譴自願居地下收養冤魂以贖帝譴適遭天魔之劫遂與君有附體之緣遠邀大姊來因主婚嫁亦使代攝家政以便從君歸耳生起敬曰地下最樂某家有悍婦且屋宇隘陋勢不能容妾曲以共其生女笑曰不妨既醉歸寢飲戀繇至過數日謂生曰冥會不可長請即歸君幹理家事畢當自至以馬授生移罪自出壁復合矣生騎馬入村人盡駭至家門則高唐煥映矣先是生去妻召兩兄至將黃楚報之至暮不歸始去或于溝中得生履疑其已死既而年餘無耗有陝中賈某姓通蘭

氏遂就生策與婦合半年中修建連巨賈出經商又買妻歸自此不安其室賈亦恒數月不歸生訊得其故怒繫馬而入見高媼上驚伏地生叱罵久使導詣婦所尋之已遁既于舍后得之已自縊死遂使人舁歸蘭氏呼妻出年十八九風致亦佳遂與寢處賈托村人求反其妻上哀號不肯去生乃具狀將訟其霸產占妻之罪賈不敢復言收肆西去方疑錦瑟負約一夕正與妻飲則車馬扣門而女至矣女但留春燕餘即遣歸入室妻朝拜之女曰此有宜男相可以代妻若矣即賜以錦裳珠飾妻拜受立侍之女挽坐言笑甚歡久之曰我醉欲眠生亦解履登牀妻始出入房則生卧榻上異而反窺之燭已滅矣

生無夜不宿妻室一夜妻起潛窺女所則生及女方笑語大怪之急反告生則床上無人笑天明陰告生亦不自知但覺時留女所時寄妾宿耳生囑隱其異久之婢亦私生女若不知之婢亦臨蓐難產但呼娘子女入胎即下舉之男也為斷臍置婢懷笑曰婢子勿復爾業多則割愛難矣自此婢不復產妻出五男二女居三十年女時返其家往來皆以夜一日携婢去不復來生年八十忽携老僕夜出亦不返

○太原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養村無賴頻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阻拒之姑慚借端出婦已不去

頗有待。饒姑益恚，反相誣。告諸官，上問姦夫姓名。媼曰：「夜來宵去，實不知其何誰。」勸婦自知因喚婦，上果知之，而以姦情誅。媼苦相抗，拘無賴至，又詳辨，兩無所私。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相詆毀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械婦，上終不承，遂去之。」婦念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時淄邑獮進士柳下，令臨晉，推折獄才，遂下其案于臨晉。人犯到公署，訊一過，寄監訖，使命隸人脩磚石刀錐，質理聽用。其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憐之，明日升堂，問知諸具已備，命悉置堂上，乃喚犯者。又一累鞠之，乃謂姑婦此事亦不必甚，求清折淫婦雖未定，而姦夫則確。

汝家本清門、不過一時為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
自取擊殺之。姑婦趨沮、恐避、迨抵債、公曰：「無慮，有我在。」于是
媼婦並起、掇石交投、婦啣恨已久、兩手舉巨石、恨不即立斃之。
媼惟以小石擊髀、腿而已。又命用刀、婦把刀貫胸膈。媼攜巡未
下、公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媼嚴梏之、遂得其情。皆無賴
三千其案始結。

附記：公一日遣役催租、戶他出、婦應之、役不得賄、拘婦至。
公怒曰：「男子小有歸時、何得擾人家室？」遂笞役、遣婦去。乃
命匠多備手械、以備獻比。明日、合邑傳頌公仁、欠賦者
聞之、皆使妻出應、公盡拘而械之。余嘗謂孫公才非所短。

然如得其情則喜而不暇哀矜矣

○新鄭訟

長山石進士宗玉為新鄭令適有逋客張某經商于外遇病思歸不能騎步賃牛車一輛携貲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住市飲食張守貲獨卧車中有某甲過視之見傍無人奪貲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遙尾綴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視之甲釋所負回首見窺者怒執為賊縛見石公因乞情收問張備述其寃公以無贖寔叱去之二人下皆以官無皂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逋賦遣役嚴追之逾日即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問金所自來甲云質衣帶物皆指名以實之

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村者否。適甲鄰人在曉入問之。汝既為某甲近鄰，金所從來，尔當知之。鄰曰：不知。公曰：鄰家不知，其來曖昧，甲恨，顧鄰曰：我質某物，恐南某器，汝豈不知？鄰急曰：然固有之矣。公怒曰：尔必與甲同盜，非刑誦不可。命取桎械，鄰人惧，曰：吾以鄰故，不敢招怨。今刑及己，身何諱乎？彼實劫，張某錢，吾市也。遂釋之。時張以喪資未歸，乃責甲押償之。此亦見石之能寔心為政也。

異史氏曰：石公為諸生時，胸雅飯，意其人翰苑則優，簿書則詘，乃一行作文，神君之名，辭于河朔，謂文章無假濟哉。故志之以風有佳者。

李象先

李象先壽光之聞人也。前世為某寺執爨僧。無疾而化。魂出樓坊。上下見市上行人。皆有火光出顛上。蓋體中陽氣也。夜既昏。念坊上不可久居。但諸舍暗黑。不知所之。唯一家燈火猶明。飄赴之。及門。則身已嬰兒。母乳之。見乳。恐懼。腹不勝飢。閉目強吮。逾三月餘。即不復乳。亡之。則驚懼而啼。母以米灌。間啜粟哺之。得長成。是為象先。死時至某寺。見寺僧皆能呼其名。至老猶畏乳。

異史氏曰。象先學問淵博。海岱清士。子早貴。身僅以文學終。此佛家所謂福業未修者耶。弟亦名士。生有隱疾。

數月始一動。時急起不顧賓客。自外呼而入。于是婢媼盡避。使及門復寢。則不入室而反。兄弟皆奇人也。

○○○房文淑

開封鄧咸德游學至充。寓敗寺中。僞為遺函籍者。經寫。歲暮倏役各歸家。鄧獨炊廟中。黎明有少婦叩門而入。艷絕。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日又知之。至夜燈。鄧起挑燈。適有所作。女至。益早。鄧曰。來何早也。女曰。明則人雜。故不如夜。太早又恐擾君清睡。適望見燈光。知君已起。故至耳。生戲曰。寺中無人。寄宿可免奔波。女曰。寺中無人。君是鬼耶。鄧見其可狎。俟拜畢。曳坐求歡。女曰。佛前豈可作此。身無片祿。尚作妄想。鄧固求不已。女曰。去此三十里。某

村有六七童子、延師未就、君往訪李前川、可以得之、托言携
有家室、令別給一舍、妾使為君執炊、此長策也、鄧慮事發獲
罪、女曰無妨、妻房氏、名文淑、並無親屬、恒終歲寄居舅家有
誰知、鄧喜既別女、即至某村、謁見李前川、謀果遂、約歲前、即携
家至、既反告女、約候于途中、鄧告別同黨、借驛而去、女果待于
半途、乃下騎、以轡授女、御之而行、至齊相得甚歡、積六七年、然
琴瑟並無追述、若女忽生一子、鄧以妻不育、得之甚喜、名
曰克生、女曰、偽配終難作真、妾將辭君而去、又生此累人
物、何為、鄧曰、命好、倘得餘錢、擬與卿遁歸鄉里、何出此言、
女曰、多謝多謝、我不能脅肩諂笑、仰天婦眉睫、為人作乳

媿嘆者難堪也。鄧代妻明不妒。女亦不言月餘。鄧解館謀興。前川子同出經商。告女曰。我思先生設帳必無富有之期。今學。負販。庶有歸時。女亦不答。至夜女忽抱子起。鄧問何作。女曰。妻欲。去。鄧急起追問之。所未啓而女已杳。駭極始悟其非人也。鄧以。形迹可疑。故亦不敢告人。托之歸寧而已。初鄧離家與妻約。約年。終必返。既而數年無音。傳其已死。兄以其無子。欲改醮。之妻更。以三年為期。日惟以紡績自給。一日既暮。佳婿外。一女子掩入。懷。中。綉兒曰。自母家歸。通曉。知姊獨居。故求寄宿。妻內之。至房。中。視之。二十餘麗者也。喜與共機。同美其兒。曰。如奴嘆曰。未。止人遂無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即嗣為姊後。何如。妻曰。無論。

娘子不忍割愛。即忍之。妾亦無乳。能活之也。女曰。不難。常見生時。思無乳。服藥半劑。而致今餘藥尚存。即以奉贈。遂出一裹。置窓間。妾漫應之。未遇怪也。既寢。及醒。呼之。則兒在。而女已啓門去矣。駭極。日向晨。兒啼餓。妾不得已。餌其藥。移時。湮流。遂哺兒。稍年餘。兒益豐肥。漸學語。言愛之不啻己出。由是再醮之心遂絕。但早起抱兒。不能操作。謀衣食。益窘。一日。女忽至。妾恐其索兒。先問其不謀而去之罪。後叙其鞠養之苦。女笑曰。姊告訴艱難。我遂置兒不索耶。遂招兒。婦入。妾懷女曰。猶子不認其母矣。此百金不能易。可將金來署。立券保。妾以為真。願作賴。女笑曰。姊忽惧。妾來正為兒也。別後。慮姊無養養之資。

因多方措十餘金來乃出金授妻。恐受其金，常見有詞堅却之。女置床上，出門迎去，抱子追之。其去已遠，呼亦不顧，疑其危急，然得金少，權子母家以饒足。又三年，鄧賁有贏餘，治裝歸，方共慰藉，睹兒問誰氏子，妻告以故，問何名，曰渠。母呼之，亮生，驚曰：此真吾子也。問其時日，即夜別之日。鄧乃歷叙與房文淑離合之情，益共欣慰，猶望女至而終渺矣。

秦檜

青州馬中堂家殺一豕，燂去毛鬣，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烹而啖之，其肉臭惡，因投諸犬，嗚呼檜之凶，恐犬亦不常食之矣。

聞益都人說中堂之祖前身，在宋朝為檜所害，故生平最敬岳武穆。于青州城北通衢傍，建岳王殿，秦檜萬俟卨伏跪地下，往來行人瞻禮岳王，則投石檜萬香火不絕。后大兵征于七之年，馮氏子孫毀岳王像，數里有俗祠，子孫娘亡，因昇檜焉。其中使朝跪焉，百世下必有杜十娘，伍貳貳之恨，甚可笑也。

又青州城內舊有澹臺子羽祠，當魏瑤烜赫時，世家中，有媚之者，就子羽毀冠去鬚，改作魏監，此亦駭人聽聞者也。

一員官

濟南同知吳公，則正不阿，時有陋規，凡貪墨者，虧空犯贓，

罪上官輒底之以罪分攤屬僚無敢梗者以命公不受強之不得
怒加叱罵公亦惡聲還報之曰某官雖微亦受君命可以暴處不
可以罵詈也要死便死不能損朝廷之祿代人上枉法贓耳上官
乃改顏溫慰之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真道人自無直道耳何反咎
斯世之不可行哉會高莒有穢情懷者孤附之輒慷慨與人談論
音魯在坐上但不見其人適至郡賓客談次或詰之曰仙固無不知
諸問郡中官其幾員應聲答曰一員其笑之復詰其故曰通郡官僚
雖七十有二其實可稱為官者吳郡知一人而已是時泰安知州張公
人以其未強號之懶子凡責官大僚登岱者夫馬兜輿之類需索
煩多州民苦於供億公一切罷之或索羊豕公曰我即一豕也豕也

請殺之以鴆。賜從大僚亦無奈之。公自速官。別妻子者十二年。初淮
秦安夫人及公子自都中來省之。相見甚歡。踰六七日。夫人從容曰。
君塵甕猶昔。何老詩不念子孫耶。公怒天厲呼杖。逼夫人伏受。公
子覆母號泣求代。公橫施撻楚。乃已。夫人即惜公子命。罵蹇笑曰。
渠即死于是。吾亦不復來矣。踰年公卒。此不可謂非今之強
項令也。然以久離之琴瑟。何至以一言而驟怒至此。豈人情哉。而
威福能行床第事。更奇于鬼神矣。

原缺

余家舊有蒲耶齋先生誌異鈔本亦不知其何
從得後為人借去傳看竟失所在每一念及輒作
數日惡然亦付之阿閼佛國而已一日偶語張仲明
世兄仲明與蒲俱淄人親串朋好穩相決遂許
為乞原本借鈔當不吝歲壬寅冬仲明自淄携
稿來索巨冊視向所失去數當倍披之耳目
益擴乃出資覓備書者重錄之前後凡十閱月
更一歲首始告竣中間謄校編次晷窮晷繼
揮汗握水不少釋此情雖痴不大勞頓耶書成
記此聊存顛末并識向來苦辛倘好事家有

欲撰吾米袖石而不得者。可無怪我書嚙矣。
雍正癸卯秋七月望後二日殿春亭主人識

余讀聊齋誌異。竟不禁推案起立。浩然而嘆曰。
嗟乎。文人之不可窮。有如是夫。聊齋少負艷才。
牢落名場。無所遇。曾填氣結。不得已為是書。
今觀其寓意之言。十回八九。何其悲以深也。向使
聊齋早脫^韞韞。公奮筆石渠天祿間。為一代史
局大作手。豈暇作此辭。詒托街談巷議。以自寫
其胸中磊塊。詠奇哉。文士真職而志不平。故亦
當事者之責也。後有諸君。苟具心眼。當與予同
慨矣。

雍正癸卯秋七月南押題跋

昔阮瞻作無鬼論而鬼即來于寶撰搜神記而神如在故
司糾奉命烏府之柏臺遂空而浮提稱王冠公之蒨桃欲
莖玄機雲漢冢中王弼重來妙論風生六處雄狐却走山
精水怪不妨以假為真牛鬼蛇神未必將無作有彼狗豕
順猿代後亦屬物理之常即項書山手畫花無非立法之
妙總之見怪不怪我正即能辟邪怕鬼有鬼疑心通以殺
子惜世無文帝賈生之前席全虛且騎少青驄曼卿之落
城乏主然則鷲飛星墮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只此魯連曹
丘得斯人可與言詩矣

乾隆辛未秋九月中浣練塘老漁識